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欧洲战场

(上)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作者的话

唐先圣

《欧洲战场》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我真想躺下来睡三天三夜，或者走出去同久违了的朋友痛快地玩玩。这是因为写得太累的缘故，也是因为太兴奋了的缘故。艰苦的创作生活需要调节一下。

这部七八十万字的作品，从酝酿构思到写作，大约花了十年的时间。为了它的问世，我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我没有时间做家务，没有时间陪着夫人和孩子逛商店、上公园，也没有时间看打得十分热闹的武打片和琼瑶小姐那些爱得死去活来的老是发疯地吵架的言情片。我的写作间、电视室，和寝室三位一体。夫人和孩子看着那些层出不穷的片子，我照样坐在一角操纵我的电脑，非常习惯，彼此没有什么干扰。有时，我偶尔从电视里听到一句两句零星的对白，回头答讪几句：

“打得很凶么？为什么老是吵架呀？发疯地吵，一直吵，有什么意思？”

夫人和孩子笑笑：

“没有你的欧洲战场打得凶。”

是的。人类最激烈的打斗莫过于欧洲战场。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就是描写人类有史以来打斗得最凶猛最激烈的一次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史无前例的正义与非正义、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血淋淋的较量。我已经被人类命运这个严肃而重大的主题吸引住了。那么，你们看你们的电视吧，我陪着你们写作。

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已经步入商品世界。当人们在书架上或书摊上看到这部长达数十万字，分为上下两册的书籍的时候，一定会一面掂量自己的腰包，一面思考着这本书的份量，它写得怎样呢？有没有足够的阅读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呢？

面对可爱的读者，作者觉得有必要说几句心里话，把这本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就像做广告那样，信不信由你。

这是一部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诗性的战争传奇。大战双方巨头们纵横捭阖的动人风采，主要战场的重大战争场面，重要军事将领的指挥艺术，外交官员配合战争的唇枪舌剑，国际大间谍的神秘的间谍活动……全在书中。“世界风云，巨人风采，战争史诗，间谍传奇”，便是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因此，这是一本非常好看、极为耐读、很有韵味的好书，一本很有阅读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好书。

这部书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读者的需要。

他是写给已经从政或者准备从政的官员们看的。“二战”的政治领袖们的从政艺术和动人风采，政治斗争领域里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处理方法，可以使你得到极其有用的启示，从而使你在不可避免的复杂角逐中，如鱼得水，应付裕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他是写给军界的广大指挥员或者准备投身军界的人们看的。“二战”众多将领特别是著名将领的指挥艺术和动人风采，各种各样的战争形式和手段，各种高级谋略的筹划，各种现代武器的使用，各种军事知识的掌握，将

使你成为十分精明的指挥官，真正做到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

他是写给喜欢纪实性传奇的广大青少年们看的。见所未见的传奇人物，层出不穷的传奇故事，独特的海外风情，异域风光，涉及古今中外的广泛的历史、地理、天文、政治、军事、文化知识，好像一部百科全书似的摆在你的面前，随时供你查阅和玩味。读罢全书，你就像进了一次世界知识的培训班，你便有了关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感受，和到外面的世界“潇洒走一回”的欲望。

他是写给历史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所有影视艺术家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可以使你了解人类最大的一次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发生发展的，怎样最后划上句号的。同时，使你了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怎样从过去那个世界承接而来的，从而对整个人类发展的命运进行深层次的思考。文学家艺术家和影视艺术家还可以从大量的传奇故事中找到改编创作的线索和蓝本。

他也是写给从事保卫、保密扣特殊行业的人们看的。形形色色的“密码战”、“情报战”、“电子战”和“诈骗战”，为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先例，使你在你那特殊的岗位上学会审慎地做好自己的特殊工作。

同样，这本书也是写给所有商家和市民们看的。有道是“商场如战场”，“商战也是一种‘战争’”。懂得“二战”的商家，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出奇制胜的谋略。市民百姓完全可以从市井小天地走出来，从“二战”中看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从而增强茶余酒后的神侃效果。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世间任何竞争都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归根结底则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才的竞争。有道是“人才可贵”。无论处在哪种战场之中，如何开发和利用宝贵的人才资源，人们大可从“二战”的丰富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写好这样一本书并不容易。

全书涉及古今中外有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知识。为此，作者本身必须广泛地涉猎。“二战”的历史书籍，资料十分丰富，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份。作者以十年之期，几乎耗尽大半精力，广泛涉取，方有如今这数十万字的作品问世。

如何处理像“二战”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这在创作过程中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酝酿之时，好心的朋友对我说：

“写‘二战’，中国人写不赢老外。”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但在心里想，老外能写得出来，东方人也应该写得出来。我看过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苏联伊万·斯塔德纽的《战争》，以及其它一些作家的作品。东方写这个题材的作家较少，大概是一个空白。我想，东方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该填补这个空白，而且可以写得比老外们更好，当然不一定是我。

当我正式动手向这个题材进攻的时候，还有的朋友对我说：

“你想当中国的沃克吗？”

我同样笑了笑，没有回答。沃克描写“二战”的重要作品《战争风云》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我看过那书，觉得他有他的角度，似乎还可以写得更好些，更精彩些。沃克能写出《战争风云》，东方人可不可以写出新的“战争风云”来呢？而且争取比他写得更好？当然，这又不一定是我，而可能是我们中国作家群中的某一位，某几位，只要他愿意在那个领域里艰苦地耕耘。

我决心采取与老外们完全不同的写法。结合我的长处和读者们的偏好，

我采取了全景式的观照和纪实性传奇性的手法，把重点放在具有代表性的欧洲战场上。我想这样，大概可以把整个欧洲战场写得比较清楚，从而把整个大战勾画清楚，我写在欧洲战场上活动的巨头们、将军们、外交官们和间谍们，写欧洲战场的主要战役，例如法兰西战役、敦刻尔克战役、大不列颠空战、北非和地中海战役、大西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列宁格勒战役、诺曼底“霸王”战役、攻克柏林的战役，以及与整个进程有密切关系的著名的日本奇袭珍珠港的战役……把这一些重要战役展示出来，大概可以把整个战争最主要的人和事写活了。

当然，“二战”这样的历史浩劫，历时四年之久，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 and 地区参加，三十亿以上的人口被迫卷入了战争。其间发生的人和事难以计数，几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是一部书籍。本书从全景式的观照切入，这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写作起来，当然是挂一漏万，不可能处处深入，只能重点描绘了。加之其中的人物和事件非常纷繁，各种书刊资料所记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等，也各各不同，本书在这方面可能出现某些不准确的地方某些失误，那是在所难免的。

但正如本文前面所说，这是一部传奇，而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著作，所以不需要像历史家那样进行严格的考证。历史传奇源于历史，但不等于历史。因此，遇到这类不准确的地方和失误，最好按“艺术虚构”加以谅解。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所有作家无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最美最好的，所有的出版商家都希望自己的出版物赢得最广泛的市场，最好是畅销书。但事实上，无论你说得怎么好听，你那书究竟如何，还得让市场这个权威来最终检验，让读者这个“上帝”来最后裁决。

作者在上面作了那么多类似广告的自我介绍，应了时兴的一句新派话语：“人应该善于推销自己。”

记得某厂有则推销牙膏的广告。那广告说：

“买支试试吧！”

既然书也是商品，那么，我也想对所有读者说上一句：

“买本看看吧！”

在这个世界上，早就存在着关于上帝的观念。特别在西方世界，人们普遍信奉上帝，包括那些高层次的总统、首相和将军们。本书不少地方也提到了可爱的上帝。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上帝这个存在呢？其实，这个问题用不着回答，至少不该我来回答。我想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一笑。人们有信仰的自由，何必认真呢。

但是我要说，如果世上真有上帝的话，这个上帝不只属于西方世界，也同样属于东方世界。如果这个上帝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么这个上帝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芸芸众生。在书的世界，这个上帝就是广大读者。

因此，结束我这些有点儿长了的大实话之时，我要最后说一句有关上帝的虔诚的话：

“谢谢上帝！阿门。”

1994年初夏，于重庆

欧洲战场（上）

第一章 丘吉尔走马上任张伯伦抱恨下台

“你在这里坐得太久了，什么好事也没做。喂！滚开吧，我们不要你了。”

1940年秋末那些日子，大英帝国政治家内维尔·张伯伦躺在病床上，耳边老响着这几句话，心里像被针刺着一样疼痛。

这几句话，是英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首相克伦威尔的名言。那是针对那些尸位素餐、无所事事、无所作为的官僚政客们说的。

张伯伦明白——他所主持的内阁的大臣们——无论是海军大臣、陆军大臣、空军大臣，还是财政大臣、外交大臣、掌玺大臣、不管部大臣；无论是保守党的议员、工党的议员，还是自由党的议员，都用克伦威尔这几句话作杀手锏，一致对准着他。

他已经成了内阁大臣们最不信任的首相。

整个社会舆论的矛头都指着他的鼻尖，指责他的不是。

连最为尊敬的英王陛下，也对他眼露愠色。

显然，他已经走到权力、荣耀和华贵的尽头，就要从高高在上的首相位置一落千丈了。

而且，眼下自己的健康状况竟是如此虚弱，只能在病床上挨度时日，也许不久就要去见上帝。

这是何等可悲的事啊！

有道是：人不悲哀不掉泪，男儿有泪不轻弹。

此时此刻，贵为首相已经年满69岁的张伯伦，也和普通人一样，不禁掉下了几滴辛酸的眼泪。

他感到十分委曲。

自他出任首相以来，面对国内纷繁的内政，面对国际复杂的外交，面对内内外外这个极不安宁的世界，他没少花心血，没少来回奔波。他认为，用“励精图治，日理万机”这话来概括他的全部辛劳也不过分。

尤其是在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执意称霸欧洲，不断向四邻挑起战争的关键时候，正是他——英国首相张伯伦，连日奔走协调，终于在德国慕尼黑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协议。那协议虽然以妥协为手段，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为代价，但总算“为英国和整个欧洲带来了和平的希望”，而且，这也许也是“一代人的和平”。他在这次国际争端中，始终维护着大英帝国的利益，始终扮演着和平信使的角色，难道还有什么可指责的么？

然而，正是他在慕尼黑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以及在政府的若干内政，他遭到了内阁大臣们和整个社会舆论的强烈指责。对他指责最严厉的，莫过于那位向来锋芒毕露，一直跃跃欲试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他当然知道丘吉尔的来历。那家伙出身贵族望门，1900年当选为英国保守党议员，后来临任英国政府殖民副大臣、海军大臣、军需大臣、空军大臣、陆军大臣、财政大臣等等要职。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后悔！再也没有比这更使他后悔的了——自己在本届政府组阁时，竟把丘吉尔这个死硬反对派组进了班子，让他担任了海军大臣的要职。

这些年来，正是那个丘吉尔，那个混蛋！老是同保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对。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在印度问题上，在关于对外政策和战争准备等等问题上，主要的反对派就是他！在慕尼黑问题上，强烈指责首相软弱、

妥协、无能的，还是他！他似乎对于历史，对于现状，对于身边的一切，乃至对整个大英帝国，对整个世界都不满意，总是牢骚满腹。

你看他在下院辩论时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为什么不加强备战？”

“为什么要承认墨索里尼侵占埃塞俄比亚？”

“为什么要默认希特勒吞并奥地利？”

“为什么要那么卖力地推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

“为什么要那么软弱那么卑下地去签订那个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你看你看——那神态，那气概，那语调！好像只有他才拥有真理，只有他才配当大英帝国的首相。他俨然就是当今的克伦威尔，尖酸刻薄，目空一切，矛头直端端对着我张伯伦——仿佛说：

“首相这位置，理所当然，该我丘吉尔来坐！”

丘吉尔，那个混蛋！

唉……当然，冷静思索起来，丘吉尔作为反对派，确也有他一定的道理。

事实是严酷的。自己虽然怀着和平的愿望参加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和平，反而把英国逼上了战争的轨道。这当然要怪在欧洲崛起的那个魔鬼——那个背信弃义的希特勒……

往事不堪回首！

位于地球东半球的欧洲，北临北冰洋，西濒大西洋，南濒大西洋的属海——地中海和黑海。整个大陆，就像向大西洋伸出的一个庞大的半岛。

欧洲这块大陆，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欧洲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一个洲。

欧洲诸国，英国最先起步，是世界闻名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次，便数法国、德国、俄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列强。此外，还有不少小而富裕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加上北美洲的美国和亚洲的日本等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自由世界”。

“自由世界”虽说自由，却是矛盾重重，很不安宁。

事实表明，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竞争和掠夺越是激烈。资本主义国家特别集中的欧洲，反倒成了酝酿战争的温床。

一方面，资本主义以其特有的属性，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在这种文明之中裹藏着残酷的征伐和毁灭。这就注定了欧洲本身的灾难和整个人类的不幸。

历史难以忘却——

人类第一次最大的战争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便是首先从欧洲爆发起来的！

那场战争，历时4年零3个月。参战国家33个，卷入战争漩涡人口15亿以上，死伤3000余万人。最后，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战胜了以德意为首的“同盟国”，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西南的凡尔赛宫，签订了著名的《凡尔赛和约》，即《协约国参战各国对德和约》。

此后，欧洲出现了一段暂时的和平。

然而，这段和平发展时期终不久长。

《凡尔赛和约》对于战败国德国的惩罚是严厉的。通过赔款割地等等条

款，表面看来似乎把德国这头猛狮关在了“凡尔赛”这个笼子里，实际上原本强悍的德国日尔曼民族没有服气。他们中间的少数好战分子总在伺机报复。这样，《凡尔赛条约》一方面给欧洲带来了暂时的和平，一方面又深深地埋下了更大的战争祸根。

从1929年开始，暂时和平的欧洲又开始不安起来。“自由世界”之间互相征伐的苗头日见显露。

其中，在德国日益崛起的纳粹头目希特勒，向外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希特勒执意冲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肆无忌惮地扩军备战，引起了“自由世界”的极大恐慌。

希特勒的扩张是从吞并奥地利开始的。原协约国的成员们对此似乎敢怒而不敢言，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接着，希特勒以邻国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发生的民族纠纷为契机，执意并吞捷克。

说来话长——

捷克斯洛伐克是16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西米亚王国后，从中分割出来的一个小国。这个小国，一开始就为难以解决的民族问题而苦恼。问题的症结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苏台德地区有300多万日尔曼人，他们在某些人的煽动下，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利，并最终要求独立。希特勒则竭力煽动其归附德国，并扬言要动用武力，实质上是寻找借口并吞捷克。

希特勒这样想着，也这样干着。尔后，希特勒果然以苏台德问题为借口，武力并吞了捷克。接着，便是侵吞波兰，征服丹麦和挪威，再接着，但是进攻法国、英国……在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战争的烽火在欧洲大地蔓延……

在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英法两国盟友作为德国的对立面，自是首当其冲。地跨欧亚的俄国也忧心忡忡，其它小国更是惶惶不安。远在美洲的美国审慎地隔岸观望，远在亚洲的日本则展开了对中国的侵略。

而对这种局面，张伯伦作为英国首相，由于胆小怕事的本性，很不希望战争。当希特勒正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动武的时候，张伯伦与法国总统爱德华·达拉第，曾经多次奔走协调，不惜以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以牺牲其它小国利益为代价，乞求希特勒放弃战争。

那时，张伯伦和达拉第却也想得简单——

你希特勒扩军备战，不就是要领土么？算了算了，给你就是！反正那些领土不是英国的，也不是法国的。而是其它小国的，为数也不算多。

因此，张伯伦同达拉第一起，应希特勒的邀请，于1939年9月底参加了判定希特勒对捷克领土要求的慕尼黑会谈。在那次会议上，张伯伦和达拉第面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强大压力，一让再让，终于签署了那个以牺牲捷克为结果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那时，张伯伦满以为，这样一来，一切危机即可解决。回国之后，他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在国会上洋洋得意地宣告——“这一伟大的协议，可以给欧洲带来一代人的和平！”

谁知，英国国会和整个舆论界立刻大哗，纷纷指责他对希特勒如此姑息纵容，后果难以想象。许多报刊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张伯伦描绘成一个可笑的绅士——他胆小怕事，笨手笨脚，手里拿着一把洋伞，天真得像个老绅士……

后来的事实证明，张伯伦以妥协退让为核心的绥靖政策，无法满足希特勒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直到希特勒向东边的邻国波兰下手的时候，张伯伦似乎这才无可奈何地认识到，他费尽心机所作的一切调停都无济于事。于是，

在国内反对派的强烈指责下，这才羞羞答答，表示对希特勒再也不能退让了。并且表示，如果希特勒执意向英国的保护国——波兰进攻的话，英国就要坚决站出来向德国宣战了！

希特勒执意发动战争，那是早已定了的方针，没有什么如果不如的问题。因此，早与波兰订有“互助盟约”的英法两国，遂于1939年9月1日正式向德国宣战。

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了历史的大幕！

然而，张伯伦和达拉第等人出于懦弱的本性，战是宣了，却是宣而不战，迟迟不肯动手。当时世界舆论称之为“静坐战”，“虚伪的不真实的战争”，“奇怪的战争”。

宣而不战还是得战，老是静坐却也坐之不住。直至希特勒大举进攻法国的时候，张伯伦和达拉第一伙，这才手忙脚乱，仓促应战。可惜，事已太迟，哪里抵挡得住？只有节节败退。

局面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委曲，后悔，怨恨，悲哀……

这时的张伯伦，从精神到肉体，已经完全垮了。

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这个原本颇为体面的首相，如今竟落到如此狼狈不堪无脸见人的地步。

事到如今，除了悲悲切切地下台，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没有了，没有了！

那么，自己下台以后，又该谁上台呢？

种种迹象表明，下一步接替首相位置的，很可能是那个狂妄自大，对他指责得最为厉害的死硬反对派——丘吉尔！

想到这里，无可奈何的张伯伦又一边垂泪，一边咬牙切齿，狠狠骂了一句：

“啊啊……丘吉尔，那个混蛋！”

大英帝国自公元16世纪5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都铎王朝以来，一直推行君主立宪制，设立世代相袭的最高权力象征——英王。

英国推行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君主权力受宪法限制的体制。它是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这种国体的主要施政形式是议会制，君主英王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由内阁掌握行政权力并对议会负责。但内阁首相的任免大权和重大国是的最终决策大权仍在英王手里。

正当首相张伯伦为自己政治上的失落和身体的虚弱悲泪纵横的时候，英王乔治六世正在王宫里大费踌躇。

对于当前的形势，英王虽不直接过问，却是心中有数。

眼下，张伯伦是肯定不行了。他虽然并不是克伦威尔指责的那种尸位素餐的人，但他当政的这些年，内政外交不仅毫无进展，而且越来越糟，以至舆论大哗，的确有负众望。

那么谁来接替张伯伦呢？

英王在现有内阁大臣的圈子里反复筛选，难以物色出完全满意的人选来。最后，他把心思定在了海军大臣丘吉尔身上。

丘吉尔，现年66岁。这个英王爱德华七世时期出生的人，确信他的英格兰贵族传统和他本阶级的优越性。他心情易变，性格急躁，难以捉摸，固执己见。但他直率，果断，勇敢，坚定，才华横溢。他仿佛永远精力充沛，不

知疲倦。最难得的是他对大英帝国的无限忠诚。他是诗人，又是演说家。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时，他既当战士又当记者。他对战争，对军事，似有特别的爱好和热情，尤其是对他所掌管的海军事业，已经达到酷爱的程度。让他作首相，论资历，论才华，那是完全够格的。只是，他显得太直率，太冒失，太锋芒毕露。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面临当前紧迫的战争局面，或许只有他才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英王踌躇多时，思意已决。遂庄重地写了诏书，又命掌玺大臣用了御玺，即宣海军大臣丘吉尔入宫朝见。

当天，丘吉尔带着几个副官，正在医院探望卧病的张伯伦。张伯伦夫人守在一旁，显得十分焦虑和忧伤。

张伯伦淌过一阵老泪之后，心中的积郁似乎祛散了许多，此刻的神态倒也比先前好些。但那脸色十分苍白，两颊明显消瘦。医生悄然有言——他患的是绝症。这一层，他的家人知道，内阁大臣们和英王都知道，唯有张伯伦本人蒙在鼓里。

人到垂死之前，如若头脑比较清醒，许多事情便也想得通泰。此刻的张伯伦，希望这次病痛起来之后，自动辞掉首相之职，退出政界，一面修身养性，一面撰写回忆录，以此摆脱人间许多烦恼，清清淡淡度过晚年。但他每每发生巨烈疼痛的时候，却又怀疑医生告诉他的诊断结论，遂在心里痛苦地说：

“也许，大家都瞒着我……我得的是绝症吧？”

丘吉尔坐在床头侧边，轻轻抚着张伯伦那只枯瘦如柴的手，心里陡然生起无限感慨和哀怜。

“可怜的老人！他显然不行了……”

他想起过去与张伯伦的关系，心里不禁有些内疚。

的确，过去他是张伯伦政治上最力强硬的对手。他曾多次在下院辩论中，用最尖锐的言辞指责过这个可怜的人。现在看着这个老人濒临死亡，不禁有些后悔。政见不同，辩论可也，何须那样慷慨激昂，毫不饶人？自己那种处处锋芒毕露的毛病确也该改一改了。

在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见昔日的对手丘吉尔前来看望，这使张伯伦十分感动。

“感谢……你……前来看我！”

“首相，别着急。”丘吉尔安慰说，“看你气色，这病不要紧的，肯定能治好的。”

张伯伦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

“上帝保佑。”

“上帝会拯救你的，也会拯救整个人类！”

“阿门！”

接着，张伯伦一阵巨烈的呛咳，缓过气来，摇了摇头，说道：

“我知道……我这次……恐怕不行了。首相这个职务，以后我怕是难以承担了。国家……大政……全靠……你们了。”

丘吉尔见首相伤心落泪，忙劝道：

“首相，你千万别……别这么想。”

“不！”张伯伦摇摇头说。“这是我的……我的真实想法。我已经……向，向陛下说了。我……应该，辞职！”

听到首相说这些伤感的话，丘吉尔心里大受震动。他本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

首相眼里含着泪花，丘吉尔眼里也含着泪花。他一面轻轻抚着首相的手，一面给首相揩拭流向腮边的泪水。

张伯伦突然紧紧盯着丘吉尔的眼睛。好一阵，这才若有所思地问道：

“温斯顿！我……真的不行了。我，辞职以后，你……愿意……接替我吗？”

这问题来得十分突然。

丘吉尔看着张伯伦那双悲伤而真诚的眼神，遂直率地点了点头。回答道：

“愿意！我愿意完成首相未竟的事业！”

张伯伦含糊地点了点头，嘴角浮现出一丝只有明眼人才能察觉的苦笑……

告别张伯伦出来，丘吉尔不禁浮想联翩。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可怜巴巴的首相，快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了。那么，究竟该怎样对他定论呢？

平心而论，首相是辛苦的。他在首相这个位置上为国家做了大量工作。他心地善良，热爱和平，为和平事业做了很大努力。只是，他的能力似很平庸，他的思想似太保守，他的性格似太懦弱。在内政上，他没有什么新的招数，没有切实办好几件大事的魄力。在外交上，他太软弱，妥协太多，让步太多。他的外交思想的症结，便是他对希特勒那样的魔鬼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死心塌地地推行绥靖主义。这是他一身中最大的失误！也是他带给国家和民族最大的灾难！他口口声声维护和平，却恰恰在和平的幻想下掩盖了战争的危险。这不能不是他本人最大的悲剧，也不能不是大英帝国乃至全人类的悲剧！

那么，如果我当了首相呢？我会怎么办？那时，又将如何呢？

在回走的路上，丘吉尔这么无边无际地想着……

首相的桂冠，果真落在丘吉尔的头上。

那晚，他一回到官邸，就接到了英王陛下的诏书。

当晚6点钟，丘吉尔被召到圣詹姆士公园西端的白金汉宫觐见英王。

宫殿并不高，却是画栋雕梁，富丽堂皇，布局十分考究。宫内，壁挂壁画，嵌镶得体，幅幅流光溢彩，全是历代收藏的艺术至宝。正堂，层层帷幕，遮拦有序，红烛高照，明暗适度。英王宝座，依壁而设，背后衬着大型飞天女神浮雕。两侧，侍卫身着甲胄，仗剑而立。

整个内殿，雄伟，绚丽，森严，华贵，宛若上帝之所。

丘吉尔由侍卫官引领入宫，欣欣然，惶惶然，心情十分激动。

过去多年，他虽贵为大臣，也参加过多次上流社会的集会，却是很少入宫觐见英王。这一次，他是应召前去受命，这就非同小可，因而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生怕有失体统。但他毕竟是有阅历的人。他尽量抖擞精神，做到落落大方，有礼有节。他决心给英王陛下最良好的印象。

此刻，英王正襟危坐，神态庄严。

丘吉尔进得宫内，深情地向御座靠近。站定之后，叩首便拜：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拜见陛下！”

“一旁就坐。”

英王宽厚仁慈地发出御示，同时伸出右手，指了坐位。

“臣不敢与陛下同坐。请允站着，恭听陛下指示。”

英王仍然和善地道：

“你且坐下，朕有话问你。”

“遵旨。”

这时，丘吉尔方得小心翼翼坐下。一路上，自己多次想到要落落大方地觐见，不料事到临头，却又有些慌张，弄得如是拘谨。好在还未失礼失态。而背心竟出了些许冷汗。

英王把丘吉尔打量好一会儿，这才微微笑道：

“温斯顿！朕打算让你出任首相，组织新的内阁。你愿不愿意？”

“谢陛下！臣愿意。”

“看来，你早有当首相的思想准备。是吧？”

英王陛下这话来得相当突然，丘吉尔直冒冷汗，悔恨自己答得太快太直。然而，事到如今，只好硬着头皮，于是更加大胆地道：

“陛下！贤哲有言：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愿当首相的大臣不是好大臣。臣这想法，不知对与不对，愿陛下明示。”

对于丘吉尔的直率，英王是满意的。在所有大臣中，像丘吉尔这样直率的大臣实在太少。遂点头道：

“这话很对！不过——你要明白，首相这位置，举足轻重，关系重大，非同儿戏。”

“臣愿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不负陛下之望。”

丘吉尔渐渐适应这里的气氛，精神渐佳，应对起来，也就机敏得体了。

英王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既然如此，朕正式提名，让你出任首相。如何？”

“谢陛下！”

英王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道：

“从现在开始，你可考虑抓紧组阁。如今，国事烦难，国际上风云变幻，大敌当前。我大英帝国又已经向德国正式宣战。首相一职，任重道远。你要好好干哪！”

“陛下放心！臣定当奋力拼搏，为陛下争气，为祖国争光！”

“好，很好！你去办吧。”

觐见结束，丘吉尔上前亲切地与英王握别，并祝英王万寿无疆。然后，随同侍卫慢慢退下。

出得王宫，丘吉尔这才从紧张的应对中松缓过来。此时，他兴奋极了，那颗已经十分激动的心跳动得更加厉害，更加有力，连他自己都能听到那跳动之声似的。

“啊啊，首相，首相！——我如今要做首相了！”

此刻的丘吉尔，真想对天长啸三声！

丘吉尔从政多年，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是深有体会的。

他认为，官场就是权力的竞技场。身在官场，对于权力的角逐这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只有傻瓜和书呆子才故作清高，视权力和金钱为粪土。在他看来，只有敢于角逐第一位的权力，才算得上从政的最高境界。难怪，后来他在他的历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中公开声称——

在我的长期政治经历中，我曾经担任过国家的大部分重要职务。但我毫

不迟疑地承认，我目前担任的职务是我最喜爱的。权力，如果被用来对同胞作威作福，或者用来增加个人的虚荣，就应该被认为是卑鄙的。但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当一个人相信自己知道应当发布何种号令的时候，执掌权力就是一种幸事。

的确，温斯顿·丘吉尔，这个雄心勃勃的昂格鲁撒克逊人，对接任首相是非常乐意的，充满信心的。难怪他进一步公开声称：

在任何活动范围内，第1号职务同第2号、第3号或第4号职务是无法相比的。除第1号人物外，所有其他的人的职责和问题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在许多方面是比较艰难的。当第2号或第3号人物不得不提出一项重大计划或政策的时候，那往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他不但要考虑政策的得失，而且要考虑领导的意图。不但要考虑提什么意见，而且要考虑在他的地位提哪些意见才恰当。不但要考虑做什么，而且要考虑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同意，怎样才能付诸实施。而且，第2号或第3号人物还得考虑第4号、第5号和第6号人物的意见，说不定还要考虑内阁以外的某个头面人物——第20号人物的意见……相反，居于首要地位，情况就简单得多了。一个公认的领袖，只要他确信怎么做最好、就可以怎么做。也就是说，只要他决定那么做就可以那么做。

温斯顿·丘吉尔带着前所未有的自信和满足赶回他的官邸。

他立即把觐见英王的佳音传达给他的妻子儿女。理所当然，他的全家都为他的荣升而高兴，都立即沉浸在无比荣耀、无比高贵和无比自信之中了。

兴奋之余，丘吉尔感到有些倦乏，他想小憩一会儿。但他靠在沙发上，却怎么也合不拢眼睛。权力的满足感袭来之后，又一种责任的沉重感向他压来。

他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上任的啊！在国内，许多大政要理顺，许多项目要实施；在国际，许多政策要调整，许多大事要应对。当前，尤其紧迫而又关系重大的是，英国已经对德宣战。阴险、狡诈、凶狠的希特勒是他最强劲的对手。英吉利海峡对岸，英法联军即将进行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英国的生存，英国在世界面前的荣光和地位，正在受到十分严峻的考验。

眼下，按照英王陛下的指示，他得抓紧时间组建新的内阁，抓紧调整战时内阁国防委员会，抓紧部署对德作战的方案……

抓紧，抓紧，抓紧！一天也不能耽搁！

第二章 监督处谍报惊梦法兰西危在旦夕

丘吉尔一上任便忙得不亦乐乎。

内政外交，急于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他必须分秒必争。

只有这时候，他似乎才真个体会到什么叫“日理万机”。

这天晚上，丘吉尔马不停蹄地处理完一大堆文件，又以“前海军人员”的身份给老朋友——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了电函，把自己当了首相的消息告诉朋友，这才回到家里休息。

但他刚刚入梦，放在床边的电话铃又响了，而且响得十分急迫。

眼下，海峡对岸战事正紧，很可能是前线打来的紧急电话。

他侧过身来，一把抓起电话。

声音非常清晰：

“首相吗？……我是布鲁斯。”

“啊，戴维！还没睡？有事吗？”

戴维·布鲁斯上校是丘吉尔的直接下属——英国伦敦监督处的情报官。从丘吉尔任海军大臣开始，国际国内许多重大军事情报，都由布鲁斯直接向丘吉尔报告。

“报告，特急报告！监督处获悉德军最新动向……望首相马上前来处理。”

“好。我马上来！”

丘吉尔翻身起来，立即披上外衣，快步跨出了官邸。

外面，夜幕沉沉。已经入睡的伦敦闪着星星点点的灯光……

伦敦监督处。

这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它的真实名称叫英国情报局——丘吉尔直接控制和掌握的特种情报机关。

这天晚上，丘吉尔急急赶到伦敦监督处时，已经下一点了。

与丘吉尔同车去的，还有两位神秘人物。

一位是英国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将军（嚼士）。也许是职业的原因，他经常昼伏夜出，与世隔绝。他眼色灰白，淡黄色的头发夹着好些银丝，脸色十分苍白。盟军司令部只知道他的代号叫“C”。

另一位是欧洲战场情报局长戴维·布鲁斯上校。他金发碧眼，同样少见阳光，脸色仍然难看。但那眼神是明显流露出职业的机敏和警惕。他的代号叫“W”，只有丘吉尔和战时内阁的高级人员知道。

平时，这两个神秘人物，只与分布在国外的下属谍报机关单线联系。丘吉尔则是这种联系的终端人物。无论是英国情报局，还是欧洲战场情报局，都是丘吉尔任海军大臣时组建起来的。

丘吉尔对谍报工作的浓厚兴趣和爱好，以及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都是像他这样身居高位的其它国家首领所不能比拟的。他不仅以单线形式经常与最高谍报机关联系，而且经常到那里去检查工作。可以说，他既是国家首相，又是国家最高谍报官。难怪，后来有人把他称为英国的“谍报之父”。

当然，从全面指挥战争的需要看，这是完全必要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丘吉尔特别需要这样秘密的耳目。

此刻，伦敦已经熟睡。城中只冷冷清清闪着少数星星点点的灯火。

华贵的轿车亮着车灯，不断戳穿前面的黑暗。

轿车绕过议会广场一侧的比康斯费尔德大街和林肯铜像之后，轻便地插进一条小巷，接着进入大乔治街二号窄小的门洞。门口不经意地堆着麻袋，麻袋后面，一左一右布着两个隐蔽的岗哨。丘吉尔一行向岗哨一一亮了证件，这才横穿一条深深的小走廊，七拐八折，来到设在地道下面的秘密谍报机关。

暗淡的灯光下，这里显得格外森严，格外神秘，中心指挥部很像一个旧装甲舰的舰舱。丘吉尔一行在这个“舰舱”里折了几折，这才来到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到达了目的地。

小会议室像是军舰上的军官餐室。一个排气风扇在转动着。墙上悬挂着国王的画像和伦敦大桥的平面画，一侧挂着刻有“维多利亚女王国公共工程部 1889 年”字样的老式挂钟，时针正指着深夜 1 点 35 分。旁边则挂着大英帝国海军大地图。会议室中央安放着一张八仙黑漆圆桌，桌上摆着一个古代罗马传统中半人半羊的正在舞蹈的农牧小神像。这个古希腊——罗马神灵，表示黑暗邪恶的妖精正在盘根错节的森林中兴妖作怪。只有少数熟悉内情的人知道，这个小神灵，实际上是英国谍报机关伦敦监督处——“LCS”的秘密徽章。

丘吉尔和两位局长围桌而坐。很快，谍报专家比万和阿兰·图林从侧室进来，开始汇报最新谍情。

比万其人，年约 40 多岁，中高个子，圆脸秃头，穿一身笔挺的西装，看上去样子显得十分严肃。阿兰·图林年约三十五六，高挑个子，双眼深陷，勾鼻突出，金发蓬乱，那张瘦削的脸特别苍白。叫人一看就知道，这两人长期埋头密室工作，仿佛是另一世界出来的幽灵。他俩来后，也不向谁打什么招呼，面部铁青得毫无表情，即使首相丘吉尔在这里，也像目中无人似的。

比万像木人一样板着脸孔，背书似的汇报道：

“今日，我们截获德军大量秘电。破译情况表明：德军大约有 130 多个师陈兵法国边境，大规模进攻法国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敌人究竟想从何处突破，是最北段荷、比、卢边境，还是中段色当，抑或马奇诺防线，不甚明了。”

听到这个消息，丘吉尔大吃一惊。但他在任何下属面前，都不愿意流露他那紧张的心态。遂平静而严肃地问道：

“有进攻时间的情报吗？”

“有。傍晚时分，我们收到代号 Y 的密报，只有一句含糊的话：‘明天拂晓。抓紧。’从这份情报看，估计希特勒进攻的时间可能在明天早上。”

这的确是一条重要的情报。丘吉尔想了想，指示道：

“命令谍报人员继续收集情报。务必查清情况，随时报告。”

“是！”

丘吉尔坦然走到地图面前，仔细查看了一阵，转身问道：

“我军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比万答道：

“北方：我国远征军和法国先头部队在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这条战线前面是比利时、荷兰等友军，不过，总体力量似较单薄。南方，大批法军在马奇诺防线以西纵深地带集结待命。”

“还有什么情况？”

“还有一些截获的敌方秘电，正在破译。”

丘吉尔望了望破译专家阿兰·图林：

“有把握破译吗？”

一向不善言辞的图林回道：

“有可能。尽量吧。”

他回答得很拘谨，很保守。事实上，在他这个数学天才面前，没有破译不了的敌方密码。此前德军方面的许多机密情况，都是经过他的手译破而得的。他是当今世界最厉害的破译专家之一。丘吉尔对他是了解的。

“好！祝你成功！”

丘吉尔亲切地伸出手来，想与图林握手。图林只冷冷应付了一下。他不善于官场的应酬，只喜欢埋头做他的学问。丘吉尔也不生气。他了解这类专家的性格。

比万和图林汇报完毕以后，丘吉尔和孟席斯、布鲁斯一起综合分析了情报。一致认为，从敌我双方兵力布置的初略情况看，形势是严重的。但情况太粗，只能大体看出趋势。丘吉尔想了想，觉得很有必要把情况通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法国总理雷诺。遂向两位局长口授了电报定稿。接着命令道：

“立即通知国防委员会安东尼·艾登先生，抓紧发报！”

丘吉尔离开监督处，已经3点多钟了。路上，他在心里恨恨地骂着：

“希特勒！那个混蛋，那个魔鬼！他真要与我们较量一番么？他真的会马上进攻法国么？”

希特勒果真是马上进攻法国，而且攻势凌厉。

希特勒进攻法国的意图蓄谋已久。

早在1938年，希特勒在考虑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就对西线几个低地小国和邻近的法国打好了鲸吞的主意。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发出了计划向西方进攻的指令——

作好……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发动进攻的准备。这次进攻必须尽可能迅速有力地进行……目标在于尽快夺取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广大地区。

现在，他已经顺利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肢解了波兰，攻占了丹麦和挪威，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向法国大举进攻了。

5月10日，恰恰是丘吉尔上任首相这天，希特勒向西线发布了正式进攻的命令，并赶到他称之为“鹰巢”的大本营，亲自指挥这场非同寻常的战争。

希特勒是乘火车从柏林出发赶到“鹰巢”的。他之所以不辞辛劳赶到那里，自有他特殊的考虑。

首先，随着一个又一个战争的胜利，德国占领的领土越来越广阔，希特勒的心情也越来越愉快。越是心情愉快，他越要表现他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为此，每一场重大战役，他都要从柏林出去，到他的大本营亲自布置，亲自指挥，以显示他的赫赫功绩。

第二，随着战争的升级，他特别重视他的国家最高军事领袖的威严形象。每每出行，他总是穿一身整齐的纳粹军装，胸前佩戴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的那两枚铁十字奖章。他迷恋斯巴达式的战地生活，喜欢在住处挂满地图，喜欢前呼后拥地在他屁股后面跟着一批将军，喜欢到前线去颐指气使地调遣和教训那些有权有势的三军将领，让他们围着他团团转，仿佛那些将领是由他直接指挥的只有一道杠杠的一等兵。而这，既是一种权力的显示，也是一种权力的满足。

这一次，陪同希特勒出行并始终围着他转的，有凯特尔、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的一大帮官员。战事是顺利的，属僚是驯顺的，“鹰巢”一带的气候是温和的。在如此美妙的时刻，来到如此美妙的地方，指挥如此满意的进攻计划……一切都使他满意，使他愉悦。

所谓“鹰巢”，实际上是希特勒的一个暗堡。希特勒有 13 个暗堡，“鹰巢”修筑最早。人说是“狡兔三窟”，希特勒却准备了十又三窟。

“鹰巢”这个暗堡是希特勒命令他的建筑师施佩尔设计和建造的。1939 年夏天开始勘查设计。这的确是一个理想的所在。四周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包着一大片开阔的草地，牧场尽头靠着一个风景旖旎的小山丘。左右几处分设小型别墅，具有田园般的风味和魅力。从安全因素考虑，从空中往下看，不过是普通的乡村，很难怀疑这是重要的军事设施。而且，在这个普通“乡村”的地下，用加厚钢筋混凝土营造了密室，专供希特勒办公和生活之用。总之，用希特勒的话说：“这里的一切，好极了！”

用罢晚餐，希特勒在他的“鹰巢”会议室召开军事会议。同往常一样，在这样的会议上，实际上是希特勒独唱，一切由他说了算。

做好架势，他开始拿腔作调——

“现在，整个战争形势很好，非常之好。我军在西面 25 公里的地方，正在越过比利时边境，向法国边境长驱直入。从北海到马奇诺防线之间的 175 公里的战线上，我军已经突破了 3 个中立小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边境。我想，拿下这几个小萝卜头用不了几天时间，接下去，我军的任务是，攻占法国！这是最根本的目标。”

希特勒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突然，他狠狠地挥动拳头，那张充满兴奋的脸顿时绷得紧紧的，连牙齿也咬得格格作响：

“事实证明，在我强大的铁军面前，没有不可征服的国家！”

“元首万岁！”不知谁带头欢呼起来。

“元首万岁！万万岁！”将军们一起附和起来。

接着，希特勒抓起指挥棍，威严地背转身去。早已候在一旁的侍卫官看得明白，元首要临图发号施令了。忙哗地一声拉开布幔，后壁墙上立即展现出一幅特大的军事地图。

希特勒在地图上指指划划，威严地说：

“大家注意！我军按下列次序，部署在从北海到瑞士的战线上。各集团军的兵力和攻击目标是：

“B 集团军群，28 个师，由冯·包克将军指挥，集结在从北海到埃克斯·拉·夏佩勒一线，席卷荷兰和比利时，然后作为全军右翼向法国推进。

“A 集团军群，44 个师，由冯·伦斯德将军指挥，构成进攻的主力，从埃屯斯·拉·夏佩勒到摩泽尔河一线，作为全军中翼向法国推进。

“C 集团军群，17 个师，由冯·李勃将军指挥，从摩浮尔河到瑞士边境一带向法国推进。

“另外，由陆军最高统帅部直接掌握 47 个后备师，其中 20 个师作为各集团军群后方的直接后备，另外 27 个师留作一般后备。”

希特勒讲到这里，厉声问道：

“各路任务清楚没有？”

“清楚了！”所有在场的将官一齐回答。

“好！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突破，

打败法国，占领巴黎！”

元首杀气腾腾的鼓动是有力的。所有到会的将官无不欢欣鼓舞。

约德尔忙大声奉承道：

“有元首亲自督战，我军一定所向无敌。占领巴黎，必是指日可待！”

“元首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将官又一齐附和起来。

法国。巴黎。

希特勒把枪口对准法国的时候，法国首都巴黎作为全国的心脏，似乎仍处于如痴如迷的麻木状态。

近代社会以来，巴黎——这座世界闻名空前繁华的大都市，城里所有的建筑，所有的街道，无不充满迷人的色彩。在那里，似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这一切又无不浸染在浓郁的艺术氛围里。音乐，绘画，歌舞，在这个都市，无不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真个如“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一般。

把巴黎生活表现得格外充分的，最是在街上展露风姿的上流社会那些高贵的女郎。她们，苗条修长，披头散发，丰乳隆胸，抹红画眉，浓妆粉黛，郁香四溢，总以十分轻盈的步态和十分冷艳的矜持，出现在酒吧、舞厅、剧院和一切公共场所。在这些令人陶醉痴颠的天仙面前，男人们都得了软骨病似的，纷纷丧失堂堂须眉的英气。于是，不可避免地导演出了多少拜倒在石榴裙下的风流戏来。

巴黎生活的这种特征，确实太多了些女儿气。恰恰相反，希特勒一伙倒多了些野蛮和强悍。眼下，希特勒一伙正恶狠狠地向这充满女儿气的巴黎下手——不是拜倒在石榴裙下那种卿卿我我，而是完全野蛮的强奸。——可惜，在这种灾难到来之前，巴黎的人们似乎仍然处在温馨得有些麻木的享乐之中，这就不能不发生极大的悲剧。

当然，处于上层政治圈内的权贵人物，例如总统爱德华·达拉第，总理保罗·雷诺，以及甘默林将军等人，对德军的进攻是早有所闻的。但是，他们也似处于某种麻木之中。

偌大法国，拥有常备兵力 100 多个师。而且还有盟军第 9 集团军，比、荷、卢和英国驻法远征军 10 个师，总计兵力 140 多个师，与德国 136 个来犯师相比，在数量上是可以抗衡的。但这些部队，装备很差，斗志不旺。真正能够作战的不过百把万，而且驻防分散，驻守在从比利时到瑞士的漫长战线上，唯一使他们放心的，是与德境相邻的那条所谓“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

位于法德边境由法国构筑的马奇诺防线，的确算得世界第一流军事工程。这条超标准构筑的钢筋混凝土工程，从法国色当一端开始，一直往南延伸，就像一道新的“万里长城”。这座“长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了防御德国入侵而精心修造的。有了这座“长城”，德军要从东线正面突破进攻法国，那是非常困难的，法国上流政治圈内的当权人物认定，德军不可能突破这一防线，那么法国东线也就可以放心了。

东北方向，法军好似也有自己的优势。色当一带，丛山峻岭，高峻的阿登山脉是庞大的现代化军队无法通过的。看来，德军是不大可能从那里进攻的。经验丰富的老元帅贝当满有把握地说：“那一扇形地区没有危险。”色当以北，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中立小国接壤，德军会不会超过那些中

立小国前来攻打法国呢？……所有这些，使法国上层政治军事因内的某些要人若明若暗，一直处于某种侥幸和麻木之中。

当然，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应有的担忧和准备。1939年9月，以甘默林为首的一大批军事首脑们，早就制定了防御德军进攻的“D”计划。按照那个计划，由英国比约特将军指挥的盟军第1集团军，在德军来犯之时，立即东进，进入比利时，与比军联合作战，以据守默兹——卢万——安特卫普一线。同时，在这条战线前面，沿默兹河和艾伯特运河，布署比利时主力部队，作为前沿防线。安特卫普以西的左翼即靠大西洋海岸一线，则由法国主力集团军据守。而于东南方向如色当那样的战略要地，却因有马奇诺防线和色当山区的天然屏障为依据，放松了防卫。

于是，“D”计划的基本结论是；把防卫法国的主力寄托在比荷卢英等盟国军队方面。如果德军发动进攻，胜负的关键取决于盟军左侧，而左侧又首先取决于比利时前沿一线的抵抗。显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甘默林将军制定的这个防御计划，看似有理，其实十分片面。可惜，就连这个计划，也没完全落到实处。形式上，法军有所防卫，内容上却是空空洞洞，以至白白浪费了备战时机。战争打响后，有的部队甚至连战壕也没挖好。等到甘默林将军正式下令执行“D”计划时，德军闪电似的进攻已经开始了。

冤哉！战幕拉开，法国一开始就十分不妙！

西北一线。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等友军力量弱小，根本靠不住。5月9日至10日那一夜，由德国包克和尤德施泰将军率领的两个集团军群，以大规模空袭和集群坦克冲刺为前奏，闪电似地跨过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国境线，直扑法国而来。德军的突入是神速的。几乎每次冲刺都达到了全部的战术突袭目标。从黑暗中猛然出现的无数支突击队，武器精良，士气高昂，如入无人之境。拂晓前，150多公里长的进攻线变成了一片火海。比荷卢等友军高声呼救。与此同时，准备前去救援的法军和英国盟军也同样受到了德军的强烈冲击。德军通过军事突袭和对比荷卢小国进行外交胁迫两手，仅仅5天时间，就解决了战斗，突破了北线。接着，德军进攻的压力全部落在了法国境内。

南线。马奇诺防线的确固若金汤，德军也并没有在那里发动硬碰硬的进攻。德军选中的进攻路线是中路——色当至阿登山脉一线。法国最高统帅部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们料到的只是北线和西北低地国家那一线，而那一线已经被迅速突破。色当——阿登一线危在旦夕！本来，法国也曾沿着默兹河修筑了许多野战工事，但没有修筑坚固的堡垒和反坦克障碍，根本抵挡不住德军坦克集群的进攻。而且，阿登山脉背后这一条空隙是德国通往法国巴黎的一条捷径。这一线如果失守，法国北方集团军的整个防御重心就失去了，而且与首都巴黎相联的一切交通都将受到严重威胁。可悲的是，法国在这一线所部署的兵力全是轻型部队，在没有坚固的堡垒和反坦克设施的情况下，哪里抵抗得住装备精良的德军！

5月14日，德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破了色当——阿登山一线。

巴黎政府在惊呼中，一团慌乱……

丘吉尔新官上任，精神百倍，夜以继日，处于高速运转之中。

最为紧迫的是，必须抓紧组建战时内阁和完善作战机构，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他决心把一批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官员选拔到战时班子中去，但是，这

个问题比较复杂，既涉及到各政党之间的平衡，又涉及种种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最使他大费斟酌的是张伯伦的安排。

张伯伦实际上不可能从病床上起来了。但考虑到张伯伦本身的精神承受能力，以及由此牵动的若干方面，他决定安排张伯伦任枢密院院长，自己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这样，既可使自己大权在握，又可以让张伯伦处于第二号的位置，无论如何在清理上说得过去。为此，他给张伯伦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性处”，让张伯伦仍然住在首相兼财政大臣的传统住地——唐宁街10号。而他自己，则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楼下好几间房屋收拾成临时指挥部。

5月13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丘吉尔在会上报告调整内阁充实各部人员的进展情况，以及海峡彼岸的战争形势。接着，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漂亮的就职演说。

或许，演讲场合最能表现丘吉尔的性格和气质。只听他慷慨激昂地讲道

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

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类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成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

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

丘吉尔不愧是口似悬河的疯说家。他的坚定的信念、百倍的信心和真挚热烈的感情使大家深深感动。

下院投票，一致通过了丘吉尔的就职演说。

战时内阁，事情纷繁。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应付这样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应付严峻的战争，100个丘吉尔也不嫌其多，但100个丘吉尔是不行的。于是，丘吉尔把内政外交、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方面面的担子压在自己肩上。当然，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他得依靠方方面面的下属。

丘吉尔知道，按照英国的国体和政体，他所处理的所有重大国事，他所提出的所有重大国策，都得提交下院讨论，并最后交英王批准。他主张雷厉风行，反对拖拖拉拉。他希望下院讨论问题时，不要陷入纷繁的人事关系的圈子和那些无原则无效率的争论中去。希望他的新的内阁班子在运转中，做到干净、利落、高效。

丘吉尔是个夜猫子。

熬夜，这是他的家常便饭，他习惯于深夜工作，然后一觉睡到上午9点左右才醒。但他醒后并不立即起床。这时，他的家人把一杯咖啡和一盘早点

送到床头柜前。于是他一边漫不经心地喝咖啡，吃早点，一边阅读秘书送来的文件，并在床头口授发给各部和参谋委员会的备忘录和指示。这些备忘录和指示一经口授完毕，就陆续打印出来，交内阁副秘书长兼丘吉尔驻参谋长委员会的代表伊斯梅将军。伊斯梅将军是个得心应手的秘书，每天清晨来见丘吉尔，非常准时。

丘吉尔在床头办完所有的工作之后，这才起床梳洗一番，赶到办公室去。10点半以后，则是参加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会议，或者按见各种各样永不断绝的下属和客人。除午餐外，一直工作到晚上。

这天清晨7点半钟，丘吉尔正在床上酣睡。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惊醒。按照常规，这时一般不会来什么电话。内阁所有的人都知道丘吉尔的生活习惯。7点半左右绝不会有人打扰他。他也给有关方面打过招呼，除紧急事情外，其它事情8点以前不必找他。今天这么早就响电话，可能是大洋彼岸的军事情报来了。这几天，他一直在关注着这个问题。

丘吉尔立即抓起电话。

电话是法国总理雷诺先生打来的。声音急促，气急败坏：

“首相！形势很遭呀——我们被打败了！”

“什么什么？听不清楚！请你用英语讲！”

雷诺用英语重复一遍：

“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啦！”

丘吉尔大吃一惊，但仍尽量镇定地回答：

“不会败得这么快吧？”

雷诺的回答声音发颤，似乎在掉泪：

“色当一线已被敌人完全突破。德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大批地涌了进来……”

雷诺讲完之后，该丘吉尔表态了。

法国岌岌可危。雷诺来电的唯一目的，是希望盟友丘吉尔马上派遣英军增援，最好火速调强有力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去。

然而，海峡阻隔，远水难救近火。马上增援，谈何容易？丘吉尔想了想，安慰道：

“你们不要过分紧张。敌人的迅速突袭，虽说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但那是不能持久的。所有的经验都表明，这种进攻不久就会停止的。”

丘吉尔这个回答，虽是推口之辞，却有根据。1918年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多次遇到过这种战例。敌人凭着锐气进攻之后，总是要停下来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补给，不得不等待后续部队前来接替进攻任务。如果抓住敌人补给时的停顿机会，防守一方狠狠反攻，很可能转败为胜。

但雷诺似听不进去这话。他的失望情绪已经低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始终说“不行不行！我们抵当不住德国坦克和俯冲轰炸机的联合进攻。我们的力量太分散，装备太薄弱。”再三要求增援10个战斗机中队，以便重整战线。而最后，还是那句丧气的话：

“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

毫无办法。丘吉尔想了想道：

“好吧好吧。我立即到法国来一趟。我们当面谈谈。”

第三章 法国战事一败涂地敦刻尔克十万火急

法兰西之战的确很糟。

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法国甘默林将军和英国盟军指挥官乔治将军都感到形势严重，没有料到敌人推进如此迅速。

得势的德军气势正雄。德国克莱斯特集团军以其大量的轻重装甲部队，狂潮般涌向法境，立即把法军防线冲得七零八落，这是过去战斗中未曾有过的进攻速度。

几乎在两军交锋的所有阵地上，所有德军的攻势和火力都无法抵挡。

北线，法国第1集团军以及守卫瓦弗和卢万的英国远征军第1军、第2军，在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下，虽然也作过顽强的抵抗，但最终挡不住德军的锐气，只好后撤。再往北，比利时军和法国第7集团军靠海一线溃退的速度更快。

南线，法国第9集团军完全溃不成军。英国驻法皇家空军虽然连续出击，但也无法挽回败局，结果损失了100多架飞机。

当天下午，丘吉尔乘坐“红鹤”式英国客机赶到巴黎的时候，他所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糟。前来机场迎接的伊斯梅将军告诉丘吉尔：

“预料，最多不过几天，德军可能占领巴黎！”

形势紧急，来不及讲究许多礼节。在法国外交部一间精致的房间里，丘吉尔见到了法国当局几位要人。在那里迎接他的法国总理雷诺、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达拉第和甘默林将军等高级官员，除了礼节性地与丘吉尔拉了拉手外，惟也无力说话似的，脸上蒙着一层阴气，眼里充满忧郁。

大家围着桌子坐下，又沉默了好一阵，那气氛叫人憋得难受。是的，一切严峻的事实都摆在面前，失败已成定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丘吉尔只好似关心，似责备，似埋怨地打破难堪的沉默：

“战备后备队在哪里？”

没有人回答。似乎谁也没听懂他的话。

“机动部队！——机动部队在哪里？”丘吉尔改用法语说。

甘默林将军转过痛苦的脸来，摇摇头，耸了一下肩膀：

“一个也没有。”

这么严重的一场战争，法国竟没有战略后备部队！奈何！丘吉尔吃惊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又是一阵难堪的沉默。丘吉尔把眼光转向窗外。外交部的花园里，几大堆火正冒着滚滚浓烟，法国官员们用小车推着档案向火堆走去。看来，法国最高当局已经在作撤出巴黎的准备了。

大家望着军事地图出神。对此败局，谁都无可奈何。地图上，已用铅笔在色当一线画了一个显著的突出部位，那是德军已经突破法军防线，直接指向巴黎的位置。

甘默林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将，现在是法军前敌总指挥。丘吉尔希望他拿出一些办法来。遂道：

“甘默林将军，你有什么想法？”

心情沉重的甘默林想了一阵，有气无力地说：

“我们是不是想法集中兵力，向突破口反攻——从侧翼反攻。反攻部队，从比较平静的马奇诺防线调八九个师来，那里还可调两三个尚未投入战斗的

装甲师。再不然，迅速从非洲（法属自治领）远征军中调几个师回来。这样，两三个星期完成集结，然后反攻。”

“反攻？难哪！”达拉第痛苦地摇摇头说。

甘默林继续说：

“兵力缺乏，是难。——目前，北方防线出现了一条很大的缺口。那条缺口，可由吉罗将军负责。今后，德军前进要经过南北两条战线之间的走廊地带，在这两条线上，可以按照 1917 年和 1918 年战争的方式进行战斗。我估计，德军要保住他的两个侧翼，又要为前面的装甲部队补给，只要我们及时反攻，他们是保不住这条走廊的。”

甘默林的指挥意图是有道理的。但在这时，其他要人似乎已无心听取。所以，没有什么人附和和支持。丘吉尔看到法国首脑们这种状况，心里不禁歉然。遂问道：

“甘默林将军，我认为你这考虑是有道理的。那么，你准备在什么时候向突出部位的侧翼反攻呢？”

这一问，把甘默林难住了。他明白，他的指挥意图从道理上讲是对的，但实施起来却相当困难。遂耸了耸肩说：

“我们数量上占劣势，装备上占劣势，方法上也占劣势。所以……要组织有力的反攻，具体时间，这很难说。”

此刻，总理雷诺最关心的，是向英国要求更大的支援。因道：

“现在不是要不要反攻和怎样反攻的问题，要害问题是缺乏兵力。首相，你们至少要马上增派 10 个战斗机中队来才行！”

丘吉尔道：

“这个……我正在想办法。”

丘吉尔没说假话。为此，他在来到巴黎之前，的确作了很大的努力。昨天，丘吉尔针对法国前线的紧急状况，已经叫伊斯梅将军向英国内阁发了紧急报告。那报告说得非常清楚——

局势极端严重。疯狂的德军从色当突破后，发现法军部署不当，许多部队布署在北方，其它在阿尔萨斯。至少需要 4 天才能调集 20 来个师防守巴黎和反攻突出部位的两翼。目前，这个突出部位宽达 50 公里。3 个德国装甲师连同两个或 3 个步兵师已经冲过缺口，另有大批部队在他们后面兼程前进。为了挽救此等危机。我们应该在明天调来他们要求的战斗机中队。如果拒绝他们的请求而导致他们的毁灭，这在历史上将是不好说的。因此，我请求内阁立即开会决策此事。我必须在午夜之前得到答复，以便鼓舞法国人。——请用印第安语打电话到大使馆给伊斯梅。

丘吉尔和法国高级官员议了半夜，不甚了了。

午夜，英国内阁的回电来了，表示同意首相的提议，立即向法国增援。丘吉尔即同伊斯梅乘车赶到雷诺官邸，要把这个消息告诉雷诺。

一路上，黑沉沉的。灯光很少，清清冷冷。偌大巴黎，像在黑夜中等待着什么，忍受着什么。雷诺穿着睡衣从院里出来，听了这个消息，似乎并没有鼓起什么劲头。丘吉尔把这个消息转达给达拉第，达拉第除了礼节性地表示感谢外，同样心情沉重。

丘吉尔明白，此时的法国当局，已经灰心失望到捡不起来的程度了！

面对当前危局，英国派 10 个战斗机中队来又有什么用呢？就是立即派 100 个中队来，仍然远水难灭近火啊。

核心问题不是兵力，是法国这批无心抗战的高级官员！

丘吉尔在心里叹息：

“可怜的法国！完了。”

丘吉尔返回伦敦的时候，他反复考虑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援法反攻，而是被德军压向法国西部的大批英国驻法远征军如何逃生这个严重问题了。

盟军节节败退，德军步步紧逼。

巴黎政府笼罩在严重的失败主义的烟雾中……

海峡彼岸的严峻形势强烈地冲击着丘吉尔。

一连几天，他无法平静下来。历史竟然如此巧合——1940 年 5 月 10 日，丘吉尔出任大英帝国首相；同一天，希特勒冲着英法联盟的欧洲发动了凶猛的进攻。

“我与希特勒，冤家一对，势不两立。这大概是上帝的安排。”

然而，上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公正。战争刚刚开始，为什么盟军就败得这么快？为什么德军这么轻易地占了上风？难道上帝竟也贤愚不分，偏袒邪恶？

前天晚上，他到伦敦威斯敏特大教堂参加祝愿和祈祷仪式。与他同去的大多是政府首脑机关的官员，也有附近的市民。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希望来向上帝祈求。一路上，许多人向他提了不少问题，他们尤其关心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

“首相，我们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吗？”

“能。我们大英帝国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听说盟军吃了败仗，正在撤退？”

“胜负乃兵家常事。撤退并不等于失败。有时，撤退正是胜利的前奏。”

人们对于战争的辩证法和军事战略战术并不完全了解，但大家对这位生气勃勃的首相是寄予厚望的。他们希望首相指挥的这场战争能够转败为胜，希望英国能够得到保卫，得到安全。

威斯敏特大教堂是伦敦最雄伟最气派的宗教建筑之一，哥特式的尖顶高低错落，直刺云天。其时，夕阳西沉，余辉散绮，给教堂披上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沉沉的钟声响过之后，人们缓缓步入教堂祷告厅。厅里红烛高烧，香烟袅袅，教父披着宽大的红袍，手捧圣经，正襟危坐在教台上。

教台的后壁供奉着万能的圣母——那是怎样仁慈的神灵啊！她面庞端庄，眉清目秀，神采奕奕，尤其那双张开着的宽大羽翼，就像要把整个人类拥抱。任何人来到她的面前，就像投入慈母的胸怀一般，感到安全，感到温暖，感到幸福，感到有一股圣洁的泉水在悄悄沐浴自己的灵魂。顿时，人间的一切苦难、烦恼和肮脏也就烟消云散了。

面对仁慈的上帝，坐在歌唱班的位置上，丘吉尔感到一种郁积在胸的激昂，感到一种害怕英国被战败和最后灭亡的忧伤。他虔诚地祷告上帝：

“万能的主啊！救救英国，救救法国，救救灾难深重的人类。阿门！”

战事的紧迫，几乎把丘吉尔推到直接总指挥的位置上。他不得不暂时丢开内政的许多大事，亲自了解各条战线和各个战役的情况，以最高指挥的身份向下发布原则的甚至具体的作战命令，从全局的高度把握这场战争的整个运筹。

于是，内阁军事委员会成了他的临时指挥所。他成天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批阅电文，听取汇报，他嘴里叼着长长的雪茄，不停地抽烟，一边在宽大的军事地图上作标记，一边发布各种指令。他的秘书伊斯梅将军和其它各方面的助手，围着他忙得团团转。

“请接通戈特勋爵。”他从桌上抓起红色铅笔，命令说。

伊斯梅立即执行，很快把接通的电话递到首相的手上。

“喂！戈特勋爵吗？”

“我是戈特。首相！”

“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

“阿拉斯一带。”

“情况怎么样？”

“情况很糟啊，首相！北方战线比荷卢3国军队的互相协作非常重要。可是眼下这种协作已经无法实现。我现在已经处在南北两面腹背受敌的困境里。我向南方的任何推进都是突围性质的。”

丘吉尔知道，要戈特向南推进的命令是新任法国总指挥魏刚发布的。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法国总理雷诺对内阁和最高统帅部进行了突击改组。18日，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老将贝当元帅，被任命为法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达拉第被免去国防部长兼陆军部长职务，调去主管外交。刚从近东回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将魏刚将军接替了甘默林将军的指挥权。

魏刚命令，北方各集团军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包围，强行向南转移到松姆河，并向切断他们交通线的德国装甲师进攻。同时，命令第2集团军和新成立的第6集团军向北攻打到梅济埃尔。这样，力争南北两军汇合，形成反击的集结优势。但是，让北方集团军向南突围转移的命令至少已经延误了4天，以至戈特将军所指挥的盟军很难执行这一命令。

战事危急的紧张程度，每小时都在增加。

按照英国乔治将军的请求，由戈特将军指挥的英国陆军占据了从杜亚至佩龙纳的整个战线的据点，并以此延长他的防护翼，从而掩护阿拉斯这个战略要地。但是，法国第7军团、第1军团和比利时盟军，在南北两侧挡不住德军的攻势。结果，戈特将军两面受敌，孤掌难鸣，也只好一面抵抗一面作后撤的准备。

“首相！我怎么办？请指示。”

“顽强抵抗。千方百计守住阿拉斯。我已去电巴黎，请雷诺增派增援部队。”

“不行哪，首相！甘默林将军告诉我：他只能在今明两天和明天夜里担保巴黎的安全。巴黎甚么部队也抽不出来了。”

这确实是一道难题。执行魏刚的命令吧，非常非常之难，这等于让兵力并不大多的戈特前去送死。不执行那个命令吧，又很难符合英法联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意图。

丘吉尔对此也难抉择。他关心法国的安危，更关心英国远征军的安危。

“这……你的意见呢？”

戈特回道：

“我请求：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放弃阿拉斯，向敦刻尔克撤退。”

敦刻尔克是法国西部的海滨城市。这种撤退，意味着在法国北部本上的抵抗已到最后关头。这种撤退，对于英国远征军的安全当然是有利的。

“首相！现在，除了向敦刻尔克撤退，别无生路了！——请你指示，请你指示！”

戈特将军在电话里几乎哭着在请求。

“可以考虑。”丘吉尔想了想回答。“但是，一定不要放弃抵抗。——请你随时向我电告战况。”

“是！”

戈特将军放下了电话。

哎！向敦刻尔克撤退，奈何！

戈特将军指挥的英军，作战英勇，这在英国远征军中是著名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将军，也难独撑大局，只好提出后撤的要求，形势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丘吉尔从巴黎返回伦敦时，早就预测过这种局面，并作了若干后撤的准备，这能怪戈特将军吗？只是在后撤不后撤这个问题上，丘吉尔不好直接向巴黎说，也不便直接向部下说罢了。

这时，伊斯梅将军将一份电报送到丘吉尔面前：

“首相！巴黎来电。”

丘吉尔看时，只见电文写道：

今晨你电收悉。你曾命令戈特将军继续执行魏刚将军的计划，现在魏刚将军告诉我，根据布朗将军的电报，当我军由南往北运动的军队顺利向北推进，并希望与在北方的贵国盟军会师时，不料贵国盟军已擅自向沿海各港口撤退了 25 英里。贵国盟军的这种行动直接违反了魏刚将军今晨再次下达的命令……我必须重点指出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

戈特勋爵对法方司令部的抱怨，以及雷诺对英军的责难，同时摆在丘吉尔的面前。此时，他很难对彼此的抱怨和责难进行什么评断。他明白，无论是英军还是法军，眼下无论如何无法组织有力的反攻。除了撤退，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好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撤退。丘吉尔大口大口地抽着雪茄，在屋里踱了一圈，然后命令道：

“接通多佛尔港海军司令部——找拉姆齐海军上将！”

电话很快通了。

“首相吗……我是拉姆齐。请你指示。”

“请汇报 2 号命令执行情况。”

所谓 2 号命令，是上次内阁会议之后，由丘吉尔签发，向海军部发出的一项密令。当时，内阁会议讨论了海峡彼岸的战局，认为在德军的强大攻势面前，可能有相当多的英军和部分法军被迫向海岸撤退。为此，作为预防措施，海军部应集合大量的小型船只，准备随时开往法国沿海的港口和海湾接应，海军部必须立即行动。这项任务，由多佛尔港海军司令拉姆齐海军上将具体执行。

拉姆齐上将在电话里回道：

“我们已经认真研究紧急撤退大量军队渡海的问题，并已制定了‘发电机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第一，组织停泊在索斯安普敦和多佛尔海湾的 30 只私人船只原地待命。第二，将 30 艘旅客渡船，12 艘海军扫描船、6 艘贸易

船，以及在这里避难的 40 艘荷兰小船，全部集结，编入现役，备好水手，随时作好出海接应的准备。”

“很好！”丘吉尔指示说。“不过——亲爱的上将！形势的严峻已经表明，撤退渡海的日子越来越紧迫了。渡海后撤的军队，既有我们的驻法远征军，又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军队，还有不少的法军，数量可能很大。你这批船只是远远不够的。望你千方百计继续筹集船只，以备待命出发。”

“是！首相。保证完成任务！”拉姆齐回答。

战争的厄运已经到达顶点。

北线。戈特将军指挥的英国远征军，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德军，死拼硬打，虽然在代尔河一带顶住了敌人，但处于英国右翼的法国第 1 军团挡不住德军的进攻，被德军撕开一条 5000 码宽的裂口。英军左翼的法军更是溃不成军。与法军协同作战的荷兰最高统帅投降德军。法国第 7 军团退到临海的安特卫普，至此，盟军北部战线已被完全分割，夹在中路硬顶的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只好后撤。

南线。法国第 9 军回不堪一击。德军以闪电似的速度冲开一条 50 里宽的缺口。一群群坦克、装甲车，火炮，装甲运输车，以及用卡车运输的步兵部队，像狂潮一样涌来。装甲车队前面，一批批弯翼的样子很难看的施图卡俯冲轰炸机，用每颗 500 磅的高爆炸弹狂轰滥炸。这种黑色的鬼怪式的轰炸机，咆哮着从云端往下俯冲，在低空投弹之后，又急速地爬上高空，接着进行第二轮俯冲轰炸，气势咄咄逼人。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德军乘势蜂涌而来，如入无人之境。

法国魏刚将军关于南北两线互相靠拢，以便集中兵力反攻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

不久，德军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以法国西部临海的敦刻尔克为圆心，逐渐形成了对盟军和法军的扇形包围。至 5 月 25 日，大批盟军和相当部分的法军，被压缩在大约 90 英里长的半圆形战线之内。至此，盟军和法军在大陆反攻突围的路完全被堵死了，只有从临海的敦刻尔克撤退才有生路。

处于扇形边沿的盟军受到空前未有的压力。他们必须且战且退，最好是死死守住阵地，以保证大批部队安全地到达海滩，迅速登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撤到英伦三岛。

于是，防守布伦和加莱两个前沿阵地的英法军队接到命令：

“寸土不让！战斗到死！”

两处守军苦战三天三夜，一直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整个战区，硝烟腾腾，烈火熊熊，几乎一片焦土。

已被压在扇形包围圈的英军和法军，处处紧张，频频告急，由于北线比利时友军防卫失利，扇形防线出现了新的缺口。为此，戈特将军忙命参加过阿拉斯反击战的两个精锐师赶来堵缺口。同时再度调整防线，由法军防守格拉夫林——贝居一线，由英军防守贝居——弗内斯——纽波特海滨和运河沿岸一线。

已占绝对优势的德军，从陆空两路加强进攻。德国冯·伦斯德的 5 个装甲师行动最快，其中由著名战将隆美尔所率之师，已经推进到离敦刻尔克 12 英里以内的地方，在西南面封住了网口。冯·包克将军所率的 B 集团军群从东南面步步紧压。

这形势，好比冯·伦斯德提供铁砧，冯·包克作为铁锤，在空军全方位

的狂轰滥炸下，要把包围圈内的英法联军压成肉饼一般。

几十万英法联军危在旦夕！

“战斗到死！掩护撤退！”

处于前沿阵地的英军和法军视死如归，艰苦鏖战。

英国布鲁克将军的掩护部队，死死地将敌人顶住，在拉紧的网口撑持了两天之多。

法国第1军团的5个师，在里尔阵地死死咬住德军7个师，历时三天三夜，直至弹尽粮绝。

扇形包围圈还在紧缩……

现在，英法联军只剩下一条15英里宽50英里长的走廊到达海滨。这一地带，泥沼遍地，沟渠纵横。为了有效地挡住德军，盟军将领毅然下令，立即打开敦刻尔克和加莱之间的水闸，让海水潮涌般涌入低地。

一片洪水挡住了德军的装甲部队。

此时，不知什么原因，希特勒莫名其妙地下了一道前沿部队暂停前进的命令。德军装甲部队逡巡不前。几十万盟军和法军乘机赶到敦刻尔克海滩，开始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兵回渡海撤退。

敦刻尔克原是一座古代城堡，地处法国北部海滨，与英伦三岛遥遥相望，中间隔着英吉利海峡。

一千多年来，这座城堡一直用作港口，到1939年已是法国第二大港。它拥有7个适于停泊大型船只的船渠，有4个干船坞和5英里长的码头。船坞一直伸进城内，一条通过疏浚的航道可供大船进出。巨大的码头和宽大的防波堤互相映衬，气势显得十分宏伟。

从扇形包围圈撤出的英法联军，像潮水一般涌向敦刻尔克被洪水堵住的德军装甲部队和步兵无法追赶，遂动用几乎全部飞机，对敦刻尔克城进行连续轰炸，重点对码头进行毁灭性轰炸。于是，整个城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几成废墟。

急如星火的渡海撤退正在抓紧进行。

英国海军上将拉姆齐和他的16名助手组成了临时班子，具体指挥拥挤在敦刻尔克的几十万英法官兵的登船工作。

临时指挥部设在多佛尔悬岩峭壁的洞子里。洞口前面是宽阔的沙滩和波涛滚滚的大海。沙滩上和港口区密密麻麻等待登船的几十万官兵，远远看去像是团团蠕动的蚂蚁。如何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这么多部队安全运到海峡彼岸，这的确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危险最复杂的海上作业。

“快！快！——不要拥挤，不准乱抢！”

“各军以连排为单位，排好队，依次上船！”

“你这混蛋！挤什么？挤什么？”

“狗娘养的！”

整个海滨，人声嘈杂，乱成一团……

身材高大，白发灰眼，高鼻梁，脸庞酷似鹰隼的但南特上校，被拉姆齐任命力组织登船的海军高级军官。乐于此任的但南特上校用香烟锡箔纸剪成“S.N.O”三个字母，把它贴在自己戴的钢盔上，右臂戴着红袖套，手里挥着一面小黄旗，表示自己是组织登船撤退的绝对权威。一切部队，所有官兵，必须服从他的安排和指挥。

“娘的！挤什么？挤什么？”

“再挤，老子毙了你！”

“怕死鬼！混蛋！”

但南特上校和他的助手们声音嘶哑地吼着，骂着，指挥着。

这个时候，但南特的确成了三军的最高权威。所有官兵，谁也不敢冒犯他的威严，原本争先恐后上船的官兵，只好以连排为单位，每50人为一组，耐着性子排成长长的单线，依次上船。

由于纪律严明，指挥有方，部队大约以每小时1000人的速度向前移动。第一天就顺利撤出3.35万人。

盟军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地撤退……

德军出动大批飞机，在这一带狂轰滥炸。

英国皇家空军针锋相对，大批机群同德机追截撕咬。一连数天，激烈的空战在敦刻尔克上空进行。只见天上地下，硝烟弥漫，火光闪闪，流弹飞窜，爆炸之声惊天动地。

地面上，城区，港口，沙滩，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海面上，遍布着油污、碎物、被炸破的小船，以及浮动的绳索和旋转翻滚的尸体。

面对这种生死难定的情景，拉着绳索一步步向海滩挪动耐心等待上船的官兵们，在狂轰滥炸中似都麻木了，一个个反而显得十分平静，只把命运交给上帝安排。

“万能的主啊！救救我们！”

“阿门！”

官兵们心里暗暗祷告着……

人处生死之中，时间久了，就会渐渐习惯，从而置生死于度外。这时候，耐着性子等待登船的官兵再也没有什么惊惶。有的战士等得疲倦了，干脆平卧在沙滩上一动不动，有的坐在沙滩上悠闲地啃苹果。更有甚者，有的竟在沙滩上玩足球，打板球，堆沙堡，还有的人干脆跳进满是油污的海里洗澡，有的则在海边悠然垂钓。在这批官兵的眼里，仿佛眼前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危险之地，而是一个理想的乐园。

夜里，官兵们默不作声地排在长队里，一边抽烟一边缓缓向前移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漫长的时间终于将他们送到没踝的，及膝的，齐腰的海水里，然后，由水手们一个个拉上小船。满载之后，小船迅速划动，把他们转移到停在深海的大船上去，开始横渡海峡……

然而，几十万人马横渡大海撤退，任务实在艰巨。无论怎样努力，人们仍然感到撤退的速度太慢太慢。为此，拉姆齐将军从海军部增调了几十艘军舰前来运送官兵，同时，又从部队集中了无数汽车、坦克和木板，就地搭起许多临时船坞和跳板。为了尽量减少人员伤亡，针对德机白天轰炸最烈的情况，重点加速夜间登船。

这样，整个渡海撤退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敦刻尔克大撤退，创造了历史奇迹！

在德军围追堵截、狂轰滥炸的危险时刻，困在敦刻尔克的32万盟军，竟然克服万难，顺利地渡过英吉利海峡，安全地撤到了英伦三岛。这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与其说盟军这次撤退是一次重大的失败，勿宁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

6月4日，英国国会的会议大厅里，座无虚席。所有国会要员怀着悲壮的心情，专心致志听取丘吉尔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和整个法国战事的报告。

丘吉尔满脸严肃，提高嗓门报告说——

整个撤退，可用八个字概括：组织严密，及时高效。

撤退进展如下：

5月27日，撤退 7669 人；

5月28日，撤退 25473 人；

5月29日，撤退 72783 人；

5月30日，撤退 126606 人；

5月31日，撤退 194620 人；

6月1日，撤退 259049 人；

6月2日，撤退 285305 人；

6月3日，撤退 312051 人；

6月4日，撤退 338226 人；

总计安全撤出 32 万多人。

整个撤退过程，英国和其它盟军动用军舰、各种军用船只和民用船只 816 只。其中被击沉损坏 243 只。

丘吉尔报了一大堆统计数字之后，强调：

“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不要把这次救援行动涂上一层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但是，在这次救援行动中却也包含着胜利，这一点应予以注意。”

接着，他报告法国境内的最新战况——

从整体讲，法国战场是失败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开战之初，指挥防卫的前敌统帅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将甘默林将军。但是，他吃了败仗，现在，甘默林将军已被免职，由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名将魏刚将军接替了指挥权，但同样打得很糟。可以说，叫一败涂地。

从战争进程来看，甘默林将军的免职其实有些冤枉。人们指责他指挥失误，理由并不那么充分。在迎击敌人进攻之前，他制定了著名的“D”计划。从战略意义上讲，还是比较恰当的。按照“D”计划，整个军事防卫分为三线。一是靠海一侧，由吉罗将军率领法国第7集团军深入荷兰国境布防；二是在中心区，英国第20轻骑兵团深入代尔河布防；三是南线由法国比约特将军率第1集团军群开往默兹河布防。

盟军的高级首脑们认为，上述部署是恰当的。如果执行得好，就可以在整个战线上腾出12—15个师的兵力作为预备队。可惜得很，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比较恰当的计划执行不力。

如果说甘默林将军的兵力部署不当，那是战争打响以后才发现的。因为，按照“D”计划，法国有一半以上的兵力驻防在法国南部和东部地区，而北部与中立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接壤的边境线，防卫力量相对弱了一些。而德军似看出了这薄弱环节，采取了首先对中立小国不宣而战的策略，很快解决了那些小国，然后迅速进攻法国。这样看来，也许甘默林将军过高地估计了中立小国的屏障能力。

再从敌方那面看。德国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时间是很长很充分的，至少不少于8个月时间。无论从装备力量讲，从战略计划讲，德军都占着优势。一方面，德国在东方占领了捷克和波兰之后，从那里夺得了大量的装备和物资武装自己；另一方面，因在波兰问题上与俄国分脏，希特勒与斯大林签订了协定，这样希特勒对东线的俄国比较放心，只在东线部署一只轻型部队就行

了，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西线进攻。再则，德国以坦克装甲车加上飞机配合的闪电似攻击，这是盟军估计不足的。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注定了法军必然溃败的命运……

丘吉尔口似悬河，大论滔滔，看似客观，似乎是在总结法国战场的经验教训。而骨子里却是文过饰非，对自己的某些失误只字不提，对他的盟友法国最高当局的严重失败主义也只字不提。

结束了上面那些冗长而枯燥的分析之后，丘吉尔开始了他真正的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他几乎调动了他的全部演说艺术，向下院，向大英帝国，向全世界宣告——

尽管欧洲的大片土地和许多古老有名的国家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纳粹统治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战斗，我们将在山区战斗。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的演说，感情充沛，慷慨激昂。他以一连串气势磅礴的排比，把抗击法西斯的信心和勇气表达得淋漓尽致，获得了极好的鼓动效果。

整个会场，顿时爆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可悲的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法国南部战事仍然连连失利。

6月5日，法国战场的最后阶段到来了。这时，法军阵线共有第2、第3和第4共3个集团军群，总兵力100余万人。按照魏刚将军的部署，第2集团军群防卫莱茵河防线和马奇诺防线；第3集团军群负责从埃纳河到松姆河口的战线；第4集团军群据守埃纳河沿岸。德军方面，124个德国师同样编成3个集团军群，分别由包克将军、尤德施泰将军和勒布将军指挥，于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大会战在法国广大地区展开。从6月5日到6月14日，德军全面突破法军防线，一群群坦克长驱直入。6月14日，首都巴黎危在旦夕。雷诺政府被迫迁往图尔。

法国的悲剧愈演愈烈。6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丘吉尔再次接到雷诺的紧急电报，邀请他到图尔参加最高军事会议。并明确告知：巴黎政府已经撤到图尔，法军司令部已迁到布里阿尔附近。若丘吉尔答应赴会，只能在奥尔良附近的布里阿尔接待。

丘吉尔明白，法国最后的危机已经到来。

无论从道义从朋友的角度考虑，他都应该抓紧时间再到法国走一遭。

第四章 屈膝投降法国沦陷康边之耻悲动山河

样子像火烈鸟的“红鹤”式飞机，从伦敦机场升上了云天。12架“喷火式”战斗机紧随护航。

“红鹤”飞机是英国最好的客机。这种飞机，性能良好，座舱舒适，每小时可以飞行160公里。英国一共只有3架这种飞机，供国家首脑专用。

丘吉尔一行坐在“红鹤”宽敞的机舱里，紧张地思考这次法国之行怎么工作。

自开战以来，丘吉尔多次奔波于海峡两岸。这是第4次到法国了。

临行前，他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了一电。那电文说——

法国人又请我前往。这说明危机已经到来。我现在正起航前往。现在你在言论或行动方面如能给他们以援助，便可以改变局面。

我们也担心爱尔兰。如果美国派遣一支分遣舰队访问贝雷黑文海域，这将有莫大裨益，我敢肯定这一点。

在如此危险的时刻。丘吉尔要到法国参会，这不能不使英王陛下担忧。英王打算阻止丘吉尔此行。但丘吉尔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丘吉尔也对这次出行的危险性有充分估计，但他是个硬汉子，从来不怕冒险，仍是坚持要去，为此，他又给英王陛下写了一个报告，说明“如果此行遇难，请陛下即另谋首相入选”云由于德军已经深入到法国西部海岸，丘吉尔一行只好绕道飞行。

经过几小时的迂回，飞机在法国奥尔良一个小机场降落。

丘吉尔和他的助手陆军大臣艾登先生、帝国参谋长迪尔将军，以及秘书伊斯梅将军等依次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是法国一位少校。少校脸色阴沉，只机械地做着那些礼仪性的动作，然后把客人带到一所别墅。在那里，丘吉尔会见了改组后的法国最高当局的雷诺总理、贝当元帅、魏刚将军、空军上校维耶曼。此外，还有级别较低的戴高乐将军——他正受到雷诺的赏识，刚被任命为国防部次长。

这晚7时，丘吉尔和法国朋友开会，伊斯梅作记录。

可这是怎样一个会议呵！

所有人的脸色都沉着，谁也没有一丝笑意。面对失利的严重事实，彼此都压着一腔不满和抱怨。但是，沉默一阵之后，大家再也沉不住气了，这才认真研究起当前的紧迫形势，发表各自的意见，而且开始了明显的责难和争论。

“现在，巴黎相当危险。”贝当元帅哭丧着脸，阴沉地说。

“必须下决心保卫巴黎！”丘吉尔坚定地说。

“谈何容易！”贝当咕哝着，声音几乎听不清楚。

戴高乐从角落里站起来，气呼呼地说：

“我认为，放弃巴黎，这本身就是一种失策。”

大家看着这个新提起来的年轻人，不禁耸了耸肩。那眼神仿佛在说：

“你懂什么？你还嫩着呢！”

前敌最高统帅魏刚见大家争了起来，遂道：

“先不忙下结论。我先把军事形势介绍一下吧。”

接着，他概略地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场面。他说，从数量上说，入侵者比法军多了3倍。在塞纳河下游和瓦兹河、乌尔克河以及马恩河一带的最后防线已经受到冲击，甚至已经突破。在那里的法军已经打了六天六夜，现在几乎是精疲力竭，士兵们倒在地上便呼呼入睡。人们似乎躺在一把长刀上，不知何时何处就会倒下。已经不再存在那怕是一个预备营的兵力，不能保证明天防线还能不能守住。现在的结论很清楚，虽然法国军队坚持不懈地战斗，但他已经被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制服了。他强调，如果最后的战线被德军突破，他将不再担负继续指挥作战的责任。最后，他埋怨说：

“没有预先对德军装备的威力进行充分估计，就于1939年参战，这是非常轻率的！”

显然，最后这句话是针对前总理达拉第说的，也是针对英国前首相说的。1939年，正是达拉第跟着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屁股转，与英国一道对德宣战的。

此刻，达拉第似觉抬不起头来。但他不服：

“难道我们不该与我们的盟友一起行动？难道我们是希特勒的参谋，可以阻止他向法国进攻？问题在于你现在是指挥官，应该快点拿出办法来，如何挽救这个危局！”

魏刚火了：

“你们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见几位头面人物吵了起来，丘吉尔忙道：

“大家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这样吧，是不是把乔治将军请来。他是我的朋友，我们听听他的意见。”

乔治将军很快来了。他是英国驻法远征军的著名将领。

乔治直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跟魏刚差不多，他甚至说：

“现在我们真好像在一条钢丝绳上，敌人在绳上任何一点下手，你都会受到毁灭性打击。”

没治了！

丘吉尔没想到乔治将军也完全丧失了信心。但他想，在这样的时刻，气可鼓而不可泄。遂正色道：

“情况当然是严重的。但我们仍然要振作精神，仍然要千方百计保卫巴黎。这可是法国的首都啊！千百万法国人民的首都啊！首都一丢，人心难收啊。”

丘吉尔说到这里，特意注视着贝当元帅。他很希望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过福煦元帅得力助手的，功勋卓著的老将站出来说几句硬朗的话，以鼓舞大家的信心。为此，他特意追述起1918年贝当元帅（其实当时是福煦元帅——丘吉尔为了给贝当打气，采取了刷浆糊的手法）如何扭转了当时的战局；又提到法国克雷孟梭过去说过的名言：“我决心在巴黎前面作战，在巴黎的城里作战，在巴黎的后面作战。”

可贝当元帅仍是无动于衷，只是冷漠而似庄严地回答：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那时，我可以调动60个师以上的友军，可是现在呢？一个也没有！”

雷诺似乎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他站起身，态度坚决地说：

“无论如何我们还要战斗，哪怕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不过——这需要英国朋友的大力支持。”

丘吉尔见雷诺这样说，心里好受一点。遂打气道：

“我们深知法国当前的处境，我们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请你们相信，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我们作为法国的朋友，对法国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义不容辞的。欧战开始以来，我不是多次奔波于英法之间，多次研究这个问题吗？这一次我来法国，就是为了专门研究军事形势，以及确保继续战斗的最佳方案，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英国都不会退出战斗，从现在起，英国将派遣新的部队到法国。一个步兵师要在勒芒附近拉开队形迎战。今夜登陆的加拿大师是一支精锐的部队，装备精良，拥有 72 门大炮。这样，英国武装力量就可以达到 4 个师。而且我们的增援部队还要不断地增加……”

丘吉尔越说越慷慨激昂，对于这样一个坚持战斗的盟友，雷诺是敬佩的。他想乘机向丘吉尔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道：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对于首相和所有英国朋友的支持，我表示衷心感谢。我想首相一定清楚，眼下我们最需要的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支援。这是来得最快的一着。我认为，英国所有的战斗机都应当立即投入战斗。”

魏刚乘机补充道。

“这是关键之点。现在是决定性的时刻。因此，把任何一个空军中队留在英国都是错误的。”

丘吉尔没有料到，他的这些法国朋友会给他提出这么大的难题。把英国的全部空军调往法国战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英国空军要保持自己的制空权，要保卫大下列颠岛及大西洋和地中海等许多地区的安全呀。

“这不是决定点。”丘吉尔解释说。“决定点仍在地面部队，仍在我们的继续抵抗。”

然后，他转移话题道：

“我说，偌大法国，不能开展游击战吗？德军并不可能在每一个接触点上都那么强大。如果所有的法国军队，每一个师，每一个旅，都在他们的战线上不遗余力地作战，那就可以使敌军的全部活动陷于困境。”

魏刚摇了摇头道：

“到处是难民，所有交通线被占领，政府的许多机关包括一些军事机关都在继续奔溃，这如何游击？也许法国将不得不要求停战。”

魏刚最后抛出的这句话把丘吉尔镇住了。呵呵，这些法国大员们心里在想着一个怎样可怕的结局啊！魏刚大概不会继续战斗了。雷诺如何呢？如果他也动摇的话……

雷诺似乎没有动摇。他见魏刚当着朋友的面抛出这句有失体统的话，忙道：

“那是政治问题。现在是讨论军事。我们考虑的，应该是永远，永远，永远地战斗下去。只要我们继续打下去，至少可以牵制和消耗德军 100 个师。”

魏刚反驳道：

“你能牵制他 100 个师，那他又拿出另 100 个师来，你怎么办？”

魏刚的投降主义已经露得很明显了。坐在一旁的贝当一言不发，看来，他是支持魏刚的。

雷诺很难反驳。

一阵沉默……

似占上风的魏刚得意了，对丘吉尔挑衅道：

“如果德军进攻英国，英国怎么办？是否也要打游击？”

听到这话，丘吉尔感到受了侮辱。他想发火，但这是外交场合，不是发火的地方。遂正色道：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当软骨头，不能屈膝投降。我想，应付德军入侵大不列颠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半路尽量淹死，对余下的人，他们一爬上岸，就敲他们的脑袋！”

丘吉尔这几句话，说得既碍体又有针对性，漂亮极了！

魏刚苦笑道：

“当然，你们毕竟有一道英吉利海峡，这是一道很好的反坦克障碍。我们呢？”

他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所谓讨论军事问题，完全没有结果。

丘吉尔明显感到，法国当局的投降主义已经占了上风，组织有力的反攻已经无望。但他最担心的，还是法国单独与德国媾和。那样，英国就只好孤军作战了。

可悲的是，用晚餐的时候，丘吉尔刚刚坐下来喝咖啡和白兰地，雷诺小心翼翼地凑过来，悄声道：

“他们已经起草了一个文件，准备投降。只不过他们没好意思把文件给我看。”

“真的？”丘吉尔吃惊地问。

“真的。”雷诺诡秘地说。“我看，还是请首相一定速增 25 个战斗机中队。要不然……”

雷诺的话还没说完。也许，这位总理也在以投降作要挟。说不定他在要求增派战斗机时，心里早就同魏刚、贝当等人一样，打好了投降的主意。

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为了应付，丘吉尔似真非真地点了点头。说道：

“这……我考虑一下。”

最后，他又客气地规劝法国当局刹住投降主义的马车，并以朋友的姿态建议说：

“无论如何不能放弃战斗。你们想想，巴黎和巴黎郊区的群众，难道不能像 1914 年那样，或像马德里那样，成为一种分散敌人和阻滞敌人的障碍吗？难道不能让英军和法军越过塞纳河下游组织一次反攻吗，难道不能进行纵深战和游击战，截断交通线，把敌人拖住，以待美国参战吗？”

对于丘吉尔的建议，没有谁作回答。

丘吉尔一行只好辞行。临走，他把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请到一边，单独说：

“亲爱的朋友。你千万别让他们掌握法国的舰队呵！”

此时，丘吉尔十分担心法国海军的失落。如果法国海军陷落敌手，这意味着英国在地中海的领地和势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达尔朗似很坚定，他庄严承诺：

“我决不会这样作！”

丘吉尔这次法国之行，没有消除法国最高当局笼罩的失败主义情绪。会议中，他很想寻找一位坚持抗战的坚定分子，结果一个个大头目都使他十分失望。唯有一个初露头角的年轻人——那个几乎处在会议列席位置的年纪约莫 50 来岁的戴高乐，倒引起了他的注意。

会议讨论时，戴高乐或因刚刚提拔，职务尚低的关系，很少发言，脸上充满忧郁，却又十分沉毅。丘吉尔注意到，这个忧郁而沉毅的汉子，外表特册，个子高大。如同进屋时那样，他坐在桌边也比其它人高出一头。他下巴很短，鼻子又高又大，唇上蓄着一溜浅浅的小胡子，高高的额头向后倾斜，稀疏的黑发紧贴在脑袋上，浓黑的睫毛下露出一双狡黠的眼睛。从侧面看去，那形象酷似一头凶悍的雄鹰。

晚餐完毕，大家闭谈的时候，戴高乐坐在丘吉尔身边。交谈中，他诚恳地对丘吉尔说道：

“首相，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我们还可以组织游击战。”

“你不认为有投降求和的必要？”丘吉尔故意反问道。

“在真正的法兰西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投降’二字！”戴高乐回答得十分坚决。

“好！好样的！”丘吉尔称赞说。

突然，丘吉尔想起来了。这个戴高乐，不是前几天专程到英国来拜访的那个无名小卒吗？对了，就是他！

正当法国战事垂危的时刻，不知什么原因，雷诺总理看中了戴高乐，那时，戴高乐还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将军——正在离巴黎不远的博韦附近指挥作战。一天，雷诺忽然把他召到巴黎，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

那天下午，在巴黎圣一多米尼克街的雷诺官邸，雷诺与戴高乐作了一次长谈——

“现在看来，我们一方面要在本土准备继续战斗，一方面要作第二手准备。如果不行，我们将要退到本土以外的土地上去长期战斗，比如北非一带。因此，从现在起就要作好准备，把物资运到非洲，选择有经验的军官指挥这项行动。我看，你是能够胜任的，这项工作，由你负责怎样？”

“决不辜负总理的信任！”

戴高乐满怀信心地回答说。

“为此，我派你尽早去一次伦敦，去拜访一下丘吉尔。你务必向丘吉尔说明两点：一是从整个形势看，不排除停战的可能。二是要使英国人相信，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坚持住，必要时我们可以到海外去抗战，通过这两点，力争达到一个目的：务请英国在军事上大力支援，特别是支援空军中队。”

戴高乐一行到达唐宁街，按照雷诺的意思如此这般地给丘吉尔谈了。可当时丘吉尔摸不准法国的近况和雷诺的最终意图，只对戴高乐道：

“这样吧。等几天，我再到法国去，亲自同雷诺商量商量。”

那次见面，丘吉尔对戴高乐印象不深。此刻，这个主张坚决抗战的年轻人坐在自己身边，丘吉尔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法国继续抗战的希望，但他同时又觉得，他行吗？他的级别太低，影响不大，至于号召力，更说不上来。此时，丘吉尔突然记起雷诺给他介绍的情况——戴高乐虽然职别太低，对于打仗确实在行。他主张在法国建立强大的装甲部队，他还写了一本关于线甲车进攻能力的专著呢。

“呵呵，听说你对装甲车问题很有研究？”此刻，丘吉尔微笑着问道。

“说不上研究。不过，我很重视这个问题。”戴高乐腼腆地回答。

就这样，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戴高乐，给丘吉尔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返回伦敦的路上，他对伊斯梅道：

“法国那些大头目显然在打投降求和的主意。我看，有一个人倒是坚决主张抗战的。”

“谁？”

“戴高乐。”

“也许是的。”

伊斯梅难以肯定。

法国最悲惨最屈辱的日子到来了。

1940年6月21日，星期五。太阳从浓雾夹裹的云层中挣扎出来，有气无力地照射着法兰西的山河，照射着被法西斯强盗残杀的士兵和百姓的尸体。高山静默着，显得十分沉重；河流呜咽着，低唱一首空前的历史悲歌！

约莫10点多钟，希特勒在他的野战司令部起床了。

他没有穿元首制服。同往常一样，他穿一套下等兵的绿色制服，胸前挂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下等兵所获得的那两枚铁十字奖章。他要永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下等兵的样子，以表达他励精图治的愿望，以作为三军奋勇向前的楷模。他曾发誓：在德国取得欧洲霸权，乃至称霸世界的胜利之前，除了庄重的外交场合，他将长期穿这套有特别纪念意义的制服。

而今天，他更要穿这套有些发旧但洗得特别干净的下等兵制服。这是因为，他要到法国的一个地方——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康边森林去，到那里参加法国对德国的投降签字仪式。

这可是不同凡响的时刻呵！希特勒心里充满无限兴奋。但他不愿意把这种兴奋简单地溢于言表。他并没有笑容满面，却是踌躇满志。当他与自己的情妇爱娃一道用过早餐后，这才向侍从军官问道：

“康边的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立在一旁的侍从官立即靠拢双脚，端端正正，行了个右手向前猛伸的举手礼：

“报告元首！一切准备就绪。”

希特勒看了看表，说道：

“好吧。准备出发！”

不一会儿，希特勒钻进一辆深绿色高级防弹车，在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兵护卫下，洋洋得意地向康边森林出发了。

其时，在巴黎郊外贡比涅附近的康边森林周围，元首的卫队从午夜开始行动，早已布置了一个密密扎扎的警戒圈。所有卫兵像目光炯炯的鹰犬一般，无不用全部心思和全部精力死死盯住这个地盘，盯住这个地盘内内外外的一切动静。森林里，似乎连鸟也停了噪闹，显得特别阴森，一片死寂。在森林中心，即一条铁路与一条公路交叉的那个地方，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警卫得滴水不漏。就中一切应有的布置也已停当。

那里，参天古树包围之中有一小块空地，里面临时搭了个简易帐篷。帐篷前面的铁轨上，停着一节老式客车的车箱，那是德军专门从巴黎国家博物馆起运到这儿来的，那节车厢曾经是法国战胜德同的历史见证之一。

历史清楚地记得。1918年，法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对于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就是在这个地方和这节车厢里进行的。那时，就在这同一森林里和同一位置同一客车车厢里，法国名将贝当偕同福煦将军以及一批英国军官，把议和条款交给了德国当局，德国无条件接受投降。因此，这片小

小的森林，这个陈旧的客车车厢，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兰西胜利的象征和骄傲。谁料，20年后的今天，历史翻了个面，已将法国沦陷的德国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里接受法国的投降议和。这真是今非昔比，不堪回首啊！

此时，森林周围和车厢顶上，飘扬着德国法西斯的旗帜。微风吹来，旗声猎猎。所有在场的人，都屏声静气，等待着元首希特勒的到来。

午后3时，威武的仪仗队鹄立就位，在法西斯国歌声中，希特勒在几位大员的陪同下款款到场。他仍是那个特有的神态——十分的威严，脸上没有一丝儿笑容。他那张瘦削的没有血色的脸和尖尖的下巴，显出他铁石般的刚毅。他那像一匹瓦似的老是斜搭在前额的焦黄的头发，显示他本性难移。近卫仪仗队整齐而机械地向他举手致礼，声嘶力竭地高呼：

“元首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希特勒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冷漠地扫视全场，检阅仪仗，只略略扬起戴白手套的右手还礼。然后，随着前导侍从官，慢慢围着那节旧车厢绕了一圈。

陪同希特勒出场的有，陆军参谋长凯特尔、战区总司令勃劳希契。这两位大员，高视阔步，禁不住流露满心的喜悦。接着是元首麾下的首领人物——空军总司令戈林，海军上将雷德尔、外交部长里宾特罗甫，以及党魁亲信希姆莱和怪眼部长雷穆尔。这批首领步伐随便，一边走一边向卫队得意地挥手，有的则一边互相谈着什么，个子短小而且瘸腿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因为忙着宣传事务，此刻没有出场，也许，他对不能出席这个有特别意义的仪式，会感到遗憾。

现场一侧，立着一块1918年议和的纪念碑，旁边是法国战功卓著的老将福煦元帅的半身塑像，此时都用纳粹旗帜掩盖着。希特勒绕行至此，侍从官立即揭开旗帜，用德语介绍。希特勒停下步来，冷冷地盯着纪念碑和塑像，好久没有说话，眼里流露出闪烁的凶光，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显然，在这个要报一箭之仇的地方，他心里涌起的不只是胜利的波涛，更盛的是复仇的狂焰。

纪念碑上用法文镌刻着一句后，记载着法国一段光荣历史——

1918年11月11日，法国在此地打倒了德意志帝国的罪恶骄暴。德意志帝国被所有它想要奴役的自由人民给消灭了。

希特勒不懂法文。翻译官施米特博士翻译之后，希特勒恨恨地命令道：

“会后，把这个宝贵的车厢和这块纪念碑运回德国去。然后把这块碑文的意思颠倒过来，重新树立一块纪念碑。至于福煦的塑像——让他孤独地留在这儿，让他给我们站岗放哨！”

“是！”

侍从官立即双脚并拢，响亮地举手行礼回答。

接着，纳粹党旗重新掩盖了纪念碑和福煦塑像。同时，侍从官将旁边一个用纳粹旗帜掩盖着的立体的东西揭开，露出了新近落成的希特勒本人的塑像。

希特勒略略看了看自己的塑像，然后生硬地转过方向，径自朝车厢走去。进入车厢之后，在早已设定的位置坐下，那样子活像一个生杀予夺的阎王。

紧接着，陪员们也纷纷上车入坐，在元首左右形成森严的阵势。因元首不说话，一个个都不说话。沉默中，他们等待着他们的手下败将——法国当

局投降代表的到来。

法国投降代表早就安顿在车厢后面那个简易帐篷里候着。随着侍从官的引导，4位法国全权代表依次从帐内走出，爬上车厢。

法国首席代表特辛格尔将军。这家伙60开外，个子短小，样子猥琐。他是阿尔萨斯人。在慕尼黑会议前。他因能说德语，带领过法国军事顾问团访问布拉格。他是德军突破色当战线时的一员败将，此时权作法方陆军代表。紧随其后的是，海军部长达尔朗的参谋总长雷鲁克中将，空军代表毕尔及利将军。文官代表则是曾任法国驻波兰大使的诺艾尔。

这几位没有脸面的人物登上车厢之前，垂手迟疑了片刻，似乎在等待法西斯的指令。侍从官向他们用力挥了挥手，他们这才从迟疑中惊醒过来，迅急步入车厢，在希特勒对面指定的位置坐定，等待希特勒对于法国的宣判。

希特勒坐在当年福煦所坐的位置上，前面摆着一张精致的圆桌，桌上摆着他的停战条款——一共36页密密麻麻的要求，把法国仅有的那一点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

凯特尔奉元首之命先用法语宣读停战条文，然后由译员施米特博士用德语译读一遍。

条文很长。其中叙述部分，不厌其烦地叙述了1918年德国战败受辱的历史和现今战胜法国的光荣。接着是对法国生杀予夺的若干条款。在这种场合，战败者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法方代表只有在上面屈辱地签字。

所有议和过程在新闻记者们的闪光灯下表演完毕。顿时，整个康边森林爆发出一阵狂热的欢呼声——

“元首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

希特勒得意地步出车厢，然后向着西方，叉开双腿站定。他虽然内心高兴，却仍然没有笑容，严肃得像个煞神。良久，他从制服兜里抽出那双戴着白手套的手，得意地拍拍屁股，那神态仿佛说——

“法国的一箭之仇，我已经报了！”

此刻，已是下午5时。遥望西天，残阳如血，红霞流霏；悲风阵阵，林涛沙沙。整个法兰西大地，仿佛被浸染在一个血淋淋的世界里。整个大地仿佛都在呜呜悲泣……

巴黎是6月14日陷落的。

德军进入巴黎，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抵抗。法国政府当局严重的失败主义，不仅决定了巴黎的悲惨命运，也决定了整个法兰西的悲惨命运。

法国求和代表正式签字投降的前一周，法国当局就开始了是投降还是战斗的争吵。在波尔多召集的法国要员会议中，始终没有一致意见。好勇斗狠而身材短小的雷诺主持会议。当他模棱两可地把问题提到桌面上来时，立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把握兵权的魏刚首先直截了当地质问雷诺：

“作为总理，你的意见究竟是什么呢？”

雷诺明白，卖国求荣，屈膝投降，这是要作千古罪人的。但他骨子里早有求和的打算，只是口头上不愿表白出来。对于魏刚的质问，却又不能不置可否，遂狡猾地答道：

“我的意见早就在丘吉尔先生来访的时候发表过。我主张坚决抗战，如果在法国本土抗不下去，就转移到英国或者北非，继续战斗。”

“那么，眼下我军这么虚弱，你拿什么部队来抗？”老元帅贝当质问说：显然，主和派魏刚的背后有老元帅贝当的支持。

“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雷诺巧妙地打退堂鼓了。但他绝不愿意明白他说出求和的话。求和的话，要让魏刚和贝当们来说。此刻，他对于魏刚和贝当的投降勇气，倒在心里暗暗佩服。接着他似温和地扫视大家，继续道：

“我把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我尊重大家的意见。”

老态龙钟的贝当一直阴沉着脸，因见雷诺这样说，冷冷地道：

“还有什么讨论的！事实是，法国已经崩溃了，崩溃了！”

纸老板普劳伐斯特和一贯同情法西斯的银行家勒伯伯伦，顺着贝当的意思，一唱一和，把求和投降之意明白地点了出来：

“现在抵抗，只能作无谓的牺牲，只会给法国人民带来痛苦和毁灭。”

“我们应当承认现实……”

海军部长刚秉基，航空部长埃那克，以及右翼议员领袖马林等人，坚决反对求和。白须飘拂的马林跳起来道：

“我不赞成求和！我永远没有想到，我要变成一个蒙羞的法国人。”

室内针锋相对，室外雷雨交加……

忽然，随着一个耀眼闪电，一声巨大的霹雳盖顶而来，与会人员吓了一跳。

这声霹雳，究竟是对希特勒的警告，还是对求和投降者的警告？人们心里凉了半截！

“已经很晚了。”主持会议的雷诺最后说。“看来，求和与战斗，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我看，明天继续开会。如果不行，我主张内阁以表决的形式裁决。”

会议草草结束。

法国最高当局的大员们，心里各怀鬼胎，投降派已占上风。第二天表决时，有 14 位阁员主张投降，10 位阁员主张继续战斗。

雷诺宣布投票结果！

狡猾的雷诺既要投降，又不愿出头露面。他要给自己准备后路，给自己留一块贞节牌坊。遂立即表示辞职，声称他对法国的这一切再也无法承担责任。

雷诺辞职以后，贝当内阁起而代之。法国陷入了更加难以解脱的深渊。

贝当上台的第一个动作是，立即向全国广播，呼吁停战，并立即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送交求和名单。

于是，法国议和代表坐着白色飞机从波尔多飞往已被德军占领的巴黎，又从巴黎由插有白旗的机械脚踏车队护送到康边森林，在那里接受希特勒的停战条款。

那是怎样一个停战条款呵！任人宰割，不许反抗！而议和代表还得连声赞同——唯唯诺诺，感谢希特勒蹂躏法国的大恩大德！

希特勒的条款规定，从瑞士日内瓦至都尔以东 20 公里以北，再从此往南与大西洋沿岸平行，至比利牛斯山为止，以上法国领土统统由德军占领，这种宰割，等于把法国所有海峡，大西洋沿岸所有港口，海军根据地，以及最大的工业区和广袤无限的农产区全部交给德国。再除却意大利的宰割要求，只剩下几根骨头让法国波尔多政府去啃，而且只能在法西斯的严密监督下

啃。

条款还规定，法国所有的正规海陆空军，必须解散，武器交给德意两国；德意在法所有占领区发生的经费，必须由法国承担面对这一切，法国均不得有丝毫反抗。否则，占领者可以随时宣告废弃停战协定。

所有这些，便是屈膝求和带来的“好处”！

屈膝投降的勾当确实难以见人。法国议和代表团在康边签订协议之时，向希特勒转达了一个可怜的请求：请求德国一定不要公布签字条款的内容。他们明白，一旦这个投降条款投放在太阳之下，他们就会立即陷入人民唾骂捶打的汪洋大海，立即遭到灭顶之灾，即使愿意死心踏地当那亡国奴和走狗也不可能了。

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是开怀开恩的。他直率地答应——为他们保密。

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只要存在，几乎无密可保。英国情报部门很快得知了波尔多政府投降的消息，并且弄到了那份有 36 页长的密密麻麻的条款。被这个条款激怒了的丘吉尔不得不下令，由英国广播公司和盘托出，向全世界广播。

贝当、魏刚之流得知，慌做一团，但仍故作镇定。反正已经没有脸面，反正脸皮已经厚了，不妨也来个公开解释。遂针锋相对地向全世界广播道：

我们国旗并未沾污。我们已光荣地停战了。

此刻，我们深知丘吉尔先生的深深痛苦。他不过恐怕降于我们身上的灾难降于英国而已。

法国政府已对丘吉尔先生的讲话予以锐利的批评。

他不了解法国所签订的停战协定的真正内容……

这批无耻之徒呵！

为了叛卖，为了投降，脸可以不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脸。因为他们是鬼怪，而鬼怪是没有也不必有什么脸的。

世界上，最可耻最卑鄙最不值分文的，莫过于那些卖国求荣的蠹贼了！

波尔多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永远被历史钉在了十字架上！

第五章 戴高乐流亡英国丘吉尔枕戈待旦

这段时间，戴高乐的心情特别沉重。

法国的命运是悲惨的，自6月10日起，法国政府便不得不放弃巴黎，开始从一个城堡到另一个城堡地四处流亡。起先还能够按预定计划组织撤退，但不久就被敌人的推进驱赶着，似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安身落脚之处。雷诺总理本来预备把政府安置在图尔，可是在那里也只呆了4天，6月15日又撤到波尔多。

政府机关的不断变迁，割断了上下左右的联系中枢，许多重大的决策在争吵中不了了之，即使决策出台，也无法下达执行。政府的逃亡与整个国家的大撤退搅在一起。从北部、东北部和比利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流亡人群，络绎不绝地朝着西南和南面涌去，到处是拥挤的车马，到处是骚乱和抢劫，一切都处于惊惶和混乱之中。

敌人进入巴黎时，法国政府正向波尔多逃亡。这天，戴高乐身着便装，行进在挤满难民群的道路上。形势的险恶，使他不得不离开年老多病的母亲，离开可爱的首都巴黎。一切都不堪回首！

巴黎是一座丰富、喧闹、充满快乐的城市。蜿蜒的塞纳河像一条彩带绕着这个美丽的城市。繁华的街道，雄伟的建筑，宽阔的广场，以及满布公园、路旁、河岸的栗树丛林和四季盛开的鲜花，比比皆是巨型商场和情调浪漫的咖啡馆，拥有无限宝藏的卢浮宫和直耸云天的埃菲尔塔，使这个城市处处充满历史的动人风采和艺术的迷人气氛。世界各国客人，无不被巴黎的无穷无尽的魅力倾倒，往往不远万里前来领略她的迷人风采。巴黎不仅是法国一座文明著称的城市，也是欧洲文明的举世无双的代表。

然而，正是这样一座充满活力的都市，如今遭到了法西斯的野蛮蹂躏，已经变成了一座死城。德军耀武扬威开进巴黎的时候，在这里生活和劳动的人们，凡能逃走的都逃走了——70%逃到郊外的县市和乡村，30%的老弱病残躲在家里。偌大巴黎，除了街头站着的警察外，很难找到行人。在埃菲尔塔上，在外交部和市政厅的旗杆上，在凯旋门上……德国法西斯的“卐”旗代替了法国的三色旗。协和广场前，除了通过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道举行分列式的踌躇满志的德国步兵。便是一片可怕的空旷和死寂。

一路上，国破家亡的景象不断印入戴高乐的眼帘，像尖刀一样绞着他那颗战士的心。但他此刻已没有眼泪。他是一个刚强而冷静的男儿，只在心里喃喃念叨着：

“是的，法国已经败了。但我们必须战斗！”

他不愿意对命运屈服。他要在战斗中挽救自己祖国的命运。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心里既充满了对法西斯的刻骨仇恨，又充满了对法国雷诺当局的严重不满，充满对新的战斗的渴望。

此刻，他对雷诺政府是完全失望了。本来，雷诺对他是赏识的，正是在战争开始不久，雷诺发现了他的才干，把他从炮兵准将一手提拔到国防部次长的位置，他也愿意在雷诺的旗帜下为法国而战斗而献身。正是雷诺派他出使英国，为坚持在北非抗战作准备。可是，前天，他从伦敦飞回法国时，雷诺政府垮了，投降的卖国的贝当政府取而代之。

对贝当政府，他是不屑一顾的。雷诺呢，看来，他同贝当之流并没有两样。雷诺在位时，不过是打着一面高喊抗战一面准备投降的主意。这一点，

在丘吉尔参加的图尔军事会议上已经流露端倪。尤其是雷诺在那次会上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讲话，使他不得不对雷诺格外留神。

那是用餐的时候。雷诺对丘吉尔和戴高乐说：“贝当元帅已经通知我，法国必须寻求停战。”又说：“贝当已写好有关文件要我过目。他还没有把这个文件交给我。他还不好意思这样作。”

表面看来，雷诺是在揭露贝当的投降阴谋。实际上，他同贝当一样，只不过暗中支持罢了。

一想起这事，戴高乐就觉得自己脸上无光。自己怎么能与一个准备投降的人搅在一起呢。雷诺对自己的提拔已经不是什么光荣，而是一种侮辱。

图尔会议结束时，戴高乐非常懊丧。他走向雷诺，直杠杠地质问：

“总理先生，你怎么能设想法国停战呢？”

“不！不！”雷诺矢口否认。“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想，应该给英国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以便从他那里得到更广泛的援助。”

戴高乐是聪明人，他并没有误解雷诺的意思。他完全听懂了：亲爱的英国朋友，快多多给我们支援吧，要不然，我们就要投降，就要单独媾和呵！

既然政府首脑已经打算投降，他戴高乐再留在政府之中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他打算辞职。他明确地向雷诺表示：

“几天来，我发现我们多么迅速地走向投降，实在叫人心痛。我曾作出微薄的努力帮助你，但这是为了战斗。我拒绝屈从于停战谈判！”

雷诺吃了一惊。没料到由他提拔起来的这个高级军官，在他面前已经桀傲不驯。但他没有发火。他找不到发火的理由，仍然平心静气地说：

“局势是严重的。难哪！”

“总理！”戴高乐恳切地说。“我认为，你不应当留在这里了。如果继续留在这里，你将会被失败主义分子所左右。”

“可以考虑。”雷诺说。“那么，你呢？”

“我准备立即去伦敦，商讨有关英国人的援助问题。我明天就走。”

“好吧。”雷诺冷冷地漫不经心地说。

戴高乐认准的事，是100头牛也拉不转的。他果然迅速摆脱投降主义政府，奔向伦敦去了。

已经习惯的午休是打不掉的。

这天，丘吉尔午休之后，坐在住宅的阳台上，嘴里叼着长长的雪茄，一边喝咖啡一边晒太阳，而脑子里仍在有条不紊地思考。

前段时间，由于战事的紧张，他东奔西走，开不完的会议，研究不完的问题，弄得他十分疲乏，现在，欧洲战争已经告一段落。法国崩溃了，下段战事还在准备之中。他得利用这个间隙，冷静思考一些问题。

法兰西的崩溃，对他思想的震动是巨大的。自他从政以来，他在伦敦与巴黎之间，往返不下10次了。革单是开战以来的短短一个把月，他就到法国去过4次。不知怎的，他对法兰西的命运的关注已经在他心灵深处深深铭刻着，就像他的祖国的命运在他心里铭刻着一样。换句话说，他是把法兰西的命运与大英帝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法兰西的崩溃，不能不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唇亡齿寒的共鸣。

事实上，法兰西是丘吉尔的第二故乡。他永远忘不掉小时候他在法国巴黎度过的那些日子。

那是1883年夏季的一天，他在父亲陪伴下，曾经欢蹦活跳地穿过协和广

场，又在保姆的陪伴下，乘着马车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兜风。他是一个喜欢观察的孩子，美丽的巴黎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那时，他发现一个奇怪的事情。广场周围的一群建筑物中，有两幢上面挂着黑纱。

“这是为什么？”他问父亲。

父亲告诉他：

“这些建筑物代表法国各省。其中两个省——阿尔萨斯和洛林，在上次战争中被德国人从法国人手中夺去了，法国人感到很悲伤，希望有朝一日收复失地。所以给那两幢建筑披上黑纱。”

“世上有抢东西的强盗，还有抢省的强盗么？”小丘吉尔稚气地追问。

“不是抢省的强盗。”父亲知道孩子还根本不懂“省”的概念，通俗地解释道：“是抢人家土地的强盗。”

长大以后，丘吉尔对法国的了解逐步增加。他对历史的爱好，使他像一个法国人那样熟谙法国的历史。他真诚地欣赏法国对人类自由和文明的贡献，更欣赏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尤其欣赏和崇拜女英雄贞德，以及叱咤风云的拿破仑、福煦、克雷孟梭。

他常常对人骄傲地赞扬说：

“这个法兰西，是骑士的国度，凡尔赛宫的国度，特别是造就女英雄贞德的国度。她以极为优秀的文化和礼仪施恩于全世界。”

因此，自他从政以来，始终不遗余力地为加强英国和法国的联系而斗争。他多次强调保持英国与法国的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并且提出：“我们应该施展我们的影响以消除德法百年来的对抗。”1931年，他曾说：“当英王陛下政府逼迫法国政府像要求德国那样裁减它的武装力量时，我只有建议政府慎之又慎。再者，我深信，法国是目前欧洲最渴望和平的国家……它永远不会违反和约条款而公然入侵德国，永远下去反对与之保持如此友好关系的英国。”1939年，他又曾说：“我们需要法国的帮助如同法国需要我们的帮助一样。”

总之，在谈到维护英法的友谊与联合问题时，丘吉尔总是大声疾呼，其感情之诚挚，言词之慷慨，在英国历代要人中可算首屈一指的。

然而，他所敬重的盟友——法兰西，命运不佳，在这次开战不久就迅速崩溃了。法西斯只用了一个把月的时间，就使其屈服于战争的铁蹄之下。这难道不是天底下最难理解令人最难忍受的悲剧吗？

“现在只剩下英国！希特勒不会对英国放手的。除非英国也和法国一样向他屈服。”

此刻，丘吉尔站在阳台上，抬眼深沉地眺望远方——那是法兰西的方向，口里喃喃地说。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两口雪茄，将烟头狠狠一甩，猛地站起身来坚定地道：

“英国不会屈服的，我丘吉尔不会屈服的！”

法兰西崩溃后，摆在丘吉尔面前的严重问题是，如何继续抵抗希特勒的进攻，保卫英国本土，以及将来如何帮助法国反攻，收回沦陷的国土。

对于希特勒的进攻问题，丘吉尔和内阁各部已经反复讨论多次。

希特勒一定要进攻英国，这看法是一致的；英国不会屈服，这观点也是一致的。问题是如何作好战斗准备。如何正确估价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以制定正确的国防计划和配备必下可少的国防军。

丘吉尔和他的战时内阁如是设想——

1、德国人是否取得英格兰上空的制空权是决定这场战争的关键。对希特勒来说，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企图侵犯英国，那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动。

2、虽说如此，他那大规模入侵的准备工作还是在不断进行。几百艘装有自动推进器的驳船正沿着欧洲海岸南下，从德国和荷兰的港口驶向法国北部的港口，从敦刻尔克到布雷斯特，并越过布雷斯特到比所开湾的法国港口。任何人都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德国人正以他们一贯具有的周密性和条理性进行准备。要向我们这个岛屿发动大规模入侵，而且现在就能对英格兰，对苏格兰，对爱尔兰，或同时对三个岛发动进攻。

3、从敦刻尔克撤回的几十万盟军，理所当然的是防卫本土的重要兵力。这批官兵在安排短期休整后、应迅速集结，重新装备。依靠这支部队，加上必要时组织的民兵和各种地方武装，完全可以完成本土的保卫任务。可见陆军是不成问题的。

4、关于海军。可以说，眼下德国的海军力量是远远比不过英国的。德国只有3艘袖珍战列舰，两艘重巡洋舰和6艘轻巡洋舰。而其中两艘战斗巡洋舰——即“夏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斯诺”号正在试航：两艘重型战列舰——即“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还在建造中。而英国拥有12艘战列舰，3艘战斗巡洋舰，7艘航空母舰，64艘轻型巡洋舰，200艘驱逐舰和60艘潜艇，还有9艘战列舰和6艘航空母舰在建造中。况且，历史悠久的岛国英国与大海大洋打交道的历史之长，经验之丰富，这是以内陆为主的德国远远不能比拟的，自从19世界中叶资本高度发展以来，英国已经成为庞大的殖民帝国，英王陛下的船只在全球的大海大洋里自由地游弋。除了美国，谁能比得过英国的制海权？至于风浪很大的英吉利海峡，更是大英帝国的自由王国，德军还不可能冒着渡海登陆的危险贸然前来。可见海军也是不成问题的。

5、但是，英国皇家空军的力量尚很单薄，而德国却占着优势。1939年，德国航空工业的总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每月850架飞机。眼下它拥有4000多架飞机，其中包括1000架战斗机和1800架轰炸机。而英国，眼下仅有1760架飞机。其中1100架是现代化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

鉴于以上分析，丘吉尔决心在英国抓紧扩军备战，重建一支保卫本土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军队。早在6月初，丘吉尔就向议会秘密报告了自己的打算和计划。他告诉大家，英国继续战斗的决心是有依据的，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挣扎。这种依据不是别的，就是大英帝国勇敢抗战的广大官兵和千百万人民。当他讲到这个问题时，他以开朗、乐观、幽默的性格和高超的演讲艺术，出口成章他讲了一个笑话——

“拿破仑曾经带着他的平底船和他的大军驻扎在布洛涅，很想进攻英国本土。有人对他说：英国那边有厉害的水草。为此，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终于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现在——我们的远征军归来了，这种水草就更多了。如果希特勒的‘平底船’敢来入侵英伦三岛，其结果如何，不是很清楚吗？”

……想到这里，丘吉尔不禁欣慰地笑了。他的带有诗人性格的激情迅速高涨起来，遂独自哼起了他平时最爱哼的一首战歌

在古代勇武的日子里
罗马人为了罗马的纷争

既不惜田产，又不惜金钱
不顾妻子，不怕残废丧生

……

正当丘吉尔哼得起劲的时候，秘书兼军事顾问伊斯梅将军来了。伊斯梅将军笑道：

“首相，甚么事这么高兴？”

“我又想到拿破伦的平底船了。”

“呵——”

对此，伊斯梅当然领会。接着他报告道：

“首相，有件事反映很大。特别是外文部哈利法克斯意见很大。”

“什么事？”

“戴高乐到伦敦的第二天，你不是批准他通过电台向法国发表一份坚持抗战的号召书吗？哈利法克斯认为，这事外交部一点都不知道，实在难办。首相怎么不给外交部打个招呼呢？”

呵——这事！丘吉尔想起来了。这事的确办得有些不妥。不过他认为，无论谁，只要号召法国继续战斗，这在大方向上是不错的。

伊斯梅将军道：

“问题是办事程序不对呵。而且，目前戴高乐凭什么代表法国政府发言？没有法律依据呀。”

丘吉尔一拍脑袋道：

“唉，你看你看。一忙起来，我倒忽略了这些程序。”丘吉尔直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疏忽，“法国波尔多政府有什么反映吗？”

“有呢。你想，戴高乐的号召书，是一份要求拿起武器的宣言，也是对与德国签订和约的波尔多政府的明确谴责，人家会高兴吗？——你看这份情报。”

伊斯梅说着，将新收到的一份情报送丘吉尔过目。那情报说，法国波尔多政府已经传讯戴高乐到法国军事法庭受审，因为他作为一个军人，犯了“大敌当前，拒不服从命令，擅离职守，并挑唆武装部队人员不服从指挥的罪行。”并且说，他已被波尔多政府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判处死刑。

丘吉尔看罢，笑了笑道：

“看来，戴高乐将军到伦敦流亡，不可避免要引起我们外交上某些麻烦，主要是与波尔多新政府的关系问题。这倒是需要注意的。”

伊斯梅道：

“外交部哈利法克斯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听说你已同意戴高乐在伦敦组织流亡政府——自由法国。这是真的吗？”

丘吉尔道：

“真的。我已原则同意，看来，为了慎重，我先找哈利法克斯谈谈，然后提交英王陛下审批。”

“这就稳妥了。”伊斯梅道。

命运注定，戴高乐将军是个悲剧人物。

戴高乐流亡伦敦，意味着他过去在强盛的法国和统一的军队内度过的生涯已经结束。现在，他这个49岁的汉子，正单枪匹马进行着一场艰苦的冒险的事业。正是这个时刻，他得知，他的远在巴黎的老母已经病逝，而他却在

波尔多政府的通缉之中，不能回去为母亲送终。再说，他所追求的抗战救国，这任务十分艰巨。一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好几天，英国外交部不同意他以个人名义通过电台向法国发号召，因为哈利法克斯认为，这样会损害英国同法国现政府的关系。再一层，如果英国同意戴高乐“自由法国”流亡政府的合法性，那么，法国现今就有两个政府，这就逼得英国要在外交上对两个政府明确表态。谁合法？支持谁？究竟和谁发生外交关系？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戴高乐建立自由法国的人员招募工作就无法进行，而他仍然只能是光杆一个。

为此，他要去拜访丘吉尔，恳请丘吉尔帮助。因为在英国，丘吉尔毕竟是大权在握说话算数的人物呵。

几天后，丘吉尔再次接见了戴高乐。

戴高乐站在丘吉尔面前，高大、沉毅、冷静，给丘吉尔印象很深，波尔多政府投降德国之后，丘吉尔一直想在法国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坚决抗战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他似觉得，戴高乐正是这样的对象。但他同时又觉得戴高乐毕竟阅历太浅，势力太薄。然而，事到如今，所有这些全部都顾不得了。眼下需要的，只要坚持抗战，都应欢迎，都要支持。

事实上，丘吉尔正是这样作的。也正因为这样，戴高乐组建自由法国有了小小的进展。他已去过特兰腾公园，安特利，海多克，奥尔本斯街和哈罗公园等地串联，招募到了从敦刻尔克撤来的一些法国老兵，还有几百名商船水手，几十名飞行员，其中不乏指挥官，他们可以作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骨干组织者，但是，根本问题还未解决——英国究竟在外交上承认不承认他的自由法国呢？

“首相，在我未说话之前，我想你已经了解我的来意。”戴高乐诚恳地试探说。

“也许了解，”丘吉尔微笑着说，“不必着急，坐下喝咖啡。慢慢说。”

戴高乐感到，他面前的首相——这位已经60多岁的老人，是慈祥的，和蔼的。自己在他面前，就像孩子见到父亲一般温暖。于是不再那么拘束。

丘吉尔从嘴里拿下长长的正在冒烟的雪茄，呷了一口咖啡，似逗孩子般地问道：

“可爱的年轻人，你能代表法国吗？”

“能！”戴高乐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能代表法国，我必须代表法国！”

“为什么？”

“现在，谁为挽救法兰西的命运而斗争，谁就能代表法国。波尔多政府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政府，他们根本没资格代表法国。”

丘吉尔满意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接着又摇了摇头道：

“道理是一回事，法律程序又是一回事呵。”

戴高乐明白，他的事业被那可恨的法律程序挡住了。他不理解。如是非常时期，还讲什么法律程序呵！

“唉——”他轻轻叹了口气，很快又强硬起来，说道：“不过，我不服气，不认输。我必须战斗，必须战斗！”

丘吉尔道：

“好样的，年轻人。我要高兴地告诉你，英王陛下政府已经承认你的自由法国了。”

“真的？”戴高乐惊喜地问。他没料到，老首相开先在同他逗乐儿。

“这份内部文件，可以不向你保密了。你自己看吧。”

丘吉尔说道，将一份文件递与戴高乐，戴高乐急忙展看，只见文件写道

英王陛下认为，法国签订的停战协定的条文违背了同盟国间庄严签署的协议。波尔多政府完全被置于从属敌人的地位，使它失去了代表自由法国公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利。因此，英王陛下政府不能把波尔多政府视作一个独立国家的政府。

英王陛下政府注意到建立一个临时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方案，它将完全代表为了完成法国应有的国际义务而决心继续斗争的独立的法国各派力量。英王陛下政府声明，它将承认这个委员会。并且只要该委员会永远代表决心与我们的共同敌人斗争的法国各派力量，英王陛下政府便将与它共同商量有关继续战斗的一切事宜……

“这再好不过了！”戴高乐高兴地向首相致意。然而，很快，他发现一个问题。

“英王陛下的这个声明何时广播？”

戴高乐知道，这个声明不广播是不会发生效力的。

丘吉尔道：“这要等你们的民委最高领导人确定之后才行。”

“由谁来确定？”看来，戴高乐担心自己会被排除在外。

“我已通知外交部研究，提出建议人选。”

戴高乐心里凉了半截。正是那个哈利法克斯，老是给他出难题。他刚流亡伦敦时，哈利法克斯说他是法国政府不受欢迎的人，由他发表号召书是不适宜的；尔后，又始终认为由他组建自由法国不合程序。想到这里，戴高乐试探着：

“首相，由你确定人选不行吗？”

“我虽身为首相，也不能过份揽权。我得尊重各个部门。这是有教训的。”

丘吉尔说到这里，见戴高乐心里发急，又安慰道：

“不过，我可以力荐你出任。甚至，我可以先在内阁会议上造些舆论，说你戴高乐将军是一位名声好、个性强的杰出战士，只有你才能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戴高乐听罢，心里七下八下，很不落实。丘吉尔遂道：

“好吧，今晚7时，你再到唐宁街来，我给你个肯定答复。”

当天晚上，戴高乐迫不急待地赶到唐宁街。丘吉尔问道：

“就你一个人来？”

“就我一个。”

“你一个人——那好。我只承认你一个人！”

丘吉尔当晚一锤定音。这样，戴高乐成了自由法国的合法代表人。

丘吉尔看到眼前这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关心地问道：

“以后，你打算怎么干哪？”

戴高乐像个普通战士面对将军那样，双膝有力地一靠，挥拳说道：

“我除了战斗还是战斗。先把民委组织工作抓好，接下去到北非组织抗战。”

丘吉尔道：

“很好。你现在代表自由法国说话了，有一个问题我不得不提醒你——现在法国达尔朗海军上将掌握的那些军舰，无论如何不能让它落到德国手里呵！”

“这……我尽力想法解决。”

这事，丘吉尔在法国图尔开会时提过，戴高乐是知道的。但他对达尔朗这人拿不准，只能尽力争取。

第六章 希特勒运筹和与战施佩尔偷情“伊甸园”

柏林。帝国总理府。

午睡起床后，“希特勒略事梳洗，来到总理府后花园散步。他手里端着杯子，不时呷两口白兰地，一面漫不经心地观看花园的景物，一面思考着他所进行的战争。

这座兰立在福斯大街上的新落成的总理府是庞大的，雄伟的，富丽堂皇的。它的气魄与帝国的名称相符。它与希特勒作为世界霸主的欲望相符。

这里的一切建筑和设施都是考究的，独具匠心的，体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和纽伦堡所住过的那些房屋的风格。

这座极下寻常的总理府，从宽阔的威廉广场开始，在一块长条形的地基上，沿着一条中轴线，安排着一层又一层建筑——森严的大门，神圣的检阅场，接下去是宽大的台阶，通往纵深的门厅。约5米高的双扇门启开之处，便是镶嵌图案装饰的大厅。再往前是一条145米长的长廊，通向长达220米的由不断变化的建筑材料和色调组成的外宾接待厅。再接下去，才是希特勒那幢由重重岗哨警卫的十分森严的办公室和卧室。

镶嵌大厅、大理石走廊和希特勒办公室的布置尤为堂皇。大厅不设窗户，由顶部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四周墙壁全由大幅镶嵌图案组成，地上铺着大块大理石板，中间镶嵌金色条石。大理石走廊四壁用淡白色大理石镶嵌，一边是5扇门，一边是19个高大的窗户。四周配红色大理石，窗龕深度为2.35米，配挂多彩双面挂毯，与墙壁和地板的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壁上的铜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走廊中间的大门通向希特勒的办公室，门外两旁日夜站着两名持枪的党卫队岗哨。

通过5扇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庭院草地上的石柱门廊以及花园对面的温室，办公室的色调深沉。这是希特勒喜欢的颜色。配合红色大理石，天花板使用了棕色檀木。地板上铺着整块红色地毯，家具布置服从空间效果，写字台紧靠窗前的大理石大桌子，桌上摆放着总参谋长标制的军事作战地图。壁炉左侧，挂着一幅伦已赫画的俾斯麦像，右侧挂一幅全球彩色大地图。

总理府的所有建筑和设施，都是建筑师施佩尔按照希特勒的意图制造的杰作。1938年初春的一天，希特勒在他的帝国旧总理府召见了施佩尔。他站在屋子中间，郑重地对这个建筑师说“我有一项紧迫的任务委托于你。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召开一些重要会议。为此，我需要大会堂和大客厅，我要借此机会，特别是在较小国家的要人面前，显示出我们的威仪来。也就是说，我要营造一个新的总理府。至于营造地点，我想把整条福斯大街交给你去规划。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但是必须尽快建成，而且要坚固耐久。”

脑子机灵的施佩尔，为了讨好希特勒，满口答应。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第二年初春，一座庞大的新总理府建筑群便富丽堂皇地摆在福斯大街了。希特勒验收，非常满意。竣工那天，希特勒与施佩尔，一前一后，骄傲地步入新楼，后面跟着一群好奇的侍从。未了，希特勒紧握这个建筑师的手，亲切地说：

“好，好！一切都好！感谢你，我的天才的建筑师！”

尔后，施佩尔又为希特勒设计建造了诸如“鹰巢”，“狼穴”等等暗堡，同样得到希特勒的赏识。施佩尔恩宠日隆，几乎成了希特勒豢养的私人建筑家，并被特许长期住在总理府大院。

这个施佩尔，就像希特勒肚子里的蛔虫，他所设计的建筑，无不得到希特勒的好评。此刻，希特勒刚刚走到花园中央，观看那里一株巨大的黄桷兰，施佩尔手捧建筑图纸，小心翼翼地朝希特勒走来了。

“呵，我的杰出的建筑师，你又有什麼高招啦？”希特勒亲切地招呼施佩尔。他特别喜欢这个年近五十的杰出天才。

“元首，对不起，耽搁你宝贵的时间。”施佩尔恭敬地说。“但我忍不住了，我不得不前来向你汇报。”

“什么事？”

“这是我最新的设计图纸——我认为，应该对整个柏林城市建筑来个天翻地覆的改造。我想，你一定满意。”

“你的设计，我都满意。你说——怎么改造？”希特勒接过图纸，一面看一面和气他说。

“其它不必细说。其中有两项尤为显赫的工程。”施佩尔在图上指点说。“一是在日尔曼大街中央，修建一个能容纳 100 多万观众的广场——如果元首允许，就以你的名字命名。二是在广场旁边修一座庞大的铜质圆顶的元首大厦——一座与你从事的伟大事业和伟大身份相适应的大厦。”

希特勒听到这里，兴奋极了。忙道：

“别慌。你且说具体点儿。怎么修法？达到什麼标准？”

施佩尔见元首高兴，这个马屁拍响了，遂兴致勃勃地介绍说：

“这是一座别具风采的巨型建筑。它以罗马神庙为模型，高过 1000 英尺，直径 850 英尺，规模之大等于罗马圣彼得教堂的 7 倍，范围之广为华盛顿国会大厦的 32 倍。如果算上能容 16 万人的场地，这一建筑将是世界上最宏大的造价最昂贵的大厦。”

希特勒高兴地道：

“好！设想很好。如果我打赢这场战争，我要站在这个大厦的顶上俯瞰世界，统治欧洲！”

希特勒本来狂妄的野心，被施佩尔的马屁拍得熊熊燃烧。他迅速走进办公室，继续谋划他所进行的战争。

“是的，打赢这场战争！必须打赢这场战争！”他喃喃自语，激动得满脸涨红，“我要用铁的事实证明，我是所向无敌的，无坚不摧的。”

希特勒确乎所向无敌，无坚不摧。可以说，这场战争，他已赢了一半。回想起来，连他自己也有点儿不信，自开战以来，进展如此顺利，赢得这么神速。

不是么？——

1934 年，他仅用党卫队第 89 旗的 150 名队员，就成功地在维也纳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尔后一口吞并了奥地利。

1936 年，他采取蓄谋已久的突然行动，一举把法国控制下的德国领土莱因兰夺了回来。从此，冲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强加给德国的枷锁《凡尔赛条约》。

1938 年，经过外交的周旋和军事的压力，终于使英国的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乖乖地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了字，实现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美梦。

1939 年，他在波兰但泽地区的 300 万日尔曼人身上做文章，终于并吞了这个地区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最力神速的，便是征服了波兰，征服了丹麦，征服了挪威，尤其是仅用了 40 来天的时间，便征服了近百年来世仇——法

国。

可以说，眼下，整个欧洲，除了他的小伙伴墨索里尼所占的一小块地盘外，几乎全是他的天下。他已经称得上欧洲之王了。眼下所剩，无非是小小的英伦三岛而已！至于——东边的俄国……以后再说。

想到这里，希特勒抓起一支黑色铅笔，在他已经霸占的欧洲版图上划了一个大圈，然后换上一支红笔，从法国的西海岸，指着英国画了一个凶煞的箭头。

“是的。下一个目标——进攻英国！”

希特勒在心里说。

但是，是不是马上进攻英国呢？他犹豫了。一方面，他藐视那个小小的岛国，另一方面，似又觉得英国并不是那么容易攻占的。可以说，在欧洲地图上，他的坦克和飞机的强大是所向披靡的，可惜这战大却不是海陆两栖的，他的海军太差，现有的力量还无法跨过风急浪大的英吉利海峡。而且使他恼怒的，是英国那个死硬抗战派的头子丘吉尔。假如没有丘吉尔，也许攻占英伦三岛并不太难。

“必须制服丘吉尔！必须软硬兼施，使他屈服！”

他想，如果丘吉尔买账，可以与他妥协，可以与他以英吉利海峡为界，在欧洲平分秋色。 he 可以与英国携起手来，共同对付站在德国东方的另一个敌人——共产主义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头子斯大林。

可丘吉尔买不买账呢？可能买的。丘吉尔不是痛恨共产主义吗？丘吉尔不是亲身体会到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强大吗？一然而，他也许不会买账。但是可以试一试。仍然可以使用战争与和平的两手策略。

至此，希特勒突然想到了他手下的两个可靠的特殊人物——对外从事国际间谍工作的总头子海军上将瓦尔特·威廉·卡纳列斯，对内从事特务工作的总头子华特·舒伦堡。他有重要的事情同他们商量。

于是，他接通了电话，通知两人分别于晚上7时和9时赶到总理府来。

正在这时，一个幽灵似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的门口。

希特勒吃了一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看清楚了，那是一个女人，一个他很熟悉的女人——他唯一的情妇爱娃。

“呵，爱娃！亲爱的——”希特勒亲切地招呼她。“你怎么啦？怎么不进屋来？”

爱娃缓缓挪步，来到希特勒的身边。

这是一个风骚与憔悴合二而一的女人。她的年纪约莫30来岁，身材修长，步态婀娜，长条型的粉脸十分白嫩。一头吹得蓬松的金发，一半披在肩后，一半披在胸前，显得飘逸可爱。但那眉眼，除了充分媚态以外，却又流露种种忧虑之情。尤其是那眼角，似刚刚淌过些许泪水，用手绢擦过似的。她一进来，很快使这间充满火药味的屋子摇入若干浓浓的异香。

希特勒耸了耸鼻子，作了次深呼吸。

“嗬，好香！亲爱的——有事吗？”

“嗯——”爱娃顺势倒在希特勒的怀里，小心地撒起娇来，似在嘤嘤哭泣。

“怎么啦？谁欺负你啦？”希特勒生硬地把爱娃的头搬到自己眼下，吃惊地问。

“没有。”

“那怎么啦？”

“我一个人，寂寞！你又不亲我。”爱娃怯生生地埋怨说。

“呵，原来这个。哈哈！”

希特勒放声笑了。但是，他是个十分冷漠严肃的人，即使笑，也只有一瞬间。很快，他正色道：

“你没见我忙着吗？——呵；没亲你？好吧，来一个。”

说着，他果真搂着爱娃，简单地亲了两下。

“这该满意了吧？”

爱娃违心地点了点头。

“真的，我太寂寞了。”

“那么，你去跳舞吧，同施佩尔他们，还有好些侍从——打牌呀，看电影呀。这不很快乐吗？”

“好吧，”爱娃无可奈何地说。

为了表示她对他的忠诚，她主动亲了希特勒两下。临走，又吩咐他按时吃药，并说这是雷德尔医生反复向她交待的，要她监督他按时吃——因为他近来胃病发得厉害。

希特勒连连答应。他强调他忙，不能陪她太久。于是他把她送到门口。看着那个婀娜的身影在走廊里消失了，这才叹了一口气道：

“唉！可怜的女人——她确实寂寞。”

这晚7时，一个穿得整整齐齐，外表毫不出众，个子短小的汉子，迈着从容的步子跨入长廊，向总理府纵深走去。

他进入阴森莫测的大楼。经过门首时，希特勒的贴身门卫仔细地检查了他的证件，认准他服装上特有的棱突形文和绶带之后，直挺挺地举起手，叫道“元首万岁！将军！”然后政他进去。

这个被门卫称作将军的汉子，正是希特勒约好召见的国际大间谍卡纳列斯。

卡纳列斯是德国特工部国际分部的首脑，他的公开头衔“海军上将”，是希特勒特授的。平时，他从来不穿海军制服，总是一副平民打扮的样子。他在阴暗角落工作，很少抛头露面。他必须处心积虑，不使自己的痕迹有所暴露。因此，在一切出风头的集会上，在一切享乐的公共场所，很难看到他的影子。

他所工作的总部，在柏林动物园附近一幢大楼的偏角处。这个偏角处，一般人不知如何进去，也不知如何出来，只有一条专供卡纳列斯进出的暗道。他的家庭住址也是绝密的，只有很少几个助手知道他住在郊区某个地方。每天，一辆高级梅赛德牌大型轿车专门接送他。那是一辆装有防弹玻璃的装甲汽车。

由于职业的关系，卡纳列斯养成了耸肩、低头，目不旁视的习惯，走起路来背有点儿驼。而他那脸，显得瘦削，缺少血色，面颊显著突出，这样一个行将60的汉子，谁也不会怀疑他在暗暗干着一番大的事业，能在世界各国建立起他那蜘蛛网一般的谍报系统，而他竟是这个系统的总头目。

卡纳列斯的间谍生涯，可以追溯到40年前。那时，他25岁，已经是德国“德累斯顿”巡洋舰的副舰长。后来，这只巡洋舰驶往智利，因侵犯制海权，他和他的水手被拘留。其时，一个很有经验的德国特工部长，利用国际红十字会把他解救出来，暗中发展他为谍报人员。此后，这个卡纳列斯便以

梅约尔，卡努斯、波尔勒等许多假名和犹太商人等假职业，在美国、西班牙等国活动，成功地完成了许多间谍任务。

卡纳列斯进行间谍活动的拿手好戏是运用女色。在这方面，他创造过两次奇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西班牙遇到一个他永生也忘不了的女人——一个在他一生中起过决定作用，并为他献出了生命的角色。那女人叫玛塔·哈丽。她不仅是一个十分美貌的女郎，而且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热情动人的舞蹈家。当她浓妆淡抹，只掩盖着三点一线地跳起爪哇人的“庙舞”时，真够摄人魂魄。当时，她在马德里一家夜总会工作，年轻的卡纳列斯瞄准了她。他以潇洒的姿态和大把的金钱征服了这个女人，终于把她培养成了一个颇为出色的间谍。不久，哈丽被派到法国执行任务，她以她的美丽和动人舞姿征服了不少法国军官，从中获得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后来，法国谍报机关对这个扑朔迷离的女人发生怀疑，准备逮捕她。卡纳列斯忙派人暗中将她带到西班牙，然后又将她派到法国去，同时用某种秘密手段将她的行踪告诉法国人。这样，兜了一个大圈，法国当局逮捕了哈丽，最后将她枪决了。死时，她并不知道，将她置于死地的正是她的情人和上司卡纳列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另一个女人。她承接了上次大战玛塔·哈丽的地位和命运。这女人名叫伊丽沙白·冯·爱宁。她打扮起来，婷婷玉立，非常漂亮。尽管她不是舞蹈家，却有一副做生意的精明头脑，是国际军火贸易商圈子里的掮客。卡纳列斯重又施展他接近女色的手腕，多次邀她共餐，邀她跳舞。他赢得了她的欢心。于是，他派她到法国社交界活动，经常与一些声望显赫的政府要人接触，从中搞到了不少价值连城的情报。后来，法国情报机关发现了她，卡纳列斯又连忙将她除掉，其手法与处置哈丽大同小异。

从某种意义讲，间谍就是冒险、金钱、美女和凶杀的同义语。卡纳列斯是这方面的行家。因此，对他来说，他已经不属人类的范畴，而是道道地地的冷血动物。不同的是，为着某种目的，他得挂上“海军上将”之类虚衔，装出与世无争的苟且偷生的可怜样子，或者装出无比高雅无比文明的样子来。

此刻，卡纳列斯由侍卫官带到希特勒办公室。侍卫官按了门铃。希特勒从转椅上回过头来，伸手在大理石桌边按了一下机关。门自动开启。

“报告，海军上将卡纳列斯前来拜见元首。”

侍卫官举手行礼，报告说。

希特勒打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卡纳列斯躬身入室。侍卫官自动退下。

“来得很准时，将军！”希特勒看看表，对卡纳列斯说。随即示意就座。

看着眼前这个外表毫不起眼的特工首脑，希特勒感到十分满意。他对卡纳列斯是熟悉的。他惊叹卡纳列斯在全球许多国家建立谍报网络的本事。他尤其感激的是，卡纳列斯曾为他截获了原兴登堡政府的大量档案资料，为他在德国登上总理宝座立了大功。以后，又是这个卡纳列斯，在英法诸国获取了大量军事机密，为他在西线进攻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他亲自授予他“海军上将”的头衔。

希特勒微笑着打量卡纳列斯好一阵，没有说话。忽然，他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神秘地道：

“我听说，你对基督教很熟悉？”

“是，元首，我信奉基督天主。”

“去过罗马吗？”

“去过。”

“那好。我要考考你的教义基础。”

凭着谍报工作的经验，卡纳列斯很快意识到，元首又要给他下达秘密指令了，而这秘密指令一定与基督教义相关。作为老练的谍报人员，卡纳列斯是练过许多基本功的。谍报工作涉及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什么都得懂一点，懂得越多，则功夫越深。卡纳列斯是具备这些条件的。利用基督教从事谍报活动，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所以面对元首的考问，他是一点也不慌张的。

“基督教的教义是什么？”

“上帝创造世界，管理世界。上帝派儿子耶和華（即耶穌基督）降世成人，救贖人類。”

“基督教与天主教有什么不同？”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天主教是基督教的分支。基督教供奉上帝，天主教不止供奉上帝，还供奉圣母玛利亚。”

“你知道梵蒂冈吗？”

“知道。梵蒂冈是意大利的国中之国，罗马城的城中之城。也是天主教的圣地，罗马教皇的居住之所。”

“好，好。”

卡纳列斯对答如流。希特勒十分满意，他正要下达任务，卡纳列斯问道：

“元首，是不是要派我到梵蒂冈去执行任务？”

希特勒高兴地点头道：

“你很聪明！”

接着，希特勒如此这般地交待了具体任务。卡纳列斯唯唯诺诺，满怀信心地去了。

欧战开始以来，英德之间早已断绝外交关系，无从对话。

希特勒交待的任务是，叫卡纳列斯想法利用罗马教皇，向丘吉尔作和平试探。与此同时，则是利用华特·舒伦堡一线，采取特种措施向丘吉尔施加压力，逼其妥协。这两手，一文一武，自当演出各自精彩的戏来，只看丘吉尔应对如何了。

9时，舒伦堡准时到达希特勒的办公室。两人密谈了一个多钟头。其间，因涉及一些关键性背景材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被临时召来参加。

希特勒在办公室与卡纳列斯密谈的时候，爱娃没精打采地步入了总理府的大音乐厅。那里正在举行舞会。凡未值班的侍从、佣人，都在这里行乐，施佩尔也在其中。

见爱娃走进舞厅，正在舞厅行乐的总理府机要秘书布吕立将她接到一个适中的咖啡桌前坐下，谦恭地问道：

“元首怎么没来？”

“他忙得很呢。”

爱娃冷冷作答。前面，暂时停止的爵士音乐又起来了。侍从们、佣人们又翩翩起舞，沉醉在忘形的享受中。

“尊敬的女士，我陪你跳一曲好吗？”布吕克小心翼翼地邀请说。本来，他想说，“尊敬的元首夫人”，可爱娃并没有正式结婚。众所周知，她只是希特勒的情妇，显然称“夫人”是不恰当的。但究竟是称“夫人”好呢，还

是称“女士”好，布吕克想了好一会，终于决定称她“女士”。

“好吧。”

爱娃懒懒地站起来，同布吕克步入舞池。她瞧不起布吕克，这个短小的粗汉，只能像一系狗似的围着元首转，缺乏潇洒，缺乏风度。他的舞步也不行，动作十分笨拙。

布吕克能与元首的情妇跳一曲，这对他来说简直受宠若惊了。他又高兴又害怕，一怕轻慢了这位后宫娘娘，二怕笨拙地踩了她的脚。他后悔不该这么大胆地去邀请她。但此时，只能轻轻地象征性地搂着爱娃，不敢贴得近些，更不敢看她的眼睛。他和她就像一对木偶，在欢快的舞池中僵硬地移动者。

爱娃憋着一口气，生硬支撑这一曲。她的脚在机械地移动，眼睛却在四处搜寻。终于，她看见舞池中另一个汉子了——那是风流潇洒的施佩尔。她和他巧妙地互相送了一个秋波。

本来，爱娃一进舞场就看见了施佩尔，施佩尔也看见了她。但当着众人，二人好像都没看见，尚不认识似的。待到一曲终了，爱娃坐下来休息，施佩尔这才大方地凑过来。

“尊敬的女士，你的舞姿真好！”施佩尔同样恭维地说。

“哪有你的舞姿好呢。”爱娃意味深长地回答。“刚才，我看你同约翰娜配合得不错嘛。”

约翰娜是希特勒的女秘书，一位颇有风度的中年妇女，看着约翰娜与施佩尔轻快的舞步，爱娃心里顿生醋意。

“那么，我邀请你跳一曲，你一定高兴。”施佩尔是舞场常客，情场老手，从容地说。

“当然可以。”

又一阵轻快的圆舞曲。那是法国著名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杰作《维也纳森林之夜》。在那暗淡而温柔的灯光下，施佩尔轻搂爱娃，沉迷在如痴如醉的旋转中。乐曲转慢时，爱娃怨嗔道：

“我寂寞死了。——你也不来看我！”

“我敢吗？元首他……”施佩尔惶恐地说。

“元首很喜欢你的。”

“我知道。最近，我又设计了个建筑方案，世界一流的。元首看了，很高兴。”

“所以他让你留在总理府哩。你是自由的。”

“你也是自由的。”

舞至偏角，爱娃想了想道：

“今晚元首很忙。他要接见卡纳列斯，还要接见舒伦堡……你抽空来。好吗？”

“到卧室？”

“卧室。”

“不！我……不敢。万一元首回来……”

爱娃搂着施佩尔，已经火燎火烧了。见施佩尔如此胆小，不禁有些失望。但施佩尔是有道理的。众目睽睽，这可是掉脑袋的事情。过去他们是有过好几次幽会的，那是乘元首到战地视察的时候。现在元首在家，怎能冒险行事呢？

爱娃想了想道：

“我的卧室的台灯坏了——你给我修修不行吗？”

“这……”施佩尔很为难。

“不用怕。等会儿我先回去，然后打电话通知你。你大方地来，不好么？”

施佩尔愣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

爱娃告别大家，她太累，先回去一步。

施佩尔继续留在舞场。他在整个舞场中几乎成了明星，谁都喜欢同他跳上一曲。因为他的确潇洒，舞步又好，而且，谁都知道，他是希特勒的红人，很快，施佩尔接到了爱娃的电话。

“什么？电灯坏了？”施佩尔大声接着电话。“好吧，我马上来修。”

施佩尔说着，歉意地向大家拱拱手，迅速去了。

爱娃的卧室与希特勒的卧室紧紧相联，中间只隔一个小小的通道。爱娃约罢施佩尔，却又有些后悔。今晚，她是太冲动了，胆子太狂了。这怎么行呢……与元首隔得这么近，元首的办公室就在楼上。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罪恶的渊藪是可以叫人神魂颠倒的，也是可以叫人忘却生死，胆大包天的。施佩尔一跨进爱娃的卧室，二人简单地倾听了一下动静，便如此这股，如火如荼地沾在一起了。那一刻，情欲的魔火把二人烧得晕头转向，仿佛这世界就是伊甸园，就只他们两个存在……

突然，走廊里响起脚步声。二人慌了。爱娃急中生智，忙将施佩尔藏进大衣柜里，然后若无其事地靠在床头。

希特勒走了进来。

“怎么没去跳舞？”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希特勒关心地说。

“刚才跳了几圈，太累了。”爱娃镇静地回答，心里咚咚地跳得厉害。

“那就歇着吧。舒伦堡马上就要来了。我还要忙一阵子。”希特勒歉意他说。“待我忙完，再来陪你，好吗？”

“嗯——”爱娃着意撒娇。

“这样吧，亲一下。”希特勒说罢，简单地亲了爱娃，又回办公室去了。

爱娃松了口气，却禁不住喘息起来，忙将衣柜打开，放施佩尔出来。

“真险！——他走了么？”施佩尔六神不定地说。

“谢天谢地！走啦！”

“唉，憋死我了！”

爱娃看时，不知施佩尔是因惊吓还是真的憋气，脸色苍白，虚汗直流。

第七章 卡纳列斯猎尤物曼丽小姐入圈套

希特勒是个道道地地的战争狂人。

他对于强权、战争、扩张、称霸，已经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希特勒。希特勒就是战争。

对于女人，他似乎难于理解，无暇过问，似乎过着某种清教徒的生活。

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为什么男人会离不开女人，而同样女人也离不开男人？世界上究竟存在不存在高尚的纯洁的坚贞不渝的爱情？爱情于人类究竟意义何在？等等。对于这些，希特勒或许想也没有想过。但是，在这个由许多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奇妙的世界上，作为一个男人，他也不可避免要与女人发生这样那样的感情纠缠，不管发生的背景如何，原因如何，结果如何。

据说，与希特勒发生感情纠葛的第一个女人是他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

吉莉·拉包尔是希特勒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的女儿。安吉拉年轻时嫁给一个税务官，后来这个税务官死了，希特勒便把她接到德国来替他管家。时间是 1936 年前的数年。正是这个时期，希特勒看上了安吉拉那个已经出嫁的颇为漂亮的女儿吉莉·拉包尔，两人发生了“爱情”。后来，这个颇为漂亮的少妇自杀了，自杀原因不详。所以希特勒与拉包尔的所谓“爱情”，也就由此结束。

这段舅爷爱外甥女的故事真实程度如何，有点令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希特勒罪大恶极，后来人们给他编造的呢？难说。

与希特勒发生感情纠葛的第二个女人是爱娃。这倒是千真万确的，毋庸置疑的。

爱娃出生于中下层家庭，父母是巴伐利亚人。她曾在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一家照像馆工作。而那照像馆是希特勒初期崛起时的朋友和心腹海因里希·霍夫曼开设的。正是海因里希·霍夫曼将爱娃介绍给希特勒的。其时希特勒已经是国家元首。

一个出身于中下层阶级的女人能介绍到国家元首身边，无疑是相当漂亮的。从此，他与她一直保持某种暧昧的关系，而她的父亲对这种暧昧关系却极力反对。以后多年，希特勒把她放在身边，彼此不即不离。她既像恋人，又像情妇，不伦不类。不消说，爱娃对这种生活是苦恼的，而希特勒对这种生活却无动干衷，仿佛是个傻瓜。

爱娃作为元首的情妇，自然吃喝玩乐一切之一切享受不成问题，但精神生活之痛苦却无从叙说。她大多住在希特勒的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有时也住在总理府与希特勒的卧室相毗邻的卧室里。希特勒很少与她亲近。她不能忍受长期离别之苦，更不能忍受孤独寂寞之愁。她的身份就像一个被打入冷宫的野妃。他们在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企图自杀。但是，她终于习惯干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暧昧关系，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忠实女伴。

鉴于元首的尊严，希特勒与爱娃的暧昧关系虽在总理府内尽人皆知，在总理府外却是秘而不宣的。希特勒与爱娃何必长期保持这种不明不白的暧昧关系？何不正堂堂宣布结婚？这种关系将会如何结局？人们无不为之唏嘘喟叹。于是纷纷猜测——希特勒身体不行！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尽不了一个男人应尽的义务。希特勒把建筑师施佩尔留在身边，给以特别恩宠，无非

是既要解此难题又要避人耳目，他是甘愿戴绿帽子的。非也非也，希特勒完全蒙在鼓里，爱娃和施佩尔都在糊他，都在玩着亡命的勾当。爱娃与施佩尔的爱情才是真正的爱情。希特勒的爱情对象则是战争，因为他是道地的战争狂人……

如是种种，猜测也罢，妄断也罢，希特勒与爱娃之间的暧昧关系就这么存在着，发展着。也不知后来将有何种事情发生。结果怎样，且慢慢看罢。

“间谍”这个字眼是颇为有趣的。

在哲人眼里，“间谍”就是人的某种异化。

在作家眼里，“间谍”就是非凡的传奇。

色情、谋杀、欺诈、抢劫、利诱……世上一切犯罪手段，一切阴谋勾当，无不与间谍这个职业紧紧相联。

为了获得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或文化的谍报。间谍们总是使出浑身解数，在罪孽的深渊里疯狂地决策和实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支撑这种职业的，又往往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阶级，或一个阶层。

每个谍报系统都几乎毫无例外地在伪装掩护下，得到尽可能的设备装置和足够挥霍的巨额资金。每个谍报人员，只要具有冒险精神，敢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擅长阴谋诡计，并能巧妙伪装，那么他就可以在谍海中获得某种自由，直到间谍生涯的终结。

如果说希特勒对于女色无暇顾，一窍不通的话，那么，间谍头子卡纳列斯却是特别精于此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许多间谍活动，都是通过女色获得成功的。他在女色方面下的功夫，他对女色的研究，几乎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年轻时，他征服和利用过年轻美貌的玛塔·哈丽小姐，征服和利用过头脑特别精明的伊丽莎白·冯·爱宁小姐……她们都为他的阴谋事业起过非凡的作用，并且在完成使命之后被他置于死地。

然而，现在——卡纳列斯已经是年近60的老头子了。岁月的风霜已经在他那张并不生动的脸上刻下了许多折皱，职业的习惯已经使他的脊背显得十分佝偻。如果从职业隐蔽的角度考虑，这当然非常之好，但从发挥他成功的职业手段考虑，这就相当困难难怪，卡纳列斯从希特勒的总理府出来的时候，一种沉重的压力感压在他的心上，竟不知这一次如何下手为好。他一边低头走着，一边思索应该怎么办，几乎没有看通道的前后左右，以至差点儿撞着岗哨。

但他很快察觉，他有些失态了，这与谍报人员必备的从容很不合宜。于是，他自我调节地振了振精神，大步流星地跨出了总理府大门。这一振作，使他再一次迅速作出了完成任务的决策方案：女色，只有女色！

他的专车正在他指定的地方等候着。

“将军，到哪里？”

当卡纳列斯坐上他的特等防弹车后，司机恭敬地小心翼翼地问他。

司机身强力壮，一表人才，年方25岁。他名叫撒特·哈里斯，代号为“U”，是卡纳列斯的忠实保镖和得力助手。

他跟随卡纳列斯的时间不太长，所有间谍阴谋虽然不能完全告诉他，但从事某种阴谋的若干细节，不让他知道或不让他参加是不行的。卡纳列斯看了看坐在身旁这个握着方向盘的小伙子，突然灵机一动，笑道：

“小伙子，想女人了吧？”

“不……不敢！”

听到卡纳列斯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小伙子十分惶惑。

“不敢？没出息！”卡纳列斯玩笑似的责备说。“干我们这行的人，不懂得女人，不研究女人，不关注女人，不会获得女人的欢心，行吗？”

小伙子听到这里，这才松了口气。遂立即机敏地道：

“将军，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么——到尼斯大酒家去，行吗？”

“行。”卡纳列斯对小机敏十分满意。“不过，这一次，你得唱主角，我唱配角。你在前台，我在后台。”

“具体任务是……”小伙子试探着问。

显然，上司从总理府出来，一定领着什么任务了。但他不敢直问，只能试探。

尼斯大酒家地处斯坦大街最繁华的地段。

这里，街道宽阔，商业发达，是全市的文化娱乐中心。每至傍晚，车水马龙。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或是抢购货物，或是寻求某种刺激，或是在这里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文化生活简单，人们只有在这里来寻求补偿。

其时，整个德国，整个柏林，全都拴在希特勒的战车上，像这样病态繁华的中心区并不多。一般市民百姓，腰包里没几个钱，只能在大街小巷随便凑凑热闹。唯有上流社会那些老爷、太太、小姐……可以在这里把银子花得流水似的。他们聚集的主要地方便是尼斯大街。

远远看去，15层高的尼斯大厦突出在灯火之中，显得十分醒目。尼斯大酒家的店名由红绿两色霓虹灯变幻着跳出来。两旁，一明一暗地轮番现着舞厅、酒吧等画面。使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座迷人的不夜城。

卡纳列斯的防弹车轻盈地驶进大厦旁边的停车场，司机嘎然停车，二人跳下车来，理理衣着，轻轻地走过厅堂。

“先生！要房间吗？”

qq

当他们路过厅堂柜台的时候，帐房先生取下老光眼镜，热情地接待说。

“要！”

哈里斯从卡纳列斯的眼神得到启示后，断然回答。

“请出示证件——”

帐房先生认真打量两位客人，一丝不苟地说。战争时期，为治安计，酒家管理甚严。

哈里斯为难了。他想出示他的特殊证件，又觉不妥。卡纳列斯忙道：

“证件？有的——”

说着，忙从怀中摸出两个精致的证件交给哈里斯。哈里斯顺手看时，只见一个证件是国际邮报总编辑卡尔卡斯，一个是该报编采部主任哈尔哈里，证件上分别贴着卡纳列斯和他自己的照片。并盖着红通通的印章，显得十分气派。哈里斯一看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遂来了精神，将证件气派地往帐房面前一丢，不无好气地道：

“登记吧——来两个套间！5层楼，最高档的！”

帐房先生略略审视证件，见二人气度不凡，来头非浅，忙连连陪笑，唯唯诺诺，将二人安置在5楼去了。

安住停当，哈里斯道：

“现在休息么？”

“休息？”卡纳列斯道。“休息何必非在这里？”

“那么，先到舞厅吧。”

“这就对了。”

楼下舞厅，灯红酒绿。宽大的厅堂布置得十分高雅，四周精心布置着豪华包厢，前台坐着穿戴讲究的爵士乐队。场中，对对红男绿女正在欢快的乐声中翩翩起舞。

卡纳列斯和哈里斯择一包厢坐下，白衣侍者立即送上高级饮料，二人一边喝着一边观看。良久，卡纳列斯似醉非醉，悠闲地靠在沙发上，眯着眼向哈里斯道：

“怎么样，这舞场不错吧？”

“不错。”哈里斯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当然是唯一正确的回答。他只能跟着主子的感觉走。

“你看到场中那个最年轻最漂亮的仙子了么？”

“你是说那个穿桃红短裙，金色卷发，袒胸露臂的小姐吗？”

卡纳列斯点了点头。哈里斯明白，主人已经被那小姐的姿色迷住了。遂奉承道：

“将军，我请她同你跳一曲，怎么样？”

“不不不！”卡纳列斯自嘲地说。“年轻时倒也罢了。现在，我这老头子，引不起人家的兴趣了。跳舞，是你们年轻人的事。”

哈里斯抓耳搔腮。他同主人一样，确实早就盯住了那个天仙似的妞儿，却又不敢先于主人出场迎邀。

“怎么？愣着干吗？上呀！”卡纳列斯命令道。

“是！”

哈里斯站起身来，整整衣着，迎着那仙子走去。其时，一曲终了，那仙子正要被一位公子拉入包厢，哈里斯斗着胆儿迎上去，凭着格外年轻潇洒的风度征服了她。不一会儿，音乐又起，他和她便轻盈地跳上了。

哈里斯和那仙子在乐声中贴得很紧，旋得飞快。看着这场面，卡纳列斯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卑感来。年轻时，他同哈里斯一样，凭着潇洒和金钱，也不知在舞场中猎获过多少艳色，其中最杰出的就是他精心猎获用作国际间谍的玛塔·哈丽女士和冯·爱宁女士。现在，再亲自充当那样的喜剧角色已经无能为力了。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只有命令自己的下属去完成勾引艳丽的任务。无疑，完成希特勒亲自给他下达的间谍任务，他在这里已经瞄准了那位被自己的下属搂着的仙子。那仙子能否就范，却是难说，且看哈里斯的本事了。正想着，一曲又终。哈里斯将那仙子带回包厢来了。

“我介绍一下——这是卡尔卡斯总编辑。”哈里斯机灵地向卡纳列斯介绍说，“这是柏林舞蹈皇后冯·曼丽小姐。”

卡纳列斯很有礼貌地站起身来，笑吟吟地道：

“你好，曼丽小姐！见到你很高兴。”

接着伸出戴着白手套的右手，握住曼丽小姐那只纤秀的手，轻轻吻了一下：

“请坐。你请坐！”

“谢谢！”曼丽小姐很有礼貌地在包厢坐下。

白衣侍者见这边添了客人，端着饮料过来了。

“小姐喝点什么？香槟？白兰地？”卡纳列斯恭敬地问。

“她喜欢香槟。”哈里斯说。

曼丽小姐点了点头。

“呵，真有你的。来几瓶香槟吧，我们都喜欢喝香槟。”卡纳列斯高兴他说。

侍者上了饮料，款款退去。这里，三人一边喝饮料，一边亲切摆谈。

“曼丽小姐的舞跳得不错呀！”卡纳列斯奉承道。

“哪里哪里。”曼丽小姐客气他说。“总编辑为何不跳一曲？”

“我么？哈哈，老啦，脚步不灵活啦。”卡纳列斯应酬着。他正想下一步怎样让这个猎物上钩，年轻活泼的曼丽小姐发话了：

“你们当记者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这职业真好！”

“你感兴趣？”

“当然。”

“我看曼丽小姐就具有当记者的素质。”哈里斯在一旁帮腔。

“真的？”曼丽小姐高兴了。

“不是么？当记者，必须接触方方面面，就得像曼丽小姐这样。年轻活泼，富于朝气。”

哈里斯补充道：

“我们总编正在到处物色人才呢。”

哈里斯这一腔，帮得恰到好处。他渐渐成熟了。卡纳列斯在心里想。

曼丽小姐羡慕地道：

“你们国际邮报记者更好，可以周游列国，到处观光，那一定很好玩的。”

“是吗？”卡纳列斯微笑着耸耸肩。

曼丽小姐笑道。

“我想到美国、大洋洲、亚洲去走一走。听说太平洋的檀香山好玩极了，我父亲说以后带我去看看呢。”

“你父亲是……”

“乌尔利爵士，现在在陆军部供职。”

顿时，卡纳列斯兴奋极了。忙道：

“呵——太巧了，太巧了！乌尔利爵士。知道知道。前些年，我在海军部供职，常常看见他呢。”

话不多，却是越来越投机了。如何抓住机会把这个猎物拴牢呢？卡纳列斯抓紧思索下一个步骤。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顺势道：

“呵，你想到檀香山？是的，上个月我们专程去采访过。那儿，的确太美了，我们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呢。”

哈里斯又恰如其分地帮了一腔：

“照片都在楼上。有兴趣上去看看吗？”

“好！”曼丽小姐大大方方，答应得十分干脆。

于是，三人离开舞场，一起上楼。但走到5楼时，曼丽小姐迟疑了。她突然觉得，冲动之中，如此轻率地跟随两个萍水相逢的男人上楼入室，显然冒夫了些。遂停下脚步道，“还是改个时间吧。下面，我的好友还在等我呢。”

但是，晚了！已经很晚了。

卡纳列斯见这仙子要飞，忙向哈里斯递个眼色。哈里斯理会，笑吟吟地靠近曼丽小姐，轻轻搂着她的细腰，温柔地道：

“走吧，未来的同行！”

曼丽小姐身不由己，只得随哈里斯上楼入室。卡纳列斯紧紧跟在后面。此时，曼丽小姐脸色苍白，明白已经上当受骗了。但究竟如何，却是不知。

“请坐请坐！曼丽小姐。”卡纳列斯很有礼貌他说。“小伙子，快把箱子打开，让小姐看看那些风景照。”

哈里斯从床头提出精致的皮箱，开了密锁，打开箱子，从里面取出一大叠新崭崭的美钞，顺手甩在桌上。

曼丽小姐见状，不禁呆了。她本是挥霍成性的闺秀，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钱。

“这是我们的旅差备用金。——照片，在箱子下面，不好找。”卡纳列斯冷静地解释说。

照片没有找出。最后从箱子底下找出的，是一把精巧的勃朗宁手枪。

曼丽小姐吓得叫了起来：

“啊——你们……”

“别怕，小姐！你很安全。”卡纳列斯微笑着说。

哈里斯将手枪丢在一旁，提着箱子道：

“啊——我倒忘了。照片放在另一个箱子里，没带来呀！”

“那……对不起曼丽小姐了。请你原谅！”卡纳列斯仍然很有礼貌地说。

眼前的一幕，像梦幻一般，来得突然，来得惊险，曼丽小姐惊恐万状，几乎晕倒。

她明白，她上当了，今日凶多吉少。但很快，她镇定过来。她是德国陆军都要员的闺秀，是上流权力圈子的人物，难道这两个亡命之徒不怕她家的权势，敢对她非礼？她迅速抓起那把丢在床上的手枪，冷笑道：

“我看你两个并不是什么记者，倒是真正的骗子！——你们，退过去！背对着我！不然，我开枪了！”

“哈哈……”卡纳列斯放声大笑起来。“小姐，看来你很有服力。不错不错，完全合格。”

“你说什么？”

“我说，凭你的身姿，凭你的勇气，作一个间谍完全合格。”

“放肆！”曼丽小姐越发愤怒了。“你们往后退！再往后退！马上让我出去。不然，我真的开枪了！”

“小姐，这可使不得。”

卡纳列斯顺势退后几步，一把关了房门，“你们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小姐。放下武器，我们谈谈条件，好吗？”卡纳列斯奸笑着说。

哈里斯也在一边帮腔：

“千万别动手！小姐，一切都好商量，好商量。”

“你们这帮混蛋！没什么好商量的。你们必须放我走，放我走！”曼丽小姐拿出拼死的勇气，面对这两个歹人。

卡纳列斯仍然冷静地说：

“不不！小姐。可以说，现在，你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记者’队伍。你可以作一个出色的‘记者’——一个出色的间谍。”

“呸！我是个女人，可我不怕死，不怕你们。我真要开枪了！”

此刻，曼丽小姐愤怒得像一头狮子。她准备把一切豁出去了。

“你真勇敢。我知道，你的背后站着陆军部，你父亲在那里作

“你知道就好！”

“可是，小姐——我背后站着的，是比你父亲更大的靠山。我背后靠着的是我们的元首，我们的统帅——希特勒！不相信？你看看这张照片。”

卡纳列斯说着，果然从衣兜里拿出一张照片——他和希特勒在总理府前的合影。

曼丽小姐看那照片，确是真的，不禁有些懵了。但她既已拿起武器，既已下了拼死的决心，这一切都不能征服她。遂仍然激愤地说。

“我不管这些。我要出去！真的，再不放我走，我马上开枪了！”

卡纳列斯一边冷笑，一边从自己兜里模出手枪，在手上把玩着道：

“小姐，我这家伙才是真的。你手上的家伙，没有子弹呀。你扣扳机吧。”

曼丽小姐对准卡纳列斯，立即扣动扳机，枪里果然没有子弹。她叹了口气，知道一切都完了。不禁一阵晕旋，踉跄几步，倒在床边，不胜悲切地哭了起来。

卡纳列斯和哈里斯放声狞笑。

“小姐，哭什么？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你要知道，干我们这一行，有大把大把的钱花，有无穷无尽的荣华。不满意？”

“你们想干什么？”曼丽小姐一边哭着，一边有气无力地说。

卡纳列斯道：“不干什么。今晚，你陪我们睡觉。明天，按我的命令去完成一桩特殊的任务。”

“如果我不服从呢？”曼丽小姐说。

“不！你必须服从。你已经上了我们的船，就必须像军人那样，绝对服从。否则，不仅是你自己，还有你的父亲、母亲，以及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全家，一切与你有关的人的安危，全都系在你的身上！”

听到这里，曼丽小姐完全晕过去了。

卡纳列斯命令道。

“脱下她的衣服！”

“我……”哈里斯胆怯他说。他知道，他和主子共同猎获的这个猎物，理所当然应该让主子先上。

“胆小鬼！”卡纳列斯骂了一声。“到隔壁房间去，注意警卫！”

哈里斯到隔壁房间去了。

这边，卡纳列斯砰地一声关了房门，像饿狼一样向猎物扑了上去……

曼丽小姐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了。

她记不清自己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只觉得这地方很陌生。房间是豪华的，所有家俱漆黑锃亮，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巨大的活动玻璃窗前，摆着一张苏桔兰式办公桌，桌上似有一部电话。这情景，有点儿像小时候去过的爸爸的办公室，又有点儿像家里的客厅。微微的神智最后告诉她，这不是她爸爸的办公室，也不是她家的客厅，而是一个充满氤氲气氛的地方，也许是幻想中的天堂的一部分……

她想动一动，却挣扎不得。浑身没有一点劲几，连胳膊也抬不起来。刚才，她仿佛经历了一场恶梦。

是的。她想起来了——

大梦中，她本来正在跳舞，周围是与她一起寻欢作乐的伙伴。当她舞得十分得意的时候，舞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刮起一阵大风，可能是龙卷风。

他们各自寻求藏身之所。一个恶狠狠的家伙飞来，抓住她就往外飞……外面是无边无界的陌生……高山，海洋，城市，乡村，战火，硝烟，炮火……最后，她惊醒了，知道这是一场梦，一场恶梦，但很快，她又迷迷糊糊睡过去了，直到此刻醒来。

但此刻，她认为她还在梦魇之中。她想，她必须完全从恶梦中醒来。她也知道，像以往坠入恶梦中一样，要想醒来，必须来一番挣扎。她奋力挣扎一阵，终于可以动一下了。再用力，被子被她一下掀开。

“呀——”她发现，自己少女的身体竟是一丝不挂。用手摸摸，大腿上似有什么沾糊糊的东西，且有强烈的腥味。

她那纯洁的少女的身子，自5岁以后，再没有在任何人的面前这么全裸过。只有在澡堂洗澡的时候，自己自我欣赏过她的美丽、苗条、洁白、柔软和细腻。那时，她幻想过，以她如此美妙之躯，将来一定要献给一位高贵的白马王子。就她的家世而论，地位是显赫的，高贵的。她的在德国陆军部供职的父亲，有条件让她找到无尽的幸福。她曾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目的就是要寻找她的白马王子。而今，理想的白马王子没有找到，却怎么这样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袒露在这儿呢……

一阵寒气袭来，她哆嗦了一下，终于完全清醒了。刚才，她不是作梦，而是被两个歹人所引诱，所胁迫，所奸污。她的清白完了，她的青春完了。她想一死了之。但当她把头向床边撞去的时候，有人轻轻扶住了她。不是别人，而是昨晚扑向她的那个凶狠的男人。

她忙将被子裹紧，双眼爆出愤怒的火花：

“魔鬼！别动我！”

曼丽小姐在迷糊中挣扎的时候，卡纳列斯早已起床。所有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心里升起一股甜蜜的滋味——

“呵呵，这猎物太漂亮了，太美妙了！味道儿太好了——我的上帝呀！”

他感到骄傲。他觉得，他用计谋获得了她，用强力占有了她，但并没有征服她的心。也许永远征服不了这类女子的心。但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他并不要对她负责，而是需要她作一种工具，去完成希特勒交给他的间谍任务。眼下，见这女子要寻短见，他便轻轻扶住了她。他想安慰她几句，却无从说起。但他终于想到了合适的词儿。

“小姐，别老觉委屈。这是天意。上帝安排我和你——必须这样！”

“呸！下流的魔鬼！”

卡纳列斯冷冷笑道：

“小姐，你可以骂，可以随便骂。但是，你必须明白，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你已经紧紧被掌握在我的手中，你必须乖乖听我的指挥，好好地为我服务。我可以给你最好的前程，最大的自由。”

曼丽小姐裹着身子蒙在被子里，对于面前这个强人，还能说些什么呢？她明白自己的处境，只好恨恨地命令道：

“你这畜牲！快把衣服给我！给我！”

“这就对了。”卡纳列斯微微笑道。“这不是，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快穿吧。我不看你，我背向墙壁，好吗？”

“你这魔鬼！”

曼丽小姐迅速穿好衣服。

卡纳列斯畅心地笑了。

“魔鬼只有在天堂才笑。知道吗？”卡纳列斯说。“我们这里就是天堂。”

“不，这是地狱！”

“地狱就地狱吧。不过——小姐，别老委曲自己了。振作精神，梳梳头吧。你那一头金发弄乱了。当然这是我的不是，让我帮你理理好吗？”

“不！你这人面兽心的魔鬼！我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杀死你！一定要通知我的父亲，用他的手枪杀死你！”

卡纳列斯冷笑道：

“很好。在你杀死我之前，或者在你父亲杀死我之前，我要作一件好事报答你们。你听着——我要把这箱子里的钱，五万美元，全部送给你，算作我占有过你的补偿。还有，我要直接同希特勒通个电话，让元首马上给你父亲晋级。”

“你……你办不到！”

“不！我想办到的事，一定要办到。不信，我马上给元首挂电话。”

果然，卡纳列斯挂通了希特勒。他把电话扩音开关打开，让曼丽小姐同时听着。

“元首吗？我是卡纳列斯。我正在忠实地有计划地执行你的任务。”

“有把握吗？”的确是希特勒的声音。

“请元首放心。进展已经开始，十分良好。不过——请元首答应我一个请求。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请你务必下令，立即给陆军部乌尔利爵士晋升一级。”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她的可爱的女儿，美丽的曼丽小姐已经在我手上。她已经成了我们圈里的重要人物……”

“好吧，祝你成功！”

卡纳列斯打完电话，笑道：

“怎么样？小姐，我没撒谎吧？我说过，我要办的事，没有办不到的。比如，我要地球倒转，地球就得倒转。我要太阳从西方出来，太阳就得从西方出来！”

面对眼前这个神秘而凶狠的男人，曼丽小姐被刺伤的心在颤抖，在流血……

此刻，她已经没有了眼泪，没有了反抗力。她的意志慢慢软化了。

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什么不屈服的理由了。自己不但已经被这魔鬼所占有，而且自己的所有命运，自己的父亲和所有亲友的命运，都无可奈何地掌握在这个魔鬼手中。这个魔鬼，可以使她在屈辱中毁灭，也可以使她富贵荣华。况且，身旁那箱子里的大把大把的金钱，似乎正向她发出奇特的诱惑力，在对她说，要富贵荣华，还是要彻底毁灭，你选择吧！

她的心在悲伤中哭泣，在屈辱中矛盾，在矛盾中反常。

卡纳列斯似乎完全掌握了她的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认真地道：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作魔鬼，就是作神仙；不是进地狱，就是进天堂，我希望小姐三思。”

终于，曼丽小姐痛苦而诡秘地笑了：

“魔鬼，我算服了你啦。你这双魔鬼的手，也不知糟蹋了多少姑娘！”

“你的估计不错。”卡纳列斯冷笑着说。

“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你怎么处置我？”

“这个，要看你的了，只要你绝对听我的指挥，你想获得的一切都可以得到。”

“你具体点儿！”

“别慌。等你完全恢复常态的时候，我会给你交待任务的。眼下，你如果真的服了我，那么，请你当着我的面，马上给你父亲打个电话，以免你的家人为你的下落担忧。”

“我怎么说？”

卡纳列斯想了想道：

“你明白地告诉他——昨天晚上你在舞场认识了国际邮报的两个朋友，两个非常真诚的朋友。不是男的，而是女的。两个朋友准备带你到罗马去观光朝圣，大约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请父母放心，不要挂念。”

这个魔鬼，真是想得出来！

她服了，完全服了。

第八章 不速之客突然造访温莎公爵烦躁不安

正当卡纳列斯像饿狼一般扑向他的猎物时，一架浅黄色的小巧的间谍飞机悄悄从柏林机场起飞了。

这架飞机前往的最终目标，是德国早已控制在手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途须经里昂和马赛。飞机上坐着两个态度严肃的人，为首的叫舒伦堡，旁边是他的助手格尔格斯，二人都板着一张脸。彼此想着心事，谁也不愿开口说话。

其时，整个大地被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光秃而带褐色的西班牙丛山峻岭，在朝阳的照射下烟烟闪光。当飞机钻入云层的时候，下面是一望无际的云海，很像团团晒饱的棉花。再接过去，是一片淡淡的烟霭，从中透出蔚蓝，那便是大海了。飞机在山与海交惜的空间飞行的时候，人就像浮游在大空中似的，感到既惬意又悬心。不久，飞机在马德里旧城上空作一个大的盘旋，便很优美地降落下去了。

“我们到德国大使馆住吧。”

下飞机时，助手格尔格斯一边提皮箱，一边问他的上司。那皮箱很沉，里面装着旅行用的物件。

“不，先到德国官员招待所，将皮箱寄放下来再说。至于住处——待会儿定吧。”

舒伦堡回答助手这话时，心里早就打好了主意。他的主意是，首先前往德国官员招待所，做出奉元首之命前来办理公务的样子，让那些官员们看看他的上司特有的派头，低三下四地向他奉承，围着他的屁股转。他特别喜欢大家奉承自己。

这当然是虚晃一枪。当他在招待所受到所有德国下级军官热情接待以后，他便说要出去看看城市风光，而且他只肯让他的助手陪同，婉言拒绝其他官员追随其后，说是他一会儿便回来，不必耽搁大家宝贵的时间，各忙各的去吧。正是利用这个机会，他十分利落地悄悄地在旧城一家私人住宅下榻了。稍加洗理之后，再兜几个圈子，他到了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在那里，他找到了史脱尔大使。

“你到西班牙后，首先找史脱尔大使谈谈。他会告诉你详细的情况。”临行之前，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如是向他交待。

现在，舒伦堡的确找到了大使。他急于要从史脱尔口中获得更加详细的信息，这是他完成特殊任务所必须的。

“呵，老兄——你好！见到你很高兴。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

史脱尔在国外住得久了，突然从国内飞来这样一个熟悉的朋友，心里十分高兴。一边倒白兰地，一边道。

“怎么不先来个电报？我也好前来接你呀。”

舒伦堡笑道：

“不必客气。我这次不是乘风来的，而是架云来的。现在在打仗，战云密布呀。”

“呵——”史脱尔习惯地耸肩道。“来！先干一杯。”

“谢谢！”

史脱尔放下杯子，仔细地打量着舒伦堡。他知道，这位朋友。向来性格沉静，行动诡秘。如今突然来此，一定有什么特殊任务。

“那么，你这一行也是为了战争？”

“也可以这样说吧。不是战争的需要，我这一行也就失业了。”

“说得对，说得对。不是战争的需要，我这当大使的也同样失业了。”

二人寒暄一番，这才进入正式话题。

史脱尔道：

“你先谈谈国内的情况吧。元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不是说占领法国之后就马上进攻英国吗？怎么老没动静？”

“眼下，元首想的是和平。”

“和平？元首也爱和平？”

“看你书生气的。和平和战争是一对孪生死弟嘛。当然——这要看需要了。需要战争时就进行战争，需要和平时就争取和平嘛。”

史脱尔摇了摇头，叹口气道：

“看来，和平也罢，战争也罢，都不过是政治家手中的玩物。不过——我很不理解的是，我们德国在占领整个欧洲的胜利时刻，在欧洲仅仅剩下英伦三岛的有利时机，为什么要软下手来，要同英国讲什么和平。难道凭我们强大的战争机器，最后征服不了一个小小的英伦三岛？”

舒伦堡道：

“说来倒也容易，做来却是很难呀。攻占英国需要渡海作战，英国海军强大得很。我们的海军很弱。所以，元首的意思，只要英国愿意妥协，我们可以和他平分秋色，以英吉利海峡为界，各霸一方算了。”

“英国愿意吗？”

“这需要试探，需要做出和平的姿态，弄清丘吉尔的态度。”

“丘吉尔是个死硬抗战派啊。这事恐怕……”

“当然很难。我这次来，就是奉元首之命，前来做工作的。”

“做谁的工作？”

“温莎公爵。”

“为什么做他的工作？”

“我看你是在装糊涂吧，朋友。”舒伦堡淡然一笑。他发现，史脱尔这家伙也是一个老滑头。

史脱尔的确是个老滑头。许多关于温莎公爵的信息，就是他发回国内的。正是那些信息，使元首异想天开地想在温莎公爵身上做做戏，以此打开和平的通道。

温莎公爵是英国皇室的重要人物。他与皇室的许多达官显贵有很深的政治，经济和亲情关系。但他又是一个很不得意的公爵。凭他的资历以及他在皇亲国戚中的地位，他本可以好好地当至高无上的英王，可他不！他生性孤傲，瞧不起人，加之在英国对外关系上，历来持不同政见，所以他在国内过得很不舒畅，常在外国旅游。

他对当前国际关系的若干问题的态度，似乎是模棱两可。他似乎既恨德国，又同情德国，而主张英国与德国修好。现在，他带着他的夫人和随从，长时间侨居在西班牙。

在西班牙，他有一所非常漂亮的私人别墅——易士特立官邸。他本人，郁郁寡欢，似乎过着脱离政治的与世无争的清闲生活。但他又同时感到，国内政治势力并没有放松他，而是在秘密监视他。有时，他当着西班牙、葡萄牙的朋友，不时发几句牢骚，表示对这种非正常生活的厌恶感情。正是这些

牢骚，被史脱尔等人以国际谍报的形式发回了德国，最后反映到希特勒手里。希特勒这才想到可以在温莎公爵身上做做文章，或许可以在与英国战与和的问题上发挥点作用。

“关于温莎公爵的情报的确是我发回来的。元首究竟怎么打算呀？”史脱尔感到，他获取的情报能得到元首的重视，不胜荣幸。因而心里十分高兴。

“你别慌。”舒伦堡说，“我给你摆一摆元首和我商量这事的进程。”此刻，他似乎也要在史脱尔面前抖一抖元首和上司信任他的威风。

舒伦堡告诉史脱尔，上个月，有天早上，他突然接到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电话，叫他马上到办公室去，说是重要事情商谈。究竟是什么重要事情，里宾特洛甫在电话里不便详谈。可见，这是一件与谍报工作联在一起的重要机密。

按理说，主管外交的里宾特洛甫无权过问舒伦堡把持的“盖世大保”这一摊子，也无权把舒伦堡调去商量什么机密谍报。但他这样做了，并且说这是元首的意思。为此，舒伦堡的真正上司海德里希很有意见，但是碍着元首，也就只好私下在心里嘀咕。

里宾特洛甫是个样子严肃而实际温和的人。他同任何人谈话，都板着那张木刻般的脸，显出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样子。谈话时，他的两只手总是支撑在桌沿上，而两只深灰色的眼睛总是紧紧盯住对方。而且，他对下级谈话，老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询问方那天，里宾特洛甫一连问了舒伦堡好几个问题。舒伦堡像是受审似的，只能被动地回答。

“我听说，你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有许多关系？”

“有一些。不很多。”

“而且，你同这两个国家的警方关系不错？”

“有些关系，认识几个朋友。”

“你认识温莎公爵吗？”

“不认识，听说过。这位英国皇室一直住在西班牙，听说很不得意。”

一连串的问话之后，老练的里宾特洛甫这才抖出他那葫芦里的药来——

“对！元首和我已经觉察到，温莎公爵逊位以后，虽说住在国外，却一直被英国情报机关监视着。他差不多就是英国的一个囚犯。据说，他仍坚持和德国一致的看法，仍然愿意和德国交朋友。为此，元首很重视这一点，并且认为，我们很有必要同温莎公爵打交道，而你则是代表元首向公爵进行试探性接触的最适当的人选。”

舒伦堡觉得，这位外交官大人的话太罗嗦了。而最使他不快的，是那严肃得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态度。

他想报复一下。于是用同样的方式，试着向这位隔着一行的上司，连珠炮似的提了好几个问题。

“元首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你急什么呀。你先别打断我的话，听我说下去。”里宾特洛甫并不吃这一套，似乎更加严肃了：

“你必须代表元首前去与温莎公爵接触。这是元首的意思。元首认为，如果接触时谈话的气氛融洽，你可相机向他作一些物资上的赠与，争取收买他。如果公爵表示愿意作英国皇室的工作，我们就在瑞士替他存下一笔5万瑞士法郎的私人生活费。同时，千方百计争取他住到德国军政势力所控制的中立国家去，最好是住在瑞士。如果公爵态度暧昧，犹疑不决，那么，你可

以相机行事，采取强制手段，逼他就范。即使是使用威胁和暴力，亦在所不计。但无论如何，你必须同时保证公爵及其夫人不致受到任何人的伤害。”

“这事……必须马上办吗？”舒伦堡听到这里，感到压力不小。

“是的。必须马上办，抓紧办。现在就有一个机会：听说不久以后，温莎公爵将应邀和一些西班牙朋友出去打猎。这次打猎将是你和公爵接触的最好机会。利用这个机会，你尽力设法将他带到瑞士去。——元首同意，可以给你完成这项任务的充分自由，你可以自己决定执行这项任务的方法和手段。完成情况如何，随时报告给元首和我。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具体情况，你到西班牙后可直接同史脱尔大使商量。”

里宾特洛甫罗嗦完后，舒伦堡心里像压着一个沉重的铅块。

他明白，说来说去，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意思，就几句话接触公爵，收买公爵。收买不成，武力绑架！

“哼！娘的。说话这么罗嗦，还当外交部长！”

舒伦堡从外交部办公室出来，在心里恨恨地骂着里宾特洛甫。然而，因是元首的命令，他不得不慎重对待，认真执行……

“你看这事如何下手？”

舒伦堡和史脱尔大使交换一阵情况之后，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突然转过脸来，谦虚地征求史脱尔的意见。

其实，他心里已经酝酿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案。但他在史脱尔面前，在这个间谍外行面前，要藏一手。这样做，可以表现自己大智若愚的风度，也可以引出史脱尔那书生般的外行话来。

“依我之见，按照元首的意思，你最好大胆去接近温莎公爵，直接与他交谈。其它的人不必参加。”

“好。单刀直入。”

“我相信你的经验。”

舒伦堡在心里冷笑。同这位惹出这个事来的脓包大使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这种事能单刀直入吗？

他有他的迂回战术。

他的计划和方法是，充分利用德国情报机关在马德里建立的许多强大而健全的据点。他相信，经常在这里活动的100多个间谍，效率极高的短波窃听站和密码破译室，完全可以随他的指令任意调遣，同时，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许多朋友，打通西班牙警方的关系十分重要。只要通过西班牙警方才能获得有关温莎公爵的一切信息。比如，他的易士特立别墅的方位、地形、结构、通道，哪几层楼是主人住的，哪几层楼是仆人住的，保卫公爵的西班牙警方有多少人，是什么样的人，有无在警卫队中插入密探的可能性，等等。

总之，必须在公爵的别墅内外建立一个秘密的情报网，随时掌握公爵的动向。而且，可以预料，争夺温莎公爵的，不仅是德国，还有法国、英国。英国围绕温莎公爵所建立的间谍网一定不会丧失警惕。一切诱骗、挟制温莎公爵的斗争，必然与英方间谍网展开各种复杂的明争暗斗。看来，必须千方百计使公爵感到英国间谍在加强监视他，从心里产生讨厌英国摆脱英国的强烈情绪。倘能如此，那么，见面后争取公爵倒向德国就顺理成章了。

舒伦堡的阴谋正在认真实施。

他自己没有露面。他有他忠实的爪牙为之奔走。

第一个为他奔走的，是那位名叫村田野夫的日本朋友。这位矮个子的日

本人一副绅士打扮，经常在温莎公爵的别墅作客。他唯一能引起温莎公爵兴趣的，是他熟练的日本棋道和剑道。公爵无聊的时候，他陪公爵下棋，公爵散步的时候，他为公爵保镖。他的技艺与忠诚使公爵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抓住机会按照舒伦堡的意思离间：

“公爵，我分明感到，英国间谍网对你的监视越来越紧了。你得十分小心。”

“是么？”公爵怀疑地问。

村田野夫进一步危言耸听。

“每次你到花园散步，警方都要细细盘问一番。有时，竟以安全为借口，根本不准你出门，这不是正常现象。我怀疑英方间谍已经收买了或打入了西班牙警卫部队。”

公爵狐疑不决。他决定暂不出门，静观事态，以断真伪。他写信给西班牙的朋友，前段时间约到郊外打猎，只因身体不佳，所以暂时改期。——这消息很快传到舒伦堡耳边。

公爵改变打猎日程，如此深居简出，怎能接近他，挟持他？看来，挟持公爵到瑞上的计划难以实现了。

但富于间谍经验的舒伦堡没有想不出来的办法。

隔了两天，公爵所住别墅发生一件怪事。那是初冬一个寒冷的夜晚，村田野夫陪着公爵及其夫人在屋子里下棋。突然，砰砰几声，窗户玻璃被一阵乱石击得粉碎。警卫赶去追寻，却早不见人影。显然有人故意制造事端，威胁公爵。

村田野夫又乘机挑拨道：

“公爵，这事肯定是英国间谍干的。他们的目的很清楚，企图尽可能地使你不能安静住在这里，从而逼你快一点离开葡萄牙，前往百慕大。”

公爵的气愤被激起来了。

但是，他对英国当局的成见并未完全影响他的判断力。他认为，有意制造事端的，有可能是英国间谍，也有可能是什么别国的间谍。他仍然坚持深居简出，死守别墅。

不料，4天以后，一束莫名其妙的鲜花送到公爵手里，花里夹着一张纸条——

当心英国间谍的阴谋诡计。

一个关心你的葡萄牙朋友敬上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跛脚的造谣专家戈培尔博士有句名言：谎言重复3遍就会变成真理。

德国间谍一而再，再而三制造的事端，对温莎公爵的心里状态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本来就有官场失意的精神创伤。他想逃避现实，想在外国过隐居生活，却终不得安宁。他想出门不行，想深居简出也不行。他始终被卷在各种矛盾各种事端的漩涡里。

于是，他激怒，他狂燥。他与他温柔可爱的太太相依为命，过去从没有太太面前发过脾气，可现在不行了。他动不动发脾气，摔东西，骂人，骂所有间谍，所有警卫，所有仆人，甚至骂自己的太太。他开始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的太太。他的太太因此大动悲情，晚上拥着他哭到天明。

她流着眼泪劝他：

“公爵，你冷静点儿吧。不要发火，不要发火吧！”

“事情如此糟糕，环境如此恶劣。我能不发火吗？唉……”

“公爵，我们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公爵夫妇命苦，其实说不上。温莎公爵作为英国皇室的后裔，曾经戴过英国王冠，是个潇洒漂浮的风流天子，人称爱德华八世。自他爱上无比娇艳的辛普逊夫人，便坠入情网，不能自拔。他在江山与美人之间，选择了美人，逊谢了王位，终于和辛普逊夫人结为伉俪。这段风流韵史一直为世人广为流传。

只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才被推入各种矛盾的漩涡，无法选择。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可能引起的特殊作用，各种势力都想依附他，争取他，利用他。他一时竟成了稀世之宝，谁都打着既争夺他又保护他的主意。

眼前，他至少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精神的压力不堪负载。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公爵是西班牙的贵客。得罪了公爵就等于得罪了英国。西班牙警察当局早已安排出一个强悍的支队专门负责公爵的安全。出于希特勒一时和平的需要，以舒伦堡为首的德国间谍已经在他周围组织起严密的网络。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公爵毕竟是大英帝国皇室的贵族，尽量争取公爵回到大英帝国现在的立场和政策上来，这是理所当然的。英国间谍与德国间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必然的。

如果从公爵夫妇的物质生活状况考虑，他更说不上什么命苦。他作为皇室要员，有一笔很大很大的遗产；作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取的对象，许多“朋友”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大宗大宗的馈赠。单是希特勒一方，通过舒伦堡之手，就准备一次性给公爵5万法郎。有了这些条件，公爵夫妇可以挥金如土，可以尽量地吃喝玩乐。他的私人宅第，建筑风格崎岖，装饰豪华，一切物质的、文化的和文娛的设施，应有尽有。

有人估计，由公爵夫妇收藏和保管的稀世文物总值不下数千万美元。其中，诸如公爵夫人佩戴的首饰——白金托座红宝石项链，镶嵌有两颗钻石的手镯链，白金托座嵌镶的绿宝石项链，钻石首饰别针，金架镶嵌的主石耳坠等等，无不是价值连城的瑰宝。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补偿公爵精神的痛苦。他不能不恼怒，不能不烦躁。他别无选择。

正当公爵烦恼不堪、六神无主的时候，一位自称“C”先生的陌生朋友拜访来了。这位朋友不是别人，而是德国特务头子舒伦堡。牵线介绍的仍是那位矮个子的村田野夫。

“公爵，一位真正关心你的朋友一定要见你。他叫C先生。”村田野夫说。

公爵气呼呼地道：

“不见，不见！我什么人都不想见。”

“不！公爵。其它人你可以不见，这位C先生远道而来，有许多重要信息要亲自传给你。你还是见见吧。”

听村田野夫这么说，公爵有些犹豫了。然而，仍是极不耐烦：

“好吧好吧。让他进来。”

通过层层岗哨，自称“C”先生的舒伦堡走进了公爵的客厅。

舒伦堡第一次看见这样豪华的客厅。天花板上吊着巨形西洋吊灯，地上铺着波斯大红地毯，墙上挂着中国宫廷壁画。所有沙发茶几，分左右摆列，

左为西方式，右为东方式。整个客厅充满辉煌的色采和富丽而氤氲的气氛。

但年纪并不算老的温莎公爵却精神不振，神情困乏。他无精打采地靠在沙发上，直到客人到也未起身迎接，只略略挥手以示坐下。

“公爵，造次来访，打扰了您，请原谅！”

舒伦堡本想说几句体面的见面话，不料却说出了这几句本应在结束时才适当的话。

“不客气。”公爵眯着眼打量这位不速之客，冷冷说道。“先生来访，有何见教，请说。”

舒伦堡道：“我十分理解公爵眼下的困境。”

“废话。”

“我代表元首特地向你问好！”

“元首，什么元首？”

“元首就是我们的最高统帅，你所崇敬的希特勒先生。”

公爵听到这里，不禁火了：

“C先生，我并不了解希特勒，说不上对他崇敬不崇敬。看来，你是德国派来的吧？我虽然在自己国内有些失意，但对战争我是讨厌的。你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的元首，我讨厌战争，讨厌战争狂人，讨厌一切动乱！”

按照舒伦堡的臆想，他推出元首这个话题，至少可以引起公爵的注意，以便进一步推行他的诱骗，不料公爵竟如此大为光火。于是改变方式道：

“公爵，我们不谈这个话题好了。不过，有一点你要相信，作为朋友，我们是理解你的，我是真心来拜访你，为你解除困扰的。”

“谢谢你的好意。”公爵的话仍然冷淡。

“真的，如果公爵愿意离开这个不安宁的地方，愿意到瑞士去居住，我们可以全力以赴帮忙。”

“到瑞士？这事我自己会考虑的。不必烦劳先生。”

到这个节骨眼上，舒伦堡决定拿出他的真货色来：

“公爵，同你一样，我也是一个很讨厌战争的人。在国内，我多次向元首提到这个问题。元首对此很感兴趣。元首的意思，我们英德两国，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大家可以放弃战争，坐下来平心静气地对话。我想，公爵如果能对贵国国王说一说，也许，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可以实现和平……”

呵，原来是个说客！公爵冷笑了一下，说道：

“希特勒先生也希望和平？太好了！如果这样，他马上从他占领的国家，比如法国、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还有波兰、捷克撤军，行吗？他能这样，和平马上就会到来。”

舒伦堡差点儿答不上来了。

“这个……可以商量。”

“那就请你同希特勒先生商量商量吧。他能作到这一点，我要亲自向他致意。”

“呵……我尽量努力。不过，我想，眼下最重要的是英德之间的和平。这个，还望公爵在贵国多做工作。”

“好哇，我也尽量努力。”公爵在心里冷笑。他明白，眼下这个说客是在糊他。

“谢谢公爵！我们元首说了，如果英德两国真的改善关系，这对两国人民和整个欧洲的和平事业都是大有意义的。因此，如果公爵为此奔波，在经

济上发生困难，我这里给你带来5万法郎。这是无偿资助，请你笑纳。”

说着，舒伦堡抓紧拿出他的绝招，恭敬地打开精致的手提箱子，将5万法郎摆在桌子上。

“哈哈……”公爵一改刚才无精打采的样子，忽然站起身来，放声大笑道。“朋友，太感谢你了！这些，大概是你的意思，也是你们元首的意思吧？不过，说实话，我这人生来有钱，从来不愁吃的，不愁花的。你还是把这些钱收回去吧，我设法笑纳。再笑纳，我这屋子的财富就装不下啦。至于我是否回国向国王谈和平问题，我自己会考虑的。这不光取决于我怎么样，还取决于你们德国怎么样，希特勒先生怎么样。不过，有一句话，请你告诉你们的元首：我永远是英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见公爵态度如此鲜明，如此强硬，舒伦堡已经无话可说。他难堪极了，只好讪讪地道：

“当然当然。公爵言之有理。不过，请公爵理解，我的确是一片好心，请公爵三思。”

舒伦堡又说了好几句收场的话，方才告辞。

公爵没有起身送客。他觉得这样的不速之客不值一送。并对舒伦堡的背影大声骂了一句：

“想收买我哩。混蛋！”

舒伦堡在此碰了钉子，心里老大一个疙瘩。走出门去，也狠狠骂了公爵一句：

“不识抬举的东西！有你受的！”

与此同时，舒伦堡下了最后的决心——
绑架他！

第九章 窈窕淑文两度献花神圣教堂风疲迭起

“明天，我必须用武力将温莎带到瑞士境内。所以，今晚必须拟出行动计划。——你有多少人，整个行动你要多少钱？”

这天晚上。在马德里一家小饭馆里，舒伦堡紧紧盯着坐在对面的那位早已被收买的西班牙人，仿佛要从那人眼神的瞬间变化中寻求对方的答案。

这是一家背街的私人小店，设备简单，连电话也没有，但十分清静。一张发黑的餐桌靠在角落，桌上的烛灯晃着昏暗的光亮。

红胡子红头发的西班牙人，约莫 30 多岁，身材粗短。两只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他坐在舒伦堡的对面，双手托着腮帮，不时略略抬眼看一看舒伦堡。他害怕直接与舒伦堡对视，害怕把心里的答案一无余地地透给舒伦堡。显然，这是他大捞一把的黄金时刻。

“怎么样？你说呀？”

红胡子红头发的西班牙人没有吭声，用刀叉住一块牛排，慢慢咀嚼着。他在无声地讨价。

他不是真正的间谍，而是当地一个痞子。他有一支由各种人员组成的亡命徒队伍，都是在各个码头混饭吃的社会渣滓。这支人马，各派政治力量都可以利用，条件就是钱——为了钱，他们可以作最大的冒险。今儿这桩买卖是桩大买卖，他想拿个大价钱。

忽然，他举起酒瓶大口大口地灌了几口，站起身来，说道：

“这可是玩命的事呀！”

“你怕？”

“怕？干老子这行的，没把脑袋当数。怕个球！——至于钱，少了这个数，不行。”

红胡子用手指在桌子上比划着。舒伦堡看得清楚，他要 1 万法郎。

“是不是太高了点儿？”舒伦堡故意摇了摇头，表示为难。其实，他在心中早就打定主意，1 万法郎算什么？就是 5 万法郎也成。他的谍报系统大量制发的假钞票已达几十个亿。用假钞收买亡命徒，一个子儿和千百个子儿根本没有区别。

“少一个也不行！”红胡子斩钉截铁地说。

“好吧好吧，就这个数。”

舒伦堡犹豫一刻，终于痛快地答复。他约红胡子吃饭以后在他的车子里取钱。红胡子高兴了，又举起瓶子，满满斟了一杯：

“好。一言为定，干！”

“干！”

咣当相碰。两个政治流氓会意地笑了。

“什么时候动手？”红胡子喷着酒气，兴奋地问。

“见机行事。机会一到，我通知你。”

“好！”红胡子眼里透着杀气，站起来说。

马德里小饭馆里那场生意成交的时候，梵蒂冈罗马教廷的大教堂里，正在进行另一场精心设置的阴谋。

梵蒂冈，这个只有 108 亩土地，不到 1000 居民的城市，座落在罗马城北角的高地上，是一个特殊的宗教王国。

梵蒂冈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那时，在古罗马帝国庞大的疆土

上，基督教义广为流传。罗马帝国先对该教残酷迫害，后又加以利用，于第4世纪定为国教。

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裂后，基督教也于1504年分裂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和东正教。中世纪时，基督教会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支柱，梵蒂冈成为中世纪教皇国的中心。1827年教皇国的领土并入意大利王国后，教皇退居梵蒂冈。1929年，梵蒂冈同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签订《拉特兰条约》，成为独立国家，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斯时，主宰这个特殊王国的，是教皇庇护十二世，即金尼奥·帕切利陛下。教皇陛下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代表上帝（天主）布道，自称是基督耶稣在世的代表，对全世界天主教会拥有最高管理权，在信仰和伦理问题上永无谬误的。

傍晚时分，夕阳斜照，梵蒂冈教堂一片辉煌。一群群鸽子打着响亮的鸽哨在城区上空盘旋，然后轮番在高低错落的教堂尖顶上降落。渐次，昏暗的雾霭悄悄降落，城里开始闪烁七零八落的灯火。

“当...当...当...”

从雄伟庄严的圣彼得大教堂传来了沉郁肃穆的钟声。人们知道，又要开始晚祷了。

这时，各色教徒，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地向教堂走来。很快，大教堂站满了虔诚的教徒，后到的只好站在教堂外的场子里。大规模的战争笼罩下的欧洲，人们恐怖不堪，痛苦不堪，唯有教堂是他们求得解脱的地方。他们要以虔诚的祷告，祈求主的解放。

罗马教堂始建于1506年，竣工于1626年，历时109年。意大利的许多伟大艺术家和杰出建筑师，诸如拉斐尔、米开朗琪罗和力莎迦洛，伯尼尼等等，都为这座辉煌建筑的设计和装饰作过杰出的贡献。整个建筑十分宏伟。教堂中央是直径42米的穹窿，顶高近150米，前面有两重用扇柱围绕的巴罗克式广场。教堂内保存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艺术家，如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艺术家的以宗教为题村的大型壁画和雕塑。地面满铺花纹繁复的红色大地毯。堂内设有1000个用非洲红木做的坐位，以供信徒们朝拜之用。

此刻，大教堂坐无虚席。教皇陛下率领各级教主和神父各就各位。教皇身穿大红皇袍，外披大彩坎肩，胸前别着十字珠宝，头戴高筒礼帽，危坐在神坛正中的朱漆雕花靠椅上。前面摆着长条供桌，精巧的圣灯燃着大红蜡火。教堂两边，以教皇为中心，分两列站立着身披红衣的教主和神父。

一阵沉郁的钟声响过之后，教皇登上圣坛，双眼微闭，双手台十，开始布道——

万能的主啊！
用你无边的智慧和无限的博爱，
救救罪孽深重的人类吧！
救救沉坠在茫茫苦海的芸芸众生吧！
阿门！

站在两侧的教主和神父，同样双眼微闭，双手合十，齐声重复教皇的祷词，接着，教堂的所有信徒齐声重复教皇的祷词。

教皇在胸前画过十字之后，端起圣盂，用指头朝前后左右挥洒圣水。唱

诗班开始作歌——

空虚混沌的时候世界一片黑暗
万能的上帝慢慢创造了地创造了天
上帝说要有光明就有了光明
上帝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
上帝说要有草木瓜果就有了草木瓜果
上帝说要有日月星辰就有了日月星辰
上帝说要有鸟兽虫鱼就有了鸟兽虫鱼
上帝说要有男人和女人就有了男人和女人
世界无所不有都是上帝所造
唯有灾祸苦难是人类自找
救苦救难拯救人类全靠上帝
罪孽深重的人呵多多向主祷告

……

信徒们在肃穆的圣歌中浮想着上帝，期望着上帝，把自己最隐秘的心灵向上帝敞开，以求得到拯救。这时候，人们的灵魂，仿佛在上帝面前，经过圣水的洗礼，个个都净化了，升华了。场中，除了圣歌，除了祷告，除了微微的呼吸声，静得连针落在地上也听得见。堂内的圣画、装饰、声光，连同空气，无不充满神秘圣洁的气氛和色彩。

参加这次祷告的信徒中，有一位身穿洁白连衣裙的少女特别引人注目，那少女约莫 20 来岁，满头主黄卷发，一张很动人的俊脸，两只眼睛水灵灵的，神情虔诚而带忧郁。此刻，她手捧一束鲜花，站在教堂最前列正中的位置上。

教皇布道的时候，也许第一个看到的的就是她。她的年轻、美丽、动人，也许使教皇心猿意马，以至布道完毕之后，仍迟迟没有退场。圣歌班唱至大半，教皇欠欠身就要退下，这位手捧鲜花的姑娘忙走到教皇面前，向教皇深深鞠躬，哀怨地说道：

“尊敬的陛下，我是来自北欧的信徒。我心灵有无限的痛苦，盼望陛下为我解除。请代上帝收下这束鲜花，等于把我的虔诚收下。再见吧，尊敬的陛下，祝你万寿无疆，幸福无涯。”

这姑娘说得这么动听，态度如此虔诚，教皇深深地感动了。遂接过鲜花，答道：

“可爱的姑娘，你纯洁的心地我已知晓。为了解除你的苦难，我愿以主的名义向你祝福。请问你的家住在何处，我愿意永远记住你的芳名。”

那姑娘道：

“尊敬的陛下，我的一切你不必动问，唯有这束鲜花请你细细观赏，好好保存。它会告诉你关于我的一切，包括我的整个心灵。为拯救灵魂，我将在这里一连祷告 3 天，3 日内我不会离开梵蒂冈城。”

姑娘说罢，在胸前划了十字，向教皇吻别，然后慢慢退下。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姑娘迅速钻入人群，从侧门离开了教堂。

教皇陛下捧着那姑娘送的鲜花，想着美丽的姑娘，心里乐融融的。走进皇室，在灯下细看那鲜花，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花束之中露出一个纸角，

抽出看时，竟是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教皇陛下明鉴，元首久厌征战。
与英海峡为界，敬请从中周旋。

——你的忠实的德国信徒

非常明白。战争狂人希特勒有所借重，委托教皇向英国暗送秋波，条件是以英吉利海峡为界，割据欧洲山河。

教皇忿然骂了一句：

“魔鬼希特勒，主意打得不坏哩！”

教皇虽整日生活在宗教天地里，但他对世界政治生活的大势是了解的，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他知道，希特勒称霸欧洲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希特勒的战争机器碾碎了西欧北欧之后，只剩下难攻易守的英伦三岛了。当他吞不下这个老大的岛国时，便假惺惺声称“久已厌战”，无非缓兵之计，另有所图。

教皇想，英德双方自1939年交战以来，互绝来使，无从对话，要他梵蒂冈宗教王国从中调停，充当信使，这是何等的美差！然而，希特勒为何会把我这小小王国看在眼里？我梵蒂冈国，国土虽小，其志颇大。我是代表上帝布道，以拯救天下生灵为己任。如果由我出面周旋，求得世间和平，确也算得一桩伟业。然而，当今之世，风狂雨骤，苦难无穷。我虽以拯救人类为己任，怎奈我也置身在霸权政治之中，况又没有一兵一卒，自身难保，只能恪守中立。这中立小国，如果出面周旋，得罪其中任何一方便是引火烧身，自取灭亡。可见这事万万干不得！

教皇想到这里，深感此事干系重大，忙叫侍从通知外相前来商议。外相接旨进殿，听罢陛下述说，想了想道：“当今世界，征战频仍。我小国弱邦，唯以中立成活，万不敢贸然卷入。此事以不理为好。”

教皇叹道：“我看那女子来头不小。若是不理，岂不得罪希特勒？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呵！”

外相道：“从字条内容看，确也不可小视。我看，把那女子找来，当面细问一番，弄清来龙去脉，再作计议。如何？”

“倒也有理。”

当下，教皇即令左右，速传送花女子。小小教廷之国，反复细细搜寻，哪里还见那女子的身影？

事情不了了之。教皇心里老搁着一块心病。

不料，第3天晚祷时刻，那女子手捧一束鲜花，又到教堂来了。

教皇不禁惶然，欲令侍从拿下那女子，外相忙小声劝道：“此刻正值布道，堂下信徒甚多，如有动作，必然骚乱。不如派卫士将那女子看定，散堂时将她扣下。如此万无一失。”

教皇依外相之言，果于散堂之时扣下那女子。其时，那女子手捧鲜花，也不反抗，且从容说道：

“我乃弱女一名，教皇陛下何以如临大敌？听说教皇陛下已令左右四下捉拿我。何必这等费事？今我再送鲜花一束，前来投案。不知陛下有何话说？”

那女子说着，将那鲜花送上。教皇欲接，卫士忙一把将那花束抢过去，

仔细检查。那女子见状，放声大笑道：

“各位教父莫非怀疑我是刺客，其中藏有炸弹？”

卫士细细查看一番，花中并没有什么炸弹，却又发现一张纸条。教皇接过看时，只见上面写道——

从中周旋费琢磨，法郎 5 万意如何。

陛下休惹元首气，慎防圣坛变尘末。

不看这字条还罢，一看这字条，教皇顿出一身冷汗。恶魔希特勒，心狠手毒，竟如是软硬兼施，逼他下水。如果顺从其意，为他卖命，便以 5 万法郎作偿；若不顺从，便要横施暴力，轰炸皇国，令圣坛灰飞烟灭。希特勒这魔鬼，从来无情无义，似此如何是好？

教皇与外相等人耳语一阵，终于笑吟吟对那女子道：

“元首之意，我已充分理解。感谢你千里迢迢，三番两次带信给我。请即回告元首，转达我的致意。元首所托之事，我当尽力而为。”

那女子笑道：

“陛下答应了？真的还是假的？”

教皇道：“真的真的。上帝可以作证。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只负责将你送来的鲜花和这两张纸条，原原本本转交给丘吉尔先生。你看如何？”

“当然可以。”那女子道，“如若陛下以中立态度，多多美言几句，岂不更好？”

“这是当然。我想不出一月，你们便可从丘吉尔先生的态度中看到他对此事的反映了。那时，英德之间，或战或和，我们可没有责任呵！”

“这也当然。”

教皇道：“不知小姐你还有什么话说？”

那女子冷傲地道：

“其它没有什么。最后倒有两句话奉告陛下——今我只身来此，我的安危，全在陛下掌握之中。但我不过一名弱女，或生或死，本是小事。可陛下任重道远，生命高贵。你的生命却在元首掌握之中，所以令我十分不安。因此，小女子切望陛下三思，万万保重。——告辞！”

小女子说罢，竟昂头挺胸，傲然而去。

好厉害的女子。

教皇和众教父面面相觑，良久说不出话来。忽然，一人猛醒过来，大声叫道：

“呀——间谍！间谍！她是间谍！”

却说那女子从从容容步出教堂，便上了一辆出租小车，直奔罗马古城。下车之后，即钻入人群，左拐右折，回到一家名叫“罗马饭店”的高级宾馆。开了房门，已经十分疲乏。关门之后，不禁自叹一声：

“唉！累死我了。”

于是，顺势倒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歇息。接着梳洗一番，宽衣入睡。不料刚刚躺下，却听得房门吱呀一声开了，那女子吓得一下坐将起来，正要摸枪，那手却已被人一把抓住，动弹不得。

“你是谁？”那女子吃惊地问道。

“我？老熟人。——你别害怕。开灯吧。”

那女子开了灯，定睛看时，却是自己的上司卡纳列斯。

“你……你如何也在这里？”

卡纳列斯笑道：

“干我们这行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瞒你说，你的一切行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混蛋！你跟踪我？”

“不，我一直在暗中保护你。”

“为什么？”

“不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部下。”

“我不需要你保护——你给我出去！”

卡纳列斯傲然笑道：

“曼丽小姐——你这态度，可不是对上级的态度啊。不过，我不计较。你把枪放下！”

自从落入卡纳列斯这个魔鬼之手，曼丽小姐对他没有一点办法，只有服从。

卡纳列斯笑道：

“亲爱的，你干得不坏！是一个合格的间谍。这证明，我的眼光不错。”

曼丽小姐并不需要这个魔鬼表扬。但她自我衡量，第一次出马，能干得这么漂亮，的确感到欣慰。遂道：

“我疲乏极了，需要休息。你出去吧。”

“不！亲爱的。”卡纳列斯奸笑道。“独乐乐不如与人同乐。让我们共同享受胜利的快乐不好吗？”

说着，又饿狼般扑到曼丽小姐身上，发狂地吻起来。曼丽小姐无法摆脱，只好由这魔鬼纠缠……

“亲爱的。”卡纳列斯发泄一阵之后，说道：“我知道你很烦我。但我——太喜欢你了。你的确需要休息。好吧，从今天起，你休息3个月，什么也不干。好吗？你不是想到夏威夷的檀香山去吗？下一个任务就在檀香山，你休息结束就去。”

“真的？”一听说檀香山，曼丽小姐劲头来了。

“当然，到时候，我会通知你。”

“太好啦！”

卡纳列斯又亲了曼丽小姐一口，说道：

“据我所知。这几天，舒伦堡他们也有一次大行动，地点在西班牙。”

“什么行动？”曼丽小姐好奇地问。

“绑架温莎公爵。”

“呵……使用武力？”

卡纳列斯忽觉自己兴奋过度，有些失口，忙道：

“好啦好啦。睡觉吧。美美地睡上一觉。”

此时，曼丽小姐反倒清醒多了。不知怎的，她脑海里老翻腾着绑架的概念。

“也许，间谍都是亡命之徒。文的武的，荤的素的，甚么都得干，包括同工作需要的一切魔鬼睡觉。”她想。

“呜——”

汽笛长鸣。

卡纳列斯和曼丽小姐离开罗马城的第5天早上，一艘装饰豪华的客轮鸣着响亮的汽笛，就要开出西班牙阿里基港。

港里整装待发的轮船很多。这是客船请求出港的第1声信号。正式开船还有10分钟。

这艘名为“皇后”号的客船，是西班牙国王的专用船，结构十分精巧，装饰异常豪华。平时，只有西班牙的王公贵族有资格乘坐。然而今日乘坐这船的，却不是西班牙的王公贵族，而是侨居国外的英国人——温莎公爵及其夫人。而且，偌大客船，没有上其它旅客。可见这是一艘执行特殊任务的专船。

曾经作过英王的温莎公爵，在小小西班牙侨居期间自然是高贵的客人。西班牙王国，上至国王，下至庶民，对此不敢怠慢。这当然是属于国礼的范畴。就连平时，西班牙政府当局为了保卫温莎公爵的安全，在其所住之地专门加强警卫，也是很下了些工夫的。何况今日是公爵外出。

客轮再一次发出响亮的汽笛。然而，此时温莎公爵一行还没有上船。船长和水手知道，要人们乘坐这种专船，没有候船的麻烦，一般不到最后几分钟是不会上船的。即使到时主人还没上船，也得乖乖等着。

温莎公爵这段时间精神不好，出去散散心是很必要的。他在那个经常受到干扰和威胁的别墅已经住烦了。今日，他乘船出发，并不是要到很远的地方，而是要到一个海岛去打猎。为安全计，这活动当然是秘密的。

温莎公爵其人，虽然年过半百，仍是那副风流潇洒的习性。他虽逊位王座，却并不后悔，对他来说，失去了权力，却获得了美人，似乎是得失相当。虽然舆论界说他不爱江山爱美人，他却不以为然。

他的确很爱他的西方美人的杰作——年轻、漂亮、风流、高雅的辛普逊夫人，虽然她是第二次出嫁的女人。温莎公爵认为，未婚女人也罢，再婚女人也罢，只要两人真有感情，心心相印，过得和谐，这便是真正的爱情。

他要忠贞不渝地恪守这种爱情。所以，他一直带着辛普逊夫人侨居国外，独享其乐。他本想在外国定居，英国当局却念他是皇室后裔，请他务必回国任职；如果实在不想留在本国，那就到英属殖民地百慕大去当个清闲的总督也可以。

可他不。他连百慕大也不想去。他压根儿不想同政事沾边。那么就暂时留居西班牙吧。住在西班牙却也清闲，平时无事，他常与夫人一起，在朋友陪同下出去打猎。

任尔风狂雨骤，反正我与政治隔而远之就行了。这便是温莎公爵的基本人生态度。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怎么也摆脱不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他在他的豪华的别墅闲居，又有西班牙警方认真保卫他的安全，本可万无一失了。但突然之间，却又闯进一股莫名其妙的政治力量——德国的间谍队伍，天天纠缠他，弄得他想得安宁而不得安宁。

因此，他必须更换地方。西班牙当局为他的安全计，也劝他换换地方——这不是迫他走，而是为他的安全负责。于是他和他的夫人决定利用打猎的机会，绕道去里斯本居住。不料，他这一行，虽然秘密，却又被敌人抓到了威胁的机会——而且是更为严重的威胁：绑架他！

舒伦堡的行动方案早已拟定——就在温莎公爵上船的一刻或出海的中途动手。

最好的方案当然是等他出海后突然劫船。这同在空中劫机一样，只要干

得干净利落，便可万无一失。劫船力量已经组织妥当，就是红胡子那批难兄难弟，流氓打手。

红胡子却也精灵。他得了大把大把的金钱，买通了好些个打手，最高兴的是买通了护送温莎公爵上船的警卫队长——他也是个爱钱的角色，这回拿了大价钱。

“皇后”号客轮第二次拉号的时候，所有设在船上的埋伏都已到位。红胡子是昨天晚上潜水躲进底仓的。他用微型电台报告了潜伏情况。看来，准备十分周密。所有这些，舒伦堡站在德国驻西班牙大使馆的阳台上，用电台联系得明明白白，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

好戏已经开始。公爵带着夫人上船了……

后面好像跟着西班牙国王……国王去干什么？是要陪同还是远送？

国王你快些离开！你最好不要牵联到这事里面。

好了！国王与公爵握别，上了那辆黑色轿车，回城去了……

孟克东也来了！他带着箱子，后面跟着几个随从，好像要上船……

孟克东，你这混蛋！你来干什么？你是英国间谍小头目，我早就摸清楚了。催促公爵快些离开别墅的就是你！奉英国政府之命前来保护公爵的也是你。不过，你来得太迟了。你的人手……呵，两个……3个，5个，就5个？太少了点儿。绑架公爵的战斗一打响，你也跑不了。抛你到大海喂鲨鱼去吧。

呵，可不——你遇到麻烦了……你虽然是有护照的，警方非要检查你的箱子，那里面有武器吧？你不敢接受检查……你争执，争执有什么用？那就请靠边站，请留在岸上望洋兴叹吧！

最后3分钟……

最后2分钟……

最后1分钟……

对了！船要起航了。怎么不拉汽笛？船长在干什么？混蛋！

怎么？又来了一队武装警卫！这队警卫来干啥？换岗？船上的卫队全换下来？这一队警卫全换上去？……呀，真的在换！

娘的！谁这么鬼？这能换吗？这一换不全完啦！

对！不换。两支武警交涉起来了……

船上响起了枪声！是红胡子吧？

好！果然是红胡子。红胡子一边鸣枪一边冲到船头。他在高喊——

“船上卫队开枪！立即开枪！”

真个动武了！两只卫队打起来了。机枪，手榴弹，刺刀，全用上了……

枪声大作，硝烟弥漫……

“皇后”号紧拉汽笛。这是鸣警，不是起航。

战斗仍在继续进行。红胡子爬到船顶，正在架机关枪——好一个勇敢分子！

嗒嗒嗒嗒……干得好！打！狠狠给我打！

一艘小型快艇驶到“皇后”号船头。好些人全副武装，飞上了船头。

呀，好像是孟克东？真个是孟克东！这家伙真鬼。呀！他向红胡子瞄准了……

红胡子！注意隐蔽。快隐蔽！——砰！红胡子倒下了……

该死的混蛋！笨蛋！

枪声稀疏，船上的卫队全倒下了。岸上的卫队冲了上去。

完了，一切都完了！

孟克东和新上船的卫队队长握手。好像他们早有预谋，早有防备。

英国间谍——厉害呀！

开始打扫战场。

温莎公爵和夫人出来了。

公爵紧紧握住卫队队长的手，像是在表示感谢。辛普逊夫人扑在孟克东身上，好像在哭，在激动地哭泣……

“ 呜——呜—— ”

客船高昂地鸣了两声汽笛，正式起航了。

绑架温莎公爵的闹剧到此结束。

舒伦堡垂头丧气地放下望远镜，对一直站在身边的德国大使叹道：

“ 唉——这……我怎么回去向元首交待啊！ ”

第十章 反吉尔深夜询谍扳希特勒执意战英伦

“希特勒下一步要干什么？他要入侵英伦三岛吗？”

丘吉尔在他的首相办公室踱来踱去，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夜很深了。透过左壁卷帘大玻窗，可以望见伦敦模糊的轮廓和疏疏落落的灯火。

伦敦已经入睡，整个英国已经入睡。只有那些日夜警卫英伦三岛的战士没有入睡，整个伦敦和大英帝国的核心没有入睡。

他感到有些口渴，似乎很想喝点儿什么。本来，侍卫早就为他准备了一杯咖啡，热热的，放在桌子上了。但他忘了喝，咖啡已经很凉。他下意识地要按电钮，通知侍卫送咖啡来。但猛一转身，看见桌上有一杯，于是自嘲地笑了。

他放弃了叫侍卫的想法，走到办公桌前，端起咖啡喝了一口，顿觉浑身上下凉丝丝的，十分清爽。于是，他端着咖啡，一边慢慢呷着，一边踱步，继续思考他所思索的问题。

法兰西崩溃了，这足铁的事实，德国军队仅仅在 42 天内就击败了法国军队，这是他怎么也难以想通的。从数量看，法国军队并不比德国入侵军队少，但在勇敢和战术上却比不过德军。希特勒趾高气扬地进了巴黎，居高临下地在贡比涅逼法国投降派签定投降协议，现在是踌躇满志地回到了柏林。

法国是英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盟友。北欧、中欧那些小国盟友并不重要。现在，这个盟友垮了，彻底地垮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 4 年之久坚持不败的法兰西，在这次战争 6 周后就退出了战争。德国军队已经占领着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北极圈内的北角到波尔多，从英吉利海峡到波兰东部的布格河。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到达称霸欧洲的顶峰。这个莫名其妙地混入政界居然发迹的前奥地利流浪汉，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下士，现在居然成了德国征服者中最伟大的人物了。这是一个谁也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的确是一个历史大悲剧。

“历史真是怪物！这简直是在向人类开玩笑，向世界开玩笑！”

丘吉尔想到这里，苦涩地摇了摇头。很快，他又回到了他思索的正题上

“下一步希特勒要干什么？他要入侵英伦三岛吗？”

很明显，希特勒要进攻英国！希特勒不会放松英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想。

弄清这个问题十分重要。现在，他是大英帝国的首相，是英王属下的第一号人物，英王陛下和整个大英帝国的安危完全压在他的肩上，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来不得半点儿含糊。否则，他将成为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敌人要干什么，答案弄清楚了。那么，敌人正在干什么呢？希特勒已经作好进攻英国的准备了吗？丘吉尔向来逻辑清楚，向来习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想下去，直到相关的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为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情报——大量的情报。

他觉得，很有必要叫谍报处长比万来一趟。于是，他顺手抓起了电话。

“比万吗？”

“我是比万。呵——首相！这夜深了，还没睡？”话筒传来了比万睡眼惺松似的声音。

“敌人磨刀霍霍，我睡得着吗？”丘吉尔意味深长地说。“有什么新情况？”

“有一些。我们刚刚整理完毕，准备明早送来。”

“不！马上送来。”

“好吧。”

丘吉尔放下电话，顺手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大叠材料，一边等比万，一边翻阅。

这些材料全是他的谍报机关伦敦监督处近期送来的。每一件材料上都印着“CND—XX号”的字样和“这份文件是英国国王陛下的财产”这句话，以示其重要程度和机密程度。

本来，他从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起，就已经看过这些材料。现在，他还要再看一遍，还要进一步熟悉它，以便从这材料中发现可能遗漏的疏忽之处。

材料之一说——2月1日凌晨，德国一架信使飞机因气候恶劣，被迫在比利时降落。驾驶员所带材料中，有大量关于希特勒大举进攻欧洲的机密内容。这些内容被德国代号为“J”的双面间谍所窃获。

材料之二说——英国的空中侦察表明，大量德国装甲部队和步兵在法国西海岸结集。初步分析，这些部队可能是进攻英伦三岛的先头部队。

材料之三说——德国海军在法国西海岸作封闭式训练。参加训练的主要部队是海军陆战队，主要内容是快速登陆、两栖作战。为此，德国海军舰艇和其它后方物资也正悄悄运抵法国海岸各港。到目前为止，德军已在法国西部加强军事部署，构筑所谓“大西洋墙”，以作进攻英国的前盾。

以上材料，由英国情报局驻柏林情报员1200号提供。

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看，这些材料虽然零星，内容不详，却是价值连城，非常宝贵的。事实证明，大战开始以来，伦敦监督处所提供的许多材料，都为丘吉尔的正确决策起过巨大的作用。

他要感谢监督处的永远难以被人知晓的卓越贡献。

丘吉尔对于谍报工作的重视，是世界许多国家首领所不及的。

伦敦监督处是丘吉尔亲手建立起来的英国最高军事谍报机构，丘吉尔是监督处的第一号教父。它还有两个教父，一个是J·C·F·霍兰少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过飞行员和工程师，现在专门负责特种行动和非正规的军事行动计划。另一个教父是英国远征军中东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爵士）。这位将军体格健壮，一只单眼，经常斜戴一副黑色眼镜，样子十分神秘，人称“独眼将军”。他负责研究现代战争艺术和各个时期的战争艺术，特别是研究现代战争中的侦察和谍报艺术。

监督处的三个教父，各有特色。丘吉尔居核心控制地位，其它两位只带研究性，比较超脱。丘吉尔则出于战略决策的需要，习惯于直接与监督处的具体机密打交道。直接向他提供具体情报的，是情报局谍报处长比万。

不到5分钟，比万赶来了。

“你说吧。什么新情况。”

比万单独到丘吉尔处汇报情况，这是经常的事，用不着什么客套。他随便在首相面前坐下，一面将几个急件递给丘吉尔，一面汇报道：

“我驻法国特种谍报员0101来电称，德国又一批部队运到法国西海岸，拟加强登陆作战训练。人数不下5万。”

“我驻罗马谍报员 0007 来电，德国间谍机关新派一女特务（编号不详）到梵蒂冈活动，据说已与教皇发生联系。

“德国‘黑色乐队’谍报员 JN 来电称，希特勒暗示中立国瑞典国王转呈英王，说德国有停战想法，不想进攻英国。

“我派驻西班牙的特工人员孟克东，已顺利粉碎德国特工绑架温莎公爵的阴谋。——就这些啦。”

比万一口气汇报了所有新获情报。他记忆非凡，反映敏捷，不愧是谍报处长。

丘吉尔一边听着汇报，一面翻看材料，未了，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

“看来，希特勒在作两手准备。一手准备进攻，一手准备和谈。战争也罢，和谈也罢，一个目的——要我们妥协。”

正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立即抓起电话。

“首相吗？我是哈利法克斯。”

“我听出来了。有事吗？”

“刚刚接到梵蒂冈教皇的电报。电报称，如果英德双方确有和谈诚意，为了公正而体面的和平，他可以出面调解。”

“啊——看来，希特勒真个是在玩弄假和平的伎俩。你告诉大家，我们不会上当。我们决不妥协。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首要方针，就是加强备战，迎接希特勒的进攻，保卫英伦三岛。”

“是的。我也这么看。”

“再见！——啊啊，别忙！”丘吉尔突然决定。“明天召开战略分析会，上午 10 点。你通知一下。还是上次会议那些头头参加。”

“好吧。”

比万走时，丘吉尔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遂道：

“德国‘黑色乐队’来的情报可靠吗？”

所谓‘黑色乐队’，那是德国反希特勒的一股隐蔽势力，其中不少成员是为英国情报机关服务的双重间谍。过去，这个‘乐队’从不同角度为英国提供了大量情报。

比万想了想，笑道：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现在的双重间谍多得很呀。不过，从‘黑色乐队’提供的情报来看，大多数还是可以参考的。那里面，的确有好些企图推翻希特勒的坚定分子，也有为我们提供假情报的家伙。”

“你们可得慎重，千万不要上当啊。”

比万道：

“那是当然。”

比万走后，丘吉尔又思索了一阵。他觉得，几个重要问题思绪清楚了，可以处理了。其中，对于中立国瑞典国王受希特勒支使，准备从中协调的来电，必须马上处理。遂拿起笔来，迅速起草回电。他写道——

大英帝国首相致瑞典国王陛下

尊敬的陛下，贵函收悉。陛下劝说英国接受和平……对于这种要求和建议作任何考虑之前，德国必须用事实而不是用空话作出确实的保证。它必须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生活……

丘吉尔决定，这封态度鲜明的回电，明儿一早就送伊斯梅发出去。接着，他开始准备明天在军事分析会上的发言要点。他在提纲上清楚地写了以下几条——

1. 当前形势。希特勒的两手，假和平，真进攻。
2. 对希特勒假和平伎俩的唯一正确答复：不！
3. 演说重点：让我们振作起来。负起我们的责任来。让我们这样要求自己——如果大英帝国及其联邦能延续千年之久，人们都要这样说：现在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

拟好讲话提纲，丘吉尔满意极了。

精巧的凤凰鸟式的时钟敲了7下。微弱的曙光从窗外透进来。

沉睡的伦敦和大英帝国醒来了。

丘吉尔望了望窗外披着晨光的高低错落的城廓，忽然获得一个新鲜的概念

在狂妄的希特勒面前，英雄的伦敦和大英帝国就像一头海狮！

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计划，恰恰叫“海狮”计划。

看来，你也叫“海狮”，我也叫“海狮”。两头“海狮”互不相让，真要拼个你死我活了。

此刻，希特勒在山上酝酿进攻英国的计划。

同西洋人一样，这座山的名字很冗长。它叫做伯希特斯加登山，座落在德国柏林附近。

初夏的早晨，连绵不断的伯希特斯加登山苍苍茫茫，淹没在一派烟霭之中。一条微微泛白的公路由山脚向山里延伸，慢慢在丛林和烟雨中消失……山腰一角，绿荫深处，有一群用钢筋混凝土作材料和用现代建筑艺术制造的建筑物，那便是希特勒在柏林郊外营造的又一个秘密黑巢——“狼穴”。理所当然，这样的黑巢是他最亲信的建筑师施佩尔的杰作。

细雨朦胧，道路泥泞。一辆辆黑色轿车和米黄色军用吉普艰难地在山路上爬行。车上坐着的，除了全副武装的警卫外，全是第三帝国的高级将领。其中，有海军元帅雷德尔、空军元帅戈林、陆军元帅伦斯德、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约德尔。此外，还有最高统帅部的中下级军官。他们都是奉命上山开会的。

中途，好几辆车在泥泞中打滑。司机和警卫人员只好下车用碎石或树枝垫路，以便车辆滚过滑坑。于是，车上的军官不耐烦地骂开了：

“这鬼天气！昨天还晴得好好的，今儿怎么……”

“造娘的！这鬼路怎么这样滑呀？”

骂天气，骂路，骂娘，却不敢骂开会的地点和召集他们开会的人。因为确定开会地点的是元首，召集他们开会的也是元首。元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主题是研究进攻英国的问题。

“怎么样？开会吧。”希特勒坐在长条形的会议室的首端，望了望军事领袖们，“今天继续讨论进攻英国的计划。”

这样的会议已经开过多次了。第一次在柏林帝国总理府，第二次在上萨尔斯登堡，今天是第三次。上几次会议，许多问题争执很大，难以统一，所以需要继续讨论。

首领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因为，这个问题

难度很大，各军头目分歧很大，连元首也拿不定主意，弄不好很难投其所好。会场显得十分沉闷，就像窗外的阴雨天气。

“大家敞开谈吧。海陆空，统帅部，都谈。”希特勒再次引导说。“雷德尔将军，你先谈。”

坐在元首附近的海军元帅雷德尔见元首点他的名，不禁有些紧张。今天，他本不准备发什么言，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一向态度冷漠，但又不敢明说反对。每每谈及这个问题，他便模棱两可，尽力把球踢到陆军和空军方面去。

“好吧，我先谈。”雷德尔清清嗓子说。“我认为，把进攻英国本土当着迫使英国求和的最后一着，这不妨试一试。”说完这句话之后，他又清了清喉咙，同时瞄了元首一眼，以观元首的表情如何。“我深信，只要用潜水艇作战，并用空军对护航队进行袭击，并在英国主要城市进行猛烈轰炸，切断它的进口贸易，就能不战而胜，逼迫英国求和。”

仍然是前些日子的老调子。态度不偏不倚，而且皮球踢得十分巧妙。

元首态度木然。

他对这位海军元帅的态度很不满意。如果进攻英国，海军必须担任渡海的任务，怎么老提陆军和空军呢。

早在一个月前，希特勒就与雷德尔就这个问题作过长谈。这位海军元帅反复强调渡海作战的困难，这使希特勒感到非常不满。当时，绝顶聪明的雷德尔见元首情绪不对，忙道：“关于这个问题，我马上指示海军作战参谋部研究一下。进攻英国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呃……某些条件具备了，可能性会日渐增加。但我们不能等待。现在就作若干准备……”

那次，他用“研究”，“如果”，“某些”，“可能”等等模糊的模棱两可的词语，终于把元首搪塞过去了。今天发言，他仍然运用了 this 策略。

从内心讲，雷德尔是反对进攻英国的。不是他不想进攻英国，而是他觉得目前的德国还不具备这个能力，尤其是海军不具备这个能力。雷德尔明白，在强大得多的英国海军和还很活跃的英国空军面前，要把一支入侵大军送过白浪滔滔的英吉利海峡，德国海军没有多少把握。其实——他这个藏于内心深处的观点，与希特勒一样，只是不愿意将它说穿。

德国人尽管自吹有军事天才，却是缺乏雄才大略。他们的天才只限于在欧洲大陆进行陆上战争，于海战相距甚远。希特勒怕海，而他手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对海几乎一窍不通。他们的心上只有陆地，没有海洋。他们在陆地上是英雄，在水上是懦夫。

然而，不管任何时候，希特勒只能承认自己是英雄，绝不承认自己是懦夫。即使他确实看到了在海上作战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可雷德尔不同，他是海军元帅，他清楚，如果轻易接受渡海作战的任务，他和他的整个海军很可能葬身于英吉利海峡。因此，他对渡海作战没有勇气，态度淡漠。迫于形势，他只能模棱两可，尽量推脱。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胆怯得有理。他甚至这样糊弄元首：

“元首关于在英国登陆作战的计划虽然还没有最后决定，但它的正确性和可能性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甚至不登陆也能把英国打败。”

这话，似颂扬，似嘲讽，似调侃。妙极了！

好个雷德尔，狡猾狡猾的！

“陆军方面呢？你们说一说。”雷德尔发言没有新意，希特勒也不想让他再扯下去。于是盯着陆军元帅冯·伦斯德。

冯·伦斯德对着元首恭敬地点了点头，颇有气魄地说：

“我们十分赞成在英国登陆。在占领整个法国和西欧之后，丘吉尔已是孤军作战。英伦三岛不过是漂在大西洋上的几根稻草，救不了丘吉尔的命。所以，这种进攻是必然的，顺理成章的。”

漂亮！说得漂亮。

在这样一通毫无价值的大话和废话之后，他接着说：

“只要空军掌握了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同时海军能安全地把我们送到对岸，我们陆军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拿下伦敦，活捉丘吉尔！”

这一通话，希特勒听得特别入耳。对于陆军的行动要以空军和海军作保证的先决条件这层意思，他似没有注意。

好个陆军元帅，同样狡猾狡猾！

理所当然，下面该空军元帅发言了。

空军元帅戈林，此刻正把肥胖得像猪一样的身子靠在坐椅上。他全副戎装，胸前别着 10 多颗五颜六色的勋章，虽然又肥大又笨拙，倒也算个纠纠武夫。

前面两位将领发言时，他一直在心里冷笑。在他心里，他是元首的第一副统帅，在海陆军三军中，他是老大。除了元首之外，他是这里的第 2 号人物了。对于进攻英国这个问题，他认为简直不是个问题——偌大法国尚且是兵败如山，何况小小英国乎？小小英国无非仗着那条天然屏障英吉利海峡。英吉利海峡挡得住我戈林的飞机吗？

于是，他振振有词道：

“进攻英国，我们空军愿打头阵。各位放心，我强大的雄鹰一定把英国炸得遍地开花，把伦敦夷为平地！完了。”

这位草莽似的英雄口才大差，大概就只能吹牛皮说大话，而且连大话也只能说这几句。

希特勒对于这样的大话同样听得进去。他熟悉他这位情同手足的副手。关于怎样用空军进攻的问题，他要单独和他谈谈。

接着，希特勒授意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介绍进攻计划。希特勒对这个计划早已过目，但没有最后肯定。

约德尔是希特勒最宠爱的所谓战略家之一。他面目庄重，思路敏捷，向来信心十足，颇为自负。此刻，他站起身来，从容地走到元首背后，哗地一声拉开帷幕，让大家面对一幅巨大的西欧军事地图。

他举起指挥棍，指着地图介绍道：

“这一片是我们已经占领的法国和其它小国。这是英吉利海峡，这是英伦三岛。我们的任务和目标是：越过海峡，登陆作战，打垮英国。”

这位善于夸夸其谈的战略家，口齿伶俐，吐词清楚，说得斩钉截铁，好像已经稳操胜券。他接着说：

“正如法国战争一样，主要进攻任务，由 A 集团军司令冯·伦斯德陆军元帅执行。恩斯特·布许将军的第 16 军团的 6 个步兵师，从加莱海峡乘船进攻腊姆斯盖特和贝克斯希耳之间的海滩。阿道夫·施特劳斯将军的第 9 军团的 4 个师，从勒·阿佛尔地区横渡海峡，在布赖顿和威地岛之间登陆。再往西一点的地方，有莱希瑙陆军元帅的第 6 军团的 3 个师（属冯·包克元帅的 B 集团军），从瑟堡半岛出发，在韦默思和莱姆一里季斯之间的莱姆湾登陆。

“这样，总共 9 万人组成第一批登陆部队。陆军总司令部计划到第 3 天

总共登陆 26 万人。此外，空运部队将在莱姆湾和其它地区着陆，以作增援。一次不少于 6 个师的装甲部队，由 3 个摩托化师支援，将作第 2 批。计划在几天之内，总共登陆 39 个师和 2 个空运师。

“登陆部队的攻击目标如下：

“在取得桥头堡以后，东南方的 A 集团军的各师部队将推进至第一目标，即格腊夫森和南安普敦之间的一线。第二个目标是，东海岸泰晤士河之北的马尔顿与塞没河之间的一线，以封锁威尔“顶料，登陆部队达到第一个目标的时候，可能与强大的英军发生大战。但大战必须马上取胜，并完成对伦敦的包围。这时登陆部队便可继续向北推进，从而占领整个大不列颠。战役将于 1 个月内结束。”

约德尔滔滔不绝的有条不紊的介绍，似乎把所有军事首脑们吸引住了。人们屏声静气，眼睛一直随着他的指挥棍转。计划是庞大的，条理是情楚的。以 39 个师和两个空降师的强大兵力，在 1 个月之内占领英伦三岛，这样的胜利令人鼓舞。不少人因此眉开眼笑，拼命鼓掌，大声叫好。其中，也有好些人口里说好，心里却在暗暗咒骂：吹你妈的牛皮！看来，元首的事业就要败在这帮吹牛拍马的混蛋手里！

希特勒一边听约德尔介绍，一边看讲话稿。那是他准备下周在国会上的讲演稿。

这段时间，他对征战的思考日渐明晰。他倾向于连续作战，用愤怒和钢铁的风暴袭击英国，但最后的决定还没作出。下周演讲这个题目必须慎重。因此，他要权衡演说的每一个字的份量。

见大家在鼓掌，希特勒放下讲稿，得意地道：

“怎么样？一致通过啦？当然——这还是计划，大家再议一议，以便进一步完善。”

于是，对于若干具体方案，大家七嘴八舌又说了好些意见。

雷德尔和海军总司令部对整个计划持怀疑态度，但不好明说。只好讲——从腊姆斯到莱姆湾延续 200 多英里，进攻的战线太长了。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进行大规模的战斗，完全超出了德国海军的运输能力和掩护能力。

海军提出这个问题后，海陆两个兵种之间发生了尖锐激烈的争论。

海军作战参谋部警告陆军：

“如果陆军坚持在很长的战线上作战，海军可能丧失全部舰只。”

陆军参谋部回答道：

“这是胆小怯懦！如果陆军战线集中，一上岸就要受到英军的集中打击。这样，陆军才可能全部损失。”

陆军参谋长火冒三丈：

“我完全不同意海军的意见。从陆军方面看，如果海军坚持集中渡海作战，这等于把我们陆军直接送到绞肉机里去！”

海军部要员答道：

“按照你们的作战方案，等于让我们海军自杀！”

在这场争论中，雷德尔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

“我要强调，现在进攻英国的时间很不成熟。既然你们陆军急于开战，你们就登陆去罢，何必找我们海军！”

总之，以雷德尔为首的海军指挥层对这场战争愈来愈悲观。

希特勒瞧了雷德尔一眼。他担心这位将领的情绪传染下去，涣散斗志，

遂打断雷德尔的话道：

“雷德尔元帅！你不要把问题谈得那么严重。你的观点就是一句话：从一切情况考虑，最有利的的时间将是1944年，而不是现在。是吧？但是我要说，不！我们不能等那么久。我们不能不考虑坐失良机的后果。你说我们的海军现在不是英国的对手，那么明年呢？明年就是对手啦？应该看到，我们的陆军和空军比他们强大得多……好吧，大家继续讨论。”

其实，没多少说的了。元首一心要进攻英国，谁能扭得过他的固执？

好吧，那就进攻吧！

实在说，希特勒不理解他的下属，下属也不理解希特勒。

希特勒的下属，特别是那些高级将领，大多对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别看他们中有些人振振有词，似乎稳操胜券，决心很大，不过迫于元首的威严，有意吹牛拍马而已。真像海军参谋部那些在关键时刻据理力争，大胆提出反对意见的人确实很少。而这样的人——应该说，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是真正清醒的笨蛋！因为他们不会撒谎，或谎撒得不大，撒得不圆，很难令上司赏识。在官僚政治的特殊场所里，一切吹牛拍马的小人都懂得这一点，并且身体力行。所以，他们在腐败的官场永远是胜利者，虽然胜得十分卑鄙。所谓“脸皮厚，吃得够”，此之谓也。

但是，许多人没有料到，坚决主张进攻英国的希特勒，心里却打着另外的算盘。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对英国的进攻是一定要进行的，虽然正如雷德尔所说困难不小，把握不大。因为不进攻，于面子上是过不去的。最好的方法是不用武力迫使丘吉尔屈服，双方达成某种体面的妥协。这方面已经作了努力，只是丘吉尔不干。你不干么？我就要打你！至于能否打赢，这且不管，反正不会打败，反正英吉利海峡以东的大片土地我占领了，这个事实不可逆转。

而且，这一仗，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打比不打好。向西进攻英国，既可以逼迫英国求和，又可以掩盖另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向东进攻苏联的计划。这在战略上叫声东击西。当然，这个最高级的战略思想，不能让下属知道，更不能让他们理解。总之，进攻英国，无论从战术上讲还是从战略上讲，都是一步好棋，是一步一箭双雕的好棋。

希特勒这么想着，不禁有些飘飘然。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战略家。

没过几天，希特勒飘飘然地登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讲台。

他要开始演讲了——这是7月19日那天晚上。

这次演讲的内容，当然是关于进攻英国的问题。他精心设计的演讲内容和演讲形式已经准备好了。这一次，他要以一个伟大的征服者的态度进行讲演，要把征服者的充分自信和常常使听众点头称是的谦逊巧妙地结合起来，要讲得既风趣有力，又自然得体。不需要像平常那样歇斯底里，大喊大叫。因为自己现在是一个征服者、胜利者了。自己要站得高高的，以一个伟大巨人的姿态向德国，向英国，向全世界昭示自己的伟大。

于是，一反常态，他温和地不无幽默他讲道：

“现在，我从英国听到一个呼声：战争必须进行下去！但这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政客的声音。我不知道这些政客对于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有什么结果，是否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

“他们说，即使英国灭亡了，他们也要到加拿大继续进行战争。我们相信他们的意思是，英国人民将迁到加拿大去。大概只有那些热衷于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的绅士才迁到加拿大去。恐怕人民将来不得不在英国。而且一定会用与他们在加拿大的所谓领导人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战争。

“请相信我吧，先生们！我对于这种毁灭整个国家的无耻政客，是深感厌恶的。这些国家的人民早已被他们糟踏得东倒西歪了，而命运却安排我来给予最后一击！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十分难受。

“丘吉尔先生无疑将去加拿大。那些特别热衷于战争的人们的金钱和子女早就送到加拿大去了。但是千百万人民将开始遭受大灾大难。丘吉尔先生这一次也许会相信我的预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个我从来也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伟大帝国，将遭到毁灭……”

这的确是一篇精心准备的讲话。希特勒把几层意思表达得妙极了。不是吗？要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不是他希特勒，而是丘吉尔先生。他希特勒是希望和平的，而丘吉尔偏要战争。因此，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不得不打。我们进攻英国，这是丘吉尔先生逼出来的呀！而且，这场战争，英国肯定失败，肯定给英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我为此感到难受。因此，我不得不用战争的手段去解救他们。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希特勒的这次演说确实是大精彩了。他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如此巧妙地完美无缺地把强盗逻辑用幽默风趣掩盖起来。于是，台下听众一片欢呼——

“元首万岁！”

“万岁万万岁！”

前来参加会议的列席代表，意大利大使齐亚诺先生格外激动。整个会议期间，他的举止像个小丑。每当希特勒停下来歇一口气的时候，他就像弹簧人似的，突然弹起来向希特勒行法西斯礼做那种机械的奋力向前伸出右臂的动作，嘴里则发出像日本皇军吆喝冲锋那样的声音——

“唧唧格——”

演讲完毕，10名荣获元帅节仗的将领更是欢喜若狂。荣获特大号元帅节仗的戈林高兴得就要发疯，跑上去狂热地拥抱元首，无比激动地说：

“元首，我们伟大的德国空军向你保证，不踏平英国决不罢休！”然后，他回过头，面向听众，振臂高呼：

“元首万岁！胜利万岁！”

这次空前的演讲会议之后，希特勒按照自己的早已定好的思路，不出5天，发出了进攻英国的第16号指令。指令说——

由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愿意妥协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

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

可以预料，第一个出马进攻英国的，肯定是已经肥胖得不能再肥的空军元帅戈林。

大不列颠上空，少不了一场空前的恶战！

第十一章 “超级机密”传急报戈林“鹰日”炸伦敦

绝密

关于对英进行海空作战的第 17 号指令

为最后征服英国创造必要的条件，我打算对英国本土进行比过去更加猛烈的海空作战。

为此目的，兹发布如下命令：

- (1) 德国空军应尽快以其所有的力量打败英国空军。
- (2) 在获得暂时的或局部的空中优势之后，应对其港口，特别是对与粮食供应有关的设施进行空袭。对英国南部沿海港口的袭击，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年进行，以利于我们所计划的作战行动。
- (3) 空军主力应整装待命，准备参加“海狮”计划。
- (4) 关于以恐怖空袭作为报复手段，由我作最后决定。
- (5) 可以于 8 月 6 日或在这个日子以后开始加强进行空战。海军已授权在同时开始加强进行计划中的海战。

阿道夫·希特勒

丘吉尔在他的乡间官邸契克斯的一间办公室里，反复推敲着这份来自德国“黑色乐队”的谍报文件。

文件右上角印有“元首大本营，1940 年 8 月 1 日”的字样。左上角盖有英国谍报处的公文处理章，章上所刻字句十分醒目：“这份文件是英国国王陛下的财产。绝密。不许外传。”同时，印章的下端用笔头划了五条绿杠，标示文件的特别机密性。

此刻，战时内阁副秘书长兼首相驻参谋长委员会代表伊斯梅将军，一直候在首相身旁，等待首相的指示。

伊斯梅将军的职务，就像首相最贴身的机要秘书，几乎所有机要文件都是由他呈交首相批阅的。他每天早晨准时到首相办公室呈送文件，有时直接送到首相家中。如果首相头晚熬夜，第二天早上难以起床，他就在床边守着。这位部长级秘书对首相的忠诚和工作的兢兢业业，使丘吉尔十分放心。

“这个文件很重要。可惜来得太迟了。”丘吉尔一边看文件，一边嘟囔着说。

是的。今天是 9 月 15 日了。希特勒 8 月 1 日签署的这个核心机密，通过谍报系统搞到手，再传到首相手里，已经一个半月了。

大战开始以来，英国情报局有两个很不一般的情报来源。一个叫做“超级机密”，它是通过窃获和破译德国秘密无线电通讯取得情报。负责窃取这些情报的，是英国派驻德国和其它国家的各种谍报人员，以及国内各种秘密窃听站，最后由谍报处破译分析机“炸弹”将谍报译印出来，直送丘吉尔。另一个来源叫做“黑色乐队”，它是反希特勒的“自由德国”军官和士兵，包括德国特务机关的某些要员和双面间谍组成的，是一个旨在推翻希特勒政权的秘密团体。

希特勒这份关于对英进行海空作战的密件，是“黑色乐队”的高层官员窃获的。能够搞到这样机密的文件，显然是可以接近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

部的军官，可那军官究竟是谁，至今是个谜，谁也难以猜透。

“黑色乐队”传来的许多谍报，真真假假。英国政府当局参考时，态度十分慎重。然而，丘吉尔对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一点儿也不怀疑。一个多月来，希特勒对英国进行的连续激烈的空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德国对英国的首次大规模空战，早在7月初就开始了。大规模空战之前，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各个机场的德国飞机，首先采用侦察和试探性的袭击，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队和英国南部港口进行骚扰。接着，整个7月和8月初，德国以消灭英国皇家空军为核心目的，总共出动3600多架飞机，其中有1300多架轰炸机，1300多架战斗机，轮番袭击英国的军事设施和重要城市。

7月10日，星期六傍晚，德国出动684架战斗机，掩护着625架轰炸机，开始对英国首都伦敦进行集中轰炸。德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把英国皇家空军引出来，在空中予以消灭。英国皇家空军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机智地把大量飞机调到北方，只出动了少量飞机迎击，结果，南部港口遭到了严重破坏，但空军实力保存了下来。

那天黄昏，伦敦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城南那几条重要铁路都被堵塞了。许多人认为，这就是德军即将登陆的前奏。英国政府也发出了代号为“克伦威尔”的紧急号令，表示敌人“入侵在即”。英国国民警卫队不断敲着教堂的洪钟，防空部队不断地拉着警报，皇家工兵匆匆忙忙在要害处铺设地雷……一时，整个城市警钟长鸣，警报长啸，所有军队和百姓都处在极为惊惶极度紧张的混乱之中。

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希特勒还没有作好登陆作战的准备。目前进行的尚属纯粹的空战。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劣势的英国皇家空军，除以少量战机迎战敌机外，加强了对德国集结船队和港口的轰炸。这一手，使希特勒集结入侵船队遇到了很大困难。接着，德军对英国的空中攻势越来越激烈，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包括首都伦敦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遭到了严重破坏。

战争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谍报的传递速度。最有用的谍报应当走在战斗打响之前。面对这份迟到的情报，丘吉尔再度嘟哝着，向伊斯梅道：

“这是马后炮。还有新的情况吗？”

伊斯梅微笑道：

“暂时没有。”

丘吉尔在文件上作了圈阅的符号，连同其它已经圈阅的文件一并交伊斯梅。那些文件，大多是政府关于空袭具体事务的紧急内容。诸如在空袭轰炸的压力下，城市防空洞和防御设施如何解决，政府机关和市民的防空掩体如何修建和分布，如何修复地下排水道以保持排水畅通，如何防止环境污染和防止疾病流行，如何处理敌人投下的大量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城市街道的玻璃被震坏后如何供应和修复，重要铁路和交通枢纽如何尽快恢复运转，工厂和其它军事设施如何加强保护，等等等等。这一切，真是刻不容缓，问题成堆啊！

伊斯梅接过文件，请示道：

“首相，原安排今天前往阿克斯布里奇空军大队，还去吗？”

“当然去。”丘吉尔看了看表说。“你先回去吧。还有一个多钟头呀。”

伊斯梅抱着文件正要出门，又被丘吉尔叫住了。

“啊——伊斯梅，我倒忘了，还有件要紧事。我听说，美国制造了一种

特殊形式的钻子，用来处理尚未爆炸的定时炸弹很有效。你同陆军大臣商量一下，抓紧定购这种工具，以供炸弹清除队使用。”

“好。”伊斯梅答应着，匆匆出去了。

这时，夫人克莱门蒂娜端着早点走进屋来，心疼地说：

“看你忙的。一大早就埋在文件堆里——该吃早饭啦。”

丘吉尔笑道：

“希特勒不准我吃早饭呀。不过——没关系。小事一桩。”

克莱门蒂娜道：

“还小事一桩呢。快吃吧！”

克莱门蒂娜是一位很有学问而又温柔贤淑的夫人。丘吉尔和她是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产生爱情的。克莱门蒂娜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但她的已故的父亲曾是龙骑兵团长，而母亲则是艾尔里勋爵的女儿，出身于爱尔兰——苏格兰著名的贵族家庭。

年轻的时候，克莱门蒂娜便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是一位有学问的姑娘，也是一位标致的姑娘，很讨人喜爱。正当年轻的丘吉尔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有一天，丘吉尔和他的堂兄鲁德伦德在一个小地方遇上了一次突发的火灾。丘吉尔冒着生命危险与消防队员参加救火，他的惊人的勇敢精神给克莱门蒂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一家报纸报道说：“如果丘吉尔晚跑出来一秒钟，他就将葬身于残垣断壁之中。”克莱门蒂娜知道这件事后，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对这位年轻大臣的勇敢精神表示敬仰。从此，两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并于此后不久结为伉俪。

丈夫身为首相，国事繁重，总是这么没完没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连星期天也没休息，身体比过去消瘦了许多。克莱门蒂娜心痛极了。此刻，她看着丘吉尔大口大口地啃牛排，喝咖啡，心里十分高兴，说道：

“香吗？”

“夫人亲手作的，当然！”

接着，丘吉尔放下刀叉，笑道：

“饱啦。谢谢——夫人！”

说着又忙他的去了。克莱门蒂娜会心地笑笑，收拾盘点出去了。临走又道：

“饿了，渴了，冷了，给我打个电话！”

丘吉尔笑道：

“行。我的后勤部长！”

说着，他抓起了电话，他要找情报中心伦敦监督处的孟席斯，了解最新信息。

电话很快通了。

“孟席斯吗？我听出来啦。你也没休息？”

“啊，首相！你不是说战争时期没礼拜天吗？”孟席斯在电话里回答。

“有什么新情况吗？”

“从零星情报看，德国空军今天可能有重大行动。”

“重大行动？今天？”丘吉尔放下刚刚递到嘴边的咖啡杯子，极度关注地问。

“是的，首相。一批最新电讯材料正在破译。图林他们正忙哪。”

“孟席斯先生，请你代向‘炸弹’的战友们问好，向图林和比万问好。”

请他们务必尽快地把谍报破译出来。军情如火呀。要快，尽量地快，结果一出来，马上送我。”

“好吧。”

“记住。如果我不在契克斯，一定在白金汉宫。你在这两处找我。”

“好，好。记住了。”

时间紧迫。到空军指挥部去之前，他必须到白金汉宫去一下。白金汉宫的防空掩体如何，英王的安危如何，这是万万疏忽不得的呀。而且，有好多大事要向英王报告。

想到这里，丘吉尔挟起皮包便走。

很快，一辆高级防弹黑色轿车轻盈地驶出了契克斯官邸。

“哒！哒哒！……哒哒哒哒……”

丘吉尔的轿车刚刚在唐宁街10号停下，正要下车，忽然听得白金汉宫那边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丘吉尔大吃一惊。顿时，背心不禁冒出好些冷汗。

他首先想到的是圣上的安全。近来，乘着战争的混乱，一批德国特务混进了伦敦，其中一项罪恶任务就是要暗杀英王和丘吉尔。如果英王出了事故，他这个首相是无论如何也担当不起的。

“谁在打枪？”

丘吉尔跳下车，劈头便问门卫。

“报告首相！”门卫恭敬地来了个立正。“英王陛下在后院打靶。”

“啊……”

丘吉尔那颗悬着的心一下子掉了下来，这才大大松了口气。

白金汉宫是英国王室的宫廷。这个代表英国最高权力的禁地，周围是高大的围墙，由王室近卫步兵团和近卫骑兵团守卫着。那些金盔银羽，身穿红黄兰三色制服的武士，是从有权势地位的贵族和绅士家庭严格挑选出来的，他们的职责是忠贞不渝地保卫英王的安全。任何人要到王室禁地，接近英王，必须凭英王所授“象牙徽章”方得入内，而且要通过近卫官员的引导。丘吉尔作为首相也不例外。

在近卫官员的引导下，丘吉尔来到了王宫后园，果见那里设着几个靶子，靶子上画着希特勒的头像，英王、王后和一群侍从正在练习打靶。

英王见丘吉尔来了，正要亲自来迎，丘吉尔忙依礼参拜：

“首相丘吉尔参见陛下。”

英王道：

“战争时期，免礼免礼。今日首相进宫，想必有要事相商？”

丘吉尔道：

“许多国事，当向陛下禀报。——不料今日礼拜，天气炎热，陛下也不休息，还在打靶。”

英王笑道：

“希特勒不让我们休息呀。”

英王说着，指了指靶子上希特勒的头像。那头像已被子弹穿了好些个窟窿。

近来，德军对伦敦轰炸频繁，城市好多地方被炸得稀烂，白金汉宫对面的四方院落也中了好几颗炸弹，至今留着被炸的痕迹。许多迹象似乎表明，

希特勒登陆入侵的日期快要接近了，连英王陛下也在作参战的准备。

看到英王陛下一身戎装，丘吉尔百感交集。这位曾经以海军中尉身份参加过日德兰战役的国王，已经下了与首都共存亡的决心了。可见，自己身为首相，责任重大啊！他严肃而冷静地想象着在白金汉宫的废墟上进行战斗的情形。

由于战事紧迫，英王改变了他接见首相的方式。过去，通常是每周接见首相一次，时间是下午5点左右，现在改为每逢礼拜二和首相共进午餐。今日，首相提前晋见，想必战事更加紧迫了。

“近来情况怎样？”英王担心地问。

“据情报分析，希特勒登陆入侵还有困难，但空袭加强了。估计伦敦上空空战会更加激烈。”

“市民的防空掩体准备得怎么样了？”

“所有防空掩体都已修复加固。还有城市排水系统、消防系统等等，都在加强维护。水电、食品供应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我们已经作好将伦敦夷为平地的最坏准备，请陛下放心。”

英王道：

“不能光让敌人轰炸。要还击！”英王说。“我们的空军怎样？地对空高炮缺不缺？”

丘吉尔道：“空袭以来，戈林很想把皇家空军引出来，加以消灭。我们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没有上当。现在，我们的空军主力正准备反击。”

“好！”英王赞扬说，“快到中午了，就在这里共进午餐吧。”

丘吉尔道：“感谢陛下。臣见过陛下之后，马上要赶到道丁将军的空军指挥中心去，一些具体战事急需同他商量。”

正说着，近卫长向首相报告，孟席斯正在前厅大门等待首相，有要事报告。

显然是重要谍报来了。丘吉尔忙道：

“陛下，我去去就来。好吗？”

“好吧。你是个大忙人。”英王说：

英国情报局局长孟席斯是个非常特殊的权势人物。情报局是英国外交部的附属机构。孟席斯因与哈利法克斯同是伊顿公爵的老朋友，私感很好，所以通过哈利法克斯的关系，很得丘吉尔的信任和重视。

1939年底，由张伯伦、丘吉尔和霍尔——贝利沙引荐，孟席斯有幸被召入宫，受到英王接见。正是那一次，国王授予他“象牙徽章”一枚。这种徽章，只有国王最信任的和不能缺少的臣仆才有资格获得，比如王室司库；伦敦卫戍司令；财政部、外交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常务次官，以及持金头银杖的皇室近卫军官等等。佩有这种徽章，在发生包围王宣或内乱事件时，可以通过王宫的警卫关口，进入圣詹姆所公园，也可以通过王宫那条保密楼梯和门进入富丽堂皇的英王办公室。

正因为孟席斯有这种殊荣，所以今日能到皇室禁地寻找首相。

丘吉尔来到前厅大门，见孟席斯正焦急地等在那里，忙问道：

“怎么样？紧迫吗？”

“紧迫极了。”孟席斯一面回答，一面将一份急件呈与丘吉尔。

丘吉尔看时，不禁紧张起来。

这是一份“超级机密”送来的决定性情报。

那情报说——

据破译多种德方电讯，戈林宣布 1940 年 9 月 15 日为“鹰日”。是日午后德方将出动所有可以出动的作战飞机，全部集中空袭伦敦。

“好吧。”丘吉尔强作镇定。“你马上回去，继续组织破译，有情况立即报告。我马上到契克斯去。”

孟席斯匆匆走了。这里，丘吉尔返身回到英王身边，准备告辞。英王见他神情紧张，问道：

“又有紧急情报？”

丘吉尔道：

“是的，陛下。请陛下和王后立即停止打靶，马上进入防空掩体。今日下午德国又有大规模空袭。我必须马上赶到道丁将军的指挥所去。”

“你去吧。不必挂念我们。”英王严肃地说。

英王伸出手来，丘吉尔忙恭敬地握着，又向王后行了庄重的吻手礼。说道：

“陛下保重！王后保重！”

丘吉尔说着，急急转身离开了王宫。

英吉利海峡对岸，法国境内的格里普涅角高山上。

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穿着雪白的镶着金饰的军服，正在他的指挥所里傲慢地踱步。

接着，他叼着香烟，走到窗前，举起挂在胸前的高精度望远镜，向海峡对岸瞭望。

天气晴朗，碧空如洗。蔚兰色的英吉利海峡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极目之处，可以望见英国海岸模模糊糊的身影。有几个小小的黑点在近海浮动，可能是英国的巡洋舰。

临战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与中心指挥室相邻的侧室，指挥人员和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显得紧张而匆忙。急促的电话声，哒哒的电报机声，像在合奏一曲激越的军乐。妖饶的女秘书不时进屋，给戈林送来重要军机文件。

“鹰日！”戈林放下望远镜，独自欣喜地笑着，“这个进攻代号太妙啦。我帝国空军像千百只雄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伦敦，有丘吉尔好受的了！”他想。

戈林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空袭的“鹰计划”，是他最为得意的杰作。身为帝国空军元帅的戈林，对胜利毫不怀疑。他相信，只要倾注全力进攻，4 无之内就可以摧毁英国战斗机在英国南部的防御，从而为登陆部队开辟道路。他早就对陆军总司令部说过，要完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最多两个至四个礼拜。现在，这个日子已经到来。他甚至拍着胸膛说，单靠空军就能使英国屈服，可能不需要陆军和海军进攻。

的确，同英国空军比，德国空军是强大的。戈林拥有三支庞大的航空大队。第 2 航空队在凯塞林元帅指挥下，可以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发起攻击。第 3 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元帅指挥之下，可以从法国北部基地发起攻击。第 5 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下，可以从挪威和丹麦发起进攻。三个航空大队总共可以出动战斗机 961 架，轰炸机 998 架，俯冲轰炸机 316 架。面对这支强大的空军，保卫英国本土的皇家空军只有 700 架到 800 架飞机。可见，众寡十分悬殊。

戈林的“鹰计划”是8月12日正式下达的。

作为战斗的序幕，1500架飞机于12日首先对英国的雷达站和机场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他们成功地击中了克劳伊登的4个飞机工厂，摧毁了皇家空军5个战斗机机场和一大批雷达站。如果继续以皇家空军军事目标为重点对英国空袭，德国已有可能把英国皇家空军逐出空中，从而获得英国本土的制空权，为登陆铺平道路。

可是，狂妄自大的戈林根本不是什么战略家，连战术家也说不上。他自作主张，把攻击的重点放在伦敦。仿佛只要把伦敦夷为平地，进攻英伦三岛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实，这虽然大大加重了伦敦的压力，却有利于保存皇家空军的有生力量。

德国空军之所以要重点袭击伦敦，除戈林的主观因素外，还有一个偶然的因素，那就是英国飞机袭击过德国首都柏林。上个月，奉命对伦敦郊外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的德国飞机，其中有12名驾驶员在晚上飞行时航向发生偏差，把炸弹投到了伦敦中心，炸毁了一些住房，炸死了若干平民。英国人认为这是有意的。为了报复，第二天晚上，他们派出81架飞机轰炸了柏林，并乘机扔下了一些传单。那传单强硬地说，“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希特勒要打多久就打多久。我们奉陪到底！”

柏林人因此惊得目瞪口呆。英国人第一次在德国首都炸死了10人，炸伤29人，这使希特勒大为震怒。希特勒认为，对此，很有必要向全国发表讲话。于是，利用赈灾运动的机会，他在柏林体育馆发表了讲话。他同上次一样，采用幽默嘲讽、嘻笑怒骂的方式，再次起到了哗众取宠煽动民众的作用。他讲道——

那个著名的战地记者丘吉尔，用我们这里的语言应该称他为一只神经质的老母鸡。

现在，这只老母鸡丘吉尔先生正在显示他想出的新主意——夜间空袭。丘吉尔先生进行这些空袭，并不因为这些空袭很有效，而是他的空军不能够在白天飞临德国上空，英国人看见一点光亮就扔下炸弹，扔在住宅区、农场和乡村里。

在英国，人们充满了好奇心。他们一直在问：“德国人不是说要登陆作战吗？”——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就来，就要来了！

我三个月没回击，丘吉尔却把这一点当作示弱。现在我们要用空袭作回答。当英国空军在德国扔下2000、3000或者4000公斤的炸弹时，我们将在一夜之间向他们回敬15万、25万或者40万公斤炸弹！当他们向我们城市进行袭击时，我们将把他们的城市特别是他们的伦敦夷为平地！

总有一天，我们两个国家总有一个会求饶。但这决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而是被丘吉尔先生强奸了的英国！

希特勒的讲话，不仅激起了受到惊吓的柏林市民的欢呼，更激起了空军元帅戈林的疯狂，他向元首保证：不出两周，我要叫丘吉尔跪在元首面前求饶！

于是，他精心酝酿了那个倾巢出动大规模轰炸柏林的“鹰计划”。

此刻，墙上的军用时钟的嗒的嗒地响着，声音十分清脆。戈林看看手表，与军用时钟校对了一下时间。

离总攻时间只有 5 分钟了。

忽然，他想同正在机场飞机座仓上待命的战斗机驾驶员空军少校阿道夫·加兰通话。于是，他抓起无线电话机耳机——

“加兰吗？——我是戈林！你在哪里？”

“元帅你好！——我正在驾驶室待命。”

“好。好的。这是决定性战斗，懂吗？”

“懂啦。元帅！”

“这次要好好地打，狠狠地打！要再次争取立功，立大功。”戈林高兴地说，“战斗中，我要直接同你通话。”

“谢谢你，元帅！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时间已是下午 2 时。

攻击的时间到了。

戈林奋然地扔掉烟头，对着话筒高声命令——

“攻击开始！按照计划，各大队依次出击！”

顿时，各机场战斗信号齐鸣。群机一齐发动，机声隆隆，宛若轰雷。早已待命的飞行员直奔机仓，各种信号旗、信号弹一齐亮相。瞬间，一队又一队战鹰腾空而起，接着像箭一样越过英吉利海峡，直扑伦敦。

伦敦城里，早是警报长鸣。所有教堂钟声紧敲。除了专门在高楼顶层瞭望的报警员“杰姆乌鸦”外，所有平民头戴铜盔，迅速藏进了掩体。高射炮阵地的官兵正紧张地向大炮狠狠地推塞炮弹，精心寻找射击目标。各战斗机大队的驾驶员也早在坐仓待命。

一时，杂沓的脚步声，人们的呼喝声，沉雄的钟声，撕心裂肺的警报声，老弱妇幼的哭叫声，融成一片。整个伦敦在空袭的紧张气氛中飞快地运转着，痛苦地挣扎着，每个人都在准备着，准备在生死搏斗中迎接这场空前未有的空袭风暴的考验。他们明白：不在暴风雨中生，就在暴风雨中死。此外别无选择。

果然，午后 2 时，这场血与火的暴风雨来了，来了！

在一片震耳欲聋的群机啸叫声中，第一批德国飞机，大约数百架，飞到了伦敦上空。一队队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飞得很低很低，简直快接近屋顶了。它俯冲时，屁股后面投下了一大串炸弹。

“轰！轰！轰……”

什么地方炸坏了。城南那一片起了大火。

“轰隆隆……轰！轰……”

接连好多处在爆炸。城北那一片也起了大火。

接着，城东城西也起了大火。

顿时，整个城市烈火熊熊，被轰隆隆的爆炸声淹没了……

啊——又一批敌机飞来了！

密密匝匝，像一群凶狠的老鹰。“老鹰”盘旋着，正在寻找攻击的目标。

“老鹰”俯冲着，冲向寻到的目标投弹和扫射……

呀——第三批敌机飞来了！

同样是盘旋，同样是俯冲，同样是狂轰滥炸……

显然，敌人凭着数量的优势，正集中全力对伦敦进行轰炸，确乎要把这个城市夷为平地。

也不知炸死了多少人，也不知炸坏了多少房屋。

敌机还在飞来，还在飞来，越来越多，像一团团乌云，遮天蔽日。轰炸越来越猛，整个城市上空，硝烟弥漫，流弹飞窜……

整个大地，就像遇到强烈的地震，到处在震荡，在倒塌，在淹没……

敌机如此凶狠，英国的战斗机哪里去了？地对空大炮哪里去了？

——对啦！从掩体中出来的大炮开火了，从附近机场起飞的英国战斗机上无迎敌了。

于是，敌我双方，在空中死死咬在一起，缠住一团，进行着一场特殊的“空中肉搏”。

——好呀！咬住敌机，死死地咬住它！打呀，狼艰地打呀！对准那样强盗，开火！

轰，轰，轰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些德国施图卡轰炸机拖着长长的烟，摇摇晃晃掉下来了。

轰，轰，轰轰……哒哒哒……哒哒哒哒……

又一批德国飞机拖着烟掉下来了。打得好！

这场殊死的战斗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打到傍晚。

太阳似乎早被吓跑，灰暗的黄昏代替了白昼。傍晚时候，战斗更加激烈。一批又一批前来轰炸的敌机更多了，皇家空军出动反击的飞机也更多了，双方咬成一团，互相喷着火舌。这时，整个天空就像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乱飞乱窜的萤火虫。

地面，整个城市红通通的，全是一片火海。

此刻，戈林正在他的格里普涅角高山指挥所观战。英国皇家空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戈林拍了拍腆着的肚子，朗声对他的贴身女秘书道：

“这一回，丘吉尔先生恐怕吃不了兜着走啊！”

接着，他悠然自得地点燃一支香烟，一边搂着女秘书的细腰，一边抓起无线电话。

他要同正在柏林上空战斗的著名的飞机驾驶员阿兰通话。

“阿兰吗？——我是戈林。我是戈林。”

“我是阿兰，我是阿兰！”

“情况怎样，情况怎样，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空袭非常成功。非常成功！——我至少打落5架英国飞机。现在正在返航，正在返航。”

“干得好！干得好！”戈林难以抑制胜利的兴奋，继续追问，“你说说，伦敦怎样了，像啥样了？”

“伦敦么？大地好像崩裂了，大量熔岩流向天空。我在空中看到，1000多米高的烟云，像火一样爆炸，好像预示毁灭的灯塔。我敢说，伦敦完了，彻底完了！”

“好！祝你顺利返航！”

戈林放下话筒，一把搂住女秘书，在嘴上脸上发疯地吻着：

“小乖乖！下个月，我俩到伦敦度蜜月去。好吗？”

“嗯——”女秘书撒娇说，“你那又凶又恶的太太怎么办？”

“我同她离婚。”

“骗人！”

有人进屋。

女秘书像弹簧一样弹出了戈林的怀抱。

“报告元帅。”指挥室2号副官报告说。“现在英国皇家飞机大量出动，抵抗增强。敌我双方正在伦敦上空激战。久战对我不利，是否命令我方飞机准备撤离？”

戈林正待决策，1号副官又急急走了进来：

“报告元帅，敌机起飞迅速，攻击目标准确。我怀疑皇家空军一定有什么地面指挥新装置。很值得我们注意。”

“放屁！”

戈林火了。这些下属，竟敢长敌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他的骄横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在这广阔的空间里，只有德国空军，只有他戈林，才是第一流的，战无不胜的。

他准备向元首报告这次辉煌的胜利。于是，他顺手抓起了另一部电话……

第十二章 丘吉尔视察“空指”希特勒意移东线

正当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在格里普涅角高山指挥所观战的时候，丘吉尔在预备空袭的警报声中，赶到了空军第 11 战斗机大队指挥部。陪同他一起去的，有他的夫人克莱门蒂娜，以及贴身秘书伊斯梅将军。

第 11 战斗机大队指挥部设在地处伦敦远郊的阿克苏布里奇。从伦敦出发，要经过埃塞克斯、肯特、苏塞克斯汉普郡。空军少将帕克在那里任总指挥。这个指挥部下属 6 个战斗机驻防中心和 200 个陆军高射炮队，保卫伦敦领空和所有英格兰南部的战斗都由它指挥。指挥部的直接上司是设在斯坦莫尔的空战司令部。

“首相，一路辛苦！欢迎你到这里来指挥空战。”

身材高大的帕克少将从指挥室出来，紧紧握着首相的手说。

“不。战斗由你指挥，我是来观战的。”丘吉尔微笑着说。

他说的是大实话。这位前海军大臣指挥过陆战，指挥过海战，却从来没有指挥过空战。指挥空战他是外行。在这之前，他曾经到第 11 战斗机大队指挥部去过，早想亲眼看看指挥空战的情况，但那几次没有发生什么战事。

“好吧。到大队指挥室去吧。”帕克少将习惯地耸耸肩，随意地说。“我们的所有指挥系统和指挥人员都在那里，而且，那里绝对安全。”

大队作战指挥室设在距地面 50 英尺的地下室里。纵深约 60 英尺，一共两层。楼下有特别座厢，样子像一个小剧场。楼下一层，正中设一张大型地图台。台前一溜儿摆着十几部电话。地图台的周围坐着 20 来个受过高级训练的青年男子和妇女，以及他们的助手。

“剧场”前面悬挂舞台帷幕的地方，有一块遮盖了整个墙壁的大黑板。黑板分成 6 个装有灯泡的纵行，代表 6 个战斗机驻防中心。这些驻防中心的每个战斗机中队又有它自己的小格，并且用横线划开。这是指挥显示屏。下层左右两壁，则设有像玻璃座厢一样的小屋子，是各级指挥军官工作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地下指挥系统。”帕克自信地介绍说。“那些坐在玻璃座厢的军官，专门负责分析和判断来自地对空监督哨的情报，将分析判断过的信息传给地图台。由地图台的工作人员控制电钮，把敌我双方调动飞机和高炮的情况，用红绿两种颜色显示在那块大黑板的灯泡上。这样，随着灯光的变化，战事进行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那你呢，你这个总指挥怎样指挥？”

帕克笑道：

“很简单。我就坐在楼上这个特别包厢里，一面听空战司令部的命令，一面监视空战的情况，向楼下发布调整部署的命令。”

“妙极了！——帕克，真有你的。”丘吉尔赞扬说。接着，他严肃地说道。“帕克将军，今天是戈林的鹰日。戈林要出动几乎全部飞机空袭伦敦，你的任务重啊！”

“有首相在我们身边，我有信心打好这一仗。”

正说着，空战总指挥部的电后来了。帕克抓起了电话。

“道丁将军吗？我是帕克。”

“德国第一批战斗机已经起飞，空袭马上就要开始。”道丁将军宏亮的声音在扩音电话里说。“请你注意，我方飞机要避免实击虚，以逸待劳，伺机迎战。”

“是。将军！”帕克像面对首长一样，回答得斩钉截铁。“喂喂，首相在我这儿，你要不要同他说几句？”

好。”首丁回答。

丘吉尔接过电话：

“将军你好！我是丘吉尔。伦敦怎么样？”

“预备警报已经拉过几次了，政府机关和市民百姓正在加紧隐蔽和转移。”

“将军。”丘吉尔生怕对方听不清楚，大声说道。“这是一场恶战啊——我担心伦敦。”

“伦敦将要遭到空前的破坏，这是肯定的，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是保存空军实力，不要硬碰。但也必须适当抽调力量，伺机迎敌。”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完全同意。”

“好啦。首相保重！”

“将军保重！”

一分钟后，指挥室紧张起来，各部电话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早就各就各位的指挥员和工作人员开始来回走动，快速操作。

“据报告，40多架敌机，正在迪埃普地区的法国飞机场起飞。合中队立即作好起飞准备，各中队立即作好起飞准备！”玻璃座厢的指挥员向地图台发出命令。

瞬时，表示各中队立即起飞的信号灯泡在指示板上亮了。表示40多架入侵敌机的信号灯也在顶上亮了。

“注意，注意！第二批敌机20多架，已经起飞，已经起飞！——第1中队准备迎击。第1中队准备迎击！”

“注意，注意！第三批敌机，40多架已经接近海岸。第6中队准备迎击！”

“现在又来40多架敌机——机型为H-2斯图卡式轰炸机。”

“又来了60多架——机型为鬼怪式战斗机。”

座厢指挥员几乎在不断地报告情况，发布指令。帕克一面看着显示屏的变化，一面紧张地思考。

忽然，2号座厢来电话请示：

“高炮中队请求出击。请指示。”

帕克立即回答：

“暂不射击。等敌机密集时再行开炮。——第1中队立即出动10架轰炸机，5架战斗机掩护。反击目标：敦刻尔克，德军机场。”

出击飞机的情况立即显示在屏幕上了。

丘吉尔身处这样越来越紧张的空战指挥场面，这还是第一次。他表情严肃，好久没有插话。他分明感到，正在进行的战斗是空前激烈的，帕克少将是指挥有方的。他那颗高高悬着的心放下了许多。但他仍然心情沉重。这场敌众我寡的大规模空战，首都伦敦承受得了吗？

时间已近黄昏。战斗仍在继续。

帕克少将和空战总指挥部通话之后，忽然站起身来，大声地发布命令：

“现在，我命令——所有高炮，立即开炮，立即开炮！”

“轰！轰！轰轰……”

在接连不断的沉闷的炮声中，丘吉尔似乎看到，高炮部队的战士正奋力向炮膛推入炮弹，排炮喷射着无尽的火舌，正密集地飞向敌机，在敌机群中

穿插和爆炸，一架又一架敌机在爆炸声中拖着烟摇摇晃晃坠落了。

“各中队注意！各中队注意！按照1中队到6中队的顺序，所有战斗机依次出击！”

帕克刀砍斧劈地下了又一道命令。

于是，屏幕上，表示英方战斗机依次出动的信号一幕一幕地显示出来了。

这时，丘吉尔仿佛看到，一队队英勇顽强的皇家飞机，正奋不顾身地冲向敌机。空中，敌我双方，飞机咬着飞机，飞机缠着飞机，都在盘旋，都在翻滚，都在呼啸，都在开炮。一架又一架敌机被击落了……

“上帝保佑。让空中强盗见鬼去罢。阿门！”

丘吉尔在心里暗暗祷告。为他的官兵祷告，为他的英帝国祷告。

这次空袭，是德国对大不列颠所有空袭中，最为猛烈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戈林把他的三个航空队的大部份飞机都投了进去。其中，轰炸机出动了801架次，战斗机出动了1149架次。除伦敦城市遭到了严重破坏外。德国人还击中了克劳伊登的4个飞机工厂，损坏了皇家空军5个战斗机场。英国以200个高射炮队和500多架飓风式战斗机和喷火式战斗机迎击，在数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避实击虚，灵活作战，成功地打击了力量比较薄弱的德国第3航空队，其中30多架德国轰炸机被击落。整个战斗下来，德国损失75架飞机，英国皇家空军损失34架飞机。

解除空袭警报后，丘吉尔一行急急赶回市区。他要立即弄清伦敦市区的损失情况。一路上，只见到处是破墙残壁，烈火熊熊。整个城市就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地震，一切都天翻地覆了。

此刻，从防空掩体中跑出来的人们，投入了紧张的抢险救灾工作，抢救伤病员的，救火的，在嘈杂的呼叫声中没命地奔跑着，奋战着。丘吉尔见此情形，不禁心里感到一阵巨烈的难受。

这一次伦敦的损失太大了，市民的伤亡太多了。回去以后，如何安抚受灾的百姓，如何抓紧治理疮痍满目的废墟，内阁政府的责任非常重大啊！

小车在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颠簸着……

忽然，在前面开道的警卫车停下来了。丘吉尔把头伸出窗外，看见路旁一侧围着一大群人，正在叙说着什么。

“什么事？”丘吉尔问。

“前面正在排除定时炸弹。”侍从警卫问答。

“我们去看看。”

丘吉尔正要下车，伊斯梅将军连忙劝阻道：

“首相！危险，别去啦。”

警卫也过来劝阻。

丘吉尔道：

“怕什么？希特勒我都不怕，还怕自己的百姓？”

说着，打开车门，跳下车来，竟自朝人群走去。伊斯梅和警卫连忙紧跟上去。

人们见几个衣冠楚楚的官样人物走来，忙让开一条路。有人很快认出了丘吉尔，忽然高兴地叫起来：

“首相来了！首相看我们来了！”

这一叫，所有的人又迅速围过来。平时，市民们很少见到首相的尊容，此刻争着一睹首相的丰采。

“敌人狂轰滥炸，大家受苦了！”

丘吉尔看着满身泥尘的平民，内疚地说。

“首相，我们要还击！狠狠地还击！”

“是的，我们要还击。不能让敌人永远滥炸下去。我们一定能战胜希特勒！”

丘吉尔慷慨激昂，就像在作一场战斗动员。他感到，帝国的臣民百姓，在战争苦难的磨炼中，仍然顽强地生活着，战斗着。这就是力量，这就是大英帝国永远不倒的原因。

忽然，20多米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尖叫。一个20多岁的姑娘从弹坑里跳出来，拼命朝人群这边跑。

“怎么？炸弹要爆啦？”

人们一下子紧张起来。伊斯梅和警卫也连忙护住了首相和首相夫人。

“不不不……不是。”姑娘气喘吁吁地说。“是耗子！耗子！”

“什么耗子？”

“我在坑里看见一只耗子！”

原来，这姑娘是排除定时炸弹小组的成员。刚才，她自告奋勇去排除前面弹坑里的定时炸弹，正在对准炸弹钻孔时，突见坑里有一只耗子，便吓得一下子跳了出来。

“呵，看你胆小的！”

“我胆小？哼！”姑娘很不服气。“我不怕炸弹，只怕耗子。从小就怕耗子。”

“哈哈哈哈哈……”

众人一齐快意地笑了起来。

丘吉尔望着这个满脸泥尘的姑娘，风趣地说：

“姑娘，你这话等于说——我不怕希特勒扔的炸弹，就怕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是一只耗子。”

众人见首相这般风趣，一齐爽朗地笑了。

姑娘忽然认出了丘吉尔，忙道：

“呀——首相！你是首相！我和我的女儿还是同学呢。”

“好，太好了！”丘吉尔高兴地说。“打完仗，欢迎你到我家玩。”

丘吉尔和市民们又说了一阵话，问了好些情况，这才上车。这时，又一个小姑娘匆匆从车窗递进来一包雪茄烟，大声说：

“我妈妈说，首相爷爷喜欢抽雪茄烟。我买了一包，送你！”

丘吉尔激动地拉着小姑娘的手，吻了吻，说道：

“小朋友，谢谢你！谢谢你妈妈！”

美酒佳肴，飞光流彩。

希特勒在他的总理府专设的餐室里举行午餐会。这是1940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星期天。

参加会议的是他最得力的几员干将——帝国2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3号人物赫斯，4号人物宣传部长戈培尔。其次便是海军元帅雷德尔、陆军元帅约德尔。

这批党政军要员被元首召到这里，是要进一步研究进攻英国的问题。

自从这年6月酝酿和发动进攻英国以来，快半年了。7月16日，希特勒签发了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指令。8月1日，又签发了关于对英进

行海空作战的指令。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东岸早就悄悄集结了舰船和有关物资，陆军也已作了组建登陆部队的调动，戈林的空军首先出马，对大不列颠岛进行了多次猛烈轰炸。无论从舆论准备还是物资准备以及军事行动看，登陆作战势在必行。世界所有国家都在密切注视这一重大军事行动，丘吉尔也发出了“入侵在即”的警报。

然而，登陆作战至今还未开始。是否登陆，何时登陆，至今还装在希特勒那颗叫人捉摸不透的脑袋里。对于这一点，连他的几员干将也感到迷惑不解。

酒过三巡，各位的肚子已经塞了不少东西。希特勒把大家从东拉西扯的闲聊中拉到主题上：

“怎么样？各位！关于进攻英国的问题，先谈谈情况吧。”

谁都明白，这个问题，既现实，又敏感，矛盾很多，很难谈的。过去几个月，海陆空三个军种，三个统帅部，在进攻的计划和各自的任务上分歧很大，有时竟争得面红耳赤。争论自的都是为了把皮球踢给对方，烧红的炭丸让人家拿。至今，几位元帅还气鼓气胀，互相埋怨。

一直主张维持现状，同英国讲和的赫斯，靠在软椅上，不想发言。他一边漫不经心地用牙签掏牙齿，一边偷偷观看其他几位的脸色。吹牛专家撒谎能手戈培尔，早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各位的发言要点，以便组织宣传。海军元帅雷德尔脸色阴沉，用手托着下腮，不时扯着那几根稀疏的胡子。陆军元帅约德尔把头偏向天花板，像在数那些画在顶壁上的星星。空军元帅戈林翘着大腿，一直不停地抖着，显得很碍意。

“我看，还是空军先谈吧。戈林元帅！”希特勒打破沉默点名说。

自然是戈林先谈。他的空军是打头阵的，他最有发言权。于是，他政平交叉的双腿，清咳一声，笑吟吟地说开了——

“最近几个月，我们空军坚决执行元首签发的第16号指令和第17号指令，首先出马，对英国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猛烈的空袭。总共投入了5个航空大队，22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英国的土地上扔下了成百万吨炸弹。

“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袭击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南部各个港口，有效地摧毁了阻碍登陆的军事障碍。第二个阶段，以伦敦为主要空袭目标，摧毁了集中在伦敦周围的主要机场、雷达站和军事工业。第三阶段正在进行。我们准备继续轰炸伦敦，并重新分散袭击各工业城市，以及默尔西河和克莱德湾通往大西洋一线。

“到目前为止——”戈林再次清了清喉咙，提高嗓门说，“可以这样说，整个英国已经遍地焦土，疮痍满目。伦敦已经成为一片废墟。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大不列颠的制空权，为登陆作战扫清了道路。现在，登陆作战的问题，就看海军和陆军的了。”

肥胖得像猪一样的戈林，牛皮吹到了天上，戈林已经掌握了英国的制空权？皇家空军果真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伦敦真的已经沦为一片废墟？雷德尔和约德尔听后，觉得有些肉麻，各自在一旁冷笑。戈林最后把皮球踢到海军和陆军身上，使这两位元帅觉得十分难受，但却不好发火。反不反驳呢？他们想。

希特勒赞扬说：

“空军的行动是最值得赞扬的。我相信，在我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之下，英国是吃不消的。那位著名的战地记者丘吉尔先生已像热锅上的蚂蚁，正惶

惶然不可终日。再有四五天的好天气，便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使英国屈服的可能性很大。”

对戈林并不以为然的赫斯诡诈地唱红脸，举杯提议说：

“我提议，为戈林元帅取得的伟大战功干杯！”

“好！”希特勒说。

其他几位只好违心地附和，跟着希特勒举起了酒杯。

“干！”

“胜利万岁！”

咣当声中，大家一饮而尽。

元首究竟是什么意思？说是登陆，至今不下决断，说不登陆，却又不肯否定。

雷德尔有些糊涂了。为登陆不登陆的问题，他是多次同元首私下文换过意见的。他的基本意见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条件不成熟，海军有困难。他的基本策略是，顺应元首入侵英国的旨意，但尽量争取把时间往后推，推到将来再说。他的基本意见，元首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像是默认了。但元首至今没有放松进攻英国的问题。

刚才，戈林把空军的战功吹得神乎其神，并说现在登陆的障碍已经扫清，就看海军和陆军的了——对这种暗藏祸根的混账话，不反驳不行，于是，他振了振精神，准备反驳。正要开口，吹牛专家戈培尔道：

“戈林元帅，我德国空军在元首和你的英明指挥下，战功累累，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对全国军民都是一个莫大鼓舞。你能不能说具体点，提供些具体的生动感人的材料，以供我组织宣传。”

戈林得意地道：“这个……材料嘛，当然有，多得很。比如说，我们轰炸伦敦……”

希特勒见戈培尔博士这一杆子撑得太远，戈林准备顺势滔滔不绝地扯下去，忙柱回撑了一杆子：

“那些具体的东西今天不谈了。你们下去以后再详细谈吧。——现在，继续谈进攻英国的问题。雷德尔元帅，约德尔元帅，你们的意见？”

雷德尔和约德尔彼此推让一番，最后还是雷德尔发言。他不得不反驳戈林了。

“首先，我对戈林元帅的战绩表示衷心的佩服。”他讽刺地说，“如果空军的轰炸能把英国炸平，我们确实可以取消登陆作战之举，这就谢天谢地了。但是，戈林元帅，我认为，空袭的核心任务是消灭皇家空军的主力，从而夺取大不列颠的制空权，为登陆扫清道路。事实是，现在皇家空军虽然受到很大的损失，但他们的主力还在，而且还很活跃，或者说很猖狂。最近以来，皇家空军一再轰炸我们占领的敦刻尔克，奥斯坦德、加莱和布伦等港口，袭击我正在集结的舰队和物资，同时英国海军舰只现在几乎不受阻挠地在海峡活动。由于这些困难，预料我方集结舰队的工作将再度延迟。”

海军元帅放出的这炮，打得戈林头痛。戈林气得像弹簧式的跳了起来，差点儿打碎了桌子上的杯子。

“雷德尔元帅，难道英国海军舰只在英吉利海峡畅通无阻，这也是我空军的过错？你们海军是干什么的？”

雷德尔也火了：

“没有解决制空权的问题，海军无法集结舰队，那就说不上登陆不登陆。”

——空军几颗炸弹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同样可以把炸弹向海峡扔！”

希特勒忙道：

“两位怎么啦？酒喝多啦？吃了炸药？——有话慢慢谈嘛。约德尔元帅，你谈。”

约德尔正幸灾乐祸。雷德尔把盖子揭开，替他出了口气。让他两个争斗去吧，可现在，元首点了自己，这话怎么说呢？

他眨了眨眼睛，不阴不阳地说：

“这个问题嘛，戈林元帅和雷德尔元帅各有道理。我看问题不大，目的是统一的，那就是按照元首的指令，进攻英国。”

约德尔在这里和稀泥。他明白，在这样的场合只能和稀泥。这样既可以奉承元首，又不得罪两位吵嘴的元帅。但他也不能不表白自己的意见，接着他说：

“目前，陆军已充分作好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军队调动的详细情况我就不讲了。不过我想，只要制空权的问题和渡海运输问题一解决，我们陆军可以马上登陆，一举成功，一直打到伦敦，活捉丘吉尔。”

约德尔绕来绕去，最后又把皮球踢到了空军和海军身上。

说来说去，是否登陆作战，关键在于德国有无能力征服英吉利海峡。就目前来看，希特勒确乎看到他还没有这个征服的能力，虽然他有征服的强烈愿望，虽然他一直在鼓吹这个征服。他巴不得一天早上就打到伦敦，让那个死硬抗战的战地记者丘吉尔跪在自己面前求饶。

问题很清楚了，现在争论的还是近半年来反复争论的问题。那么是否登陆作战呢？何时登陆呢？希特勒不想作结论。他有他的打算，他有他暂时还不想告诉这几位干将的独特的谋略。到时候，他要以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征服者的姿态对他们说——

“你们都是猪，都是饭桶！”

的确，此刻的希特勒有他独特的思路。他的思路概括起来是这几点：

- 1.既不下令发动登陆，也不取消登陆。像目前这样，打着看，走着瞧。
- 2.完全彻底吃掉英国尚有困难，也许是不可能的。但长期保持对英国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已经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广大的西欧土地，只要巩固这个阵地，小小英国是永远莫奈我何的。
- 3.伟大的战略家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几位干将只把眼光停在西方，而没有把眼光朝东方看一看。他们不知道，东方那条熊（指俄国），才是我们最终要消灭的最危险的敌人。最近，这条熊在巴尔干一带很有些动作……因此，我们必须立即组织力量对付东方。下一场恶战，将在东方进行！这一点——今天可以放点风声，但不能让他们全部知道。

于是，希特勒微笑道：“来来来，不讨论了。干一杯，干一杯！”

“好。干！”各路将领一齐附和。

待大家干杯之后，希特勒说道：

“关于进攻英国的问题，我看不必再争论了。大家不要伤了和气。我赞成约德尔将军的意见，你们各有各的道理，但目标是一致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当然，成功登陆之后就接着加以占领，将可以在短时间结束战争。英国将受到饥荒。登陆并不一定要在特定时间内进行……但是进行长时间的战争是不可取的。

“可以说，我们已经作好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已经完成了我们所要作的一切。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敌人在苟延残喘中也有所恢复，敌人的战斗机还没有完全被消灭。我们自己关于成功的报告并不能使人得到一种完全可靠的情况，虽然敌人已经遭到重创。

“因此，关于登陆的问题，我们暂不决定登陆日期，也不放弃这个计划。说到这里，我希望各位要以战略家的姿态，放开眼界看一看。特别要向东方看一看，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这对我们提高认识水平和确定我们的战略决策是有好处的。”

说到这里，希特勒赶紧把话打住。他只能在这里略略透一点风声。他生怕信口开河，漏了机密。

这一通充满矛盾的大话，把几位干将弄得无所适从。但他们终于弄明白元首的中心意思——不发布登陆指令，不放弃进攻英国。

元首最后那几句关于战略眼光的话，倒是大家闻所未闻的。他们猜想——

元首想干什么？他是不是想进攻俄国？

对此，干将们心里打着问号，并悄悄捏着一把汗。

第十三章 重镇月夜遭浩劫奇才裸身破密码

大不列颠的空战仍在继续进行。

希特勒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并不放松对英国保持相当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

1940年9月至12月那些日子里，除伦敦经常处在紧张的空袭风暴里外，英国其它各郡的工业重镇都遭到了狂烈的轰炸。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工业重镇考文垂。

考文垂地处英格兰内陆中心，距伦敦90英里，拥有25万人口，市区约30万平方英里。在建筑上和历史上，考文垂在英国占有重要地位。它始建于1043年。传说中的戈迪瓦夫人，在那里修建有圣主教会修道院。14世纪奠基的圣迈克尔大教堂，被认为是英格兰哥特垂直式建筑最美观的式样之一。这里还有圣方济教堂，圣特里尼蒂教堂，半木材建筑的福特医院，14世纪圣玛利商会修建的市民活动中心。古老的街道，以及街道两旁砖木结构的房屋和商店，使这座城市呈现一派古朴的风格。

在现代，考文垂则是英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重镇，英国的主要军火库之一。制造军用飞机和军用汽车的许多工厂都在这里。

11月8日夜晚，戈林以“月光奏鸣曲”为代号的空袭对准了考文垂。

当天晚上，月光皎洁，没有什么工业烟雾，考文垂城沐浴在明亮的银白色的月光之中。晚上七时零五分，空袭警报齐鸣。5分钟后，德国“海因克尔”飞机在头顶上发出嗡嗡的响声，空袭开始了。

这次空袭，戈林以著名战斗机大队100为前导，轰炸机群从法国的奥利、夏尔特尔和埃夫勒，比利时的康布雷，布鲁塞尔的安特卫普，荷兰的埃因霍温、苏斯特堡、阿姆斯特丹等机场同时起飞，共出动100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向这个城市投下了15万枚燃烧弹、1400枚高爆炸弹、130个降落伞地雷。

空袭长达10小时之久。惨淡的月光下，这座城市到处在爆炸，到处在燃烧，到处是硝烟，到处是呻吟。升腾1000米高的烟火把天空照得彤红，像一串串巨大的鞭炮同时闪闪发光，持续爆炸。整个城市就像遭受一场超级地震，各种火山熔岩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吞噬着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存在。

第二天早上，这座殉难的城市一片废墟。侥幸活下来的人们抱着已经死亡的亲人，一步步从废墟中走出来，血红的眼睛射出愤怒的人花。

“我们要报仇！报仇！”

在希特勒持续空袭英国的那些危险日子里，丘吉尔千头万绪，日理万机。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民政的，方方面面的大事挤在一起，都得过问。他虽说年纪已经六十有五，却仍是精力充沛。

面对敌人轰炸的严重破坏，民政问题日益突出。

这天，他把这个问题梳理一番，一共排出了十多件急需要办的事。诸如粮食供给及分配，无家可归的平民的安置，伤病员的医疗，城市下水道的疏浚，煤气与电的供应，等等。他通过伊斯梅将军及首相办公室搜集这些情况，并通过他们向有关方面发布指令。他尽量挤出时间到轰炸损失严重的地区视察，实地解决问题。他感到问题虽多，困难虽大，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很高。他似乎觉得，越是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内的思想越是容易统一。上下左右，人与人之间，扯皮的事少多了，人们好像无暇扯皮，忘了扯皮。他这个首相也好像到了一呼百应的境界。

最紧迫的当然还是军事问题。希特勒尽管没有正式下达登陆入侵的指令，并不等于已经放弃登陆入侵，一切迎击敌人的准备丝毫不能放松。对于敌人的空袭也要反击。鉴于皇家空军在数量上暂居劣势的现实，需要巧妙地指挥空战，同时需要加强军需生产。

通过近半年来的激烈空战，丘吉尔发现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在火器发达的现代战争中，依靠硬性的军事对抗的单一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灵活的战略战术，依靠发达的科学技术。现代战争，从某种意义讲，是谋略战争，科技战争。

他特别欣赏电子战。他把它叫作“巫术战”。这是一种秘密进行的看不到的战争。

丘吉尔有个知心朋友，叫弗雷德里克·林德曼——一位高明的电子科学家。林德曼和他的助手成功地研究出雷达。按照常规，人们只能靠眼睛和耳朵帮助人们进行战争，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雷达这东西，却能克服这些局限，成为人们的超级眼睛和耳朵。当敌人的飞机发动进攻的时候，雷达能准确而迅速地把捕捉到的信息告诉人们：敌人来了！而且能准确指出在何方方位，什么高度。于是，你便可以抓住战机迎击，往往百发百中，非常准确。

英国南部各海岸、各城镇已经普遍设立了这样的雷达站。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以弱敌强，这种雷达站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雷达站就是神话中想你的“千里眼”，“顺风耳”。

依靠电子打仗的不只是丘吉尔。曾经在维也纳街头流落过的那个打零的混蛋——希特勒，也似乎懂得这一手。有一个时期，德军轰炸机居然在雾霾的日子里和夜间对英国进行了准确的轰炸，主要靠的就是无线电定向信标导航。他们在大陆上的许多地点建立了几十座这种像灯塔似的定向信标。每一个定向信标有不同的呼叫信号，这实际上是一种用作导航的无线电台。德国人利用这种电台，在小屋里指挥飞机寻找轰炸目标。作为反措施，英国电子专家很快建立了一种称作“梅康”的电台，将拾取的德国电台信号加以放大，再从英国放送出去，从而把敌机引入歧途。

6月初的一天，林德曼教授告诉丘吉尔，德国人可能制造了一种新的无线电装置，可以发射无线电射束，德国飞机就是沿着这种神秘的射束来把握航向和寻找目标的。

那么，赶快研究制服这种射束的办法吧。林德曼教授、空军情报研究所副所长琼斯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日夜奋战，很快获得了成功。他们找到了一种能使那种射束弯曲的办法。敌机沿着已经弯曲的射束飞行，这就使其误入歧途了。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久，敌人新的玩艺儿又出来了。他们研制出了另一种新的导航装置，称为“Y装置”。这种装置只使用一条单射束，同时配以无线电测距装置，采用特殊方法操作。显然，以弯曲射束的反装置对付它已经不行了。那么再研究吧。还是这个可爱的林德曼教授，很快研究出了一套干扰装置，使敌人的“Y装置”失灵了。

好极了！精灵的电子战，神秘的“巫术战”！

丘吉尔想到这些，就像身上注入了一种魅力无穷的兴奋剂。有了这种神秘的武器，他有信心同希特勒较量下去，直到最后胜利。

注入丘吉尔身上的，还有一种兴奋剂，叫做“情报战”。

丘吉尔特别欣赏他亲自指挥的情报机构——伦敦监督处。这个秘密谍报机构获取的“超级机密”，是他一切重要战略决策的重要参谋。通过大量的情报，尤其是大量核心机密情报，他知道敌人在干什么，自己该怎么干。如果说“电子战”、“巫术战”是解决战术问题的轻武器，那么情报战就是解决战略问题的重武器。这不能不引起丘吉尔对它的特殊兴趣和爱好。日理万机之余，丘吉尔总要抽空到监督处去看一看。这天，他在伊斯梅将军陪同下，又到监督处去了。但不是到监督处的核心办公室，而是到监督处的庞大破译中心——布雷契莱庄园。

布雷契莱庄园座落在伦敦百老汇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附近一条静谧的小街道上。

临街，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唯有高大破败的围墙和那扇常常紧闭的黑森森的大门，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几百年前某某贵族留下的别墅。眼下，门侧虽然挂着政府机关秘书培训班的牌子，却仍然没有给那种清冷的断墙残垣的景象来一番刷新改造。也许，战争时期，经费紧张，一切都得从简，就连政府办的学校也不例外。于是，过往的人们很少注意它。它的确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

其实，局外人不知道，围墙包围着的庄园很大。庄园里，除荒草疏烟之外，便是错落其间的几幢低矮的旧楼和简易棚屋。只不过，在那些旧楼和棚屋顶上，支着一些像蜘蛛网似的铁架。只有庄园里面的人才知道，这便是雷达和无线电台的天线。

荒凉，破败，陈旧，简易——这就是布雷契莱庄园的外部特征。谁能料到，正是这样一个不被人们注意的地方，布着丘吉尔最敏感的神经、最灵巧的眼睛和耳朵。他所需要的一切重要谍报——“超级机密”，都是从这里搜集和提供的。

布雷契莱的正式名称本来叫做政府密码学校。但牌子上不便出现“密码”二字，这才叫“秘书”学校。所谓“秘书”，不过是处理机关公务文书的长官贴身人员，培训秘书固然是政府机关的常规。把这个秘密所在叫做“秘书学校”，当然是最好的障眼法了。

此刻，阴森漆黑的大门缓缓开启。丘吉尔的轻骑——那辆很不显眼的浅灰轿车悄悄开了进去。早就恭候在门边的庄园负责人英国情报局局长孟席斯先生，忙把首相接下车来。

“首相你好！”

“你好！”丘吉尔一边回答，一边四顾。“我早就想来看看你们，看看这个地方。”

孟席斯笑道：

“我们这儿，断墙残垣，荒草孤烟，没有什么看头呀。”

丘吉尔笑道：

“不不不！这地方妙极了，妙不可言。不然，你堂堂情报局长能安心在这儿工作？”

首相的诙谐把随行人员引得笑了起来。

的确，这一切都是为了情报，为了与国家生死存亡有关的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政治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切地想得到德国的确实情报。从慕尼黑时期开始，那个从流浪汉跃身为国家元首的希特勒，一直在大喊大叫，发誓要洗雪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要扩大在“太

阳下的生存空间”。种种迹象表明，希特勒是战争狂人。他要发动战争。他的战争的第一个对手便是与英国长期结为盟友的法国，此外便是德国周围那些势力单薄的小国。接着便是英国……

如果发动战争，德国的实力如何？他有多少个师？有多少大炮？多少坦克？多少空军中队？多少飞机？多少军舰？多少潜艇？他的石油和钢铁生产能力怎样？哪些国家是他的盟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态度如何？他有哪些具体的军事布署和秘密指令……这一切，都必须搞清楚。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现年 46 岁的孟席斯担当了这个重任。他既是英国情报局局长，又兼任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德国科科长，专门负责搜集有关希特勒的意图和德国战争机器的情报。

孟席斯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每天，大量号为“超级机密”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这座神秘的庄园传到丘吉尔的手里，从而化为他对希特勒的重要战略决策。

孟席斯领着丘吉尔察看了“3号棚屋”和“6号棚屋”。

这些棚屋倒是真正的棚屋。木板结构，又窄又小，四处通风，破破烂烂，简单得就像平民的房子，但棚屋里面却挤挤地安放办公设施和若干复杂的电子设备。许多头脑清醒的情报工作人员，包括若干专家，都日夜在这里紧张地工作。他们的所有工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搜集情报，整理情报，向上级有关方面传送情报。

“3号棚屋”的主要任务是窃获敌报。许多戴耳机的工作人员，在嘀嘀哒哒的电子机器声中和频繁的电话中严肃地工作着，从他们的手中不断地送出一份又一份搜集到的原始情报，诸如敌人各种电台和电话发出的信号，以及谍报人员从远方发回的情报。这些原始的情报资料，形形色色，就像天书一般，绝大多数人谁也听不懂，看不懂。这就要靠“6号棚屋”的破译、整理和归类了。

“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很有意思。”回到办公室后，丘吉尔高兴地对孟席斯说，“感谢你把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弄得这样井井有条。”

“是的，首相。”孟席斯自信地说。“这里的工作人员很不错，他们非常热爱这项工作。简单地说，这里就像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破译俱乐部，对大家很有吸引力。”

“战争不仅是斗勇，还要斗智。”丘吉尔高瞻远瞩地说，“因此，前线是战场，后方也是战场，这里就是同敌人斗智的战场。”

接着，丘吉尔好奇地问：

“密码破译有什么规律吗？”

孟席斯笑了笑，颇为内行地道：

“有规律的。什么事都有规律可循。找到了规律，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你能说得具体点吗？”

显然，丘吉尔对这个问题兴趣很浓。

孟席斯笑道：“首相也想钻研密码学？”

“那当然，我这人对一切新奇的东西都感兴趣。”丘吉尔说着点燃雪茄，笑道。“乘机机会，我在这里拜你为师好了。”

“不敢不敢！”孟席斯谦恭地说。

接着，孟席斯简要地向首相介绍了密码学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他说——

这个世界，自有人类存在以来，就有了交流思想和信息的语言文字。一般地讲，这些语言和文字越清楚越好，越能让人了解越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许多内部的思想与信息赤裸裸地表达和传递已经不行了，这就需要加密。也就是说，要用变换了的秘密的形式表达出来和传递出去，这就产生了密写的方法，即密写学。通俗地讲，这些加密的文字信息，就是黑话——只有内部的人才弄懂的黑话。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对世界各国必不可少的科学，人们称它为“密码学”。

密写的文字信息，首先是用特定的方法加密，第二是同样按特定的方法脱密。最初的加密脱密大多是原始的手工作业，后来密码机的问世，才出现了比较先进的机械化加脱密手段。像刚才在“6号棚屋”看见的那些机器，就是现代水平的加脱密机器。

说到这里，孟席斯从抽屉拿出一张德国“恩尼格玛”加密机的密文表——那是英国间谍从一艘被击沉的德国舰艇上搞到的。丘吉尔看时，那张表上，上下对称地排着许多明文字母和密文字母——

明文为：

HOEHEZWONLSI.....

密文为：

IKHIHPGKWSYY.....

“这的确是天书。”丘吉尔笑道。“明文说的一套，密文说的又是一套。真是阴一套，阳一套。不知内里的人都是瞎子和聋子。”

孟席斯道：

“这是最简单的恺撒密码表，很容易破译。为了加强保密效果，还有许多复杂的加密方法，加密之后使你磨破脑壳也看不懂。现在，德国人就在不断变换密码系统，好些电信，我们搞到了，就是破译起来非常吃力。——好在我们的数学奇才图林先生有办法。好多最难破译的密码都被他破译了。”

“不错不错。我一定去看看图林博士。他在吗？”丘吉尔说。

“在。我们为他准备了一间单独的小屋子。他正在那里工作。”

阿兰·图林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行为古怪的数学天才。早年，他在多塞特的舍布尔恩学校学习，接着就读于皇家学院。他在这所学校取得了数学逻辑第一名和第二名。尔后，他在普林斯顿研究院学习，受业于爱因斯坦。他那敏锐而明晰的数学头脑受到许多专家教授的青睐。当时有人想把他推荐给约翰·冯·诺伊曼当助手。诺伊曼是设计制造美国第一台计算机的数学家。阿兰·图林结束研究院的学业后，回到英国，在外交部做诺克斯的助手，他们一道沉浸在密码解析的王国里。

头脑常常处于积极思维的进取状态，总是突发奇想，甚至异想天开，这是所有天才发明家的共同特征。图林也不例外。开初从事密码解析的那些日子里，他忽发奇想，反复琢磨，要制造一架具有人脑功能的机器，如果给予适当的指令，这部机器会自动模仿另一架机器的动作，甚至能写出漂亮的十四行诗。——这实际上就是现代已经成为现实，并已广为人们利用的电子计算机（电脑）。但当时图林把他设想的这种机器叫做“万能机”。

他的朋友劝他，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因为它太庞大了，它必须像圣保罗大教堂或美国国会大厦那样大。它需要有完全致力于训练高级

技术人员会操纵它的新型大学，需要有比现在水电站发电量更大的电力供应。可是，图林没有被朋友们说服。他仍然坚持他的理论，日日夜夜琢磨他的设想。他永远沉浸在数理逻辑的研究之中。

图林最有智慧，最有理想，但他的性格却是显得特别奇怪，非常童真而幼稚。他每天晚上都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玩具之乡”节目。那是关于拉里和小羊的儿童剧。他一边听节目，一边拿着长途电话的话筒，同他妈妈讨论故事情节的发展。

图林在布莱奇利工作时，他曾被白金汉郡警察局一个警官逮捕，那是因为他擅自带着防毒面具在一条乡间小巷中走动，图林解释说，他当时患了花粉热，防毒面具可以起到隔离花粉的作用。战争爆发时，他把家里的钱铸成银锭，埋起来，事后竟忘记埋在哪里了。

他同朋友们通信，从不用明白的语言，全用密码。他是长跑运动员。有时只穿一件旧法兰绒衣和背心，腰间却用细绳系一个闹钟，从40英里外的布莱奇利跑到伦敦外交部去开会。

他放荡不羁，头发蓬松，不修边幅，不拘习俗，有时却又沉入长时间的令人不安的沉默。间或，他从沉默中醒来一般，突然发出格格的笑声，那声音大得可以刺痛朋友们的神经。

总之，他是一个不从习俗，漫不经心的怪人，一个科学界的奇才。现在，这位奇才正以他独特的数学头脑全力着手破译敌人密码的工作。

丘吉尔和孟席斯到“4号棚屋”图林专用的那间小屋子去时，却不见图林，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助手在那里整理资料。

“图林博士呢？”孟席斯问。

“他说头痛，洗澡去了。”助手说。

“头痛？他病了么？”孟席斯关切地问。

“不不。前天收到一则电讯，他琢磨两天了，还是破译不出来——他用脑过度，太累了吧。”

丘吉尔道：

“我们这些专家太辛苦了啊。可得注意他们的身体。——今天，我看算了吧，改日再来看他。”

正在这时，没料图林竟一丝不挂，大声笑着从澡堂跑了出来，头上还留着肥皂泡沫，就像疯了一般。

“啊呀——”女助手早用双手蒙了眼睛，满脸臊得通红，忙将头伏在桌子上。

“啊啊——成功啦，成功啦！”图林目中无人一般，高声喊叫着，冲进小屋，迅速抓起笔来在用笺上不停地写画着。写完，又长长出了一口粗气，大声叫道：

“好啦！成功了，成功了！破译出来了！”

丘吉尔看着这位被成功惊喜得如此发狂的奇才，高兴地叹道：

“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伟大呀，伟大！”

孟席斯见图林写完，这才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可爱的博士！真有你的，什么事这么高兴？——快穿衣服吧。这里有女孩子呢。”

图林猛然惊醒。正要回澡堂穿衣服，澡堂服务人员已经把他的衣服送来了。

图林一边穿衣服一边道：

“哎——这条电讯，我译了整整3天，今天终于破译出来了。”

图林一边说着，一边将译出的文字递给孟席斯和丘吉尔看：

“你们看，C.M.A.——这是德国新的密码，意为暂缓登陆。”

丘吉尔笑道：

“啊，好哇！希特勒怕大西洋的水草，不敢登陆入侵了！好消息，好消息！”

孟席斯笑道：

“消息很好。可是，博士你……澡堂出来，忘了穿衣服啦！”

图林听了，这才猛然想起刚才自己一身光着，又看了看蒙着眼的女助手，不觉满脸羞红，说道：“我……太大意了。”

“奇才，怪才！”丘吉尔笑着对孟席斯说。

孟席斯向图林介绍道：

“博士，这是首相，他看你来啦！”

“首相？”图林摇了摇头，“我不认识。首相在哪里工作呀？”

丘吉尔笑道：

“我么，在唐宁街10号工作。”

“啊——”图林这才恍然大悟，“你是丘吉尔先生！看我完全糊涂了。你不是接见过我两次吗？”

丘吉尔道：

“是的是的。第一次是我请你到唐宁街，向你咨询如何对付德国的导航射束。”

图林高兴起来，接着说道：

“第二次是我们一道讨论敌人‘Y装置’是怎么回事。你要我们研究个对付的办法。是吗？”

“是呀是呀，博士，我要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全国人民都要感谢你的贡献。”

丘吉尔伸出手来，要同图林握手。图林忙搓搓手，犹豫了一下，才让首相握着。

“首相！”图林说，“刚才破译的电讯，我想太重要了，正想快些送你，不料你竟来了。你就先过目吧。”

图林说着，将那份破译出来的手稿交给丘吉尔。丘吉尔看时，只见上面写着——

绝密元首大本营

1940年10月12日

元首已经决定，从现在起直到明年春天，“海狮”（即进攻英国的代号）准备应该继续下去。这只是为了保持对英国的政治军事压力。

如果1940年春天或初夏重新考虑入侵，则重新进行战争准备的命令将会发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希特勒终于后退了呢？

看来，有两年事。一件是在空中进行的不列颠战役进展不利，至少不能解决问题。二是希特勒的注意力移到了东方的巴尔干，以及紧紧连着已尔下

的那只俄国熊。

“啊。我明白了！”丘吉尔长长嘘了一口气，对孟席斯道：“现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战争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

的确，3个月之后，形势更加明朗。希特勒确实准备进攻俄国（苏联）了。

丘吉尔经过反复思考，确定了他的行动方针——
联合美国，拉拢俄国，共同对付希特勒。

这天晚上，丘吉尔回到家里。与池一起进晚餐的，有伊斯梅将军和他的私人秘书等人。

消息大好，丘吉尔吃得胃口大开。他一边啃着牛排，一边看摊在桌边的那张欧洲地图，不时高谈阔论。

“伊斯梅将军，这下可好啦！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下士，那个曾经在维也纳街头打零的混蛋，现在确实推迟登陆进攻的计划了他失败了！他对我们大不列颠无可奈何。当然，这仅仅是开始。他还要继续失败下去，直至彻底完蛋！”

“是的是的。”伊斯梅将军说。

丘吉尔啃完一块牛排，将骨头丢在一边，继续说道：

“那么，那个混蛋为什么关注巴尔干？为什么关注东方的俄国熊呢？你们说说。伊斯梅将军，还有……你这个小秘书。不怕，你也大胆他说说。”

伊斯梅想了想道：

“希特勒依靠空军打头阵，却没有夺得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他那支可怜的海军根本不敢运载登陆部队，这是明摆着的。至于东方的巴尔干和俄国，希特勒从来没有放心过。一旦能把西方的战争缓一缓，他就要进攻俄国，首先是同俄国争夺巴尔干。”

“说得对！”丘吉尔一拍桌子，大声道：“大量情报表明，希特勒要向俄国动武。他一定会进攻俄国。”

“那么，对此，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小秘书问。

丘吉尔沉吟片刻，若有所思地道：

“斯大林，希特勒……都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了多年的幽灵，与我们自由世界完全格格不入的幽灵。我始终是共产主义的死对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共产主义！另一个敌人则是赤裸裸的杀人魔王，侵略成性的混蛋希特勒——眼前我们最凶狠的敌人！”

“这样说来，我们对希特勒进攻俄国，至少应该保持沉默。”小秘书说。

伊斯梅赞同地道：

“希特勒进攻俄国，这是二虎相争，我们且看他们斗去罢。这对我们太有利了。”

“不不不！”丘吉尔笑道。“伊斯梅将军，你没完全弄清我的意思。我是想，如果希特勒同俄国打仗，我们一是拍手叫好，一是要乘机同俄国拉关系，表示支持俄国。”

“为什么？”小秘书问。“道理很简单。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也得力魔鬼说几句好话——哈哈……”

丘吉尔说到这里，不禁高兴地跳了起来。

伊斯梅和小秘书彼首相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和诙谐的谈吐感染了，也一同

笑了起来。

丘吉尔笑罢，正色道：

“啊，伊斯梅将军——我们赶快搞两个电文。一个发给我国驻莫斯科大使斯但福·克里普斯爵士，一份发给美国罗斯福总统。——我口授，你记录。”

“好！”

伊斯梅和小秘书同时作好记录准备。

丘吉尔推开杯盘，一边思考，一边口授——

首相致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

大使先生，你作为我国派驻俄国莫斯科的大使，对你卓有成效的工作，我感到骄傲，谨向你致以崇高的敬礼。

根据当前国际态势，请你务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向斯大林表示如下态度，争取俄国站在我们一边，以反对希特勒：

英国政府确信德国正力日称霸欧洲……尤其是最近希特勒对已尔干的种种行动，表明他对英国和俄国都是危险的。因此，两国应当商定一个防御德国的自卫的共同政策，并且商定重建欧洲均势的办法……

关于给美国总统的电文，丘吉尔口授道：

前海军人员致罗斯福总统

自从上次冒昧以个人名义给你发电报以来，已经好一些时候了。

其间，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事件，有好事也有坏事……

所谓上次冒昧发出的电报，时间是希特勒意欲登陆进攻英国的危险时刻。在那封电报中，丘吉尔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向美国总统致意，请求借用美国 40 至 50 艘较旧的驱逐舰，以弥补英国当前舰只和新造大批新船的不足，以便迎击希特勒的登陆入侵。现在，丘吉尔仍以“前海军人员”的名义给罗斯福去电，继续催促前电之求。所以，他接着口授道——

我已将我们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奉告。我深信，现在你已洞悉我们的情形，一定会竭尽所能，立即给我们送米 50 或 60 艘你们最旧的驱逐舰。我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给它们装上潜艇探测器，以便在西部航道上对付德国潜艇。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比较新的和炮火较好的舰只布署在英吉利海峡抵抗敌人的入侵。

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你说明，在漫长的历史中，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1941 年我们将造出大批的行船。可是，远在 1940 年以前，危险就要来临。我知道你将充分运用你的权力。不过，我觉得我有资格并有义务向你陈明局势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如果给了驱逐舰，则非常有用的汽艇和飞艇也请随之给予我们。

我开始感觉到，如果我们能渡过今后的三四个月，则战争的前途就非常有望。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空战的情况良好。我们已经击败了敌人的空袭，并对德国进行轰炸，给希特勒以严重打击。不过，敌人的空袭使我们的驱逐舰损失很大，以至我们无法保护横渡大西洋的粮食运输和来往商船的航线……

丘吉尔尽量强调和夸大英国驱逐舰的损失，核心是要美国尽快给予支援。不仅仅是驱逐舰，还有其它方面的。他继续说——

今晚，最后一批步枪、大炮和弹药的运输船队即将到达，专车正在等待将武器运给部队和国民自卫军。他们如不大量杀伤敌人是决不会放下武器的。我深信，由于你们十分了解海上的情况，你将不会让我们缺少这些驱逐舰和难以渡过战争的难关。

两电口授完毕，伊斯梅将军将记录交首相过目。丘吉尔略略改动了个别词句，也就最后签字定稿。

“行了。立即发报。——有关反馈情况，及时告我。”

“是。首相！”

伊斯梅收好文稿，和小秘书出去了。

不到5分钟，卧室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丘吉尔抓起电话，是外交部哈利法克斯打来的。

“首相，我们刚刚获悉——俄同外长莫洛托夫正在柏林活动。也许，俄德两国又有什么新的勾当。我们得注意啊。”

丘吉尔道：

“啊……这消息很重要。俄德两国的关系，这是我们当前需要特别注意研究的问题。不过，从最近几个月的情况看，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一直趋于恶化。当然，他们也许正在谋求某种谅解。假如他们达成某种谅解，肯定对我们不利。就像过去俄德签订那个所谓互不侵犯条约一样。”

“首相的分析完全正确，”哈利法克斯回答说，“我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否采取措施，揭露德俄之间的丑恶关系，以阻止他们联合。”

“不！不能这样干。”丘吉尔斩钉截铁地说。“这会适得其反。哈利法克斯先生，请你注意，我们当前的外交方针，只能是联合美国，拉拢俄国，打击德国。不这样，我们自己就会孤立，就会处于被动的孤军作战的地位。——至于莫洛托夫在柏林活动些什么，与德国的关系怎么样，现在是抓紧观察和分析的时刻，请你们务必加强力量，注意动向，并随时向我报告。”

“好吧。首相！”

接罢电话，丘吉尔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向自己提出了几个假设——假如我们向斯大林暗送秋波，拉拢他，他干不干呢？

假如希特勒果真向俄国进攻，我的上帝呀！那就让他进攻吧。魔鬼打魔鬼，这不是太好了吗？

假如魔鬼打魔鬼的时候，我支持一个暂时还未撕破脸皮的魔鬼，专打那个已经弄得你死我活的魔鬼，如何呢——只能这样！”

丘吉尔觉得，在当前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他找到了这着好棋。

他决定小心地按照这步好棋走下去。

“莫洛托夫，莫洛托夫！他会在柏林怎样呢？”

不知怎的，丘吉尔又在这个问题上放不下心来了。

究竟怎么办，他还要看看。

第十四章 德苏谈判不欢而散战争狂人执意东进

一个阴暗的下着毛毛细雨的日子，一辆插着苏联国旗的黑色轿车沿着柏林菩提树大街，急速地驶往苏联驻德大使馆。护送这辆轿车的，是几辆黄色军用吉普，里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德国警察。

莫洛托夫坐在轿车里，神色格外庄重。他一言不发，好像在认真思考什么。他这位苏联外文部长，代表斯大林出访德国，任务相当艰巨。有关德苏近期关系紧张的许多重大问题如何解决，就看他这一行了。

本来，1940年上半年以前，德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一切都是友好的。这种友好的主要基石，便是他们曾于1939年8月慕尼黑时期签订的那份和约——德苏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当时，两个大国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经过多次秘密的外交磋商，讨价还价，总算一致划定了他们在东欧的利益范围。

那时，双方约定：

任何一国不得进攻对方。如果一方成了第三国的敌对行动的目标，另一方将决不以任何形式给予第三国以支持。德国和苏联也绝不参加直接或间接针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条约的秘密附属议定书里，双方还约定：

一旦波兰受到进攻，而英法又履行其盟约出兵救援，苏联不得参加到英法一边。一旦波罗的海诸国（包括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所属领土上发生政治和领土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边境应成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一旦波兰的领土上发生政治的领土的变动时，德国和苏联两国的利益范围，以维斯杜拉河和散河一线为界……

莫洛托夫清晰地记得那次签约的友好气氛。

那是莫斯科8月一个美好的夏夜。克里姆林宫外灯火辉煌。里宾特洛甫作为希特勒的全权外交部长，很高兴地坐在斯大林元帅的身旁，两人似谈得很为融洽，不时发出快意的笑声。

“我们的立场是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斯大林说。“在当前战争危险威胁欧洲的情况下，我们在确保自身安全和国家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不对任何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如果别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当然可以作些协调工作，但我们不愿意贸然卷入战争。或者更清楚他说，我们愿意置身于战争之外。”

“元帅先生讲得很好。我十分赞赏你们独立而鲜明的立场。”里宾特洛甫高兴他说。

是的，他乐意听斯大林这番话。正当希特勒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刻，苏联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将自己置身于战争之外，这是求之不得的。

里宾特洛甫在心里得意，元帅先生——你这只俄国熊，你考虑你的窝去吧。不要动弹，让我去侵占其它国家，包括捷克、波兰，法国、英国……以至整个西欧。

当时，斯大林似乎对于拉脱维亚涉及的问题很重视，接着说：

“拉脱维亚的利包和温道两个小港，无论如何应当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希望德国不要对此持有异议。”

“这当然，这当然。这个要求不算什么大问题。”里宾特洛甫满口应承。其实，里宾特洛甫这种应承太便宜了。整个拉脱维亚都划在苏联一边去

了,又何必为两个小港争执呢。斯大林反而把这两个小港提出来,这算什么?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小气鬼!

里宾特洛甫觉得,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作为希特勒的全权代表,老是跟在斯大林的屁股后面诺诺而言,很不体面,便主动向斯大林提出问题。

“元帅先生,我听说贵国对我们的朋友意大利和日本有疑心,是吗?”

斯大林爽朗地道:

“无庸讳言。意大利和日本都有野心。他们也许想在某些强盗群伙中分点儿什么赃物。”

斯大林最后这句话,带着尖利的刺头,显然是针对德国的。那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了希特勒的强盗嘴脸,而又在如此美好的夜晚和美好的气氛中与德方签订和约,显然是一种外交上的敷衍,一种权宜之计。

里宾特洛甫心里难受了一阵,但很快镇定下来,而且装出了高兴的笑脸。他不愿意因为这一层矛盾,损失了已经取得的签字成果。于是说道:

“元帅先生,我认为意大利和日本不会有什么大的野心。你尽可以放心。至少,我们两国——德国和法国不是那种喜欢打家劫舍的绿林强盗。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

“是的是的。”斯大林在心里冷笑着,似很爽快地赞同说。停了一下,又意味深长地问道:“那么,英国呢?英国想于什么,你们一定清楚。”

举止尽量表现得循规蹈矩的里宾特洛甫,想了想道:

“英国老是想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但他本身是软弱的,没多少力量。他只想叫别人给他打仗,好让他狂妄地窃取统治全世界的霸权。”

“是的是的。”斯大林表示赞同,“如果英国真的统治了全世界的话,那是因为被他吓倒的国家都是傻瓜。”

“哈哈……”

斯大林的政治幽默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接着,斯大林提议为德国元首干杯:

“我知道德国民族多么爱他们的元首。我因此要为他的健康干一杯。”

举杯同饮之后,莫洛托夫紧跟斯大林道:

“我提议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先生的健康干一杯。里宾特洛甫和我们的斯大林元帅为提倡互不侵犯条约,使德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请让我们同时为迎接这个新时代干杯!”

礼尚往来,里宾特洛甫接着提议:

“为斯大林先生,为苏联政府,为德国和苏联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干杯!”

灯红西绿。温馨如春。就这样,两国各有打算的外交家们,在一片友好的碰杯声中签订了那份互不侵犯条约……

或许,在所有外交周旋中,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有时不惜损害别国的利益。似乎,一切美好的外交辞令都是假的,都在美好的外衣下包藏着勾心斗角。或许,一切妥协退让都是暂时的。因为——这是个永远难以安定的世界!

莫洛托夫坐在车上这么细细地想着。

及至车子快要开到大使馆的时候,他似突然获得一句真理性的结论,自言自语他说:

“外交家都是为本国撒谎的老实人!”

自从希特勒发动欧洲战争以来，德苏关系在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的确敷衍了好些日子，彼此之间没有发生大的争斗。

当希特勒 1940 年夏季忙于指挥征服西方的战事时，斯大林表现了某种置身于争端之外的超然态度。可是，知道内里的人却知道，苏联对希特勒的野心是有所警惕的。希特勒向西进攻而不向东进攻，斯大林在心里暗暗高兴，有时甚至通过外交途径，对希特勒的行动表示理解。

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使用“理解”这个模糊的外交辞令，实在太恰当不过了。理解包含着某种支持，某种默许，但并不等于支持和默许。所谓“理解”，只是“理解”而已！

现在，莫洛托夫坐在柏林希特勒的谈判会议室里。虽然他现在仍然想到了理解这个外交辞令，但已经不能用了。近几月，德苏关系日趋紧张的种种事态，那是无法理解的了。

他想到了针锋相对。这是临行前斯大林向他交待过的。在外交场合，有三种常用语——一是“友好”之类，二是“理解”之类，三是“针锋相对”之类。看来，这一回只能针锋相对了。

在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眼里，莫洛托夫不过是一个乡巴佬，当然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乡巴佬。在苏联复杂的内部斗争中，莫洛托夫能始终站住脚跟，始终保持住他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和地位，肯定还是有他一套的。但他毕竟是个乡巴佬，作为谈判老手，里宾特洛甫不相信对付不了这个乡巴佬。于是，他笑吟吟地道：

“莫洛托夫先生，尊敬的阁下！首先，我代表元首对你的到来，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衷心祝愿我们的谈判取得圆满成功。”

莫洛托夫微笑着立即答道：

“这次应邀来访，我带来了斯大林元帅向贵国元首和阁下的敬意。我很愿意开诚布公地对我们两国当前若干关系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磋商。”

“好，好！”里宾特洛甫诺诺地回答。

参加谈判的人谁都明白，友好的敷衍之后，谈判就要进入实质问题了。

一阵难堪的沉默。莫洛托夫冷冷地坐在那里，他不准备首先发起进攻。他要等着里宾特洛甫首先发难，然后抓住其弱点，予以有理有节的反击。

东道主里宾特洛甫首先打破沉默。

“尊敬的阁下，请你原谅，有一个问题我想直率地提出来。这就是：当我们忙于西方战争的时候，贵国乘机把势力扩展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并且南下到巴尔干各国。这是违背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精神的。对此，我们深感遗憾！”

“不。阁下，你弄错了！”莫洛托夫反驳说。“波罗的海那几个国家——你指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吗？他们本来就在俄国的范围之内。把这几个所谓小国纳入俄国版图之内，这是我们的内部事务，它国无权干涉。”

里宾特洛甫道。

“阁下，如果你不健忘的话，我们两国所签订的条约上，并没有把那三个国家划入俄国的版图。”

“是的，阁下！如果你没健忘的话，应该记得这些国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俄国版图中夺去的。现在是归还的时候了。”

看来，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是永远扯不清的。里宾特洛

甫决定改换话题：

“近来，贵国陈兵波罗的海和巴尔干，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使我们特别遗憾。元首想请阁下转告斯大林元帅，为两国正常关系作想，还是请改变这种态势为好。”

莫洛托夫反驳道：

“阁下的意思是说，我国陈兵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威胁了贵国的安全。是吗，其实，恰恰相反，当前受到威胁的不是贵国，而是苏联。你们不是发出了‘加强东方’的指令吗？不是正从西线向东达的波兰和罗马尼亚调动至少10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吗？这恐怕才是真正的陈兵威胁。”

“其实……这是误会。肯定是个误会，彼此都是误会，”里宾特洛甫有意回避这个问题，“我想，我们之间的误会，只要通过坦诚的谈判，总会解决的。”

用“误会”这个遁词来回避问题，似乎所有问题就没有再谈的必要了。莫洛托夫看出了里宾特洛甫的内里——他仍在敷衍，仍在掩盖真相。德国向东方大量调动军队的事实，是怎么也掩盖不了的，眼下，他必须直言揭露。于是说道：

“阁下，你们的意图很明显，想在波罗的海和巴尔干问题上制造争端，与我们干一仗。是吗？”

里宾特洛甫连忙声明：

“不不不。阁下千万不要这样理解。我们从来不想同贵国发生直接冲突，当然，夹在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些小国，与我们两国的利害都有牵连。彼此对这些国家进行关注，那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彼此的某些矛盾完全可以协调。我们完全没有针对贵国的任何意图。”

莫洛托夫毫不手软，进一步质问道：

“那么，最近，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柏林结为同盟，并签定了军事同盟条约，又是不是针对我国的呢？”

“这当然不是针对贵国的，而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你可以从条约的条款中明确无误地推断出这一点，现在，美国的一些好战分子正在鼓吹支持丘吉尔，说是要马上参战。我们三国团结起来，就是为了制止美国参战。哪里是针对贵国的呢。”

莫洛托夫冷笑道：

“阁下大概不会健忘。我们两国曾经签订的那个条约中有这样一系：我们双方均不得背着另一方参加结盟。你们怎么又这样干呢？”

“这种结盟只要不是针对贵国的，我看就没有什么问题。”

“苏联政府有权看到这个条约的全文。”莫洛托夫气呼呼他说。

对于莫洛托夫的学究态度，里宾特洛甫感到好笑。于是略带讽刺他说道。

“我们两国之间，甚么机密都可以交换，何况三国同盟条约呢。可以看的，可以看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会主动把那份文稿送到阁下的府上！”

明枪暗箭，你来我往！

如此谈判，实在不好继续进行下去。只好暂时休会。

在第三轮谈判中，里宾特洛甫改变了方法。按照希特勒的意图，他要同苏联做一桩买卖，使苏联得到一些利益（当然，背后应该包藏着德国的最大利益，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于是，他暗示说：

“阁下，现在的国际态势是：英国已经打败了。他什么时候最后承认失

败，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英国很想拉拢美国参战，这不要紧，美国参不参战，对德国来讲无关紧要。我想，德国和意大利，包括贵国，决不会允许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个小儿麻痹症患者在欧洲大陆登陆。——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现在，由苏德意日四大国来确定他们的利益范围和世界秩序的时候到了。请阁下考虑这个问题。”

很明显，希特勒的意思是想把苏联拉入德意日的同盟中去。

里宾特洛甫想，这位俄国乡巴佬并不是傻瓜，他一定听懂了这个意思。而且，这段话里还有一句潜台词——如果苏联不考虑这个现实，不进入他们的三国同盟，那是要吃亏的，至少下会得到好处。

莫洛托夫当然听得很懂。故意道：

“你这段话很难懂。你能不能说具体点。比如，利益范围，如何确定？”

外交斗争中有时需要装傻。此刻，莫洛托夫情愿装个傻瓜，以便进一步掏出德国的意图。

里宾特洛甫自以为聪明，以为他确定“势力范围”的话已经勾住了这个俄国“乡巴佬”。于是和盘托出他说：

“元首已经得出结论，我们这四国只能向南扩张。日本已经在向南扩张，意大利也是这样。德国已经在欧洲建立了新秩序，还可以在中非找到它的生存空间。你们最好也向南扩张，从南方寻求海洋的天然之口。”

“哪个海？”莫洛托夫冷冰冰地问。

想不到这个“乡巴佬”问得这么突然。这个插问竟把里宾特洛甫弄得张口结舌，一时想不出答复来。于是，只好罗罗嗦嗦地饶舌道：

“战后全世界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去，我们两个伙伴已经做了一些好生意，今后这类好生意还得做下去。至于……阁下问是哪个海，咳，我想……从长远看，对俄国最有利的海是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贵国朝着那个方向发展，肯定前途无量。”

“谢谢关照！”莫洛托夫冷笑着，决定一下子揭穿里宾特洛甫的老底。

“阁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德意日苏四个国家商量着瓜分世界。看来，我们确乎可以在德国指挥下采取一个长期的政策，在更大范围内夺取自己的利益。这个，太妙了，太妙了！”

会谈已经持续了36个小时，却无实质性的进展。西对这个态度顽固不变的布尔什维克，里宾特洛甫里是满腔怒火，却又不好发作，因为这毕竟是外交会谈。只在会后出来的路上，他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该死的俄国熊！”

白天，里宾特洛甫在谈判桌上没有占到上风。晚上，希特勒决定亲自上阵。

以元首级对部长级，会谈显然是升级了。

希特勒居高临下，信心十足。他不信以他天上的口才，打不败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乡巴佬”。

会谈开始。同样，首先是友好的客套。接着是希特勒讲话。他没有从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入手，而是离题万里地大吹大擂。他要用他的吹功吓一吓这个俄国佬。他说道：

“一俟气候好转，德国就将对英国予以最后的打击。”

说了这句话后，他抬眼看了看坐在一边的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大脸上显出一副捉摸不定的表情。于是，他继续道：

“现在有人说美国将会支持丘吉尔先生”我们打不败英国。我说，这是天大的笑话。是的，是存在一个美国问题。但是，美国在最近几十年内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在欧洲、非洲或亚洲，都没有他的事，你们想想，那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一个跛着脚的总统——罗斯福先生，他会走到欧洲来，还是飞到欧洲来？”

讽刺，挖苦，谩骂，这是希特勒的一贯的讲话作风。在这种居高临下的会谈中也不例外。

莫洛托夫对希特勒这一套似乎并不理睬。但他明白，希特勒的大吹大擂是为了吓人——你苏联最好顺着戒希特勒的意图办事。否则，法国、英国、美国的下场，就是你们的榜样。

接着，希特勒泛泛地强调，德俄两国在追求各自的目的和利益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在通往海洋的出口方面，更是没有根本的分歧。因此，我们两国仍要继续保持互不侵犯的友好合作关系。

不料，待希特勒讲完，莫洛托夫冷冷说道：

“元首的谈话是一般性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一连串实际问题需要磋商。”

“究竟有些什么问题呀？”希特勒故作傻瓜。

按照临行前斯大林的指示，莫洛托夫接二连三地把好些问题端了出来：

“比如，德国在芬兰打的什么主意？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的意义指的什么？苏联将在这个新秩序中担任什么角色？德意日三国条约果真是针对美国的么？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的利益如何保障？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等方面的关系怎么处……等等，都需要磋商，需要澄清。”

这个俄国佬，简直是提问题的专家。他是真正来参加会谈的吗？一古脑儿提一大堆问题出来，会谈有这么扯淡的吗？真他妈是个外交外行的脚色。但他这种笨得出奇的方法，却弄得口似悬河的希特勒答不上来了。

显然，无法再谈下去了。希特勒冷冷地哼了一声，望望天花板，突然说道：

“算了吧，今晚可能有空袭。体会！”

第二天上午，继续会谈。这是最后的摊牌了！

莫洛托夫一反前几次被动发言的习惯，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尊敬的元首，恕我直言。要改善我们两国目前的紧张关系，首先，你们必须把军队撤出芬兰，因为芬兰是我们最近的邻居。”

“无稽之谈。我们在芬兰根本没有军队。”希特勒矢口否认，“我倒想反问阁下，你们的军队早就进驻了芬兰。你们究竟想在那里得到什么？”

“我们什么也不想得到，只想得到和平。”莫洛托夫采用模糊语言回答。

希特勒无可奈何。于是泛泛地道：

“我想，我们双方都不应该在芬兰作战，那的确是一个对我们双方的关系相当敏感的地方。”

关于芬兰问题，谈不出什么要领。希特勒又马上改变话题。他想，难道英国垮台之后出现的坐地分赃打动不了俄国？于是他说：

“让我们来谈谈更重要的问题吧。在征服英国之后，英国散布于全世界的4000万平方公里属地，就像破产了的巨大产业将被瓜分。在这个破了产的产业中，德国无意独占。俄国可以从中得到通往不冻的真正是开放的海洋出口。到现在为止，属于少数的由4500万人统治的大英帝国有几亿居民。我将

粉碎那个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将要出现世界范围的前景。因此，对那个破了产的产业发生兴趣的各国，必须停止一切纷争，而关注瓜分英国产业的问题，这一点，运用于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你们俄国；”

坐地分赃，瓜分世界，希特勒重复着里宾特洛甫早就提出的这个问题。

但态度冰冷的莫洛托夫，对此仍是无动于衷。

出发前，斯大林和他商量得明白，苏联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与苏联利益更接近的问题，例如芬兰问题、土耳其问题、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问题，等等。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苏联的安全。

这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同样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的原因除了会议本身的问题之外，便是希特勒头天就提到的空袭的威胁。这天晚上，英国空袭柏林的飞机果然嗡嗡地来了。于是——

“体会！”希特勒说。

这一连串会谈，希特勒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他所一贯采用的讹诈手段不见效了。这使他十分不快。回到办公室，他要哈德尔立即把陆军总参谋部起草的进攻苏联的计划送来。他决心发出他的 100 多个机械化师，给俄国狠狠的一击。

他确信，只有拳头才能使布尔什维克屈服。

于是，到年底，希特勒咬牙切齿，签发了他的进攻苏联的第 21 号指令——代号是“巴巴罗莎”。那指令说——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败苏俄。为此目的，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军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卫已被占领的领土以防突然袭击……

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完成，必须非常谨慎，以防泄漏进攻的意图。

第十五章 罗斯福举足轻重英与美讨价还价

此刻，被希特勒一再侮辱的腿脚不便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正坐在他的专用轮椅上。他手里拿着一份电报，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着什么。

他的确身患残疾。少年罗斯福是个健康、聪明、温文尔雅的孩子。他热爱大海，经常乘坐他父亲赠给他的那艘 21 英尺长的新船“新月号”山海游玩。

32 岁那年，他乘船游玩，不慎掉入海里。他乘机在冰冷的海水里洗了个澡，然后很高兴地上船。然而，正在这时，他发现海边一处森林起了大火，于是马上赶去参加救火。大概是这次急冷急热的文化，对他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当晚，他感到身体十分困乏，极不舒服。医生诊断说是感冒，后来说是脊髓受损，结论是脊髓灰质炎，即小儿麻痹症。从此，他双腿瘫痪，再也站不起来，只能在轮椅上坐着生活和工作。

罗斯福的父亲詹姆斯是美国一家钢铁公司的经理，母亲是一个仪态大方、容貌秀丽的上流社会女郎。罗斯福是他们的独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里，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上过格罗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结业以后，他以极强的社交能力投入商界，当上一家规模很大的债券公司的副董事长。尔后，即在他瘫痪 6 年之后投入政界，以他从病中磨炼出来的刚毅和坚强意志，出任过海军助理部长，并在一连串幸运中，于 38 岁时成为副总统候选人。1933 年通过激烈的竞选，担任美国总统。

残废给罗斯福带来了许多不便，但也似乎带来了许多好处。他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社会活动，坐在轮椅上专心致志地钻研历史和政治，以广博的知识和大量的信息去认识、分析和鉴别这个复杂的世界。

腿的残废，胸和双肩相对变得壮实起来。这部份被迫长期运动的肌肉特别发达，这好像是一种补偿。而且，残废的双腿似乎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他赢得了同情。当他紧张、痛苦而又笨拙地向舞台中心移动的时候，当他容光焕发地微笑着向台下刚劲有力地打手势的时候，千百万美国人为他而深受感动。他的知名度，他的影响，以及他已经取得的坚实的政治资本，使他终于以压倒优势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残疾人总统。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现在，这个身残志坚的总统入主白宫已经 7 年了。他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上台的，他以他独到的见解和措施，竟把已经萧条的经济慢慢复苏过来，这就使美国人称赞不已，仿佛他就是美国真正的救星。7 年来，他在国内赢得了声望。国际风云人物无不以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他。在复杂纷繁的目标斗争中，这位残疾人总统究竟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整个国际问题的解决，少不了美国这一票。

但是，对当前复杂的国际争端，此刻的罗斯福还很少动作，或者说还根本没有大的动作。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思考。

他有他的难处。由于传统的原因，美国长期奉行一种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即主张美国在对外关系中避免卷入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冲突。1796 年，英国首届总统华盛顿卸任时，在国会的告别咨文中曾提出：不要把美国的命运与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缠结在一起。1801 年第三届总统杰弗逊在就职演说中更进一步宣布：美国不与任何国家缔结纠缠的同盟。

眼下，欧亚非战云密布，在绥靖政策影响下，美国孤立主义者十分活跃，

坚决反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有所动作。他们的基本态度是，让其它国家你死我活地打下去吧，背靠着两个大洋的美国可以安安全全地隔岸观火，然后坐收渔利就行了。

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明白，世界正在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诚然，他必须以美国安全和美国利益为第一前提思考问题，但他那颗确实富于同情的心仍然不安。他同情弱小的受到欺凌的国家和民族，痛恨希特勒法西斯之流的凶暴残忍和贪得无厌。他分明看见世界在燃烧，人类在流血。对此，他不能无动于衷，但又很难动作。

按照美国的国体和政体，他身为总统，并不擅发指令。一切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决策，均须通过国会讨论。总统不过是国会的代言人和司令官。而在国会，又确有一股顽固的孤立主义者守着，罗斯福要冲破孤立主义的包围，自由自在地投身在解决国际争端的事业中、那是很难很难的。他只能见机行事。

当前，罗斯福确实只能略有动作，他当前最主要的动作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和他的外交部门，对国际争端中出现的复杂问题发出若干舆论。当希特勒以闪电战向法国扑去的时候，法国当局对罗斯福寄予过很大的希望。但是，那些可怜巴巴的乞求般的希望大多变成了泡影。罗斯福除了发些舆论，仍然无法动作；

法国面临的灾难，首先是美国驻法大使威廉克里斯琴·布利特告诉总统的。布利特给总统的第一份告急电报说——

机密。总统亲阅！

1940年6月11日，德国人正向我在尚蒂伊的住宅靠近。我的花园已经成为保卫巴黎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于布利特大使的惊慌和恐惧，罗斯福很有点儿生气。他亲自发报给布利特说——

法国政府无论迁到哪里，你都应当陪到哪里。即使在现在，那么，你就像一个无所畏惧的血管里流着红色血液的真正的美国人那样行事吧！去拯救一些人的生命吧……在这危险时刻，我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你致意！

正是那次，几小时后，布利特同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直接进行了交谈。雷诺请求他通知罗斯福总统，德国坦克正在向法国腹地大规模推进，法国危若累卵。雷诺几乎似哭着哀求说：

“两个月后，战争就将以法国和英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我请你告诉总统，如果法国军队战败，从法国港口驶出的德国潜水艇和从法国机场起飞的德国飞机，就要把英国扼死，希特勒将有可能在南美组织纳粹政府。那时，美国也就会像今天的法国那样直接受到威胁——因此，我要向罗斯福总统发出紧急求救的呼声：恳请他要求国会宣布美国参战。”

保罗·雷诺的求救呼声哀怨动人。但是，要美国立即参战，有这么简单的事吗？

罗斯福十分为难，只好在回电中敷衍——

对于法国军队在法国国土上遭到入侵而进行抗击所表现的非凡勇气，我们越来越感到佩服。”

这当然是门面话。

佩服有什么作用呢？雷诺需要的是行动，是实实在在的支援。那么就谈支援吧，罗斯福继续说——

我们将做出更大的努力，把飞机、武器、装备……派到你们那里去。我们拒绝承认任何限制法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企图。在这悲剧性的时刻。我向你们保证，我对你们抱有最深切的同情。美国将继续向法国运送越来越多的装备和军火。我保证向你大量运送各种装备。——当然，你应当理解，这项声明不含有任何导致军事义务的内容。只有国会才能作出那样的决定。”

对于这种空头支票，雷诺无可奈何，只能官样文章般的客套地表示感谢。雷诺有气无力地说——

在我离职之际，我要告诉你，总统先生！我觉得，你对我上次电报的答复是在目前形势下所能作出的最好答复。我向你表示深切的谢意。

保多·雷诺

1940年6月17日夜于波尔多

在一片哀惋的哭泣声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艰难地、毫无尊严地沦亡了。接着轮到了英国。大不列颠开始了空前激烈的空战。

希特勒叫嚣着登陆入侵。

大不列颠面临被征服的危险。坚决抗战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同雷诺一样，不断向罗斯福发出急切的呼救——他以自己特别喜欢的自称的“前海军人员”的身份，向罗斯福发了许多电报。

随着战争的进行，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两国间的许多重大事项，实际上都是通过他们之间的私人函电往来处理的。

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第一封私人电函，是1940年5月15日发出的。在那封电函中，丘吉尔向罗斯福叙说了希特勒在法国空中占据优势并大规模向法国内腹推进，整个欧洲将被征服的严重局势，表示了即使法国败亡，英国也要坚持单独抗战的决心。同时，要求美国立即宣布交战状态，尽一切力量支持英国。具体要求是向美国借用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并请美国以访问的名义，派一支分遣舰队访问爱尔兰的港口，以对敌人起到威慑作用。

接着，5月18日，5月20日，丘吉尔又给罗斯福发去两封电报，在报告事态的严重性之后，同样提出了上电的希望和援助的具体要求。

丘吉尔和雷诺致罗斯福的函电，共同的要求是美国参战，落实援救的具体措施。不同的是，丘吉尔报告形势，力陈利弊，力主抗战，态度坚决。雷诺则叫苦连天，哀惋悲怨，就像一个陷入灭顶之灾的溺水者，绝望地呼吁给他一根稻草。

但是，处在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对雷诺也罢，对丘吉尔也罢，仍然只是舆论上的安慰和很难落实的空头支票。丘吉尔要求借用的几十艘旧军舰也迟迟难以落实。至于军需装备之类，倒还相对较快地落实了一些。丘吉尔同样对于她的朋友五体投地，感激不尽。

大不列颠的战争没有结束，丘吉尔反复向罗斯福要求支援的函电也就不会结束。按丘吉尔的本意，就是无论如何要联合美国参加抗战。他对拉拢苏联参加抗战也作过一些尝试，但他不抱希望。他与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的敌人，苏联是靠不住的，但拉拢的姿态要做。美国则是长机亲近的朋友，对美国可以提出尽可能授救的要求，而且话可以说得相当明白。虽然罗斯福动作不大，可态度是好的。因此，一心一意拉拢美国参战，这是丘吉尔最基本的外交策略。

此刻，罗斯福看着丘吉尔刚刚发来的电报，不禁百感交集。

丘吉尔这个最诚挚的朋友，对自己如此信任，如此崇敬，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厌其烦地提出参战，要求援助，可自己作得怎样呢？四五十艘旧军舰么，美国有的是，而且一直停在那里生锈，可就是支援不出去，原因很简单，不符合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国会通不过。他这个总统，心有余而力不足。

那么有什么办法呢？爱动脑筋的丘吉尔提出了第二套方案：用英国的海军基地同美国的旧军舰作交换条件，方式是双方签约，互相租借。

这个丘吉尔！他所认定的事一定要办，千难万难也要办，这回竟想出了这么个好主意。这个主意国会当然是会通过的。一是英国的海军基地对美国有很大吸引力，对美国极其有利；二是双方都说租借，并没有违背孤立主义的政策，反对派无话可说。呀。妙极了！

对于这个问题，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今晚要来拜见。他将全权代表丘吉尔前来商谈关于这个问题的若干具体方案。

“好吧，洛西恩勋爵，你快些来吧。我的主意已经定了。”

想到这里，罗斯福在轮椅上转了一圈，伸手按了按安在办公桌一旁的信号电钮。他要通知贴身侍从，早点儿开晚饭，饭后有要紧事要办。

晚上7点三刻，洛西恩由白宫侍卫长陪同、准时到达罗斯福的办公室。

洛西恩作为英国全权驻美大使，进出白宫办理公务不知多少次了。他对这座风格独特的富丽堂皇的美国总统官邸十分熟悉。

白宫座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是一幢并不很大的白色建筑。这座作为美国象征的建筑，已经经历了近200年沧桑。自美国第二位总统约翰·亚当斯起，先后已有几十位总统在这里住过。

白宫的历史几乎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一样长。1789年，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位美国总统，那时的都城设在纽约。华盛顿上任不久，拟分建新都，当时的规划者皮埃尔选中了白宫这块地方，旋即由爱尔兰裔设计师詹姆斯设计，经过8年施工，1800年建成白宫，1814年，英军侵入这座都城，白宫惨遭战火，内部设施损失得几乎荡然无存。又经过3年重建，方得恢复使用。以后入主白宫的各届总统，不断对它加以扩建和装饰，这才使它日趋完美。

白宫主楼共有3层，占地7.2公顷。其中最大的空间是华丽的东大厅，专供官方待客和举办舞会用。毗邻东大厅的绿厅呈椭圆形，厅壁用彼纹装饰，是总统接见国宾的地方。白宫正南是一大片草坪，这是为来访贵宾举行欢迎仪式的地方。

白宫中最重要的房间，是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它位于白宫的西厢。历代总统都在这里办公。此外，围绕白宫主楼，还因人因地设置了宴会厅、图书馆、游泳池、跑马厅、音乐厅、马厩、狗舍等等附属设施。所有房间都陈

放有独特而高雅的家俱、吊灯、地毯和壁画。

这天晚上，洛西恩勋爵走进总统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正在华丽的大吊灯下摆弄他那只心爱的军舰模型。罗斯福热爱大海，他的家里，办公室里，陈列着许多这样的模型军舰和军舰油画，那是不少朋友送给他的。

此刻，见客人来了，罗斯福轻轻放下军舰模型，习们地理理衣领，微笑着伸手欢迎道：

“你好！大使阁下，请坐！”

“谢谢你，总统阁下！”

洛西恩走上去，轻轻握了握总统的手，礼貌地在总统侧边的沙发上坐下。

“怎么样？首相在催办军舰的事了吧？”罗斯福微笑着问。

“是的，总统、首相可着急了。”洛西恩说。“最近几天，首相连连发来几封电报，要我向你致意，向你汇报。”

洛西恩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丘吉尔从伦敦发出的那几份电报，恭敬地递到罗斯福手上。

罗斯福一边浏览，一边认真他说：

“首相过去给我发来的电报也多次提到这些问题。我认为，他的新设想是积极的，我们可以考虑的。”

洛西思道：

“首相一定要我告诉总统，如果大下列颠沦陷，英国舰队落到德国人手里，这对贵国的海上安全极为不利。那样，德国人会直接威胁美国的岛屿和海军基地。因此，立即加强的力量已经刻不容缓。”

“我历来赞成这个观点。”罗斯福说。“只要可能，我们愿意支援你们50艘旧军舰。当然，这些军舰到了英国，千万不能落到德国人手里。”

“总统放心。首相表示，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宁肯把这些军舰凿沉，也不让敌人获得一根毫毛。”

“是的，那当缘。”罗斯福赞同地说，“你们首相表示，他愿意用找们停泊在东部海洋船坞中的那50艘经过修复的旧军舰，以贵国西印度群岛的一系列基地和百慕大基地作为交换。这个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只是，这要具体化，要办正式手续。”洛西恩道：

“这是当然。我这次来，就是想同总统具体商谈。我们首相也是这个意思。一系列基地，具体是哪些港口和据点，应当如何划分·如何分享它的利益，交换多少年，什么时候开始，等等，都要划定。首相表示，为了两国的传统友谊，他下会斤斤计较。”

“很好，明天我就安排外交部和海军部同你商定。”

洛西恩见谈得如此顺利，感到需要立即获得某种书面的保证，遂道：

“尊敬的总统！我十分感谢你对我国的支持和理解。我觉得，贵国最好能够给我们一个约书，一个长期租借的书面文件。”

罗斯福慨然答道。

“书面合同肯定要签。这是双方的事：我们当然愿意。”

“租借时间，首相提出为90年。总统你看怎样？”

“可以考虑。”罗斯福说到这里，似乎使了个心眼，补充道：“我曾向首相提出，希望他把纽芬兰至英属圭亚那的一片岛屿和地区，不加限制地让我们使用。首相对此为什么没有表态？”

洛西恩明白，美国这位大朋友，想乘英国危难之际占英国小朋友的小便

宜。那一群岛屿对英国海防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不加限制地让与美国使用，实际上就是无条件地割让，他离开伦敦时，丘吉尔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丘吉尔不想退让，这是谈判的最难点。“尊敬的总统！关于这么点，我们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们的海防离不开这一群重要基地。这要请你原谅。”洛西恩说。

“其实，把这些交给我们，同样可以起到加强你们的海防的作用，而且作用更大。”罗斯福不想放弃这个要求。

“可是总统，平心而论，你们的50艘旧军舰，价值是有限的。而我们那些基地的价值是无限的。我们以无限的价值换取有限的价值，你们并不会吃亏呀。”

洛西恩这般说话，多斯福无言以对，想了想，说道：

“那么——好吧。究竟贵国能把哪些地方给我们呢？”

洛西恩按照丘吉尔的调子，一口气背了8个地点：

“纽芬兰、安提瓜、百慕大、圣卢西亚、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牙买加、英属圭亚那。这些地方，任你们选择。”

“那……好，很好，作数吧，”罗斯福说，“细节问题，我叫他们同你商谈。”

渡过这个谈判难关，洛西恩很想从这位并不大方的大朋友手里捞回一把，遂道：

“这样一来，我们奉献给贵国的利益是很大的。我希望，贵国的50艘军舰就作礼物送给我们，今后不再归还。”

“不不不！”罗斯福连忙声明。“这不可能。我本人当然可以这样作。但在国会上通不过的。”

损失一大把，连根毫毛也没捞回来。美国这位朋友真够朋友呀！洛西恩想。但他生怕刚才已经谈成的条件出现反复，忙改口笑道：

“我充分尊重总统的意见，算啦，就这样吧。”

“可以。”罗斯福干脆他说。

从总统办公室出来，洛西恩长长叹了口气。现在，英国要不是处在最危险的时刻，谁愿作这等不平等的蚀本生意。不过还好，罗斯福虽然有点儿乘人之危，但没有落井下石。现在最为紧迫的是，要迅速得到那50艘旧军舰。他得按照首相交待的原则，尽快把这事办成。

这是讨首相喜欢的一大机会。他准备立即向首相拍发电报，汇报情况。

英美两国正式签定关于军事基地与旧军舰交换的合同书以后，细心的罗斯福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笔生意，虽然美国占了便宜。如若冒失的丘吉尔在今后的战争中把这批军舰真个落到德国人的手里，那可是个潜在的危险。那时，他这个主张签定这个合同的总统，将会受到国会和整个社会舆论的谴责，这于他的总统地位十分不利。

想到这里，他决定立即给丘吉尔发个电报去，要丘吉尔再次明确表态，他在电文里说——

据悉，大下列颠首相于1940年6月4日正式向议会宣称，在这场由大下列颠和大英帝国殖民地参加的战争中，如果英国战舰不能守住英伦三岛周围的水域，英国舰队决不投降，或自行凿沉，或开往海外保卫帝国的其它地方。

对此，美国政府郑重询问，上述声明是否代表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

丘吉尔收到电报，立即答复道：

总统先生，你询问，成在 1940 年 6 月 4 日向议会发表的关于英国舰队绝下投降或自行凿沉的声明，是否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方针。我可以肯定地答复，当然是的。不过，我认为这种假设的意外的事情，似乎更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余舰只的头上，而不会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

这一下，罗斯福满意了。

其实，作了明显的蚀本生意的丘吉尔更满意。

开战以来，丘吉尔一个心意要把美国拉上自己的战车，左拉右拉，罗斯福只开空头支票。不料，这一回，他略施小计，用些军事基地作诱饵，罗斯福上钩了。罗斯福既已上钩，他的孤立主义也就再也守不住了。毫无疑问，这样一来，希特勒先生一定很不喜欢，一定会暴跳如雷，进一步对美国发泄怨气。

好了，这就对了！在不知不觉之中，美国必然一步步走上参战的轨道。当晚，丘吉尔在下院对此发表了一个热情洋溢而又谨慎的讲话，会后，高兴得一连喝了 3 杯白兰地。

3 杯酒下肚，丘吉尔叼着雪前，手舞足蹈，得意地哼起了他最爱哼的一支歌曲：

勇敢地冲向敌人
破碎那罪恶的鹰爪
老苏格兰不可轻侮
誓死保卫英伦三岛

……

正在这时，卫兵匆匆进来报告：

“报告首相，戴高乐将军非常生气，他一定要进来见你。”“为什么生气？”

“不知道。他正在门外。”

哦，这个戴高乐，又是哪股水发作啦？

“好吧，让他进来。”丘吉尔说。

第十六章 戴高乐情系法国丘吉尔心悬中东

戴高乐怒气冲冲，一头撞进丘吉尔办公室。那双钉了马刺的军用皮靴重重地敲在地板上，发出呼呼的响声。他极为不满地瞟了丘吉尔一眼，也不搭话，只把军用公文皮包向沙发上狠狠地一摔，便一屁股坐了下去。

看着戴高乐气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丘吉尔摸不着头脑，遂逗笑道：“怎么啦？朋友，吃了炸药？”

戴高乐突地站起来，用拳头敲着桌子：

“首相！我抗议，强烈抗议！”

“你抗议什么？”丘吉尔严肃地问。

“你们有什么理由干涉法国主权？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自由法国？”

戴高乐盯着丘吉尔，那双血红的眼睛闪着怒火，滚圆的眼球就要爆出来一般。

接着，戴高乐怒气冲冲地发了一通。原来，他是冲着英法当前关系的敏感问题而发火的。

法兰西共和国沦陷之后，出现了两个新的法国政权。一个是蜷缩在法国南部山区一隅，以昏愤的贝当老元帅为首，以维希为临时首都，充当希特勒傀儡的伪政权，人称“维希法国”，另一个就是流亡英国伦敦，以戴高乐为首，依靠丘吉尔继续抗战的一群人组成的政权，人称“自由法国”。

两个政权都自称是正宗法兰西的当然代表。丘吉尔对这个背景是再熟悉不过了。英法两国是多年的盟国，现在，英国同这两个法国政权如何处，外交上究竟承认谁，的确是一道难题。

对于“维希法国”，因其投靠希特勒，英国理所当然不能承认。但又不得不与它保持某种联系，力争其倒向英方，继续抗战。流亡到英国伦敦的“自由法国”，以戴高乐为首，力量虽小，但抗战最坚决，很受丘吉尔的欢迎，英国政府已经默默承认它的合法性。

而戴高乐对于英国政府暗中与维希法国打交道的作法早就不满，加之英国政府中某些要员在处理若干涉及法自的具体事务时，往往瞧不起戴高乐，甚至有意冷落他，避开他，这就使戴高乐人冒三丈，非要同丘吉尔论理不可。

“我的将军，别发火，别发火。”丘吉尔和颜悦色地说。“我们两个之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丘吉尔和戴高乐，私交很好，许多话的确好说。

丘吉尔是戴高乐最知心最崇敬的朋友。如果不是丘吉尔，戴高乐是不可能站在这里说话的，也不可能有官的“自由法国”。他们之间，一个是67的老头子，一个是年方50的中年人，坐在一起就像一对兄弟。

他们原本并不认识。把他们紧紧联在一起的，仅仅是这场战争。

他俩第一次见面是1940年6月上旬。那时，法国军事形势恶化，保罗·雷诺改组了法国政府，解除了达拉第先生的政府职务，大胆地把正在前线作战的身为少将的戴高乐召到巴黎，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接着，这位新提拔的将军受雷诺的委托，飞往伦敦洽谈抗战事宜。

在唐宁街10号，戴高乐和丘吉尔交换了在法国抗击希特勒的情况和意见。丘吉尔对这位新提拔的国防部次长知之不多，只大体上听说，此人写过一部关于现代战争中装甲车进攻能力的军事著作，在前线指挥装甲部队作战确有战绩，是一个头脑清醒、善干实干的主战的将军。他的出山和得意，全

靠雷诺看中和提拔。但他似乎升得太快，是飞机速度。

那一次，丘吉尔对戴高乐印象不深。但戴高乐对丘吉尔印象很深。在戴高乐眼里，丘吉尔对事物判断的自信，高度的文化素养，对大部份有关问题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战争问题的热情，尤其是他那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都令他敬佩不已。作为领路人，作为首脑，丘吉尔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尔后，丘吉尔在巴黎处于沦陷的危险时刻，曾飞到巴黎同雷诺政府商讨过抗战事宜。戴高乐作为职务较低的官员，虽然也在讨论会议现场，但是发言的机会不多，彼此没有机会直接交谈。再后来，便是法国沦陷，雷诺政府垮台，贝当政府投降。戴高乐毅然脱离卖国政府，独自飞往伦敦，投靠丘吉尔，坚决组织抗战。从此他们之间的交在就格外频繁，格外随便了。

流亡伦敦，戴高乐几乎一无所有。他是痛昔孤孤独的爱国者。只是由于有丘吉尔的厚爱和支持，他才在伦敦站稳脚跟，从而打出“自由法国”的旗帜。同样，只因丘吉尔的厚爱和支持，他才得以拼凑起一支逐步扩大的抗战队伍，深入到北非法属殖民地开拓抗战的基地。总之，如今，他在孤独、痛苦和曲折的磨炼中，总算奋斗出一个人样儿来了。

戴高乐从内心真诚地感谢丘吉尔，尊敬丘吉尔。但是，他有他独特的个性。他现在已经是“自由法国”当之无愧的头领。他认为，他就是当代法国唯一合法的代表。他的强烈自尊心和爱国心，使他具有不可冒犯的人格和国格。他和丘吉尔是心心相印的战友和朋友，却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国家与国家、首脑与首脑的关系，虽然自己这个首脑还弱小得很。因此，他的这种独特的思想性格。便不能不和英国政府的某些官员发生摩擦，甚至与丘吉尔发生摩擦。

前不久，关于解决维希政权活动在地中海的那支舰队，戴高乐和丘吉尔几乎闹翻。

夹在欧洲和非洲之间的狭长的地中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英国、法国、意大利，都有自己相当数量的舰队在那里活动。

法国的沦陷，使丘吉尔特别担心失去对地中海的控制。从长远看，一旦失去地中海，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殖民地很难保住，这是一件十分要命的事。就近看，一旦失去地中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很可能轻易拿下北非，进而从西非出发进攻英国。因此，无论如何要保住英国在地中海的控制地位。

然而，服下却摆着一步险棋。一支比较强大的法国舰队由维希政府掌握着。摆在英国面前的一条重要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防止这支舰队归顺希特勒。正是在这个要命的问题上，英法之间发生了一场悲剧性的战斗。

7月3日，一支由萨默维尔海军少将指挥的英国舰队袭击了停泊在地中海的法国舰队。同时，所有在英国港口避难的法国战舰都突然受到袭击，停泊在亚历山大港口的法国舰只也不能动弹了。在达喀尔，法国装甲舰“黎塞留”号也几乎同时遭到英国鱼雷的猛烈轰击。所有这些，都是英方秘密策划的，命令则是丘吉尔亲自签发的。

英法作为盟友以来，如此火并还是第一次。

对于这次悲剧性的冲突，戴高乐像今天一样，极端愤怒，反应强烈。他不能容忍他的朋友这样对待他的同胞。不管怎样，英国舰队对法国舰队的任何对抗行动，都是戴高乐无法接受的。况且，法国舰队并没有对英国舰队采取敌对行动，更没有归顺希特勒。英国以其可能归顺希特勒的臆想作借口、便制造这种突袭，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那一次，戴高乐同样火冒三丈，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严正地指出：

“发生这种悲剧，你们讲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吗？从我们的角度讲，这是很难理解的。我为我的同胞痛心，为我的法兰西痛心。既然如此，对不起——我不得不考虑，是继续与你们合作呢，还是同你们分手。我可以离开伦敦，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撤到加拿大去。明天早上我就可以把结论告诉你们！”

崇高的自尊，悲壮的谴责，这就是戴高乐当时的反应。要不是口似悬河的鼓吹家丘吉尔会做工作，“自由法国”与英国早就决裂了。

丘吉尔当时解释说：

“我首先要说的是，任何法国人在深知法国舰只被他们的盟国击沉后，都会感到痛心疾首和义愤填膺。这种悲痛和义愤出于我们内心深处。没有任何理由掩盖自己的感情，而我愿意公开地表示出来。

“因此，首先我要对英国人说，请求他们不要强求我把这场可憎的悲剧说成是海军的一次胜利。并请求他们自己也不要去做描绘。因为这将是不公平的不适当的。”其次，我要对法国人说，要求他们仅仅站在考虑最后结局的立场上，即从取得胜利和解放的角度出发来思考事物的实质那一次，怒火中烧的戴高乐终于平静下来。他虽然仍然对这事耿耿于怀，但他对丘吉尔的尊重和信任战胜了他的偏激。

他原谅了英国政府，也原谅了丘吉尔。

然而这一次，又发生了摩擦。

事情出在叙利亚。

本来，戴高乐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北非各殖民领地（包括叙利亚）作大量开拓抗战基地的工作。工作虽然艰苦，收效却很可观。在这个过程中，当戴高乐与叙利亚政府交涉时，英国军方代表斯皮尔斯将军，竟让维希政府参加，把“自由法国”的代表排斥在外。这就不能不引起戴高乐的愤怒和反感。

戴高乐认为，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一个原则问题，即英国政府究竟承认谁的原则问题。是承认自由法国呢，还是承认维希政权？

此刻，面对怒气冲冲的戴高乐，丘吉尔解释道：

“这个问题，我刚刚才知道：……”

丘吉尔没有说谎，他的确是今天下午收到外交部的报告之后才知道的。丘吉尔没有参加这个问题的直接决策，他可以把责任推给下属，推给当事人所皮尔斯将军。但他决不当着任何人指责他的下属，他继续说：

“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遗憾，很遗憾！”

其实，这是“遗憾”二字无法解释的。

戴高乐心中有数，近几个月，令人遗憾的事太多了。在伦敦，除丘吉尔对戴高乐真心支持外，内阁政府的好些要员对戴高乐是很不礼貌的。

有人认为，在他们心中，戴高乐不过是法国一个中下级军官。层次太低，根本没有资格代表法国政府。戴高乐其人，性格孤傲，不近人情，无论什么事，只要他认为不对的，他就一点脸面也不顾地跳起来硬顶。他算老几？他不过与首相相好罢了。

还有人认为，对于处理对外关系，他更是外行，动不动要捍卫法兰西的独立和尊严。那么，现在的法兰西已经沦陷，尊严何在？你可是在英国流亡呀！你处处以圣洁的贞德自居，以法国坚决抗战的首领自傲，那么，你有多

少军队，有几多人马。你在伦敦拼拼凑凑，杂七杂八，不过 2500 人而已。你的所谓“自由法国”，通过宪法没有？是谁选举的？谁承认的？就说英王陛下政府默许了吧，可默许是什么意思？是公开承认吗？你戴高乐，孤傲，自大，狂妄，自不量力，你哪里是一个政治家！你是一个可笑的耍小孩子脾气的小角色。

总之，英王陛下政府的某些要员。确实没有把戴高乐看在眼里，只不过出于丘吉尔的原因，好些事让着戴高乐，私下里却议论纷纷。于是，那些首相没法直接过问的事，一般就把戴高乐凉在一边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戴高乐对于英国政府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慢慢萌发起来了。

对此，英国有的大臣曾经在丘吉尔面前告过黑状。

安东尼·登先生曾对丘吉尔说：

也许，我们将发觉戴高乐是个疯子。”

莫顿上校也抱怨地奏道：

“戴高乐将军没有什么政治经验。应该教训教训他！”

对于这些，丘吉尔心中是有数的。他感到戴高乐的态度确实令人担忧。但他决定对他实行冷处理。于是暗暗下达了几点指示：

“戴高乐的态度没有明显转变以前，任何人不得去看望戴高乐，任何人不得与戴高乐的部下会面。一些非常严重的危机性的矛盾，由首相亲自过问。”

一段时间，戴高乐真的感到有些孤立。在伦敦，戴高乐将军和自由法国的战士似乎被人们遗忘了。他受不住这种凉起来的熬煎。他宁肯爆炸，不肯沉默。他要找丘吉尔论理。于是。他就这样怒气冲冲地找上门来了。

此刻，戴高乐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叙利亚是法国的领地。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为什么由你们作主，而把我们排斥在外？”

丘吉尔笑道：

“这是个方法问题。下面处理这个问题时，方法确有不对的地方，这要请你谅解。从根本上来讲，我们没有排斥自由法国的意思，我自己更没有这个意思。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戴高乐道：

“我怀疑，你们是不是要染指叙利亚？染指法国的所有领地？将来——你们是不是要染指法国的领土？”

戴高乐这几句话，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但有一句最重要的话他没说出：你们将来是不是要把法国作为你们的附属国？

丘吉尔耐心解释道：

“对于叙利亚，英国不抱任何野心，也没一丝儿取法国而代之的欲望。无论是在那里还是其它地方，都没有这个意思。将军说将来我们是不是要染指法国领土，这更是天大的误解。现在，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击败希特勒，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的阻碍。

“叙利亚是阿拉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为保卫埃及而设置军事部署的一个重要部分。当然，下面的人在处理这个具体问题时，方法不对。我们不能允许叙利亚事件重演。”

丘吉尔委婉地承认英方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的方法错误，反复声明英国在这些问题上，不存在寻求任何利益的欲望，对叙利亚不存在任何野心。

戴高乐听罢，怒气消了一些，但仍然强硬地对丘吉尔道：

“首相，我不得不承认，我本人和所有自由法国的战士都认为，在叙利亚问题上，你们排斥自由法国的作法是错误的，因为它违背了法兰西的意志。从形式上讲，则是极端损害了我们的尊严。”

面对这个性格倔强的戴高乐，丘吉尔既好气又好笑。只好说道：

“好啦好啦，刚才我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前看吧，好不好？将来我们还要长期合作呀。”

戴高乐赌气道：

“我认为我将永远不可能与英国人融洽相处。你们都一样，只关心你们自己的利益，从不考虑他人的利益……你以为我会愿望英国取得胜利吗？啊，不！我只关心法国的胜利，我的唯一任务就是恢复法国的伟大与尊严！”

这个戴高乐，简直就像小孩子，脾气太牛了。

丘吉尔生气地道：

“将军，你的话太过份了！难道英国和法国的深厚友谊，我和你之间的深厚友谊，就这样一笔勾销啦？”

丘吉尔这几句话，确有份量。脾气正牛的戴高乐受到了极大震动。虽说仍是气呼呼的，却已经感到，自己刚才的确是太冲动了。

说到丘吉尔对法国的感情，这的确是很深厚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法国是他的第二故乡。至于英法两国的传统友谊，那是更没说的。英法两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是关系十分亲密的盟友，彼此没有什么征战。为了共同抵御德国的入侵，他们的利害关系始终是一致的。就丘吉尔和戴高乐两人的私感来讲，丘吉尔对戴高乐不可谓不友好，戴高乐对丘吉尔不可谓不尊重。戴高乐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到英国来组织抗战的，丘吉尔也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戴高乐的。所有这些，难道能够忘记吗？

戴高乐长长叹了口气，说道：

“首相！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老实说，我心里有气，在许多问题上有气。”

丘吉尔善解人意，逗笑道：

“好啦好啦，别生气啦。我知道，你是军人，常和炸药打交道。你这脾气，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这一下，竟把正在生气的戴高乐逗笑了。他自我否定地摇了摇头，讪讪地说：

“我没什么。让心里这包炸药炸出来，心里就好受了。”

“好。我就喜欢你这种性格。”丘吉尔说着，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递给戴高乐。“言归于好。怎么样，抽支我的雪茄吧？”

戴高乐道：

“好吧，抽！首相的烟，不抽白不抽！”

戴高乐接了雪茄，丘吉尔将火递了过去。

顿时，屋里两根烟筒冒出缕缕青烟，一阵畅快的笑声乘着青烟传出了窗外。

守在门外的那两个卫兵见此情形，互相会意地吐了吐舌头。当丘吉尔和戴高乐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刻，他们真担心这两位头儿打起来。现在，二人言归于好，没事了。

“好啦，首相！我们再研究一下中东的军事问题吧。”戴高乐吞云吐雾之后，爽快地说。

“好吧。”丘吉尔说。

中东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把欧洲和非洲隔开的那条狭长的地中海，只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西面的直布罗陀，一个是东面的苏伊士运河。在整个战略地区，这两个出口都处于战略要冲的位置。

很明显，谁想控制地中海这一片战略要地，谁就得死死把住这两个出口。

战争开始以来，意大利作为德国的伙伴，死死地控制着地中海的大片海域，而且把触角不断伸向直布罗陀和中东。在西面，原来由英国控制的直布罗陀受到严重威胁，连英国进出地中海的运输船队也难安全通过了。在东面，希特勒派遣劲旅隆美尔深入北非沙漠，正咄咄逼人。整个地中海地区和中东这片战略要地，形势十分险峻。

针对这种情况，丘吉尔一面应付大不列颠的空战，以大量兵力防守本土，一面牵心挂肠地运筹着地中海和中东的战事。他采取两条战略措施——一条是支持戴高乐深入北非，尽量把北非的法属领地拿过手，以作对抗德意的军事基地。二是委派能攻善守的韦维尔将军担任中东驻军总司令，同前来进犯的德意军队展开激烈的角逐。

戴高乐开拓北非十分艰苦。法国沦陷之后，法国在北非的许多殖民地，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新情况。投靠希特勒的维希政权想抓住这些殖民地不放，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想把这些殖民地全部抓到手里，以作解放法国的跳板。而这些殖民地当局则各有打算，或倾向这边，或倾向那边，或稳住不动，若干争端搅在一起，往往发生许多新的战事。

戴高乐把注意力转向非洲时，他千辛万苦拼凑的那支队伍非常可怜。几百个自愿集合在自由法国旗帜下的散兵，几个驻扎在阿尔卑斯山的外籍军旅。一个不足三分之二人数的坦克连队，几艘破旧潜艇和一艘巡逻舰。此外只有几十名缺乏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以及其它一些炮兵、工兵和通讯兵。除武装力量外，文职人员也是拼拼凑凑，锣齐鼓不齐。所有这些，就是他开拓北非的全部家当。

但戴高乐是个坚硬似铁的汉子，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用人们的评价说，他所认定的事业，他决心要办的事，九条牛也拉不回来。他本身就象一头无比倔犟无比勇猛的公牛。

为了尽快打开非洲的局面，戴高乐委派前来投靠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和为数不多的追随者，首先奔赴非洲三角的李马里半岛开辟工作。尽管北非一些殖民政府仍在追随贝当政府，但在西非和赤道非洲，那一片广阔的人烟稀少地区，不少人来了许多信件，表示支持戴高乐将军。

北非的喀麦隆和乍得首先宣布支持戴高乐。接着，法属刚果、乌班吉、加蓬等几个毗邻的殖民地，也站过来了。但是，在达喀尔，维希政权的手先伸过去，戴高乐的计划受到了痛苦的挫折。他把开辟重点迁向中东，在那里，通过政治的军事的活动，叙利亚被争取过来了。戴高乐准备以自由法国的名义宣布其可以独立，可这一次英国当局却把他排斥在外——他因此发了那场暴跳如雷的火……

戴高乐在北非的进展，仅仅依靠自己拼凑的力量显然不行。丘吉尔派了相当的军事力量配合行动。他十分感谢丘吉尔。

英国方面，丘吉尔亲自委派的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在中东的开拓同样十分艰苦。这中间有胜有败，十分曲折。在地中海水域，英方为解决维希法国

的军舰，展开了一场不便公开宣布的胜利的偷袭，同时不时与意大利交火。在地中海的水域交锋，双方胜负难分，处于某种相持状态。在中东的陆路，困难更大。意大利除了在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的驻兵外，还有21.5万人马驻在北非沿海岸各省。意军总兵力不少于15个师。韦维尔手下不过有一个英国装甲师，一个第4印度师，一个新西兰师，10来个英国营和两个皇家炮兵团，总计5万余人马。

意大利远征军凭借兵力众多的优势，在许多地方采取积极的行动。7—8月间，大批意军从阿比西尼亚向南推进，进入英属索马里。种种迹象表明，意军的核心目标是以最大的规模进入东面埃及，从而控制地中海东面的战略要冲苏伊士运河。最要命的是从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到埃及的边境，有一条沿海岸修筑的宽阔的公路，意军沿着这条公路，不断向埃及这个核心目标调兵遣将。

必须截断这条公路，阻止意军的推进！

假如英方有足够的兵力，在那条漫长的公路上把意军切成几段，然后各个击破，则意军前无出路，后无退路，只有跳海，而海面是英国军舰占着优势。可惜英军太少。

只好重点截击。韦维尔派遣一支由最精锐的正规军组成的小型机械化部队。配以第7轻骑兵和第60来福枪旅，外加两个汽车营和两个皇家摩托化骑炮团，袭击意军前哨据点。这一仗，规模虽小，却很激烈。经过两天的战斗，击毁意军12辆坦克，俘虏意军200多名，缴获三部汽车。

意军首战受创，增援部队源源而来，很快夺回了丧失的据点。韦维尔采取同样办法，集中小股精锐部队予以袭击，虽也陆续取得不少战果，但于决定性胜利相差太远。假如两军决战，英军必败无疑。

丘吉尔一个心思悬在中东战场。他多次与韦维尔通电，力主从两个方面改变战局。一是尽量集结大的兵力对付意军，设法从新加坡抽调英军前来增援，二是采取灵活的战术，寻机作战，不断袭扰意军，以减缓其向埃及的推进。

不知怎的，杰出的指挥官韦维尔将军，这一回未按丘吉尔的战略意图实施，却突然分散兵力处处设防。尤其使丘吉尔恼火的是，在急需用兵的关键时刻，韦维尔却把防御意军的2.5万余兵力闲置在肯尼亚。

也许正在前线指挥的韦维尔将军自有他的打算，也许丘吉尔远离战场并不了解实情。韦维尔在回电中解释说，他并非将那批军队闲置不用，而是那批军队缺少训练和装备，暂时派不上用场。

丘吉尔与韦维尔关于在中东用兵问题上的分歧很难统一。丘吉尔决定请韦维尔将军尽快回伦敦商量。韦维尔回到伦敦后，彼此充分交换了情况和意见，这才提出了一个彼此没有意见的新的作战方案，以中东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实施。

这个方案共18个条款。除明确重点保卫埃及外，对于整个中东战役的组织、设防和攻击目标、运动作战的方式等等，都作了明白的规定。尔后，韦维尔带着这个方案返回前线指挥。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中东广阔的地面上极其复杂地展开了。

使丘吉尔悬心的，不只是中东战事，还有地中海的战事。

控制地中海，不仅对于地中海海域具有军事意义，对于配合中东陆路的争夺也十分必要。地中海水域原是英法两国舰队的天地。法国沦陷后，法国

舰队龟缩一隅，意大利舰队乘机楔入，且在空军的配合下，日趋猖狂，英方舰队和基地不断遭到意军的袭击。

现在，地中海西面出口直布罗陀尚在英国控制之下。要害是保卫处于地中海中心的英属小岛马耳他。马耳他小岛与意大利向南伸出的那只靴子离得最近。从军事意义看，无论向北向南，这个岛子都是军事进攻的跳板。另一个要害处，是亚历山大港，这是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要点，英国地中海舰队布署在这里。如何守住这两个战略要地，于中东战场关系极大。

眼下，英国在地中海布署的兵力，已经达到力所能及的最大限度。在这里，英国共有战舰 4 艘，巡洋舰 7 艘，驱逐舰 22 艘，航空母舰 1 艘，潜艇 12 艘，意大利舰队则有战舰 6 艘，巡洋舰 19 艘，驱逐舰和鱼雷艇 120 艘，潜艇 100 艘。这对英国来说，同样是敌众我寡，形势严峻。

从编制看，英国地中海舰队共有 3 支。H 舰队由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指挥，控制地中海西端的出口直布罗陀，并对意大利海岸形成威慑之势。C 舰队由庞德海军中将指挥，重点防卫马耳他岛周围的海域。K 舰队由坎宁安将军指挥，重点保卫地中海之东的亚历山大港。各舰队都有机动的护航运输任务，但在总体上则严格采取守势。

为了争夺地中海海域，英意双方不时发生遭遇战。有一次，英方舰队掩护一支运输船队从马耳他开往亚历山大。路上，坎宁安海军上将发现了强大的意大利舰队。敌人意欲引诱英舰进入某一海域，然后围而歼之。坎宁安海军上将没有上当。他果断地指挥英舰穿插到敌舰和敌方基地之间，对敌一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展开突袭，经过激烈的追杀和迂回，终于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胜利到达亚历山大基地。

此后，英国地中海舰队与意大利舰队的拉锯战不断展开，双方相持不下。英国保住了马耳他、直布罗陀和亚历山大港，有力地配合了韦维尔在中东陆路的争夺。但这段时间，都是些规模较小的交锋。及至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来到北非，一场更大规模的阿盖拉沙漠之战，随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这天，丘吉尔正想休息，忽又想起一件事来。

前些日子，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运筹联合美国、拉拢苏联、共同对付希特勒的策略，曾通过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给斯大林捎去一信，暗示希特勒可能进攻俄国。从内心来讲，他写这信，并非真要提醒俄国作好战争准备，而是要摸一摸斯大林的反应。

斯大林究竟是仍与希特勒妥协合作，还是逐步偏向英国与希特勒对抗？这是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很重要的一票，他巴望斯大林投好这一票，再加上美国投好这一票，那么，英国就不再是孤军作战了。

然而过了好些日子，竟没有得到斯大林的反响。连英国驻苏大使也一声不吭，没有回音。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要追查一下。

于是，他抓起话筒，想叫主管外交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来一下。正巧，哈利法克斯这时刚刚有事进来找他。

丘吉尔即问道：

“我的外交大臣！那封捎给斯大林的信件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回音？”

哈利法克斯道：

“首相，我国驻苏大使克里普斯爵士来电了，他没有把那封信转交给斯

大林。”

“为什么？”丘吉尔感到十分吃惊。

“他觉得，首相这信太简短，语气较弱，苏联政府将难以理解。他生怕递交首相的信之后，不但不能生效，而且在策略上发生重大失误。”

“这个克里普斯。放肆！”

哈利法克斯见首相发火。忙解释道：

“他在收到你的那封信件之前，已经采取了提醒斯大林的措施……”

不待哈利法克斯说完，丘吉尔生气地道：

“不！亲爱的勋爵。这是严重的失职，懂吗？一个驻外大使，如此擅自行事，成何体统！”

哈利法克斯无言以对。首相自任职以来，对下属是宽容的。他从来没见过首相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如此固执，如此发火。

丘吉尔又道：

“我们现在的策略，应当千方百计把苏联拉过来，集中力量对付希特勒。我的那封信，难道算是儿戏？当前，至少要通过努力，探明斯大林的态度。克里普斯勋爵是一个书生气的外交官。他不懂什么叫外交策略。”

哈利法克斯为难地道：

“这……这怎么办？”

丘吉尔道：

“毫不含糊。马上叫他把信转交给斯大林，越快越好。”

哈利法克斯道：

“好罢。”

丘吉尔又进一步强调道：

“我的勋爵。你要知道，这是我给斯大林的第一封试探性的信，很重要，很重要！——当然，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我看……如有必要，你得亲自到苏联去走一次，去见见莫洛托夫，最好想办法见到斯大林本人，争取把英俄关系疏通一下。你作了多年外交官，对这方面是有经验的。”

哈利法克斯道：

“我很愿到苏联走一趟。只是外交上得通知苏联大使，取得他们的同意方好动身。”

“这事好办。你马上与苏联驻英使馆交涉。”

“好吧，我试试看。”

丘吉尔道：

“不是试试看。这事，一定要办，一定要这么办！”

接着，哈利法克斯又同首相扯了扯其它几个问题，这才告辞而去。

哈利法克斯刚刚出门，伊斯梅将军的电话来了。

伊斯梅的声音很清晰：

“首相！张伯伦生命垂危，快不行啦！”

丘吉尔问道：

“他在哪里？家里还是医院？”

“在医院。正在抢救。”

前首相张伯伦生病住院，丘吉尔早就知道。这位前首相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此刻，他作为现任首相，理所当然得去看看。于是，他道：

“我马上去！”
丘吉尔放下电话，迅速朝皇家医院赶去了。

第十七章 张伯伦含恨奔天国希特勒面临生死场

伦敦皇家医院。

这是一间窗明几净的特别病室。室里靠窗的地方安着一张病床，旁边摆着几张高级沙发，左侧摆着药柜和医疗架。病室十分宽大，四壁和所有陈设沉浸在一片乳白之中，显得十分宁静。

此刻，张伯伦静静躺在那张病床上。他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十分消瘦。那鼻翼垮了似的搭拉着，唯有那双深陷的眼睛仍然张着，一直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显然，这位已经动弹不得的生命垂危的老人，神志尚清醒。

站在一旁观察的几位医生和护士，白衣白帽白口罩，谁也没有说话。张伯伦的夫人靠在枕边坐着，悄悄抹着眼泪。

“他醒过来了，可以舒缓一阵子。”

戴眼镜的主治大夫回过头来对他的助手说。

刚才，这批医生和护士非常紧张。张伯伦内腹巨痛，大喊大叫，拼命挣扎，接着便大汗淋漓，呼吸急促，一头昏了过去。大夫们手忙脚乱，又打针又做人工呼吸，这才抢救过来。

忽然，张伯伦吃力地动了动身子，把眼睛移向夫人，微微地说：

“我想……想……单独躺一会儿。”

夫人拉着他那只瘦得皮包骨头的手，没有说话，只微微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接着，她回头望望主治大夫，主治大夫也微微点了点头。

“他需要安静。我们待会儿再来。”

说完，主治大夫带着护士出去了。

房里，张伯伦夫人就这么拉着丈夫的手，默默地坐着。墙上的挂钟的嗒的嗒，忠实地记录着这位老人最后的时光。

“也许……我就要死了……也许我……还有救的……”

此刻，张伯伦脑海里始终闪着死与不死的概念。他觉得很清醒了。内腹虽然很不舒服，但却不再疼痛。他要感谢那些抢救他的大夫。

这座医院是专门为皇室和政府官员设置的高级医院，那些大夫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细挑出来的医学高手。他希望他的性命在那些高手中起死回生，获得奇迹。不是么，他住院已经3个月了，好几次病危，医生都抢救过来了。

谢谢上帝！

这一次，他也许又能熬过来。

他好容易摆脱生与死的纠缠，转到人生的回顾上来。

他记起小时候养他的疼他的爸爸妈妈，记起成家后温柔的妻子和天真活泼的孩子，记起英王陛下、王后，以及与他一起共事的大臣，记起现任首相丘吉尔和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慢慢地，这些零散的概念模糊地晃过去了，唯有慕尼黑那一幕历史画面格外清晰起来。

是的，慕尼黑。他就是慕尼黑最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就是从慕尼黑那一幕之后，一下子从首相的宝座上跌落下来的。这令他终身难忘。他需要重温那段历史，需要再度评价那段历史。他不愿意这样不明不白地委曲地死去！

他记起来了。参加慕尼黑会议的4大国，4个人——自己，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意大利元首本尼托·墨索里尼。

希特勒一身戎装，偏分头。稀疏的头发斜披着，就像一匹瓦。小胡子显得浓黑，眼睛是典型的德国人那种蒙着瓦灰的眼睛，很难从那瓦灰的朦胧中看出他的内心来。倘若不是那些不时咧嘴一笑的动作，谁也弄不清他的高兴劲儿。

达拉第一身礼服，振作得像个绅士。他那张清秀的脸显得十分平静，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他说话很客套，温文尔雅，风度翩翩。

墨索里尼也是一身戎装。那张充满横肉的脸有些灰暗，不时耸着鼻子。他似乎很爱看希特勒的脸色，思考问题时却望着天花板。

自己呢，西装领结，正襟危坐，头戴黑色呢帽，手戴白色手套，彬彬有礼。有人说我头发花白，老态龙钟，像一个胆小怕事、笨手笨脚和天真的老绅士，而且手里还拿着一把伞，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这是造谣，是漫画。我感到我还年轻，精力充沛，没有失去首相的风采。

就这样，4个人围着圆桌坐下来——开会。

圆桌是意大利红木做的，雕花，黑漆，虎腿。对了！桌上的细瓷花钵里摆着一束鲜花，一束象征和平的鲜花。希特勒是东道主，坐在上首。我坐在他的对面。两边是达拉第和墨索里尼。

地点是慕尼黑——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那座美丽的古城。城市不大，格调高雅。街道整齐，绿化不错。绿树红花映看好些古典主义的建筑。柯尼斯广场那座古色古香的城门，座落在广场中的青铜方尖碑，以及广场北侧那两幢圆柱形的楼房，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古代希腊国王的威风。街道两旁比比皆是啤酒馆和一群群醉汉，则显示这是一个豪饮啤酒的天国。

时间是1938年9月下旬，深秋。天色灰蒙蒙的，但没有下雨。我们4个人，有两个从南面乘火车来，那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两个是关系不错的老搭档，会前在奥德边界首先会晤，肯定是预先商量一个统一口径，好在会议上对付我们。另外两个则是分乘飞机从西面飞来，那就是我和达拉第先生。当然，我们事前也会晤过，也商定过我们的口径。

达拉第喜欢坐飞机周游列国，而我却是第一次坐飞机。我讨厌飞机，它不如火车平稳，而且飞得那么高，那么快，掉下来便没老命了，连骨灰都捡不起来。但这并不是我怕死，这是为了安全。这一回破例，我上了飞机。时间紧迫，希特勒催促得紧。

欧洲变得不安起来，确实需要开会。

事情是从德国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法国，俄国，都是协约国一边的。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是同盟国一边的。大战结束，德国战败，签订了那个著名的《凡尔赛和约》。这个和约对好战的德国进行了惩罚，就像惩罚一头困兽，把它牢牢地关在笼子里。

谁料，几十年后，这头困兽在希特勒的摆弄下，慢慢崛起，吼叫着要冲出笼子了。

希特勒作了元首，确实趾高气扬，野心勃勃，叫嚷“扩大生存空间”。他一口吞了奥地利，接着吞了波兰，接着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提出要求。就是为了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争端，我们4个人来了，聚到慕尼黑这张红木桌子上来了。

这是必要的。我向来主张，任何国际争端，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开会，通过会议协调，达到和平的目的。

好吧，那就开会吧。

希特勒第一个发言。他开始坐着讲，语调很平缓。不久便变得激动起来，提高嗓子，把一只拳头向另一只手的掌心击去，并大骂捷克人：

“捷克斯洛伐克当局那帮混蛋，对苏台德地区的日尔曼人实行暴政，百般折磨。这是对伟大的日尔曼民族的侮辱。我作为日尔曼民族的一员，作为以这个民族为主的国家的元首，对此是不能容忍的！”

希特勒这些话大有深意。意思是，凡属日尔曼民族，不管在哪个国家，他都要管，要干预，最好是都划入他主宰的德国版图。

根据凡尔赛和约所划的边界，苏台德地区处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境内和边界上。发生这场危机的表面原因是，该地区讲德语的日尔曼人要求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更大的自主权。这个地区的领导者在要求自治问题上，与捷克当局闹得很僵。他们的最终要求，是让这个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发生这个危机的实际原因，则是希特勒想并吞捷克斯洛伐克，借题发挥，早已私下做了许多手脚。

希特勒继续说：

“捷克斯洛伐克像这样继续存在下去，对欧洲和平是个威胁。德国再也不能无视苏台德日尔曼居民的不幸和苦难了……”

理由好像充足，调子十分动听。希特勒早就扬言要出兵干涉。现在仍是威胁。

他说——

“自从我上次同张伯伦先生会谈之后，难民已经增加到 24 万，而且难民的增加是无止境的。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使得这个问题必须在几天内解决，因为再也不能等待几周了。”

接着，希特勒抛出一个事先起草好了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其中大多与后来 4 人签定的条文相同。希特勒太凶了，太占便宜了！除墨索里尼与他一个腔调外，我和达拉第都难认可。

会议争论了 3 天。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国，我和达拉第先生都是站在捷克一边说话的。我们不像希特勒那样张牙舞爪。我们彬彬有理，以理服人。我们说——

“捷克问题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也是这个国家的内部问题，当然也涉及外部问题。总而言之，是一个值得引起国际重视的问题，一个关系欧洲和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有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的捷克当局的代表参加，否则又产生一个主权问题，而最后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张伯伦和达拉第的确是水平很高的外交家——他们的发言，除了“问题”还是“问题”。的确精彩之致！）

我和达拉第先生直接地，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提了许多意见，希望希特勒先生考虑。但希特勒先生考虑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不同。他有墨索里尼帮腔，始终坚持按他的方案办，而且始终坚持不让捷克的代表参加讨论。否则，他就要动武、要马上发动战争。

呵，战争！多么可怕的战争！

我们宁要和平，不要战争！

假如依了希特勒的方案，让他把苏台德这块肥肉拿去，用这块肥肉换取和平，这又如何呢？

希特勒满口答应，满心喜欢。如此，他表示绝对不发动战争。

我的上帝呀。阿门！

那就这样吧，让他一着。不过这样有点儿对不起捷克斯洛伐克。算了吧，朋友，你那一小块版图算什么，它可以创造无限的代价，给欧洲带来永久的体面的和平啊！

最后，我和达拉第，当然还有希特勒，还有墨索里尼，在希特勒预先拟好的那份协议书上签了字。不——不止一份协议书，记得一共4份，其中3份是附件……

张伯伦眼鼓鼓地望着天花板，就这么清晰地回忆着慕尼黑那一幕。

对于那一幕的评价，向来众说纷纭。

张伯伦自己评价很高。他从慕尼黑回到英国伦敦，得意洋洋地挥着他同希特勒签定的那份协议书，高兴地站在唐宁街10号向人们讲道：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一代人的和平，永久的和平！”

一些天真的人给了他一些掌声。

只有丘吉尔在下院咕哝：

“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中。从多瑙河的门户到里海的门户已经洞开了。所有中欧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这不过是开始……”

呵呵，这个时常与我唱反调的丘吉尔，竟不幸而言中！

慕尼黑之后不久，希特勒立即发动了战争——他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吞并了波兰，吞并了北欧许多小国，吞并了法国，还想吞了英国。听说最近又轮到了俄国……

这个希特勒，这个混蛋，这个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

可是人们却把责任推到我的身上，怪我不该去签那个慕尼黑协议，说那是妥协投降。可当时，谁能料希特勒会不讲信义呢？我当时不是一心为了争取和平吗？

“啊，战争……啊，和平……”

此刻，张伯伦感到，腹部又开始疼痛了，而且越来越剧烈。他在痛苦中喃喃地念着战争与和平，清晰的脑海渐渐昏然。希特勒、墨索里尼、达拉第……英王陛下，丘吉尔，政府大臣，还有他的夫人，孩子，所有的形象快速地在眼前晃动，就像电影机子上了快挡。那些形象由清晰变得模糊，由单一变得重叠，最后是一片漆黑的沉静。他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吃力地翻动着眼睛，似乎说了半句：

“战……争……”

其时，守在他身边的，除了前来抢救的大夫、护士和他的家人外，还有英王陛下、丘吉尔以及政府主要大臣。

他生命垂危。大家挂着眼泪，只能心情沉重地守着他，谁也没法同他说话。

最后，他那张已经变形的脸，惊悸着，微微动了一下嘴唇，头一歪，便奔天国之路去了。

顿时，病室里好一阵悲怆的哭声。

丘吉尔抹抹眼泪，扶着英王缓缓退出病房，一边喃喃地叹道：

“可怜的老人！他的心地，善良……”

战事紧迫，英王政府草草为张伯伦举行了国葬。

张伯伦之死，国人并不怎么悲哀，他毕竟是个下台的首相，他在主政期间并无大的建树，倒落了个软弱无能妥协投降的骂名。

消息传到德国，希特勒遗憾地道：

“死的是张伯伦。可惜不是丘吉尔！”

希特勒恨透了丘吉尔这个死对头。

这也罢了。他同丘吉尔总得论个高下。现在战争还在继续。他用不着在敌国首脑人物的生死上花更多脑筋，他要用铁的手腕，用战争最终决定胜负。

此刻，希特勒决定轻松一下。他想起下月初又是慕尼黑啤酒节了。刚才内务长官请示，今年啤酒节是否照常举行，元首是否参加。他毫不含糊地下了旨令：

“照常举行，而且要比往年办得更好。”

这天，希特勒的原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在家里听广播。当他得知英国前首相张伯伦病逝的消息，独自发了一句与希特勒完全相反的慨叹：

“还好，死的不是丘吉尔，而是张伯伦！”

这位辞职在家的前陆军总参谋长，终日闷闷不乐，每天听听广播，非常艰难地打发着日子。他很孤独，不愿意串门，更不愿意过问政治。谁也弄不清他内心的秘密。

贝克曾经是希特勒手下的红人，现年 61 岁。30 年代，国内外都称他是最能干最仁慈的军人，腓德烈大帝把他的家族塑造成了极其精干、极其傲慢的军事贵族。他的父亲是科学家，黑斯的铁器制造商。他的母亲是律师的女儿。他生于 1880 年，在魏斯登人文学院学习，1889 年加入第 15 陆战炮兵团，任后补军官。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任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军团的参谋。停战后，他继续留在部队。他的妻子在生下他的女儿后去世。他没有再娶，一心扑在他的事业上。他的献身精神和非凡的军人作风，以及刚毅的男子汉气度，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几乎是同一天，卡纳列斯被任命为谍报局局长。

贝克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不信任他的新主子。希特勒和贝克在 1934 年 6 月底就发生了冲突。那时，刚刚接手陆军参谋总长职务的贝克，春风得意，主动向希特勒直陈政见：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支征服他国的军队，而是要建立一支保卫帝国的军队。”

希特勒批驳道：

“贝克将军，如果建立军队的目的不是为了打仗，那就不必建立军队。你应当明白，为着和平而作准备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军队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赢得战争。”

“但是——”贝克将军提醒希特勒说。“总理，你曾经向兴登堡表示过，决不把德国引向另一次战争。如果发生新的战争，我们将陷入多条战线的冲突，德国就将灭亡。”

这位新提拔的陆军参谋长是很有棱角的人物。希特勒感到极为不快。事后，他对他的伙伴赫斯说：

“贝克这人，狂妄！”

从此，贝克在官场中日益受到冷落。

慕尼黑会议之后，希特勒迫不及待，要以不可变更的决心和最近切的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他甚至不惜冒大战的危险。对此，一贯坚持保守的民族主义的贝克将军十分不满。他认为，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及东方国家一决雌雄的水平。希特勒是在拿德国冒险。

从内心说，贝克是希望德国强大的。他主张德国从凡尔赛的束缚中冲出来。但必须适可而止。在希特勒手下，德国终于被摆弄得强大了，冲出凡尔赛的束缚了。在这一点上，贝克对希特勒是赞赏的。他曾经欢迎希特勒上台，公开赞扬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建立兵制。1930年，当贝克还是一个并不出名的团长时，他就曾挺身而出为纳粹主义当吹鼓手，并对希特勒表示效忠。

现在，这种效忠已经发生了动摇。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正如他在刚刚提拔重用时向希特勒直陈政见一样天真，正当希特勒箭在弦上，要向捷克斯洛伐克出兵的前夕，贝克仍想制止这场战争，他把希望寄托在掌握陆军大权的有些动摇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身上。他和这位总司令有些亲密关系，他向他上了一系列条陈。在条陈上，贝克极为坦率地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反对出兵。

他深信，德国如果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会引起欧洲战争，英国、法国和俄国就会反对德国。德国要争取胜利，毫无希望。而且，他说，事实上，德国的军事和经济状况比1917—1918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可以说，这个条陈赤裸裸地批驳了希特勒关于出兵的一切论点。理所当然，他要招致希特勒的不满。

“狂妄！”

勃劳希契看了贝克的条陈，发生了与希特勒同样的感慨。他有些不大高兴。这位谨慎的犹豫不决的总司令知道这事的利害。他虽然有些赞同贝克将军的意见，却不敢得罪希特勒。如果要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他只能选择希特勒。

还好，勃劳希契没有把贝克那个条陈转呈希特勒。他想默不作声，既不得罪希特勒，又不为自己的朋友惹麻烦。不料，贝克这人是死心眼，新的条陈又出来了。他说：

“在充分认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指希特勒）迫切要求取消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武力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好转。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把这个条陈交给勃劳希契的时候，还口头表示：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当采取统一行动，立即全体辞职。

勃劳希契为难极了。贝克这个条陈，等于是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

勃劳希契没有勇气向希特勒转呈贝克这个条陈。

然而，这个贝克，竟然不顾一切，亲自上阵了。他在希特勒召集的高级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上，以总参谋长的身分把那条陈的意见端了出来。

希特勒不听则罢，一听大怒，拍着桌子骂道：

“在军队即将出战的关键时刻，竟有人提出这样的条陈。这意味着什么？背判！临阵脱逃！”

接着，希特勒用那双火爆的眼睛扫着在场的将军们：

“谁反对这次出兵，谁可以辞职。我马上批准！”

贝克将军奋然道：

“我辞职！”

希特勒怒道：

“我批准！”

贝克站起身来，看了看与他长期一道工作的将军，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场。

接着，54岁的弗朗兹·哈德尔接替了贝克的职务。

在通常的情况下，像陆军参谋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有他特有的权术。他禁止任何舆论报道这件事，也不向下属传达，而是让贝克辞职后一直冷起来。

贝克原以为与他比较亲近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跟着他辞职。可勃劳希契在政治斗争中比较老练，他乘机讨好希特勒，表示绝对服从元首的伟大旨令，元首指向哪里，他就打到哪里。这位见风使舵的陆军将领，以投机取巧和卖身投靠保住了总司令的位置。他后来解释，他之所以没有跟着贝克辞职，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同勃劳希契一样，大多数对希特勒不满的高级军官，敢怒而不敢言，只好继续为希特勒卖命。

贝克辞职以后，闲居在家。他对希特勒完全失望了。过去，他一手摇着第三帝国的旗帜，一手拿着圣经，向希特勒背读过条顿的誓言——

“我对上帝发出神圣的誓言，无条件地服从德国的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时刻准备着，当一名勇敢的士兵。为实现这一誓言，献出自己的生命！”

现在，贝克一想起这个誓言，内心便感到一种沉痛的耻辱。当他辞职后愤怒地离开总理府，走在一排统治者的塑像前，望着那些毫无生气的国王时，他在心里涌出了一条新的誓言——

“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我要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从此，贝克悄悄组织他的“黑色乐队”。

贝克结束了他追随希特勒的生涯。他是带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忠于军队的感情辞职的。他是他全部的勇气、明智和大彻大悟，毅然同暴虐、恐怖、腐败的纳粹主义决裂的。

贝克的可贵之处是他的天真和正直，他的可悲之处也是他的天真和正直。他不懂得或没有耐心去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这就不能不使他在邪恶面前吃亏。辞职以后，他那颗虽然悲哀却又永远不死的心。使他走到了公开斗争的另一个极端——隐蔽斗争，他之所以成为德国“黑色乐队”的要员，原因就在于此。

为着谨慎，贝克闲居在家，很少出门。他百倍提防着希特勒的迫害。他需要装傻。装成一个隐士，一个无所作为的失意者。但他那眼睛却在悄悄地注视着这个极其纷繁的世界，他的耳朵从不放过任何传来的信息。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了。希特勒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很远。种种事实表明，希特勒哪里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战争狂人，一个到处发动战争的元凶。对于这一点，贝克的认识越来越明晰了。

贝克坐在收音机旁，一边收听着消息，一边想着这个可悲的世界，独自恨恨地摇了摇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的。他发誓要对那位元凶“来个措手不及”，只可惜没有机会。

1937年以来，逐步觉醒过来，秘密反对希特勒的高级军官不乏其人。其中好些是政治上的头面人物。原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937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时，用心良苦地警告他们注意希特勒的危险。稍后觉醒的有原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尔茨，经济学家沙赫特博士，原驻西班牙外交官乌里希·冯·哈塞尔。还有别的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人物，如绅士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与这个绅士合作的民主党人恩斯特·涅克希，《反抗报》主编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德国名门贵族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反对者都不成气候。他们秘密地存在着，分散地活动着，往往采取单线联系的形式，没有什么成功的作为。从军界脱离出来反对希特勒的高级人物，贝克算是第一个。但谁也弄不清那些联系更多藏得更深的秘密反对者还有多少。

德国这些秘密反对者，虽然没有什么紧密的组织。但人们分明感到了他们的存在，还给这些人起了一个好看的雅名，叫做“黑色乐队”。这个黑色乐队，里通外国，与国际间谍有某种秘密联系，这已经不是什么猜测的事了。

贝克同样采取单线联系的形式活动。他弄不清他上面还有没有头人。也许，他以为他就是这个黑色乐队的最高司令官。他很清楚的是，他只有一个下属，那就是和他单独联系的克莱斯特。至于克莱斯特又和下面的谁联系，他就完全不知道了。

一切都得小心。这是一个侦探密布的恐怖的警察国家。

贝克就这样呆在家里，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做他的傻瓜，暗里悄悄地捕捉着有用的信息和行动的机会。他不肯轻易与任何人接触。他对与他同时晋职的德国警察局长卡纳列斯特别警惕。卡纳列斯其人，实在是阴险、奸狡、凶残的混和物，同时又是一个挥金如土玩弄女人的色鬼。

然而，这天，正当贝克独自坐在家沉思的时候，卡纳列斯却神不知鬼不晓地走上门来了。这位不速之客，使贝克大吃一惊。

“这个魔鬼！他来干什么？”

贝克小心翼翼地对付着。

“呵，亲爱的朋友！没有出门？”卡纳列斯进屋坐下，和气地说。

贝克在心里冷笑着，咬咬牙，平静地反问道：

“呵，老局长！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

“威士忌。”卡纳列斯不着边际地说。“来瓶威士忌吧，同你随便聊聊天儿。好吗？”

“当然。”贝克笑了笑，拿出威士忌酒，给卡纳列斯倒了一杯，自己也来了一杯。“来，干吧！”

贝克一边喝着酒，一边思考。这家伙突然到来，一定是来探我虚实的，可得谨慎对付。他想，好久以来，他一直没有出门，这家伙拿不着自己什么把柄。遂试探地问道：

“有事吗？局长先生？”

“没事儿。今儿开完会，很无聊，随便走一走，散散心。”

卡纳列斯显出无所谓的很坦诚的样子说。

这肯定是撒慌！贝克想。

“看来，寒舍很有吸引力呀。堂堂局长不吝光临，真叫蓬壁生辉。——来来来，干！”

“干！”

卡纳列斯道：

“说真的，老朋友！自从你辞职，我是很不便来看你的。平时，我很想念你啊。像你这样具有雄才大略又为时事难容的人才，实在可惜呀！”

这个卡纳列斯，谁和你是朋友？在职时，只不过时常开会碰面，比较熟悉而已。现在，他竟说很想念老朋友，这不明明是假话么？

只有以假对假。贝克笑道：

“感谢你还记得起我。你公职在身，我可是闲居无事，身体有病，是个讨厌出门的人啊。”

卡纳列斯放下酒杯，叹道：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呀。我很想像你这样，辞退下来，闲居算了。”

贝克假笑着摇头道：

“那可不行，你身居要职，前途无量呀。——唉，说到退职，我至今还后悔呢。当初，真不该意气用事，顶撞元首，事实证明，元首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我的确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的性格太直……”

“好啦好啦，别提那些不愉快的事啦。”卡纳列斯举杯说。“人生难得几回醉呀。来来来，喝酒！”

“干！”

咣当之后，又是一杯。

二人各怀鬼胎，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

卡纳列斯叹了口气道：

“我说老朋友，你这么老是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可不是办法呀。出去走一走吧，看看风景也好。——最近，慕尼黑又要举行啤酒节了，很热闹的，去看看吧。”

贝克当然知道慕尼黑啤酒节的来历和意义。但他执意不出门。他要在卡纳列斯面前装个真正的假来：

“不不不！我对热闹场合一律不感兴趣。不去不去。”

“连元首都感兴趣呢。”卡纳列斯道。“战争这么忙，他都安排参加这个庆典哩。去吧。”

提起元首，贝克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怒火。但他仍然平静地笑着。他对于元首要参加啤酒节这句话却格外敏感。这句话，仿佛是一道闪电突然照亮了他的眼睛，心里迅速闪出两个字来——

机会！

是的，机会！卡纳列斯这个前来试探虚实的家伙，或者无意中给了他一个机会：给那个魔鬼来个措手不及！

但贝克现在毕竟是老练多了。摇头笑道：

“谢谢你，朋友！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已经习惯呆在家里，看看书报，逗逗小狗，研究研究历史。”

卡纳列斯和贝克闲扯一阵，也就告辞而去。

这下子，贝克那颗本不宁静的心，被卡纳列斯透出的这条消息弄得起伏不定了。

机会？这真是一个机会吗？

卡纳列斯是不是引我上钩呢？可得警惕！

我决不出门，绝不上当！

可是——如果真的是机会呢？

千载难逢，不能放过！然而……

贝克就这么反反复复地思量着。最后，他决定，无论怎样，要试一试。最好的办法是自己不出面，叫克莱斯特去干。克莱斯特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怎么干。只要把这个信息传给他就行了。

他想寻机出去走一趟，亲自找克莱斯特谈，又觉不妥。也许卡纳列斯的暗探早就安排好了圈套，只等他上当。他想打电话给克莱斯特，更觉不妥。也许他的电话早就有卡纳列斯们在窃听了。

鸽子！他想到了鸽子。

他当陆军参谋长的时候，就爱上了信鸽，知道怎样使用信鸽。他与克莱斯特早有契约，如有重大信息，彼此都不出面，可将秘密信件系在信鸽身上，彼此传递。

好！如此行事，这就万无一失了。他开始秘写暗语——

啤酒佳庆猎鹰日，便是尼城飞花时。

此时不醉何时醉，宁将欣喜报君知。

这首抒情诗，局外人不知所云，局内人克莱斯特是完全懂得起的。

贝克将暗语系在信鸽身上，悄悄从窗口放飞出去了。

他怔怔地望着信鸽远去的身影，心里不禁狂跳。他默默地诅咒着：“希特勒，该死的蠢贼！”

第十八章 鬼相疑真真假假人偷情忸怩

正当贝克将军在家里揪心等待消息的时候，慕尼黑的啤酒节热热闹闹地开始了。

慕尼黑是德国最大州——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地处阿尔卑斯山北麓，傍依多瑙河支流伊扎尔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环境十分优美。城南是星罗棋布的湖泊，周围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由西南往东流经市区的伊扎尔河，两岸绿草如茵。

德语中，慕尼黑原为“僧侣之地”。相传1000多年前，爱尔兰的僧侣云游到此，传道布道，筑寺定居。这里，各种风格的宗教建筑，富丽堂皇的歌剧院，以及遍布街头的绘画、雕塑、艺术博物馆，无不显示这座城市的艺术风采。

在德国人眼里，慕尼黑更是撩人动心的“啤酒之都”。慕尼黑从建城开始便有了啤酒生产，至今已有800年历史。这里啤酒作坊林立，酒质品高味醇，街道上啤酒馆比比皆是。无论平时还是节日，这里的人们都把啤酒作为第一需要。谁不会喝啤酒，在慕尼黑便是笑话，谁能豪饮，则是英雄。170多年前确定的十月啤酒节，一直是慕尼黑最隆重的节日。节日一到，各色酒坛酒馆，争奇斗艳，数以千计的大啤酒桶一齐打开，人人狂欢狂饮，欢声雀跃，以至通宵达旦。

在近代政治史上，慕尼黑则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条约的代名词，并以希特勒早年在这里发动的啤酒馆政变而闻名。

对于希特勒来说，慕尼黑是他的发迹之地。青年时代的希特勒先在维也纳，后在慕尼黑当流浪汉，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期。那时候，他囊中羞涩，一贫如洗，举目无亲，没有正式职业，常在街头打零和游窜。他一身衣服，既脏又破，蓬头垢面，样子十分难看，正是在慕尼黑这个地方，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心楔入政界，以进行终身政治冒险，实现其狂妄的政治野心。也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削尖脑袋，混进了当地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团体，并逐步将这个小团体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式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

希特勒终于成了纳粹党的党魁。他纠集赫尔、戈林、鲁登道夫、赫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等兄弟伙，纠集一帮社会渣滓，组织了他的第一支武装力量——身穿黑衫的冲锋队。他用心良苦地设计了一面纳粹党的旗帜。那旗帜十分特别——红地白圆心，中间嵌个古怪的黑色的“卐”图案。

希特勒对他的独创非常满意。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

他在他那本《我的奋斗》的小册子中解释说——

“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图案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使命。”

尔后，他命令所有的冲锋队员和所有的党员，都带上有卐图案的臂章。于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作好了发迹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时机一到，便要夺权。

时机终于来了。正当统治德国的魏马政权面临种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时，希特勒带领他的纳粹党的喽罗们第一次发难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啤酒馆政变。

那是1923年秋天，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

候。11月8日晚上，巴伐利亚州的三个巨头——邦长官卡尔，驻巴伐利亚州的国防军司令员奥托·冯·洛索夫将军，还有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他们在该市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召开群众大会。卡尔正在台上面对1000多名听众发表讲话。

这时，早有预谋的希特勒带着冲锋队混进会场来了。希特勒排开众人走进大厅，冲锋队随即在门口架起一挺机枪，封锁了啤酒馆的出入口。希特勒跳上一张桌子，拿出手枪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大声叫道：

“全国革命开始了！这个地方已经由600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肃静。否则我就开枪！”

“我现在宣布，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卐旗帜下向市内挺进。”

在希特勒的胁迫下，巴伐利亚的三个巨头只好乖乖地听从希特勒这个突然跳出来的暴发户的指挥。他们被押到隔壁房里组织所谓新政府。希特勒用手枪逼着他们担任新政府的要职，而自己则担任这个新政府的最高领导。

按照希特勒的设想，如果这三巨头俯首听命，那么这次巴伐利亚的军政大权到手之后，他就利用他的冲锋队和巴伐利亚的武装力量进军柏林，进而夺取全国政权。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受到了挫折。三巨头软拖硬抗，讨价还价。他们尽量拖延时间，等待国防驻军前来救援。

组织新政府的设想没有实现，驻在城外的国防军开进城来了。国防军和警察团包围了希特勒一伙。其间，展开了小规模的内战。人寡势弱的希特勒的队伍被打散了。过了几天，除了戈林漏网外，希特勒和其它反叛的头目都锒铛入狱。纳粹党被勒令解散。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就此收场。

尔后，希特勒在狱中熬过了一年多时间，又重新恢复和纠集他的党徒，终于慢慢形成气候，并夺取了全国政权，窃取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再接着，便是在他的一系列摆弄下，一意冲破凡尔赛的笼子，将德国变成新战争的策源地，现在，希特勒早已是元首兼总理的德国独裁者了，早已是铁蹄踏遍欧洲的胜利的征服者了。

回首当年，感慨良多。希特勒终生难忘慕尼黑这个曾经流浪过的地方，这个使他从困苦中发迹的地方。所以，每年他都要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纪念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活动。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昔日发动政变的啤酒馆的讲台上的时候，他是何等气概，何等骄傲，何等荣光，何等不可一世啊！

此刻，面对几千听众。希特勒一手叉腰，一手端着啤酒杯，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演讲开了——

“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我的大日尔曼的同胞们：

“当我们以无坚不摧的决心和勇气拓展了我们的生存空间的时候，当躲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那个著名的战地记者丘吉尔先生等待投降的时候，当美国那个小儿麻痹症患者罗斯福和东方俄国那个暴君斯大林在我们面前吓得发抖的时候，我们高兴地聚在这里，庆祝伟大的革命的起点慕尼黑啤酒馆的政变，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忘记18年前在这里为革命献身的烈士的英灵。我们要永远记住1923年11月8日这一个伟大的日子……”

正当希特勒洋洋得意地发表那个冗长的即兴讲话，台下几千名听众随声附和并高呼元首万岁的时候，他没有预料到，预谋刺杀他的密谋分子已悄悄

进入了会场——

执行这次任务的，是“黑色乐队”的克莱斯特上校，一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职位较低的警卫军官。

原来，与贝克将军单独联系的克莱斯特接到贝克悄悄传递的信息后，绞尽脑汁，拟定了刺杀的方法和手段。他预料，有希特勒在场，啤酒馆会场肯定警卫森严，任何刺杀人员都难以接近希特勒。除非在希特勒的保镖中能物色到一个可靠的杀手。自己在希特勒身边作保镖，正是这种有条件的杀手，关键是自己要有行动的勇气和决心。

克莱斯特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体格健壮，头脑冷静，而且勇敢，富有献身精神。他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但对希特勒的排犹主义和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十分不满，虽然他以优越的条件入选希特勒的卫队，却暗暗参加了“黑色乐队”。

这天，克莱斯特决心行刺希特勒。他决定采取随身携带定时炸弹的办法，靠近希特勒，与之同归于尽。

希特勒那个冗长的讲话快要完毕的时候，久久潜在卫队中的克莱斯特几乎沉不住气了，他恨不得立即冲上去结束那个混蛋。越是关键的时候，他越是紧张，站在一旁的警卫长官见他神色异样，不禁生疑，遂前来盘问。克莱斯特见情势紧急，可能败露，遂将炸弹悄悄握在手里，箭步向主席台冲去。警卫长官见势不对，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二人死死搏斗，那炸弹竟轰的一声响了，二人当场丧命。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爆炸，立即把整个会场搅得七零八落。顿时，人们像潮水般向场外涌去。希特勒正讲到得意处，忽然听得这一声巨响，知道出事了，吓得立即钻入讲桌之下。从爆炸声中猛然惊醒过来的卫士见势不好，立即一涌而上，将希特勒围护起来，希特勒被卫士从讲桌下拉出来时，满身泥灰，头上早被讲桌一角碰了个大青包，但没有受到重伤。

“什么事？”希特勒镇定下来，劈头便问。

“有刺客！”贴身警卫回答。

“快快抓获！立即处置！”

“已经炸死了。警卫长也……”

听到这里，希特勒这才松了口气。接着恨恨地叫道：

“这是预谋！把卡纳列斯和舒伦堡给我叫来！立即叫来！”

佩戴卐袖章的贴身警卫把右手向前直硬地一伸，响亮地答道：

“是！”

会议不了了之。

这时，惊魂未定的希特勒方才发觉，他全身已经湿透，原来早已吓出一身冷汗。

第二天，贝克将军得到了慕尼黑行刺的消息，不禁仰天长叹：

“勇士毕命，元凶生还。苍天何其无眼耶！上帝何其无眼耶！”

希特勒遇刺，十分震怒。

他万没料到，刺客竟是他精心挑选的身边人物。遂一面命令卫队从严整顿，逐个审查，坚决清除嫌疑分子，一面命卡纳列斯和舒伦堡迅速前来接受训话。

舒伦堡先到。希特勒看着这位不中用的警察局长，心中顿生不快。

最近几年，反叛分子层出不穷，恶性案件频频发生，你这警察局长是胀

干饭的？你的责任心事业心哪里去了？

看到元首咄咄逼人的眼神，舒伦堡心中害怕。是的，出现刺杀元首的恶性案件，他这个盖世太保头目无论如何不好交待。但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无可奈何，只有等待挨骂。

“你说吧，这是怎么回事！”希特勒压住一腔怒火，不满地说。

“战争时期，人员复杂，而且流动性大。这确实给治安带来许多问题。有些暗藏的密谋分子钻入我们内部，藏得很深很深，我们很难发觉，防不胜防。”

舒伦堡尽量说得客观些，困难些。

希特勒站起身来，在屋里走了几步。

“难道就毫无办法？我早说过，对于要害部门的人员，要用筛子一样反复筛选，反复审查，既要查他们的家世，又要查现实表现。一有疑点立即清除！”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还很不够……”

“不是很不够，而是很不得力！”希特勒纠正说。

希特勒对舒伦堡的工作确实很不满意。他觉得这位盖世太保的头目，白面书生，文质彬彬，能力平平，如果不是海因里希推荐，绝对撤换他的职务。

此时，希特勒又一下子想起舒伦堡诱说绑架温莎公爵的事来。那事干得很不成功，很不得体。他很不满意。他觉得舒伦堡的能力还不如卡纳列斯。卡纳列斯才是干特种行业的老手。卡纳列斯干的事，何等干净，何等利落，何等漂亮！可海因里希反而喜欢舒伦堡而不喜欢卡纳列斯，怪事！

“你说吧，今后怎么办？”希特勒直盯盯地问道。

“我们一定加强防范。”舒伦堡说，“我想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像元首说的，对要害部门的人员重新审查，一个一个反复审查。二是强化密探力量，强化密探手段，在社会各个角落布下天罗地网……”

此刻，希特勒对舒伦堡所说的防范，提不出具体意见，也就不再细论。

“你别说那么多，我要看效果。从今天起，全国要害部门的治安工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面貌。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恶性事件，我首先撤了你！”

“是，是。”舒伦堡一肚子委曲，只有俯首听命。

“去吧。”最后，希特勒冷冷地打发这个特务头子。

舒伦堡走至门首，忽又诡秘地折回身来，小声对元首说：

“元首，我怀疑一个人。”

“谁？”

273

“卡纳列斯。”

希特勒听罢，不禁大惊。但他很快沉静下来，严肃地问道：

“有何依据？”

“他经常出入元首身边，知道许多重要信息。这一次，元首到慕尼黑讲话，他是预先知道的。”

“就凭这？”

“我总觉得，他有些神秘，有些鬼鬼祟祟的。”

“具体讲！”

“具体讲……说不清楚。”

元首句句紧逼，舒伦堡答不上来，不觉脸红心跳，后悔不该急急告这一

状。

希特勒见舒伦堡说不清楚，不再追问。

舒伦堡讪讪出去。

接着轮到早已候在总理府的卡纳列斯。

卡纳列斯在进来的路上，恰恰与舒伦堡擦身而过。舒伦堡似笑非笑地向他点了点头，匆匆而去。卡纳列斯似觉此人神色慌张，可能在元首处重重挨训了。现在自己进去，说不定同样挨训。他作好精神准备。他毕竟阅历丰富，比舒伦堡老练。

卡列斯进得屋来，希特勒不冷不热地说道：“慕尼黑一案，想必你已知道。”

“我正在执行另一项任务。刚刚知道。”

卡纳列斯打量元首的眼神。他发现元首对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冷不热，这态度令他十分不安。这是不祥之兆，但他一点儿也不心慌意乱。

“事实说明，暗藏的密谋分子很狡猾，藏得很深。”希特勒暗暗试探着说，“我们的高级领导机关里，同样暗藏着这样的敌人，有的甚至还受到我们的信任。”

卡纳列斯听出了这话的分量，平静地附和着：

“元首高瞻远瞩，看得很准。的确，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那些暗藏在我们身边的敌人。”

“那些敌人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老虎”。希特勒说，“不除掉那些老虎，我们就会人头落地呵。”

卡纳列斯百倍警惕。以往元首召见，总是开门见山地布置任务，今儿却不冷不热，若有所思地高论滔滔。这是反常。他决定一杆子撑开，且看元首如何动作。

“元首在这方面有何指示，请吩咐。”

希特勒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泛泛地道：

“要特别加强治安，强化侦探工作。你当谍报局长，责任大呵。”

“是的，元首。”

“前次派你到罗马教廷执行任务，干得不错。”希特勒忽然表扬他说。

这种表扬，反倒使卡纳列斯不安起来。元首语无伦次，一定对自己不够放心。遂道：

“元首，当前有件事情我总放心不下，不知该讲不该讲。慕尼黑一案，肯定幕后有人指挥，这人职位一定很高，一定是经常在元首身边进出的人。”

“说得有理。我也这样想。”

这位谍报头子竟同自己的想法如出一辙。希特勒想。

卡纳列斯进而神秘地道：

“我怀疑一个人。”

“谁？”

“舒伦堡。”

怪事！同一事件，同一时间，这两人互相怀疑，互相告状。希特勒惊疑不已。

“什么根据？”

“我总觉得，舒伦堡文质彬彬，表面老实，肚子里肯定藏着一摊不可告人的秘密。”

“具体讲呢？”

“这是我的一种经验，一种感觉。具体的东西，一时说不出来。我的意思，只请元首提高警惕，慢慢观察。”

“好吧。”

希特勒心里狐疑，不好继续追问，随即转移话题。他问了问最近在英美俄三国的谍报情况，最后道：

“卡纳列斯，最近美国在太平洋一带有些行动，显然，他们在加强防守珍珠港。你要千方百计搞到这方面的情报。”

“元首放心，这方面我已有初步考虑。”

“准备派人去美国？”

“不。在美国我们早已有人活动。我是想派人潜伏珍珠港，就地摸清美军在那里的虚实。”

“好吧。我相信你。”

卡纳列斯走后，希特勒久久思索，不得其解。

两个特务头目，互相密告，究竟谁是谁非？如果他俩只为争权夺利，互相攻击这也罢了，如果其中一人果真是藏在身边的老虎，这就危险了。

我且百倍警惕，慢慢查看。——希特勒想。

正在这时，爱娃眼挂泪痕跑进屋来。

“元首，我刚才听说，你在慕尼黑遇刺，有这事么？”

“是的是的。”

“为什么回来不告诉我？”

爱娃说着一头抱着希特勒，细细打量他的头脸。

“看，这里有个大青包。受伤了，痛吗？”

“没什么，亲爱的。那是在桌子角上碰的。”

“凶手呢？”

“自己炸死了——我福大命大，安全无恙。”

接着，爱娃要希特勒讲述遇刺经过。希特勒草草讲了。爱娃心痛地亲了希特勒两口，撒娇道：

“今晚别工作了，我陪你休息，好吗？”

“我忙呢。进攻俄国的军事计划我还得过细审查。今晚就……”

“不嘛。你好久没陪我睡觉了。我想……”

这女人真难缠！希特勒不耐烦地说：

“你回去睡吧，我真的有事。——如果你真觉得无聊，把施佩尔叫来，让他陪你下下棋吧。”

“嗯——施佩尔，又是施佩尔。我都厌了！”爱娃说。

其实，爱娃是借故前来打探消息的。她要弄个明白，今晚元首究竟同她睡觉不睡觉。如不同她睡觉则她另有安排。

“好啦，亲爱的，去吧。我真的很忙。”希特勒说。

爱娃又娇滴滴的亲了元首几口，恋恋不舍地出去了。

这里希特勒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全神贯注地对着军事计划草稿细细查看东欧地图。

下一个攻击目标——俄国。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使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行动！——当然，首先得占领巴尔干！

希特勒完全忘记了爱娃。

他狂热地爱着他的战争。他是战争的爱人，而爱娃只是他的情妇。

电话突然响了。他抓起了话筒。

是里宾特洛甫的声音：

“元首，还没睡吗？报告一个重要信息，英国外交部长哈利法克斯正在莫斯科活动，不知搞什么明堂。”

“丘吉尔千方百计想拉拢俄国同我们对抗，这是肯定的——这个消息很重要，你们要注意观察。”

“是。元首——最近，我们同俄国在外交方面怎么办？目前，双方关系有些紧张，俄国可能发现我们的进攻意图。”

“进攻是肯定的，但目前还在准备阶段，要继续稳住俄国，不能让我们对我们失去信心而倒向英国，这就是当前的外交方针。”

“好。元首。”

希特勒放下电话，心想，英国大使到俄国活动，能有什么结果呢？

谁知道有什么结果？这是替他人担忧。他自嘲地笑了笑：

“我们的决心只有一个，进攻俄国，消灭布尔什维克。”

那么，西线对英国取守势，东线对俄国取攻势，有什么闪失和风险没有呢？

他又自嘲地笑了笑：

“没有风险就没有胜利。在征服的道路上，我希特勒还没有遇到真正可以抗衡的对手！”

“亲爱的！我害怕——害怕极了！”

爱娃卧室里，昏暗的床头台灯下，施佩尔压在爱娃身上，一边狂吻，一边胆怯地说。

爱娃双手搂得很紧，粘粘糊糊地道：

“别怕，亲爱的，我到元首那里去过了，他今晚不会来的。他太忙。”

“要是他突然……”

“不会的。他说，如果我寂寞，就请你来作陪，他亲口说的。”

“那，那太好了。今晚，我要来个新花样……”

“随你……”

一片昏暗中，施佩尔和爱娃赤条条地融化在一起了……

近卫副官斯密特早已将施佩尔和爱娃的秘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有一个如意算盘。这个算盘一响，他便可升官发财。于是，他以副官身份走进了希特勒办公室。“报告元首，施佩尔他……”

“他怎么啦？”希特勒放下了地图。

“他在爱娃屋里……”

“这……”

“他俩在……乱搞！”

“真的吗？”

“真的，元首！”

希特勒站起身，在屋里踱了几步，气愤地道：

“带我去看看。”

斯密特带着希特勒轻轻走到爱娃窗前，果见里面一线灯光之下，二人卿卿我我，正在狂欢。

希特勒重重敲门。

爱娃和施佩尔慌了。

“谁呀？”爱娃急急地穿衣服，一边拖着时间掩藏施佩尔。“我，快开门！”希特勒愤怒地说。

“来啦。”

施佩尔又想藏进大衣柜。爱娃忙将他拉住，小声道：

“来不及了，你就坐在棋盘边，装着下棋的样子。不要惊慌。”施佩尔惊慌地坐下，害怕极了，心想今晚肯定倒霉了。爱娃开门，把希特勒让了进去。斯密特也跟着走进屋去。施佩尔见势不妙，忙起身迎接元首：

“元首，你好。我们正在……正在下棋。”

“真的在下棋吗？”希特勒盯住施佩尔，眼里射出凶光。“是的，元首。”爱娃撒娇地道。“是你叫我请他来的，你忘了？”“真是这样吗？”希特勒冷笑着说。

完了，全完了！施佩尔全身发抖。他有些支持不住了。他明白，元首冷笑的时候，就要杀人。

斯密特火上加油：“元首，就是这个施佩尔！我发现他好几次……就在这里，乱……乱搞！”

“施佩尔，我对你不薄。你可别……”

希特勒说着，慢慢掏出了手枪，对准了施佩尔。

爱娃忙跪在希特勒脚下，连连求道：

“元首，你千万别……别开枪。我们……没……没什么的。”施佩尔几乎瘫下了。

希特勒用枪口对着施佩尔瞄了好一会儿，却没有开枪。忽然，他收了手枪。对爱娃道：

“好吧。我相信你们。”

接着，他对斯密特道：

“好啦，我们走。”

斯密特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幕，没想元首竟然这么收场，饶了这两个混蛋。

不料，刚刚出门。希特勒对准斯密特“啪”地就是一枪。斯密特一下子倒在血泊中。

院外侍卫听到枪声，火速赶来了。

“什么事？元首！”

“刺客！我把他打死了。”

“刺客？斯密特？”侍卫认出了死者。

“拉出去！”希特勒命令说。

爱娃和施佩尔见那个告密的斯密特被希特勒打死，自己则死里逃生，惊悸之余，百思不得其解。

希特勒收了手枪，竟头也不回地朝办公室去了。

第十九章 陈利弊英使受冷落探虚实日客得礼遇

莫斯科的4月，仍然春寒料峭。

呼呼拉拉的北风已经平息，整个城区仍然覆盖在皑皑白雪里，明媚的阳光并不晒人，一部分积雪正在悄悄地融化。巍峨壮观的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入夜，城里渐渐闪现出疏疏落落的灯火。其中，克里姆林宫尖顶上那颗红星尤为醒目。

尖顶旁边那幢楼房的一间屋子，始终亮着灯光。那是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办公室。

此刻，斯大林身穿元帅制服，嘴里叼着烟斗，正出神地望着窗外宽阔的红场和城区的灯火。

斯大林的办公室设有套间，一间通卫生间，一间通临时卧室。他的家就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一幢小楼里，他本可以在家里过夜，但他不喜欢回家。妻子已经去世，儿女都不在身边。对他来讲，现在似乎有一个家，似乎又没有家。他已惯于独居。

喜欢独居是一回事，他确实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整个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命运一直悬在他的心上，他放心不下。

他喜欢喝酒，尤其喜欢抽烟。他那只似乎永远叼在嘴上的烟斗，以及烟斗里一明一暗闪着的烟火，始终与他的思维相伴。仿佛，那烟斗里装着无尽智慧，无尽的胆识和策略，可以从中慢慢抽出来似的。

他记不清已经抽了多少斗烟，随着烟斗抽出的思维仍在连绵。

他清了清喉咙，皱了皱眉头，继续严肃认真地思考着当前的形势——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安宁了。世界危机越来越突出了。

当前这个不安，来自于德国，来自于希特勒。希特勒对英国的进攻仍在继续。他早就叫着登陆入侵，却又迟迟未动，只用戈林的飞机频频地轰炸。丘吉尔是抗战的死硬派。英国不可能投降，也不可能求和。看来，他们之间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最近，希特勒的眼光似乎转到了东方，盯住了俄国。城里已有许多谣言：希特勒将进攻俄国。

这是真的吗？

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屹立在世界之林的一面红旗，是整个人类的希望。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了好些年，最后，在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生了根，发了芽，这是何等伟大的事业啊！这个事业，是列宁，还有他自己，以及千千万万的红军领袖和红军战士用鲜血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列宁缔造这个伟大事业后，已经溘然而去。现在，捍卫这个事业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真是任重道远啊。

西方世界是仇视俄国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毕竟是你死我活的对立面，虽然这仅仅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同样可以引发军事上的对抗。

事实上，多少年来，英国、法国、德国，还有远在太平洋的美国，以及东方的日本，无不以仇视的眼光盯着俄国，生怕这股红流流向西方，摧毁他

们的所谓“自由世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是必须围而歼之的敌人。

从整体上长远上看，俄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当前，最大的威胁来自德国，来自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当今世界的祸水、希特勒要称霸欧洲，首先重点解决的是英法两国。祸水西流，总算一时减轻了俄国的压力。这种态势的形成，归功于列宁的伟大战略。列宁在世时，早已看到德国的直接威胁，曾力主对德国作出某种妥协，终于签订了那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是纸上的东西，能管多少年算多少年。尽管德国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未变，但这个条约终于管到现在。条约签订以来这段时期，年轻的苏维埃总算比较顺利地成长了，壮大了，至少在敌人入侵之前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然而，眼前这股祸水是否就要东流？希特勒是否就要马上进攻俄国？难说！迹象是有的，谣传也是有的。但愿这不会变成事实。

苏维埃渴望和平。苏维埃不需要战争。苏维埃比过去强大了，但仍然年轻，仍然需要壮大自己的时间。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仍然需要处理好苏德关系。假如希特勒同意的话，我们再作某些妥协，把已经签订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维持下去如何呢？这是正确的思路。

按照这个思路，莫洛托夫外长到德国活动，已经作了很大努力，可惜收效甚微，令人遗憾。也许是希特勒太狂妄，太固执，目中无人。也许是莫洛托夫的外交手腕太死板，太笨拙。但无论如何，争取改善同德国的紧张状态是完全必要的。

近来，丘吉尔一直在向俄国暗送秋波。丘吉尔的意思很明显，要挑拨苏德之间的关系，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丘吉尔抗击希特勒，这是无可非议的，但那“祸水东引”却是心怀鬼胎的策略。我们岂能轻易上当！因此，我们的外交方针，只能是独立自主，谨慎行事。原则必须坚持，灵活很有必要。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尤其需要灵活和审慎。

人类需要和平，人们讨厌战争。然而，也许——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安宁。因为这个世界，存在帝国主义，存在剥削和压迫。国与国之间存在着领土的纷歧，利害的纷争。这就必然发生战争。

“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早就对此下过结论……

斯大林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抽烟，一边这么无边无际地想着，不觉已至深夜。他似觉寒气逼人，遂将大衣披上，重新装上烟斗，点燃抽着。

窗外，城区的灯火已经稀疏。整个莫斯科都已入睡。他觉得他也该入睡了，明天，需要研究的事还很多很多。但他走至卧室门口，突又想起什么似的，折回身来，抓起笔在备忘录上写了几行字——

国防力量分析。

苏德关系进展情况。

警惕！

现在，他可以入睡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莫洛托夫来了电话：

“斯大林同志，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已经到莫斯科机场。他可能是来谈英苏关系的。你看怎么办？”

“来就来吧。按外交常规办。”斯大林冷冷地说。

“他可能想拜见你。”

“不！我不想见他。有什么谈的，你全权代表。”

“好吧，再见。”

“尊敬的阁下，我这次来访，带来了首相向斯大林元帅和阁下的敬意。”

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里，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笑吟吟地对莫洛托夫说。

“谢谢，谢谢。”莫洛托夫不冷不热地说。“请坐请坐。”

“我这次来访的主要任务，是寻求改善英俄关系的途径，并就当前一些紧迫的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

“很好很好。”

哈利法克斯，个头高大，文质彬彬。他头戴英国高筒呢帽，身着黑色燕尾礼服，脚蹬棕色长统马靴，手提文明杖，一派绅士打扮，说话语气平和，笑容可掬。

莫洛托夫微微笑道：

“阁下不远万里，前来访问。我们有失远迎，见谅见谅。”

“不必客气。”

“阁下来访的消息，我已经告诉了斯大林同志。”

“谢谢，谢谢！”

哈利法克斯不愧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他礼节性地点出了这次来访的意图之后，却并不急于接近实质问题，而是先套近乎。

“老朋友，自从慕尼黑会议以后，我们快4年没见面啦。你一向可好？工作很忙？”

“还好。”莫洛托夫笑着应道。“干我们这一行，忙，这是免不了的。”

1938年8月的慕尼黑会议，哈利法克斯作为张伯伦首相的幕僚，是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的。正式会议之前，为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争端，莫洛托夫也不时在慕尼黑活动。他们在那里早就打过交道。但慕尼黑正式会议，苏联代表被希特勒排斥在外。莫洛托夫没有在场。苏联当时还为此向希特勒提出过抗议。“说实话，提起慕尼黑会议，我就感到遗憾。”哈利法克斯顺势进入实质性的交谈。“当时，希特勒把俄国代表排斥在外，我就感到愤愤不平。”

莫洛托夫有点儿酸楚地道：

“希特勒是东道主。他不欢迎我们参加，我们不参加就是。国际问题，十分繁难。这也难得超脱啊！”

“问题是后来，希特勒背信弃义，发动了战争。不然，欧洲不可能闹成这个样子。”

“希特勒称霸欧洲，称霸世界，那野心是路人皆知的。”

“事实证明。希特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说到这里，哈利法克斯已经切入实质问题，只有两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我们才是真正的朋友。苏英双方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希特勒。

这层意思，不言而喻，莫洛托夫理会。他并不是傻瓜。且看哈利法克斯如何把问题挑穿。

“我想……”哈利法克斯说，“希特勒对于贵国的威胁，贵国一定有所感觉。”

莫洛托夫道：

“我们确实有些感觉。但是，我们不想从这个角度提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我们同德国早就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虽然目前两国之间有些局部矛盾，这不影响大局。”

“阁下的意思，贵国还想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

“是的。阁下。”

哈利法克所为难了。他正是要从这个问题上突破。于是想了想道：

“阁下，依我之见，苏德友好，必然引狼入室。眼下，希特勒在贵国边境陈兵百万，并同时巴尔干下手。这便是最明显最危险的信号！”

“阁下所言，都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希特勒一定要进攻俄国。”

莫洛托夫似乎非常固执，又似乎全是说的假话。哈利法克斯面对这样的对手，感到非常困难。

“那么，阁下！”哈利法克斯决心把问题挑得更明。“如果希特勒正式进攻贵国，你们怎么办？”“很简单——打！”莫洛托夫说：“我们早就有这样两句话，叫做：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

“很好。可是眼下，贵国已经面临战争的危險，却仍然要同德国保持友好关系。这确实令人费解。”

“不！阁下。”莫洛托夫说。“我们正在抓紧协调苏德之间的矛盾，争取继续与德国友好下去，最好是能避免这场战争。”

“丘吉尔首相认为，贵国避免不了这场战争。”

“丘吉尔先生巴望我们和德国打起来，是吗？”莫洛托夫很不客气地说。

哈利法克斯忙道：“哪里呢。阁下不要误解。首相的意思是说：希特勒是不可相信的，德国是不可相信的。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幻想都将破灭。”

“我懂啦·阁下。”莫洛托夫说。“你们的意思是，我们立即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马上同英国联合。”

“对！”哈利法克斯高兴起来。“当务之急是，英苏联合，共同对敌。”

莫洛托夫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想了想道：

“看来，丘吉尔先生对斯大林元帅的印象不错，他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双方明白，几十年来，丘吉尔是有名的反共先锋。十月革命刚刚胜利那时，他曾带领英军讨伐过苏维埃。此后，一直在骂着斯大林。而现在，却在希特勒的压力下，反过来谈联合对敌了。这不能不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哈利法克斯既然来谈联合，就不能不对这个大转弯作出解释。

这是很难解释的。但他很快找到了答案：

“事物是发展的。世间，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莫洛托夫狡猾地笑了：

“照这么说，丘吉尔先生愿作我们的朋友，他赞成我们的共产主义啦？”

哈利法克斯明白，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回避，不能正面回答。遂道：

“阁下，我觉得，我们当前需要商榷的，不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关系国家安危的现实问题。”

双方谈到这里，已经无法深入下去。各自的观点都已明朗，但友好合作却无法落实。

有鉴于此，哈利法克斯决定不再争论，便往具体事上转弯：

“阁下，前不久我们首相曾经给斯大林元帅捎过一信，是我国驻贵国大

使转交的。据说，他托你转给斯大林元帅。不知阁下转交没有？”

“转交啦。”

“斯大林元帅有何答复？”

“不知道。斯大林同志没向我说过。”

“那么……我想拜见斯大林元帅，可以吗？”

“这个……我可以请示斯大林同志。”

二人正说到这里，斯大林从侧室走出来，劈头说道：

“不用请示啦——哈利法克斯先生，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你还有什么话，请讲！”

“尊敬的元帅，见到你很高兴！”

哈利法克斯忙起身站起来，客气地伸出手，想同斯大林握手。斯大林却视而不见，大模大样地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了。

哈利法克斯脸红心跳，顿时十分难堪。只好讪讪地说：

“尊敬的元帅。我带来了首相对你的问候！”

“谢谢。”斯大林冷冷地说。“丘吉尔先生最近没有骂我，真是谢天谢地！”

此刻，哈利法克斯似乎感到，他这个层次的外交官，在苏联元帅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太不相称。他无法抵御斯大林的冷漠。也许，只有丘吉尔首相，才是斯大林的对头。但他虽然难堪，却不肯放过这个机会。遂红着脸问道：

“首相在给元帅你的信里，提到了希特勒称霸欧洲的威胁。首相的意思是，想提醒元帅……”

斯大林站起身来，抽燃烟斗里的烟，随便吐着烟圈儿，说道：

“看来，丘吉尔先生唯恐我们不打仗啊。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可以转告他，我看不出任何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各国的危险。我观察了德国的政策，并且清楚德国的一些主要政治家，我没有发现他们鲸吞欧洲各国的任何意图。我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其它与德国友好的国家……”

最后，斯大林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声“我很忙”，便大大咧咧地出去了。

哈利法克斯失望地耸耸肩，对莫洛托夫道：

“好吧。我准备明天回国。再见！”

莫洛托夫也耸了耸肩，回道：“恕不远送！”

在回国的路上，哈利法克斯心里很不平静。这次俄国之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但却探明了俄国人的态度。俄国人为着自身的利益，不愿与德国人作战，除非迫不得已，非要打这场战争。斯大林给他的印象很不好。冷漠，孤傲，专横！难怪丘吉尔首相骂他是东方的专制魔王。斯大林那番话，很可能是假话，认真不得。

“呵，世界上的事情，外交上的事情，都这么真真假假，变幻莫测，认真不得啊。”

他突然觉得，他作了多年的外交官，今天才弄清这个道理。

哈利法克斯在俄国受到冷落，日本特使松冈洋右在德国却获得了礼遇。

个子矮小的松冈洋右，胖乎乎的，稀疏的头发油亮地向后梳着，嵌在脸上的那个大鼻子和那双滴溜溜转动的眼睛尤其引人注目。浓黑的小胡子下，嘴角老露着和善的微笑。白色衬衫，黑色和服，黄亮皮鞋，更显出一副

温柔敦厚、彬彬有礼的特使风度。

与这相反，接待松冈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牛高马大，一张瘦削的脸上长个鹰勾鼻子，眼睛灰白，胡子很长，灰色头发蓬松地卷着。这形象与松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松冈洋右进屋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满面笑容地迎上去，伸出那双大手，将小个子松冈紧紧拥抱一番，高兴地道：

“尊敬的阁下，我们早就盼你来了。欢迎欢迎！”松冈彬彬有礼地回道：

“感谢你们的盛情。我受天皇陛下和首相的委托，谨向希特勒元首和阁下致意！”

“谢谢！请坐。”

里宾特洛甫用手一指，二人隔着茶几，分别坐下。

这间外宾接待室，装饰豪华。地上铺着波斯朱红地毯，墙贴红绿黄三色壁毯，正面墙上挂着俾斯麦和希特勒的画像，茶几上摆着鲜花水果。

“签订三国同盟的时候，阁下竟没能来柏林，实在遗憾！”里宾特洛甫用手梳了梳头发，诚挚地说。

德意三国结成钢铁同盟，是去年底的事。那时，松冈正为侵略中国的战争奔波，所以没来。此刻，他笑了笑说：

“这次不就来啦。说实话，我很想到贵国来。我们毕竟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嘛。同你们见面，我很高兴！”

松冈此行，其实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相商，除礼节性的拜访外，主要是想探探德国的虚实，以最后确定日本战略方针。所以，昨天由日本大使馆转呈的文件上，只提“拜访”二字。

德国却巴不得日本特使前来拜访，以便乘此机会，向日本提出些要求，配合德国行动。

“亲爱的阁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随便提些问题。大家一起聊聊。”松冈客气地说。

“当然可以。我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好说的。”里宾特洛甫高兴地说。

松冈道：

“最近以来，贵国对英国的战争，听说进展不错？”“那是当然。”里宾特洛甫夸耀地说，“现在已经到了对英作战的最后阶段。去年冬季，元首便已作好准备。可以说，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对付英国。元首掌握的军事力量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德国拥有240个战斗师，其中有186个是头等的突击师。德国空军已经大大发展起来，并且采用了新型飞机。因此，德国在这一领域不但能与英美匹敌，而且肯定比他们优越。”

“德国陆军所向无敌，确实值得佩服！”松冈奉承地说。

他这次来的目的就是打探虚实。不料里宾特洛甫如此竹筒倒豆子般把陆军的情况抖了出来——虽然那里面确有夸张的成份。他还要了解海军方面的情况。遂道：

“据我所知。英国历来重视海军建设，海军力量不弱。这可得认真对待啊。”

里宾特洛甫道：

“那是过去。现在，可以说——我国的海军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战争爆发之初，我国只拥有少量战列舰。但现在造的战列舰多得很，一批又一批，全部投入了使用。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

我们的海军不是守在自己的本土上只作防卫，而是驶出大洋主动出击了。前不久，我大型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在大西洋展开突击，就非常成功地切断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运输线。最近，新造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已经在大西洋游弋，这是不可战胜的！至于潜艇，那就更多。单是这一点，我们在大西洋便是占了绝对优势。”

里宾特洛甫吹得天花乱坠。松冈故意奉承，频频点头。接着，他打听德国在巴尔干的情况，遂改变方式，以关心的姿态说道：

“巴尔干和非洲可是战略要地，贵国千万不能忽视呀。”

里宾特洛甫道：

“这是肯定的。元首非常重视巴尔干，已经出兵希腊。德国将击败英国在欧洲登陆或在巴尔干插手的任何企图。我们必将获得地中海的所有海域的制海权。至于非洲，意大利在那里运气不佳，他们不懂坦克战，不会打沙漠战。现在，元首把英勇善战的隆美尔将军派去，形势一下子就改观了。可以说，不久，非洲和中东的整个战局，包括地中海的战局，可以大大改观。”

松冈笑道：

“我对贵国军队的节节胜利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真行哪！”

“总之——”里宾特洛甫说。“总结欧洲的军事局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轴心国已经完全控制了欧洲大陆。德国有一支完全够用的战无不胜的庞大军队，可以在元首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刻，在任何地点使用。”

里宾特洛甫谈过军事形势，又转到政治形势。他神秘地告诉松冈洋右，目前德国同俄国的关系确实有些紧张，但德国处置非常恰当。德国已经向俄国反复表示，同他们继续友好下去。同时他说，德国清楚地觉察到，自从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出任驻莫斯科大使以来，俄国和英国一直在暗中往来。丘吉尔不断向斯大林暗送秋波，斯大林却不大理睬丘吉尔。丘吉尔在害单相思。

说到这里，里宾特洛甫快活地笑了。

松冈洋右很想探出德国是否下决心进攻俄国，遂道：

“同俄国较量可是不容易的事呀，俄国比英国强大，丘吉尔调子唱得高，样子像个英雄，其实外强中干，虚弱得很。”

里宾特洛甫道。

“英国的投降是个早迟问题。至于俄国，如果它们威胁我们，我们不会手软。最近，俄国正在边境大量陈兵，不知阁下注意到没有。”

松冈洋右明白，里宾特洛甫在说反话。大量陈兵边境的是德国，至于俄国行动如何，情况不详。想来，俄国也不会无动于衷，毫无准备。

接着，里宾特洛甫谈到美国。他说美国非常猖狂。那个跛子总统罗斯福表面上实行孤立主义，实际上在大力支持英国。要实现元首的全球战略，美国最好不要参战。这是当前外交上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他强调，当前军事上的重点是彻底击败英国，逼英国求和。那么，俄国也罢，美国也罢，最后的问题就好解决他竭力怂恿日本对英作战。他说：

“如果日本决定尽快地积极地参加对英作战，这将是极为有利的。”

松冈洋右故意道：

“我们与英国隔得太远，不太方便。”

“不，阁下！从他的殖民地下手嘛。比如说，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新加坡，控制印度支那，那将成为迅速毁灭英国的决定性因素。英国在

东南亚垮掉，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你们应当在那一片获得绝对优势。这叫快刀斩乱麻。”

“是的，是的。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松冈洋右侧是而非地说。

实际上，日本从进攻中国大陆开始，早已有了囊括大东亚的野心。英国、美国在那一片的势力恰恰是他们的主要障碍。日本正思考着，在那一片，究竟是先对美国下手，还是先对英国下手。

看来，同松冈洋右的会晤，感情十分融洽，观点比较接近。里宾特洛甫十分高兴。他觉得，日本这个小伙伴比意大利好。意大利那个墨索里尼，外强中干，死爱面子，有时候还臭硬。日本毕竟是礼义之邦，大使彬彬有礼，很好说话。

会晤快到中午，希特勒走了进来。他是特地来接见松冈的。松冈站起身，受宠若惊，连连点头哈腰，说道：

“尊敬的元首！请接受天皇陛下委托我带给你的敬意。”“谢谢！”希特勒略略点头，笑着向里宾特洛甫道。“怎么？让客人饿着肚子谈？——我看，我们一道用餐吧。现在时兴午餐会，我们边吃边谈。”

里宾特洛甫站起身来，乐滋滋的招呼客人道：

“请——”

好一顿丰盛的自助餐！桌子上摆满山珍海味，而且有元首亲自作陪，这对松冈来说，是从来也没遇到的接待规格。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轮番祝酒之后，希特勒用自己的话评述了德国在军事上的胜利。他说——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已有波兰 60 个师，挪威 6 个师，荷兰 18 个师，比利时 22 个师，法国 138 个师，以及英国在大陆的 12 个师被逐出了欧洲大陆。他们对抗轴心国的意志，已经是不可能的同里宾特洛甫一样，希特勒高谈阔论之后，端出了他的最后一盘菜：希望日本不要观望。要趁此大好形势，有所作为，尽快在东南亚下手，参加对英作战。

希特勒的意思，是想让日本牵制英国，以便自己最大限度地腾出手来，给俄国以致命的一击。但他认为，目前不要去惹美国，避免美国参战。

松冈洋右几杯酒下肚，脸膛红扑扑的，彬彬有礼地道：

“我衷心感谢元首和阁下的盛情接待。关于元首的意见，我一定带回国去向天皇陛下和首相汇报。我相信，日本是肯定要行动的。我提议，为元首和阁下的健康，为我们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为我们即将取得的最后胜利，干杯！”

“干！”

三只高脚杯咣当相碰。接着便是一阵狂热的大笑。

不料，正在开心之时，戈培尔匆匆进来，神秘地将元首拉到一边，小声报告道：

“副统帅赫斯单独出逃，已经在英国着陆。”

“什么？赫斯他——”

希特勒大吃一惊，停了停，愤怒地道：

“这个赫斯，他一定疯了！”

第二十章 冯·曼丽受命潜伏罗斯福思投砒码

第十八章提到，希特勒召见卡纳列斯，谈话未了，卡纳列斯准备派遣特务潜伏美国远东军事基地珍珠港。那么，卡纳列斯究竟指派何人前去？

对此，他早有考虑。半年前他就想好了。

他决定指派前次到罗马教廷活动的特务冯·曼丽小组。

这天，卡纳列斯从希特勒办公室出来，直奔柏林皇家歌舞剧院。

这家歌舞剧院，位于柏林闹市中心，极其富丽堂皇。总理府官员，上流社会所有名流，常常来此光顾。

这晚时值周末，因有歌舞名角演出，剧院早已济济一堂。卡纳列斯独自进场，择楼上特别包厢坐了，一边抽烟，一边慢慢欣赏歌舞。

台上，配合光怪陆离的灯光和古怪的乐曲，冯·曼丽小姐出场了。她表演的是南瓜哇国的草裙舞。她的台妆特别艳丽。只见她袒胸露臂，披撒金发，上身只套着一副将两个乳房掩盖一半的胸罩，腰间系着只能略略遮盖三角区的草裙，明晃晃露出肥实的臀部和滑溜溜的大腿，扭动腰身，翩跹作态，闪射出诱人的性感。

动人的风韵，娴熟的舞姿，奇异的乐曲，把个歌舞剧院渲染得宛如人间天堂一般。台下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喝彩声和尖厉的口哨声。

“妙极了！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其实，狂欢的人们并不是为着曼丽小姐的舞姿喝彩，而是冲着她那特别诱人的性感叫好。

表演未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男子捧着一束鲜花，跑上台去献花。

曼丽小姐抱着鲜花，很有礼貌地吻了那男子的手，然后略略欠身，向场里观众鞠躬谢幕，款款退下。

乐声再起。

接着是一帮男士表演西班牙斗牛舞……

卡纳列斯没有继续往下看。他急急下楼，在楼下找到了曼丽小姐。

“啊，将军——你也来啦？”曼丽小姐高兴地说。

“你的舞姿，漂亮极了。我能不看？”卡纳列斯笑道。“怎么样，到包厢歇歇吧。”

曼丽小姐似很不情愿。但她明白，这不是一般情侣的邀请，而是她的上级卡纳列斯的邀请。这邀请就是命令，必须服从。

“好吧。”她说，“你等等，我去换换衣服。”

“好。请快一点。”卡纳列斯同意了。

曼丽小姐换装出来，已是一位身着素色长裙的金发女郎。卡纳列斯引她回到包厢，刚刚坐下，白衣侍者立即送上了饮料瓜果。

卡纳列斯一边喝着饮料，一边点燃一支香烟，悠然地吐着烟圈儿。曼丽小姐问道：“找我有事？”

“当然，”卡纳列斯神秘地笑道。“这半年，你玩得痛快吧？”“什么意思？”曼丽小姐莫名其妙。

卡纳列斯抚摸着曼丽小姐的大腿，又在她光滑的手臂上吻了一口，色迷迷地道：

“好久不见，想死我啦！”

曼丽小姐娇嗔地白了他一眼，说道：

“这么多人……放尊重点儿！”

卡纳列斯吐着烟圈儿，叹道：

“唉——人生如梦啊。亲爱的，去年我派你到罗马教廷执行任务，你干得不错。这事，元首很高兴。”

“元首也知道是我干的？”

“不不不。他当然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事干得不错。”

曼丽小姐嗔道：

“我卖力气，你得功劳。你的主意不坏呀！”

卡纳列斯道：“我不是给了你1万法郎吗？这够你享受一辈子啦。”

“哼！这算什么！我还赔了我这金枝玉叶般的身子呢。便宜，让你们男人占尽了！”“好啦好啦，不说这些啦。”卡纳列斯与曼丽小姐色迷迷地逗乐一阵。正色道。“你不是想到珍珠港吗？”“那当然——又有重要任务？”

“是的。——那里的异国情调才浓哩——美差一桩啊！”

“什么任务？”

“等会儿告诉你。”“什么时候去？”

“最近动身。越快越好。”

卡纳列斯想了想，小声道：

“前不久，美国派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到珍珠港。那是他们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你的任务是潜伏进去，摸清美舰的活动情况和基地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我一个人？你去吗？”

“我？当然想跟你去。但我另有任务。”卡纳列斯叹了口气说：“说实话，我真想陪你去，真想离开这个纷繁的世界，到那里同你建立一个家庭，从此消声匿迹地在那里隐居。”

“看你，又色迷迷的了。”曼丽小姐嗔道。“你这把年纪了，我还年轻得很哪。我不爱你——让你占些便宜，你也早该心满意足了。”

“是的，是的。”卡纳列斯连连陪笑。“刚才，我不过兴之所至，想入非非。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建立什么家庭。不过……”

“不过什么？说呀！”

“我仍然想让你有个家庭。”

“我？建立家庭？哈哈……”曼丽小姐放声笑了起来。“凭我这等姿色，建个家庭还不容易？要你关心？”

卡纳列斯道：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为了工作需要，我要为你组织一个假的家庭，给你找一个假爸爸、假妈妈，让你们以一家人的身份同时前往珍珠港，这就方便得多，安全得多了。”

曼丽小姐道：

“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复杂。”

卡纳列斯笑道：

“干我们这一行的，什么主意想不出来。真的——我已经为你物色到一个假爸爸，一个假妈妈。”

“谁？”

卡纳列斯眨着眼睛，严肃地道：

“伯纳德·科伊恩博士，身份是考古学家；伯纳德·科伊恩夫人，身份是家庭妇女。加上你，你们3人组成一个家庭。”

“我作他们的女儿？”

“是的。不过，你的名字要改一下。改成露特·凯尔特·苏莎。”

曼丽小姐好奇地重复道：

“露特·凯尔特·苏莎……”

“好吧。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们。”

“什么地方？”

“到时我会告诉你——我的小乖乖，小傻瓜！”

卡纳列斯说着，又色迷迷地亲了曼丽小姐一口。

二人离开包厢，歌舞尚在演出。路上，曼丽小姐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问道：

“听说副统帅赫斯逃到英国去了，有这事吗？”

卡纳列斯道：

“是的。有这事。”

“他为什么要逃呀？”

“谁知道。为这事，元首挺生气的——这与我们无关，你别过问好哪。”

“我偏要问！”曼丽小姐撒娇地说。

这段时间，中东吃紧。丘吉尔一直悬心中东的战事。

去年7月至10月，中东的形势不错。能征善战的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采取运动战形式，机动灵活地截断了北非沿海那条重要的运输线，意大利攻占埃及的阴谋被粉碎了。

前线不断传来捷报。首先是北非的马特鲁港兵站大捷，韦维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将一些最精锐的正规军组成一支小的机械化掩护部队，出奇不意地袭击了意军前哨阵地。经过24小时的激烈战斗，俘获意军220名，将军1名，击毁坦克12辆，并获得大量意军物资。随后，英军继续深入，如入无人之境，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整个北非沙漠几乎全在英军掌握之下。8月中旬，掩护部队和其它部队紧密配合，以雄劲的姿态在意军中间来回穿插，把意军打得七零八落，战果越来越大。在战争的头3个月，意大利公布的伤亡人数几乎达到3500名，其中有700名被俘获，而英军只伤亡700多名。

但是，拉锯战仍在继续进行。意军在失利的情况下，频频增援。英军为迎接更大的战斗，也千方百计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抽调部队增援。当时，由于东地中海出口苏伊士运河阻塞，敌人干扰严重，英方只好取道直布罗陀，通过地中海运送部队。自然，在地中海又不可避免地发生若干激烈的战斗。好在英国当时仍然控制着地中海的主要海域。

为了加强对中东战事的指导，丘吉尔曾特派艾登先生飞往中东，与韦维尔将军合作。但这期间，意军乘英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把英军赶出了索马里，并对希腊一线形成了威胁。这时，机动作战的英军颇感顾此失彼，形势一下紧张起来。与此同时，地中海的海战和空战也在进行。

地中海和中东战局的主动权虽然掌握在英军手里，拉锯战却愈演愈烈。一时，又传来德军将派劲旅隆美尔增援意军，以及日军将进攻东南亚英属殖民地的消息，丘吉尔更加紧张起来。

那段时间，丘吉尔与韦维尔电报不断，频频联系。韦维尔仍坚持主动出

击，一直打到希腊。意军乘英军进攻希腊的时候，乘虚而入，在北非西线巴拉尼一线，纵深推进了60多公里。对此，韦维尔挥师反击，在巴拉尼一带作了最大努力，才保住了北非沙漠侧翼，占据了昔兰尼加全境，以及这一带的重要门户阿盖拉海角一隅。

中东之战演进到1941年2月，紧张局势重新加剧。德国支援意大利的装甲部队和大部分意军，在德国名将隆美尔的指挥下，快速推进到黎彼里塔尼亚。这支劲旅所向披靡，在北非沙漠纵横驰骋。力量单薄的英军抵抗不住，节节败退，形势十分险恶。

前段时间，中东总司令韦维尔与丘吉尔常有直接电报往来，随时报告中东战况。可是，最近一段时间，电报突然中断，韦维尔竟是音信杳无，这不能不叫丘吉尔忧心如焚，焦灼不安。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不容易得到了正在中东指导的艾登先生的来电。那来电称——

前日，韦维尔将军往托卜鲁克督战，不幸飞机遇难，至今下落不明，已经失踪17个小时……

新近战局恶劣。我军兵力严重不足，不能与德意联军对阵。他们一上战场就会把我军连连逐退数十里。这可能在整个巴尔干和中东战局中引起最恶劣的反响。

眼下，我战略要地托卜鲁克有丧失之危险。

另，我尼姆将军和奥康纳将军于撤退途中，近日不幸陷入敌手……

没有比这更加令人沮丧的消息了！

中东！中东！丘吉尔急得直是傻眼，却又无法可想。

接着，在前线指导的艾登先生又急急发回几封电报，丘吉尔这才大体弄清中东战局的全部近况。原来，整个战局的失利，源于他们遇到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对手——沙漠之狐隆美尔！

丘吉尔对隆美尔是了解的。

隆美尔是德国陆军一员虎将。他于1891年11月生于德国符腾堡省的海登海姆。

童年的隆美尔，体质孱弱，在家读书读到9岁才转入当地公立学校。后来参军入伍。1910年，他在符腾堡团中任见习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转战于阿尔贡地区，以及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等地。曾因两次负伤而获得最高铁十字勋章和战功奖章。在两次大战之间，他担任过团级军官，供职于德国陆军参谋部。

这次大战爆发时，隆美尔在波兰战役中任元首行营司令官。德军进攻法国时，他担任第15军第7装甲师司令员。这个师的绰号叫“鬼怪师”，是德军突破马斯河防线的急先锋。英军1940年5月21日在阿拉斯反攻时，他几乎被俘。之后，他率领他的“鬼怪师”以破竹之势，由法国拉巴西向利尔一带推进。这一次，如果不是希特勒频频向他发出暂停前进的命令，他很可能一鼓作气，把蒙哥马利将军所指挥的英国第3师完全切断，最后，他所指挥的这个师突破松姆河，沿着塞纳河，直指鲁昂，席卷法军西翼，最先打到法国西边的英吉利海峡，在瑟堡一带俘获3万法军。

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虎将，现在又在非洲沙漠称雄了。他的确是英勇善

战，所向披靡的。他尤其善于运用机动部队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

隆美尔一到非洲，几乎连连得手。很快，他占领了战略要地阿盖拉，占领了昔兰尼加，占领了班加西……眼下，在他的强大攻势下，英军战略要地托卜鲁克正岌岌可危。

正是在这个危险时刻，英军第9澳大利亚师在撤退过程中，尼姆将军和奥康纳将军乘一辆汽车抄近路夜行，因未带任何护卫，于途中被德军截住，不幸被俘。

真个福无双降，祸不单行。接着，韦维尔将军因急于飞往托卜鲁克指挥战斗，不料于飞行途中。飞机引擎出了故障，飞机被迫在月夜中强行作陆，作陆时，飞机坠毁。韦维尔一行3人至今生死不明……

中东战局还在继续恶化！

隆美尔的重型装甲车和摩托化步兵，迅速推进到托卜鲁克周围，并把触角伸到巴尔迪亚和塞卢姆方向，对整个托卜鲁克的英军形成了包围之势。

英军奋勇反击，双方在托卜鲁克一带展开一场激烈的大战。经过十多天的反复较量，英军再也挡不住敌人的进攻了。不少高级军官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丧身。

结论非常清楚，英国在中东的战局失利了。丘吉尔曾经把希望寄托在骁勇过人、足智多谋的韦维尔身上，但现在韦维尔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虽然他曾千方百计收拾残局，百折不挠地准备实行他的“战斧”计划。

现在的棘手问题是，韦维尔下落不明，中东群龙元首的状况必须尽快改变。丘吉尔决定马上换将，将原驻印度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调至中东，立即接替韦维尔的指挥权。

为此，丘吉尔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向他的好友罗斯福去电，陈述了这次换将的原因。他在电报中说——

我们决定更换中东总司令，是根据以下几点理由：韦维尔曾全歼意大利军队，征服了意大利在非洲建立的帝国，战绩是辉煌的。尔后，他又百折不挠地抵抗德军的进攻。并且，自从这一战线开始以来，他同时在三个方面指挥战事和策略。我们必须认为他是我们最卓越的将领。但是，虽不应公开说明，我们却感觉到，他在长期肩负艰巨的任务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个受到最严重威胁的战区，需要一位具有新的眼光和精力充沛的人物。可以接替他的职务的最适当最卓越的军官，惟有我印度驻军总司令奥金莱克将军。而韦维尔将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印度总司令……

丘吉尔在这封电报中，除了陈述中东的战况和换将的原因外，核心目的仍然是希望罗斯福继续在物资上舆论上大力支援英国，最好是尽快参战。

丘吉尔亲自拟好这个电稿后，正欲通知伊斯梅将军抓紧拍发。正巧，这时伊斯梅前来报告最新信息。他报告道：

“德国副统帅赫斯的来意已经探明。他不是来投降的，也不是来为英国提供情报的。”

“那他来干什么？”

“他是来劝英国投降的。”

丘吉尔骂道：

“他来劝我投降？——他娘的混蛋！”

“怎么办？”

“把他看起来，继续审问！”

“好吧。”

原来，德国纳粹第2号人物赫斯，行为非常古怪。

第三帝国建立以来，赫斯一直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和崇拜者。希特勒发迹之前，他们曾同蹲监狱。在狱中，赫斯曾帮助希特勒写了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册子——《我的奋斗》。后来，赫斯以纳粹副统帅的身份与希特勒共事，彼此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希特勒发动西线攻势，对英国久攻不下，意欲和谈，赫斯十分赞成，并为此日夜盘算。但谁也没有料到，他竟忽发奇想，悄悄打了个独自飞往英国促英和谈的鬼主意。为实现这个鬼主意，他曾三次寻机飞往英国，均因气候原因未能实现。这一回，他悄悄驾着飞机，真个独自飞到英国来了。

这位思想古怪的副统帅的作为，就像天方夜谭一般有趣，叫人哭笑不得。看来，他想得很简单，也很天真。他曾经在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认识一位苏格兰公爵，名叫哈密尔顿。据说，他这次独飞英国，就是想通过哈密尔顿引荐，与丘吉尔首相单独会晤，以促使英国和谈。

据英方目击者报告，赫斯的飞机悄悄飞到英国上空以后，他从他的麦塞施米特飞机跳出来，用降落伞安全着陆，大约离哈密尔顿公爵在苏格兰的住宅不到12英里，可见他的导航是基本准确的。

他叫当地一位农民带他去见哈密尔顿公爵。哈密尔顿公爵是皇家空军一个中校军官，赫斯来的那个星期六傍晚，他正在扇形站作战室值班。据他说在晚上10点过后，从雷达上发现这架麦塞施米特飞机从海岸飞进来降落。一小时后，有人向他报告，这架飞机已经坠毁，驾驶员跳伞后已被俘获。驾驶员声称他叫阿尔弗雷德·霍恩——其后才知道，这就是赫斯，说是带有“特别使命”，要见哈密尔顿公爵。

第二天，赫斯被带到哈密尔顿公爵的办公室。赫斯说他的到来，是为了执行一项“人道使命”，并说，“元首并不想打败英国，而望停止战斗”。他表示愿意以德国内阁阁员和纳粹副统帅的身份同英国商定一项和谈协议……

赫斯的突然到来很快禀报到唐宁街10号。起初，丘吉尔感到莫名其妙。他曾认为赫斯是来单独投降的，或者是来提供大量德国机密的，结果不是。他反倒是来劝丘吉尔投降的，这就使丘吉尔和所有英国高级官员哭笑不得。

“赫斯要求见你，首相！他要和你单独谈。”伊斯梅将军禀报说。

“不见！”丘吉尔气愤地道，“在我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接着，又补充道，“凡是来劝降的，无论是罗马教皇还是瑞士国王，我都不见。何况他是纳粹的副统帅！”

“他请求假释。”

“不！把他软禁起来。”丘吉尔说。

第二天晚上，美国总统罗斯福收到了丘吉尔关于中东战事的电报。

其时，刚刚连任第三届总统的罗斯福正在白宫那间椭圆形的办公室打纸牌。

陪他打牌的是他的身边僚属麦金太尔、莱汉德小姐、格雷斯、塔利，以及侍从武官沃森等人。

罗斯福爱好广泛，打牌，钓鱼，打猎，游乐，一切赏心乐事他都喜欢。

平时有空，他常和僚属一起玩耍。他和僚属的关系亦庄亦谐，既不失总统的尊严，又准许下属开点儿轻松的玩笑。他总喜欢嘲笑沃森在钓鱼和打猎上的外行，说他是一个永远打不着野兽的英雄。有时，他也同麦金太尔等女士就选美问题或其它什么问题打赌。有时，看到电影或杂志上美女赤裸的大腿，他也可以逗着这些女士谈点儿风流韵事之类的俏皮话。

他心情高兴时打牌，不高兴时也打牌。他的牌艺不错，僚属们并不相让，却往往输给他，但绝不故意输给他。

可是今天，罗斯福的牌风不顺。僚属们发现，他的思想老不集中。

“老板！”麦金太尔这样叫他。“你咋啦？红桃的主，该出红桃！”

“呵呵，没注意，没注意。换一张，换一张。”

他换了一张，仍是黑桃。

“红桃，红桃！老板你——你咋红黑不分了呵！”沃森老爹奚落地说。

“呀——沃森报复心好强。”罗斯福笑着说。“我讽刺他打猎钓鱼是外行，今天可找到奚落我的机会了。”

大家笑了起来。

罗斯福又打了一阵牌，仍然老是出错。

他心绪不好，今晚这牌是打不下去了。他索性将纸牌一丢，苦笑道：

“算了，不打了。吹牛吧。”

于是，大家吹牛。

“老板，前段时间，你为啥不想连任总统？”沃森问。

罗斯福俏皮地答道：

“不是谁想不想任总统。总统是上帝派的。”

“不！总统不是上帝派的，是我们选的。我们不选你，你能当上总统？”

罗斯福笑道：

“小时候，我到克利夫兰总统家里去玩，克利夫兰总统对我说过：我对你说一句祝愿的话，希望你记在心上，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我记住了这句话。”

总统的诙谐把大家逗笑了。

罗斯福叹道。

“这总统，名声好听，不好当啊。”

“好啦好啦。老板，你感到为难，我替你当总统。”沃森老爹开玩笑说。

“行哪——”罗斯福毫不介意地说。

“哈哈……”众人又一下子笑了起来，“沃森老爹想过官瘾。老板，你给他封个官儿吧。”

“好！”罗斯福想了想道；“中国神话里有个猴子，名叫孙悟空。孙悟空本领高强，使一根能大能小的金箍棒，专门保卫唐僧和尚西天取经。玉皇大帝曾经给他封了个官儿，叫作弼马温。我看，沃森老爹的本领同孙悟空差不多，就让他当弼马温吧。”

“哈哈——”又一阵哈哈大笑。

玩笑一阵，罗斯福道：

“我们讨论正事吧。你们说，我们支持英国抗战对不对呀？”

“这还有啥说的。对的呀，谁说错啦？”

“不！反对的人不少呢。”

确实，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支援英国的问题，在美国弄得非常复杂，

反对呼声很高，处于总统位置上的罗斯福日子很不好过。

从希特勒向英国狂轰滥炸，准备伺机登陆入侵的时刻起，丘吉尔以“前海军人员”的身份向罗斯福发来不少电报，每封电报都在报告危险，陈说利弊，请求支援，希望美国参战。

对此，罗斯福左右为难。对于战争狂人希特勒，他是痛恨的。对于受到希特勒进攻的盟国，他是同情的。他很想让美国支援这些国家，尤其是重点支援丘吉尔这样的朋友。但他艰难办，他的这种想法与美国早就制定的孤立主义政策和武器禁运法令相抵触。除非通过国会取消这种政策和法令。而在美国，主张孤立主义的力量不小。从一般老百姓的角度讲，只要美国不卷入战争，自己能过和平的生活就行啦，世界上的事情何必管那么多。

罗斯福不断观察世界性的战争灾难，他那颗善良的心老是无法平静。过去他也赞成孤立主义。1918年，罗斯福曾有机会在法国和比利时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那是一幅怎样惨然的图景啊——那些伤员，那些被毒气杀伤的人，那些躺在泥浆中的死尸，那些被炸毁的城镇，那些寡妇和孤儿……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尔后，他在总统的位置上曾经多次宣称——

“我痛恨战争。为了考虑和计划如何使我国免于战争，我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以后我还将花不计其数的时间——使我们能够不卷入战争。如果有人出于自私的或考虑不周的目的要我们打仗，我只能这样回答他：不！”

罗斯福这些话，在1936年至1938年那些日子讲得很多。那些话的确出于他的内心。

后来，世界的局势不断变化，战争频频爆发。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进攻。1938年，希特勒用武力吞并了奥地利。接着，1939年至1940年，希特勒接二连三吞并了捷克、波兰、挪威，北欧的所有中立小国以及庞大的法国，加上正在受到进攻的英国，都在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下呻吟。与希特勒一伙的意大利和日本也已乘火打劫，悄悄地把匕首插进了邻居的后背。

希望和平的愿望与战争的严酷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罗斯福感到，他的孤立主义不行了。一方面，他不允许美国本土和美国在海外已经获得的利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他对现有的弱肉强食的战争十分反感。慢慢地，他想冲破孤立主义，向受压迫的民族和国家伸出援助的手。

然而很难！当他试着采取某些措施，运用某些舆论手段支援弱国时，孤立主义者们一片反对之声——

“罗斯福要把美国人的孩子派到外国打仗啦！”

“不准美国介入战争！”

“我们需要和平！”

……

这些反对之声，伴着围攻白宫的游行和示威向罗斯福冲来。罗斯福感到压力很大。

本来，正值他竞选第三届总统的关键时刻，他本不想参加连任总统的竞选，但他不甘心把政权拱手让给顽固坚持孤立主义的新政派的头子。他终于下决心参加竞选。为了争取选票，他只能针对美国民众所怀的忧虑这样讲话——

我在向你们这些父母们讲话时，再次向你们作出一项保证。

我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了，今后还要一遍又一遍地说下去：

你们的孩子们不会被派到国外去打仗。他们参加训练是为了组成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仅仅这支军队的存在就能使我们的国土免遭战争的威胁……

罗斯福表面讲着这番话，暗里却是留有余地。在讲话形成正式文件时，他在这些话后加了一个附加条件：美国一旦受到攻击则除外。

经过一系列努力，罗斯福从孤立主义政策中走了出来。前不久，他与丘吉尔签定了以旧军舰换海军基地的协议，居然得到了国会的通过，这是他没有料到的。

最近，让罗斯福苦恼的是，如何进一步通过国会，修正武器禁运法令。欧洲战争以来，以英国为首的盟国需要大量武器，这正是美国出售武器赚大钱的好时机，整个美国完全可以办成盟国的兵工厂。可偏偏有个武器禁运法绑住自己的手脚，大批武器卖不出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必须做那些发言有份量的议员的工作，使国会取消武器禁运法。

此刻，罗斯福问沃森：

“现在，丘吉尔三番五次来电说，他们买我们的武器，资金交付非常困难，他们国库已经空了。——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

沃森想了想道：

“这好办，按武器禁运法规定，我们不能运出去，他们自己来运嘛。”

“可禁运法还规定，人家来运武器，必须现钱现货呵。人家急着要用，可又穷得没法呀。”

“这——我看还是把武器先给他们。”

“为什么？”

沃森答不出来。

罗斯福笑道：

“道理很简单。假如我的邻居的房子着了火，我有一条浇花用的四五百英尺长的软管。如果他能用我的软管接在他家的消防栓上，我可能帮助他扑灭。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在他借软管之前，我能这样说吗——邻居，这是我花 15 美元买的用来浇花的软管，你得付给我 15 美元。——显然，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不能进行这样的交易。正确的作法是，我不要 15 美元，我要的是在火灾扑灭之后，收回我的软管。”

沃森高兴地道：

“很好很好。老板——你说得对，当务之急是扑火。所以我们应该支援英国，支援弱国，支援一切受欺凌的国家。”

这天晚上，罗斯福睡得很晚。他打开收音机听了很久。他听到英国 BBC 广播电台那个女播音员播送的一则新闻述评——

希特勒在巴尔干进展迅速，英国在希腊已经站不住脚了。英军在希腊又发生类似敦刻尔克那样骇人听闻的大撤退。

斯大林对英国传递的信息态度冷淡。苏德关系越发紧张，双方会晤毫无进展。德国侦察机多次飞入苏联国境，苏联向德提出抗议，但是态度温和。苏联想继续维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竭力避免战争。但不少国际评论家认为，希特勒将进攻俄国。

那位女播音员广播的另一条消息说，丘吉尔最近在国会发表演讲，他对中东战局并不气馁。丘吉尔用克拉克的诗句表达了他的决心——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 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女播音员播出的另一条评论尤为刺人：

最近，日本特使松冈洋右先后在德国和苏联活动，其中在德果的时间最长，在莫斯科只是路过而已。日本与德国洽谈内容不详，可能是商讨联合作战问题。但日苏已经签定中立协议。估计日本的意图是稳住北方的苏联，以便向东南亚印度支那采取行动。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可能受到威胁……

听完这条评论，罗斯福震惊了。他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基地珍珠港十分关心。他已经派了金梅尔将军率领一支海军舰队前去防卫。但是，如果日本采取突袭手段，美国可能鞭长莫及。

但日本会向美国发动战争吗？至少目前还没有这个迹象。国际评论仅仅仅是评论，仅供参考。

呵呵，这是一个很不安宁的世界呀！美国想在大洋彼岸孤立自守，想安宁也难办到了啊！

罗斯福想——

“看来，美国应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均衡中，重重地放上自己的砝码！”

第二十一章 隆美尔横行沙漠韦维尔茹毛饮血

德意日结成轴心国三国同盟，希特勒理所当然是这个法西斯团伙的头子，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不过是小伙伴而已。尤其是墨索里尼，更是个很有些可笑的小角色。

希特勒凭借其强大的战争机器抢劫时，小伙伴是很愿入伙的。因为至少在抢劫中可以分得几根骨头或者一匙残汤剩水。但这有个条件，必须看盟兄脸色行事。要不，只能干点儿偷偷摸摸的勾当。

大战开始以来，墨索里尼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入伙的。当希特勒的铁蹄践踏整个西欧，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将沦亡的时刻，墨索里尼冷不防从背后向他的法国邻居插了一刀，在法国南部山区捡了几根骨头。而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大片肥肉，只有眼巴巴望着盟兄狼吞虎咽。

其奈何哉！谁叫他只是势单力薄的小角色呢。

从欧洲地图看，地中海夹在欧洲与非洲之间，地处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就像伸进地中海的一只马靴。掌握这只马靴的墨索里尼，在盟兄希特勒的荫护下，野心越来越大，胆子越来越狂。他偷偷插了法国一刀之后，便把眼睛死死盯住了地中海，同时盯住了北非英法属地和中东的巴尔干。于是，为争夺这些地区，意军与英军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拉锯战。英国驻中东远征军总司令韦维尔，以5万兵力在这片广漠的地区对付意军，开始似显吃力，而后越战越勇。意军在北非沙漠、巴尔干和希腊等地处处失利，眼看快站不住脚了。于是，小伙伴只好向盟兄希特勒求授。

“好啦，你来见我吧。”

希特勒命令墨索里尼到德国霍夫去见他。

既想求救，又怕丢脸。墨索里尼为难极了。的确，意大利在埃及和希腊的溃败实在丢人。而且，在那里抢劫，虽然符合盟兄希特勒的总体战略，但进攻之前毕竟没有得到盟兄批准，很有些先斩后奏，擅自行动的意味儿。不过，那时他是毛了胆子的，动手后也兴高采烈地向希特勒报告过——

“元首，我们正在进军！胜利的意大利军队，已于今天黎明越过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了！”

那时还有点儿胜利之象，希特勒似乎默认了，没有说什么。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黑索里尼是败军之将。这如何向盟兄交待？临上火车之前，墨索里尼愁眉苦脸，神经紧张，担心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将领们奚落他，嘲笑他。

他找他的女婿——担任意大利外长的齐亚诺商量。一肚子烂水的齐亚诺也毫无办法，只好就岳丈大人的助手问题敷衍一番。说道：

“这事很糟。不过——溃败之际，只好多陪笑脸。没有办法，只有向元首如实地谈我们的困难。当然……这样，也没什么过不去的。”

说的也是。人道是“脸皮厚，吃得够”，“人不要脸，万事可为”。齐亚诺能够说出那些陪笑脸的话来，确也符合他的为人道理。

墨索里尼想打退堂鼓，把齐亚诺推上前去：

“我看还是你替我走一遭吧。”

“不不！领袖。这次会见，是元首级的。我这身份不合适。使不得，使不得！”

“那……这一回，我这老脸只好豁出去了。”

“我看……关键是你带的助手不对劲。”齐亚诺装作外交内行的样子说。“你带助理参谋长阿尔弗雷托·古佐尼同行，这使事情更糟。古佐尼是个大腹便便的庸才，又一头难看的染色假发。把这个人带到德国人面前，肯定会丢脸的。”

对于这一点，墨索里尼当然明白。在他心里，可以抛头露面的，最好是这位眉清目秀的东床。自己连女儿都肯给他，他算得乘龙快婿了——只是，这位东床这一回不大听话，不想揽这件事。不过，这也罢了。墨索里尼自有考虑。这等丢脸的事，让古佐尼去挡着一头，总比自己单人独马受难堪好得多。

于是这样定了。墨索里尼带着古佐尼上了火车，虽然心里总难免十五个吊桶打水——有些七上八下。

幸好，喜怒无常的希特勒并没有给小伙伴什么难堪，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希特勒似乎很宽宏，很高兴。

“你们主动进攻希腊——阿尔巴尼亚，以及北非，做得对！——暂时失利算什么？后面还有我们呢。”

希特勒以盟兄的身份如此说。墨索里尼松了口气。他背着盟兄干的这着，正中盟兄下怀。这就对了。

那么就请盟兄增援吧。

可希特勒不忙。他并不直接谈增援意军的事，而是大论滔滔地分析形势。

他说，在德国强有力的打击下，英国是肯定失败了，至少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当然——现在看来，直接登陆进攻是不行的，除非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除非德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他说，现在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海军和空军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截断他的供应。这样就可能争取在最后两个月彻底击败英国，让丘吉尔乖乖地跪下来求和。

希特勒不愧是出色的演说家。只要兴奋起来，无论在台上还是台下，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起话来总是口似悬河，唾沫飞溅。只听他继续说——

当然，这只是我们总战略中的一个侧面，一项任务。在总战略指导下，另一项任务就是夺取地中海，而地中海的重点是夺取西边的直布罗陀，把英国完全赶出地中海。这项任务，我已同西班牙领袖弗朗哥和维希法国的贝当元帅商量过，他们愿意干。那么，第三项任务呢，就是攻占希腊——阿尔巴尼亚，进而控制北非、中东和巴尔干。这第三项任务就是你们正在干的任务——虽然你们小有失利，还得干。坚决地干，直到最后胜利！——如果所有这些任务都完成了，那么，我们进攻俄国的“巴巴罗莎”计划就可以执行了。

墨索里尼听惯了盟兄的训话。虽然希特勒讲这些话绕了不少圈子，意思还是明白的，精神是不难领会的。只是，究竟如何援助意军这个问题没有答复，这才是当前要命的事。

希特勒大概看透了坐在面前的这个小伙伴的心思，接着说道：

“意大利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意大利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同你们唇齿相依，骨肉相联。我们是朋友，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一定支持意军，而且是不遗余力，大力支持。”

“我们的部队，最差坦克和飞机。元首你……”大腹便便的庸才古佐尼不怕丢丑，直露地要求说。

墨索里尼悄悄地白了古佐尼一眼，很有些奉承地插上来道：

“这些问题，元首会给我们考虑的。”

“一切问题我都考虑过了。”希特勒兴致勃勃地说。“我们准备马上派一支强大的坦克部队和空军中队到利比亚，另外派两个半师奔赴阿尔巴尼亚。视战事发展情况，还可随时增派兵力。”

“太好了，元首！”古佐尼摸着便便大腹高兴地说。“说实话，我们那些进攻部队，本来数量还是不少的，就是武器差，就是武装差，还有指挥官……”

墨索里尼又狠狠白了古佐尼一眼。这家伙老是丢丑，竟公开承认自己的指挥官差，太过份了。遂打肿脸充胖子道：

“我们的指挥官作了很大努力……”

希特勒似乎没有注意这出配合得十分别扭的双簧，趾高气扬地道：

“指挥官——好办。我决定把我们最得力的名将隆美尔派去支援你们。他是一位百战百胜的将军……”

希特勒说到这里，向侍卫问道：

“隆美尔将军呢？叫他来，马上来。到这儿同客人见见面。”

不一会儿，隆美尔气宇轩昂走进屋来，把右手向前直挺地一伸，双脚嚟地一靠，来了个法西斯军礼：

“元首万岁！隆美尔前来报到！”

“好！”希特勒满意地挥手示坐。

隆美尔坐时，墨索里尼看得明白，只见这位将军中等个子，虎背熊腰，敦敦实实，年纪不过五十来岁。一身军装，胸前挂满各色战功勋章，一频一动，叮当作响。其人脸膛红润，前额宽阔，浓眉大眼，一看便知是员虎将。恰恰这员虎将坐在大腹便便的古佐尼旁边，二人对比强烈。隆美尔雄壮如虎，而古佐尼肥胖如猪。

一时，希特勒将客人介绍给隆美尔，然后正色道：

“将军，我派你前往巴尔干、中东和北非支援意军，想你已经知晓。当着客人的面，谈谈你的想法吧。”

隆美尔看了墨索里尼一眼，毅然起身道：

“元首，我别无想法。人道是军令如山，今我箭在弦上，正待出发。我想，战胜英军，指日可待。只是有一条，既是前去支援意军，全盘战略必须出自一人之手。必须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方能取胜。因此，前线所有意军必须由我统一调动，统一指挥。”

隆美尔直端端提出这个问题，等于夺了墨索里尼的兵权。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他惊异了好一阵，小心翼翼地驳道：

“德意两军，目标一致，但体制殊异。我看，还是共同商量，分头指挥的好。”

隆美尔道：

“既然如此，意军单独作战好了，我去何用？”

希特勒见二人争执起来，一锤定音道：

“领袖！隆美尔将军所言极是。这是打仗，不是治国，你何必计较？就这样，德意两军由隆美尔将军统一号令，统一指挥——就这样，只能这样。定了！”

墨索里尼虽说心中不快，却又无可奈何。他呆然望着古佐尼，终于低下

头来，有气无力地道：

“好吧。”

隆美尔挥师出阵，果是身手不凡。

先是，隆美尔将 10 万德军调到意大利集结，拟分两路消灭英军。

第一路，在 300 架战斗机和 200 架轰炸机的掩护下，德军登上数艘军舰，强渡地中海，迅速抵达北非靠海岸的的黎波里，并从这里向东展开，矛头直指埃及。

第二路，集中优势兵力，挥师南下，进攻希腊，占领巴尔干。

两路进攻，同时进行，以对英军形成钳形攻势，最后在东地中海一带围而歼之。这样，东地中海一旦得手，则西地中海就垂手可得了，整个北非、中东、地中海就成了德意的天下了。

这天，隆美尔挥师到达的黎波里，并不歇息，即带意军指挥官和身边随从到阵地前沿视察。只见沿海岸一线，一条公路蜿蜒向前伸去，前面是宽阔的大海，后面是广阔的沙漠。遂问道：

“过去你们是如何进攻的？”

意军指挥官道：

“这条公路是通向埃及的唯一交通线。我们是沿着这条公路向东进攻的。”

“英军呢？他们怎么防守？”

“他们也是在这条公路展开阻击。由于战线太长，有几次他们把我们打得七零八落，使我们十分被动。”

隆美尔道：

“问题正在这里！沿这条公路进攻，必然摆成长蛇阵势。前靠海洋，后靠沙漠，这条长蛇一旦受到攻击，哪有退路？——如此布阵，此乃兵家大忌！”

意军将领服道：

“确实如此。”

隆美尔道。

“其实，这里的地形好极了。这条公路如若不遇阻挡，用起来当然很好。但更为开阔的用兵之地是这片广阔的沙漠。若我坦克部队从沙漠而入，则可横冲直撞，任意驰骋。”

极善运动战的隆美尔看中了北非沙漠。他相信，他的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很快就可成为沙漠的主人。而这，势力单薄的意军是想也不敢想的。于是，隆美尔当即发令道：

“所有机械化部队，向沙漠推进！”

隆美尔的坦克群以三角梯形布阵，一齐进发。顿时，沙漠里机声隆隆，飞沙走石，炮火连天。天上，50 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轮番掩护。其势锐不可挡，如入无人之境。

不出一月，隆美尔从阿盖拉一直推进到阿德姆，英军重点防御的沙漠侧翼托卜鲁克岌岌可危。

能征善战的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中东战局开始以来，韦维尔在巴尔干建立一条战线的努力，都是以确保北非沙漠侧翼为基础的。这一侧翼的重点托卜鲁克，则是影响全局的关键。

“必须死守托卜鲁克！”

韦维尔向前线官兵下达了命令。

在前，韦维尔从意军手中夺取托卜鲁克，便是采取的大胆使用机械化部队从沙漠切入的办法，而不是沿海岸公路进攻。这次，隆美尔同样采取了从沙漠切入的战略战术，可见英雄所见略同。既然两军的眼光都集中在托卜鲁克，一场激烈的攻防战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韦维尔深感力不从心。属他指挥的空军数量极少，处于劣势，主力装甲部队也很有限，驻守托卜鲁克的军队，在训练和装备方面也不完善。本来，他有一支赫赫有名的立过很多战功的第7装甲师，但经过长期征战，这支主力损失很大，缺乏补充，已于2月底撤到埃及休整。剩下的部队，真正惯于沙漠作战的为数不多。而且，他的战区地域广阔，兵力分散，所以有些顾此失彼。在这样大的区域作战，他的总兵力才5万多人，的确压力很大。

因见隆美尔气势汹汹杀来，韦维尔一面发布坚守托卜鲁克的命令，一面将总司令之职暂交亲信老将，自己则身先士卒，从开罗飞往托卜鲁克督战。

那天，韦维尔带领副将斯密特，同驾驶员登上直升飞机，直向托卜鲁克飞去。

其时，寒月当空，星光点点，大漠孤寂，朦朦胧胧。韦维尔从飞机舷窗往下看，面对模糊不清的大漠，不禁思绪万千。

副将斯密特说道：

“司令，托卜鲁克这一仗，不好打呀。”

“是的。托卜鲁克的工事不错，问题是——我们的兵力太弱。”

“我们非要死守托卜鲁克？”斯密特忧心忡忡地问。

按照韦维尔机动灵活的战略思想，并不一定要死守托卜鲁克。但他不得不下死守的命令。这不仅仅因为托卜鲁克是战略要地，而且因为丘吉尔首相多次来电，要他在这个要地挺住。

挺得住吗？兵力如此单薄，韦维尔是有怀疑的。但他不能不按照首相指示办，不能不下达死守的命令。

韦维尔正紧张地思考着怎样尽最大努力死守托卜鲁克。突然，飞机发出嘎嘎的磨损声。接着，只听“嚓”的一声，什么部件折断了。机身严重抖动起来。

“怎么啦？”韦维尔吃惊地问。

“不好！”驾驶员惊叫起来。“控制拉杆断了！”

韦维尔和斯密特站起身来，急急问道：

“真的？我是感到飞机抖得厉害。”

“怎么办？”

“不能再飞了，将军！”驾驶员一面紧张地操纵着失控的飞机，一面绝望地说。

“能坚持到附近机场吗？”

“不行了，肯定不行了。”

“能立即降落吗？”

“没到机场，地面没任何信号，很困难。”

完了！既不能飞到机场，又不能立即降落，唯死而已。

在死神来到之前，必须尽力争取求生的希望！哪怕是最后一线希望，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机会。

韦维尔咬咬牙，命令道：

“必须想法降落。马上降落！”

“我试试看。”驾驶员说。

飞机抖动得很厉害，倾斜得很厉害……

驾驶员脸色苍白，虚汗淋漓，吃力地驾驶着这架摇摇欲坠的飞机。

飞机在夜空中艰难地盘旋，摸索着下降。

“离地面高度多少？”韦维尔关切地问。

“还有 500 公尺。”

“天哪！”

副将斯密特痛苦地摇了摇头，几乎瘫下去了。

韦维尔明白，无论如何，这下完了，全完了。他的生命，他的中东总司令之职，他的远在国内的妻室儿女……全完了！

他的眼前涌现一片黑暗。

很快，他强行睁开眼睛，迅速想了想，命令道：

“把油箱甩掉！”

“是的。将军！”驾驶员顺从地回答。

油箱从机窗坠下去了。

接着，朦胧的夜空下，空旷的大漠中，顿时发出一声剧烈的爆炸，强烈的火光把大漠照得明明白白的。

“好！看得见地面了。”

韦维尔和副将从舷窗往下看，只见地面上，一团烈火熊熊地燃烧着，烈火周围那片沙漠比较平阔，不觉兴奋起来。

刚才，韦维尔突然想到，必须甩掉油箱。因为油箱一旦硬作陆，必然发生爆炸。甩掉油箱，这是非此不可的办法。不料，这一着却产生了另一奇效，落地燃烧的油箱照亮了地面的地形，从而为飞机作陆创造了条件。

“慢慢下降，争取作陆！”韦维尔命令。

“好吧。”

驾驶员死死把着拉杆，拼出吃奶的力气，终于使这架失衡的飞机摇摇晃晃地着陆了。

地面立即发出强烈的碰撞声。

飞机顿时断为几折，但没有爆炸。

这一瞬间，驾驶员恍如梦中一般，不知怎的，一下子弹飞出 30 多公尺远。他处于昏迷状态。夜半，当他苏醒过来，第一个涌入脑海的概念便是“将军”。

“将军他们……”

他的身旁没有将军。

韦维尔和副将斯密特不知怎样了，也许已经牺牲。

“完了，我完了！一切都完了！”

驾驶员悲泪长淌。他慢慢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将军失事，即使自己生还，也仍是不免一死。这是肯定的。

他咬紧牙，正想扣动板机。突然，隐隐地，沉郁而模糊的旷野中，他听到了微微的呻吟声……

飞机落地折裂那一瞬间，韦维尔和副将斯密特同样梦幻般被弹出好几十公尺远。

幸好，这是沙漠。厚厚的沙层就像软垫那样承接了他们的身体。

但是，同驾驶员一样，他们昏死了过去。

寒夜的冷风把他们吹醒的时候，他们这才想起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摸摸身子，头脸流着血，身腰痛得厉害。他是受伤了，但没有死。

韦维尔呻吟着，艰难地挪动身子，却一步也挪不动。他在朦胧中看见了副将的身影。副将躺在前面 10 多公尺的地方，一动不动，不知是死了还是昏睡。驾驶员却不见身影……

韦维尔痛苦地仰面躺着。夜空茫茫，月亮西斜，几颗孤寂的寒星闪着微弱的星光。四野，除了迷茫的空旷，其它一无所有。

“完了！”韦维尔失望地想着。“没料到会葬身在这茫茫沙原。”

他回忆起他的军旅生涯——

韦维尔出生在温切斯特一个贵族家庭。他体格健壮，在战争中伤了一只眼睛，是印度克莱式的人物。他 17 岁从军，后来到军校读书 3 年，接着在英国中东战区历任军官，并以其横溢的才华和卓著的战功升任中东总司令。

他热爱军事，曾对军事史和军事理论作过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战略和策略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丰富了现代战争艺术，在英国军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丘吉尔对之十分称道。他热爱征战，1939 年至 1940 年间，他实际上统治着英国在阿拉伯的广袤帝国，他只凭一个灵活的头脑和一个人数不多的机动灵活的行政机构，以及为数不多的兵力布防。他治军严谨。他的军队忍受沙漠的酷热天气和风沙，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和。

中东战局开始以来，他曾灵活机动，以少胜多，打败了意军的进攻。最近，这位善于征战的将军，抵挡不住德国虎将隆美尔的进攻了。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敌我兵力太为悬殊。他明明知道敌不过德军，但仍然没有丧失勇气。他早已酝酿了一个在沙漠重新崛起的“战斧计划”，然而，他没有料到，壮志未酬，竟遇到这场空难，如是孤独地身陷在这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荒漠里。

“呵呵，天亡我矣！”

韦维尔不禁仰天长叹……

“将军……将军……”

突然，他听到了驾驶员的呼唤声。循声望去，驾驶员和斯密特已经艰难地爬过来了。韦维尔悲喜交加，忙挣扎着站起身来，奋力迎了上去。

顿时，三个遇难者紧紧拥抱在一起……

然而，互相问情伤痛情况之后，死里逃生的喜悦又很快消失了。

他们明白，他们仍处在死亡的包围之中。

“怎么办？”副将斯密特痛苦地问。

韦维尔望着夜空，没有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三个受伤的遇难者，谁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

只有等待天明，等待……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的机遇。

否则，只有干瞪眼地死亡！

三个遇难者从裹着的军衣中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正午了。

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沙漠，气温越来越高，就像烈火炙烤着一般，叫人十分难受。

饥饿和口渴折磨着三个遇难者。

韦维尔口干舌燥，嘴唇开裂，吃力地喘息着。斯密特和驾驶员的嘴角已经干起白泡，就像开了的花朵。

水！要千方百计找水。这是维持生命的第一需要。

然而，在这干燥得起火的荒漠，哪里有水？驾驶员和斯密特试着找了好几遍，连水的影子也没见着。韦维尔在一个低矮处找到几块沙漠仙人掌叶片，带回来，大家强行嚼着，慢慢吞咽。可那叶片哪有什么水份，倒是它的强烈的苦涩叫人直是想吐。

没有什么喝的，没有什么吃的。

死神严重威胁着三个遇难者。

突然，驾驶员眼睛一亮，迅速从身上掏出了手枪。

“你干什么？”韦维尔吃惊地喝道。

“看，将军1”驾驶员指着前方，一下兴奋起来，叫道：“狐狸！红狐狸！”

是的，前面不远的地方，正飞跑着几只红狐狸。那家伙在平阔的沙漠里跑起来，就像拖着一条火，极为好看。

这几只狐狸不知是饥饿还是口渴，它们看见这三个遇难者了。它们远远地站定，眼里闪着贪婪的凶光，可能在思考着是否向这几个遇难者发起进攻。

“好！”韦维尔和斯密特也同时掏出了手枪。

三支枪口对准了狐狸们。

狡猾的狐狸似乎发现了威胁，没命地奔跑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韦维尔三人仿佛突然注入了活力，顾不得伤痛，一下子从沙地上跃起，奔跑着向狐狸射击。

“哒！哒哒哒……”

“哒……哒哒……”

有一只狐狸倒下了。

驾驶员见此，箭一般冲过去，迅速打开军用水壶，紧紧地对着狐狸的伤口。呵呵，他在接血！

他满满地接了一壶血，接着，他张开大口，对着狐狸的伤口，使劲地吸吮着，吸吮着……

韦维尔和斯密特看着这个场面，顿时，一种原始的生存斗争的概念在脑海里奋然闪现出来。

啊啊，人在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就是特殊的动物！——韦维尔想。

驾驶员提着装满鲜血的水壶，拖着那只死去的狐狸过来了，过来了……

他兴奋地打开水壶，双手送到韦维尔面前，说道：

“将军——血！喝吧！”

韦维尔犹豫片刻，接了水壶，一咬牙，一连喝了数口。散着强烈血腥的狐血下了喉咙，他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但那腥味却在体内巨烈翻腾，想吐又吐不出来。他的一脸一嘴，全涂满了狐血，就像一个吃人的魔王。

接着，副将斯密特也咬着牙喝了数口，同样涂了一脸狐血。

“将军，喝呀！——为了生存，喝呀！”

驾驶员死死劝着。韦维尔和斯密特又分别喝了几口。然后，这三个遇难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三人的脸上身都沾着不少狐血。互相对看时，部像在观看茹毛饮血的怪兽。“哈哈……”

三人不禁怪诞地放声大笑起来……

第二十二章 斯大林一心免战希特勒锐意进攻

斯大林的性格是沉郁的。他习惯于沉郁。

这位集苏联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袖人物，深居简出，很少到外地视察，更少出国。

他不喜欢或不习惯于交际，不喜欢或不习惯于同别人推心置腹地谈心和辩论，不喜欢或不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神态自如地讲话，不喜欢或不习惯于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喜欢起草命令和指示，喜欢在报刊上刊登自己的文章，出版自己的著作，喜欢独立思考。

同罗斯福相反，打牌，钓鱼，游猎，电影，歌舞等等，一切赏心乐事似乎与他无缘。他的整个生活似乎只有工作和思考。工作起来，他没完没了，加班加点，夜以继日。

《圣经》说，上帝创造世界，花了六个整天，第七天是礼拜日，便休息了。斯大林这位“人间上帝”没有礼拜日。越是艰难险阻之时，越是风云紧急之际，他越没有休息的概念。

如果有人统计的话，他自出任领袖以来，大部份时间是在红墙绿瓦、守备森严的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度过的。虽然他的家就在这座深宫大院内侧的一幢楼房里。

总之，他习惯于孤独地把自己同周围世界隔绝起来。除了简明的命令和讲话需要公开之外，他一直严密地保守着他那个深邃莫测的内心世界。谁也弄不清楚他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究竟在想什么，要干什么，偶尔之间会爆发出什么来。

苏德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比以前显得更加孤独和沉默了。他仍然叼着那支永远冒着蓝色烟雾的雕花烟斗，穿一身元帅制服，长时间地在办公室慢慢踱步，不时走到窗前，迷离着双眼，望着朦胧的夜色。

此刻，他的思想集中在一个点上——

“苏德战争真的马上会爆发吗？还有没有希望避免这场战争？”

他严肃地思索着，在思索中等待。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正在拜会德国驻苏大使冯·德·舒伦堡。他等待着莫洛托夫的回音。

人之为人，永远不是个体的离群索居的动物。

人是社会群体的一员，任何人的个性都是社会铸造的，都是在他自己的独特的社会经历中逐步形成的。伟大如斯大林这样的领袖也不例外。

斯大林出生于格鲁吉亚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童年是郁郁寡欢的。维萨里昂·朱加斯维里和妻子叶卡捷琳娜，一共生了3个儿子。3个儿子当中，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不到一岁便夭折了，剩下的一个便是叫做索索（约瑟夫）的斯大林。但他5岁左右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活了下来，以至后来参加革命被捕后，宪兵队在“特征”一栏里老是给他填着这样的记录——“麻脸，有瘢痕”。

斯大林的父亲为了求生，以修鞋为业。他大概被贫穷折磨得很厉害，需要强烈的刺激和麻醉，很喜欢饮酒，酒后便在柔弱的妻子和儿子身上出气。他常常打骂妻子和儿子。平白无故地挨打的孩子变得优郁而倔强，母亲则把自己的心血全部浇灌在儿子身上，花了很大精力送儿子上宗教小学，接着上宗教中学。家庭长期不和，母亲终于与父亲彻底分手。父亲独处之后，不久便贫穷潦倒地死在外地一家小客栈里。

这大概是形成斯大林孤独性格的家庭根源。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后来的社会经历。从 19 岁起，斯大林带着贫穷与困苦参加革命，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在恶劣的政治条件下，他经常东藏西躲，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一次次被捕，不断改变地址和姓名，弄假身份证，在牢里关押不久又逃跑，重新躲藏起来。这种特殊的地下斗争生活，使他锻炼成了一个可以 3 天不说一句话的特殊人才。他似乎除了秘密的内心思维，除了必不可少的简单的言辞，便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夸张地说，他顽强地封闭了自己的心扉和嘴巴。

斯大林十月革命前的经历，可以概括为 7 次被捕，5 次逃跑。在狱中，他除了思索逃跑，便是一言不发。他曾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库列伊卡村住了好几年。这个紧靠北极圈的寒冷至极的地方，只有风雪裹埋到屋顶的小木屋和旷野无休无止的风雪呼啸，他除了紧紧抄着破羊皮袄蜷缩在木板床上痛苦地思索外，便没有别的事情。但这位从贫苦中投身革命而后一直以革命力业的汉子，以惊人的意志力从死亡的挣扎中走过来了。

1917 年，他和他的战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尔后在艰苦的国内革命战争中，他以列宁的忠实学生的身份，出现在革命队伍中。1925 年，列宁不幸去世，他在列宁左右众多的接班人中，后来居上，拨开其它人选，接替了列宁的领袖位置。自此以后，这位长期居住在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仍然保持他那孤独的生活习性和沉郁坚毅的性格，以他特有的方式掌握着布尔什维克政党和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泱泱大国。

现在，斯大林是集党政军一切大权于一身的导师和领袖。他既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又是苏联武装部队大元帅。面对当前世界风云的变幻，面对德国法西斯即将对苏联的进攻，有许多迫切的问题要他作出回答。他不能不按照他自己的独特习惯进行深沉的思索。

最近一段时间，整个莫斯科，关于希特勒要马上进攻的传言很多。但人们对此只能悄悄议论，生怕祸从口出，由此生出事来。人们对 1934 年至 1937 年进行的那种“大清洗”还心有余悸。但事关民族危亡，在芸芸众生中，还是有人大胆上书，直陈利害。此刻，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就放着这样一封直陈利害的信。

那信是昨天晚上由谁悄悄捎来的。信中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尊敬的元帅：

我坐在医院的病床上给你写这封信。我不得不写我有生以来的最后这封信。

生活已经使我精疲力竭了，我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作为布尔什维克一名老党员，作为伟大的祖国的一名儿子，我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我想大声疾呼地向你诉说——敌人正在敲我们的大门！

来自多方面的信息表明，希特勒已经在我国西部边境陈兵百万，跃跃欲试。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这种危险想来元帅也是感知到的。可惜的是，国人竟无动员防卫之舆论准备，最高当局似乎仍然存在不切实际之幻想，军事准备似无大的动作。此种情形，危若垒卵，敬请三思，并望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以防万一……

这是一封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信。斯大林已经看了多遍，思索了多遍。写这封信的人名叫罗曼诺夫。斯大林对他比较熟悉。罗曼诺夫是军事科

学博士，军事史和军事学术领域的著名学者，苏联许多新型飞机和新型坦克，都是他带领助手日夜奋战发明制造出来的。当最新轰炸机 H—F5，最新坦克 FF—D 和最新巨炮卡秋莎的模型送到克里姆林宫展览时，斯大林曾接见过罗曼诺夫，赞扬过他的成绩，并亲自授予他劳动勋章和特级劳动模范的称号。

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在生命垂危的时刻，给斯大林写了这封热切的来信。然而，斯大林反复看过这封信后，却没有只言片语，只有深深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神秘莫测的思维活动。他丢开信笺，仍然无事一样在室内踱步。

无论斯大林如何表面平静，这封信是已经强烈打动了他的心扉。罗曼诺夫教授是言之有理的，但却与斯大林的独立思考原则难以合拍。

斯大林想，这个罗曼诺夫！这样重大的危险，仿佛只有他才看到了，而身为党政军导师和领袖的人竟没有看到似的。就算你看到了这样的危险，那么对策呢？你只知道说防卫，却不知道还有更加高明的对策——千方百计避免战争。

况且，你只知道警惕希特勒，却不知道警惕丘吉尔——那个反对共产主义的急先锋。战争开始以来，丘吉尔千方百计向我们暗送秋波，企图祸水东引，我们能上当吗？……全部问题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啊！

现在，我们当然不能放松防卫。但更重要的是，要继续稳住希特勒，争取避免这场战争，或者推迟这场战争。这才是高瞻远瞩的策略。

在绝对相信自己的权威和能力的斯大林面前，罗曼诺夫写此上书，的确多此一举。这个正在医院同死神斗争的可怜巴巴的老人啊！

斯大林避开罗曼诺夫的信，又想到了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同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谈得怎样了呢？

莫洛托夫同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的会谈，进行得相当吃力。

冯·德·舒伦堡是个老派的正统的使官，他个子高大，头发花白，大腹便便，派头十足。

自从 1938 年德国与俄国签订互不侵犯子约以来，冯·德·舒伦堡一直出使莫斯科。他的办事原则是，勤勤恳恳地为维护苏德正常关系服务，除非希特勒向他发出特别指令。在俄国人眼里，他似乎是个老实的、友好的、可以信赖的外国使节。

苏德关系紧张之后，舒伦堡更是小心翼翼。一方面怕得罪希特勒，另一方面怕得罪斯大林。他觉得，他最近是夹在中间，左也不是人，右也不是人。但无论如何，他是德国大使，只能做为德国撒谎的老实人。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已经就苏德关系问题多次拜访过舒伦堡。就两人私感而言，确也可以，但就两国最近的若干紧张问题，舒伦堡却越来越感到难以回答了。

今天，莫洛托夫在客套之中似乎含着气愤，但语气并不生硬。舒伦堡礼节性地为莫洛托夫打开一瓶香槟，笑道：

“阁下，我一看你的神色，就知道你要向我提许多问题。”

“是的，大使先生。”莫洛托夫说。“最近，贵国好些事是否做得过分了些。我想提请大使先生注意。”

“哪些事情？”舒伦堡似很但然。

莫洛托夫道。

“3月27日以来，德国飞机侵犯我国边境的事件不断发生。我国政府已

经向贵国提出 80 多次抗议，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这是为什么？众所周知，我们对贵国这种不利双边关系的行为，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我们的抗议是温和的，客气的。可你们把我们这种态度视为软弱。这行吗？”

舒伦堡道：

“我理解贵国政府这种态度。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很遗憾的，很遗憾的。我已经多次向本国政府转达了贵国的意见。”

莫洛托夫继续说道：

“最近，这样的事情仍在发生。昨天晚上，我边防部队在罗夫洛附近发现一架悄悄降落的德国侦察机，并缴获了装在飞机里的照像机，几卷曝光胶卷，还有一幅撕破了的苏联西部地区地形图。这又作何解释？”

舒伦堡苦笑道：

“这……我只能说，我有责任向本国政府转达贵国的意见，以便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

“还有。”莫洛托夫说。“据我们所知，贵国政府向我国边境大量集结部队，这究竟是什么意图？”

舒伦堡道：

“不瞒阁下，我们向东部地区调动部队确有其事。但目的并不是针对贵国的，而是为了休整一个时期，以便下一步进攻英国。贵国不要误会。”

莫洛托夫道：

“说实话，阁下！上述种种问题严重影响着双方关系。我是深感遗憾的。”在这样的洽谈中，舒伦堡真没有什么别的好谈。他除了撒谎还是撒谎。遂道：

“我已经注意到，莫斯科和外国舆论界正在流传德国想要进攻苏联的谣言。我希望贵国政府不要轻易相信，不要上丘吉尔之流的当。”

莫洛托夫冷笑道：

“阁下放心。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清醒的头脑。我可以这样对你表态——关于德国想要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谣言完全是无稽之谈。但是——阁下能保证德国不进攻苏联吗？”

“这……”舒伦堡耸耸肩，双手一摊道，“我想阁下这个问题提得不恰当。显然，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但我可以尽最大努力说服当局，争取避免战争。”

“大使先生！”莫洛托夫强调说。“鉴于当前形势，请你务必转告贵国：为了缓和苏德之间的紧张局势，我们已经采取了许多实际行动……例如，驱逐比利时、挪威、希腊、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关闭他们的公使馆；对于贵国入侵我国领空的飞机，我们一直保持克制态度，没有下达关于攻击的任何命令。这说明，我们是一贯主张苏德友好的。”

“很好。我最近要回柏林去。我将原原本本向元首转达贵国政府的意见。我相信，我们两国的紧张关系一定可以得到改变。”

“谢谢！”

这天晚上，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报告洽谈情况。斯大林沉吟良久，说道。

“从舒伦堡的态度看，继续保持同德国的友好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是……”

斯大林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两眼眯缝着望着窗外。莫洛托夫见元帅不再说话，心里很不踏实。他要弄清楚元帅的“但是”后面的意思，只静静地等

待斯大林继续说下去。斯大林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说下去，却是转了话题，问道：

“你认识罗曼诺夫吗？”

“认识。”

“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这……”

莫洛托夫答不上来了。

莫洛托夫明白，凡是关于人的问题，一经斯大林细问，便是不祥之兆。过去几年的肃反过程，莫洛托夫感受很深，教训很多。在这个问题上，他并非为他人担忧，而是为自己担忧，生怕在某件事某个人的问题上，一朝发难，自己倒霉。

“罗曼诺夫给我来了封信。”斯大林不再追问，冷冷地说。“你看看吧。”

莫洛托夫从斯大林手中接过那信，迅速看罢，含糊地道：

“呵呵。他提危险……强调防卫。”

斯大林斩钉截铁地道：

“这些重大问题，我们自有主见。不能作群众的尾巴。”

“是的，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善解人意地连忙附和，“当前，我们唯一正确的方针，仍然是避免战争，争取与德国友好下去。”

斯大林没有再表态。

莫洛托夫想起几个具体问题，遂请示道：

“斯大林同志，我想请示一下，鉴于当前形势，我们与德国的经济合同还执不执行？”

“执行！继续执行。”斯大林回答得很干脆。

“其中，我国向德国运送钢铁石油橡胶和粮食一项，是否可以缓一下，看看再说？”

“不！照办不误。”

“针对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谣言，塔斯社拟了个批驳的评论，还发不发？”

“发！”

莫洛托夫清楚了。不只是清楚了这些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而且清楚了斯大林沉郁的态度后面隐藏着的核心思想——千方百计避免战争！

没有别的事情了。莫洛托夫准备告辞。

斯大林突然问道：

“今天几号？”

“6月21日。”

斯大林在计算时间。

他想，最好的前途是避免这场战争。如其无法避免。至少争取推迟半年。

深沉的固执和过分的自信，往往蒙住聪明人的眼睛。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有料到，正当他们还在费尽心机思考维持苏德关系的时候，离战争爆发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了！

这天晚上，莫洛托夫离开之后，斯大林仍然没睡。他仍在思考怎样维持苏德关系。

不知怎的，这年4月初丘吉尔给他捎来的那封信又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了。

斯大林实在不愿意想起丘吉尔这个魔鬼。但越是不愿想起他。他就越要在脑海里翻腾。戴着高筒礼帽的丘吉尔好像老是在说

“斯大林，我的冤家，希特勒正准备进攻你呢！”

丘吉尔！丘吉尔是值得信任的吗？1938年以来，英国背信弃义对待俄国的事还干得太少吗？他暗送秋波，无非是挑拨离间，祸水东引。我们岂能上当！

还有，英国政府一面向我暗送秋波，一面又在暗中与希特勒勾搭——希特勒的副手赫斯最近秘密飞往英格兰，这是于啥？肯定是与英国密谈，以牺牲苏联为目的，企图达成一项协议……

斯大林正这么想着，突然，朱可夫大将 from 基辅打来急电：

“斯大林同志吗？我是朱可夫。有个紧急情况向你报告。”

“说吧。简要些。”斯大林不喜欢冗长的报告，尤其是电话。

“6月18日，一个高个子德国士兵跑到我西部边防哨所来了。他向我边防报告：战争很快就要开始，准确时间是6月22日凌晨4点，德国部队将沿着整个苏德边境发动进攻。”

“可信吗？”斯大林厉声问道。

“那个德国士兵解释说，他喝醉了酒，打了一个德国军官，因为怕枪决，就逃到苏联这边来了。”

朱可夫不敢直接对这个重大情况下结论，只好尽可能地报告得具体些，以证明是可信的。

斯大林问道：

“会不会是敌人的间谍，故意提供假情报？”

“不敢肯定。不过——斯大林同志，这一情况很值得我们重视！因为——那个德国士兵还说：如果到了6月22日早上5点钟，战争没有爆发，就证明我说了假话，那时你们可以枪决我。”

斯大林对此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

“可供参考。”他叼着烟斗回答说。

这天深夜，莫洛托夫的别墅里，也突然响起了紧急电话。

莫洛托夫从睡梦中醒来，听到了值班员的声音：德国大使舒伦堡要求立即接见，以转送一份德国政府的紧急备忘录。

德使深夜求见，可见十分火急。这不是什么好征兆。莫洛托夫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了。他迅速穿好衣服，急急向办公室赶去。

在莫洛托夫办公室里，舒伦堡站在雪亮的灯光下，毫无表情地向莫洛托夫宣读照会：

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以来，德国自始至终信守协定条款，而苏联一再破坏它……

莫洛托夫脸色苍白，早已气得咬牙切齿。但他不能不以最大的意志力克制自己，听完这份颠倒黑白的照会。

舒伦堡扶了扶眼镜，继续目中无人地宣读道——

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苏联对德国进行了无数次的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苏联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稳定的秩序的努力，伙同英国一起阴谋进攻驻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德军，并且已经集中现有的全部俄国部队，在从波罗的海至里海的一条漫长战线上威胁德国。

过去几天所接到的消息，使我们对俄军的这种集中的侵略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而且，还接到来自英国的消息，苏联与克里普斯大使正为谋求英苏之间更加密切的政治军事合作在进行谈判。

因此，概而言之，德国政府宣布，苏联政府已经违反了它所承担的义务：（1）不仅继续而且甚至企图破坏德国和欧洲；（2）采取了越来越反德的外交政策；（3）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德国边界并已作好了进攻的准备。这样，苏联政府就破坏了它与德国缔结的一系列条约，并且在德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从后方打击德国。

因此，元首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他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个威胁……

再也没有比这个照会更加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强词夺理和厚颜无耻的了！

莫洛托夫记得一则童话——狼和小羊的故事。狼要吃小羊，总要找些借口，说是住在下游的小羊把河水弄脏了，有意陷害住在上游的狼。希特勒这只狼也找到了同样的借口。不过，他把苏联当成一只柔弱的小羊，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卑鄙！”莫洛托夫愤怒地骂了一句。接着，他冷冷说道：“大使先生，你对这个照会作何解释？”

舒伦堡耸耸肩，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道：“这是国家机密，我无权解释。我想，这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原来，里宾特洛甫从柏林向舒伦堡发出的这封密码照会，上面写有“特急，国家机密。大使亲收”的字样，并在电报开头说“接到这封电报以后，你保存的一切密码文件要统统销毁，无线电机要加以破坏；并立即通知莫洛托夫，说你有急事要通知他，然后向他发表这个声明。”

是的，再明白不过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是一份宣战的最后通牒！

最后，莫洛托夫站起身来，愤然说了一句：

“这是战争！你认为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吗？”

舒伦堡再次耸耸肩，摊摊手，表示他对此无可奈何。

莫洛托夫不再理会德国大使，一转身出去了。

他要立即禀报斯大林。

此刻，斯大林正叼着烟斗在办公室踱步。室内一角的大型电子管收音机正在播送塔斯社的辟谣声明——

近来，外国报刊正在广为流传这样的谣言：苏联同德国之间的战争日益临近；德国似乎向苏联提出了领土和经济的要求，苏联政府也已经在苏德边境集结军队。

对此，苏联政府郑重声明：这些谣言是那些敌视苏联和德国、热衷于扩大和挑起战争的家伙的笨拙的宣传伎俩。近期，德军在巴尔于战役之后调往德国本部和东北部，应当认为，这一调动是出于其它动机，而与德苏关系无关……

莫洛托夫匆匆赶到斯大林办公室，劈头报告道：

“斯大林同志——不好！十万火急，德国向我们宣战了！”斯大林回过头来，立即关掉了收音机。

“你说什么？”

“德国——向我们宣战了！”

“真的？”

“真的！——这是德国大使刚刚给我们的照会。”斯大林急切地接过那份照会，草草看了看，走到桌边，狠狠一拳：

“希特勒，娘的！”

接着，斯大林威严地命令道：

“通知铁木辛科、朱可夫，还有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到政治局来，马上来！”

第二十三章 希特勒闪电袭击斯大林仓促应战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

这是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希特勒以闪电战的形式，向苏联发动了极其凶猛的进攻。

俄罗斯的6月是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它既具有春天的明媚，又具有夏天的清新。为期很长的寒气凛冽的冬天早已过去，将大地覆盖得严严实实的冰雪，已经化入波浪滔滔的伏尔加河和千万条蜿蜒流淌的溪流。温暖的太阳高高挂在蔚蓝的天穹，白雪皑皑的单调景象变成了艳丽多彩的图案。大地山明水秀，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连空气也格外温馨起来。

勤劳勇敢的苏联人民——无论是俄罗斯人、哈萨克人、格鲁吉亚人……全都脱掉了沉重的冬装，换上轻松的夏令服装。小伙子们上穿彩色汗衫，下着马裤，让一头卷发潇洒地飘逸着，一个个扬鞭飞马，在绿草如茵的原野奔驰。姑娘们难得如此美好的时节展露自己苗条的身段和女性的柔美，上穿袒胸露臂的短衣，下配色彩艳丽的长裙，秀发束一条彩色沙巾，或插一朵鲜花，一个个满面春风，在草地上翩翩起舞。谁都想以自己动人的姿色和风采打动扬鞭跃马的男儿。儿童们自有独特而美好的童稚，或者拉着爸爸妈妈奔向稀奇有趣的儿童乐园：或者摇晃着身子，赤着小脚在小溪边摸鱼虾，捡河蚌，采野花。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莫斯科无疑是最为繁华的。

城里，各色商店比比皆是，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们成群结队，来来去去，正精心选购自己最需要的商品。唯有前线的士兵仍在岗位上值勤，乡村的农人仍在田野里耕耘，以及不该在星期日轮休的工人仍在机床旁生产。

总之，在这个迷人的季节，这个快乐的假日，凡有机会在这一天享受良辰美景和天伦之乐的苏联人，无不沉浸在假日的欢乐之中。然而，人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天开始了战争，而且是极为严酷极为凶猛的战争。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莫斯科确有关于战争将要爆发的种种传说，战争却始终没有爆发。传言是不可信的。这是人们习惯于传言之后得出的结论。

社会传言太不可靠，官方消息总是可靠的吧。官方报刊却也一直没有关于战争即将爆发的预告，连隐隐约约的暗示也没有，仿佛生活会永远如此平静和舒适。尤其可以放心的，是最近塔斯社以评论的形式，反复批驳战争将要发生的谣言，指出这是敌人有意造谣，是英美有意造谣，叫人们切不可上当受骗。于是，人们高枕无忧地生产，高枕无忧地生活，高枕无忧地欢度节日和假日正是在这种高枕无忧的日子里，战争爆发了，而且爆发得如此突然，如此猛烈。这是人们没有料到的。

事实严酷地告诉人们，怨上也罢，怨下也罢，怨天也罢，怨人也罢，都不起任何作用。

只有马上停止和平的生活，立即迎接战争。

战争是残酷的。

转瞬之间，成千上万的德国轰炸机突入国境，密密麻麻，多如群雀。和平的土地上落下了一批又一批巨型炸弹。敌人的坦克群轰轰隆隆地推进，轧进了鲜花盛开的田野。巨型炮管和重型机关枪口不断吐着火舌。一些驻防力量薄弱的山区，空中突然飘下许多伞兵。德国空降师正在降落……

仍然是这一瞬间，俄罗斯西部边境的大部份城镇和乡村，炮火连天，爆

炸声如雷。到处在燃烧，到处在倒塌，到处是妇孺凄厉的呼叫，到处是奔忙的战士和逃亡的百姓……

假如这一瞬间发生的悲剧仅仅一瞬而过，倒也罢了。谁料这一瞬间竟无限地延长着，持续着，仿佛要化为永恒。于是整个俄罗斯西部边境，就像发生了一场超级地震，到处浓烟滚滚，火光熊熊，天塌地陷。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存在，都在这场突然到来的浩劫中挣扎，死亡，毁灭……

希特勒对苏联的闪电进攻，总共倾注了德国 152 个师，大约 550 万人的兵力。其中，有 19 个坦克师，14 个摩托化师，还有 90 个炮兵师和步兵师，29 个东欧仆从师，5000 架作战飞机。所有这些兵力，根据进攻目标和任务，按三个集团军群摆开阵势，在从黑海到巴伦支海的 1000 多公里长的苏联边防线上同时突袭。这次行动以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名字为代号，名为“巴巴罗莎”。

“北方”集团军群，由李勃元帅指挥，辖第 16、第 18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群，共计有 29 个师，其中 3 个坦克师、3 个摩托化师。自哥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以东向陶格大匹尔斯、普斯科夫大东北方实施主要突击，任务是消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占领沿海的港口，使苏军失去基地。该集团军群还应阻止苏军从波罗的海沿岸向东部撤退，以便尔后在中央集团军群部分兵力的协同下攻占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特。德军第 1 航空队 1070 架飞机负责支援“北方”集团军群。

“中央”集团军群，由包克元帅指挥，辖第 4、第 9 集团军和坦克第 2、第 3 集群，共计有 50 个师又 2 个旅，其中 9 个坦克师、6 个摩托化师，另有 2 个摩托化旅。在该集团军两翼建立了强大的坦克集团，任务是自波兰华沙地区向布列斯特、明斯克方向突击，割裂苏军防御的战略正面，围歼白俄罗斯境内的苏军，尔后向斯摩棱斯克方向进攻，直指莫斯科，德军第 2 航空队 1600 架飞机负责支援该集团军群。

“南方”集团军群，由伦斯德元帅指挥，辖第 6、第 17、第 11 集团军，罗马尼亚第 3、第 4 集团军，坦克第 1 集群和匈牙利 1 个快速军，共计有 57 个师又 13 个旅，其中 5 个坦克师、4 个摩托化师，任务是自波兰的赫尔姆、热舒夫向科罗斯坚，基辅言向进攻，夺占基辅及其以南地域内的第聂伯河渡口，然后由第聂伯河右岸向东南发展进攻，切断红军向第聂伯河对岸退却的道路，以便协同自罗马尼亚境内进攻的军队消灭右岸乌克兰的苏军，进而强渡第聂伯河，向顿巴斯发展进攻。德军第 4 航空队和罗马尼亚空军的 1300 架飞机负责支援该集团军群。

此外，在开始进攻苏联之前，德国法西斯及其仆从国的军队已按下列部署展开：在极北地区是德国的“挪威”集团军，计 6 个师，其中包括 2 个芬兰师；在芬兰东南部是芬兰的东南集团军和卡累利阿集团军，计 15 个师又 3 个旅，其中包括德军 1 个师。“挪威”集团军的任务是攻占摩尔曼斯克、波利亚尔内，芬兰军队则应沿拉多加湖两岸进攻。两支部队要在列宁格勒地域同“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会合，夺取列宁格勒。德军第 5 航空队和芬兰空军的 900 余架飞机负责支援以上两支部队。

德军陆军总部预备队由第 2 集团军组成，共计有 24 个师。

根据“巴巴罗莎”计划，德军第一阶段的任务是，以强大的快速集团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和以南实施迅猛而深远的突击，割裂集结于苏联西部的苏军主力防线，并发展突破，乘势歼灭各个割裂的苏军集团。

这样，希特勒的进攻矛头便集中对准了苏联从北到南的三个最重要的目

标：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

希特勒进攻俄国的计划至少酝酿了半年。

早在他对英国发动进攻之时，就念念不忘以一次快速战役，占领俄国的大片土地，消灭俄国的生存力量。那时，他粗略地考虑发动两个攻势，一是在南方向基辅和第聂伯河进攻，一是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国家，向莫斯科进攻。两支军队在莫斯科会合，然后继续作战，夺取巴库油田。

根据希特勒的初步设想。总参谋部哈德尔一班人，从1940年8月开始制定详细的对苏作战计划。1941年2月希特勒审查了哈德尔的作战计划。1941年6月14日，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的元帅大本营召集三军总司令和战地高级将领，就进攻俄国的计划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希特勒一锤定音。他强调指出，必须以装甲部队纵深楔入的大胆作战，摧毁俄国西部的陆军主力，并且要防止俄军完整无损地撤退到俄国的其它广阔地区去。这次作战行动的最后目标是，建立一道从伏尔加河到汉洛尔的防线，以对付俄国的亚洲部份。希特勒对他长期酝酿的这个进攻计划和美好前景极为高兴，他欢呼说：

“当‘巴巴罗莎’开始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

鉴于希特勒的猖狂进攻，6月22日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紧急国防会议。

那是一间长条形的会议室，斯大林显要地坐在上首的主席位置上。他的前面——左右两侧及对面，坐着与会的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首脑们。

会前，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认真审阅了昨天晚上从前线发来的紧急报告。北线告急！中线告急！南线告急！一切消息都是告急！形势是紧张的。他在思索今天的会议如何开，解决什么问题。

此刻，斯大林对照国防委员会成员名单，该到会的全都到了。他们是一——B·M·莫洛托夫，C·K·铁木辛科，C·M·布琼尼，K·E·伏罗希洛夫，P·M·沙波什尼科夫，r·K·朱可夫，以及各军区其它重要成员。

斯大林叼着烟斗，毫无表情地扫视着与会人员，好一阵没有说话。所有与会的人员正襟危坐，不敢正面与斯大林对视，心里沉重地压抑着。谁也不知道这个会议怎么开法，开成什么样子。战争是突然爆发了，而且来得如此迅猛，大家心中似乎窝着一团火，却又强行压制着这团火。那就等斯大林发话吧。

斯大林似乎仍是往常那样沉郁和孤寂，仍然像往常那样从容不迫。但大家明白，他的沉郁后面隐藏着钢铁般的坚毅。他略略看了看放在面前的几十份紧急军事报告，终于发话了：

“开会吧。战争爆发了。研究两个问题：怎么看？怎么办？”

事关重大，而斯大林说得如此平静，如此简约，并没有多余的话，仿佛平时研究一般问题。这使与会者心情更加沉重。但这两个问题，简则简明，回答起来却是很难。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肯第一个发言。

怎么看？一事实不是明摆着吗？在希特勒锐意进攻苏联的那些日子里，军事情报机关早已获得可靠的情报，英美等国早已悄悄给苏联传过危险的警告，社会舆论早在悄悄地议论。可斯大林同志，却是一昧不予理睬，一心要与德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尽量避免战争。结果，战争避免了吗？防卫的准备作好了吗？这责任该由谁负？大家想着这些，但不能说，不敢说，只有在

心底沉默。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些什么。”

斯大林慢慢扫视大家之后，平静他说，与会者更加郁郁不安。过去的大清洗，有个“思想犯罪”的罪名，凡是与上级，与主要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有可能被指责为“思想犯罪”，从而受到惩处。现在，斯大林竟说他看透了大家心中的东西，这……太可怕了！

斯大林并没有追究的意思。他仍然平静地说：

“昨天以前，我们在外交上与希特勒多次周旋，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作出多种妥协，这是为什么？避免战争，推迟战争，争取和平。难道，这样作不对吗，那么，战争违背我们的意愿，终于爆发了，这怎么解释？我看，道理很简单。我们不是希特勒，希特勒的脑袋没有长在我们头上，希特勒的参谋部也没在莫斯科。有什么办法？”

斯大林这番话，言简意赅，言之有理，与会人员不得不服。而且，这番话并没有责备大家的意思，大家的压抑心理也就松弛多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纷纷声讨起希特勒的滔天罪行来。

斯大林打断大家的话道：

“现在不是声讨希特勒的时候。现在要研究的是，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我们怎么办。”

铁木辛科元帅发言了。他是苏军总司令，应该第一个发言。但他心情格外沉重。他说：

“德军来势很猛。由北向南，我波罗的海到里海的漫长国境线上，都同时遭到了袭击。我军仓促应战，损失很大……”

斯大林看了看铁木辛科，问道：

“防卫的命令不是已经下达了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看来，防卫命令下达得太迟了……我有责任。”

苏联的防卫命令，是昨天晚上才下达的。由统帅部而各军区，由各军区而各集团军，由各集团军而各兵种以至到各师旅团营……在希特勒进攻前不到10个小时内，命令传递颇难，所以，不少苏军在接到防卫命令之前就被迫迎接突然的战事，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给自己造成了很大被动。铁木辛科作为总司令，主动承担这个责任，精神确实可佳。但真正的责任应由他一个人承担吗？还有这么多国防委员、高级将领，而且还有最高统帅斯大林呀。

斯大林对责任问题没有表态。不知道他在心里是否能够作出自我批评。但是，可以肯定，斯大林同志是不可能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的。

这样的时刻，也没有必要让每个责任人表态。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办！

“我们应该组织反击，坚决顶住希特勒的进攻！”少壮派将军朱可夫激昂地说。他是去年底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约莫40多岁。

斯大林对朱可夫的回答很满意。遂问道：

“朱可夫同志，说具体点，怎么反击？”

朱可夫道：

“首先，我们必须稳住各个军区的防线，无论发生如何激烈的战斗，寸步不让！第二，在稳住防线的基础上，加强后续部队的武装和调动，伺机反攻。”

铁木辛科叹道：

“朱可夫同志的意见很宝贵，可现在艰难做到。审视当前军事形势，按照中国孙子兵法，现在应该避敌之锐气，先作战略退却，然后才谈得到反攻，目前，一意硬拼不是办法。”

伏罗希洛夫道：

“铁木辛科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善用兵者必先避其锐气，硬拼没有出路，我的意见是，面对德军的猖狂进攻，我们不应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但从长远看，必要的战略退却是少不了的

伏罗希洛夫是苏联国内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功绩卓著的元帅，在全党全军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的话不无道理。

莫洛托夫道：

“斯大林同志，可以考虑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意见。”

大家发言的时候，朱可夫因惦着总参谋部的最新作战计划，加之参谋部随时有人来请示具体事宜，遂有些坐不住，时进时出。

斯大林不满地道：

“朱可夫同志，这是开会。你安心坐下来吧。”

朱可夫无可奈何，抱歉地道：

“斯大林同志，实在对不起，你要求的最新作战情况正在汇总，新的防卫意见也在草拟。我实在……”

“好吧。你忙去吧。”

斯大林准允地说。

这里，与会者继续讨论怎么办这个问题。

众说纷坛。有说要加强兵力调遣的，有说须迅速考虑撤退计划的，有说须将军事设施和重型工业向东疏散的，有说须全党动员全民动员的，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角度，各有各的道理。

斯大林不愿意对每个具体问题表态。他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总揽全局。同过去他参加任何会议一样，他让与会者充分发言。最后，他才从各个发言者的观点中吸取精华，拿出自己颇有独立见解而又符合民主原则的见解来，而且那意见十分简约。

此刻，斯大林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概念。时间很紧，他总结道：

“同志们！大敌当前，大家必须明确几个基本概念。第一，战争爆发前，我们争取和平的若干措施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没有这个争取和平、避免战争和推迟战争，我们的防卫准备会更紧张，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怎么骂我们，我们仍坚持这一点。第二，战争爆发了，这是考虑眼下和今后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的态度是，坚决抵抗，决不屈服！”

斯大林沉郁而坚毅的声音，在与会者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这位志如钢铁的沉着冷静的元帅，苏联不会垮，大家心里顿时升起了一股对领袖的敬畏之情，以及对敌人坚决抗争的无畏勇气。

斯大林深深吸了几口烟，从容地在桌子一角敲着烟斗——他要把已经燃尽的烟灰抖出来。然后，他继续说：

“第三，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我们的基本思路是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回去。当然，这有个战略撤退和战略进攻的问题。首先是要顶住。至于战略撤退……”

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按照他的性格，没有什么撤退不撤退的问题，而且，最好不要把战略撤退的问题一股脑儿抖出来，因为这很容易在军民心

中引起不良反映，以至兵败如山，不可收拾。他觉得应该回避这个概念，在回避的同时，正确地处理当前不可避免的撤退问题。于是，他强调：

“全党全军，任何人不得议论撤退问题！一切按照国防部的命令办。国防部命令撤退，则坚决撤退。国防部命令前进，则坚决前进。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这就是当前全党全军唯一的准则！”

斯大林的几点意见，与会者心悦诚服。他们对元帅的专断和粗暴曾经有过意见，有过顾虑。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刻，他们理解和原谅了自己的元帅。而且，在当前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似乎元帅的专断和粗暴的特色反倒是特别需要的，似乎与特别需要的刚毅和果断相通了。

是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允许也不可能要书生气似的民主以及长时间的议而不决。

果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在遇着危险的时刻，最需要的是毅然的决断。哪怕这种决断有片面性，甚至错误。有决断比优柔寡断好，正确的决断比片面的错误的决断好。斯大林此时的决断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

这时，朱可夫从总参谋部返回会议室。他带来了前线战况的紧急报告。

朱可夫报告说，西线的军事形势急剧变化。希特勒的第三坦克群和第四坦克群从南北两翼形成铁钳，已从两个方面逼近明斯克。敌中央集团军像潮水般涌来，苏军几个集团军陷入重围。其中苏军第 11 师已在重围中动弹不得。前线其它部队伤亡严重，但仍在继续顽强战斗，不久很可能在敌人重压下退却。如果明斯克一线陷入敌手，则莫斯科将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

明斯克！斯大林头脑里激烈地翻腾着明斯克这个地域概念。

“必须死守明斯克！”斯大林坚定地说。

这天晚上，莫斯科一连两次向各大军区发布了坚决抵抗的第 2 号命令和第 3 号命令。同时，鉴于前线司令员缺乏作战经验，以至防守指挥混乱，斯大林决定派朱可夫立即赶到前线去，担当统帅的代表，加强协调作战。

4 天以后，朱可夫从前线发回急电说，苏军虽然顽强抵抗，明斯克仍已落入敌手。其中，在明斯克敌人重兵包围的苏军第 3、第 10 集团军和第 13 集团军不得不突围撤退。撤退中伤亡十分惨重。

斯大林听罢，忽地站起身来，严厉地道：

“明斯克方面是谁在负责？”

铁木辛科见斯大林十分生气，小心翼翼地答道：

“是巴甫洛夫中将——斯大林同志。”

“是谁给他发布的撤退命令？”

沉默。没有谁发布撤退的命令。巴甫洛夫中将是因时制宜，不得不撤。

斯大林一掌击在桌子上。他那久久压抑的粗暴脾气又冒出来“擅自撤退，军法处置！巴甫洛夫，立即撤职！”

“斯大林同志……”铁木辛科想为自己的下属辩解，差点儿掉下泪来。

“铁木辛科同志，不必说了。”斯大林冷冷地说，“我懂你的意思。巴甫洛夫必须马上调离方面军司令部！”

铁木辛科只好道：

“好吧，斯大林同志。现在，接替人选尚难确定，我马上赶到前线司令部去，接替巴甫洛夫的职务，重新把明斯克夺回来！”

“不！”斯大林想了想说，“铁木辛科同志，你是总司令，你不能离开这里。——你通知朱可夫同志，一定要夺回明斯克！”

“是！”

铁木辛科说着，急急转身要走。

斯大林连忙叫住他，要他抓紧把正在汇总的作战计划报上来。

铁木辛科刚刚出去，莫洛托夫急急进来报告几个外交上的棘手问题，主要是对英关系、对美关系和对日关系处理的原则。斯大林没有立即表示意见。最后，莫洛托夫问道：

“关于国防委员会，是否马上发个文件，宣布成立？”

斯大林答道：“发！”

说着，用红色铅笔在国防委员会草拟名单上写了个大大的“发”字。

接着，莫洛托夫建议道：

“为了引起外国方方面面的重视，我建议，斯大林同志——由你出面代表全党全军发表一个电台讲话，一是表明我们的态度，二是动员人民起来抗敌。”

斯大林沉吟片刻，说道：

“目前讲话，讲什么？怎样讲？我们连世界各国特别是英美主要大国的反映都没收到，怎么讲？有什么针对性？”

“我们不能保持沉默呵。如果元帅你不出面讲，恐怕不好”

斯大林道：

“到时候，我会出来讲话的。——眼下，我看还是由你出面讲一下。在适当的场合，向群众简要通报一下战事，表示一下政府抗战的决心，这就行了。”

“我……行吗？”

莫洛托夫惶然了。

他觉得，他时时紧跟斯大林，却时时处处跟得困难，跟不上趟。有这个重大问题上，斯大林把任务往自己肩上压，是信任，重用，还是别有想法？

“就这么定了。莫洛托夫同志！”

“好吧。”莫洛托夫无可奈何地回答。

斯大林说完，急急朝总参谋部去了。

他要到那里亲自听听前线的情况。

第二十四章 丘吉尔慷慨声明大西洋海战激烈

“报应！报应！这是俄国的报应。”

丘吉尔在伦敦得到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消息，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天晚上，丘吉尔住在伦敦郊外契克斯首相别墅。他和他的助手伊斯梅将军等人，在那里商讨中东战局和大西洋防卫问题。

希特勒进攻俄国的消息，是首相办公室主任汤姆森首先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丘吉尔得到报告，立即跑到收音机旁去听。因是重大消息，第一轮播音完毕，电台重播了一遍。丘吉尔听罢，满意地点了点头，高兴地哼着小曲儿，一副手舞足蹈的样子。

“我早说过，希特勒一定要进攻俄国。如今……果不出我所料！”丘吉尔对自己料事如神的本事十分满意，夸夸其谈地说。

“首相，你早就给斯大林发出警告，斯大林听不进去。现在轮到他们吃苦头了。”伊斯梅将军有些奉承地说。

“魔鬼打魔鬼，好极了！”丘吉尔再也难以控制无比的兴奋，高声叫道：“来，我们喝两杯，庆贺庆贺！”

说着，亲自从柜里抓出两瓶英格兰葡萄酒，与伊斯梅等人开怀畅饮起来。

刚才，他为失败的中东战局和危险的大西洋防卫很伤脑筋。这会儿，那些伤神的事仿佛一股脑儿丢进了大西洋。苏德之间的战火就像一支快意的进行曲，明快地在他耳边缭绕。

对丘吉尔来说，确实没有比这更加高兴的事了。他是反共老手，肚子里装着对苏维埃的刻骨仇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当时，丘吉尔从本国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坚决主张采取反对苏俄的战略方针。

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沸腾起来了。1918年11月26日，丘吉尔在丹迪市选区发表演说，他称布尔什维克是“残暴的大猩猩”，“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还说“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因此，“战胜了世界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们。”他还特地向英国内阁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编制布尔什维克政府成员花名册”，以便将来不惜一切代价地惩罚那些人。

在丘吉尔眼里，希特勒是魔鬼，斯大林同样是魔鬼。

他早就想出了魔鬼打魔鬼的好主意。1919年4月9日，已经身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的丘吉尔，对劳台·乔治首相说：

“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斗争。”

那时，他处理与德国和苏俄的关系有个原则，叫做“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他说到做到，亲自参与了对俄国的武装干涉。

丘吉尔同德国佬接吻的美梦没有做成。希特勒一上台就采取了仇视英国的政策，并且一旦羽毛丰满，就向英法扑来了。这时候，丘吉尔方知，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希特勒。因此，在英国势单力薄地抗击希特勒的情况下，丘吉尔开始采取联合美国、拉拢俄国的外交政策，不惜向斯大林暗送秋波。这种秋波送得很有必要。这符合他“祸水东引”的战略思想，也符合他“魔鬼打魔鬼”的好主意。“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何乐而不为呢？

三杯酒下肚，丘吉尔脸色潮红，更加兴奋地道：

“希特勒进攻俄国，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份礼物。——感谢上帝！干杯！”

在场与之同饮的，有艾登先生、斯塔福德·克里普斯、比弗布鲁克勋爵，克兰伯恩勋爵和美国大使怀南特。大家觉得，丘吉尔这人作为首相，如此感情外露，直率得像个天真的老顽童，不禁心里好笑。但在首相面前，仍然只好恭维，尽量顺着说些笑话。

“尊敬的首相！你过去骂斯大林是猩猩，现在又说他是魔鬼。斯大林到底是什么呀？”美国大使怀南特故意逗笑说。

丘吉尔慨然笑道：

“对于他们，猩猩，魔鬼，什么名称都适当。最近我倒想给他们一个新称呼：俄国熊。”

“妙！”众人一齐快意地笑起来。

丘吉尔的兴致越来越高，进一步说道：

“好，说到熊，我给你们讲个笑话。人让熊吞下一包炸药。他小心翼翼地调配炸药，不但要使成份绝对准确，而且要使配合不差毫厘。他把炸药卷在一个大纸卷里，正要点燃掷入熊的咽喉，熊却先扑过来了。结果，熊吃掉了人。”

怀南特是个聪明人，问道：

“首相的意思是，这回希特勒进攻斯大林，肯定败在斯大林手下。是吗？”

丘吉尔笑道：

“本首相神机妙算……天机不可泄漏。慢慢看吧。”

大家笑了一阵，最后扯到对于苏德之战如何表态。丘吉尔道：

“我早说过，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愿在下院为魔鬼说几句好话。”说罢，遂叫伊斯梅将军命笔记录。他要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他的横溢的才华和动人的文采，当场口授英国关于苏德战争的声明。伊斯梅准备停当，丘吉尔一字一句地口授道——

在过去的 25 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话。但是这一切，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经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

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站在祖国的边界上，捍卫着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耕种的土地。看到的是残暴的德国士兵像一群饿狼似的向他们扑去。我看到在这些德国士兵的背后，有一小撮策划、组织这场威胁人类的大恐怖的恶棍。我们大英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我们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一切可能的援助。

希特勒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大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切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他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干涉之前击败大不列颠。他希望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重演他各个击破的故伎。

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丘吉尔口授完毕，过目一遍，十分满意。

是的，这个声明妙极了！不但是文辞精彩，分寸得当，提法得当，而且巧妙地表达了他所一贯坚持的反共立场。他对这一立场明确表示“并不后悔”。

尤其巧妙的是，在当今对付希特勒的斗争中，他把自己同苏联和美国挂在一起，这很符合他自己“联合美国，拉拢俄国”的战略方针，但言词里却不直接说出。这种文章表现手法叫做“模糊法”。丘吉尔大得文章之妙，不愧是善于周旋权变的政治家、才华横溢的历史家和诗人。

自我陶醉一番之后，丘吉尔笑着对伊斯梅将军吩咐道：

“通知广播公司，马上录音，9点播放。”

接着，丘吉尔向怀南特大使道：

“罗斯福总统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我想总统的态度与我是一致的。”

怀南特大使笑道：

“也许是吧。凭着你和总统的私感，许多问题向来是一唱一和的嘛。”

希特勒一面向东进攻苏联，一面在西线对英国保持军事压力。

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是，收拾了东方的俄国再回头收拾不堪一击的英国。为此，他在法国靠大西洋海岸一线，以40多个师的兵力驻防，构筑所谓“大西洋墙”，以防英国登陆反攻。同时，将新造巨型战舰“俾斯麦”号派往大西洋，对英国大西洋运输线进行干扰。他相信，只要有这两手，不管丘吉尔叫得多响，英国是动弹不得的。英国一时还没有反攻的能力。目前，德军可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风险。

1941年上半年，丘吉尔运气不佳。前线传来的全是坏消息。他感到压力很大。

北非沙漠之战，同意军较量时还取得过一些小小的胜利。自从隆美尔出现在沙漠上，形势便急剧变化。英军抵不住隆美尔的凌厉攻势，眼下败局已定，虽然继韦维尔将军飞机失事之后，英国发动了“战斧行动”，但仍然无法转败为胜，起死回生。奈何！

希腊之战同样很糟。在那里，德军以锐不可挡之势，从阿尔巴尼亚冲过来，很快把英军赶出了希腊，并几乎发生第二个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样的惊险惨剧。

地中海的形势同样不妙。处于地中海中部的英属海军基地马耳他，一直处在德意的包围中。唯有西地中海的门户直布罗陀至今在手，有比较强大的H舰队守着。但H舰队既要守卫本土，又要运兵和护航，力量使用上常感顾此失彼，力不从心。

北非和中东的败局倒也罢了。最恼火的是，1941年新年伊始，德国舰队对英国舰只狂风暴雨似的袭击几乎不断，来自大西洋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了。最近，威力强大的德国战舰“俾斯麦号”在大西洋兴风作浪，这使丘吉尔那颗本来就忧心忡忡的心越发感到不安了。

这天，丘吉尔把托维海军上将召到契克斯别墅，反复分析大西洋防线的危机。他烦躁不安地说：

“在纷至沓来的严重事件中，我最不放心的是大西洋运输线。”

“是的，首相。”托维海军上将同样明白大西洋防线的危机，“如果我

们失去大西洋，本土的防卫就是一句空话。”

丘吉尔在屋里踱了几步，沉吟道：

“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大西洋一定不能失手。这是支配我们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控制住自己的远洋航线，使我们得以自由出入我们的港口。这一点做不到，一切都会完的。”

托维上将拉开帷幕，面对墙上挂着的巨幅海图，反复审视着图上的每一个要点。丘吉尔走上来，不时用手指划着那些要命的地方。

18世纪以来，大英帝国的海军一直是在全球称王称霸的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大西洋更是英国海军的自由王国。希特勒进攻英国，要不是英吉利海峡和英国强大的海军挡着，那是早就登陆入侵了。希特勒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却缺一支足以对付英国的海军。基于这个教训，希特勒加强了海军建设，新的潜艇、新的战舰陆续下水，眼下，居然敢在大西洋同英国海军较量了。这不能不使丘吉尔忧心如焚。

“如今，德国人控制着北起挪威马格品岛，南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欧洲海岸线。”托维海军上将指着地图说，“被称为‘狼群’的敌潜艇，新近十分猖狂。它能够从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任何港口或海湾出击，摧毁我们的运输商船。”

丘吉尔忽然想起什么。问道：

“前不久，海军部有报告，德国潜艇生产能力有个数字……是……是多少？”

“1941年第1季度，新潜艇的生产率是每月10艘，不久后增加到每月18艘。目前数目还在增加。这些潜艇包括所谓500吨型和740吨型两种。前者的巡航程为1.1万英里，后者为1.5万英里。”

托维海军上将是精明的。他一口气抖出了那些枯燥的但对海军必不可少的重要数据。丘吉尔当过多年海军大臣，当然了解这些数据包含的意义。

托维上将继续说道：

“除了德国潜艇带来的威胁外，还有德国远程飞机在大洋进行空袭。在这些飞机中，被称作‘兀鹰’的‘福克乌尔夫’200式飞机是最可怕的一种，它们可以从布雷斯特或波尔多起飞，在不列颠上空盘旋一周，到挪威加油，然后于次日返航。我们由于缺乏护航舰，所有运输船不便单独行动，不得不编成包括四五十艘船只的庞大船队，结伴而行。但这样庞大的船队，目标很大，敌人的运输飞机可以在途中俯瞰轰炸，或者向他们的潜艇示知方位，以便伺机截击。这样，不仅我们的船舰受到了严重损失，而且海运量也受到了严重限制和削减。”

丘吉尔点点头道：

“是的，托维将军！我了解到，1月份，我们载货进出口的船只不及去年的一半。伦敦港的吞吐量已经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丘吉尔停了停，又道：

“不过，托维将军，在大西洋，我不担心德国的潜艇和远程飞机——那只是小巫，最大的威胁是德国那些巡洋舰。”

的确，这半年，威力强大的德国巡洋舰的出击，使英国海军蒙受了严重损失，德国“希尔”号巡洋舰，曾于1940年11月击沉英国著名的“迪佛斯湾”号巡洋舰。最近，又击沉英国运输船只11艘，共计6万吨。月底，从英

国舰队手中死里逃生的德国“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在纳粹海军上将卢金斯指挥下，格外猖狂。3—5月，共击沉22艘英国运输船，总吨位达11.5万吨以上。号称神出鬼没的德国战斗巡洋舰“希佩尔”号，自1940年12月初闯入大西洋后，经常为非作歹。这艘敌舰威力强大，机动灵活，善于偷袭，于3月中旬截击英国一支运输船队，只用1个小时，便击沉英国7艘船只。“希尔”号，“希佩尔”号，“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丘吉尔逐一数着穷凶极恶的德舰，沉吟道：“如今又加上新建成的‘俾斯麦’号，‘欧根亲王’号……危险还在加剧。”

托维海军上将心情沉重。他离开海图在屋里踱了几步，然后若有所思地望了望窗外。远处，那一片广阔的原野就像辽阔的大西洋，他率领的舰队和运输船队正在风急浪高的大洋中受难。他仿佛看到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激烈海战，英国海军正处于极为被动的挨打地位……

“是的。德国所有这些威力强大的快速舰只，在大西洋辽阔的海域内配合在一起，将使英国海军力量受到严峻的考验！”他想。

“托维将军！”突然，丘吉尔走到办公桌前，狠击一拳，激愤地道：“我们必须战斗，必须主动出击！——我们宁肯打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战，不愿意继续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可是——首相！”托维将军苦笑着说：“眼下，我们的每一艘足以资用的战舰都在护航，我只有—只战列舰可以机动。这仗如何打法？”

丘吉尔眼里闪着怒火。他是决心要打这场巨大的海战了。托维的苦衷可以理解，问题是如何运筹。

“必要时，我们可以破釜沉舟，放弃护航，把现在的所有舰只集中起来，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这样，运输船队的风险就更大了。”

“托维将军——”丘吉尔坚持说，“不如此，大西洋的威胁永远不能解除。”停了停，又道：“这次出击，我们的重点是解决敌人最强大的战舰‘俾斯麦’号！”

丘吉尔迅速提出了一个作战方案。

托维上将对曾经作过海军大臣，有着丰富海战经验的丘吉尔是信任的。见丘吉尔坚持要打，也就不再顾虑，遂道：

“好吧，首相。打！”

5月的北大西洋，波浪滔天，寒风刺骨。

北冰洋慢慢融化的巨大冰山，随着海洋寒流缓缓向大西洋移动。这些冰山越向南漂，消融的速度越快，及至冰岛——丹麦之间的大西洋海域，便渐渐化着密密扎扎的破碎的流冰群了。

这天，两艘巨大的军舰出现在冰岛——丹麦海峡。其时，太阳有气无力地照射着海面，流冰群泛着刺眼的白光，强劲的海风呼啦啦地吹着，海峡笼罩着一片浓雾。由于流冰群的阻塞，又值浓雾，舰只行驶缓慢。但它就像急干出山吃人的猛虎，任何艰难险阻也顾不得了，仍然摸索着前进。

这两艘舰只，一艘是德国新近建成的最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另一艘是陪伴它的“欧根亲王”号。

“俾斯麦”号十分庞大，远远看去，就像漂在海洋上的一个岛子。舰艇上装有8门15寸口径的大炮，是世界上装甲最重的军舰之一。它的排水量超过美国最新战列舰将近1万吨，而时速至少相等。“欧根亲王”号装有8寸

口径的大炮 4 门，同样威力强大，灵活机动。任何单独出航的或数量较少的战舰与它们相遇，都不是它们的对手。

眼下，这两艘巨型战舰的任务是，驶向英吉利海峡，截击一切可能截击的英国运输船队。

无穷无尽的流冰群之间，有一条仅有 80 里宽的空道。“欧根亲王”号在前面慢慢仵路，“俾斯麦”号在后面步步紧跟。

率领这两只战舰出征的，是希特勒最得意的海军上将卢金斯。此刻，卢金斯一身戎装，神气地从指挥室走到舰桥上，举着望远镜向远方眺望了一会儿，兴奋地对身后的随从说：

“只要驶出这群流冰，我们就可以大显身手了。”

“是的，将军！”随从副官奉承地说。“我们这样的战舰一到大西洋，丘吉尔是绝对吃不消的。”

“哈哈……”

卢金斯从副官手里抓过一瓶白兰地，用牙咬开瓶盖，咕噜咕噜喝了几口，向旁边猛地一掷，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卢金斯是雷德尔海军元帅麾下一员勇将。以前，他是德国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司令员。他率领这两艘战舰常在大西洋截击英国船队。有一次，他袭击英国运输船队，差点儿被英国舰队包围。危急之中，足智多谋的卢金斯大胆把他的舰只开进浓烈的雾区，久久不散的大雾拯救了他的厄运。尔后，这位杀红了眼的海上强盗，经常在亚速尔群岛一带袭击英国船队。他的神出鬼没，使英国海军伤透了脑筋。当新建成的威力更加强大的“俾斯麦”号正式出征时，希特勒选中了他作这艘巨舰的司令员。

此刻，洋洋得意的卢金斯，仿佛又看到了元首视察这艘巨舰时的动人情景——

“卢金斯将军！”希特勒用那只戴着白色手套的右手，亲切地拍着卢金斯的肩膀说，“‘俾斯麦号’的建成，这是德国的骄傲。我把这艘新建成的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战舰交你指挥，这意味着什么，你是知道的。但愿不久的将来，你是我派往英伦三岛的第一个伟大的总督。”

“元首万岁！”

卢金斯受宠若惊，僵硬地向元首行了一个标准的法西斯军礼。

接着，他无比激动地道：

“卢金斯向你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和元首，并为此奉献我的生命！”

“好样的！”希特勒摸了摸卢金斯胸前的帝国勋章，笑道：“丘吉尔正在大洋彼岸等你。但愿你能够提着他的脑袋回来，而不是你的脑袋。”

……寒冷的海风仍在飕飕地刮，海面雾气越来越浓。翻滚不停的浪头裹着零星的冰块很响地拍打着舰体。

卢金斯举着望远镜又望了一会儿。似乎前面远远地有些儿黑点。瞭望人员前来报告：

“将军，前面发现敌舰。距离 3500 码。角度 180。”

卢金斯咬牙切齿，一挥手，命令道：

“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所有指战员一阵忙乱，作好了一切准备。两只战舰加快马力，向远处的黑点扑去了……

远海的黑点是英国的主力巡洋舰“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

按照丘吉尔和托维海军上将的布署，“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是英国寻猎“俾斯麦”号的主要战舰之一。

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威胁，托维海军上将按照丘吉尔的意图，迅速调整了舰队的组合。他把新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以及战斗巡洋舰“胡德”号部署在斯卡帕湾；把萨默尔海军上将指挥的“声威”号和“皇家方舟”号布署在直布罗陀港；把“罗德尼”号、“拉米伊”号、“爱丁堡”号和“复仇”号布署在海峡西南角，由“却敌”号和新航空母舰“胜利”号护送一支2万余人的运兵船到中东去。这样，所有舰只在宽阔的大西洋摆出了一个三角梯阵，只等“俾斯麦”号往这个可分可合的三角口袋里钻。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两架飞机日夜在海面上空巡飞，寻找“俾斯麦”号的行踪。

5月21日，英国海军部获悉，有两艘很大的战舰驶向卑尔根海湾，很可能是“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

5月22日夜，星期日，天气多变，令人不安的北海上空满布乌云，并且下起雨来。一架从哈斯特顿起飞的海军飞机，冒着恶劣的天气飞到卑尔根侦察。当天晚上，丘吉尔收到了侦察报告——

昨天，我们发现“俾斯麦”号、“欧根亲王”号和八艘商船停泊在卑尔根。云层甚低，我们无法进行空袭。今夜，它们已经出航。有理由相信，敌人想在大西洋对我船只进行大规模袭击。但我们无法继续追踪敌人去向。你的海军一定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实际上在20小时以前就离开卑尔根了。

23日傍晚，英国“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在巡行中发现了“俾斯麦”号的行踪：“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正由北向南驶来，沿着一片海域流冰的边缘行驶。

海军部收到这一侦察报告，立即用密码传给有关方面，命令所有船舰按战斗布署，从指定位置向目标追击。其中“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加足马力，在冰岛西南截击敌舰；萨默尔海军上将率领的H舰队（包括“声威”号、“皇家方舟”号、“谢斐尔德”号）高速向北行驶，以备战斗替补。

在这种紧张的编队追击中，冲在最前面的“胡德”号和“俾斯麦”号首开一场十分激烈的遭遇战。结果，速度较快的主力舰“胡德”号被“俾斯麦”号击沉。

丘吉尔为海上这场十分激烈的战斗日夜不安。

这晚，他与伊斯梅将军及皮纳尔将军一直焦躁不安地守候在契克斯别墅的电话机旁，直到半夜3点钟才睡。第二天清晨，电话传来了可怕的消息，主力舰“胡德”号已被击沉。

失去这只主力舰，丘吉尔十分痛心，十分愤怒，他当即向海军司令部命令道：

“即调所有战舰四面八方合围‘俾斯麦号’。务必击沉！”

托维上将接到命令，命令各舰不顾一切加强合围。是夜雨雪交加，海面漆黑。诡计多端的卢金斯，利用夜色悄悄逃跑了。

英国各舰毫不放松，整夜在茫茫大海里搜寻，并逐步紧缩包围，彼此不断报告友舰的确切位置以及敌舰可能的位置。及至凌晨，这才远远看见南面

12 海里处仓皇逃跑的“俾斯麦”号。

仇敌相遇，冤家路窄。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海战开始了。

其时，赶在前面的“威尔士亲王”号和“诺福克”号，追至离敌 17 海里远的海域，当即开炮。“俾斯麦”号也开炮还击。一时，海面炮声如雷，浓烟滚滚，双方战得难分难解。

突然，“诺克福”号的左舷前部冒起一股浓烟，随后连中两弹，炮台燃起熊熊大火，火焰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一直燃到舰只中部。舰上全体官兵只好一面战斗，一面扑火。

其它战舰见此情形，猛打猛冲，加紧对“俾斯麦”号的围攻。“威尔士亲王”号杀红了眼，它尽力避开海上的残物，加速马力，向“俾斯麦”号对直冲去，不幸被“俾斯麦”号的排炮打中。其中一弹击中舰舱，舰上的人员非死即伤；舰尾也被一弹击中，只好在烟雾掩护下撤出战斗。其时，“俾斯麦”号也被两枚重型炮弹击中，其中一枚将油槽打穿，大量的柴油不断流失。卢金斯见势不妙，不敢恋战，遂放出大股浓烟，乘势逃之夭夭。

这时，参加围猎的“诺福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已受重创，而紧急支援的“英王乔治五世”号和航空母舰“胜利”号尚未赶到。英舰本想继续追击，却是很难匹敌，只好恨恨撤出战斗。

这些日子，丘吉尔每天花费很多时间分析前线川流不息传来的消息，心里格外不安。那只庞大无比的根本不怕炮火的“俾斯麦”号如其生还，如其休养生息之后再再来捣乱，这可如何是好？

“必须加强空中侦察，务必找到它，歼灭它！”

丘吉尔再次向海军部下达了命令。

海军部接到命令，即着航空母舰“胜利”号派出 9 架鱼雷飞机升空搜寻。这些飞机摸着黑夜在雨雪交加的低云层中，迎着激烈的逆风飞行 120 多里，终于在两小时后发现了“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的行踪。

然而，这些摸黑飞行的飞机如问返回“胜利”号航空母舰，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其时“胜利”号的返航指示灯已经失灵，只好把探照灯和信号灯一齐打开，以帮助飞行员靠近船只。经过一番努力，全体飞行员终于在黑暗中摸索着安全降落在航空母舰上。

既已发现敌踪，这就决不放过！

紧接着，一场更加紧张的歼击战开始了。

英方各舰迅速向敌航行驶。不知怎的，一直抓住敌人行踪的“萨福克”号突然出乎意料地失去了“俾斯麦”号的踪迹。船长急中生智，迅速来了个 360 度大扫描，终于又抓住了“俾斯麦”号的航线，并死死咬住敌舰，穷追不舍。

失去“俾斯麦”号行踪所费的时间，给英舰带来了很大麻烦，“俾斯麦”号利用这个机会逃出了包围圈。但它中弹漏油，又受重创，速度减慢。相反，各路英舰加速前进，经过 4 天追击，终于在冰岛东南 150 海里的位置重新包围了“俾斯麦”号。

这时，包围“俾斯麦”号的英舰，正北有“威尔士亲王”号、“加拉提亚”号、“胜利号”、“肯尼亚”号、“萨福克”号，南面有“英王乔治五世”号、“诺福克”号、“爱丁堡”号、“罗德尼”号、“却敌”号。“拉米伊”号，东南有“声威”号、“皇家方舟”号、“谢斐尔德”号、“多塞特郡”号，等等。众志成城，其势宛若铜墙铁壁。早已受到重创的“俾斯麦”

号已经插翅难飞了。

最后的围歼开始了。

各舰争先恐后，轮番攻击。顿时，海面炮声隆隆，飞弹流火。庞大的“俾斯麦”号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下动弹不得，无路可逃，只好在原地苦苦挣扎。不一会儿，这只庞然大物身中数弹，火光冲天，在原地转了两个圈子，舰身慢慢倾斜，徐徐下沉。几个小时后，便寂然无声地葬身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了。

丘吉尔接到“俾斯麦”号已被击沉的胜利消息，大大松了口气。叹道：

“上帝呀！总算消灭了那只海妖！”

接着，他以兴奋的心情向罗斯福总统致电报捷。他在电文中说道——

一艘威力强大的战舰，军舰史上的一项杰作，闯入大西洋捣乱的海妖——“俾斯麦”号，今日已被我强大的海军围而歼之。特此报捷！由于很忙，请允许我以后再详细告诉你关于围歼“俾斯麦”号战斗的秘密和精彩场面……

第二十五章 战火熊熊三路吃紧同仇敌忾力挽狂澜

规模宏大的战争激烈地进行着，而且越来越激烈。

战争之初，希特勒以空前未有的 500 万兵力，形成三个拳头迅猛地向苏联打去。

从北到南，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日益受到空前的压力。苏联仓促迎战，失利颇多。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几乎以每天 50 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

自从斯大林下达坚决抵抗的命令，苏联红军迅速调整兵力，同猛烈进攻的德军顽强拼搏。这时，作战双方每天同时投入战斗的，不是几个师，几个兵团，而是几十个师，几十个兵团，几个集团军群。

这些重兵，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摔打在一起，撕咬在一起，其势若狂潮涌动，万马奔腾，雷霆万钧。双方重兵在接触之处，死拼硬打，结果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战争所到之处、硝烟滚滚，烈火熊熊，立即变为一片废墟。

在战线上，双方则互相楔入，互有突破，互有伸缩，形成犬牙交错之势。然而，双方都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一个集团军溃败了，另一个或另几个集团军又蜂涌而上。这是一场拼实力拼毅力的空前厮杀。

北面一路，希特勒的名将陆军元帅李勃的集团军，以 20 个步兵师和 6 个装甲师，往北穿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迅速扑向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在著名的老将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奋起抵抗。不到一周，李勃集团军便将伏罗希洛夫的集团军包围起来。然而，要吃掉伏罗希洛夫的集团军也不容易。于是，包围与反包围的战斗在列宁格勒以西激烈地展开，渐渐形成了相持不下的态势。

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伦斯德所率的 5 个步兵师，4 个摩托化师，4 个山地师和 5 个装甲师组成的集团军，向第聂伯河和基辅进军。富饶的乌克兰首府基辅，是希特勒的进攻重点。夺取了基辅，等于夺取了苏联的重工业基地和主要军需物资供应地。德军在这一线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战争进行一周后，同样形成了某种相持状态。

最为紧张的是处于正面的西线。西路一线，进攻的德军尤为精锐。在战争开始后的头三个星期，德国陆军元帅冯·包克所率的中央集团军，共有 30 个步兵师，15 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比亚利斯托克向前推进了 450 多英里，一直抵达明斯克。

对苏联来讲，这是一条十分要命的战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这三个要点几乎在一条直线上。从明斯克到莫斯科不过 500 英里。1812 年拿破仑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进攻莫斯科的。因此，保卫明斯克与保卫首都莫斯科紧紧相联，其军事战略意义非同小可。于是，为争夺明斯克，敌我双方进行了更加激烈的厮杀。

“必须守住明斯克！”

斯大林的命令像一道剧烈的闪电，立即在明斯克一带引起了巨大的轰鸣。苏德双方的集团军，都以空前未有的兵力在这里进行撕咬和拼杀。

为了加强保卫明斯克的指挥，斯大林派朱可夫大将深入前线督战，后又派铁木辛科元帅前往担任集团军总司令。但无论怎样顽强拼搏，最后，明斯克防线仍被锐意进攻的德军突破。及至 8 月，苏军只好退至斯摩棱斯克，从新组织防线，死死保卫已受严重威胁的莫斯科。

在这段极其紧张的日子里，苏联根据卫国战争的需要，迅速组建了国家防务委员会（RKO），斯大林担任主席。这是整个战争时期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于一体的苏维埃最高权力机构。同时，调整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斯大林任主席兼总司令。原任总司令铁木辛科元帅免去总司令之职，调西线集团军强化指挥。最高统帅部其余成员，有B·M莫洛托夫，C·M布琼尼元帅，K·E·伏罗希洛夫元帅，P·M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和T·K朱可夫大将。

在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反复拉锯和最后失守的那些日子里，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的所有成员都没有睡过好觉。

他们紧张地注视着每天急如星火的战报，处理着急如星火的战事，工作的日程和秩序完全被打乱了。白天和黑夜没有什么两样，往往是略一台眼或草草打个盹儿便又开始工作。人人都很少回家，大多数时间是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度过的。

战事紧急。处理问题，来不及慢条斯理地推敲。人与人之间，顾不得什么修养和礼貌。这样，彼此难免发生粗暴的碰撞，然而碰撞之后谁也来不及计较。于是，这时候，斯大林昔日那种粗暴的脾气又不时发作了。

但这不要紧。这时的人们，尤其是高层领导集团中的成员，大家关心的是党的命运，祖国的命运。这个高于一切的共同目标把斯大林的缺点掩盖了。人们原谅着体谅着自己的领袖。斯大林也似在发火之后原谅了自己的下属。

这时候的斯大林，仍是冷漠而孤独的。但越是危难，他的越是刚强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更加突出。他似乎永远保守着他那一片孤独的感情世界。对于那一片世界，他的下属始终捉摸不透。他的妻室儿女也捉摸不透，连与他接触最多的特别亲密的莫洛托夫也捉摸不透，人们只明显地感到，他们的领袖，冷漠，孤独，痛苦，坚强。他自具有非凡的久经磨炼的才智，专心致志，坚韧不拔，刚毅果敢和冷酷无情，使他成了一个冰冷的不可摧毁的铁人！他的身上始终充满无限的神秘的力量。

突发的规模巨大的战争，使斯大林感到兵力短缺。

战争之初，苏军共有420万军队，组成303个师。其中，125个师正在进行人员和武装的配备，余下的师很少几个是足量的。而且这支国防力量守卫着横跨欧亚的广大国土，西线要对付希特勒，东线要防卫早与苏联开了几仗的日本，显得捉襟见肘。

捉襟见肘也罢，战争准备未遂也罢，现实已经逼迫苏军仓促应战，而且面对的是强大有力的对手，拥有优势兵力的德军。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痛苦和愤怒，却没有忧伤和软弱。他迅速调整兵力，坚决组织抵抗。在7月上旬的紧张日子里，斯大林发布了紧急征兵动员令，除动员青年男女参加正规军外，全国男女老少一起动员参加民兵，形成了全民皆兵人人抗战的态势。这样，前线集团军的损耗，很快有了后备队的补充。当西方面军几个集团军严重受损时，斯大林从战略预备队中补充了四个集团军，它们是第19、20、21和22集团军，共计36个师。在南方方面军，以9个师编成第18集团军。在西北方面军，重新编成第11集团军。不久，又向西方面军派去了第16、24、28等3个集团军。

6月29日和6月30日，斯大林先后两次来到总司令部。他情绪很坏，对西线的混乱状况十分愤怒。

“总司令部是干什么的，参谋部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情况不清？为什么拿不出中肯的意见来？”

斯大林一发火，总司令铁木辛科元帅就感到十分难堪。这位提拔不久的元帅深感内疚。身居主帅要职，而前线军事如此糟糕，自己责无旁贷，却又一时难以扭转危局。沉痛深深地刺伤着他的心窝。但是，整个防御的薄弱和应战的仓促，是他一个人能够承受的吗？斯大林发火，他无言以对，只有忍气吞声。他曾几次申请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斯大林没有应允，总司令部没有人在家守着怎么行呢。

铁木辛科为难死了。他没想到，提升他任总司令这件好事，而今竟转变成了痛苦和磨难。

斯大林仍在发火：

“情况，情况！我们需要确切的情况！”

“斯大林同志，朱可夫他们正在汇集情况。请你等一等，他们就来汇报。”铁木辛科可怜巴巴地说。

斯大林停了停，气急败坏地道：

“你给我把巴甫洛夫叫回来，立即赶回莫斯科来！——我早就给你说过。你通知了吗？”

“通知了，斯大林同志！”铁木辛科回答。

“那为什么没到？”

“前线交通阻塞，很不好走。也许，今天巴甫洛夫将军可以赶到。他会带来前线的详细情况……”

斯大林没有再说话，只狠狠地抽烟，在屋里焦躁地走动。

过了一会儿，巴甫洛夫将军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这位方面军司令员，连续多日在前线指挥战斗，已经弄得精疲力竭，原本强壮的身体完全垮了，脸色十分难看。

斯大林一见到这位败军之将，立即火冒三丈：

“你说，明斯克为什么失守？为什么失守！”

“我们拼死抵抗……部队被敌人分割，失去了联系……”巴甫洛夫面对发火的领袖，怯懦地说。

不等巴甫洛夫报告完毕，斯大林怒道：

“你们要对西线的毁灭负责！”

接着，斯大林一挥手，叫巴甫洛夫立即到政治部特赫留斯那里去报到。

特赫留斯是党政军内大清洗的主要头子。巴甫洛夫明白——他有言难辩，无法申诉。无论怎样申诉，他的前程已经完了。

目送着巴甫洛夫的身影，铁木辛科元帅感到一阵心寒。

巴甫洛夫走后，斯大林再也等不住了。他要立即到朱可夫那间正在汇总战况的屋子去。铁木辛科只好陪着元帅去。同去的还有贝利亚等人。

总参谋部办公室。工作人员神色紧张，匆匆忙忙，进进出出，侧室里十多部电话响声不断。电传室的打字员正嘀嘀哒哒地打字和发报。

朱可夫和参谋部的副手们正围着一张长条形的桌子，紧张地标示作战地图。地图上触目惊心划着几条指向莫斯科的黑色箭头，那是德军进攻的标志。苏方军队的布署则用红色箭头标示着。一目了然，可以从图上清楚了解到红黑双方正在激战的方位和地点。

斯大林和铁木辛科走进屋来的时候，朱可夫正在埋头标示地图，全然没有发觉。门口几个战士和工作人员见斯大林来了，立即立正行礼。斯大林没有功夫向士兵答礼，一头走进办公室。朱可夫猛然抬头，看见领袖站在背后，

忙道：

“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你来……”

斯大林劈头问道：

“情况怎么样？”

“还在汇总。一会儿就……”

斯大林又火了：

“你们参谋部就只知道整理战报吗？——可前线在等着命令——切实可行的命令！”

与斯大林一起来的贝利亚道：

“斯大林同志很着急，朱可夫同志！”

朱可夫平时与贝利亚的关系不好，此时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我们正忙着。你们让我们继续工作好不好！”

贝利亚生气地道：

“我们妨碍你们的工作了？”

朱可夫不耐烦地道：

“前线情况紧急，在等着我们的指示……要不，你来作指示吧！”

“如果要我作指示，我就来作。有什么了不起！”

朱可夫厉声道：

“你来作？可现在是委托我们作的时候！”

心直口快的朱可夫似觉这话牵涉斯大林，遂又歉意地向斯大林道：

“斯大林同志，请原谅我的无礼。我汇总好情况，立即向你汇报。最多还等5分钟。”

铁木辛科生怕斯大林再发火，遂圆场道：

“斯大林同志，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如何支援各个战场，然后再向你汇报……”

斯大林冷冷地道：

“看来……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说罢，也不告辞，不快地转身出去了。贝利亚也立即跟了出铁木辛科和朱可夫见状，面面相觑，难过地叹了口气。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国防武装力量大本营的命令和指示，大多数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讨论和通过的。

这间宽敞明亮、陈设简朴的办公室，长桌上铺着绿色桌布，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苏联爱国英雄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画像。办公桌上摆满了地图和文件，左壁安着一排书架，架上大多是马恩列的经典著作，其余是一些历史著作和国内外军事家的名著。

斯大林的办公室与他的私人秘书波斯克烈贝舍夫的办公室相连，再右则是警卫人员的小房间。办公室后面是一间休息室，旁边是通讯室。

斯大林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这间办公室度过的。只有少数时间在莫斯科郊外的孔策沃别墅度过，至于回家住的时间那就更少。战争进入第12天，即7月3日这天，斯大林一早来到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前，已经对头天晚上基本定下的讲话稿审视了好几遍。此刻，他的对面坐着正在等他的莫洛托夫。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讲话——斯大林以全党全军向全国人民最高统帅的名义向全国发表演说，他在沉思了12天之后，在莫洛托夫等下级的再三劝说之后，要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表明态度了。这次讲话，不仅关系着国内各个

方面的反映，也关系着苏联在世界的舆论影响。

因为至关重要，所以特别慎重。

本来，斯大林是不想作什么广播讲话的。紧张的战事已经弄得他十分痛苦，十分困乏。他曾委托莫洛托夫在广播电台通报了战争的消息，但党政军方方面面很不满意，国际舆论也不满意——战事如此紧张，事情如此重大，斯大林在干什么？难道堪称泱泱大国的苏联，在此为难之际竟是群龙无首吗？莫洛托夫毕竟达不到斯大林的威望程度。他同斯大林比较，毕竟“人微言轻”。斯大林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了。这是时代的需要，战争的需要，当然也是人民的需要。

为了准备好这个讲话，他叫莫洛托夫草拟了一份提纲。但那提纲毕竟是提纲，干巴巴的，需要充实大量的内容。为此，他参阅了大量马列著作和世界各国著名的军事著作，参考了大量外国首脑人物的讲话。他要博采众长，集精华于一炉，讲得生动、实在、得体，使讲话既起到通报情况的作用，又起到鼓舞和动员军民抗战的作用，起到广泛团结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作用。他要简约地而不是冗长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整个讲话，必须朴实无华，实实在在。他不喜欢浮华的文风。

他的讲话稿的旁边，放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的那个已经向全世界公开的声明，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表态讲话稿。他觉得，丘吉尔其人，好出风头，演讲时，卖弄文采，夸夸其谈，不过是资产阶级贵族华而不实的精神的表现。罗斯福的讲话，则干巴巴的没有什么内容，显得十分乏味，这是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至于其观点内容，表面看来倒也可以，总算站在苏联一边说了几句好话。但那背后，也许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斯大林又轻蔑地看了看那两份讲话，叼着烟斗在屋内慢慢踱步。等在一边的莫洛托夫试探地道：

“柯巴——”他这样称呼斯大林。

柯巴是斯大林早期参加革命用过的化名。只有像莫洛托夫这样长期与斯大林共事的熟悉的同志才敢这样称呼他。

莫洛托夫说：

“你觉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讲话不好吗？”

“不是。不能这样简单地提出问题。他们表示同情和支持我们抗击希特勒，这是我们欢迎的。至于其文风，其夸夸其谈后面隐藏着的那些卑鄙的东西，我们应该鄙视。”

“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恶意。也许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莫洛托夫说。

“不！莫洛托夫同志。”斯大林颇为深刻地说。“政治这东西复杂得很。事实表明，希特勒同我们打交道时，不是也讲了许多与我们友好的话么，现在如何？”停了停又道，“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样是讲假话的专家。对他们所讲的表示友好支持的话，既要全听，又不能全信。慢慢地看一看。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对于斯大林这番关于真话假话的辩证分析，莫洛托夫十分信服。斯大林作为领袖，毕竟高瞻远瞩，棋高一筹。遂问道：

“那么，对于他们的友好和支持的假话，我们如何表态？”

“自然只有同意和感谢呗。——现在，不是立即揭穿的时候。他们既把手伸过来，要同我们握一握，那就握握手吧。拒绝是不妥当的。”

接着，二人又围绕这篇至关重要的讲话稿扯了一阵，最后定了下来，立即交付打印去了。

这晚，斯大林庄严地站在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麦克风前，用他那浓厚的格鲁吉亚口音，从容不迫地演说了。说到激动处，他不得不稍稍提高嗓音，但他从来不打手势，只那双深邃的眼睛更加闪现着坚毅而自信的光芒。

只听他说道——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海陆空三军的全体指战员们：
我是斯大林，我在克里姆林宫向你们讲话……

他首先讲了事实的真相。然后指出，希特勒背信弃义地破坏了和平协议，发动突然袭击，虽一时占了优势，但他们占便宜的时间不会太长。

他以简明的语言揭露了敌人的丑恶目的。他说，敌人是残酷无情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侵占我们用自己汗水浇灌出来的土地，掠夺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粮食和石油。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地主政权，恢复沙皇制度……把苏联各族人民德意志化，变成德国王公贵族的奴隶。

他态度鲜明地号召人民，立即行动起来，打一场全民的卫国战争。他强调，必须毫不留情地打击敌人，与之作殊死的斗争。同时，必须消除我们后方的混乱和恐惧，必须实行焦土政策。

他具体地说，当不得不撤退时，必须运走全部机床和车轮，不给敌人留下一部机车、一节车厢，不给敌人留下一公斤粮食、一公斤燃料。集体农庄庄员应当把所有牲畜赶走，把粮食交给国家保管，以便运到后方。凡是不能运走的一切贵重物资，其中包括有色金属，包括燃料等等，都应该绝对销毁。

在敌占区，必须建立骑兵和步兵游击队，建立破坏小组，以便同敌军斗争，以便遍地燃起游击战争的烽火，以便炸毁桥梁、道路，破坏电话和电报通讯设施，焚毁森林、仓库和辎重。在防御区，要造成使敌人及其走狗无法藏身的条件，步步追击他们，消灭他们，破坏他们的一切活动。

最后，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和人民，向英国、美国和一切同情支持苏联抗战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大林的讲话，朴实无华而充满真理，言简意赅而内容深刻，这在苏联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赢得了良好的反映。

不少关心苏联命运的人说：

“斯大林不怕失败的挫折，坚定地站起来了。希特勒很难进一步占到多少便宜。”

许多外国报纸评论说：

“斯大林是坚强的。俄国是坚强的。”

“这一回。希特勒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本来嘛，俄国是个好进不好出的国家。希特勒必败无疑。”

也有一些站在反面立场的评论说：

“俄军兵败如山，不可收拾，斯大林说了一通极为没有水平的空话……等着瞧罢。”

其中，有家报纸登着一幅漫画——

斯大林、莫洛托夫、铁木辛科，正沿着乌拉尔山仓皇逃跑，后面则是散飞着的广播讲话稿的碎纸片。

斯大林的讲话，化为苏联人民坚决抗战的决心。

很快，有组织有纪律的大规模疏散，包括军事工业，机关学校，居民和重要物资，向东部广阔地区的疏散开始了。重要军事工业在短短时间内疏散完毕，并迅速投入了大规模的生产。全国城乡，男女老少，纷纷报名参军，迅速组建了几十个补充集团军和千百个民兵师。整个苏联变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海洋。

然而，战场上的大规模较量，仍在相当艰苦地进行。为抵御德军穷凶极恶的进攻，斯大林建立了西方战区，包括西方面军、预备方面军和莫斯科方面军。

8月初旬，离莫斯科只有200英里的斯摩棱斯克陷落了，莫斯科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北线，德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直抵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在南线，德军挺进到利沃夫一带，直至乌克兰首府基辅，情况岌岌可危。

有鉴于此，斯大林再一次召开紧急国防会议，与各主将共商对策……

铁木辛科和朱可夫作为斯大林的两员虎将，这段时间一直不断在西方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奔波。他们劳苦功高，斯大林自是赞许，但于军事失利之时，仍不免被斯大林批得难受。

这天，当着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面，斯大林又把铁木辛科批了一顿：

“败退！败退！我从来没听到过你们带着胜利回来见我！”

“我们在殊死抵抗……”铁木辛科委屈地说。

“那么，斯摩棱斯克为什么丢了？”

铁木辛科无言以对，但他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他离开总司令部，以总司令的身份亲自前往西方方面军指挥抗战，不过4个星期，在浴血的战场上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军队是信任他的。

斯大林既像自言自语地说，又像在征求政治局其它委员的意见：

“我看，铁木辛科的总司令职务也该免了。”

铁木辛科感到一阵心酸。但他终是一个真正的汉子，咽了几口苦水之后，回答道：

“我服从党的调遣。我早就要求到前线指挥作战。”

“这……”加里宁似乎想说，这样作对铁木辛科不够公正。但他话锋一转，这样说道：“不过前线也确实需要强有力的指挥，铁木辛科能够挽救局势。”

斯大林点着烟斗，扫视了在场的人，说道：

“就这样定吧。”

铁木辛科委屈地服从，立即赶到前线去了。

接着，轮到了朱可夫大将。

朱可夫摊开军事地图，如实地汇报基辅的危机。他建议，当前必须从远东至少调8个师来加强莫斯科的防区，同时把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重新组建防线。

“那么基辅呢？基辅怎么办？”

斯大林一直放心不下乌克兰那一片工业基地。

朱可夫见斯大林有些为难，鼓起勇气大胆建议道：

“兵力不够，顾此失彼。我看，有所得必有所失，基辅不得不暂时放弃。”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胡言乱语？”斯大林怒道，“把基辅拱手让给敌

人，你怎么想得出来？”

朱可夫道：

“我是从整个战略格局考虑的。如果认为我这个参谋长不合格，可以解除我的职务。我宁愿上前线死战。”

这个少壮派将军，向来心直口快，已经好几次当面顶撞斯大林了。在一般人们被大清洗的阴影笼罩着的情况下，朱可夫如此冒失，在坐人员无不为此这位能干的将军捏着一把冷汗。

“好吧！”斯大林针锋相对地道，“如果你一定要如此，我成全你，没有你，我们也过得去！”

40分钟后，斯大林果真解除了朱可夫的职务，由身体不好的老帅沙波什尼科夫接替。

“那么——你不是愿意上前线吗？愿上哪儿？”斯大林不无讽刺地说。

朱可夫毅然答道：

“到叶尔尼突出部指挥反击。”

“好吧。”

斯大林见这位能干的将军果真要走，心里有些后悔。这段时间，他不知怎么搞的，总犯脾气粗暴的老毛病，弄得不少将帅十分委屈，遂叹口气，微笑道：

“朱可夫同志！我得提醒你，你仍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正在这时，总政治部军团级政委特赫留夫神色不安地走进屋来，小声对斯大林报告说：

“斯大林同志，你的儿子……”

“柯巴的儿子怎么啦？”耳朵很尖的莫洛托夫警觉地问。

“他的儿子在前线……被俘了。”特赫留夫小声地说，显出十分痛心的样子。

“斯大林同志，听到没有——你的儿子雅沙，被敌人俘获了。”莫洛托夫站起来，较为大声地说。

“什么？雅沙被俘了？”

众人大惊。

斯大林扫视大家，叼着烟斗在屋里踱步，似乎对这事不感兴趣。但大家分明看到，他那充血的眼角闪着泪花。

“不用说了！”斯大林突然转过身来，“昨天我就知道了。”

原来，昨天晚上，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给斯大林专门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为了保密，统帅部没有传达。今天，特赫留夫也不知从哪里获得这个消息，特地以此拍马来了。

斯大林没有理睬特赫留夫。又向大家扫视一遍，冷冷地道：

“散会！”

第二十六章 罗斯福为难请军师理查森干餐闹别扭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一切赏心乐事都感兴趣。

他常常忙里偷闲，带着他的私人助手到郊外钓鱼、打猎和野餐，或者干脆回到故居海德公园玩几天。

海德公园座落在靠大西洋的一片小丘上，离繁华的纽约市仅 75 公里。美丽的赫德森河从它身边飘然流过，然后慢悠悠进入大海。公园面向浩瀚的大海，背靠茂密的森林，环境十分优美，十分恬静。

公园里有座宽敞的宅第。1882 年初春的一天，天气阴冷，寒风呼啸、富兰克林·罗斯福降生在这座宅第里。产业雄厚的父母把罗斯福视作掌上明珠，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具有高度修养和绅士风度的人。罗斯福和善开朗的性格，喜欢赏心乐事的习惯，大概与此很有关系。

1941 年初的一天，罗斯福又带着他的家属和仆人回到海德公园游玩。这段时间，他心情特别愉快。在激烈的总统竞选中，他毫不费力地击败了对手威尔基，连任第三届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对此感到十分自豪。对他来说，他已经达到了自己权力的顶峰，唯一不幸的是自身的残疾——那两只已经瘫痪了多年的大腿，但他已经习惯。他有一个很灵很灵的头脑。他凭他那很灵的头脑和一把轮椅连任总统，这就是人间奇迹。

战火纷飞，世界极不安宁。要不是好友丘吉尔老缠着支援英国，只要美国的安全和海外的利益不受到威胁，罗斯福宁肯不介入世界任何纷争，而在故居这片恬静闲适的土地上愉快地养老。

初夏的太阳明媚地照着大地。公园绿树成荫，花草丰茂，远处是闪烁着蓝光的辽阔的大海。空气温馨而清新，一点儿也不燥热。罗斯福和家人、仆人愉快地在“山顶小屋”举行野餐。当他成功地兑好鸡尾酒时，整个小屋便回荡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了。

“来！为老板连任第三任总统，干杯！”沃森老爹快活地举杯相邀。

沃森是罗斯福的最贴心的保镖，因为年纪大些，罗斯福十分友善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作“沃森老爹”。沃森在罗斯福面前也十分随便，可以随便同他开点儿小小的不伤大雅的玩笑，常常称他为“老板”。

“好！祝老板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众人一齐举杯祝贺。

罗斯福坐在轮椅上，笑咪咪地举起酒杯，向夫人埃莉诺送去一个“请示”的眼色。

埃莉诺立即笑道：

“今天天气这么好，大家兴致这么高，应该乐一乐。”

罗斯福一声令下，大家咣当碰杯，一饮而尽。

罗斯福喜欢同他的家人、仆人和朋友闲聊，无论家事国事天下事，什么都可以随便谈。闲聊时，他喜欢别人叫他老板，而不喜欢叫他总统，他认为这样才伟大而谦和。

“老板，听说德国和苏联打得很凶，真的么？”沃森问道。

“当然是真的，你没听广播？”

“听了。现在的广播，还不是有造谣的假消息。”

罗斯福道：

“这个可是千真万确。前段时间，希特勒向巴尔干调兵遣将的时候，我们就看出了明显的征兆。当时，我叫我们的大使赫尔通过葛罗米柯警告过俄国。”

“斯大林怎么说？”

“七时，斯大林表示沉默。”

“他们准备好了吗？”

“作了些准备，但很仓促。当时，斯大林很不愿意同希特勒打仗。”罗斯福慢悠悠地说。

“现在呢？”

“苏联被迫应战，打得十分艰苦。”

“我们支援苏联不？”

“这……”罗斯福想了想，笑道：“也许用不着我们支援，俄国的军火不少，据我们驻莫斯科大使说，俄国的确有些货色。”

在场的家人和仆人有些不安了。有人问：

“希特勒会进攻美国么？”

“不会，他离我们这儿太远了。德国的海军不行，希特勒是旱鸭子，怕海！”

“太好了！我们这儿可以不打仗。”

大家高兴起来。

“不过——”罗斯福正色道：“希特勒那家伙喜欢到处伸手，是个极不安定的因素。希特勒的战争，对我们仍然存在威胁，起码有间接的威胁。在大西洋的公海上，我们已有好几艘船舰被他们击沉。他对我们支持英国很不满意。”

沃森老爹道：

“看来，我们需要警惕希特勒哩。”

“对。不过——当前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希特勒那个在东方的小伙伴——小日本。近来，小日本正在打印度支那的主意，而且威胁着我们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

“你是说珍珠港吗？”

“是的，沃森老爹。”罗斯福说到这里，笑道：“怎么，今天的家庭野餐会变成了国际问题讨论会啦？来来来，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喝酒！”

“干！”众人举杯，又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

这天，罗斯福回到白宫总统居室，处理了几件国事，便惬意地靠在床头休息。在明亮而温和的灯光下，他玩了一会儿邮票，然后拿着一本侦探小说随意翻阅。那本描写大侦探追捕毒犯的小说很精彩，他一直看到自己的神经和眼睛有些发胀为止。熄灯之后，他躺在床上，凝视着窗外月光下婆娑的树影。顿时，又回想起中午与仆人们在海德公园闲谈的问题来。

他思索一阵，不甚了了。正准备合眼，床头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罗斯福讨厌深夜来电话。

凡是深夜来电话，没什么好兆头。过去，希特勒进攻波兰，进攻法国，进攻英国，好多坏消息都是深夜电后传来的。似乎是第六感官告诉他，这一回难道……

他抓起了电话，电话是驻英大使怀南特打来的。

“总统——希特勒的闪电战快得惊人。眼下，快打到莫斯科了！”

“是吗？”

“是的。希特勒的快速部队，每天几乎推进 50 多英里。莫斯科以西的重要屏障斯摩棱斯克防线岌岌可危。德军一旦突破这道防线，莫斯科就完了！”

“呵……”

此刻，罗斯福眼前似乎闪着苏联国土上战火纷飞的情景。

“就这些吗？你要密切注意动态，进一步弄清情况，向我报告。”

“就这些，老板！——呵，你没听广播吗？塔斯社正在广播斯大林的讲话。斯大林说，苏联宁肯实行焦土政策，坚决抗战到底。”

“好吧，我听听。”

罗斯福立即叫夫人埃莉诺打开收音机。果然，收音机里，塔斯社一位女广播员正用英语播送着斯大林的讲话。

罗斯福听完广播，心里难以平静。

“好家伙！希特勒真是一只大嘴老鸦啊！他的胃口不小！”

希特勒进攻苏联，美国怎么表态呢？他的朋友丘吉尔先生早已表态，他自己也在一个非正式的场合轻描淡写地说过几句含糊糊的话。如要他正式代表美国表态，可是一个重要问题。

好吧！明天开个会，通知政府要员商量商量。——他想。

第二天，白宫那间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坐了一圈人。到会的有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海军部长弗兰克·A·诺克斯，海军上将哈罗德·H·斯塔克，海军作战部长莱希上将，以及杜鲁门等高级官员。

会议嘻嘻哈哈，不过闲扯一阵，意见很不统一。德国进攻苏联，关美国什么事呢？大多数人很有点儿率灾乐祸。也有好几位表示忧虑，担心美国的安全。少数几位十分激愤，主张立即明确表态，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罗斯福耐心听着，没有下结论。会议不了了之。

晚上，罗斯福找来他的好友哈里·霍普金斯，他要听听颇有见地的霍普金斯的意见。

霍普金斯曾任商务部长、工程兴办局局长。此人精明能干，是个擅长政治权术的老手，很有从政经验。他曾经为罗斯福竞选总统立过汗马功劳。罗斯福本想把他作为理想的继任者，只因此人身患慢性消化不良，健康不佳，眼下没有担任公职。罗斯福把没有公职的霍普金斯引为自己的私人参谋。一遇大事，总要找他来聊聊，听听他的意见。有时也派他作总统特使，出出公差。

“老板，有事吗？”

霍普金斯走进罗斯福的办公室时，罗斯福正在摆弄他的军舰模型。罗斯福很喜欢大海，喜欢军舰这类玩艺儿。他家里，办公室里，常常摆着这些东西，知道他这爱好的朋友，也常常给他馈赠这些礼物。

“呵——哈里！请坐，请坐！”

罗斯福热情地招呼说，仆人很快送上了咖啡。

“老板这军舰好漂亮——哪里买的？”霍普金斯随便地问。

“哪里呢！朋友送的。”罗斯福放下军舰模型，靠在轮椅上笑道：“听说古代中国有个刘皇叔，他有个能干的军师，名叫诸葛亮，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

“老板请我来……有什么事吧？”

“现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打得很凶。对此，我们怎么办？想听听你的意

见。”

“一路上，我就猜着是这件事。”霍普金斯得意地笑了。

接着，两人围绕主题认真谈了起来。

“不是开会研究了吗？”

霍普金斯发表意见之前，很想摸摸当局要员的底子。

“是的，哈里！”罗斯福苦笑着说。“看法很不统一。”

霍普金斯笑道：

“我估计无非三种意见，三种态度。一种认为希特勒在步拿破仑的后尘，肯定失败；一种认为俄国军队将土崩瓦解，希特勒将在6个星期之内拿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将要垮台。还有一种就是二者相持不下，两败俱伤。”

“完全正确，哈里！”罗斯福对这位军师十分佩服，“那么，三种态度呢？”

霍普金斯呷了一口咖啡，笑道：

“第一种，支持希特勒消灭共产党政权——这合符自由世界的宗旨；第二种，支援斯大林，消灭法西斯——这符合美国防卫安全的需要；第三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隔岸观火，保持中立——这合符美国的现行政策，但可能影响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是的，哈里！”罗斯福也呷了一口咖啡，沉吟道：“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表态呢？”霍普金斯想试探总统的底子。

“你说呢？”罗斯福像是看透了这位密友的心思，反问道。

霍普金斯神秘地笑了笑，说道：

“我想，三种态度对美国都是利大于弊的，这就是我们的优越。不过，这里有个矛盾……”

不等霍普金斯说完，罗斯福插话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美国既不想贸然介入战争，又不想超然于外。”

在朋友面前，罗斯福乐意自己露一手。你聪明，我也并不愚蠢。接着又道：

“的确，世界就这么怪。没有什么真正的世外桃源，谁想超脱，只是幻想而已。”

最后，谈及美国究竟怎么表态这个问题时，霍普金斯问道：

“你对丘吉尔的表态如何看呢？”

“呵，那家伙表态可快呢。他明确表示支持苏联，站到斯大林一边，同希特勒斗争到底。不过——我了解他，希特勒打苏联，他是高兴的。”

霍普金斯点了点头道：

“丘吉尔的处境与我们不同，可以理解。可我们……还是看看再说吧。”

“我也这么想。”罗斯福说。“关键是目前情况不明。怀南特大使来电说，德军已经打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了，不知苏联究竟能不能挡住，这需要看一看。同时，斯大林对我们的态度如何……都要看一看。”

接着，罗斯福想了想道：

“哈里！我想派你一个美差，请你作为我的特使，先到英国去摸一摸英国的近况，然后到苏联走一趟，把情况带回来，我们再表态。”

“呵，太好了！”霍普金斯十分高兴。“什么时候出发？我闲着无事，

正想出去散散心呢。”

罗斯福道：

“你到英国去时，有个问题要同丘吉尔谈透。丘吉尔那家伙多次来电要我们的武器，又不想给钱，看来他是财政困难。他说愿意拿他的军事基地同我们换，我想是可以的。同他谈时，摸摸他的底子，他究竟愿意拿哪些基地出来。”

霍普金斯道：

“好吧。”

送走霍普金斯，罗斯福独自在办公室思索了好一阵。

他从英国丘吉尔的多次求援想到眼下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进而想到美国的防卫与安全，以及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与影响，等等。

罗斯福明白，英国作为美国的朋友，美国理所当然应该支援英国，可丘吉尔暗暗地含有拉美国介入战争的意思，十分希望美国参战。这一层，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矛盾尖锐，不同政见者的舆论很大。现在，孤立主义政策虽有很大突破，但若支援苏联，肯定舆论更大。

美国和苏联之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尖锐对立。过去，包括美国在内的自由世界声讨过苏共。按照自由世界的意志，这个世界容不得共产主义的。当然，世界就这么复杂，世界也容不得希特勒这样穷凶极恶的家伙。眼下，希特勒和斯大林比较起来，最危险的还是希特勒。对美国来说，最危险的还是希特勒的小伙伴——小日本。

想到这里，罗斯福对美国在太平洋那片军事基地十分担忧。

就美国而言，太平洋夏威夷群岛那块全球战略基地太重要了。可美国鞭长莫及，如果日本真的有所动作，乘虚而入，如何是好？

罗斯福清楚，小日本野心不小。从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侵略贫弱的中国，战争逐步升级，至今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逼到重庆去了。日本不仅想独吞中国，还想囊括整个东南亚，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最近，日本又开始向南发动进攻，占领了印度支那，其中包括金兰湾在内的重要港口。新加坡、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将是进一步夺取的目标。倘若如此，紧靠这些目标的美国远东军事基地珍珠港将受到严重威胁。美国通过一种称为“魔术”的密码破译工作，已经获悉了日本的这种意图。对此，美国一方面对日本发出严厉警告，一方面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大笔财产，对其急需的钢铁石油等原料实行禁运，结束两国之间的贸易，总之，日美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地处太平洋中心位置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是重要而薄弱的。好在一年前已经派遣海军上将理查森带领一支舰队开赴珍珠港加强防卫。但听说这家伙远地出征，很有些情绪，不知最近如何。

罗斯福思索一阵，不觉已到中午，便邀哈罗德·H·斯塔克海军上将、海军作战部长莱希等共进午餐。他准备利用午餐时间，同海军将官把珍珠港的防卫问题聊一聊。

刚刚开席，理查森海军上将一头闯了进来。

“哈罗，乔！你来的正好。快坐下，我们共进午餐。”罗斯福高兴地说。

“不想吃。”理查森一屁股在靠椅坐下，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喝点儿饮料吧。”斯塔克热情地说。

理查森没有回答。他抓起瓶子将白兰地大口大口地灌下肚子，然后摇摇

头，叹了口气。

“什么事使你这么烦恼？乔！”罗斯福问。

理查森透过无框眼镜的目光变得严肃起来，他那多节瘤的手紧紧握着烟斗，想了一阵，直率地道：

“我认为，把舰队留在珍珠港是愚蠢的。”

“嗨，这家队的情绪还没消呢。”

“详细说说你的理由吧！”罗斯福和气地说。

理查森道：

“它有受到日本人袭击的危险，我想把它撤到太平洋沿岸进行休整，以作应付任何事件的准备。”

“是啊，”罗斯福说，“我看到了你给斯塔克的报告，但你似乎没有懂得我的用意。舰队驻在瓦胡岛（珍珠港），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威慑力量。”

“可我们已经作好作战的准备了吗？没有！”

曾经宣称美舰已经作好战斗准备的海军作战部长莱希听了这话，坐在那里很不是滋味，却又不好开腔。

罗斯福看了莱希一眼，忙打圆场道：

“喂，乔！不说这个，吃菜吧。”

理查森也似觉莱希有些难堪，忙解释道：

“对不起，比尔！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罗斯福道：

“那只是技术问题。据我所知，舰队驻在珍珠港，过去现在乃至将来，对日本人都会起到遏制的作用。”

“总统先生，我至今还是不相信这一点。”理查森显得十分固执。

罗斯福有点火了。

“你没能给我举出充分理由之前，我们在珍珠港的舰队决不能撤走。否则，那儿就完全虚了。”

“我们要不要参战？”理查森突然问。

罗斯福思索了一下，说道：

“现在不要。即使日本进攻泰国或荷属东印度群岛，我们也不参战。但是，如果日本进攻我们的军事基地，刻意与我们为敌，我们就要参战。”

“可是——”理查森叹口气说，“总统先生，我担心的正是这个。日本很可能进攻珍珠港，可我们在那里的力量太弱，舰队处境危险。”

“你没信心防卫？”

罗斯福眼光闪着愤怒，但没有发火。他从不在下属面前发火。

斯塔克见此，忙打圆场道：

“总统先生，乔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他是一吐为快。不过我想，只要我们集中在瓦胡岛的高炮部队和战斗机中队加强防卫，舰队在那里的安全问题不大。”

“你的意见是……”罗斯福对斯塔克的模棱两可有些不懈。

“舰队还是在珍珠港防卫更安全。”

斯塔克明确地说。

理查森见说不过罗斯福和斯塔克，遂道：

“如果我的意见不能成立，就另请高明。”

罗斯福感到，理查森是个好军官，就是个性特别倔。让他长期这样别扭

下去不是办法，遂道：

“乔的想法可以考虑。塔斯克上将，请你提出认为有资格接替他的海军将官的名单。”

斯塔克面对尴尬的场面，没有说话。

此后不久，斯塔克海军上将会同人事局提出了换将名单。总统决定解除理查森的职务，任命赫斯本德·G·金梅尔海军上将为美国舰队司令，迅速奔赴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指挥防卫。

第二十七章 希特勒臭骂属将朱可夫奔波“救火”

1941年初秋，希特勒高兴到了极点，狂妄到了极点。他认为，在他的闪电般的攻击下，俄国已经完蛋了。

这天，帝国总理府会议大厅拥挤地坐着总理府各部要员和机关僚属，希特勒在这里主持所谓进攻俄国胜利进军报告会。报告人是他的特派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

希特勒踌躇满志地坐在讲台当中，左边是跛脚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右边是秃顶的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第二排坐着总理府其他要员。

此刻，狄特里希正对着麦克风洋洋得意地报告。

希特勒派他而没有派别人到前线司令部了解战况，如此荣宠差点儿使这个文痞乐得昏了过去。他说他冒着生命危险奔波于各个战场，看到的都是胜利——伟大的胜利。如此自我标榜一番之后，他开始从三个方面汇报他所了解的情况。

他说——

“自从伟大的元首发布进军俄国的命令，我英雄的德军将士如离弦之利箭，下山之猛虎，势不可挡，直扑俄国的防线，如入无人之境。其时，俄军如梦初醒，仓促应战，乱成一团，有的俄军军官正抱着太太睡觉，连裤子也来不及穿，就被我军送上了西天……哈哈！”

狄特里希把前线的细节说得绘声绘色，引得台下一阵狂热的嘻笑。他呷了口茶，继续说——

“最动人的是进攻的气势。天上飞机，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地上排炮，火龙齐飞，惊天动地。坦克集群，轧轧轧，蜂涌推进。后续部队，争先恐后，势如狂潮。一时，炮声隆隆，火光熊熊，遍地硝烟，地动山摇，宛如火山地震，天塌地陷一般。可想而知，那些仓促应战的俄军有多少上了西天。

“最惊人的是推进的神速。战役开始的头3个星期，陆军元帅冯·包克的中央集团军，36个步兵师，15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比亚利斯托克向前推进了450英里，直抵斯摩棱斯克。——大家算一算，平均每天推进速度是多少，20多英里，有时竟达50多英里。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斯摩棱斯克是通向莫斯科的要冲，向东离莫斯科只有200来英里了。”

狄特里希说到这里，希特勒插话道：

“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就是走的这条道路。拿破仑失败了，我们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是的。”狄特里希连忙奉承说，“拿破仑是败军之将，而我们是胜利之师。这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元首作统帅，有宏伟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战术。胜利永远属于德意志！”

“元首万岁！”

“德意志万岁！”

台下爆发出一阵狂热的呼声，

狄特里希见他的报告效果不错，更加得意了。他似感到有些燥热，遂用手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继续提高嗓门讲道——

“胜利的消息多得很哪。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李勃的集团军，兵力达21个师和6个装甲师，往北穿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直抵列宁格勒；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伦斯德25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山地师和5个

装甲师，组成4个集团军，神速地向第聂伯河和基辅推进，富饶的乌克兰首府基辅垂手可得。

“目前已经形成这样的格局。北线，我军已经包围驻列宁格勒一带的好几个俄国军团，正待瓮中捉鳖，一举歼灭；中线，只要拿下斯摩棱斯克，共匪老巢莫斯科就将彻底粉碎；南线，拿下基辅已经不在话下。这样，用不了几天，俄军从北到南就会彻底地全面地崩溃。由此，我们可以展望伟大德意志民族一个新的无限美好的明天……”

希特勒一边听着，一边指指划划，得意地与戈培尔评着一张报纸。那是戈培尔的徒子徒孙的杰作——报纸上画着一张漫画，画中一幅苏联地图，在德军坦克飞机和大炮的追击下，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铁木辛科正仓皇地逃越乌拉尔山，苏联这几位要员头大腿短，形象十分丑陋。希特勒对戈培尔指着漫画笑了一会儿，立即扬起漫画大声插话道：

“大家看吧。这幅漫画最简明最生动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形势。这就是艺术的魔力。——你们都去买份报纸看看。”

这位在维也纳作过低劣广告画的流浪汉，今日又借机吹嘘自己的艺术眼光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他那不可战胜的神话。

也不管狄特里希是否报告完毕，希特勒站起身来，指手画脚地讲话了——

“可以肯定，过不了几天，列宁格勒也罢，莫斯科也罢，基辅也罢，在我强大铁拳的捶击之下，都将变得粉碎。

“我已向三军发布严格的命令：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以承认。

401“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必须从地球上消失。一旦苏俄被推翻，这种带着共匪色彩的城市的存在无重要意义。我军的目的在于包围这些城市，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军轰炸，把它夷为平地！”

“总之，把这个城市接管过来的任何要求都不予考虑。全市居民的生存和供应食物的问题，不能由我们解决。我们对这样的大城市的人口，连一部分也不想保留。”

希特勒满口狂言，唾沫横飞。最后，他对着讲桌猛击一拳，狂啸道：

“今天我宣布，毫无保留地宣布，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元首万岁！”

“德意志万岁！”

“……”

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狂热的欢呼声。

这天晚上，就如何彻底消灭苏俄，希特勒与他的将领们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已经狂热到极点的希特勒，仿佛突然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不禁勃然大怒。

其时，希特勒那间阴森的办公室里坐着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最高统帅部的哈尔德、约德尔、凯特尔等要员。

办公桌上摊着一张苏俄地图，上面用醒目的箭头标着进攻路线和目标。

事实明摆着。德国的强大战争机器，已经碾碎了苏联西部大片土地，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是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基辅了。从北到南，这三个目标解决了，整个苏联也就彻底垮了。这样，苏联的选择只有两条：或者投降，或者

像漫画画的那样，越过乌拉尔山，逃到西伯利亚去喝西北风。

问题是这三个目标如何解决，谁是解决的重点。

“你们说说吧，怎么办？”

希特勒一边看地图，一边漫不经心地问。其实，他心中早已有数。他要看看将军们想的合不合自己的心意。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早对这个问题商量过几次，取得了一致意见，但谁也不愿首先发言。他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沉默了好一会儿。

“哈尔德，你先说。”希特勒道。

哈尔德避实就虚，说道：

“我先说说情况吧。在北线，伏罗希洛夫的六七十师已被我们包围在列宁格勒；南线，布琼尼的南方部队已经溃散，基辅垂手可得；中线，守卫莫斯科的铁木辛科元帅所率苏联最后一支完整的军队，已经陷入我军在莫斯科城下所设的两个钢铁包围圈中”

“那么，怎么办呢？”希特勒问。

“三个目标都要拿下来，这是肯定的。”

“重点呢？重点放在哪里？”

希特勒摆出最英明的战略战术家的派头，居高临下地问，仿佛在考一位刚刚入伍的下士。

哈尔德嗫嚅地道：

“我和勃劳希契将军商量过，认为莫斯科应该是我们全力以赴攻击的重点。”

“为什么？”

哈尔德为难地望了望勃劳希契。希特勒也把眼光投在勃劳希契脸上。

勃劳希契很不自然地解释说：

“之所以要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莫斯科，这是因为：首先，莫斯科是苏联的心脏。莫斯科的陷落，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将产生强烈的震动。也就是说，莫斯科一垮，苏联就彻底垮了，苏联的人心就彻底散了；第二，莫斯科是俄国交通运输的枢纽。拿下莫斯科，苏联不仅要失去一个主要的军火来源，而且后方的兵员和供应也不能运到前线，各个前线就要因此而削弱和崩溃。”

希特勒傲慢地踱了几步，突然问道：

“这是你们司令部的意见吗？”

“是的，元首。前线将帅包克将军、古德里安将军也很赞同。”

“目光短浅，打胡乱说！”希特勒一下子站住了，目光犀利地盯住两个下属。“现在，敌人知道我们要重点进攻莫斯科吗？”

“是的，元首。”勃劳希契说，“现在，敌我双方都把莫斯科视为攻防的重点，这是必然的。种种情况表明，俄国的主力现在正集中在莫斯科前沿，以图全力保卫首都。在斯摩棱斯克正东，50万苏军突破了包克的双重包围，正在挖壕据守，以阻止我军进一步向首都进发。总之，这样一来，俄军兵力的重心已经摆在我中央集团军的面前。”

“对啦，情况非常明白，结论也非常清楚。”希特勒胸有成竹地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避实击虚，声东击西，出奇不意，这才是上策。也就是说，要用相当的兵力向莫斯科施加压力，而把重点放在进攻基辅。”

“拿下基辅并没有多少战略意义。”哈尔德说。

“我早说你们鼠目寸光，眼光短浅，果然不错。”希特勒说，“基辅是

什么地方？俄军的战略要地。我们夺取了基辅，就等于占领了整个俄国的产粮区，占领了他们的工业基地和外高加索的石油产区。这样一来，俄军就等于彻底断了口粮，那么，列宁格勒也罢，莫斯科也罢，也就不攻自破了。”

“元首！问题恐怕不这么简单。”勃劳希契争辩说，“我军当务之急必须首先拿下莫斯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我军实力而言，已远远超过俄军三倍。以三倍之师，获取俄国心脏，是一场非常值得的决战……”

“不不！”希特勒固执地说，“你们的作战建议完全不合我的意图。你们——可以说，完全不懂战争。战争——懂吗？这是一门艺术！”

勃劳希契见希特勒如此狂妄自大，如此训人，也不禁火了。这位一向紧跟元首，在主人面前唯唯诺诺的下属，过去一直未敢发火。可这一次，脾气却倔了起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我的元首！”

哈尔德见势不妙，忙劝道：

“也许，元首的意见是对的。”

勃劳希契见哈尔德见风使舵，极不满意地白了他一眼，气愤地道：

“好吧，我保留我的意见。你们愿怎么办，办去罢！”

希特勒见勃劳希契如此大胆顶撞自己，重重一拍桌子，骂道：

“你他娘的死脑筋，木头人。我怎么相信了你！让你在总司令这个位置坐着！去呀，去打莫斯科呀！”

希特勒一顿臭骂，勃劳希契顿觉五雷盖顶，头昏眼花。他本来就有的心脏病又犯了，立时脸色苍白。最后，只好有气无力他说：

“我要求解除我的总司令职务。”

希特勒一听这话，更加愤怒：

“好哇。你滚，立即给我滚！”

勃劳希契拖着抱病的身子，灰溜溜地出去了。

希特勒略略平了平怒气，对哈尔德道：

“就这么定了。通知前线各军，重点进攻基辅，务必全胜！当然，对莫斯科也要同时攻击。”

希特勒在穷兵黩武方面，格外狂妄专断。他自视为全世界第一流的百战百胜的军事战略家。他一专横起来，什么人的意见都是很难听进去的。

405

晚餐之前，就进攻重点问题，善于逢迎拍马的凯特尔也和希特勒闹了纠纷，受到臭骂。

此刻，凯特尔在办公室闷闷不乐，眼睛死死盯着放在面前的那把左轮手枪……

他准备自杀。

眼急手快的约德尔忙将那把手枪挪开，劝他对元首的侮辱继续忍受下去，一直忍受到最后一刻。

凯特尔突然站起身来，气愤地道：

“战争，战争，他懂个屁！——约德尔，你是知道的，他的专横给我们部队带来了多大损失。攻打法国时，我们已经把英法联军的几十万人困在敦刻尔克，只要我们再前进一步，就可以把几十万人赶进大海全部淹死。可正是这个关键时刻，他竟下达了那个停止前进的命令，结果让几十万敌人从手下溜掉了。你说气不气人！”

凯特尔滔滔不绝地诉说元首用兵的错误，越说越气愤。

“就说这回进攻俄国吧。我们的重兵已经取得进攻莫斯科的主动权，他却要我们分兵攻打基辅。这这……这就是我们的天才的元首。他懂个屁！”

约尔德向来与凯特尔要好。他一面劝着凯特尔，一面叹口气道：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算了吧，凯特尔。”

凯特尔仰天长叹：

“他甚至骂我们陆军司令部里全是一批脑袋已经过时、理论变得陈旧不堪的人。不能忍受！闻所未闻，莫此为甚！”

重兵交会，水火难容。势如惊雷，猛似狂潮。

苏德之战，无论是列宁格勒之战、莫斯科之战，还是基辅之战，敌我双方都是集团军群的大行动，都具有某种决战的性质。加之一方锐意进攻，一方坚决抵抗，这就决定了战役的空前规模和空前激烈。而且这样的战役，敌我双方在事前都不可能从容的准备和详细的攻防方略，仅仅凭借的是大势的分析。这对任何军事家来说，都是一道只有靠实践来解决的难题。

当希特勒与他的将领们为进攻重点争论不休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已经理所当然地把莫斯科作为防卫重点。为此，铁木辛科和朱可夫命令在明斯克——比亚威斯托克被围的苏军猛烈突围，尽最大努力牵制德军。乘此机会，则把大批苏军集结到斯摩棱斯克周围地区，沿德涅伯河往南到洛耶夫，组成捍卫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同时，抽调布琼尼指挥的预备队组成的集团军共 28 个师，以及从内地军区抽调的第 2 战略梯队前来增援，在主要防线以东 130 英里至 150 英里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这两条防线的责任由铁木辛科承担。朱可夫则在北线、中线和南线几个大的战场之间周旋协调。他像“救火员”一样，哪里紧急就赶到哪里强化指挥。

在那段生死攸关的日子里，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部的统帅，总是日日夜夜密切注视着各个战场的战况和各位主要将领的指挥情况，巴望着顶住敌人，取得胜利。

他发现，能够经受住现代战争考验的将帅，除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沙波什尼科夫等老帅外，主要是朱可夫和铁木辛科等少壮派将领，于是许多最艰巨最复杂的作战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他们的肩上。虽然他和这些将帅之间，有时争论得很不愉快。

这年 9 月，经过一系列的突击与反突击，大致形成了决战前夕的某种短暂的相持不下的局面。北线，伏罗希洛夫的集团军虽然早被德军包围在列宁格勒，虽然突击和反突击不断发生，却是彼此无可奈何，谁也吃不掉谁，一直僵持着；中线，针对敌人进攻莫斯科的意图，铁木辛科和朱可夫在完成两条战线部署的过程中，曾作过若干艰苦的反突击，双方互有胜负；南线，基辅的红军被敌人重点包围，德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大举进攻，基辅在艰苦的抵抗中终于陷落。

基辅的失守似乎表明了希特勒的正确，希特勒为此十分得意。但从军事角度讲，希特勒又犯了一个大错误。重点攻占基辅，则削弱了对莫斯科的攻势。结果，当希特勒洋洋得意地重新集结重兵进行莫斯科的决战时，苏军已经设置了两道坚固的防线。而且，可怕的莫斯科的冬季开始来临。但事已至此，双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莫斯科决战势在必行。

于是，1941 年 10 月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大决战在莫斯科地区激烈地展开了……

莫斯科大决战前夕，敌我双方僵持了很久的北线险象环生，近又严重告急。

“斯大林同志——”伏罗希洛夫在电话里报告说，“敌人已经绕过卢加河一线，进入加特契纳地区，一步步向列宁格勒逼近。而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部队守卫在德军和列宁格勒之间。日前，敌人已经开始紧缩钳形包围，在大批飞机坦克配合下，咄咄逼人地向城区进攻。眼下，整个城市危在且夕。请务必快速加派增援部队……”

听得出来，伏罗希洛夫有些惊慌失措。而这时，又有关于伏罗希洛夫企图自杀和准备逃跑的谣传。对此，斯大林十分担忧。

列宁格勒是彼得大帝在1703年建立的俄国西方的“窗户”。200多年来一直是辽阔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正是在列宁格勒（旧称彼得堡），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尔后，这座古城日益繁华，已经发展成为苏联西北的重要军事港口和工业中心、文化中心。斯大林认为，这座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摇篮的城市，无论如何不能丢失，就是用胸膛也要挡住敌人的进攻。可是久经沙场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师伏罗希洛夫也抵挡不住了，这如何是好？

为难之中，斯大林又想到了朱可夫。

同斯大林一样，朱可夫也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也是穷鞋匠的儿子。朱可夫从17岁参加沙俄军队以来，身经百战，十分骁勇。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军容整齐，军纪严明，遇事果敢，行动敏捷。他也是在苏联最早倡导建立机械化部队的重要军官之一。

这位45岁的将领和铁木辛科一样，几乎是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他敢说敢为，有时脾气很倔，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其他老资格的将帅，凡是他觉得不对的，敢于直说。——对这一层，斯大林颇为不快。但值当今急如星火的用人之际，也难求全责备了。

9月12日，斯大林召回了正在前线“救火”的朱可夫。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斯大林的办公室的时候，斯大林正在紧张地审视地图。

“斯大林同志！大将朱可夫向你报到！”朱可夫严肃地行了一个军礼。

“辛苦了，朱可夫同志！——坐下。”斯大林平静地略带点儿温和地说。

接着，他指着地图向朱可夫介绍——北线很糟，伏罗希洛夫连连告急。德军已经拿下列宁格勒城外许多据点，切断了铁路交通……

朱可夫一边审视地图，一边听着。他明白，他这个“救火员”又有新的任务了。

“斯大林同志，有任务请你吩咐。为国效劳，万死不辞！”

斯大林感动了。他本是一个感情不易外露的人，此刻却重重地拍着朱可夫的肩头，微微苦笑了一下，坚决地道：

“我决定，解除伏罗希洛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职务，委任你担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

“这……”朱可夫不禁惶惑。

“怎么？不愿意？”

“不！斯大林同志。伏罗希洛夫是老师，又是你多年的老战友……他并没有什么过错。”

斯大林背着左手，叼着烟斗，深深吐了一口烟雾，说道：

“用人之际，急如星火，遑论资历！就这样定了。”

“那……老帅他怎么安置？”

“让他担任国防委员的职务。”

朱可夫明白，这是个明升暗降的好办法。

“就这样。你明天出发，务必死保列宁格勒。否则，唯你是问。”

斯大林目光锐利地盯着朱可夫。

“坚决服从命令！”

朱可夫知道，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他用一个端正的军礼表示自己的决心，再没有说什么，行礼之后，一转身，急急地去了。

第二天早晨，一架L1—2型飞机在一架歼击机的保护下，从莫斯科的伏努科机场起飞了。飞机上坐着前往列宁格勒上任的朱可夫和他亲自挑选的军官——霍津、科科佩夫和费久宁斯基。

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城内斯莫尔尼宫。朱可夫和伏罗希洛夫在一种十分难堪的场面下办了交接指挥权的手续。当他们双方在情报和作战地图上签字以后，伏罗希洛夫什么话也没说，随即，带着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上飞机飞回莫斯科去了。

朱可夫很快把这种难堪丢在脑后，赶紧找尚未走的其他属员和各军将领了解情况，一连几天紧张的工作，使他对列宁格勒防御的现状和改进防御的方法有了粗略的认识。

接着，朱可夫以他素有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大刀阔斧地调整防御力量，建立防御梯队，动员全市军民在城市周围和城内构筑各种纵深防御工事，诸如防坦克战壕、交通壕、铁丝网、炮兵掩体、装甲火力点、防坦克障碍、菱形拒马，等等。

很快，全城防御设施大大改观。市民们组成了若干民兵师团，协同正规军作战。这样，整个列宁格勒变成了一座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钢铁之城，克服了前段防御中的某些混乱和薄弱。

面对德军的猖狂进攻，朱可夫和全市军民同仇敌忾，一面顽强防卫，一面相机反突击。经过若干反复激烈的较量，至10月初，德军攻入城区的计划被粉碎了。而且敌人一度得手的城外许多重要据点也被红军夺了回来。

列宁格勒一直没有失守。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随着战争的进程，希特勒为集中兵力攻打莫斯科，不得不从北线抽调机械化部队。

这样，列宁格勒最危险的日子宣告结束。

北线相对平静下来，中线却越来越紧张了。这时，敌我双方都把重兵集中到了一个点上——

莫斯科！莫斯科！

规模巨大的莫斯科保卫战正在加快准备……

第二十八章 斯大林夜梦亡灵朱可夫临危受命

1941年下半年，斯大林是在十分痛苦的熬煎中度过的。

希特勒的猖狂进攻，给苏联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祖国的安危，苏维埃的命运，共产主义的前途，像座座大山压在斯大林的心上。

与此同时，他还负载着个人感情生活的重压。而这一层，在他严格封闭着的内心世界隐藏着。除了少数几位高层领导成员略有所知外，国人是一无所知的。

在那些最艰苦最困难最危险的日子里，斯大林除了死死压住痛苦，别无它法。为着抗敌卫国，他没完没了地工作，投进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忘了休息，忘记了家庭，忘记了自己的生命。他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

斯大林的家住在克里姆林宫后院一幢普通的楼房里，那是18世纪留下来的一幢建筑，外表留着某些辉煌的陈迹，里面十分陈旧。

斯大林的住房在二楼，占用了差不多整整一层楼。有客人的住房、保卫人员的住房，以及会客室、办公室。他本人的居室里，几乎没有一样像样的家俱，也没有什么摆设。一张普通的床，几张普通的桌椅，几个放满经典著作的书架，更没有什么古董。墙壁上挂着用普通木框嵌着的人物肖像画，主要是马恩列的肖像。比较显眼的则是1922年9月在哥尔克拍的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有他和列宁并肩站着的镜头。

在前，不少关心领袖的人要给他解决更加宽敞的住房，他一一拒绝了。后来，有人在市郊为他修造了一幢别墅，他几乎没有去住过。任何迈进斯大林家的人都有一个感觉：这位革命领袖克己奉公，是位最廉洁不过的人。他几乎过着请教徒似的生活。

这天夜里，斯大林一直忙到深夜。他的办公室桌上，堆放着关于保卫莫斯科战役的大量电报文件。每一份文件他都看了，重要的已作了批示，让机要人员传达下去。看文件时，桌上那部电话就像轮番作响似的，总是打断他的思路。但他不得不接，而且希望这些电话不断传给他新的信息，特别是前线的战况。看文件，接电话，下指令，接待要员，这就是斯大林在办公室里要干的一切。而这一切，无不联系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凌晨，他总算把要看要批阅的文件处理完了，电话也渐渐稀疏起来。他觉得有些倦意。办公桌旁边有一把转椅沙发，每当工作劳累了的时候，他习惯把沙发转向窗户，很长时间望着林园，或者打盹，或者沉思。但这时候，他双眼打架，很想躺一躺。靠角一处，有张简易军用床，铺着厚厚的毛毯，上面整齐地放着一床军用被子。斯大林看了看军用床，终于决定去睡一会儿。

但他睡不落实。前线，许多战况不时跳进他的脑海。模模糊糊之中，忽然一个概念跳入脑际：好久没有回家过夜了。

“是的，应该回家去看看。”他想。

正在这时，咚咚咚——有人敲门。开门看时，却是妻子阿利卢耶娃来了。

妻子是很少来办公室的。斯大林有个规矩，家属子女不准到办公室来代他，因为那会干扰他的工作。可今天，阿利卢耶娃却来了，且是深更半夜，样子是兴冲冲的。

“阿瑟！”阿利卢耶娃笑容满面地走过来，这样称呼他，口气非常亲昵。

过去她一直没有这样称呼丈夫，只称他约瑟夫。有时跟丈夫在一起，需要对话，则根本不作称呼，只首先送过去一个可人的温驯的眼神。

“有事吗？为什么不来电话？”斯大林冷冷地问。

“电话总占线，不通呢。”阿利卢耶娃急切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消息！”

“什么好消息？说话直接些，简明些。”斯大林说。

“雅沙回来了！”

“真的？”斯大林惊喜地问。

“真的。他从德国强盗的手里逃出来了。”

“好！太好了。”斯大林摇着妻子的肩头，急促地问，“他在哪里？”

“在家里。回来时，他满脸鲜血，衣服褴褛。我给他洗了脸，换了衣服，他便睡丁。他实在太疲倦。回来的路上，风餐露宿，他走了三天三夜……”

“好吧，让他休息。明天一早我便去看他。”

接着，斯大林又问了问女儿斯维特兰娜的情况，便要妻子回家去住。可阿利卢耶娃娇嗔地道：

“我不回去！我们好久没在一起了，今晚我就在办公室陪你。”

斯大林想了想，道：

“好吧。天气太冷，挤在一起暖和暖和也行。”

斯大林正要伸手去挽妻子，可妻子却一步步后退，突然哭道：

“阿瑟！我俩早是天上人间，天各一方。我只能在梦里见你一面。如今……多事之秋，危难之际，万望保重，保重！”

说罢，竟是飘然而去……

斯大林揉揉眼睛，挣扎着醒来，原来是一场梦幻。不知怎的，他竟在简易行军床上做了这么个令人揪心的梦。

他站起身来，点燃烟斗，在办公室里独自踱步。关于孩子雅沙和妻子阿利卢耶娃的许多事，就像放电影似的在他脑海里萦回。斯大林共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叫雅科夫·朱加什维里（爱称雅沙），二儿子叫瓦西里·朱加什维里，第三十孩子是女孩，叫斯维特兰娜。

雅科夫是斯大林的前妻叶卡捷琳娜所生，瓦西里和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娃所生。在三个孩子中，斯大林特别喜欢女儿斯维特兰娜。

他认为，两个儿子都是不成器的东西，尤其是雅科夫，给他带来了许多痛苦。平时，父子关系十分冷淡，只有女儿似善解父母之意，可以给他痛苦的心地带来一些慰藉。过去，每次回家，斯大林首先问的便是斯维特兰娜。

在这位领袖人物的家中，雅科夫却也可怜。生母死后，他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后来，阿利卢耶娃成为他的后母，他们生活在一个家里，雅科夫感到有一种难言的悲哀。后母只比他大7岁。好在后母对这个过早丧失母爱而父亲又不怎么宠爱的孩子十分同情，十分关照。但生父对他的冷漠使他难受。他甚至曾用手枪自杀，幸好受伤未死。后来，雅科夫上完莫斯科的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在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发电厂工作过一个时期。他最终想成为一个军人，便转到红军炮兵学院读书，卫国战争爆发以后，他报名上了前线。

不幸得很。雅科夫上前线不久，他所在的师团正面与德军交火，在激烈的战斗中，这个师团被敌人分割包围。浴血突围时，这个师团被冲散了。雅科夫同其他几个士兵隐藏在树丛中，被敌人搜索发觉，结果被俘。这件不幸的事发生在1941年7月中旬。

德军发现他是斯大林的儿子，如获至宝，千方百计要他投降。敌人认为，

只要雅科夫投降的消息一公布，便是一颗瓦解苏军的重型炸弹。

雅科夫宁死不屈，拒绝投降。

敌人把他秘密地关押在德军克卢格元帅的司令部里。

斯大林同许多将领早就从收音机里获悉了雅科夫被俘的不幸消息。

德国播音员是这样广播这则消息的——

据克卢格陆军元帅司令部发来的报告称，施密特将军的摩托化军的德国士兵们，在俄国维捷布斯克东南利奥兹诺附近，俘获了克里姆林宫独裁者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里上尉。他是苏军维诺格拉多夫将军的骑兵第七军的一名炮兵连长。雅科夫·朱加什维里被俘认出后，7月18日晚即用飞机解往克卢格元帅司令部。日前，对这位重要俘虏的审讯正在进行中……

仅凭德国广播员的声音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当初，同许多听者一样，斯大林对这一消息表示怀疑，也许这是敌人的阴谋。但不久，这事得到了证实。

苏联一个使用尼卡诺尔·古巴林假名的特工人员，辗转把雅科夫被俘的消息传给驻在莫斯科的格林斯基兄弟，格林斯基兄弟又把这一消息辗转传给克里姆林宫的要员。

前不久，在一次重要会议结束的时候，特赫留斯对斯大林说：

“我们专门成立的特工小组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弄清情况真相。假如雅科夫在德国人手里，那么不管他是活着还是已经牺牲，都要找到他……”

斯大林看了看特赫留斯，挥了挥手，示意不要再说。他沉重地说了三个字：

“清楚了。”

这三个字说得十分低沉，好像是从心底和喉头强行压出来的。接着，他一头靠坐在转椅上。

在场的加里宁、莫洛托夫和朱可夫都感到难堪，不知如何安慰领袖心底这道沉重的创伤。不料，斯大林突然转过身来，沉毅地道：

“你们是为我难受吧。不必这样，不能因为我是最高统帅，最高统帅的儿子被俘了就难受，而应该为在战争机器下呻吟的千千万万人民难受，并把这种难受转化为复仇的力量。”

大家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领袖的观点。但特赫留斯似乎要特别表示对领袖的关切，遂建议道：

“我们可以设法使雅科夫越狱。要是不能越狱，我们还可以同希特勒讲条件！”

“什么？同希特勒讲条件？”斯大林突然站起身来，声音都变了。特赫留斯顿时吓得慌乱起来，忙解释道：

“我指的是交换……我们也俘获了一些德国将军，可以用他们换取雅科夫。”

“原来是这样。”斯大林开始在室内缓缓踱步，不时用讽刺的眼光望着特赫留斯，“大家听着，总政治部主任向总书记建议，要求和希特勒做生意。军队在战斗，人民在死亡，而特赫留斯却为我的儿子在做生意！”

“斯大林同志！别抓住我的一句话就……”特赫留斯央求说，那张布满褐斑的脸急得涨红，“如何营救雅科夫，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老资格的莫洛托夫也道：

“科巴！我看你太过分啦。”

莫洛托夫一直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在中央要员中是唯一可以随便称呼斯大林的别名的。他继续道：

“要知道，国际上确实有交战国之间交换俘虏的先例。特赫留斯的建议，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全国人民呀。”

“完全对。”加里宁说，“这无可指责。”

“算了。”斯大林似也觉得自已过分了些，但他绝不在下属面前认错，于是，改用比较温和的微笑对大家说道：

“我认为，同希特勒讨价还价，简直不可思议。——当然，能把雅沙救出来，当然好……作为俘虏，他的处境会比别人更困难……对于我的儿子，因为我是领袖，人们更重视一些，这可以理解。但是，对于那些成千上万无法越狱也无法交换的被俘的指战员，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我们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为我们有权，自己就该特殊一些吗？”

说到这里，斯大林望了望窗外，雷雨已经缓了下来，然后提高嗓门说道：

“特赫留斯同志，我感谢你对我的一片关切之心。但我要请你纠正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同希特勒交换俘虏，但不是作什么生意。你可以向希特勒这个吃人魔鬼提出：他可以从我们手里要走他被我们俘虏的将军，要谁都行，甚至可以要走被我们俘虏的全部将军……用不着可惜。而我们，只要他一个人，就是——希特勒！”

斯大林停住话头，站在屋里，从容地将烟丝装进烟斗。

烟火明灭。在场的所有高级官员，似看到斯大林那眼角充满泪水，而眼里却喷射着无比坚毅的光芒。

这个是很不吉利的征兆。

雅科夫被俘以后，已经被敌人杀害。可妻子阿利卢耶娃却说雅科夫逃回来了，而且妻子阿利卢耶娃本人也早于1932年死亡。

一个亡灵前来报告另一个亡灵的消息，这是什么征兆？

斯大林全身透过一阵凉气。但很快，他就自嘲地笑了。

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一个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如今竟成了有神论者、唯心论者，相信什么吉凶征兆，可笑！这不过是一个梦而已。见鬼去吧！

但是此刻，因思而梦，因梦而思，思绪绵绵。他这个具有刚强意志的人，也难免沉缅在难以忘怀的追忆中了。

“妻子是可怜的，她死得过早。”他想。

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是他少时一个同学的妹妹。结婚那时，斯大林是个经常在外飘泊的地下工作者。他受到当局的多次追捕和流放，很少回家。叶卡捷琳娜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她和斯大林的母亲住在一起，一心一意服侍她的丈夫和婆婆，每天晚上都为她的在外奔波的丈夫祈祷，祈求他丢掉得罪上帝的想法，在家劳动，安分守己，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可惜她死得太早，她是1910年患肠伤寒死去的。埋葬时用了全部宗教仪式，她给自已在外飘泊的丈夫留下了仅仅两个月的儿子雅科夫。

斯大林一直深深怀念过早亡故的前妻。

前妻在世的时候，他没有尽到多少丈夫的责任。他经常在外飘泊、每次

回家，妻子总是用那双大大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首先给他一个温柔的吻，然后给他擦脸，拍打衣服上的灰尘。她除了脉脉的温情，很少说话。她以一个女人最伟大最纯洁的爱支持着正在进行艰苦革命斗争的丈夫。

妻子死的那天傍晚，寒风怒号，大雪纷飞。斯大林冒着风雪赶回来，妻子已经裹上了雪白的尸布。他没能最后与年轻的妻子说上一句话，只有伤心地抱着仅仅只有两个月便丧失了母亲的孩子雅科夫。

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阿利卢耶娃是个年轻漂亮，性格热情奔放，不乏浪漫情调的女人。她比丈夫小 22 岁。他们结婚的时候，她是一个天真活泼而又诚实可爱的中学生。她是怀着对革命领袖无限热爱无限崇敬的心情向斯大林奉献自己的青春的。

后来，她入了党，曾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作些秘书性质的工作，也曾被送到大学深造。但她最终摆脱不了为斯大林主持家政的命运。

似乎，与领袖人物结婚是无上光荣的，但也同样带来无限的悲哀。丈夫老是无休止的开会，无休止的斗争和外出，温馨的小家庭生活日子屈指可数。开始，阿利卢耶娃对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香甜的蜜月之后，她开始尝到某种孤寂的苦恼。紧接着，他们有了孩子，一个是 1921 年出生的男孩子瓦西里，一个是过了 4 年之后出生的女孩子斯维特兰娜。她曾埋怨丈夫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但丈夫听不得这些埋怨，不时粗暴地回敬她。她对此十分伤心，但没有办法。

1932 年 11 月 8 日夜晚，阿利卢耶娃自杀了。采取这一悲惨步骤的直接原因是一次争吵。那天晚上，有一次小型节日晚会，出席晚会的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他们的妻子，还有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在演出场地，不知为一件什么小事，斯大林和妻子吵了起来。斯大林的粗暴和冷漠使性格脆弱的妻子难以承受。演出还没有完结，阿利卢耶娃气冲冲退出会场，独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开枪自杀了。管家卡罗琳娜早晨来叫阿利卢耶娃时，看到她已经死了，“瓦尔德”式手枪掉在地上。人们叫来了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

斯大林得知这件事时非常震惊。他并不认为阿利卢耶娃的死是自己的过错，而是她对他的背叛。他心底愤懑而悲沉。在追悼会上，他一言不发。告别妻子之后，没有再去墓地。

以后，斯大林周围的人曾经多次为他安排再婚，斯大林对此一直表示沉默。他愿意默默地过那种郁郁寡欢的没有生气的鳏夫生活。

面对孤独，斯大林似觉已经习惯。而实际上，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但他习惯于沉寂，习惯于把自己那颗痛苦的心掩盖得深深的，不愿意向周围的人透露感情世界的半点心迹，他排解忧郁和孤独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作，忘我地工作，没日没夜地工作。

但斯大林没有料到，今晚，在莫斯科保卫战日益紧迫的前夕，已经死去的两个亡灵竟突然入梦而来，在他沉寂的心底掀起这股痛苦的波澜。

斯大林抽着烟斗，踱着步子，心里渐渐感到平静下来。突然，桌上的电话机强烈地响了起来。那是朱可夫从前线打来的。

斯大林急忙抓起话筒。

前一段时间，前线的情况紧张极了，糟糕极了。

北线列宁格勒虽然稳住了，南线基辅却已陷敌手。现在最要命的是西线。很明显，希特勒要集中重兵，从西线正面突破，直攻莫斯科，拿下苏联

的心脏。如果西线挡不住，莫斯科就完了，整个苏联就完了，什么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也就完了。

1941年10月7日黄昏，“救火员”朱可夫将军的飞机从北线的列宁格勒起飞，在莫斯科中央机场降落。他是奉命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在那儿等他。

这几天，斯大林患着感冒，不停地打喷嚏。他穿着厚厚的元帅尼军大衣，不时从衣袋里掏出手巾揩鼻涕。因为感冒，又连连熬夜，那两只红肿的眼睛老是淌泪。但他仍强挺着，拖着疲乏的身子在办公室看地图。

“报告斯大林同志，我回来了。”朱可夫斯大林的贴身秘书引进办公室，大声报告说。

斯大林没有请这位风尘仆仆的将军坐的意思，没有慰问辛苦之类的客套话。他指着正在看的地图，忧心忡忡地说：

“你瞧，这儿的情况很严重。而我又没法得到西方面军的真实情况的报告。”

“布琼尼元帅不在西线吗？”朱可夫说。

斯大林站直身子，望了望朱可夫，说道：

“我知道布琼尼元帅在那儿，但我很担心。”

“斯大林同志！有什么吩咐请讲，我尽力地办。”朱可夫明白，斯大林又要把他这个“救火员”派到西线了。

果不出他所料，斯大林直接了当地道：

“你马上到西方方面军总司令部去，弄清情况，然后打电话回来。我等待着。”

“是！”朱可夫双脚立正，来了个标准军礼，转身急匆匆去了。

谢天谢地，去了好几天的朱可夫终于来了电话！

“情况很糟哇，斯大林同志！西线非常危急，有可能守不住！”朱可夫在电话里开门见山地报告。

斯大林紧握话筒大声问道：

“具体些！我要你谈具体情况。”

“好，我详细汇报具体情况。”朱可夫回答。

接着，双方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通话。

这个时期，朱可夫这个由斯大林直接派遣的“救火员”，就像一个陀螺，风一样地旋转着，速度快得惊人。

那一无离开斯大林办公室以后，一刻钟左右，朱可夫首先到总参谋部去了一下，在那里见到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这位从沙皇军队转到革命阵营来的老师身体不好，疲惫不堪，行将退休。他和朱可夫打了招呼，对朱可夫道：

“斯大林已经来了电话，知道你要来我这儿拿地图。”

“是的，尊敬的元帅！我必须耍一张莫斯科接近地区的地图。目前，这一带正在激战。”

“已经准备好了。”沙波什尼科夫把地图交给朱可夫。

“很好！那么，再见！”朱可夫说着，取了地图便走。

沙波什尼科夫抱歉道：

“不小坐一会儿？喝口水吧。”

朱可夫谢道：

“不行哪，我的老师！”

朱可夫说着，脚不点地地去了。

沙波什尼科夫望着朱可夫的背影，叹道：

“是啊，急如星火。”

越野吉普风驰电掣般地越过莫斯科城，奔驰在城西的原野上。

朱可夫连夜赶路。他在车子上用手电照着地图，仔细研究作战双方的位置和作战行动。他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话，就像在与谁讨论问题似的：

“糟糕！莫日艾斯克防线……莫斯科接近地带，构筑阵地的的工作还没完成……有必要派部队占领这些防线……首先是莫日艾斯克防线。”

司机紧握方向盘，惊异地回头望了望这位忙得一刻不停的首长。问道：

“首长，车往哪儿开？”

“方面军司令部。”

“在哪儿？”

“叶尔尼。”

这天，朱可夫赶到叶尔尼，已经深夜了。司令部里，科涅夫和参谋长马兰金等人，正点着蜡烛在昏暗中开会。朱可夫的到来，似乎给这些疲惫的将士带来了希望和力量。

科涅夫高兴地道：

“朱可夫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为难呢。”

朱可夫接过一杯开水，咕嘟咕嘟喝了，说道：

“说说情况吧。”

参谋长马兰金中将汇报说：

“现在，希特勒在莫斯科接近地区集结了 200 多万军队，在步兵和机械化兵力上大大超过了我军。我军最前面的防线——布良斯克、莫日艾斯克和格查茨克，兵力严重缺乏，漏洞很大。莫斯科近郊的两条防线，阵地构筑进展十分缓慢。”

朱可夫对照地图，插话道：

“这样看来，在莫日艾斯克防线上，如果德军以装甲部队向莫斯科突入，我军难以阻止。必须尽快向莫日艾斯克调遣军队。”

“是的，首长。”

马兰金中将继续汇报说：

“眼下，我第 16、19、20 集团军和鲍尔金指挥的集群，预备队的第 24、32 集团军，在维亚兹马以西和以北，已经被敌人包围。”

朱可夫听到这里，站起身来，在屋里焦急地踱了几步，果断地道：

“必须马上调预备队增援。至少两个方面军！”

接着，他大声问：

“布琼尼元帅呢？他在哪里？”

这个时期，预备队方面军的指挥权在布琼尼手里。要调预备队补充第一道防线，必须找布琼尼。

“元帅可能在马洛亚斯附近。”

“我这就去找他。”

朱可夫立即上了吉普，又连夜赶往马洛亚斯去了。

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野外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 分钟后，朱可夫见到了改任西方集团军政委的特赫留斯，参谋长阿尼索夫少将也在那

里。

朱可夫不喜欢特赫留斯，因为他积极参加过“大清洗”，并在军中恢复政委制，而这一行动是朱可夫反感的。

“朱可夫同志，坐，请坐！”特赫留斯放下正在训人的电话，招呼道。

朱可夫不想理他，直截地道：

“布琼尼老师呢？我找他！”

特赫留斯忙道：

“司令员前天和43集团军在一起，司令部现在已经和他失去联系。”

“你说什么？”朱可夫感到很吃惊。

“司令部的人员都很担心司令员的安全，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派去找他的联络官还没回来。”

“见鬼！”朱可夫火冒三丈，“整个西线的指挥重任都在司令员身上，而你们却与司令员失去联系，这是在打仗吗？如果司令员有个三长两短，你这个当主任的如何交待？”

特赫留斯也觉得情况严重，诉苦道：

“我也着急呢。目前，我正在收集撤退下来的人。我们将在集合地点把他们重新武装起来，编成新的部队。”

显然，同特赫留斯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政治庸人没什么好说的。朱可夫发了一顿火之后，立即出发找布琼尼去了。他一定要找到他。

转辗3个钟头以后，朱可夫终于找到了布琼尼元帅。原来，布琼尼到第43集团军去后，因敌人炮火逼近，集团军司令部临时挪了个窝，这使他与总司令部一时失去了联系。

见朱可夫找来，布琼尼很高兴，握手之后，朱可夫告诉他，他是斯大林同志直接派遣来的，是来了解西线的情况的。

“很好很好，很欢迎！”布琼尼眨着那双老花的眼睛说。说话时，满脸的皱纹随即在作“造山运动”。

这位老师实在太老迈了！靠他，能够守住西线吗？朱可夫想。

布琼尼摊开地图，指着西线叹道：

“形势的确严重，朱可夫同志！我军很大一部分部队被包围了。——你看这儿，第24和32集团军早被敌人切断，已经不存在防线了。昨天，在尤赫诺夫和维亚兹马之间，我自己差点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大量坦克和摩托化纵队调集维亚兹马附近，看来是想从东面包围这座城市。”

听得出，面对强敌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位老师心里也难免有些惊慌。

朱可夫沉毅地问道：

“现在，尤赫诺夫在谁手里？”

“不太清楚。”

“那么谁在负责从尤赫诺夫到马德洛亚斯的通道？”

“不知道。那里可能没有掩护部队。”

我的娘呀！情况如此紧急，这位老师对许多情况竟心中无数，一问三不知。朱可夫心里不禁生出一层悲哀。他想了想，委婉地对这位老师道：

“老师呀！你必须马上赶回总司令部去。我先到尤赫诺夫去看看，再回总司令部与你见面。好吗？”

布琼尼道：

“好好。你最好快些回来，好多事我真忙不过来了。真急人！”

“第一线特别需要加强力量。要赶快调两个预备队上去。”

“好，好。”布琼尼回答说。

朱可夫说罢，又马不停蹄地上了吉普，向尤赫诺夫出发了。

尤赫诺夫的情况很糟。

据驻守那里的预备队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上校报告，敌军已经占领了尤赫诺夫，先头部队已经突入乌格拉河桥头，并占领了大桥，卡断了这条重要通道。侥幸的是，大批德军还没来得及进入。而苏方驻守部队也还没有接到总司令部关于这一地区的攻防命令。

第二日凌晨，朱可夫赶到了方面军总司令部，布琼尼和司令部所有成员在那里开会，气氛很紧张。朱可夫和布琼尼交换意见后，立即与斯大林通话，对整个西线的情况作了全面汇报——

整个西线，以及布良斯克和预备队的情况是严重的。当德军的进攻还处于计划阶段时，苏军没有抓紧必要的防御准备，同时忽略了侦察工作，没有把主要兵力布置在最受威胁的中心地段，没有建立起纵深防御体系，也没有调遣预备队加强薄弱环节。当敌人向苏军突入之时，苏军没能组织有力的抵抗。现在，德军已经突破维亚兹马地区，苏军第16、19、20、24和32集团军都被包围了。

斯大林被西线的危急形势震惊了。他在电话里发火：

“西线总司令布琼尼在干什么？找他接电话！”

朱可夫报告情况之后，见斯大林如此发火，并且马上要找布琼尼老师，似觉非常难处，遂回答到：

“老师不在这儿。他身体不好，正在打针。”

斯大林愣了一下，终于沉静下来，说道：

“好吧。等会儿，你等我的电话。”

斯大林着急地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他接通了参谋部的电话，与沙波什尼科夫交换了意见，接着又打电话给朱可夫。他说：

“必须把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加以合并，立即合并，统一指挥！”

朱可夫知道，合并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涉及的重要头目很多，诸如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和科涅夫等等。谁有资格执行这个命令并担任合并后的西方方面军的总司令员呢？理所当然的是正在西线指挥的布琼尼老师了。

可朱可夫没有料到，斯大林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说：

“最高统帅部命令，任命你担任西方方面军总司令员。务必立即到位，不得迟延！”

“斯大林同志……这不妥当吧。”

朱可夫对此感到棘手。他不能不考虑他与布琼尼老师的关系。

“你有不同意见？”斯大林问。

朱可夫答道：

“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我没有反对的理由。只是……”

“只是要将老师换下来，你有些为难。是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又斩钉截铁地说道：

“军令如山！原西线总司令布琼尼身体不好，必须撤下来，整个西线方面军的领导必须彻底改组，马上执行，你必须马上上任，就这样定了，朱可

夫同志，整个西线就交给你了。你必须明白！”

“是的，斯大林同志！我尽力而为。”

“不！不仅是尽力而为，而是全力以赴。一定要保住西线，保住莫斯科！”

斯大林的声音，掷地有声，像钢铁般强硬，清楚地响在朱可夫的耳际。

“是的，斯大林同志！”

朱可夫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了。

当朱可夫见到老首长布琼尼元帅的时候，正不知怎样传达斯大林的指示，布琼尼苦笑道：

“斯大林同志已经把命令传达给我，我们交接吧。祝你顺利！”

看得出，这位老师的心情是难受的，但他心地善良，对朱可夫是信任的。

第二十九章 斯大林红场阅兵希特勒兵临城下

随着朱可夫担任整个西线的总司令员，这条最重要的战线就有了最有能力的首脑来抓了。虽然老帅们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对朱可夫的指挥才能不得不服。而且，战事紧急，即使老帅们有些情绪，也不是闹情绪的时候。

朱可夫重任在身，哪敢怠慢。拯救莫斯科，解除祖国的危机，这是压倒一切的。他压根儿顾不上老帅们的情绪，只一个心眼组织防御。因此，他常常得罪人，因而成为有名的严格、坚决、不讲情面甚至态度粗暴的司令员。

朱可夫以他特有的干劲开始他的新工作。首先，他将方面军总司令部迁到阿拉比诺，然后把在波罗的海到黑海一线作战的红军之百分之四十，集中到莫斯科以西的接近地面，并加调预备部队，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日艾斯克——马洛耶罗斯拉韦次——卡卢加一线，建立坚强的防御。与此同时，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一道防线之后，又在靠近莫斯科的地区，加设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其时，因第一道防线北端的加里宁处于紧急状态，他即指派科涅夫将军带领一批军官前去协同作战。他自己则立即深入到莫日艾斯克那条处于防线正中的核心部位视察。

科涅夫将军在加里宁抓紧部队的整编。他亲自负责指挥第 22、29、30、31 几个集团军。德军虽然占领了加里宁，但未能继续前进。不久，为了强化这一危险地带的指挥，加里宁方面军成立了，科涅夫担任司令员。

莫日艾斯克防线对于试图坚守的苏军来说，有许多有利之处。它的前面有拉马河、莫斯科河、科罗查河、卢托河和苏霍得来河作为屏障，这些河流都有陡峭的河岸，对敌军坦克的行动极为不利。这条路线还有大量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网，便于从四面八方调运军队。

但是，这条长达 130 英里长的防线严重缺乏兵力。眼下只有 4 个步兵师、3 个预备兵团和 5 个机枪营，加上莫斯科炮兵学校和政治学校的学员，总共不过 45 个营，即平均每 3 英里才 1 个营。

“我的妈呀！布置这点几兵力能守得住吗？”

朱可夫视察之后，决定再抽调大量预备队前来加强。征得最高统帅的同意，不久，有 14 个步兵师、16 个改编过的坦克旅、40 个炮兵团及其它火器部队调到了这里。

但在这一线最前端的维亚兹马，尚有好几个集团军尚未突围出来，朱可夫只得分出部分兵力前去解围，可惜成效甚少。不消说，那些早被德军围困的大部分集团军，最后被德军吃掉了。

与此同时，第一道防线的最南端——布良斯克周围也很吃紧。那里，红军正在激战，试图突破包围圈。结果只有 5 千多红军突破德军包围，第 15 集团军的大部分被敌人吃掉了。

兵力！兵力！

守住防线，保卫莫斯科，最要命的是兵力缺乏。

这是一场若干集团军对若干集团军的大规模拼杀，具有很大程度的决战性质。进行这种拼杀，除了指挥员的指挥才能和士兵的勇敢精神外，胜负的关键因素便是兵力的强弱和多寡。对此，朱可夫是了如指掌的。

使朱可夫最伤脑筋的，就是这条防线兵力太少太少。通过努力，新编第 5、16、43、49 集团军 9 万人开到了指定位置加强防御，但远没有达到这条连续防线应有的人数。朱可夫只好将现有的兵力设防在最重要的通道中心，

竭尽全力阻止敌人突入莫斯科。于是，在通往莫斯科的重要通道上，敌我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激烈的拉锯似的血战，往往在一天或几天之内，敌我双方便要吃掉对方一个集团军或几个集团军。

战争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

随着敌军压力的增大，西方方面军所设的第一道防线无法稳定下来。方面军被迫后撤，莫斯科的危险与日俱增。

此时，朱可夫受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压力。

要么，他保住莫斯科，成为历史的英雄；要么，他与莫斯科一齐毁灭，成为历史的罪人！

以众多哥特式尖顶建筑著称，被人们称为“石头城”的莫斯科，在1941年10月中旬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完全笼罩在一片惊恐之中。

西方第一道防线被德军突破之后，莫斯科还守得住吗？从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对此无不十分忧虑。最高统帅斯大林，也难摆脱这个最棘手最严峻的问题的纠缠。

每天，从早到晚，斯大林办公室的几部电话响个不停。他不断得到朱可夫从前线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而每接一次电话，他那早已紧张的心情便会再加一分紧张。听得出，朱可夫的声音已经沙哑，整个西线正在全力拼杀。他明白，莫日艾斯克一线失守，不是朱可夫的过错，而的确是兵力太少，寡不敌众。现在，只有更靠近莫斯科的两道防线了，朱可夫能守得住吗？

“朱可夫同志！”斯大林在办公室给朱可夫打了电话，“你必须如实告诉我，第一道防线还能不能恢复。”

朱可夫沙哑着嗓子回答说：

“很难！很困难。——恢复第一道防线，这不是反攻吗？目前我军兵力主要是防御，根本谈不上反攻，斯大林同志！”

“那么，你准备怎么办？”

“目前，最有利的办法是，把西方方面军的全部军力，从莫日艾斯克一线后撤，在第二道防线上组织新的防御布署。”

斯大林明白，所谓第二防线，即是指从诺沃托维多夫斯基、克林、伊斯特腊水库到阿利克辛那一狭长地带，而这条防线离莫斯科只有46—74英里远了。

莫斯科危险万分！

然而，势已至此，别无它法。斯大林回答说：

“好吧。我希望你沉着指挥，坚决挡住敌人。”

“是的，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回答说。“不过我有个建议，鉴于当前的形势，必须确保军事与运输的畅通。我建议最高统帅部发布命令，从现在起，除军事车辆外，任何其它车辆都不准许直接开往或经过莫斯科。莫斯科城区必须立即处于军事戒严状态。”

“很好，朱可夫同志。这些事我会处理，你集中心思处理前线的问题吧。”斯大林回答说。

朱可夫的建议是有道理的。

西线的撤退，使首都莫斯科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几乎无法忍受的地步。

那时，莫斯科人心惶惶，行人拥挤，混乱不堪。提前逃难的人很多很多。因为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都被征用到前线运兵，街道上挤着行人。由于谣传

德军随时可能攻进城来，城里人心十分紧张，坏人乘机捣乱，抢劫案件频频发生。有的党员悄悄撕毁了党证，党旗，把列宁斯大林的头像取了下来。

党政机关也在作后撤的准备。全城大小机关的烟筒里冒着黑烟，周围下着“黑雪”，到处飞飘着匆忙焚烧的文件的碎片。最高领导层也在行动，莫洛托夫正在集中力量召集合外国使节，组织他们安全疏散，并拟将整个政府迁到古比雪夫。

面对这种混乱状况，斯大林命令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军事戒严令。命令规定：一切破坏社会治安的人，都立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一切煽动分子、奸细和其他挑动暴乱的人，立即枪决！除军事车辆外，任何其它车辆不许直接开往莫斯科或经过莫斯科中枢地区。任何机关厂矿和企事业单位，未经允许不得随便撤离莫斯科。对擅自逃离岗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要予以惩办。与此同时，还通过广播电台，公开号召所有莫斯科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立即组建国民警卫营和警卫师，在城区要地构筑各种防御工事。

为了稳定人心，斯大林经过反复考虑，除同意莫洛托夫将外国使节和政府部分机构转移出莫斯科，政府仍然留在莫斯科，并通过广播慎重宣布——

斯大林留在莫斯科！最高统帅斯大林誓与莫斯科共存亡！

这一消息的确振奋人心。惊惶中的人们慢慢镇定下来，并开始积极参与构筑城区军事防御工事等各项工作。整个城市从混乱状态过渡到了准备战斗的状态。

斯大林对此非常满意，在这个基础上，他开始思索另一个重要问题：11月7日即将到来。这个日子是苏联十月革命的传统节日，年年大庆，必不可少。今年，怎么办？战事如此紧急，还搞不搞庆祝活动？

也许，人们在紧张危急中熬炼得愈久，意志便会愈加坚强，甚至会在艰难困苦中爆发出奇特的思想火花。这时节，斯大林已经习惯于在危难中冷静地处理军国大事，并不时突发奇想。关于今年庆祝10月革命传统节日的问题，他终于拿出了自己独特的方案。

这日，斯大林打电话把朱可夫从前线召了回来。

朱可夫风尘仆仆地赶到斯大林办公室时，斯大林正叼着烟斗，凝视着窗外飘飞的雨雪。

“斯大林同志，西线总司令朱可夫前来报到！”

朱可夫行了一个端正的军礼。

斯大林回过头来，劈头问道：

“前线怎么样？稳得住吗？”

朱可夫一边抖着身上的雪花，一边回答：

“新的防线布置完毕。恶战仍在进行。”

斯大林点了点头。

接着，斯大林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今年的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仍要召开。我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觉得前线的形势怎样？我们举行这样的庆祝活动，行吗？”

这问题来得太突然。而且，一直在前线紧张指挥的朱可夫，压根儿没功夫想庆祝十月革命这件事。此刻，他被最高统帅的奇特想法震惊了，一时没法回答。

但朱可夫向来头脑明晰，思维敏捷，他明白，斯大林这次见他，并不是

要真正征求他什么意见，而是要向他宣布自己已经作出的决定，并要他保证这项决定的顺利执行。所谓征求意见，不过形式而已。遂道：

“据我们最近了解分析，德军还没条件发动更大的进攻。10月份的战斗中，我们伤亡损失很大，敌军损失也很大，他们现在正在整编和增援。如果我们召开庆祝大会，敌人的空军必然会捣乱。这需要特别加强首都的空防。”

斯大林有些不满地望着朱可夫：

“你明白地回答我，当前形势，这样的庆祝会能不能开？”

朱可夫见最高统帅的决心已定，遂直截了当地道：

“开吧。我全力支持！”

接着，斯大林和朱可夫详细地研究了庆祝会的防卫问题。

为了防止在举行庆祝纪念活动时德军空袭，他们决定从邻近方面军抽调部分战斗机前来加强首都的空防。与此同时，利用阅兵游行的机会，将参加庆祝游行的部队直接开赴前线。

庆祝会在雨雪纷飞的红场如期举行。

11月7日这天，苏联党政军首脑和三军将士迈着整齐的步伐步入会场。所有与会者，满脸严肃，没有以往庆祝大会那种欢快的微笑。与其说，他们是参加十月革命庆祝会，不如说，他们是来参加保卫莫斯科的誓师会，这正是这次庆祝会议的价值和意义。

整个会议充满着不可战胜的勇敢豪迈的精神。这种精神，最为集中地表现在斯大林那篇充满战斗精神的演说里。

这天，斯大林穿着元帅制服，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主席台上，用略带沙哑的格鲁吉亚地方口音，极力鼓舞他的听众。他在讲话中，引导人们回顾十月革命的光荣历史和苏联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同时，他列举俄国历史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罗·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以及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等等民族英雄的名字，鼓舞苏联人民把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进行到底。

斯大林讲道——

回想1918年，那时全国有四分之三都在外国人手里，那时俄国没有盟国，而且红军刚刚建立。

现在，情况是大不同了。现在苏联有盟国和他一道组成反德统一战线。不要多久，可能一年之内，德国就会因恶贯满盈而彻底垮台。

苏联人民和全体红军，有能力有信心把反法西斯的伟大的卫国战争进行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

接着，阅兵开始。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队队雄鹰在空中盘旋。三军将士全副武装，唱着战歌，迈着整齐的步伐，威武雄壮地从列宁墓前经过，接受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检阅。然后，一直开往前线……

斯大林在局势十分严重的时刻举行十月革命庆祝游行，为的是以此维护秩序井然的外观，表现一种勇敢豪迈的精神。这个庆祝大会，在精神上给了苏联人民极大的鼓舞。

然而，苏德之间，谁胜谁负，最终取决于战场上的较量。

参加莫斯科阅兵式的部队开赴前线后，西方面军的兵力有所加强。这时，朱可夫的麾下共拥有 6 个集团军和 1 个方面军预备队。但分散在 370 多英里长的战线上，却又显得太少。斯大林这时却有些急于求成，主张以攻为守，主动出击。

“敌人现在在干什么？”斯大林在电话里问。

朱可夫回答：

“敌人突击集团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看来很快就要进攻。”

“你预计敌人的主攻方向在哪里？”

“最猛烈的攻击将出现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和新彼德罗夫斯科，以及克林和伊斯特腊一带。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很可能设法绕过地拉，向韦涅夫和卡希拉推进。”

斯大林道：

“我同沙波什尼科夫商量，你们有必要发动先发制人的反攻，以此粉碎敌人的进攻。”

朱可夫不禁惊愕：

“反攻？用什么部队反攻？方面军没有多余的兵力呀。我们只有守住自己占据的防线。斯大林同志！”

“不行！”斯大林在电话里提高嗓音说，“你们已经有 6 个集团军的兵力，难道还不够？就这样定了——组织反击！今天晚上把计划报上来。”

朱可夫接完电话，心里十分难受。最高统帅对前线的情况若明若暗，有时竟是这样武断地发布脱离实际的命令，弄得下属很难办。

无可奈何，朱可夫勉强报了反突击的作战计划，并于攻防之间审慎地组织了反突击。

几乎在苏军反突击的同时，德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

一时，300 多英里的西线，炮火隆隆，硝烟滚滚，战火熊熊。一场两雄相争的大规模厮杀，空前激烈，空前残酷。

纳腊河一带，正在进行激烈的拉锯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克林一带，德军突破苏军第 30 集团军的防线。苏军寡不敌众，开始后撤。

朱可夫对驻守克林一带的集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大为光火。

“为什么后撤？”

“我的总司令员同志！这个军的全体指战员，已经连续作战一个多礼拜了，装备不足，兵力不够，损失很大呀！许多战士疲惫得站都站不起来了，不后撤行吗？”

罗科索夫斯基几乎在哭诉求情。

“不行，我命令你们，死守阵地！不许后撤一步！”朱可夫斩钉截铁地说。

罗科索夫斯基大夫所望。绝望之中，他只好越过朱可夫来解决问题。他把电话打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处，居然取得了老师的同意。朱可夫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电话质问罗科索夫斯基：

“你要明白，在任何军队中，下属越过上级请示的作法都是严重的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我再次重申，你必须坚守阵地，不许后撤一步！”

至此，罗科索夫斯基只好咬着牙关服从。

然而，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第 30 集团军的防线，是敌不过敌军的强大攻势的。进攻这一防线的德军精锐是德国著名战将古德里安。古德里安以 3 个

坦克师、2个步兵师和1个机械化师的强大兵力向前推进。苏军顽强战斗到最后，只剩下摩托化步枪第107师的300多人和坦克第25旅的12辆坦克，其中T—34型坦克只有4辆了。

苏军损失惨重，德军也遭受重创。

正在这时，德军装备难于补充，寒衣不足，难抗严寒的问题日益突出。于是，在敌我双方都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古德里安不得不请示柏林，要求推迟进攻。

正当古德里安要求推迟进攻的时节，德军在其它几个地段的进攻却很迅速。其中从莫斯科西北地带进攻的德军先头部队，已经逼近到离莫斯科20英里之内。住在莫斯科西北地区的居民甚至可以远远听到隆隆的炮声了。另一股德军先头部队，突入莫斯科以北的克林，到达西边的伊斯特腊，离莫斯科只有15英里远了。敌军用一副好的战地望远镜即可看到莫斯科的全貌。

莫斯科就在眼前，似乎唾手可得。

这天，坐镇柏林指挥的希特勒得到这个信息，高兴得跳了起来：

“好极了，好极了！——传令三军将士，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莫斯科，活捉斯大林！”

拿下莫斯科，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的老巢，这对希特勒来说，理所当然的是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这将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又一大奇观。

历史上，拿破仑的远征军曾经兵临莫斯科城下，而最终遭致失败，没能最后拿下莫斯科。仿佛那一座著名的石头城里有某种神灵的保佑，成就了一个永难攻破的神话。而今，这个神话就要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破灭。希特勒就要成为战胜这个神话的英雄，怎能不令他高兴万分呢。

希特勒手舞足蹈，在他的帝国总理府办公室大楼得意地吼着，唱着。他几乎高兴疯了。这时，善于钻营善于溜须拍马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跛着脚来了。他同样为即将占领莫斯科高兴不已。他的宣传机构早于这天凌晨得到了这个信息，乘此机会，戈培尔想大拍一回马屁。一见希特勒，他一蹦一跳抢上前去，一把拉住希特勒的衣角，情不自禁地说：

“元首！胜利，伟大的胜利！”

希特勒推开紧紧拉着衣角的戈培尔，道：

“你是说即将攻入莫斯科吗？”

“是的，元首！今天早上我就得到消息了。我们宣传部正在起草胜利的宣言和准备有关的宣传材料。”

“很好。”希特勒口里喷着唾沫，“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完蛋了，共产主义完蛋了。德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战无不胜的！”

戈培尔进一步拍马道：

“进入莫斯科的仪式已经安排好啦。那一天，我们考虑，元首你应该骑一头漂亮的白马，身穿挂满勋章的戎装，头戴高筒礼帽，从波直隆山方向进入莫斯科。前面由三军乐队和仪仗队作前导，左右由文武高级官员和主要功臣拥随。所有人员都穿礼服，戴白色手套……”

“好极了！”希特勒笑道，“关于宣传和入城仪式，就按你的方案准备去吧。”

正说到这里，忽见侍卫副官前来报告：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求见元首。”

希特勒一挥手，戈培尔自觉退场，哈尔德卑膝地来到元首面前。没等他

开口，希特勒道：

“我军在莫斯科城下，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你是来报告这个好消息的吧？”

“是的，元首。”哈尔德顺势拍马说，“我军先头部队已经兵临莫斯科城下。”

“先头部队一定是古德里安的装甲师。古德里安——他可是我们最得力的战将啊。”希特勒说。

“是的，元首。但是——”哈尔德说到这里，要抖出他的真心话了，却又有点战战兢兢。

希特勒见哈尔德缩头缩脑的样子，不禁笑道：

“我的参谋总长，胜利在望呀！有什么话，快说吧。”

哈尔德鼓了鼓勇气，说道：

“正为古德里安将军的事，我要向你报告。”

“他什么事？”

“古德里安将军今晨来电，请求停止进攻。”

希特勒惊愕了，一下子跳起来：

“什么什么？他请求停止进攻，为什么？他发疯啦？”

“古德里安将军来电说，连日猛烈的进攻，部队损失很大，将士疲惫不堪，火器弹药补充不上。更为严重的是，眼下11月光景，莫斯科地区雨雪纷飞，气候奇寒，近日已达零下30多度。我军将士衣着单薄，无法御寒，伤病员越来越多。加之雨雪交加，道路泥泞，机械化部队的坦克行驶困难。现在虽然兵临莫斯科城下，却已无力继续进攻，所以要求加快补充军需，略事整编，再行进攻。”

听到这里，希特勒大发其火：

“政屁！我军兵临城下，莫斯科唾手可得。再前进一步，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为何停止进攻？——你告诉古德里安，立即进攻莫斯科！严寒算什么，泥泞算什么，伤亡算什么？困难再大，爬也要爬进莫斯科！”

“元首！”哈尔德解释说，“古德里安讲的都是实情，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困难。再说，斯大林已经在莫斯科城构筑了完整的防御体系，莫斯科城，肯定难攻易守。这事需要从长计议。”

希特勒跳起来，大声道：

“胜利唾手可得，有什么从长计议的？都是你们这等混蛋坏我军国大事。这事不要再说。传我命令：竭尽全力，拿下莫斯科，马上进攻！”

“好吧，元首！”

哈尔德挨了臭骂，没趣地离开希特勒，只好立即向前线传达希特勒的命令。

前线总司令伦斯德将军接到希特勒的命令，心里为难死了。

古德里安是他最得力的下驷干将。在一系列的征战中，古德里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劳苦功高，这曾给他这个前线总司令带来无限的荣光。可而今对苏作战，古德里安的部队损失很大，困难重重，再继续进攻莫斯科，的确难以为继了。

兵力装备倒也罢了，全体士兵衣着单薄，难御严寒，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可后勤部门的弹药和衣着老是跟不上来，如果命令古德里安继续强行进攻，他手下这支精锐之师肯定全军覆灭，那就损失太大了，自己作为前线

总司令，古德里安作为他的最得力最喜欢的战将，伦斯德不忍心古德里安作这种无谓的牺牲。所以前日夜里，古德里安在电话里要求暂缓进攻，他是答应了的。谁知请示到柏林，身兼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却听不进去，只一味命令部队继续强行进攻莫斯科。这真叫他左右为难。

伦斯德在前线司令部反复权衡，决定再电柏林，请求撤退，暂缓进攻。不料，希特勒更为光火，大发雷霆：

“关键时刻，寸土必争！为何非要撤退？”

伦斯德也火了，以要挟口气急电告道：

“进攻命令难以执行，希望元首改变命令。要不，我即辞职！”

希特勒简直气炸了：

“好吧，我现在就宣布，撤消伦斯德前线总司令的职务。我亲自担任前线总司令的职务，命令古德里安立即进攻莫斯科！”

古德里安接到希特勒的命令，气得一下瘫在坐椅上，望着窗外纷飞的雪花，久久说不出话来……

德军兵临城下，斯大林忧心如焚。

斯大林终究是一位久经磨练的领袖人物。他那像钢铁一般的意志，死死埋住心头的忧虑，外表仍显出奇异的平静。

同往常一样，在最为危险的时刻，他仍然一身戎装，叼着那只雕花烟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默默地踱步，深深地思考。

窗外，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这雪从11月初开始，连日连夜地下，就像要把整个世界一齐埋葬似的。远处，透过阴霾的空际，不时传来隐隐约约的炮声，郊外，敌我双方正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可以想象，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前线正在进行一场多么激烈多么艰苦的拼杀。而这场拼杀，又必然以莫斯科的存亡为最终结果。

莫斯科！莫斯科！这个苏联人民的肝脏，难道到了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整个苏维埃，由列宁和他的战友开拓和缔造的社会主义事业，难道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难道我斯大林就要与这座石头城同归于尽？

无法可想。只有从烟斗里冒出的轻烟，绵绵不断地缭绕着斯大林心里那股悲愤的思绪。而他已经消瘦得骨肉分明的脸上，却是丝毫没有颓丧，宛如一尊凝固的雕像。

回想开战以来的半年，确实令人心寒。开初，斯大林本想抱着尽量避免战争和尽量推迟战争的愿意，曾经和希特勒作过许多周旋。但事与愿违，希特勒来了个闪电式的袭击，俄罗斯西部大部分国土战火连天，尚未准备好的苏军损失惨重，尔后，德军凭借强大的装甲部队和众多的兵力，几乎吞下了地处西北波罗的海海岸的最大城市列宁格勒；在南方，屏障莫斯科的重镇奥勒尔陷落，接着乌克兰首府基辅陷落；在中线，德军气势汹汹向前推进了450多英里，进而夺取了斯摩棱斯克。

对于战争初期某些苏军将领仓皇撤退的行动，斯大林非常愤怒，曾经以铁的手腕处决了巴甫洛夫等一批中下级军官。斯大林曾一度把抵御德军的希望寄托在经验丰富的老帅身上，指派伏罗希洛夫，沙彼什尼科夫、布琼尼等老帅担任几个方面军的总司令。但实践证明，这些老帅体弱多病，且缺乏现代战争的经验，情况非常不妙，危急之中，朱可夫大将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和干劲。斯大林把他作为“救火员”，让他奔波于各个战场协调解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莫斯科所受威胁日益严重的关头，斯大林又把整个西线交给

了朱可夫。这样，保卫莫斯科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了这个年仅 44 岁的大将身上。

朱可夫竭尽全力工作。为保卫莫斯科，他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已经被锐意进攻的德军突破，第二道防线岌岌可危，部分德军竟已打到莫斯科的城下了，情况如此危急，怎不令人忧心如焚呢？

斯大林想到这里，他决定再找朱可夫，要朱可夫亮底。于是，他抓起了电话。

朱可夫在前线总司令部听到了斯大林的十分严厉的声音：

“朱可夫同志！你有把握守住莫斯科吗？我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向你提出这个问题的。”

朱可夫感受到大元帅的深切忧虑，也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想了想，坚定地回答道：

“毫无疑问，我们能守住莫斯科！——不过，我们至少还需要 2 个集团军和 200 辆坦克，”

“你有这个信心很好。”斯大林说，“2 个集团军吗？给！我马上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请他务必在 11 月底前调齐。至于坦克，暂时还没有。”

“好吧。斯大林同志！我最需要的是补充兵力和装备，越快越好。”

“你在前线好好干吧，朱可夫同志！我在莫斯科作你的后勤部长！”

斯大林以这句诙谐的话结束了与朱可夫的通话，心情这才平静下来。

未了，他想——

“保卫莫斯科，这就是眼前的一切。无论胜负，都得豁出去，干到底！”

规模巨大的莫斯科保卫战，苏德双方都是集团行动的全力拼杀，真个杀得尸横遍野，天昏地暗。

德军气势汹汹，拼命推进。苏军顽强抵抗，奋力拼杀。其中激烈的拉锯战反复进行。苏军曾一度处于难以抵御的危险地位，及至 12 月初，德军部分部队兵临城下。虽说希特勒强行下令德军全线进攻，立即向莫斯科城进发，奈何德军已是疲惫不堪，补给不足，又难耐严寒，且经激战，已是强弩之末。

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军，终被不断增援的苏军在莫斯科城下挡住了。

紧接着，苏军急急补充兵力和装备，利用寒冬作战的有利时机，迅速组织反突击。到 12 月中旬，被全军覆灭阴影笼罩着的德军全线崩溃，节节后退。苏军乘胜追击，终于将德军逐到离莫斯科以西 100 多英里之外。

莫斯科的危险解除了！

朱可夫成了莫斯科的拯救者。

只有这个时候，斯大林那张老无表情的冷漠的面孔，这才从开战以来显出第一次笑容。后来（1945 年）——他在一次庆祝宴会上对这一场空前规模的战役作了如下解释——

祖国和党永远不会忘记苏联部队指挥员们在我们卫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这些赢得了胜利，拯救了祖国的将军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历史在这些战场上树立的纪念碑上。在这些战场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就是苏联首都莫斯科大会战的战场。朱可夫同志的名字将作为胜利的象征，不可分割地 and 这个战场联系在一起。

莫斯科战役结束了。

然而，战争还在继续。还有更艰巨更激烈更大规模的拼杀。

斯大林没能让朱可夫休息。希特勒和他的将帅们也未能休息。当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之时，希特勒又制定了1942年进攻苏联的新计划。

斯大林和苏联人民还将面临新的更大的考验……第三十章 丘吉尔吹牛唐宁街罗斯福垂钓大西洋

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个生性活泼，言辞诙谐，不乏浪漫色彩的人。

他讲起话来，手舞足蹈，慷慨激昂，仿佛像个诗人。工作之余，吹牛谈天，不拘小节，有时天真得像个小孩。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首相对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的思考。

他也喜欢冒险，喜欢自吹自擂。喜欢忙里偷闲。他曾经自学驾驶飞机，有一次差点儿从天空掉下来。他好几次带着夫人、女儿和贴身人员游地中海，到外面去领略异国情调。

总之，他这首相，当得快活，当得潇洒。即使在希特勒向英国大举轰炸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除了表现昂扬不屈的斗志外，没半点儿忧愁的样子。

面对纳粹德国的强大压力，丘吉尔一直寄希望于美国。他凭着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交，在罗斯福面前谦恭地自称“前海军人员”，自开战以来，他以“前海军人员”的身份，已经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上百封求援信，要武器，要弹药，要军舰，要一切缺乏的军用物资。骨子里却是要争取罗斯福出兵参战，联合起来对付希特勒。

罗斯福总统是温和而友善的。他对于盟友英国的遭遇是同情的，道义上是支持的，因为大家都是“自由世界”的成员嘛。但是，物资上的支援虽说可以，却也不能白送。“拿钱来买吧！”罗斯福在心里说。

对此，罗斯福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乘此战乱之机，远隔战乱之外的美国既可隔岸观火，说些同情弱者之类的漂亮话，又可把美国办成“世界的兵工厂”，做自己的军火生意，大大地赚一把。你丘吉尔像热锅上的蚂蚁，急着要军火么？可以，请给钱吧。我个人是想白拿白送的，奈何国会通不过，有个“武器禁运”的法令摆在那儿，我虽身为总统，也难轻易逾越。那么这样，我俩变通一下，你拿你的殖民地地盘，拿你在海外的军事基地来换吧。反正你那些地盘和基地多的是，全是你过去凭武力夺来的，现在要救你大英帝国，割舍些出来有何不可？

丘吉尔却也痛快，换就换，割就割。于是，在前些日子里，紧锣密鼓，讨价还价，丘吉尔同罗斯福签定了以部分海外军事基地换取军火军舰的协议，当然，丘吉尔得到的并不是什么好家伙，大多数是旧军舰，而罗斯福得到的则是可以使用几十年的“租借地”。管他呢，“自由世界”就是自由买卖，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却也公平，再说，丘吉尔确也急需，即便亏了些，吃小亏占大便宜，却也划算。其他，管不得那么多了。

除了生意之外，丘吉尔当然最希望罗斯福出兵参战。在丘吉尔眼里，当今世界，最能与希特勒抗衡的当数美国。美国参战，英美联合，那希特勒是够受的。所以开战以来，丘吉尔死死缠住罗斯福，给他频频去信。写信求援和割舍军事基地，都是这个目的。而罗斯福对此慎之又慎。他既不说参战，也不说不参战，只说些对弱者英国深表同情的话，有时也轻描淡写谴责一下希特勒。

希特勒却也变幻莫测，谁料想他气势汹汹给英伦三岛一顿狂轰乱炸之

后，突然调转枪口，在东线向俄国进攻了。这一来，丘吉尔算大大松了口气，为此，丘吉尔欢喜若狂，发表了那个支持俄国抵御法西斯的著名演说。而那演说，无论从道义，从措辞，从风格等方面考察，的确精彩之至，是篇杰作，在世界面前很是风光。对于那篇杰作，丘吉尔本人也是如痴如醉，自我欣赏，自吹自擂，清高得像个单肢独立的白鹤，高傲得像个头挂桂冠的诗人。

这年7月下旬，希特勒在东线向俄国进攻好一段时间了。一天，丘吉尔在他的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的L形花园里高兴地接待美国特使哈里·霍普金斯。希特勒对伦敦的狂轰滥炸已经成为过去，环境是安全而幽静的。

阳光灿烂，鲜花盛开，绿树成荫，依着一池绿水，半塘莲子，丘吉尔与霍普金斯悠闲地靠在躺椅上。他们中间摆着长条茶几，几上摆着瓜果饮料，茶具烟具，没有秘书和其他人员。显然，这格式不是什么严肃的洽谈，而是道道地地的吹牛聊天。

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好友。他以罗斯福的私人顾问的身份受罗斯福的委托到英国访问已经一个多星期了。霍普金斯的来访，当然带着罗斯福的意图，丘吉尔自是高度重视，接待热情。霍普金斯本人也不必谦恭，他是代表罗斯福来的，可以代表罗斯福说话，至少可以把罗斯福的意思带给丘吉尔，把丘吉尔的意思带给罗斯福。

一周以来，霍普金斯在英国要员们的陪同下，考察了英国好些地方，所获印象是美好的，英伦三岛的确美丽，城市建设不错。尤其是伦敦那些古老的教堂，宫丽堂皇，很有气派。只是好些建筑在前段时间被希特勒炸坏了，至今留下许多残迹，宽敞的街道也留着好些弹坑，人们正在紧张地修复。英国人无论男女老少，讲究衣着，尤其是男士，喜欢头戴礼帽，身穿礼服，于提文明杖，收拾得周周正正，颇有绅士风度，首相丘吉尔先生，虽然已年过六旬，同样喜欢这样打扮。

但就英国的军事实力讲，霍普金斯颇不以为然。如今的大英帝国，虽说仍然撑着架子，确乎外强中干，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同希特勒的较量，已经显出若干招架不住的气象来。好在英伦三岛有大西洋这个天然屏障挡着，英国皇家海军还有些实力，否则，希特勒早就攻入英伦三岛，像法国一样难免沦陷的下场，难怪丘吉尔老是缠着罗斯福不放呢。

丘吉尔悠闲地抽着雪茄，呷了一口浓茶。笑道：

“霍普金斯先生，你在敝国逗留一周，印象如何？”

“很好，很好！”霍普金斯客气地说。

“你这好字，是说人文风景，还是政治军事？”丘吉尔希望客人赞美几句，说具体些。

“一切都好。”霍普金斯是个懂窍的角儿，廉价地奉承了几句，“英国是个美丽的国家，物华天宝，风景如画，风情忒浓。政治军事也不错，尤其是有你这样英明的首相……”

丘吉尔非常高兴，开始自吹自擂。

“事实证明，我们大英帝国历史悠久，具有高度的文明。世界上第一台蒸气机就是我们英国人发明的。可以说，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开世界现代文明先河的革命，现在，我国的海陆空三军是优秀的，世界第一流的，不可战胜的。希特勒想一口把英伦三岛吞下去，那是痴心妄想。前段时间，希特勒疯狂地对我轰炸数月，遭到了我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结果，那家伙只有望洋兴叹，其奈我问？可以说，大英帝国是第一个敢于硬起腰杆与希特勒抗衡的国

家，”

丘吉尔说到这里，似乎感到吹得有些过火，遂补充道：

“当然，这与老朋友罗斯福总统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因此，我要请先生多多转达我对贵国的谢意，对总统的谢忱。”

“是的是的。”霍普金斯微笑着，诺诺应酬。

丘吉尔吹擂一阵以后，便将话题转到美国方面来。

“前段时间，先生已与我国有关方面洽谈，英美两国已经签定了以租借地换取军火的条款。说句玩笑话，先生，你们的“生意”，这回算大大赚了一笔。”

“哪里哪里。”霍普金斯辩解说，“我们总统心地最是善良，同情弱小。像大英帝国这样的盟友遇到困难，哪有不帮一把的。只是总统难以擅自决裁，好多事要通过国会才行，而‘武器禁运’的法令又是先前定下来的。”

丘吉尔道：

“这个我理解。如今双方签订了协议，就这么办了。说实话，割了那些重要军事基地，我内心是舍不得的。尤其是加拿大东海岸纽芬兰基地那一块，那可是我们在美洲的重要海军基地呵。现在双方已经办完交割手续，你们的军舰都开进去了。”

霍普金斯笑道：

“为了我们的共同安全，何分你的我的。我们也是为了大英帝国的安全，为你们代管一个时期。”

丘吉尔笑道：

“也是。这叫朋友之间不分彼此，我的也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

霍普金斯在心里调侃，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一切都是我的。但他出于礼貌，终没说出口来。

丘吉尔想了想道：

“先生，我觉得你这次代表罗斯福总统访问我国是成功的。我们就当前世界许多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了若干重要协议。不过我想，关于若干问题的细节还须进一步磋商。可惜你重任在身，还要到莫斯科去，”

霍普金斯道：“我想，只要原则问题达成了协议，其它问题不难解决。”

丘吉尔皱了皱眉，讲出了他最想讲的意思：

“现在，希特勒不仅威胁着英国，威胁着俄国，也威胁着美国，威胁着全世界，我想，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应该参战。这个意思，我在信中多次给你们老板讲了。先生回去，望再次转达我的意思，请他权衡利弊，别再犹豫不决了。”

霍普金斯道，“我一定如实转达。不过，这个问题，我倒建议你们二位抽个时间碰碰面，当面商量商量。”

丘吉尔道：“我与你们老板书信往来，神文多年，我是很想见到他的。”

霍普金斯道：“我们总统同样很想见到你。他曾对我流露，能否在今夏找个幽静的地方同你作一次亲切会谈。”

丘吉尔大喜道：

“先生何不早说！今年8月，我同他在纽芬兰海军基地见面如何？你们老板他不是很想去看看那个新接手的军港吗？”

“好的好的，我回去就同老板商量。有消息及时告诉你。”

关于英美合作的问题吹得告一段落以后，二人开始扯到对俄关系的问题

了。

丘吉尔兴趣盎然。希特勒集中兵力攻打俄国，这等于给英国松了大刑，何其快哉！他摆出一副早有先见之明的架子，快活地道：

“希特勒进攻俄国，我在半年前早有察觉。开战以前，我曾以信件形式托驻俄大使转告斯大林，可斯大林听不进去，反以为我在挑拨俄德关系，转嫁战祸，好像是在害他，他一直做着与希特勒和好的美梦，给希特勒暗送秋波。结果，一厢情愿，单相思。”

霍普金斯被丘吉尔的诙谐引得笑了，答道：

“确也是的，斯大林太麻痹了。”

说到这里，二人又哈哈大笑起来。

霍普金斯正色道：

“总统的意思，叫我到俄国去看看，了解一下俄国的实力。你同斯大林虽未见面，总算打过一些交道。你觉得俄国在希特勒进攻面前，到底抵挡得住不？”

丘吉尔道：

“这很难说。不过我想，俄国领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希特勒虽说凶狠，想把俄国一口吞下去还是难的。仗打得很凶，俄军抵抗顽强。看来，就军事力量而言，俄国还是有些货色。”

霍普金斯问道：

“听说你在与斯大林搞联合，已经给他去了好些信？”

丘吉尔自豪地道：

“是的。俄德开战以来，我主动给斯大林写了好几封信了。我是真心实意支持俄国抗战的，我在那篇众所周知的演说中已经表明了态度。几次信中，又提出了若干支援措施，例如给他们急需的军用物资呀，在北部海域牵制德军的力量呀，等等。”

“斯大林一定感谢你。”

“感谢是感谢，可他老兄胃口大得很，说我们的支援是做样子，不解决实质问题。”

“什么实质问题？”

“他口口声声要我们组织反攻，抓紧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你想，这要求多不切合实际。从法国大陆登陆反攻，是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需要积蓄力量，认真准备，哪能说反攻就反攻？可见斯大林不懂军事。当然，希特勒对他的压力大，他是猴急了。”

霍普金斯道：“我们应该理解斯大林的处境。现在，抗击希特勒的主战场在他那里，他的压力确实大。”

说到这里，丘吉尔又掉转话题，意味深长地道：

“前段时间，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到德国和俄国兜了一圈。我估计，小日本在摸情况，可能在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有些动作。你们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会不会有危险？”

霍普金斯道：“我们老板也注意到了这点，已经把金梅尔将军派到珍珠港去了。小日本野心勃勃，想趁火打劫捞一把，那倒是可能的。”

“警惕啊！”丘吉尔要表现自己的先见之明，故作神秘地说。

英国首相丘吉尔生性潇洒，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潇洒，但二人又有区别，丘吉尔在潇洒中多些浪漫，罗斯福在潇洒中多些温文尔雅。但两人同样喜欢

大海，喜欢到海洋里自由游弋。

这年夏天，罗斯福忙里偷闲，在海德公园度了几个周末。那里环境秀美，恬淡闲适，面对大海，与家人在“山顶小屋”野餐，再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有时，他还悄悄溜到表妹劳拉·德拉诺那座可爱的小屋里，与主人不着边际地闲聊。但所有这些偷闲活动，除了会心的微笑外，没有什么夸张出格的放荡之举，不像丘吉尔那样，一旦放纵起来，可以当着官兵在山顶上撒尿，不顾一国之长的身份。

霍普金斯从俄国考察回来不久，罗斯福向白宫记者宣称，他需要作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一次钓鱼旅行。7月底，“波托马克”号游艇已经准备就绪，8月3日从新伦敦启航，究竟到什么地方游弋，总统府许多要员不知道，连罗斯福最为亲近的表妹劳拉·德拉诺也不知道。人们只是觉得，总统竟然在这个时候出去钓鱼，着实显得有些蹊跷。

当罗斯福收拾那根黑得发亮的雕花海杆和又粗又长的鱼线时，夫人埃莉诺不解地问：

“到哪儿钓鱼？为何不要我去？”

罗斯福笑道：“钓鱼是男子汉的事，夫人在家等着吃鱼吧。”

罗斯福此行确实神秘，总统的游艇“波托马克”号在马撒葡萄园岛附近懒散地游弋了几天，然后仿佛被鱼雷击沉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8月14日，全世界才知道，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纽芬兰阿金夏附近的普拉森夏湾进行了三天会谈。

原来，罗斯福在马撒葡萄园岛附近懒散游弋之后，便改乘军舰“奥古斯汀”号直奔纽芬兰岛去了。

纽芬兰岛地处加拿大东海岸，面对浩瀚的大西洋。该岛港叉甚多，是天然良港。原是英属殖民地，大英帝国早在这里建立了海军基地。按“租界法”条款，如今江山易主，已经租借给美国了。当“奥古斯汀”号在该岛普拉森夏湾抛锚的时候，大自然的秀丽和土地财富的占有感同时袭来，罗斯福不禁心旷神怡。

8月的晨雾疏疏淡淡，飘飘杳杳。一轮火红的朝阳，从大洋远处腾跳而出，瞬间，喷薄而出的朝阳灿灿地照着借瀚的海面，轻纱般的薄雾悄悄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灿如锦秀的霞光。海面送来清凉的略略带有甘味和鱼腥味的轻风，鱼鳞般的海浪永无停止地动荡着。一望无际的大洋就像一个摇篮，温柔地抚摇着岛屿。蔚蓝的细浪轻轻地拍打着战舰，细碎的拍打声宛如母亲唱的那首催眠曲儿……

罗斯福坐在“奥古斯汀”号前炮台天篷下的安乐椅上，对眼前景色陶醉了好一会儿，高兴地道：

“就在这儿垂钓吧。”

他拿稳海杆，好些人帮助他理好又粗又长的鱼线，在钓上多好鱼饵，将钓儿远远地抛了出去。

这是一次不同凡响的垂钓。整个海港，警卫森严，除“奥古斯汀”号外，左右两旁排着10多艘战舰，按战时要求漆成黑色的舰身和蔚蓝色的海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战舰中，有身躯高大的“塔斯卡卢萨”号，有老式军舰“阿肯色”号，还有若干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舰队阵容。

空中是一片忙碌景象。战斗机在上空不停地盘旋，水上飞机不时从山岛之后飞出，掠过海面，在大洋上空来回巡逻。

罗斯福漫不经心地瞄瞄鱼线，不时极目遥望海湾出口的岬尖。他的背后站着好些随员，其中有萨姆纳·韦尔斯上校、斯塔克海军上将、大西洋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H·H·阿诺德空军上将、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还有总统的贴身保镖沃森“老爹”。爱子埃利奥特·罗斯福穿着簇新的空军上尉制服，也站在中间充当他爸爸的随从军官。

这等钓鱼阵势，世间绝无仅有。直到“奥古斯汀”号在普拉森夏湾抛锚的时候，所有在场人员这才弄情总统来此垂钓的真正意图。而随从侍卫沃森老爹却仍然被蒙在鼓里。

沃森老爹与总统向来亲密无间，平时绝无主仆之分，双方随便得很，融洽得很，彼此的关系达到了可以随便开玩笑的地步。罗斯福常常嘲笑沃森老爹钓鱼外行，而沃森老爹也不示弱，总是反唇相讥：“老板你钓鱼的技术确实高，你是用票子在市场上钓，用筷子在桌子上钓，所以钓得多呢。”

这日，沃森老爹见老板守住杆子好一阵了，还没钓着条鱼，便逗笑道：“老板，你看，钓丝在动呢，虾米鱼来了！”

罗斯福笑道：“你外行，那是风吹的。”

一时，逗得大伙哈哈大笑。

见无鱼上钩，沃森老爹急了。

“老板，恐怕鱼饵没了吧？”

“不会。”

“我不信。”

沃森老爹抢过鱼杆，摇动车盘，慢慢收回钓钩看时，果然钓头光光的，鱼饵早被鱼儿吃去了。

“你看你看！我说嘛，你用空钓怎么钓鱼？真个外行。”沃森老爹快活得像个胜利者。

罗斯福一边穿鱼饵，一边笑道。

“你知不知道，去年中国总统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来求我帮他们抗日，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是中国古代有个姜太公，在渭河垂钓，连钓钩都不用呢。”

“那是东方神话，可我们是西方，”沃森老爹说。

“无论东方西方，这钓鱼之理是一样的。”罗斯福道，“蒋夫人还讲了中国的钓鱼经，叫做钓鱼有三得：等得，坐得，饿得。”接着又一语双关地道：“你说我还没钓到鱼，慢慢来嘛。等会儿，肯定有条大鱼要上钩。”

正说笑着，忽有一名刚刚入伍的海军战士高声喊叫起来：

“啊喏——船！”

罗斯福和众人向港湾远处的岬尖望去，只见一艘驱逐舰的黑色尖形船头越来越大。后面跟着五艘驱逐舰，有的挂着星条旗，有的挂着加拿大军旗。然后出现一个更笨重的庞然大物，那是一艘涂着锯齿形杂色伪装的巨型军舰，船尾飘扬着一面耀眼的军旗——英国皇家军旗。

“把双筒望远镜给我！埃利奥特。”总统说。

总统把望远镜对准英国军舰“威尔士亲王”号。他看见船杆上站着一个高大体型的汉子，正在高高地挥手做着V字形的动作。仅凭这个特有的动作和簇拥在他身旁的随员，可以判断来人是温斯顿·丘吉尔。站在丘吉尔身旁的那人，高高瘦瘦的，显然是霍普金斯。

“啊，他来了！丘吉尔来了！”罗斯福高兴地说，“乐队准备。”

埃利奥特扶起坐在轮椅上的父亲，随从护理麦金太尔立即俯身为总统扣

紧支架，当“威尔士亲王”号驶来时，总统脱下帽子，立正行礼，丘吉尔在徐徐停靠的“威尔士亲王”号的船桥上挥手还礼。

乐声大作，“奥古斯汀”号的乐队奏着《上帝保佑吾王》。星条旗和五彩缤纷的万国旗在海风中猎猎作响。在汽笛的鸣叫声和海军仪仗队举枪致礼的碰击声中，穿着“三一海事公司”褐色军制服的丘吉尔走上“奥古斯汀”号舷梯。早已候立在船梯前的罗斯福微笑着伸出右手，丘吉尔忙笑着伸出双手，紧紧地将罗斯福的双手握住，然后是亲密地拥抱。

“终于见到你了，总统先生！”丘吉尔激动得热泪盈眶。

“你好，丘吉尔先生！在这儿见到你，我很高兴。”罗斯福眼角也闪着高兴的泪花。

接着，主客双方介绍了主要随员，英方陪同而来的有第一海军大臣庞德海军上将、帝国总参谋长迪尔、空军副参谋长佛里曼、外交部的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国防部的纳韦尔勋爵、霍利斯上校、雅各布上校，以及其他有关幕僚，美方陪同接见的有在场的三军将士和国务院的萨姆纳·韦尔斯等属僚。

介绍完毕，丘吉尔打着V字形的手势，向美方官兵再三致礼，遂随罗斯福一行走入总统的舱室。紧紧跟在后面的，则是为两位元首相见穿针引线的霍普金斯。

一连几天，美英两国元首就当前世界局势的许多急迫问题进行了紧张的会晤。两国重要随员就具体问题分别磋商，丘吉尔、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三人，则在总统的舱室里单独密谈。

总统的舱室，宽阔而舒适。

体形胖胖的丘吉尔紧靠罗斯福的轮椅坐着，霍普金斯坐在斜对面的沙发上，气氛十分随和。罗斯福一边喝着香槟，一面笑道：

“一路辛苦，路上顺利吧？”

“还算顺利。”丘吉尔告诉罗斯福，“北大西洋有大量的德国潜艇，此行特别保密。”

同罗斯福一样，丘吉尔也是以休假为借口出游的。

8月4日黄昏，他所乘坐的“威尔士亲王”号同其它几艘护航驱逐舰驶入了大西洋浩瀚无际的洋面。途中，曾发现几艘德国的潜艇。“威尔士亲王”号和护运舰队曲折前进，并作大迂回方得躲开敌艇。

海上波涛汹涌，令人难以安身。丘吉尔只好迁到舰队司令的舱屋内，在那里工作和睡觉。日理万机的丘吉尔一旦放下繁重工作，在茫茫无际的大海游弋，便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空闲。于是，他从舰队司令那里找来一本消遣小说，在舱里慢慢地细看。那本名叫《皇家海军霍尔布洛尔上校》的书非常有趣，丘吉尔几乎手不释卷地看完了它，丘吉尔终是个闭不住的人。由于海面波涛汹涌，后甲板不能使用，但他每日仍要在各个舱房出入几次，在舰桥的各个扶梯处活动身子，或者与船上的水手们聊一会儿。晚餐后则看看电影，有部名叫《汉密尔夫人》的片子丘吉尔觉得非常好看，一连看了几遍。总之，丘吉尔告诉罗斯福，他这次游弋，充满传奇，充满奇趣，非常愉快。这愉快的源泉，便是他这个“前海军人员”，即将见到他一生中最敬佩的友人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听罢，非常激动，说道：

“其实，我也很想见到你。近两年来，我们之间已经通信两百多件，可谓神交久也。至今方能谋面，实在可贵。”

丘吉尔道：

“关于‘租借法’若干问题，霍普金斯先生已代表你同我多次交换了意见。这次，我的属员与你的属员还将进一步交换意见，大原则你我既已确定，具体问题就让属员们去解决吧。我这次来，想就世界大事和有关重大问题与你充分交换些意见，以便在若干问题上达成一致协议。”

“是的，温斯顿。”罗斯福说。

丘吉尔道：

“现在，希特勒已经向俄国发动了进攻，这对我们是大大的有利，英国所受的压力是大大减轻了。有关我国的情况，你的特使霍普金斯先生最了解。”

开始，霍普金斯见丘吉尔与总统寒暄，没能插上话来。见丘吉尔提到俄国，便笑道：

“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是规模空前的，他的闪电般的袭击。确实使斯大林损失不小。但我考察，斯大林也不是软蛋，在最初阶段吃了若干苦头之后，抵抗十分顽强。但战争实在进行得太艰苦太激烈，双方都采取集团作战的方式，真可谓战火熊熊，尸横遍野。整个俄罗斯西部几乎变成了一片焦土。希特勒已经占据莫斯科西部大部分地方，叫嚣要在冬季攻入莫斯科。”

“那么，斯大林怎么办？”罗斯福问。

“希特勒拼命进攻，斯大林拼命抵抗。两雄相争，谁胜谁负，还很难说。”

“俄国抵抗得住吗？”

霍普金斯道：

“我也为他们担心。但希特勒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了俄国的力量。”

“俄国的军事实力还是有些货色的。斯大林告诉我说，如果给他们高射炮和铝（造飞机用），他们能打三四年。”

罗斯福道：“看来，斯大林想寻求我们对他的支持。”

丘吉尔道：“那可不行！我与斯大林通信中，他反复要求，要我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希特勒的进攻，还向我们要许多军用物资。”

罗斯福道：“我们应该支援俄国。现在，是斯大林承担着抗击纳粹德国的重任。”

丘吉尔道：

“我已采取好些措施来支援他们，诸如在北部海洋尽力牵制希特勒呀，给他们急需的军火器械呀，可斯大林的胃口太大，要我们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在法国西部或德国西北部的低地国家登陆作战，这可脱离实际了。”

“我们已经同希特勒作战一年之久，力量尚需积累。再说，登陆作战，需要作许多准备，哪能说登陆就登陆？比如登陆舰的准备，海军陆战队的训练等等，事情不那么简单。”

“而且，我们在非洲还在与希特勒的小伙伴意大利交锋，希特勒的得力干将隆美尔也还在非洲称雄。我们的兵力一时难以集中。在远东，我们的香港也很危急，小日本正在我们的属地印度支那横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无法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可斯大林只理解自己，不理解我们，好像我们给他的支持是假支持，是两面派以的。其实他不了解我们的苦衷。这说明，他根本不懂战争。”

当着罗斯福的面，丘吉尔把斯大林大大贬低了一番。

罗斯福笑道：

“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们支持斯大林的道理仍在。尽我们的力量罢。”

丘吉尔道：

“看来，总统你是理解和支持斯大林的，是吧？”

罗斯福道：

“正如你过去所说，虽然我们同斯大林之间永远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不赞成他的共产主义。但在抗击纳粹德国这个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

丘吉尔点头道：

“是的，正如我在支持斯大林抗战那篇演说中说的，我永远不会收回过去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论，但对现在斯大林抵御希特勒是百分之百赞成的。所以我已同他站在一边。据总统刚才所说，美国也是支持斯大林的，看来，我们英美苏三国可以组成同盟阵线，与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对抗了。”

罗斯福道：

“我正在思索这个问题。”

丘吉尔乘机问道：

“那么，美国准备参战了？”

罗斯福笑道：

“这个问题你向我提过几回了。我的意思，要慢慢来。”

丘吉尔道：

“如果德意日任何一方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向你们发动进攻，你还慢慢来吗？”

罗斯福道：

“那又另当别论。如果他们走得太远，非要逼着我参战，美国是要参战的。只是，国内不少人士不想美国参战，我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比较难的。”

丘吉尔道。

“我注意并理解到这一点。”

接着，谈到日本对美国的威胁，丘吉尔试探道：

“据我所知，日本在中国打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很想通过汉奸汪精卫一伙迅速解决问题，在那里搞个傀儡政权。然后腾出手来进攻印度支那和马来亚，夺取南太平洋，建立他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现在，日本这个意图越来越明显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肯定受到威胁。”

罗斯福道：

“我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危险，前不久，中国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先生来急电，告知日本加大了在云南边境的压力，有切断中缅边界公路的危险，请求我们全力制止。”

丘吉尔道：

“那条公路是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军事运输线，也是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的战略要地。要保住那条重要通道，势必与日本激化矛盾。”

罗斯福道：

“是的。若干迹象表明，日本在和平外交的烟幕下，正在一意孤行，与我们为敌。”

丘吉尔道：

“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要日本向俄国东部进攻，与他在西线的进攻相配

合。可小日本也有自己的算盘，认为进攻苏联东部虽可取胜，但胜利后最多只能占领俄国东部那块荒凉的西伯利亚，捞不到多少好处。日本看到的，倒是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和整个南太平洋那一大块。”

罗斯福道：

“那一块是我们两国的势力范围，岂容他随便占领？”

丘吉尔顺势鼓吹道：

“所以，我仍建议贵国尽快参战，早点儿把希特勒和小日本控制住。”

罗斯福笑道：

“这当然，当然……不过——我仍想慢慢来，且看看再说。”

这天，用罢晚餐，罗斯福和丘吉尔亲切地在一起吹牛。罗斯福神秘地告诉丘吉尔，美国正在研究一种威力巨大的新武器——原子弹。

丘吉尔说，他们也在研究原子弹。

罗斯福问丘吉尔，你们在这方面比我们先起步，想必有些进展。丘吉尔道，可惜经费困难，进展不快。

丘吉尔又神秘地告诉罗斯福，据英国谍报部门了解，希特勒也在搞这个东西。希特勒在占领地法国北部和低地国家建了好几个秘密重水工厂，想必是在搞这个。

罗斯福道，我们可得加紧合作，加快步伐，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先搞出来，先发制人！

经过几天的紧张磋商，丘吉尔和罗斯福觉得，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很有必要对当前世界局势形成一个美英洽谈的文件。

双方确定，文件由丘吉尔起草。草稿出来后，双方反复修改，终于形成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美英元首会谈公报——这就是后来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著名的《大西洋宪章》。

《大西洋宪章》以首先保证美英的各自利益为前提条件。但它的一些基本观点，对正确处理全球国际关系提出了若干基本原则。除希特勒外，这些基本原则受到了当时世界各个方面的支持。

《大西洋宪章》不失为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文件。这个文件的出世，为美英苏结为同盟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进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丘吉尔与罗斯福两个巨头在纽芬兰的秘密会晤，进行得有声有色。丘吉尔即将离开那天，这场历史性会晤掀起了高潮。

这日正值礼拜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举行盛大的礼拜仪式。二人坐在洒满阳光的军舰后甲板上，都在共同思索这一场面的伟大意义。

他们想，两个以航海力业的伟大民族，仿佛在这里融为一体了。这些对上帝和人类“自由世界”有共同语言的人们，在宗教信仰和战斗中表现出这样的同心同德……这是难能可贵的。

面对供奉的上帝偶像，牧师祷告道：

“哦，上帝！愿你在战争的日子里，坚定我们的意志，增强我们的决心。我们不是和你为敌，而是反对奴役人们灵魂的黑暗势力。我们将战斗不息，直到一切敌对行为和压迫被消灭干净，世界各国人民从恐惧中得到解决，作为上帝的孩子互相服务……”

“阿门！”罗斯福虔诚地说。

“阿门！”站在罗斯福身旁的丘吉尔响亮地附和说。

接着，响起千百个年轻官兵的歌声。他们百感交集，唱着罗斯福亲自为这一天选定的《水兵赞美诗》——

永恒的上帝
万能的救主
 汹涌的波涛
 已被你制服
你挥动巨臂
力挽狂澜
 深邃的大海
 已被迫就范
啊 人们在海上遇难
请倾听我们的呼唤

丘吉尔也亲自为这一天选了《基督徒进军之歌》和《上帝是我们千古的保障》两诗。

美英两国水兵在这艘战列舰的大炮下，并肩站在一起，合用祈祷书，共同唱起《基督徒进军之歌》和《上帝是我们千古的保障》，心里不禁涌起一股股巨大的波涛……

罗斯福、丘吉尔，以及当时在场的许多人，脸上挂着激动的泪水。仿佛他们必将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壮烈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仿佛他们两人是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的唯一拯救者。

送走远道而来的丘吉尔之后，罗斯福本想轻轻松松地在这里再钓一天鱼。谁知白宫紧急来电，说是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军事行动的征兆。为此，罗斯福忙赶回白宫去了。

第三十一章 美国“魔术”显神通日本大使陷尴尬

罗斯福结束大西洋会晤之后，匆匆赶回白宫。他的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上，已经堆着一大叠急需处理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几件已由秘书人员选出，压在办公桌正中。

罗斯福抓紧处理最急的几件谍报。那几件涉及美日关系。一件是美国驻日大使用密码发回美国的。那文件写道——

8月9日 绝密 第674号

美国认为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决定性地表明了日本的政策动向。鉴于美国的态度，我甚为遗憾地认为，单靠总理大臣出马，是不可能推动对方的。

这个文件原本是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先生从美国用秘电发回日本的。美国驻日大使截获后，又从日本发回到美国。

野村驻美期间，一贯致力于美日友善，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缓和日美关系，避免日本陷入战争。但日本国内政策却反其道而行之，日本军界狂热分子一意扩军备战。除了继续侵略中国外，已把战争之剑插到了印度支那，并积极准备向南太平洋推进。野村这个密电的意思是，想劝日本政界要人采取其它重要措施，以推动日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另外两件是日本政府用密电发给野村参阅的重要机密，同样被美方情报机关截获了。

一件是——

帝国陆军作战纲要

- 一、驻扎在满洲，朝鲜的16个师，严格实行对苏警戒；
- 二、对中国继续实行既定作战方针；
- 三、对于南方，以11月底为目标，促进对英美的战备。

另一件是——

联合舰队电台第38号

- 一，联合舰队要锻炼战略力，迅速完成战备，以应付时局突变；
 - 二，各舰队除有特殊命令外，都应在9月底之前完成临战准备，并于10月上旬达到实战所需的战斗能力；
 - 三、除有特殊命令外，战备及训练都应按下达规定实施：
- ……

种种情况表明，日本南进已是既定方针。日本深入法属印度支那，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实际行动。

开年以来，日美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美国副国务卿赫尔。已就美日

关系问题反复同野村洽谈，却是毫无进展。

如何解决美日关系这道难题呢？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深深地思考着。

这些情报，是美国“魔术”情报机构提供的。

大战期间，交战各国在前线兵戎相见，杀得难分难解，而在后方几乎同时进行着另一场隐蔽的战争，那就是“情报战”。

“情报战”又名“密码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电子技术的高度发达，几乎所有秘密情报，都是以密码的形式传递的。谁掌握了对方的密码并且能够破译出来，那就等于掌握了对对方行动的机密。

与“情报战”紧紧相连的，则是专门从事情报搜集的特务机构，以及通过专门训练，有意安插在方方面面的特工人员。而这些特工人员，真真假假，形形色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错，以致形成十分诡秘的复杂状态。

对于“情报战”，温斯顿·丘吉尔有段名言，说得颇为透彻。他说——

在特工工作的高级范畴里，许多案例中的事实，都同异想天开的冒险故事和传奇式的虚构一模一样。盘根错节中的盘根错节，阴谋中的反阴谋，诡计和叛卖，骗局和骗局中的骗局，真间谍和假间谍，双重间谍，黄金和刀剑，炸弹匕首和行刑队……这一切都缠结在一个又一个的结构中，错综复杂，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真实的。特工组织的首脑和高级官员们陶醉于这些地下迷宫中，并且以冷静和默不作声的热情执行他们的任务。

从某种意义讲，二战期间，各交战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军事首脑人物，都是情报战的总头子。丘吉尔是这样，罗斯福是这样，斯大林是这样，希特勒是这样，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也是这样。只不过各自手下的情报机构和情报人员的能耐高低不同罢了。

其实，战争与密码，自从人类战争开始，早就紧紧联在一起有战争便有机密，有机密便有密码。古代战争是原始而落后的，其密码技术当然也比较落后，最原始的密码莫过于实物密码，即以某种实物作为某种密码的代号，中国古代将领手中用来传递军令的“虎符”，便是典型的一种。

二战期间，日本的密码已经不像大正时期那样落后，但也还有破译的可能。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海军使用的，是一种为绝对保密而研制的代号为“九七式打字机”的密码机。这种密码机于1937年研制成功，因这一年是日本神武天皇即位的纪元年二五九六年，所以取名为“九七式”。

“九七式”密码机的密码本，是按ABC的顺序编排的。把这种密码文字加入打字机后，就会按照注入的电子信号自动排列并发出密码信号，机械地传递出去。显然，这是一种秘密程度很高的密码机。

世上的东西，都是一物降一物的，就像有矛就有盾一样。有高级的矛出现，就有高级的盾出现，有地对空系统出现，就有空对地系统出现。有导弹系统出现，就有反导弹系统出现。诸如此类，层出不穷。

日本的高级密码能被美国情报机关破译，这要归功于美国一位被人称为译解密码的奇才——威廉·F·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于1912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在美国一家陆军部队从事密码研究工作。1921年加入美国陆军通讯部密码组，1929年任通讯谍报部长，1935年任密码解译主任。

1938年，美国陆军部决定全力以赴译解日本密码。弗里德曼指挥他的19名部属，开始忙于这项最困难的工作。经过20个月的呕心沥血，终于在1940年秋采用仿制日本“九七式”密码打字机的办法，首次解译出了日本的密码。当时，美国海军情报部长安德森将军提议，将弗里德曼解译密码的全过程称之为“魔术”。所以，此后美国所获的所有情报都称为“魔术”情报。

仿制日本“九七式”密码打字机之后，美国又获得了日本的密码本。这中间有一段传奇式的插曲。

1941年初春的一天，一艘装载石油的日本船“日新丸”号，取道旧金山的萨克拉门托河开往德国。美国官员如同往常一样，登船进行检查，主要是检查船内是否有可卡因之类的禁运品。仔细搜查的结果，“日新丸”号上根本没有什么毒品。

按理说，这事也就完了。可美国搜查官员并不放手，说是要打开船长室的保险柜检查。日本船长不加怀疑地答应了这个要求，美国官员在保险柜中见到了一套日本《船舶密码本》，便不顾船长的死命阻拦，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下了船。

原来，这是美方特工机构的预谋行动，他们以检查禁品为借口，早早设下了这个圈套。抢走密码本的正是美国情报机关的待工人员。

日本《船舶密码本》的被抢非同小可。日本商船是海上兵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船舶密码本》又是日本海军准备的。不言而喻。这种密码本的丢失，等于日本海军的重要密码失密。

事件发生后，那位船长吓得脸色苍白，赶紧向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报告，总领事馆又赶紧向驻美大使馆报告。虽然日方驻美使节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这事还是无可奈何，只得不了了之。日本官方得此消息，只有愤愤不平地骂上几句：

“畜牲！美国佬，你干得真狠啊！”

美国获得日本密码本和仿制日本密码机的成功，凡所获得的日本密码信息，便源源不断地被破译了。这就像美国官方和军方长了一副透视眼，把日本官方和军方的五脏六腑看得清清楚楚。

“日本肯定是要南下太平洋的。”罗斯福面对眼前的几个“魔术”情报，口里喃喃地自语说，“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再哄日本三两个月，把战争往后推呢？”

很明显，日本南下的目标只有两个。一个是同英国争夺印度支那，一个是同美国争夺处于太平洋中心地位的那个重要军事基地——珍珠港。

罗斯福思索一阵，遂按响电铃。麦金太尔立即走了进来。

“通知赫尔马上来我这儿。”

“是，总统。”

一会儿，副国务卿赫尔从外交部赶到罗斯福办公室来了。

赫尔与罗斯福同去参加了同丘吉尔的会谈。会谈中，因与日本大使野村的洽谈需要加紧进行，所以提前回到了白宫。当罗斯福结束会谈打算在纽芬兰钓两天鱼时，正是赫尔急电叫罗斯福赶回白宫来的。

现在，关于赫尔与野村大使洽谈的情况，找赫尔来谈谈很有必要。

“总统，我来了。”赫尔知道罗斯福平易近人，十分随便地报告说。

“好，坐吧。”罗斯福说，“你同野村谈得怎么样了？”

赫尔道：

“野村的态度很好，但就是很难解决问题。”

“为什么？”

“国内不听他的。”

罗斯福道：

“日本军方在印度支那用兵，最近又进一步确定了南下太平洋的方针，把矛头对着我们。这问题他怎么解释？”

“野村深表遗憾，说是他愿意向国内再次汇报。”

“野村不是日本上层人物，光是遗憾有什么用。”

“是的，总统。”

罗斯福和赫尔都明白，美日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参加了德意日三国同盟，从那以后，美国政府以海上禁运的方式对日本施加压力，用以遏止日本的扩张欲望。

按照德意日三国盟约的条款，日本本应一意追随希特勒进攻苏联，希特勒从西边东进，日本从东边西进，以对苏联形成合围之势。但日本也有自己的算盘。日本在东方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一举吞下中国的梦想还没实现，同时，向南扩张比向北扩张划算，于是便把那双贪婪的眼睛紧紧盯住了印度支那和南太平洋。

日本为了实现这个政治野心，外相松冈在外交上对美国大耍两面派，一方面在国内积极酝酿南下，一方面派出野村大使与美方作马拉松式的长谈。而野村却是个实实在在的外交家，他真心实意主张美日友善。这样，野村的外交活动在客观上成了松冈外交的假面具。

“怎么办？”罗斯福问赫尔，“是否有必要找野村先生来谈一谈？”

赫尔道：

“当然可以。总统你同野村关系好，或者可以把问题挑得更明些，以引起对方的重视。”

罗斯福想了想道：

“好吧，你也参加，一起谈。”

很快，野村先生被请来了。

“好久不见了，亲爱的朋友！”

罗斯福向野村伸出于，表面热情地说。

野村感动地同罗斯福握了手，诚挚地道：

“是的，亲爱的总统！”

正如赫尔所说，罗斯福过去与野村的私交的确不错。早在二十几年前，那时美日关系较好，罗斯福任海军部长助理，野村作为驻美外交人员，两人有过许多交往。那时，罗斯福对野村是真正欢迎的。事至今日，日美关系紧张，罗斯福对野村表面倒也热情，心底却是透着一股凉气。

此时，面对野村，罗斯福和赫尔更有一种居高临下和透视一切的骄傲心态。

美国依靠“魔术”，破译了日本大量机密，其中包括野村与国内的许多往返电报。在这种情况下，野村走进罗斯福的办公室，就等于走进了令他的使命完全化为乌有的情报网中。而这一层，野村全然不知，这就是他的悲哀之处。

罗斯福与野村客套几句之后，开始进入正题：

“亲爱的朋友，日美关系日益紧张，我对此很担心啊。”

“是的，总统阁下。”野村说，“我也同样担心。”

“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是有的。”

“什么办法？”

野村想了想道：

“我想，日美两国没有理由进行战争。我作为驻美大使，一定要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努力使两国避免战争。”

“很好，大使先生。”罗斯福说，“最近，我同丘吉尔先生在大西洋会谈，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世界，应当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秩序。美国和英国都无意于新的领土要求，我想，大使先生一定注意到了这点。”

“这是……当然。”

野村听得明白，罗斯福的意思是——

我美国都没有新的领土要求，你日本为何要在印度支那下手？为何还想向南太平洋扩张？南太平洋，那可是我美国佬的地盘啊。只是——罗斯福回避了一个基本事实：美国也罢，英国也罢，你们过去使用武力夺得的地盘还少吗？现在，你们夺取够了，便出来假装正经，说什么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秩序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野村对国际外交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手段见得多了。在美日关系问题上，他虽有主张美日友善的愿望，但仍免不了使用真真假假的手段。见罗斯福提到领土要求这个要害问题，遂审慎地回道：

“同贵国政府一样，日本也无意于新的领土要求。和平相处，这于大家都有好处。”

接着，罗斯福有些锋芒地说：

“我本人和赫尔先生都是热衷于太平洋和平的，但有的人偏偏想在那里进行战争。”

听罗斯福的口气，显然是指日本好战。野村作为有经验的外交家，巧妙地地道：

“的确，如阁下所说，在第三国中，可能有人渴望打二场太平洋战争。”

罗斯福笑道：

“美国，英国、苏联，都是希望太平洋和平的。想打一场太平洋战争的，肯定是那个在太平洋没有军舰的国家，以及他的那几个小伙伴。”

“这几句话，把意思点得更明白了。”

野村不觉脸红心跳。他明白，国内要人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美方的愤怒。遂讪讪说道：

“不管谁想打太平洋战争，我们都是反对的。”

罗斯福道：

“很好，大使先生，美日友善能不能保住，就看你的了。”

野村无言以对。

罗斯福又道：

“我本人不是外交官出身。我上面说的那些话，也许不合外交惯例，但我只是想把那些话说出来。至于我们对美日关系若干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我已委托赫尔先生把我的意思写成一个文件。现在，当面把这个文件转交给你，好吧？”

“好，好。”野村难堪地说。

接着，赫尔把美国对日本政府的一份照会，当面交给了野村先生。
野村看时，只见那照会上写道——

假如日本政府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的手段，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计划，那么，美国政府将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当权益和利益，保卫美国的安全，并为此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必要手段，美国政府认为，在这里有必要向日本政府重申以上态度……

野村看罢，不禁愣了，这个照会实际上就是对日本的严重警告。看来，美国政府对日本南下太平洋的政策取向愤怒到了极点。罗斯福和赫尔只不过用彬彬有礼的方式表达了这种愤怒。

野村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感到十分难受。但他终是个实心眼的人物，遂道：

“总统阁下，国务卿先生，我同你们一样，对美日关系紧张的局面十分不安，心里十分关注。我作为驻美大使，一定再度努力，为双方取得谅解而努力。请相信我的诚意。”

罗斯福笑道：

“我们当然相信野村先生，因为我们是老朋友嘛。”

野村想了想道：

“总统阁下，这里，我有一个建议，鉴于当前形势，日美两国首脑最好举行一次高层次的会晤，若能这样，我想，许多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罗斯福道：

“如果贵国政府有这个诚意，本总统也是感兴趣的。”

野村道：

“好吧，我马上向国内请示。”

不久，野村果然收到了国内发来的关于举行美日高级会晤的答复信件。那信件是以日本首相近卫的名义发的，所以称为“近卫信件”。

那信件写道——

以往所考虑的那种作法，不适于正在急剧发展并有可能引起不测事态的形势。因此，我赞成举行两国高级首脑会晤，但两国首脑会晤，不必拘泥于历来的事务性会谈，而要有远大见地，认真讨论日美两国存在的有关太平洋的重要问题。研究是否有缓和紧张局势的可能性，这是十分紧迫的事……希望早日会晤。经过种种考虑，我们认为，会晤的地点选在夏威夷附近为宜。

“近卫信件”还说：

“日本将做到：[一]如果日华事变得以解决，远东和平得以实现，日本就（从中国）撤兵；[二]日本只进驻法属印度，并不准备南下；[三]只要苏联不发动进攻，日本就遵守日苏中立条约。

这就是说，日本不想进一步扩张，所以同意举行美日高级会谈。

罗斯福和赫尔通过“魔术”很快看到了“近卫信件”。

罗斯福道：

“眼下，日苏两方在满洲里边境处于紧张状态，有情况表明，苏军已经封闭了边界方面的无线电通讯，苏联远东部队也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日本在北方有同苏联开战的危险。所以他们愿意同我们会晤呢。”

赫尔道：

“如果日苏打不起来，日本南下的欲望就会膨胀。”

罗斯福点头道：

“是的，赫尔，你说得很对。”

赫尔道。

“也许，日本和苏联打不起来，一是苏联正和希特勒打仗，正努力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不想同日本打，日本也并不同苏联打，他们认为向北扩张不如向南扩张划算。”

罗斯福道：

“这个小日本，总是要惹事的。不是在北方就是在南方。我们可要警惕。”

这天，野村大使怀着高兴的心情走进了罗斯福的办公室。他要把“近卫信件”交给罗斯福看看，向他报告日美高级会晤有可能举行的好消息。

“亲爱的阁下，有希望了！”

罗斯福笑道：

“什么事有希望了？”

“高级会晤呀。”

“呵……你快说说。”

野村忙道：

“看吧，这是我们首相的来信，你看看就知道了。”

罗斯福接过那信，假装认真地看了看，笑道：

“很好很好。”

野村道：

“我相信，通过两国首脑会晤，日美两国一定可以解除过去的许多误会，长期友好下去。要能这样，我这个作大使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罗斯福沉吟片刻道。

“但愿如此。不过，我很担心，当我们进行会晤的时候，贵国会不会进驻泰国呢？”

野村忙道：

“不会的，不会的。”

罗斯福道：

“那不一定，就像前段时间，你同赫尔谈得火热的时候，贵国就进入了印度支那，连你也没有想到。”

“这……”

罗斯福道：

“好吧，我想和首相谈3天左右。”

“那么，地点——就在夏威夷吧？”

“不不，夏威夷不行，那儿太远。我国国会的法案一个又一个通过，我忙得很，不可能跑那么远去谈。再说，医生也不许我远行。要么……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也行，”

“目的是会谈，地点是次要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抓紧同国内联系。我想问题不大。”

“我也那样想，可是……首相会英语吗？”

“那很好。”

野村从罗斯福办公室出来，心里高兴极了。他认为，日美高级会谈已经不成问题，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的乌云似乎依稀透出了一线希望的光亮。

早就等在外面的新闻记者见野村出来，立即围了上去。他们要抓美日关系这个重要新闻。

“大使先生，美日真要举行高级会晤了？”

“是的是的。”野村高兴地回答。

“那么，会谈的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么，当然是关于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全的有关问题。”

“你觉得会晤的前景如何？”

“自然会好的，很好的。我对此充满信心。”

“会晤地点定在哪里呢？”

“这个……请原谅，暂时保密，无可奉告。”

这个野村，高兴得太早了。他没有料到，事过不久，情况便起了变化。

原来，日本国内关于美日即将举行高级会晤的消息一公布，军方右派势力便大哄大叫起来。他们大造舆论，攻击近卫首相是“哭着向美国求饶”，叫嚣“坚决维护德意日三国公约，不向英美苏屈服”。军方主战派仍然不顾一切进行备战，一时，南下作战似已形成定势。

在这种情况下，近卫首相也觉进退两难。他本来是赞成南下太平洋的，现在经军方主战派一压，也就一下子倒了过去。于是，美日高级会晤说了一阵，也就迟迟难定了。

野村大使一心一意为这次会晤穿针引线。不料事与愿违，国内政府出尔反尔。将他弄得非常难堪。

这时的野村，回想起两年前松冈再三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的情景来，心里更加难过。那时，松冈以三顾之礼恳求野村道：

“野村，亲爱的朋友，你不是说要豁出去大干一场吗？到美国去作大使吧。”

野村道：

“日美关系这盘棋，难下啊。”

野村在感动之中，有些半推半就。

松冈笑道：

“这盘棋虽说难下，确是非君莫属。你同罗斯福关系不错，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好吧，我尽力而为。”

不料。他到美国上任，一心改善日美关系，这功夫竟白费了。

野村心里不服。他决定回国去问问松冈，弄清国内那些主政的要员究竟在干什么，究竟想干什么。

野村回国以后，总算弄清楚了。日本主政者根本没有会晤的诚意，而南下太平洋作战的欲望却是越来越强烈了。

毫无办法！

亦陆相东条英机的官邸里，野村找到了松冈。

野村正想重申自己的意见。松冈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谈了。现在，政府已经决定，解除你的驻美使节

的职务，你回家去吧。”

野村气愤地道：

“松冈！再三叫我出马上任的，是你。而今叫我下台的，还是你。你真狠啊！”

松冈一摊手，摇摇头道：

“我也无可奈何。”

这时，东条英机走过来，冷冷盯了野村几眼，恶狠狠地道：

“国家大事，和他有什么说的！”

说着，嗖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利剑，一下插在桌子上。然后，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这意思明白极了！松冈也讪讪地离去。临走，不冷不热丢了一句话来：
“野村，你自便吧。”

东条英机那把利剑威然立在桌子上。

野村全身发抖，不禁后退了几步，一下子跌倒在地上。悲凉，愤怒，绝望……将他那张脸撕扯得变了形状。忽然，他站起身来，口里喃喃骂道：

“东条，松冈！你们这帮好战分子……我们，我们日本……会葬送在你们这帮赋子手上！”

第三十二章 御前会裕仁赋诗谋远征东条会友

9月的东京是闷热的。

日美关系紧张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似乎更增加了几分闷热。

这天。日本天皇千种厅，聚集着所有大相大臣和海陆空三军首脑，召开了一次破例的御前会议。

这座建于日本明治时代的千种厅，画栋雕梁，古朴而典雅，富于东方色调。大厅里，豪华的棋盘格天花板上，垂吊着枝状彩灯，配置着各种摆设，是一所仅次于丰明殿的漂亮建筑。日本明治、大正、昭和几代天皇，都在这里举行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御前会议。

今天这次御前会议，由裕仁天皇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再度审议帝国行动纲要，这当然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

很久以来，日本都是采用君主立宪的国体和政体，日本天皇，至高无上。天皇之下，设立内阁组成的掌握实权的政府。内阁政府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都是请示天皇陛下裁定。内阁首相主持政府工作，首相左右，设海相、陆相、外务相、文相、厚生相，等等。与此同时，设立内务、大藏、文部、厚生、陆军、海军、空军、司法、农林、商工等等大臣。

此刻，天皇满脸严肃地坐在御位上，正在反复看阅大臣呈来的奏章。由总参谋长彬山呈报的三军备战方案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件。

天皇陛下看着那些奏章，眉头越皱越紧。大臣大相们诚惶诚恐，窃窃私语，也不知陛下怎样裁夺。

突然，天皇陛下死死盯住了其中两个文件。

一件是《帝国陆军作战方案》。这是陆相东条英机呈送的。一件是海军联合舰队电令第38号。天皇陛下看了一阵，抬起头来，用严肃的眼光扫视全场之后，问道：

“彬山，这就是你报来的全部奏章？”

“是，陛下。”

彬山是本届内阁的重臣。他曾任过陆相。主持陆军事务。现在他是三军总参谋长，一切重大作战方略都要在他那儿汇总，许多关于用兵的重大决策，都与他的谋划分不开，此刻，他见天皇陛下向他提出问题，很是诚惶诚恐，生怕答不上来，出现漏子。

天皇不满地扫了一眼彬山，问道：

“计划中的事项前后有点儿奇怪。为什么把备战放在第一位，而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

“这个……”

“陛下！”见彬山答不上来，首相近卫不自然地解释说，“这个草案给予了外交谈判头等重要的位置。这与顺序上怎么排法没有关系。”

“那么，外交谈判进展怎样？”陛下把眼光转向近卫。

近卫回道：

“前段时间，外相松冈指示我国驻美使节野村与罗斯福联系，我准备同罗斯福进行高级会晤。但美国总统罗斯福似愿非愿，推三阻四，至今会晤尚难进行。”

“野村呢？那个驻美大使在干啥？”

近卫无法回答，望了望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怕近卫漏出野村的事来，慌

忙报道：

“据松冈外相说，野村能力平平，在美国谈判毫无进展，已经撤职了。”
天皇若明若暗，又回到了关于作战的话题上。

“万一美两国间发生什么问题，陆军在多长时间能解决？有把握吗？”

彬山答道：

“仅就南洋方面而言，打算用3个月解决。”

天皇听罢，一下子沉下脸来，厉声问道。

“彬山，你曾是日华事变爆发时的陆军大臣。你别忘了，当时你就说过——‘3个月解决问题’。可现在4年过去了，问题不是还没解决吗？”

彬山心亏理屈，吃力地解释道：

“中国疆土辽阔，无法按预定计划作战。”

天皇陛下听了，越发生气，大声喝道。

“胡说！你说中国疆土辽阔，那太平洋不辽阔吗？南下太平洋，你有什么根据说3个月能解决问题？”

彬山低下头来，再也不敢吭声。

军令部总长永野见此难堪状况，赶紧给彬山解围：

“统帅部是根据大势提出计划的。现在日美关系好比一个病人，病情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如果不动手术，硬挺着，病人就可能走向死亡。当然，我们本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老耍花招，似谈非谈，拖拖拉拉。既然人家打的是备战的主意，我们当然也得打备战的主意。”

永野冗长的回答使屋子的气氛有所缓和。

天皇拿不定主意，又不明不白地问道。

“那么，你们的意思是把当前的重点放在外交上？”

“是的，陛下。”

天皇问得糊涂，永野答得含糊。天皇问了一阵，沉吟片刻，担心地道：

“战也罢，和也罢，海陆空三军的意见要统一起来。你们统帅部是集中三军意见的机关……”

彬山缓过气来，答道：

“我们反复征求海陆空的意见，他们都主张能谈则谈，不能谈则打，二者必居其一”。对于备战，三军的积极性都很高，尤其是陆军和海军……”

天皇陛下似听非听，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下旨，说道。

“为什么要打仗呢？难道我们希望战争？”

随即，天皇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不慌不忙地朗诵起来：

四海茫茫皆兄弟，
风波滔滔欲为何？

天皇读的是一首日本明治天皇的诗。读毕，又大发感慨道：

“我很早以前就拜读过先皇大帝这首诗，我正奋力以继承先皇大帝爱好和平的精神……”

“陛下万岁！万万岁！”

诚惶诚恐的大相大臣们齐刷刷地下跪，一齐呼起万岁来。

天皇满意极了。

接着，他摇了摇头，便在三军备战纲要呈件上圈阅一番；表示同意。

看着天皇陛下这番得意的神情，大臣们不禁窃窃私语。他们想，陛下要实现“八紘一字”的伟大理想，何曾不想征战，只不过要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姿态来。

参加御前会议的陆相东条英机，在会上一言未发。

他在静观政同事态。皇上陛下，表面上高谈和平，骨子里却要扩张。这一层，东条早看了出来。他明白，皇上斥责彬山总长，实际上是斥责近卫内阁。你近卫总想同美国达成什么谅解，要同罗斯福进行高级会谈，你懂得皇上的内心世界？而且罗斯福也不会买你的账的。近段时间，美国不断传来好些很不客气的信息，已经表明和谈没有希望了，你还在搞什么政治周旋，真个不识时务。

会议下来，东条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思索着。突然，他的情绪一下子凝聚在两个字上——

倒阁！

近卫内阁已经是第三届了，像个不倒翁似的坐在那里，你坐在那里太久了，请下台吧。

“什么人上台？当然是我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这么想着，不禁回想起自己飞黄腾达的经历和赫赫战功来。

东条英机 1884 年生于日本江户（东京）一个大军阀的家庭。其父东手英教是发动和指挥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罪魁之一，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东条英机在这个家庭里，从小受到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的熏染，灵魂深处早就埋下了“大和魂”的根子。

他从 16 岁到 23 岁，先后在日本各级陆军学校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从军以后，先后担任过陆军省副官，驻德国日本大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授，陆军省军务局课员，整備局动员局课长。日本出兵侵略中国东三省时，他担任关东军联队队长，军事调查部部长，1935 年升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不久又升任关东军参谋长。

那时，东条率领的“东条兵团”，铁蹄几乎踏遍了中国的东三省，后又染指关内的承德、大同、张家口等地。因在侵略战争中为天皇陛下立下许多战功，回国后很受皇上赏识，遂升为陆军次官，第三届近卫内阁时普升为陆相。

如今，重权在握的东子摸透了天皇陛下的本意，头脑便大大膨胀起来，暗暗进行着倒阁的阴谋活动。

乱世出英雄，东条英机懂得这个道理，要想进一步飞黄腾达。取近卫内阁而代之，最好的办法就是战争。

天皇陛下不是要实现“八紘一字”的理想吗？不是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吗？这就需要战争，而且只有进行战争才行。

所谓“八紘一字”，便是四面八方都囊括在天皇的疆土之内。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便是四海的生民都统治在于皇之下。过去多年，对中国的征战，对苏联的征战，对印度支那的征战，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眼下，南下太平洋，以英美为对手进行征战。同样是为着这个目的。

为了扩军备战，日本军阀政府早就做了许多准备。外交上的周旋，不过是一种手段，不过是为了摸准世界各国的态势，权衡利弊，便于确定动手的时机。核心问题是征战的方略和三军的实力。

陆军是不成问题的。身为陆相的东条英机心中有数。为了激发陆军将士

为天皇“大和魂”征战的精神，东条英机以陆相的身份，发表了震动日本各界的洋洋万言的《战阵训》。那本有序言，有本训，有结语的小册子，字字句句充满武士道精神，浸透了军国主义扩张领土的思想，被人们称为日本“陆军的经典”。

东条在那小册子中说——

“夫战阵者乃基于大命，发挥皇军之真髓。攻必克，战必胜，遍希皇道，使敌仰皇威之恩之尊严之处也。”

“大日本者皇国也。万世一系之天皇在上，继承肇国之妻谟，而君临于无穷。”

“皇恩遍及万民，圣德光照八纮。”

“军者于天皇统帅之下，体现神武之精神……常奉圣旨，正而武，武而仁，克现世界之大和者，此神武之精神也。”

“举凡战斗应勇猛果敢常贯之以进攻精神。”

“信者力也。自信并毅然而战鬪，常为胜者。”

……

如上种种，不一而足。东条在《战阵训》中可谓一句一个天皇，字字句句都在激励皇军将士为天皇扩张领土浴血奋战。这实际是一篇在天皇面前讨好卖乖的马屁经，一篇肆意扩军备战的宣言书，难怪日本军政各界中的好战分子把它视作“陆军经典”，并说是东条之父在世时有陆军之宝《战术魔之尘》问世，现在东条继承父业，也出了一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宝典。这真是有其父心有其子了。

这的确是东条英机足以自豪的资本。

东条明白，征战南太平洋，非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不可，尤其是海军，必须强大有力；前段时间，三军首脑会议曾经反复研究过三军协调方案，海军大相吉川古志郎对南下征战优柔寡断，好在他们手下的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是个非常能干的人物。

东条想到这里，很想请山本五十六前来聊聊。于是他抓起了电话。

“山本司令官吗？”

山本五十六在电话里回答：

“是的是的。啊啊，亲爱的陆相，这半夜还没休息？”

“睡不着啊。”

“什么事啊，这么操劳？”

东条若有所思地笑道：

“还不是为了战备这事。我正想请你过来聊聊呢。”

“好的好的，我这就来。”

山本五十六的官邸与东条英机的官邸相隔很近，平时，两人志同道合，来往本来密切，今因备战之事，二人更是臭味相投。所以，一通电话，山本很快来了。

“请坐请坐！我们辛苦的舰队司令。”

“谢谢，谢谢！”山本很有礼貌地坐下。

侍从献茶之后悄悄退了出去。山本看见，东条居室四壁竟无一张壁画，几乎全是挂着地图，其中一幅南洋海图特别醒目，上面早用红色铅笔作了几

个箭头，那是进军的线路标记。那几个箭头，正指着南太平洋中心的夏威夷群岛。

山本笑道：

“将军也同意攻击夏威夷？”

“当然。”

“可见，英雄所见略同啊！”

山本得意地笑了。

“说得好，说得好！来，用茶，我们慢慢谈。”

山本五十六作为日本海军舰队总司令，是一位彼人认为颇有胆识的人物。

早在1941年那个雪花飘飞的初春，老谋深算的山本就秘密酝酿了一个攻击夏威夷的作战方案。那时，日本旗舰“长门”号停泊在丰后水道的佐伯湾内。这条水道位于四国与九州之间，是日本舰队最理想的天然军港。山本司令官独自坐在“长门”号的长官办公室里，秉笔疾书。经过一夜的苦战，他用九页海军格纸，终于写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关于夏威夷作战的设想方案。

山本对这个独具匠心的方案满意极了。他将这个方案秘密呈报给海军大相吉川古志郎大将。至今，山本几乎全然记得那个方案的全文。

山本这个秘密方案，早在他心里酝酿已久。他在给吉川古志郎的呈文里写道：

“任何人对紧张的国际形势都无法正确预测。但是，特别是联合舰队，应该以对英美必战的决心，进行认真备战并制定作战计划。”

接着，山本从“备战”、“训练”、“作战方针”以及“开战之初应该采取的作战计划”等四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信念。山本在整个作战方案中十分强调，实行这一作战方针，关键在于“要有决胜于第一天的决心。”

关于开战第一天的作战计划，山本写得最为具体——

第一、在敌主力舰艇大部分泊于珍珠港年的情况下，以飞机队彻底击溃之，并封锁该港。

第二、在敌主力舰艇泊于珍珠港外的情况下，按照第一种情况处理。

第三，在敌主力舰首先从夏威夷出击并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则派决战部队迎击，并一举歼灭之。

关于在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下使用兵力及其任务，山本这样写道——

一、使用第一航空战斗队（航空母舰“赤诚”号、“加贺”号），和第二航空战斗队（航空母舰“苍龙”号、“飞龙”号）。（若不得已，则只使用第二航空队）。待月明或黎明，以全部航空兵力对敌发动强（奇）袭，以期全歼敌人。

二、一个水雷队——负责搭救因不能避免敌机反击而沉没的航空母舰上的官兵。

三、一个潜水队——逼近珍珠港迎击狼狈出动之敌。如可能，于珍珠港入口处断然击沉敌舰，利用敌舰封锁港口。

四、补给部队——为补给燃料，以数艘加油舰充实该部队。

总之，在山本看来，他作为天才的将帅，对于这场战争，应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他为这个大胆而奇特的作战方案得意极了。当然，得意之中，他除秘密向上司报告外，一直守口如瓶。

从那以后，山本麾下的联合舰队，就是按照这个方案，以美国为假想之敌，以美国夏威夷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为主要攻击目标，进行大规模战备训练的。

山本五十六这个南洋作战方案，东条英机是在海相吉川古志郎那里看到的。

那时，吉川古志郎拿着这个方案有些优柔难决，东条英机却如获至宝，拍案叫绝。说道：

“将军麾下竟有山本这等智勇双全的大将，可见我们海军很有希望啊！”

吉川古志郎道：

“你对这个方案很有兴趣？”

“是的，将军。”东条说。“我天皇海军争霸南洋是必然目标。有这样的海军，加上我陆军空军的配合，只要填密策划，胜利是必然的。”

吉川略略摇头道：

“可我们与夏威夷隔得很远，征战的难度很大啊。”

东条道：

“这个不怕。这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对美国佬在那里的力量不可低估。”

东条笑道：

“美国佬并不可怕。你说我们距那里很远，他美国佬距那里隔得更远，有道是鞭长莫及。假如我们以突袭方式，集中力量猝然攻之，美国佬肯定守不住的。只要我们占了夏威夷，整个南太平洋便是我们的天下了。”

最后，吉川点头道：

“说的也是。”

此刻，东条英机和山本一边品茶，一边研究南下作战方案，谈得甚为投机。

东条道：

“我皇国与德意结成三国轴心，这是很必要的。但我皇国不应为别人火中取栗。现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欧洲干得很凶。万一发生不测事态，我们主要敌人可能是美国”。

山本道：

“是的，我一直这样想。我天皇海军如果以强大的美国为假想攻击目标进行备战，那就万无一失。”

东条问道：

“攻击夏威夷，飞机能否直飞攻击目标。”

山本道：

“不行，太远了。我军舰靠近夏威夷，至少在海里行驶 3000 海里。如果用航空部队攻击夏威夷的话，则必须首先在一个适当的地方中转待命。”

“找到合适的中转地方了么？”

“正在多方寻求。找这样的陆地很不容易，而且容易泄密。只有把航空兵布置在中转地方的航空母舰上……”

东条道：

“你是海上作战专家，相信你一定会有办法。眼下，海军训练情况好吧？”

山本道：

“抓得很紧。眼下正在进行图上演习和兵棋演习。下一步要搞实战演习了。”

“难怪呢。这段时间，我见丰后水道军舰如云，来往如梭。山本，真有自己的！”

山本笑道：

“哪里哪里，彼此彼此。”

接着，东条若有所思地问道：

“有一个问题不知将军提上日程没有？兵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夺取夏威夷，必须千方百计将夏威夷的地形和敌情摸清楚……”

山本道：

“这你放心。我早已指派吉川先生以驻夏威夷领事的名义潜伏到珍珠港去了。那小子在那里干得不错，已经向我们发回了不少情报。”

东条道：

“这就很好。”

最后，东条将话题转到日美关系问题上，试探性地说道：

“依我看，日美关系谈判毫无希望。近卫首相走进了死胡同，很难办的。”

“是的，近卫首相这段时间十分为难，谈么，谈不下去；战么，下不了决心。天皇陛下的态度时阴时晴，也很难捉摸。”

东条乘机道：

“听说近卫在为难之中，已有辞职的打算了。”

“是么？”

“可不！不过——这事还得看看。”

这晚，东条送走山本五十六，已是夜半三更。野外，灯火点点，月光如洗。东条不禁诗意大发，学着天皇陛下的姿态，也把先帝写的那诗吟了一遍

四海茫茫皆兄弟

风波滔滔欲为何

此时，他仿佛觉得，自己已与天皇陛下一样高大，一样气吞四海，囊括八方，早是取近卫而代之的人物了。末了，面临茫茫星天，他又得意地自语道：

“当今天下，舍我其谁？”

第三十三章 夏威夷风情忒浓檀香山间谍如麻

座落在浩瀚的太平洋中部位置的夏威夷群岛，是太平洋中一个天堂般美好的地方。

从地图上看，这个群岛位于太平洋的正中偏北，北回归线稍南，北纬 20° 前后。群岛由 20 多个岛屿组成，由东往西，夏威夷岛、毛伊岛、莫洛凯岛、瓦湖岛、考爱岛，以及其它三十属岛，被称为夏威夷八大岛。其于小岛，则零零散散，宛若闪烁在波天浪海中的小山。

夏威夷群岛的总面积，大约相当于日本四国的总面积。

从考爱岛的最北端，到夏威夷岛东端大约 3600 公里。群岛中最为美丽的是瓦湖岛。著名的海岛城市檀香山和美国的巨大海军基地珍珠港，就在瓦湖岛上。

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舰艇的速度，从日本横滨市乘船到檀香山，约需 7 天时间，从檀香山到美国的旧金山约需 5 天。如果乘飞机，至少需飞 8 个小时。

夏威夷群岛，是远古时代地球造山运动的产物。据地质学家考察，太平洋正中一带本属地壳最为活跃的火山带。可以想象，巨大的火山群爆发之时，炽热的岩浆喷薄而出，浩瀚的洋面，翻天覆地，沸沸腾腾，那场面何等壮观。后来，冲出洋面的岩浆慢慢冷却，便凝成了如今的夏威夷群岛。所以整个群岛全部由火山岛和珊瑚岛组成。

大自然的伟大造化，成就了夏威夷的美丽神奇。夏威夷的大基拉韦厄人山，毛伊岛的哈莱阿卡火山，莫洛凯岛的拉伊医院，和瓦湖岛的珍珠港等，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

整个岛上，奇特的海岸，阔平的沙滩，温柔的海浪，还有夏威夷吉它，夏威夷歌谣，夏威夷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服装，以及裸露到百分之九十的草裙舞，无不充满迷人的海域风光和异国情调。谁如果到夏威夷走一趟，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那里的美丽和迷人的情调陶醉，以至流连忘返。

夏威夷群岛的名称，据说是以这个岛的发现者和征服者夏威夷·罗阿的名字命名的。岛上原有后民为波利尼亚族，后来由英国著名探险家詹姆斯·科克把这一岛屿介绍给全世界。科克曾把这个岛屿命名为三名治岛。可是这个岛的统治者卡梅哈梅哈大王不喜欢这个名字，便于 1818 年改为夏威夷王岛。意思是“太平洋上的天堂”。后来美国入主夏威夷，将此岛作为美国一个州对待，叫作“夏威夷州”。

据传，夏威夷岛上最大的城市檀香山，原名火奴鲁鲁。1795 年，卡梅哈梅哈大王在瓦湖岛的阿努帕利山与上著军激战，使统治了整个夏威夷岛，并于 1850 年 8 月 31 日建都于火奴鲁鲁（檀香山）。

由于卡梅哈梅哈大王从夏威夷岛乘坐独木舟远征瓦湖岛时，是从怀基基海岸登陆的，后来怀基基海岸便成了王室乘船游玩的处所，也成了后来人们喜欢去观赏游玩的胜地，那里鳞次栉比的大厦和旅馆饭店，歌舞酒吧，吸引着千千万万不同肤色的游客。至今，美国夏威夷行政厅所在地的伊奥拉尼岛，还保留着原来的王室，以此来吸引游客。

1900 年，美国海军占领夏威夷。从此，这个群岛被划为美国的属地，并在那里加快营造军事基地。随着军事人员和游人的增加，各种设施和市政建设很快发展起来。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整个夏威夷群岛，尤其是在该岛上的

檀香山市，已经显得相当繁华了。

全岛总人口达到 60 多万，其中百分之七十五集中在瓦湖岛上。首府檀香山市的人口约为 30 万。几乎世界各国各种肤色的人口，都和当地土著居民杂居。他们在那里经商，办企业，办旅游业，办形形色色的产业。所以那里成了一个十分开放的各种色彩混合的特殊世界。

二战期间，夏威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各国各种肤色各个层次人员的杂居状态，引起了世界所有间谍机构的关注。许多间谍几乎蜂拥而至，在那里以各种身份掩盖自己，从各种渠道搜集情报。其中，日本为搜集情报派出的特务森村正，便是其中一个著名的典型。德国大间谍卡纳列斯派出的几名特务也早潜伏其间。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出的特务也不乏其人。于是，整个夏威夷便成了各国特务潜伏的要地。特务间谍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不知演出了多少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

正当苏德战争进行得十分紧张的时候，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馆员森村正，日子过得非常悠闲。

每天，森村正或者出入酒吧餐馆，歌场舞谢，或者四处兜风，与一帮浓妆艳抹的女人搞得火热。他似乎忘了驻外使节应有的职责。总领事喜多粗心大意，也不管他。他津津有味，乐在其中。最近这些日子，他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坠入情网，被一个美如天仙的德国金发女郎迷住了。

这日，森村正从德国女郎那里回来，醉意朦胧，偏偏倒倒，走到总领事馆的大门，正巧遇到总领事喜多出来，总领事乐滋滋地逗笑道。

“森村，又被那女人灌醉了？”

“没有。我没醉，没醉。”

“快进屋休息去吧，真有你的！”

喜多把森村正扶进屋去，给他倒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吩咐几句，便走开了。

森村正在床上躺了一阵，渐渐情醒过来，似觉那女人肌肤间的色香韵味还在身边缭绕，本想好好睡一觉，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他干脆坐起身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想着那个十分迷人的金发女郎。想着想着，不禁身冒冷汗，背心透凉，送惊心胆颤地自语道：

“她！会不会是间谍？”

一夜无眠。

回想起自己走上间谍生涯的路子，森村正不禁心惊肉跳。

间谍，这个提着脑袋玩命的职业，这个鬼鬼祟祟的职业，这个错综复杂的职业，这个花天酒地与女色相联的职业，怎么偏偏会落在自己头上？难道这是上帝的安排，命运的驱使？

森村正本名吉川猛夫。他出生于日本爱媛县松山市一个普通农家。小时候，家贫如洗，营养不良，得过胃病。但在割草拾柴的劳动中，精精瘦瘦的吉川终于锻炼成了一个刚强而粗野的孩子。

后来，散散漫漫地上了小学，上了中学。因为散漫，又逃学，成绩不好，没少挨当过军人的父亲的毒打。后来总算考上了江田岛海军学校。这所学校是战前日本培养海军各兵种军官的学校。凡日本海军军官，从少尉到元帅，无不出自该校，父亲为此非常高兴。

军校的生活是紧张的。从起床到就寝，几乎都以分秒计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纪律十分严格。学校把精神教育放在首位，按照日本海军的传统，

对学生灌输旺盛的攻击精神和为国捐躯的精神。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捧读明治天皇下赐的“军人敕谕”，以养成忠君爱国的思想。

经过几年严格训练，吉川和他的学友随学校组织的舰队作过两次远航，这便是海上实习。一次是远航中国上海，一次是远航法国巴黎。远航结束后，吉川被分配到巡洋舰“内良号”任密码官，做密码编组和解译工作，不久，又调到日本海军防空基地霞浦飞行队，作海空陆战演习。但因胃病发作，中途住进了东京筑地的海军医院，接着，回到家乡疗养了两年。

吉川人生之路的转机，便是在疗养期中发生的。

一次，有位四国地方的海军人事部长，来到吉川住的村庄作时局报告，当过海军的吉川，领着村长向那位部长发出敬礼的命令，那位海军大佐见吉川穿着一身海军制服，感到颇为奇怪，厉声问道：

“你是海军少尉？”

“是的，长官。”

吉川不敢怠慢，立即来了个标准的军礼。

“如今海军忙得不可开交，人手极端不够。而你，一个年轻军官，却这样悠闲地呆在乡下，太不像话了。”

吉川说明原委，并请求大佐在海军方面为他找一个适于他的身体条件的工作。

这事过了不久，吉川接到军令部一个通知，命令他编入预备役，到第三部报到。

在海军第三部，吉川受到了一系列严格的特殊训练。从编纂“兵要地志”和“兵要地图”开始，到整理南海各国的兵要资料；从熟悉本国的海军编制和航线，到熟悉外国的舰船和港湾；从搜集信息资料，破译密码，到编组密码，传递密码，一切都围绕着谍报二字打圈儿。终于，这个二十出头，出落得标标致致的年轻人，成了一名颇受上司赏识的谍报人员。

1940年5月的一天，军令部第八科科长倨内大佐突然对吉川说：

“吉川君，你到第五科山口大佐那里去一下。他有事找你。”

山口大佐，就是在乡间厉声喝斥过吉川，并于后来命令调用吉川的那个军官。山口早把吉川当成自己推荐培养的得意门生了。

见到山口大佐，吉川嚟地一个标准军礼。

“报告长官，吉川猛夫前来报到。”

山口大佐望着这位标致的小伙子，不禁得意地笑了。

“吉川君，准备派你去夏威夷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吉川摸不着头脑，不知到那里干什么，想必是信使之类的差事，去联系联系就回来，况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遂干脆地回道：

“坚决服从命令！”

接着，山口大佐在屋子里踱了几步，看着吉川猛夫，严肃而亲切地道：

“那么，从今天起，你就学习有关美国舰船的知识。过几天，我和外务省联系好，你到那儿去接受任务。什么任务，去后便知道了，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讲，对父母兄弟也不能讲。”

“是。”

“你家里还有什么挂心的事吗？”

“没有。”

“嗯，很好。那很好。”

召见出来，吉川思想很不平静。军令部是间谍的大本营，这不是去当间谍吗？

几天后，山口大佐再次找吉川猛夫谈话。

没有第三者，神情很诡秘，山口压低声音对吉川说：

“吉川君，上级要你到檀香山总领事馆当馆员，在那里工作一个时期。手续由外务省办理，一切按指示行动。”

“是。”吉川回答。

山口大佐又道：

“上级要你扮成一个外务省的官员，这是为了身份能够得到保证，你的任务，就是摸清珍珠港的动态。”

“是。”

山口大佐见他答得爽快，强调道：

“这不比一般的作战任务。这是一桩特殊的使命。你要清楚。现在美日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加上我们派驻美国的谍报官已经在西海岸被捕。所以，做这项工作，安全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小心从事，注意处好同事关系，不要引起摩擦。俗话说得好：要蒙住别人，必须先蒙住自己。在这方面，上级会有措施的，你要好好配合。”

吉川低着头，聚精会神地聆听大佐的嘱咐。

“啊，对啦，你还光着头呢。赶快把头发蓄起来，隔几天，就到外务省报到。”

一周以后，吉川猛夫成了外务省一个十分特殊的职员。

外务省特别为他单独安排了一个安静的公寓——永田庄。在那里，让他继续作外洋兵图方面的资料工作。同时，秘密地对他进行许多鲜为人知的特殊训练。比如，谍报工具的使用，谍报方法的选择，特殊情况下的谍报联系方式，等等。

一天，谍报组长松尾突然问他：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吉川非常腼腆地回答。

“别不好意思。”松尾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不接近女色怎么行呢？像你这样，大姑娘似的，一谈到女人，扭扭捏捏，拉倒吧！”

又过了几天，吉川正在阳台看盛开的葫芦花。突然听到隔壁房间传来泰国夫妇的吵嚷声，接着又见松尾匆匆地跑上楼来，故作神秘地对他说。

“吉川君！我的隔壁搬来一对大美人，快去看看。”

松尾是个出名的色鬼，搞女人很有一套。

这时的吉川，心痒痒的，似觉应该同女人接触了。于是，红着脸笑道：

“我又不认得人家，怎么好去看呢？”

“有办法。”松尾说，“我请他们姐妹俩听唱机，你也来听吧。”

“好吧。”

停了停，吉川又笑道：

“听说，饭馆送饭的女人都被你搞上了。这一回，一对美人儿，你可得给我留一个。”

“行，行。”

松尾说罢，拉着吉川下楼去了。

第一次与年轻女郎接触，血气方刚的吉川猛夫既别扭，又兴奋。年轻女

郎身上散发出的那种特别怪的香气，直使吉川浑身燥热，失魂落魄，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那年轻的心地。

楼下那姐妹俩，年轻美貌，年龄都在20岁左右。姐姐叫美加，妹妹叫美知，几乎一样的模样，一样的打扮。区别在于妹妹美知左脸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恰好点在那酒窝上，这似乎更增添了另，一种诱人的神韵。

不久，吉川迷上了美知。美知身段丰满，肌肤白皙，穿一身单薄的西装，说起话来娇娇滴滴的，加上那头蓬松的秀发，真使吉川神魂颠倒。

每晚，松尾与美加，吉川与美知，各自成对，分头游玩。他们看电影，上酒吧，逛公园，两颗年轻的心越靠越紧了。

一天夜晚，吉川与美知坐在四谷外壕公园的长条椅上，默默地望着街灯。吉川似乎觉得，这时候，他应当向美知求爱了。

但他实在难于开口，再三鼓足勇气，他终于开口了：

“美知，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结婚？哈哈……”美知放声大笑起来，“你真的爱我吗？”

“爱你，我心里只有你。”吉川说，“有生以来，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女人。”

“哈哈，你还是个童子鸡呢。”

“你……你倒回答我呀。”吉川急了。

美知浪荡地笑了一阵，又放肆地道：

“你知道，什么叫结婚？结婚就是同你睡觉么？”

美知说罢，很大方地脱掉外套，特意把那对隆得高高的乳房颤颤悠悠地露了出来。

吉川震惊了。

愣了片刻，突然，他一把抓住美知，狂热地吻起来。美知故意挣扎着，怎么也脱不了手。正在这时，山口大佐突然出现在吉川面前。

“吉川！”山口大佐大声喝斥，“你这个混蛋！”

吉川惊慌之中，忙认错道：

“大佐！我……下次不敢。”

山口道：

“你这个混蛋！我一心提携你，你却这样无理，竟敢在这里侮辱我的女儿！”

吉川求道：

“大佐……我不知道……她就是你的女儿。的确不知道。美知，她也……也没告诉过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大佐怒气冲冲地看着吉川，愤愤然哼了一声，命令道：

“给我拿下！”

山口命令一下，突地从树丛后面跳出几个汉子，迅速将吉川绑好，带了便走。

这一幕，发生得好生突然。这是吉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吉川被关进刑室，受尽拷打。因想，命运的恶魔已经降到他的身上，只有死路一条了。他正欲寻死，山口大佐又带着几个武士来了。

“把他放了！”山口命令说。

“谢大佐不杀之恩，吉川从此不敢……”吉川跪在地上求饶。

“站起来！”大佐大声命令道。

吉川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看着山口大佐那张阴阳怪气的脸，也不知要将他怎样处置。

山口愤怒地盯着吉川，直盯得吉川浑身发麻。

“哈哈……”

突然，山口大佐放声大笑起来。说道。

“吉川君，你的大大的不错的，大大的好样的，经得起考验的。我很喜欢你。”

吉川茫然，仍然求道：

“大佐，你……求你，不要取笑我了。”

山口大佐亲切地力吉川拍掉衣服上的灰尘，这才温和地说道：

“吉川君，委屈你了。实活告诉你吧，美知不是我的女儿，她同你一样，也是谍报部的工作人员。以后，你同样可以同她往来，也可以同她睡觉。只是，你们不能结婚，这是纪律。”

“这……”

我的天哪！吉川猛悟了。原来，作个间谍，竟要接受如此荒唐的考验。

接着，山口拍着吉川的肩膀道：

“吉川君！你要明白，当一个高级间谍，不与女色打交道是不行的。金钱，美色，暗杀……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都得使用。我之所以安排美知同你接触，又把你关起来拷打，这都是为了锻炼你的适应能力。

“同时，你要记住，有间谍就有反间谍。美知扮演的正是反间谍的角色。以后，你单独工作，可要注意反间谍的危险。我不是给你讲过，我国派驻美国的谍报官，就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捕获的。这一点，你必须格外小心。”

“是。”

吉川抹掉眼泪，严肃地回答。

关于日本派驻美国的谍报官，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捕获的事，的确惊心动魄。

事情发生在半年前。日本谍报当局将一个叫立花的间谍派往美国搜集情报。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驻华盛顿领事馆海军武官。

一天，立花将搜集到的情报详细向武官处作了报告。

“前些日子，我得到了一个情报，美国‘不死鸟号’巡洋舰在夜间进行战争射击。最近，有可能搞到美国战列舰射击的情报。不过，我有个要求。为此，我要花5万美元。”

武官处头目皱了皱眉，严肃问道：

“要花这么多钱？”

“很必要。因为我正在利用的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名下级军官。”

“那人可靠吗？”

“可靠。刚才汇报的情报，都是通过他搞的。他需要的是钱，而我们需要的是情报。”

武官处头目沉吟不语。

从事间谍工作，钱并不是重要的，关键是安全可靠。间谍机关有专门伪造各国货币的秘密部门和人员，而且手段高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只要工作需要，要多少有多少。

立花见头目不表态，固执地说道：

“我保证那人绝对可靠，我与他是单线联系。”

“那样的话，可以试试看。不过，你得十分小心。”

于是，武官决定让立花按计划行事。

立花揣着5万美元飞离了华盛顿。他所单独联系的那个美国军官真个把情报给了他，立花高兴极了，立即带着情报回到洛杉矶，然后住进了一家饭店，准备与日本海军特务交接情报。没料，他刚走到饭店门口，FBI（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在那里了。

“你是日本领事馆的立花武官吗？”

“是的。”立花惊愕之后，知道情况不好，却不便撒谎。

“你被捕了！”

“为什么？你们凭什么？”

“你自己明白，跟我走吧。”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向立花出示了证件，立即给他上了手铐，带到了警察局。

他随身推带的物品与情报作为物证予以没收。

原来，立花保证“绝对可靠”那个人，正是联邦调查局安设的反间谍。他就这样中了美方反间谍的诡计，落入了反间谍的圈套。

“你千万注意。”山口大佐严肃地说，“反间谍！这是国际间谍最难逾越的鸿沟。”

吉川谢了山口，欲回寓所，不料，第三部直属T大佐带着几个武士全副武装赶来，只听T大佐恶狠狠地命令道：

“将他们拿下！”

山口大佐和吉川大惊。

山口大佐忙道：

“诸位不要误会，我与吉川正商量工作。你们可别……”

“少罗嗦！扣上带走！”

不由分说，山口大佐和吉川被带到大牢关押了几天。中间，不少盘问拷打，二人受尽折磨。

夜晚，吉川猛夫面对铁窗寒月，不胜悲哀。

山口大佐安慰道：

“吉川君，你我突遭这等横祸，受如此折磨，真是冤枉啊。”

二人悲叹一阵，无可奈何。

隔了三天，T大佐带着几个武士来了。T大佐命令武士开了铁窗，带山口和吉川出来，叫二人吃了酒饭，便说要行刑枪决。二人早吓得魂不附体，一身瘫软。

武士将他们押到了刑场，同时被押到刑场的还有其他两个犯人，也不知犯的什么罪行。

4个犯人被强令跪在野外的草滩上。

“完了，一切都完了！”

吉川两眼发黑，悲怆地想着。

“呼呼呼呼！”

响起四声清脆的枪声。

靠左的两个犯人倒在了血泊中。山口大佐和吉川却仍跪在那里。

“山口大佐，吉川！你们站起来！”T大佐命令说。

山口大佐和吉川战战兢兢站起来时，只见T大佐和所有武士一齐仰天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T大佐的笑声就像狼嚎一般，在荒野里回响。

吉川尚未回过神来，山口大佐对T大佐笑道：

“老兄，快给我解开手铐。这一回，把我也整苦了。”

T大佐笑道：

“好。”

接着，T大佐命令武士立即给山口大佐和吉川解了手铐。

山口大佐苦笑着道：

“刚才，我真担心那颗子弹没长眼睛。让它钻进我的脑袋，那可真的冤了。”

T大佐笑道：

“这可不用你担心，我们有保险系数。向你们射击的子弹，都是假的。”

山口大佐笑道，“老兄，真有你的。”说罢，转过身来，拍着吉川的肩膀道。“年轻人，你受苦了，恭喜你又过了一道考验关口。”

吉川摇摇头道：

“这……又是考验？”

T大佐道：

“是的，是考验。现在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明天的新闻时间，你们都可以看到，你们二位犯罪行刑的最新消息，我还要正式通知你们，从今天起，你们二位原来的名字都不能用了。山口大佐改用喜多三郎，吉川君改用森村正，再过几日，你们接上级命令，准备出发吧。”

接着，T大佐高声点名道：

“喜多三郎！”

“到！”山口大佐响亮地回答。

“森村正！”

“到！”吉川猛夫也响亮地回答。

不久，更名为森村正的吉川猛夫取得了公务旅行的签证。

按照上级指示，他到邮船公司预约了一张到檀香山的头等舱的船票。接着，他开始整理随身携带的行李，为了慎之又慎，所有携往美国的东西都是新的，旧的东西一件也不能带，原因是他原来所穿的西装和衬衫上都缀有本名，唯恐以后被当地的洗衣妇发现而暴露身份。在新买的提包和皮箱上，只好小心地写上化名的缩写字母。

当森村正到军令部T大佐那里辞行的时候，T大佐文给他十张100美元的新钞，告诉他，这是近期的活动经费。在夏威夷要用钱时，领事馆自会考虑。同时吩咐他，在夏威夷如果遇难，必须死守机密，必要时就用领事馆发的手枪或药物结束自己，以死报效天皇。

就这样，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馆员——“森村正”诞生了！

原来的吉川猛夫，则通过东京的新闻媒介，公开向世界宣布——消失了。

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座落在城南一座绿树成荫的小山上。一幢充分显示日本榻榻米文化的砖木小楼，一楼一底，最下层是地下室。

为了工作之便，森村正住在楼上靠角的房间里，通过窗口，居高临下，

可以远远望见整个檀香山市密密麻麻的灯火，以及停靠着众多军舰的珍珠港湾。空中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和军舰的汽笛声。檀香山和珍珠港，似乎永远没有睡意。

长夜漫漫，思绪绵绵。

此刻，森村正停立窗口。对着夜空张望一阵，便端起咖啡喝着，在屋里慢慢踱步。这南国咖啡却也厉害，它就像一种可以给人补充精力的神奇饮料，使人越喝越兴奋，越兴奋就越是睡不着觉。

森村正喝着咖啡度过漫漫长夜，已经是经常的事了。可今夜，这绵绵思绪竟越来越长，越来越情晰。许多事情就像电影镜头似的在眼前晃动——

半年前的一天傍晚，日本新造的一艘2万吨级轮船“新田丸”号，已经把它的豪华船体停靠在横滨港湾。

森村正提前办完乘船手续，带着行李，独自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到达码头。他像做贼似的，生怕被熟人看见，迅速钻进“新大饭店”，在那里等待开船。

没有任何人前来送行。出发前，他也曾征得上级允许，由专人陪同前往家乡看望了一回父母，算与父母作别，但严密的纪律和陪同的监视，他什么也没法说，也不敢说，只说工作很忙，经常出差，望父母亲保重，无以儿为念等等。

他明白，从此以后，他将走向注定的孤独。他将与所有已经相识的人隔绝起来，以特殊身份到一个特殊环境去结识新的朋友——真朋友和假朋友，男朋友和女朋友——以完成自己的特殊使命。

这艘在横滨和檀香山之间往返的客船，乘客多为外籍移民和游客，日本游客很少。

能够乘坐这艘豪华客轮的游客，大多身份高贵，腰缠万贯。人们五颜六色的华贵服装和那高贵的神态便是明证，尤其是那些浓装艳抹，散发着浓郁香味的大大和年轻女士。更给这只客船的高贵增添了神秘的色彩。难怪那船票很难弄呢。森村正的船票当然不成问题，那是外文官员为他专门联系备办的。

开船的锣声响了，游客骚动起来，推推攘攘，上船完毕。

“新田丸”巨大的船体悄悄地驶出了横滨码头。

出发那一刻，森村正凭栏向码头张望，似觉码头石梯之上，一样带圆礼帽的人正在向他招手，其中一低矮的汉子好像是T大佐。他们是在给他送行还是在暗里监视他，不得而知。

森村正手扶船舷的栏杆，不禁怅然彷徨。一种远方孤客的悲哀向他袭来之后，为天皇誓死效劳的壮烈精神终于给了他勇气。他正欲回舱休息，突然听到身后有人悄悄地喊了一声：

“森村先生！”

森村正猛地回过头来，看时，却是身穿服务衣着的美知，不禁愕然。

“你……美知！”

“对不起！森村先生，你认错人了，我是船上的服务小姐。”美知狡黠地笑道。“船长通知我，已经给你换了一个房间。我给你沏好了茶，请吧！”

“啊……谢谢！谢谢！”

森村正觉得，命运之神真是太捉弄人了。

在东京，正是这个美知与他进行过热恋。而后，像连锁反应似的，他两

次“坐牢”，几至“枪决”，死里逃生，方得迈过一道又一道神秘的考验关口，那以后，他虽然也和美知见过几次面，一起睡过觉，可怎么也无法结婚。他身上一直放着美知的照片。刚才，他狠狠地将她的照片撕碎丢进了大海。不料此刻，她竟又以服务小姐的面目，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了。

单独旅行的无聊使他格外渴望女色，渴望艳遇。听说美知奉船长之命给他另外定了房间，森村正便顺从地随美知去了。

到了房间，森村正正欲问她怎样作了这艘船的服务小姐，美知急忙道：

“对不起，先生！我们服务员不能随便与陌生游客交谈。我任务在身，要走了。一路保重。”

美知说着，转身出去了。

一连几天，森村正都看见美知在船上忙于服务。或送开水到房，或擦地板，见了他也只偶尔一笑，再不接话，宛如陌生路人。

森村正想了一会，便也一下明白过来。这又是T大佐特意安排一路监视他的！

好个T大佐！好个谍报部！真个机关算尽，聪明透顶了！

心中有数森的村正住在高级房间。他明白，这样的房间一定是军令部通过船长预先安排的，但在形式上却要让他自己首先去办普通客票，上船后才搬进这里来。

他决心再不想那个“女服务员”美知。但孤独旅行的寂寞和渴望女色的欲念强烈地刺激着他。他决定到甲板上随便走走。

船在波峰浪谷中缓缓行驶。

阳光灿烂，瀚海无垠。波浪滔滔，天水一色。

一位金发女郎站在舷梯上笑盈盈地向他招呼：

“HI”

森村正已经受过专门的谍报训练，听得懂金发女郎的英语。她年龄约20岁左右，身材苗条，半裸衣裙，人面桃花，浓装艳抹。尤其那一头蓬松的卷发和两耳灿然发亮的耳饰，以及脸上两个深深的酒窝和双唇鲜艳的口红，风流妖冶，十分迷人。

吸着金发女郎身上散发出的浓郁的香气，森村正精神大振，遂大胆地回答道：

“喂，下来吧！”

“多好的阳光呀！”

“是啊。”

“你喜欢大海吗？”

“喜欢。你呢？”

从那个时候起，森村正认识了那个至今已经弄得他神魂颠倒的女人。

在船上那些日子，他们越来越亲近。她说她是法国侨民，先前侨居日本，这次随父母到檀香山定居。她主动把自己的父母介绍给他。她本人叫露特·凯尔特·苏莎。父亲叫伯纳德·科伊思。博士，考古专家。母亲叫伯纳德·科伊思夫人，家庭妇女。

苏莎邀请森村正到她全家所住的舱室去坐坐。他乐意地去了。她和她父母都很热情，他问苏莎：

“你喜欢日本吗？”

“很喜欢。不过，日本是个很不容易抓到机会的地方。”

“你指的是什么机会呀？”

“譬如工作……首先，结婚对象就很不容易找到……许多男人向我求爱，我不信任他们，我也得下到他们的信任。在日本，一切机会似乎都有一定的模式，很难摸索到啊。”

那时，一个在船上与这家子相识的老头儿也走进舱来吹牛。他是美国银狐公司总经理，要到檀香山转阿根廷收毛皮货款。这老头儿满腹牢骚，也不忌讳什么。

“我在日本仙台住了十几年。前不久，日本当局硬说我是间谍，把我驱逐出来。这是哪有的事呢。我真不知道，最近日本政府究竟怎么啦！”

听那老头儿这般说话，森村正忽然紧张起来，追求女色的高兴劲头顿时化为乌有。

他想起了当时日本流行的一句话

“间谍，就在你的身边！”

的确。间谍，就在你的身边。

森村正的怀疑没有错。化名喜多的总领事是间谍，他本人是间谍，而他在途中认识的苏莎一家三口，则是德国大间谍卡纳列斯派往珍珠港的间谍。这些间谍，只是彼此互相怀疑，心怀鬼胎，不敢肯定罢了，但彼此都小心翼翼地利用对方搜集情报的心态却是相同的。

尤其使森村正意外的是，客船在夏威夷码头靠岸，他正准备乘一辆出租汽车到领事馆，不料，山口大佐和馆里几个人早已等在码头接他。他不知山口大佐何时到夏威夷来的。

“森村君，一路辛苦！”

森村不禁惊喜道：

“阿……山口……”

山口大佐忙向他使个眼色，机警地用手一指，笑道：

“这是山腰，不是山口。山口在那边呢。”

森村这才记起，现在的山口大佐已经变成了总领事喜多。

喜多继续笑道：

“森村君，你初来乍到，”对这儿的地形方位不熟悉。没关系，慢慢就熟悉了。”

到檀香山后，森村正与苏莎一家密切地交往起来。交往中森村正似乎觉得，苏莎不过是一个活跃的富于交际的妖艳的女人，并没有露出搜集情报的蛛丝马迹。森村正放心之后，这才巧妙地利用他与苏莎游乐的机会，搜集到了大量重要情报。

昨天，经总领事喜多的手，又向东京发回了一件最重要的情报——

1941年5月12日
檀香山 喜多总领事发
东京 松冈外务大臣

一、11日泊于珍珠港的船只有：

战列舰十一艘（“科罗拉多”号，“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密西西比”号，“新墨西哥”号，“宾夕法尼亚”号，“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内华达”号）。重

巡洋舰 5 艘（彭萨科拉级 2 艘，旧金山级 3 艘）。轻巡洋舰 10 艘，驱逐舰 37 艘，驱逐舰领舰 2 艘，潜水领艇 1 艘，潜艇 11 艘，运输船及其它舰只合计 10 艘。

二、航空母舰“列克星顿”号配合两艘驱逐舰在瓦胡岛东海面游戈。

森村正与他所猎获的这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苏莎，卿卿我我，如胶似漆。

今天，他和她到郊外去兜了一整天风。她倒在他怀里痛快地撒娇。在舒适的轿车里，他拉上窗帘，狂热地吻着她的脸庞，她的丰乳。香槟酒和女人融合的熏香把他弄得神魂颠倒。

一阵卿卿我我之后，他试探地向她提出：

“我们结婚吧？”

“结婚？”苏莎娇嗔地笑了，“结婚的定义就是男人和女人一起睡觉。我们不是已经睡过觉了吗？”

“不不，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举行一个仪式，向世人公开。”

苏莎格格地笑得更凶了，然后玩笑地道：

“我害怕，我怕你是间谍！”

“你怀疑我是间谍？”森村正不禁为之一震。

“是的，尤其是你们这些外交官。”

森村正镇定下来，笑道：

“我倒怀疑你是外国间谍呢。”

苏莎嗔道：

“你这样说，我今后再不理你！”

森村正见她生与，讨好地道：

“哪里呢，同你一样，我是开玩笑的。”

“好吧，亲亲我。”

不知怎的，森村正回到领事馆，老想着他和苏莎这段玩笑话。他对苏莎更加警惕了。间谍与反间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谁都没有挂牌，谁都有各自的假面具。他不得不更加警惕——

“她会不会是间谍？”

正当森村正怀疑苏莎是不是间谍的时候，喜多总领事敲门进来了。

“森村君，还没睡觉？”

森村讪笑道：“咖啡喝多了，一夜无眠。”

“夜猫子！”喜多玩笑道，“还在想那个女人吧？”玩笑几句之后，喜多正色道：

“东京又来电报了。”

说着，将一份机要电报交给森村。森村看时，只见那电报写着——

东京发 丰田外相
槽香山收 喜多总领事
电报 083 号 9 月 24 日
绝 密

今后，总领事要尽可能按下述区域发回关于舰艇情况的报告：

一、把珍珠港水域大致分为 5 个小水域。但是，在总领事尽可能的情况

下，即使发回简略的报告也无妨。

- A 水域——福特岛和海军工厂之间的水域；
- B 水域——与福特岛南面及西面相连的水域；
- C 水域——东港；
- D 水域——中港；
- E 水域——西港及通向西港的各条水路。

二、关于战列舰及航空母舰，望首先报告在泊位中的。其次报告靠码头系留的，靠浮标系留的和入坞的（简单标明舰只型号和舰只种类。当同一码头停靠两艘以上的舰只时，请尽可能加以附注）。

森村正看罢，苦笑道：

“他们要我们报告各个水域的船只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喜多道：“可能是军令部想摸准对珍珠港的主要攻击目标。”森村正道：

“我国真要攻击珍珠港？”

喜多道：

“这是一种假设。管他真的假的，上级要我们提供情报，只好尽力去办，这就靠你啦。”

森村正道：

“发这种电报的人却也外行。关于船只位置，叙述起来非常繁琐，为何他们不规定代号？”

说到这里，机要秘书又送来一份电报。看时，正是东京发来的补充电报

关于第 083 号来电中所指示的舰艇泊位区，今后决定使用如下符号：

KS——海军工厂内的修理码头；

KT——海军工厂的——英尺码头；

FV——靠近福特岛的系留泊地；

FG——福特岛的停靠码头（东侧和西侧分别为 A 和 B）。

森村正道：

“这才像个内行嘛。”

怎样完成上级这个指示，森村正又在心里盘算开了。

他决定，还是去找苏莎！

他想，即使苏莎是反间谍，也要去找她。只有通过她才能获得那些重要情报。

假如她确实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只要发现蛛丝马迹，就想法干掉她！

如果来不及干掉她，自己早陷敌手，那只好丢了脑袋。反正，间谍这一行，就是提着脑袋玩命。

森村正这么想着，心里颇为踏实。遂收拾打扮一番，又风度翩翩地找苏莎去了。

第三十四章 宝梅尔心急如焚森村正如鱼得水

“太平洋是美国的池塘。”

这话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梅尔将军的名言。

金梅尔年方 40，高大粗壮，精神抖擞，在美国海军将领中，他是颇有声望的少壮派将领。

金梅尔从小随军，一直在大海的摇篮里长大，尔后上过海军大学，长期在军舰上服役，是一个由低级军官逐步提拔起来的优秀海军指挥员。

当原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理查森将军牢骚满腹，不愿在万里之远的夏威夷珍珠港驻守的时候，美国海军人事部为寻找接替将领，颇费心思，10 多个预备将领的材料报到罗斯福总统手里，就其基本条件而言，可以入选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角儿甚多，各有千秋，确也难一锤定音。

“这样吧，你把这些将领请来。”罗斯福对海军部长斯塔克说。

“把他们请来？”斯塔克有些不解。

“我请客，想同他们共进晚餐。”罗斯福说。

罗斯福决定利用见面之机，亲自目测预选将领的仪表风度、心理素质，以参考书面材料，准确估计将领们的指挥才能，因才调用。

用餐时，将领们围着总统和海军部长敬酒之后，便无拘无束，说说笑笑，大吃大嚼起来，个个潇洒乐观，全无东方人在官场中那种小心谨慎和过于繁琐的礼节。

其中，有一将领，一边用餐，一边谈起英国与意大利在地中海争霸的海战来。

那将领说：

“墨索里尼有句名言：地中海是意大利的池塘。”

金梅尔听后，笑道：

“墨索里尼太小气了。地中海有多大点呀！在地图上，只不过两指那么大点。他在那个池塘里玩纸船还是学游泳？难怪英国皇家空军从天而降，一下子把他那池塘里的塔兰托军港炸得七零八落呢。”

一席话，把在座的人逗得哄然大笑起来。

塔斯克道：

“那么，金梅尔将军！你认为我们美国的池塘在哪里呢？”

金梅尔冲口答道：

“太平洋！”

“高！实在是高。”在坐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罗斯福听到这话，心里顿生激动。想道：

“金梅尔将军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这话既有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深刻含意，又有翼括环宇，气吞万里的英雄之概。我们的将军都应该有这种气质。”

晚餐未了，罗斯福悄悄对斯塔克道：

“你看金梅尔将军如何？”

“老板看上他了？”

罗斯福道：

“是的，就这么定吧。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非金梅尔莫属。”

能在太平洋这个浩瀚的“池塘”里威武雄壮地干一番事业，这使少壮派的金梅尔将军激动不已。更何况，夏威夷是漂浮在太平洋中心的天堂，是个

充满无限风情，无限浪漫色彩的地方。

一个月前的一个星期日，在四季长夏的夏威夷珍珠港恬静的海面上，庞大的太平洋舰队旗舰“宾夕法尼亚”号彩旗飘飞，军乐大作。卸任舰队总司令 J·O·理查森将军与新上任的舰队总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将军，站在宽大的后甲板上，在口径 36 厘米的三连炮长长的炮筒下，庄严地举行交接仪式。

“祝你幸运！”理查森将军同金梅尔将军办完交接手续，真诚地对金梅尔说。

“谢谢！我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金梅尔满怀深情地说。

“你知道，我是自愿要求离任的。”理查森心情沉重地道，“珍珠港，众目睽睽。而现在，这地方，远离国内，孤岛汪洋，能不能守住，这可是个大问题。望老兄千万不要麻痹！”

“将军言之有理。我金梅尔敢不记取！谢谢你，真诚地谢谢你！”

说罢，金梅尔和理查森亲密地行拥抱之礼。礼毕，金梅尔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握着指挥棍，精神抖擞地登上了船舷的点将台。

那场面，庄严而雄伟。彩旗猎猎，舰队丛丛。所有的海军将士都全副武装，穿着整齐的白色海军制服，肩章上的金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当金梅尔将军以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在点将台上向大家挥手致礼的时候，所有官兵一齐立正敬礼，敬佩的目光一齐落在他的脸上。

那时候，金梅尔将军得意极了，骄傲极了。

是的，从那一天起，太平洋上这支强大的舰队，便是他的麾下。在他的指挥下，这支强大的舰队便要担负起驻守夏威夷这块天堂的重任，而且还要在整个浩瀚的太平洋上自由驰骋，成为世界上支真正的所向无敌的舰队。那么，他，金梅尔，即使葬身于此，也就与太平洋永世长存了。

但是，一个月以后，同样在旗舰“宾夕法尼亚”号的点将台上，金梅尔却是忧心如焚。一种危险的预感和从来没有的孤独感，强烈地袭击着他的心地。望着天海茫茫的洋面和正在军港进出的舰队，他深深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像这样……不行啊？”

金梅尔的忧虑不无道理。

重任在肩，不敢怠慢。

为着指挥的需要，金梅尔首先认真了解夏威夷的自然地理，军事基地的布局 and 兵力部署情况。他在参谋们的陪同下，几乎踏遍了夏威夷各个岛屿，视察了每一个重点军事基地，阅读了前任理查森将军任职时留下的大量机要资料。同时，召集各路守将，召开了几次军机汇报会。

“情况很不乐观！”

通过对所有情况和材料的综合分析，金梅尔得出了这个结论。

当时，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空军，共有 350 多架飞机，其中有 B—17“空中堡垒”50 架。这些飞机分别驻扎在希卡姆机场（轰炸机）、伊瓦机场（练习机）、惠勒机场（战斗机）、福特机场（舰载机）、大内奥赫机场（波音机）、毛衣机场（舰载机）。另外，驻扎在附近海面的 3 艘航空母舰上，有飞机 150 架，机种为新型 B—17、P—36 和 PBR 飞艇几种。

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陆军，仅 1 个步兵师，司令部设在沙夫培堡，主要基地设在瓦湖岛的怀阿奈山脉东侧。

整个海陆空军主要基地和主要军力，重点摆在瓦湖岛上。海军主力舰，则集中在珍珠港。

从表面看，美国这支太平洋舰队，确也洋洋大观，各种军事设施应有尽有。整个夏威夷群岛，易守难攻，固若金汤。然而，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审视，夏威夷不过是一个远隔重洋的孤岛。面对早就野心勃勃，跃跃欲试的日本，不能不说深藏隐患。

就一般情况讲，日本的海陆空军，难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匹敌。倘若小日本横下心来，全力进击，那可就很难抵挡了。更何况现代战争，闪电袭击，说来就来，迅雷不及掩耳，遇到那种情况，如之奈何！

金梅尔出于这些考虑，深恐他这支部队庞然其外，虚弱其内，力量大大不足。于是，他抓紧向华盛顿拍发电报，向罗斯福总统和海军部长斯塔克要人要物，补充兵力。

对于太平洋舰队的弱点，前任舰队司令理查森是看透了。

从战略上分析，理查森认为，从世界目前的形势看，只有确保西半球，才是对美国的安全不可缺少的，如果美国在太平洋上被卷入战争，则是个重大的错误。即使是从纯粹的海军战略的观点出发，美国舰队进入夏威夷也是有很多不利之处的。

理查森还认为，与日本舰队相比，美国太平洋舰队实际上虚有其表，处于劣势。以太平洋舰队的威慑来遏制日本的行动，值得怀疑。难怪理查森一直主张将舰队撤回美国的西海岸，以便进行舰队的整备、补充及训练。

华盛顿不能同意理查森这些看法。理查森一直满腹牢骚，闹着辞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职务。他终于解职而去。

识时务者为俊杰。金梅尔不得不承认，理查森是个心明眼亮的看得透的人物。而今，自己虽也是看得透这一层，却又不好闹这情绪，因为他是怀着无限兴奋无限骄傲的心情接任的。

他曾当着罗斯福总统、斯塔克部长，以及好几位将领的面，说过那句气吞万里的豪言壮语——“太平洋是美国的池塘”。他怎能上任不久就打退堂鼓呢？更何况，气可鼓而不可泄。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向华盛顿要求补充兵力，同时抓紧调整现有的兵力部署，制定新的防卫计划，以防不测。

对于夏威夷的防务，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美国国防部的要员们则是时明时暗的。华盛顿的作战计划参谋们，本来长期以来就清醒地推断——

假如爆发日美战争，日本说不定要对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

这个推断，自 1932 年以来，基本成了美国海军官兵的常谈。

金梅尔在致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关于太平洋舰队现状的详细报告中说：

“我认为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也许是来自潜艇，也许来自飞机或者来自双方）是可能发生的。为使这种攻击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并确保攻击部队造成损失，我舰队正在迅速采取措施，并望能迅速补充配备和兵力。”

金梅尔具体地诉苦说——

“从纸面上说，夏威夷的空军配备有 180 架 B17 飞机。然而，实际上只

有 12 架具有相当威力，其中用于巡逻任务的只不过 6 架。

“夏威夷至少应配备 300 架水上飞机，现在仅配备了 50 架。考虑到夏威夷四周广阔水域的需要，如果每天实施 360 整圈巡逻的话，珍珠港基地现有的巡逻能力最多只能维持两三天。”

“预备要装的 6 台移动雷达运到了，然而只能暂时运转。操纵这些雷达的技术军官都是技术不熟练的人。”

“预备要装备的 6 台固定雷达，已经运到 3 台，但根本无法使用。”

接到金梅尔的报告后，海军和陆军部的官员非常重视。

海军部长斯塔克说：

“即便不能满足当地指挥官的要求，至少在珍珠港的防御上应当做到最低限度的必要补充。”

陆军部长史汀生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了应付这种敌对行动，我们完全同意立即进行最大限度的准备，特别优先考虑做好珍珠港的防御工作。”

事实上，两位部长的意见并没有落到实处，珍珠港的防御仍然处于极其薄弱而被置之不顾的状态。虽然，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也对夏威夷的防卫问题作过一些指示，但这些指示不过是空对空的行文游戏，没有解决什么实质问题。

唯有一个具体的战术问题，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倒是抓得很紧，指示明确。

斯塔克指出：

“必须认真调查所辖海区内的港湾，特别是主要舰队基地保护舰只作的大型防雷栅的使用情况。”

“过去理查森认为，由于敌人的战舰不可能靠近珍珠港，没有必要布设防雷栅，因为这样会使珍珠港的使用受到更多的限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舰只虽停泊于水深 10 寻（18.3 米）的地方，但也不能武断地认为鱼雷轰炸机就无法攻击。”

“我早就强调，也许有人会突然在我们的台阶上布设水雷，所以要作准备。”

在这个具体战略战术问题上，金梅尔与前任理查森的看法差不多，认为鱼雷在深度 40 英尺（12.2 米）以内的水中大概不能行驶而会扎入海底，所以在水汗约为 12 米的珍珠港，不存在遭受鱼雷攻击的危险。

金梅尔与华盛顿之间，双方除在若干战略战术具体问题上纠缠之外，并无实质性的举措。

罗斯福总统似乎考虑得更远更原则。

罗斯福指出：

“海军要考虑对日本城市实施轰炸的可能性。”

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把罗斯福这个“最高指示”传达给了正在拟订太平洋舰队作战计划的金梅尔。

夏威夷尚且难守，何谈主动远击！

总统毕竟是总统，是三军的总司令。总统是从全球战略考虑问题的。这个考虑的具体意旨是，在适当的时候主动进攻，有效地遏制日本的南进。至于夏威夷的防卫问题，重则重要，在总统的棋盘中仍不过是个小卒子。

对此，金梅尔只有苦笑。

旗舰“宾夕法尼亚”号的条型会议室里，研究夏威夷防御计划的会议正在紧张地召开。

金梅尔将军作为主帅，正襟危坐，表情十分严肃。前方和左右两侧、整齐地坐着海军军区总司令，陆军军区总司令、海陆航空兵兵种司令、舰队参谋部和各军区各兵种参谋长、作战部长。

所有与会人员的面前，都摆着太平洋舰队总体作战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是在各军区和各兵种所报计划草案的基础上形成的。会议的任务是要对整体防卫方案所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会上，金梅尔首先传达了海军部和陆军部的若干原则指示，舰队总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介绍了夏威夷整体防卫的现状，结合作战计划草案作了若干说明。

“怎么样？”金梅尔不准备先讲自己的意见，他习惯于听取各位将领的意见之后，再作一锤定音似的总结性发言：“大家先说。”

第十四海军区（夏威夷）司令布洛克首先发言：

“我认为，我们海军作战的首要任务是：

“第一，防止敌人使用和占领马绍尔群岛上的要地。目前，我军驻守夏威夷兵力不足，不可以远洋出击。但安排出若干力量，在中远距离的洋面上攻击敌人海上交通线和要冲，把敌人的兵力从马来防线一侧引开，以支援远东的盟军部队，这是必要的。

“第二，占领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并确定对这两个群岛的统治。同时准备把舰队前进基地设在土鲁克岛。

“第三，支援东经 155° 以东，赤道以南的英国海军舰队。

“第四，保卫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帕尔莫岛及萨摩亚群岛。

“完成以上任务，也就巩固了夏威夷的外围海域，从而达到从根本上巩固夏威夷安全之目的。”

舰队参谋麦克莫里斯补充道：

“我完全同意布洛克司令的意见，只想补充一点。现在，我国在太平洋方面处于战略守势，即重点是确保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这个战略三角区。只是，目前菲律宾的陷落对我们十分不利。我军已经驻守的关岛和成克岛力量薄弱，有丢失的危险。”

海军舰队司令道：

“从最近各方面的动态看，日军通过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已经占领菲律宾，其下一步将逐渐展开横跨太平洋的进攻，这是必然趋势。

“我认为，夏威夷周边部分群岛的一时丧失并不要紧。兵家有云：‘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此之谓也。现在，主要是扎扎实实地搞好夏威夷本身的防御。

“而夏威夷防御的重点在瓦湖岛，瓦湖岛上的珍珠港则是重中之重。”

陆军军区司令道：

“毫无疑问，保卫夏威夷群岛是我们陆军部队的核心任务。接到陆军部的指示以后，我们对驻扎在瓦湖岛上的 8 个基地进行了全面检查，重新布置了火炮和兵力。同海军兄弟部队的任务一样，重点放在瓦湖岛和珍珠港上。

“紧靠珍珠港周围的怀基基基地、拉希炮台、卡纳奥赫基地、谢发炮台、希卡姆基地、伊瓦基地、惠勒基地等等，尤其重要。

“我们拟以最强大的陆军部队作海军部队的后盾，配合海军空军共同防

御。瓦湖岛以外各岛，目前有必要设防的网点也要加强防卫布置。”

各军将领发言时，金梅尔头脑中想着一大堆问题。

他似乎越来越觉得，整个夏威夷防卫体系，里里外外，前前后后，范围太多太大，薄弱环节不少。虽然各位将领也能抓住防御作战的重点，由于兵力不足，若真正打起仗来，很可能顾此失彼。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各个将领对夏威夷和珍珠港防卫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因为他们不知道华盛顿单独发给舰队总司令本人，仅限他一个人阅读的重要情报。

金梅尔想了想，便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地讲话了。他习惯地将两手平放在会议桌上，两只虎眼泛泛地扫视与会人员。说道：

“目前，美日关系问题日趋恶化。外交谈判虽在马拉松似地进行，却是毫无进展，没有多大的成效。谈判期间，日本乘机侵占了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这是日本对南太平洋发动进攻的第一步，也是进攻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的第一步。

“大家知道，目前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国维希政权掌握着，微弱的维希政权对法国本土的防卫问题尚然解决不了，更何况远离本土以外的印度支那。连英国首相对此，也只能干瞪眼睛。

“日本对一片土地的轻易占领，必将激发他们进一步扩张的欲望。可以预测，日本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必然是我们驻守的夏威夷。”

金梅尔这些分析，虽也对当前兵机实际状况有些结合，但仍未跳出过去美国军方形成的观点：日美之间是要开战的。

接着，金梅尔针对夏威夷的实际问题讲道：

“夏威夷的防卫问题，是一个牵动方方面面的综合体系，需要海陆空三军配合作战，共同努力，海陆空各军的具体任务，刚才总参谋长已经作了说明，我不重复。但有几个重要问题我要重复一下——请看地图！”

金梅尔说到这里，站起身，抓住指挥棍，走到后壁前。早就站在壁头一角的参谋长，将电扭一按，哗啦啦一声脆响，壁幔撑开，显出一张庞大的夏威夷军事作战地图来。

“这是瓦湖岛，这是珍珠港。”金梅尔用指挥棒在地图上指划着，“这是夏威夷岛、毛伊岛、莫洛凯岛、考麦岛……这是整个群岛周围的广阔海域。”

所有将领的眼睛都随总司令的指挥棍转着。

“从战略角度讲，巩固这一大片海域和整个夏威夷的最好办法是主动出击。我们在向华盛顿的报告里已经写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目前无法主动出击。这片海域以外的事已经有人管了。国防部已于最近成立了美国远东陆军司令部，任命首位美国陆军参谋总长，现任菲律宾军事顾问麦克阿瑟将军为指挥官。实际上，包括菲律宾附近在内的南洋各群岛的军事问题，自有麦克阿瑟将军解决。我们的任务则是保卫这片群岛以内的这一块，即夏威夷这一片。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罗斯福总统早已宣布，美国进入‘无限期全国紧张状态’，要求全国各个方面加紧进行各种准备，以防形势发生突然变化。我们作为处于前线的驻守部队，更应百倍警惕，加强备战。我宣布，从今天起，整个夏威夷部队进入一级备战状态。各军指战员，一律各就各位，常备不懈，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第三，为了适应将来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由舰队总参谋部和作战部，立即着手制定夏威夷防卫的对抗性演习方案，加紧战备训练。各海岸炮兵队、

步兵师，各飞行作战大队和各舰艇潜艇。‘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顿’号两艘航空母舰，以及担任警戒的各驱逐舰，都要参加对抗性训练。

“我指定，由亚内尔将军指挥的舰队充当‘攻击’珍珠港的部队。利用某个星期天日出半小时，水平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战斗机和15架飞机，同时从两个方面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攻击’的目标是泊于珍珠港的舰队。守卫珍珠港的舰队则由海军军区司令员指挥。

“这次演习，要求在卫队方面没有丝毫察觉，飞机一架也没起飞的情况下进行，充分体现这次演习的全面性和突袭性……我看，这次演习的代号就叫‘桔子’方案吧。”

这次军事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各军将领对夏威夷总体防卫的若干具体问题和防御演习具体方案作了充分的讨论。

至此，夏威夷的防卫气氛这才开始紧张起来。

但是，仅此而已！

也许是夏威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情早已渗透守岛将士的心灵，驻守将士中热衷于游玩的风气一直难以克服。特别是节日假日，热闹的檀香山市，头戴船型帽的美军将士比比皆是。他们出入于酒吧饭店，歌场舞榭，大把大把的钞票丢进了风姿招展的妓女的腰包。而正是这样的时刻，以各种身份和各种手段从事搜集情报的间谍们活动十分猖狂，似乎深入到珍珠港的心脏去了。

这一层，金梅尔却是大大地忽视了。虽然作为军人，对于间谍这一行业并不熟悉，那不是他的专业范围，于这一行自有联邦调查局的特务，但驻在檀香山的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也没有什么作为。虽然他们也曾跟踪过若干可疑的人，却没有干出反间谍的显著业绩来。就是华盛顿当局，虽然联邦调查局早已获得许多重要情报，却没有及时转给金梅尔参考。这时的金梅尔，真可谓瞎着眼睛在夏威夷指挥防卫。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便宜了森村正之类的间谍们。

四季常青的夏威夷是充分裸露的世界。

充满浪漫气息的海滩裸露得更为彻底。男男女女，只略略掩盖胸前的两点和下身的一角。一丝不挂的童男童女，则更加天真地诠释着成人们的真实。

阳光，沙滩，海浪。

欢歌，笑语，戏逐。

这是10月里的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夕阳斜照，红霞散绮。怀基基海滩，游人如潮，热闹非凡。

平阔的海滩前面，碧波荡漾，人头攒动。海滩后面的海岸，林木成荫，红花点翠，绿茵如黛。亭亭玉立的椰子树点缀其间，无不显示蓬蓬勃勃的生机。再后面，便是鳞次栉比的檀香山街区了。

海滩左侧一角，散布着点点阳伞，排排躺椅。在海浪里弄潮乏了的少男少女，悠闲地躺在那里休息。那儿，大多是成双成对的情侣的天地。

此刻，森村正和苏莎，一左一右，紧搂着靠在躺椅上，惬意地说着情话。森村正穿着三角短裤，胸前露出黑乎乎的汗毛。苏莎除穿裤叉外，胸前多了两点象征性的乳罩，脸上多了一付墨镜。

“好玩吗？”森村正略略坐起身来，扭头给苏莎一个热吻。

苏莎乘势翻过身来，一把抱住森村正，更加狂热的亲吻起来。

“好啦，好啦！我的乖乖。”

苏莎放下森村正，嘻笑一阵，若有所思地望着海滩。

“你在想啥？”森村正问。

“夏威夷好美丽啊！这大概是世界上最美的天堂了。”

“是的。我曾到世界各国旅游，没见过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

森村正自潜伏夏威夷以来，日子过得十分快乐。每天，他身穿西装短裤和夏威夷的花衫，头戴插着羽毛的夏威夷帽，就像浪荡公子一样，以观光为名，带着苏莎到各处兜风，弄到了许多重要情报。

他俩曾去珍珠港的海边看过。由领事馆所在的努阿努街往下走，经过繁华的市区向西拐，出城有座小山，山脚下有片很大的甘蔗园，左侧是希卡姆陆军舰队基地。再向前走一小段路，便是珍珠港了。

出租汽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开车的是个日本侨民。在车上，森村正依着苏莎，装着对甘蔗园很感兴趣的样子，整个神经却集中到左侧的军港上了。

1000米以外的珍珠港，雄伟壮丽。远远望去，只见港湾里舰船进进出出，舰只密密麻麻，不时响起悠扬的汽笛声。

“噢！好大的飞机呀。那是巨型旅行舰艇吗？”

森村正装出一副完全外行的样子，无话找话，指着港上一架停着的飞机说。

“不！那是B—17，E—31型轰炸机，最近来的。尽头那边，那个圆顶型建筑物，是飞机库……”出租汽车司机对这一带相当熟悉，很内行地解答说。

苏莎讪笑着，对森村正道：

“你这人知识太贫乏，连旅游飞艇都不知道。巨型旅游飞艇是水上飞机，它在珍珠港后海那边着水。回头我领你去看看。”

“好的，乖乖！”森村正顺势给苏莎一个亲吻。

出租汽车司机从反光镜里，看见这对情侣亲热的情景，独自笑了。

他把车开得飞快。

“慢一点不行吗？”森村正不时斜眼瞄着珍珠港，对司机道。

“不行。旁边是禁区，不能慢行。”

森村正从车窗模糊地看到，整个珍珠港，就像一个巨大的海盘车，在阳光下泛着闪闪的白光。过去在司令部几乎每天都要细细琢磨的沙盘模型，现在活生生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了。

有两架战斗机在位于海湾中心的福特岛起飞了。岛的右侧排列着战列舰，两侧排列着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这些军舰的那一边，有大小不同的舰船依次停泊着。近岸处立着几根烟囱，好像是个工厂。其间不时闪烁着电焊的火花。

整个珍珠港，规模庞大，展现一派繁忙的景象。

“啊呀，这里的船真多！”森村正说。

苏莎忙道：

“这附近属要塞地带，不许随便看的。你看道路左右不是站着人吗？那是哨兵。”

“啊……是吗？”

出租车司机插话道：

“前些日子，有位日本客人没注意，在车上照了相，结果被哨兵卡住了。”

“啊，不许照相。”森村正笑着耸了耸肩。

车子很快开过基地，朝市区西侧拐去。

森村正脑海里，已经默默记下珍珠港的外貌，舰船的停泊位置，以及设在附近的油库，厂房……遗憾的是，无法深入港湾，细细看个究竟。

车子围着珍珠港绕了半圈。通过中央的呷角和珍珠港市，一直朝岛上顶端开去了。

“还到什么地方？”

车子转回市区，出租司机问道。

森村正看了一眼苏莎，笑道：

“回春潮楼。怎么样？”

“随你便。”苏莎道。

此刻，苏莎见森村正望着大海，神不守舍的样子，笑道：

“神经病！想啥哩？”

森村正猛地回过神来，笑道：“我想起我俩那次月光旅游来，真是有趣！”檀香山市的年轻情侣，有月光旅游的习惯。

为了深入伊瓦海军机场侦察，森村正曾邀请苏莎专门去游了一次，几乎把那里机场的位置，机库的机种情况，全都弄清楚了。他们随便在附近逛游一阵，便在山边搭起简易帐篷，抱着睡了一觉。第二天，又用钓鱼的机会，下海去洗了一个澡，试了试海水的深浅。

“还想去游泳一次吗？”

“当然想。不过，没你一路就没味儿了。”森村正道。

苏莎娇笑道：

“在春潮楼，你的表演可充分了。对那些年轻妓女，你见一个爱一个，眼里哪还有我哩。”

“其实，我心里只有你呢。”森村正讨好地说。

位于檀香山闹市的春潮楼，是个光怪陆离的去处。

那里，表面歌舞升平，实际是个典型的妓院。所有的客人，只要肯大把大把的花钱，便可任选妓女，醉生梦死一场。

楼分数层，装修豪华至极。底楼门首，蓓蕾乍绽，俊秀柔丽的女子在那里接客。或入酒吧，或进舞场，或上层楼，均有如花似玉的女子前导。上得二楼，水银灯下，朦朦胧胧，左右两侧排着长条衾大枕，一群妖艳佳丽，个个唇红齿白，眉清目秀，体态婀娜，上下一丝不挂，耸着玉胸，摆着妖臂，做出各种供人玩赏的姿态。三楼，则是排排淫床，昏暗的灯光下，男男女女，双双对对，赤身裸体，抱在一起，于嘻笑淫喘之中，做着不堪入目的动作，像是进行一场公开的淫赛。

那个地方，常有偷偷进去放荡的美国官兵。其中男女，不乏各色间谍，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间谍。大家都想从那个非常场合弄到各自需要的情报。森村正不时到那儿去，同那儿的春妞、花子，御子、阿绢等几个日本俏妓打得火热，确也弄到过不少重要情报。

此刻，见苏莎似乎有些醋意，森村正笑道：

“我去那儿时间很少，不过是开开眼界，哪里就看上那些卖肉的骚货了？自从爱上你，我眼里是别无其他女子的。”

“天明白！”苏莎嗔笑道，“如果你真喜欢我，来！给我一个长吻。”

森村正顺从地转过身去，紧紧抱着苏莎，又一阵狂吻。

“明天我们到哪儿去玩？”苏莎问。

森村正早就想寻找机会，观看夏威夷的整体形态，了解夏威夷的空气中气

候特征。遂道：

“明天去坐一回游览飞机，怎么样？”

“太好了。从飞机上看夏威夷，可能又是一番情趣。”苏莎高兴地道。

“当然。”

森村正说着，紧紧搂住苏莎，在柔软的沙滩上翻滚嬉戏起来。

森村正早从夏威夷一个气象学家那里了解到夏威夷几乎长期无雷雨的气候特征，又在国书馆查阅了有关资料。明天，他要亲自在空中体验一番。

抱着苏莎戏耍一阵，二人又平躺在沙滩上休息一阵。

这时的森村正，望着蓝天白云，好似特别悠闲，心里却在认真盘算，如何向东京拍发已经搜集到的新情报。

第三十五章 山本司令跃跃欲试东条英机杀气腾腾

当晚，森村正和苏莎小姐一同来到“春潮楼”时，那里早是华灯高照，顾客成群。歌舞音乐之中，夹着男女嘻笑之声。

二人进入厅里，正欲弄个僻静之处落座，忽听背后有人将森村正肩头一拍，大声说道：

“森村君！”

森村正大惊，回头看时，却是总领事喜多。

“原来是……你也在这里？”

喜多道：

“听说这春潮楼十分好玩，所以来此看看，不料在这儿碰到你了。”

喜多见森村正身边站着一位含情脉脉的女郎，已是猜到七分。笑道：

“这位女士就是你的情侣么？”

“是的，是的。”森村正忙将喜多介绍给苏莎，苏莎落落大方，与喜多应酬几句，对森村正道：

“你与总领事等一等，我去看看有什么好菜。今晚我请客。”

喜多道：

“哪要你请客呢！我请，我请。”

苏莎道：

“不行。你是森村的上司，这客一定该我们请的。”

苏莎说着，将喜多和森村正安排坐下，遂向内堂走去了。

喜多靠森村正坐下，机警地看了看周围，悄声告诉森村正，这天傍晚，日本客轮“龙田丸”号在檀香山海港靠岸，扮着大副的中岛少佐通知喜多上船去取东西。喜多去后，中岛递给喜多一支香烟，给他做个眼色，示意烟头里面有重要指示。

喜多回到领事馆迅速撕开烟头看时，里面藏着一个小小的纸圈儿，纸圈儿密密麻麻的写着几十个问题，却是军令部急着要森村正回答的。其中有，珍珠港船舶的总数，美国舰队在哪些方面的训练，白天和夜晚飞机在夏威夷周围的巡逻情况，珍珠港入口处是否有防潜网，在通常的情况下，星期几美国军舰在珍珠港停泊得最多，等等。

“这些问题，你能准确答复吗？”喜多问。

“能。”森村正满有把握地说。

喜多还想继续说几句，忽见大厅那边进来几个异样的汉子。忙小声道：

“联邦调查局的暗探来了。——抽烟吧。”

喜多将自动烟盒打开，给森村正递上一支。点火之后，二人吞云吐雾，随便扯谈，装得若无其事一般。这时，苏莎兴冲冲地过来，她也似乎发现有暗探盯梢，遂笑道：

“实在对不起！今晚没什么好菜，我们跳舞去吧。”

“好的好的。”

喜多和森村正站起身来，跟着苏莎向宽敞的舞厅走去。

舞厅里，灯光昏暗，舞乐绵绵。对对男女，正踏着舞曲跳贴面舞。

森村正老练地将厅里接客的小姐介绍给喜多作伴，自己便拥着苏莎步入舞池，飘飘欲仙地旋转起来。

这天，远隔重洋的日本丰后水道的佐伯湾，日本海军舰队正在进行紧张

的军事演习。

旗舰“长门号”司令官舱室里，日本帝国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靠着窗口，举着长镜头军事望远镜，不时瞭望演习场面。他的身后站着好些副官。

寒风凛冽。来至千叶具木更津的海军航空队的机群，呼啸着掠过长空。号角声声，光弹烁烁。机群正在向佐伯湾“狂轰滥炸”。佐伯湾的军舰是航空部队假设的攻击目标。港湾内硝烟滚滚，炮声隆隆。被“炸”的军舰上，军士慌乱跳动，大口径的排炮不断对空中的“来犯之敌”开火，宛如密密匝匝的火标投向夜空。

“轰炸航空母舰！”

山本高声命令道。

身后随从，忙通过无线电话告知攻击部队。

指挥空中攻击部队的将官在无线电话中清楚地回答：

“是！中山明白！”

接着，又一群密密麻麻的飞机飞向佐伯湾，呼啸着在空中俯冲盘旋，朝着预定目标投下许多高爆“炸弹”。

顿时，整个港湾被笼罩在滚滚硝烟和熊熊烈火之中。

“报告司令！敌航空母舰‘克列垦顿’号被我击沉。”

“务必全歼敌舰。继续轰炸！”

“第一批轰炸机油已用完，第二批轰炸机正在起飞！”

“好！”

……

这场军事演习，紧张激烈，实战性强。山本司令十分满意。

近半年来，最先设计奇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一直在琢磨 537 方案实施的可能性。他多次和手下将士进行图上演习和兵棋演练。

他的根本思想是明确的。那便是，在开战之初，抓住绝妙战机，不惜投下相当大的赌注，断然对夏威夷的美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并给予沉重打击，他认为，舍此作战方案，则无取得胜利的其它战略方针。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能用飞机攻击夏威夷吗？”

夏威夷与日本远隔重洋，即使带着炸弹的飞机去了，必因燃料用完后，飞不回来。改用军舰攻击，速度太慢，浪费时日，且很难靠近港口攻击。搞不好，是一场徒劳的远征海战，必败无疑。这一方案早就否定了。

“还是要改用飞机攻击！”

山本与心腹将士反复讨论，肯定地说。

“可飞机燃料问题怎么解决？”

“最好的办法是，我们的飞机预先埋伏在中途某处，从那里突然起飞。”

“这个中间站不好选啊。”

山本道：

“现在，我们已经占据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岛。从中找个适当的地方作中间站是可能的。”

有人补充道：

“现在的问题是，要首先弄清楚珍珠港的防卫情况，找准攻击目标。”

山本道：

“这方面有军令部负责。我们已经从檀香山弄到不少可靠的情报了。对那些急需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也已通知过去。我想问题不大。我们必须搞一个实战演习，模仿突袭。”

于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这场以珍珠港为攻击目标的演习开始了。日本联合舰队使角的军港佐伯湾成了这次攻击的“珍珠港”。

为了搞好这次演习，山本几乎动用了他麾下的各支舰队和所有航空兵。人员不足，连海军大学的师生也调来参加了。

山本看了一阵演习，回头对左右将官道：

“非常逼真！看来，就得这样，开战之初就用航空队直捣敌人心脏，舍此别无它法。——记住！这次演习之后，各舰队和各航空部队必须继续加紧训练。”

“是！”将士们齐声回答。

当晚，山本兴致勃勃地赶往海军部，向岛田海军相汇报演习情况。

岛田听罢，似有疑色，说道：

“很难估计这场非同寻常的战役。”

山本道：

“我从来反对四平八稳的进攻顺序。兵贵神奇。进攻珍珠港，只能用此穷极之策。”

“困难和危险不少啊！”岛田说。

“海相！”山本生怕自己设计的方案被否定，慷慨激昂地道，“我对精心设计的这个方案充满完全的信心。假如航空部队缺乏足够的信心，我愿挺身而出，亲自担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直接指挥这场战斗。”

岛田沉吟片刻道：

“是否决心打这一仗，内阁意见不一，还要讨论的。你且继续准备吧。”

“好吧，”山本说。

山本五十六是个十分自负的角色。

他认为，当今日本，唯他是个军事天才。他独具匠心设计的突袭珍珠港的方案便是明证。为此，他一直十分得意，在一般官员面前，几乎眼睛瞧到天上去了。

但天上的情况并不很妙。高高在上的日本天皇和内阁政府有许多大事急着处理，谁会立即研究他的局部作战方案呢？

日美关系恶化的主题，一直困扰着天皇和近卫内阁。这段时间，近卫内阁本想在日美关系接近破裂的关键时刻，亲自出马，前去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晤，以尽力挽救危局。

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也抓紧穿针引线。

但一切努力都难奏效。美国或许对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仇恨太深，或许出于对日本的藐视，外交上反馈回来的信息十分强烈。

罗斯福对近卫信件的答复和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说：

“我了解近卫首相希望维持太平洋的和平。我将尽可能为举行首脑会谈而努力。”

同所有国际外交的惯例一样，外文辞令都采取这种似是而非，虚以周旋的手法，把真意掩盖起来，面子上却说得冠冕堂皇，有理有节。罗斯福对这一套当然并不外行。

冠冕堂皇之后，一有机会就要转折。就要“但是”起来。于是，罗斯福

继续答复道：

“但是，日本国内有人想阻止会谈取得成功。因此，为了会谈成功，有必要就重要的问题举行预备性会议。”

罗斯福这一手使近卫十分头痛。近卫急着要谈，罗斯福却说，别忙！“先举行预备性会议吧”。

预备性会议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日本大使野村与美国副国务卿就日美关系的会谈，不是马拉松似的扯了一年多了吗？可见罗斯福在推三阻四，在那里争取时间搞备战。

日美关系的僵局没法打破，剩下的便是战争。日本军方早就按照这个路子在走。这个路子的路数明眼人一看就清楚——

从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到美国对日本全面禁运，再到对美开战。

“在我任首相期间对美开战？”

近卫不能不对这个问题慎重对待。

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日本正徘徊在生死攸关的歧路口。

近卫首相把问题禀告给天皇陛下。天皇陛下召集近卫首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彬山参谋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以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等人商议，仍是不得要领，莫衷一是。唯有军界主战派日趋活跃。

天皇十分忧虑，难以裁定。只好寄希望于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

那日，近卫首相从联络会出来，脸色发青，心里格外难受。会上，以东条陆相为首的主战派同海军主战派一唱一和，对近卫内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攻击的依据确也很硬——

你近卫搞什么名堂，把日美关系搞得这样糟？叫你准备打仗，你却怕这怕那。下台吧！

这天，吃午饭的时候，参加会议的阁僚们回到首相官邸。近卫询问东条陆相：

“看来，海陆两军对战争要求非常强烈？”

“当然。”东条说，“不，这不是要求。这是上次御前会议根据国策实施纲要决定的。”

“未必非要战争，不可以改变一下吗？”

“事到如此，已经无法改变了。”

近卫弓着腰，眉头紧锁，进退维谷。

实权掌握在主战的军人手里，他这个首相有职无权，却也做得窝囊。显然，他感到政局不稳，首相这把椅子很难坐了。天皇陛下似理解首相的处境，却也感到积重难返，尾大不掉，只好模模糊糊，将将就就，走一步瞧一步了。

近卫不思茶饭。内大臣木户是近卫多年的好友，见近卫忧思难忘，遂来劝慰。

近卫丧气地道：

“哎，木户！军部无论如何要打这场战争，我丝毫无能为力。干脆辞职算了。”

“在御前会议上已经作出决定，首相要是撒手不干，这可是不负责任啊。”

“有啥办法哩。”

此刻，近卫走投无路，决定向天皇陛下提出总辞职的请求来。

对近卫来说，这大概是他走出困境的最后一步棋子。

关于夏威夷作战，舰队方面和军令部之间也争论不休。

9月下旬那些日子，军令部第一作战部部长福留，第一处处长富冈，佐佐木航空参谋为一方，联合舰队的宇恒参谋长，黑岛首席参谋为一方，彼此争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一航空队的首脑们态度消极。他们明白，远征夏威夷，这等于把航空队拿去送死，所以他们竭力反对。

“夏威夷作战，困难和问题很多很多，不是想打就打说打就打的问题。”航空队的佐佐木强调。“如此远征，如何隐蔽发动战争的意图？如何给舰队补充燃料？”

大西参谋长等人也道：

“我军在菲律宾的空中歼灭战和爪哇攻击战中，损失不小，兵力至今尚未得到补充。再进行夏威夷作战，兵力问题是相当突出的。”

草鹿参谋长接着道：

“夏威夷作战如同往敌人怀里飞。我认为，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规模战争的第一仗，不应当采取这种投机冒险的作战方法。”

主战派开始反驳。

联合舰队的宇恒参谋长从来是山本司令的马屁精，他站起来强辞说道：

“哪怕是撤职，山本司令官也要下决心打这一仗。”

早在室内听了多时的山本总司令几乎沉不住气了，威风凛凛走过来，眼睛直直地看着草鹿参谋长，质问道：

“草鹿！不管我多么爱打桥牌和扑克，你也不应说这是投机那是投机之类的话啊！”

大西参谋长见草鹿受斥，忙为草鹿解围：

“但是，司令官，所谓投机就是……”

山本厉声喝道：

“不用说了！你们所说的我全明白。你们想过没有，当我们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时候，如果日本本土从东面遭到美国舰队的袭击，那怎么办？……总而言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根本上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

山本说到这里，用那双利剑般的眼光扫了扫在场的将领。将领们面面相觑，不寒而栗。山本在屋里踱了几步，提高嗓门道：

“总而言之，只要我是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就决心要打夏威夷这一仗。因此，尽管我也知道几个航空舰队有许多困难和风险，然而，夏威夷这一仗是务必要打的，希望你们务必积极作好准备。”

山本说毕，怒气冲冲地出去了。

屋子里，将官们一片沉默。大西参谋长早就从心里佩服山本司令官，此时终于和山本唱一个调子：

“是这样啊。草鹿参谋长，我们拼命干吧。”

草鹿被说服了，表态道：

“好吧，按司令官的想法，竭尽全力去干！”

日本内阁政府的要员们对夏威夷作战的问题，同样争论激烈。

山本司令官见自己独具匠心设计的攻击方案在军令部和内阁搁着，老是迟疑不决，不禁大为光火。

“近卫首相究竟想干什么？”

鉴于方方面面就夏威夷作战问题争论不休，近卫首相召集彬山总参谋长、永野部长，东条陆相、吉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海军部主任等多人，再度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在近卫官邸荻外庄举行。

近卫正值 50 寿辰喜庆之日。但他精神倦乏，心地忧郁。此时此刻不过强打精神而已。

会上，他就日美关系问题，战与和的问题，作一般性介绍之后，痛苦地说：

“我身为首相，虽说事已至此，仍要想法抓住日美关系的最后一线希望，为谋求和平作一番最后努力。”

东条英机腹藏杀机，不冷不热地道：

“在日美谈判中，驻扎军队问题绝对不能让步。如果首相打定主意要向美国屈服，那当然又是一回事。”

近卫听罢，不禁心酸。遂问丰田道：

“外相，你的看法呢？”

丰田模棱两可地道：

“因为是涉及美方的事情，所以不能说有绝对的把握。”

“吉川海相，你说呢？”近卫问。

吉川同样大耍滑头：

“是战是和，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下去。这个问题，完全由首相裁决。”

近卫叹道：

“选择哪一条路都有危险。问题是哪一条路危险大。今天，如果说要在此定下来的话，我决定继续谈判。”

东条不满地道：

“谈，还谈什么？还有什么可谈的？外相不是说没有把握吗？首相的主张可说服不了统帅部。”

近卫明白，东条是在进一步对自己施加压力，胁迫他同意开战。

“我是把战争和谈判两者加以比较，才选择谈判的。”近卫解释说。

东条道：

“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谈判，这不过是首相的主观愿望罢了。用这个说服不了统帅部。”

吉川道：

“我也这么想。”

近卫憋不住气，火了：

“不管怎么说，我坚持选择谈判这条路。如果要打仗，那么我不能负这个责！”

这句说到东条心坎上了。

东条乘势讥讽道：

“首相说不能负责，令人难以理解。”

这次会议，不了了之。

近卫首相一肚子气没处发泄，立即跑去向天皇禀报。说是内阁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请天皇裁决。

天皇听罢禀报，脸上充满忧愁，想了想道：

“你再和陆军大臣谈谈怎么样？”

近卫无奈，只好再找东条英机商谈。不料东条毫无谈的余地，对近卫的劝说充耳不闻。并且，滑稽而认真地盯着近卫道：

“人有时候需要闭上眼睛，有豁出去干一番的勇气！”

霎时，近卫被激怒，愤然反驳道：

“作为个人来说，一生中也许有一次两次这样的机会。然而，作为一个国家，作为居于负责地位的人来说，是不能干那种事的。”

“有人说，要么孤注一掷，赌以国运。松冈外相也把这个作为口头禅。要知道，闭着眼睛蛮干一通，这话说来倒也雄壮而畅快。可这是拿国家的命运开玩笑，是对国家和人民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荒唐之至！莫之为甚！”

这天，东条英机见倒阁时机已经成熟，指使企划院总裁铃木道：

“你去劝告近卫，实行内阁总辞职！”

很快，迫使近卫倒台的阴谋得逞了。

第二天，近卫晋谒天皇，向天皇递了辞呈。

近卫在辞呈中无可奈何地写道——

……值此之际，政府和军部正协调一致，竭尽全力与美国进行谈判……

臣曾披沥衷情，努力说服东条陆军大臣。对此，尽管陆军大臣也深深理解总理大臣之苦衷，然而却以维持军队士气为理由，无论如何也难以同意撤军……不停地要求臣应当不失时机地同意此时开战，虽经四次推心置腹之交谈，但终未同意臣之劝告……

伴随近卫内阁总辞职而来的是下届内阁首相的人选问题。

老资格的木户内府，诚惶诚恐地拜受了天皇陛下的垂询。为了慎重起见，天皇又在军中召开了重臣会议，请各位元老推荐首相人选。重臣们鉴于国际形势紧张，而国内实权已落东条之手，也只好推荐东条出任首相。

于是，东条陆相奉召拜谒天皇陛下，受命继任首相，组织内阁。

时 为 1941 年 10 月 17 日 。

